

後漢書

第三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後漢書

第三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後漢書/許嘉璐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4-1

I.後…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東漢時代-紀傳體②後漢書-譯文 IV.K23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1 號

二 十 四 史 全 譯

後 漢 書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15.5　字數 2,88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4-1/K・77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後漢書》3 册　37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佘光煜　佘和祥
佘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涅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荼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臟(《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喋(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毆(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毆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毆"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毆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毆"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禫(襢)
辯(䛒䛒䛒)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飇飈)	剛(㓻)	料(𣂜)	觴(𨠊)
餅(䴵)	詬(詢)	躪(躙)	舐(舐)
豺(犲)	穀(穀)	欞(櫺)	疏(踈疏)
躔(躔)	罐(𤮕)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孌)	髓(䯝)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㢮)	羈(羇)	滅(烕)	柝(㯓欜欜)
欸(欵)	悸(痵)	秣(餗)	蜿(蛪)
垂(乑埀)	奸(姧)	粦(𤇾)	腕(掔)
齪(𨆌)	殲(殱)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韉(韀)	旆(斾)	誤(悮)
蹩(躄)	剿(劋)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戳)	媲(嫓)	溆(漵)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𩋷)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栔)	腰(𦝫)
斗(㪷)	絕(𢇍)	煢(㷀)	燁(爗)
陡(阧)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𨳮)	麯(麴)	彝(彛)
愕(㦍)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𢹲)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濳(潛)	輿(轝)

籲(龥)	燥([illegible])	煮(鬻)	棕(椶)
鳶([illegible])	潴(瀦)	裝([illegible])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後漢書》全譯出版説明

《後漢書》是記載後漢時期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共一百二十卷,紀、傳九十卷、志三十卷。記載了自漢光武至漢獻帝一百九十五年的史事。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爲前四史。《後漢書》爲南朝劉宋時范曄撰寫,其中三十卷志,爲晉司馬彪所撰。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注疏》中的《穀梁傳注疏》就是以此爲基礎寫成的。其父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博覽羣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元嘉九年(432),范曄行爲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爲宣城太守,時二十七歲,《宋書》本傳説"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元嘉二十二年(445),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此時有人告發他參與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後漢書》衹有紀傳部份流傳了下來。

東漢官修史書,是范曄修史的重要資源。其中《東觀漢記》是最重要的一部,此書撰寫始於漢明帝時,之後,章帝、安帝、桓帝、靈帝、獻帝時期又陸續修訂,體例構成分爲本紀、列傳、表、載記,每一篇紀傳皆有序。其材料來源是歷朝的起居註、註記、文書檔案、功臣功狀、前人的舊聞舊事和私家著作等等,可視爲東漢史料的總彙。

此外,還有三國吴謝承《後漢書》、晉華嶠《漢後書》、晉袁山松《後漢書》、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袁宏《後漢紀》等作,都是當時流傳的記載東漢歷史的重要史書。在范曄之前成書的陳壽《三國志》,也提供了不少漢獻帝時期的東漢史料。後漢人的文集也有很多流傳於當時。應該説,范曄撰寫《後漢書》,可以利用的史料是相當豐富的。

范曄爲紀傳部份撰寫制定則例,是其修史的重要綱領。他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説:"《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這篇《紀傳例》即所謂《序例》,北齊魏收作《魏書》時,全部取用了范曄的這篇《序例》。見到過此文者對它的評價甚高,認爲屬於"序例之美者"。例如,劉昭認爲:"《序例》所論,備精與奪。"(見《後漢書註補志序》)劉知幾也説范曄《序例》"定其臧否,徵其善惡","理切而多功"。

范曄著史,上承司馬遷、班固,博採衆書,斟酌去取,自成一家之言。但還有一個因素也不可忽視,即范曄是通過衆人的協助來完成的。《史通·古今正史篇》説:"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删煩補略,作《後漢書》。"

今所見《後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爲南朝梁劉昭在爲范曄書作註時,從晉司馬彪《續漢

書》中抽出八志補齊。司馬彪爲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史書説他"少篤學不倦","廢而不得爲嗣"後,"專精學問,博覽衆籍",從事著述。《晉書》卷八十二本傳説:"漢氏中興,迄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司馬彪的志書部份儘管有不足之處,但仍不失爲東漢典制的重要史料,劉昭把它補入范曄書中,可謂相得益彰。

《後漢書》的前九卷是帝紀,有十二位皇帝的本紀,記載了東漢十三個皇帝。十二帝紀是東漢的編年史、大事記,是整部《後漢書》的總綱。帝紀之後爲《皇后紀》,分上下卷。卷十一至九十是列傳,既有記載東漢比較重要人物行事的傳記,也有記載東漢時期中國的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的傳記。

自從司馬遷創立紀傳體以來,皇后在史書中通常入《外戚傳》。《漢書》一仍《史記》之例,將《外戚世家》改爲《外戚傳》。范曄改《外戚傳》爲《皇后紀》。因東漢的情形較爲特殊,二百年内先後有六位皇后或皇太后臨朝聽政,皇后在東漢政治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不同於以往。因此,在《後漢書》專立《皇后紀》是合乎這段歷史實際的。

新增類傳七種。《後漢書》除循吏、酷吏、儒林三列傳與《史》、《漢》名目相同外,另設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類。范曄在《後漢書》增入《列女傳》,記載才行高秀的婦女,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的内容。東漢歷史上有許多名位不很顯著的人物,不能每個人或幾個人再立一傳,但他們的人品值得稱道,他們的某一兩件事跡值得記載流傳,《後漢書》對這一類的人物採用類傳編次,把他們附録在同事的一個重要人物的傳内,這樣敘事簡潔而且周密。《後漢書》列傳人物僅見於目録者就有五百人左右,很多採用了合傳的方法記述,使全書編次雁行有序,避免了雜亂。

《續漢志》分三十卷,分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記載了東漢的一些重要的典章制度。

《後漢書》的優點大致如下:

一、文贍事詳,史料豐富。收存了東漢時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制度等方面内容。對於重要的文章、奏章和詩賦,大多直接選録。例如桓譚《陳時政疏》,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中《理亂》、《損益》等篇,王符《潛夫論》中的五篇,都是東漢重要的理論文章;班固的《兩都賦》和《典引》、杜篤的《論都賦》、傅毅的《迪志詩》、崔琦的《外戚箴》、趙壹《刺世疾邪賦》、邊讓《章華賦》等,都是極有價值的文化遺産。

二、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先秦史料。如《竹書紀年》爲晉代發現的戰國時魏國的史書,當時不受重視。范曄在列傳中大量徵引採用《竹書紀年》的資料,這些資料對後人的輯佚和研究先秦文獻、歷史,很有意義。

三、不以成敗論人。如馬融是當時極負盛名的學者,但他阿附外戚梁冀,喪失氣節,范曄在書中進行了嚴正批評。再如隗囂是和光武帝斗争失敗的人,而范曄在《隗囂傳》中記載他"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認爲他"區區兩郡,以御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殁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士至投死絶亢而不悔者矣"。所以趙翼評價其"立論持平,褒貶允當。"(《廿二史札記》卷四)

四、有很高的文學成就。《後漢書》文辭之美,爲後人所讚頌。范曄雖注重文筆,却不讚同辭藻的繁複堆砌,主張行文簡明扼要,反對"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

意”。因此,他的《後漢書》記事,能牢籠綱紀,要言不煩。如《劉焉傳》以寥寥百餘字,便將劉焉其人其事,因果過程交待得十分清楚。

《後漢書》的不足之處如下:

一、《後漢書》無表,“遂使東京典故散綴於紀傳之内,不能絲聯繩貫,開帙釐然”(《四庫全書總目》)。這不能不説是一大缺陷。

二、行文中有前後矛盾,上下相戾之處。如《劉表傳》關於囚、放韓嵩之事,《馬融傳》中歷叙馬融生平之次序,《趙王良傳》中關於王子嗣位等事件,或失之於叙事不清,或失之於行文簡單,缺乏交待,致使文意相悖。

三、志書的缺憾。《後漢書》没有設置反映一代社會經濟活動於國家財税制度的《食貨志》,從嚴格意義上來説,不能構成完善的斷代史,不但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發展史,同時也爲後人研究歷史造成了很多困難,儘管在紀傳中對於這些内容也有所記載,但畢竟不完整,甚至是片面的。其次缺少反映學術文化的《藝文志》,其損失自不待言。

《後漢書》的版本有北宋乾興刻本、南宋紹興年間江南東路轉運司刻本以及錢塘王叔邊刻本。元代有麻沙刻板的小字本、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刻本。明代有南北國子監刻本、閩本(福建周採等刊刻)、汲古閣本(毛晉刊刻)等。需要説明的是,自宋乾興本以來,所有的刻本都是把《續漢志》附刻於書紀傳之後。明監本則按照《漢書》等正史編排順序,把《續漢志》刻於紀之後、傳之前。清代詔修四庫全書武英殿本《後漢書》也是按照明監本翻刻的。存世最早而且較完整的版本是南宋紹興刻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紹興版《後漢書》被選作底本(原缺五卷,用其他宋本殘册補配)。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以百衲本《後漢書》爲底本,用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來對校,同時參考了前人的校勘考訂成果,糾正了許多錯誤,是迄今爲止最好的版本。

《後漢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陳小盟、崔湜、謝紀鋒、朱瑞平、馮建民、陳鴻彝、任明、嚴學軍、朱小健、胡和平、邱居里、尚俊生。

後漢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後漢書卷九十(上)

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將作大匠馬嚴之子。馬融長相漂亮，文辭優美，有傑出的才能。起初，京兆人摯恂教授儒家學術，隱居在南山，不理睬官府的徵召聘請，名聲在關西很大，馬融跟隨他學習，博通經籍。摯恂驚異馬融的才學，將女兒嫁給了他。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飆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嘆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聽到馬融的名聲，召他擔任舍人，這不合馬融的志趣，因此他没有答應，而在涼州武都、漢陽境内客居。剛好西羌寇虜蜂擁而起，邊境騷亂，糧價猛漲，函谷關以西，路上餓死的人到處都是。馬融已經飢餓窮困，這纔後悔嘆息，對朋友說："古人說過：'左手掌握着天下的地圖，右手割自己的咽喉，再愚蠢的人也不會做。'所以這樣說，是因爲活着比天下任何東西都更寶貴。現在因爲屈從世俗這眼前的羞辱，毁掉無價的身軀，恐怕不是老莊所說的意思。"所以馬融前去接受鄧騭之聘。

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

四年，馬融被任命爲校書郎中，到東觀負責校理宫禁藏書。這時鄧太后掌管朝政，鄧騭兄弟輔佐朝政。然而世俗的儒士，認爲文德可以振興，武功應當廢止，於是廢棄了狩獵之禮，廢止講習戰陣之法，所以狡猾的賊寇趁着這時國家没有防備而肆無忌憚。馬融心中感慨激憤，認爲文武之道，聖賢并用不廢，金、木、水、火、土的功用，没有一樣可以廢棄。元初二年，馬融獻上《廣成頌》作爲諷諫。他寫道：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

臣聽說孔子說過："奢侈豪華就顯得驕傲不遜，省儉樸素就顯得寒傖鄙陋。"在奢

是以《蟋蟀》、《山樞》之人，并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絶。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娱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閑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睹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侈豪華和省儉樸素之間，有禮作爲分界。所以《蟋蟀》、《山有樞》的作者，一并譏刺國君，諷諫國君應該以禮節制縱情之樂。歡樂而不荒淫，擔憂而不窘迫，先王用來平正調和五臟六腑，保養精神，從而達到長壽的目的。所以擊響玉磬，被記入《虞書·皋陶謨》；《吉日》的畋獵和《車攻》整治車馬，被列於《詩經·小雅》。聖明的天子用它來顯示興盛和美德，難道衹是爲了奢侈荒淫嗎？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遭遇厄運，陛下因災異而戒慎恐懼，躬行儉省，天子園囿爲之荒廢，樂器也被懸挂停止演奏，憂慮深思達十多年，超過了禮的規定。加上皇太后體察唐堯親近和睦九族的仁德，陛下遵循虞舜淳厚的孝道，各家外戚，每次遇有死亡疾病，朝廷一概予以慰問，派去的使者你來我往，很少有中斷的時候。天子經常息心寧志，又没什麽可以使自己娱樂的東西，這大概不是用來承順陰陽衝和、自助多福的辦法。臣愚意認爲雖然還有相當的蝗災，但今年五月以來，雨露不時降落，祥瑞即將出現。現在剛剛入冬，是農閑時節，陛下最好到廣成苑，游覽平原和低濕之地，觀看隔年成熟的冬麥，鼓勵百姓儲存糧食，就此機會講習武藝，設栅欄圍獵，使官吏百姓再次見到飾有羽毛和牦牛尾的旌旗的盛美，聽到鐘鼓的聲音，喜悦歡樂，在田邊擊鼓跳舞，以迎祥和之氣，招致喜慶。臣像螻蟻一樣，實在微不足道。臣的職責是掌管書籍，謹根據前人的文章，重新陳述春蒐冬狩的道理，作頌文一篇，一并封好呈上。頌文膚淺鄙陋，不值一讀。

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黄、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咏圃草，樂奏《騶

臣聽説從前拿着盛放弓箭的袋子命師出征，在靈臺前宣告戰争結束，有的人對此很稱贊。那種人原不懂得打雷是天之常道，戰争的興起是由於時代的昏暗或賢明造成。在黄帝、炎帝以前，典籍没有記載；而三皇五帝以來，大致聽説過一些。而且小小的酆都郊外，仍然擴建了七十里的園囿，春秋進行

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坰場區宇，恢胎曠蕩，藐敻勿罔，寥豁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瀆，右矕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貢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鏘鏘嶵嶵，隆穹槃回，嵎峗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搉牧薦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蒩，昌本、深蒱，芝茜、堇、荁，蘘荷、芋渠，桂荏、梟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柏，柜、柳、楓、楊，豐彤對蔚，崟領槮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蓶扈蘳熒，惡可殫形。

盛大的打獵活動。《詩經》歌咏圃田的草，音樂則演奏《騶虞》。所以大漢剛奠定基業，就在這風雨聚集會合、陰陽相交諧和的地方建造國都。比照靈囿，在南郊營造園囿。僅觀其郊野的場地境域，廣遠遼闊，望去遥遠模糊，空曠茂盛，極目千里之外，天地廣闊無邊。這裏環山繞水，右邊望見三塗，左邊連接嵩嶽，正面占據衡山北坡，後面有簸箕形的王屋山，有波水、溠水的滋潤，又有滎水、洛水的比附。金山、石林，居於其中，巍峨高峻，盤繞曲折，嵯峨交錯。有神泉旁出，流入丹水、涅池，各種奇異的玉石像浮露水面的玉磬，在水面上閃耀着光芒。這裏的土地上長有山韭、茂盛的牧草，香菜苦菜，有茈萁、芸蒩，菖蒲根、渾水中生長的蒲白，有靈芝、木耳、堇菜、荁菜、蘘荷、芋渠，有桂荏、梟葵、茖葱、韭菜、芭蕉、蕕草。那裏種植的幽林叢竹掩蓋了整個山陵，到處是珍林嘉樹，高聳的大樹叢生，椿樹、梧桐、栝樹、柏樹，柜樹、柳樹、楓樹、楊樹，繁榮茂盛，峻拔高聳。樹木迎着盛吹的春風，含潤吐葩，向四周伸展開來，花葉異彩紛呈，映襯光華，無法盡用語言描述。

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揫斂九藪之動物，繯橐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群鳴膠膠，鄙呆譟讙，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羅羉，彌綸坑澤，皋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

到了十月，陰氣開始作害，各種草木全都零落，掌管山林的人不讓畋獵，焚燒野草，砍削樹木。然後高舉天網，整頓八極，聚集天下九澤的動物，包羅四方荒野的飛禽走獸。會聚到這座園囿之中，像山一樣堆積，像雲一樣移聚，衆多的禽獸齊鳴，奮然躍起，喧噪吶喊，子野聽得驚懼，離朱眼花繚亂，隸首亂了算策，陳平謀劃昏聵。這時候營造的園囿恢宏遼闊，充斥於山川河谷，各種網罟遍布土坑河澤，覆蓋了高陵大山。軍隊巡行部伍，前後都有營寨，根據次序排列，戊己校尉作爲中堅。

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幢。曳

天子於是在吉祥的十月初一，登上雕飾華麗的金輅，駕馭六匹黑色高大的駿馬，竪起色彩鮮艷的大旗，高高的旗子上繪有張着

長庚之飛旓，載日月之太常，栖招摇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影𩙪，揚金𩭬而扡玉瓖。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俊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徽嫿霍奕，別騖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礚隱訇，黃塵勃滃，暗若霧昏。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猑蹄，鏦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族，梏羽群。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轊。祋殳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蠕蠕蟫蟫，充衢塞隧，葩華㳡布，不可勝計。

口的鳶鳥。拖着羽毛飄動的太白旗，舉着畫有日月的太常旗，旌旗上留着招摇與玄弋，放上枉矢對着天狼。羽毛紛然而飄揚，馬冠高揚而拖着玉飾的馬帶。將畋獵的車馬停駐在平坦的原野，將同來的人馬分布在高高的山岡，旌旗森然如林，五彩錯雜播揚光輝。廓清空中的塵埃，除去獵場的野草，向六師發布命令，挑選俊良的戰馬。司徒整飭士卒，司馬正其行列，戰車堅固，馬匹齊整，命令下達立刻得到貫徹。擂響大鼓，敲擊裝飾華麗的金鐘，放縱打獵的士卒，奔赴雜亂的叢林。衆馬奔馳，四下追趕，騷擾迅疾，往來交錯，東西南北，一派繁忙雜沓。像風一樣吹過，像雲一樣飄移，喧囂轟鳴，黃土飛揚，天空昏暗恍如降霧。日月被掩映了光輝，天上的星宿也被遮蔽不明，勇捷之人考核才能，强勁之士一逞勇氣。狗和馬參與争奪，鷹和鸇競相凶猛，驍勇的騎士從旁輔助，輕捷的戰車縱橫凌厲，彼此逞强，迅速奔馳在原野之中。捆縛野馬，刺倒牛群，擊中野羊的脖頸，剖殺大動物，驅散衆獸群，攪擾鳥群。然後飛過的長矛像閃電一樣激蕩，亂箭像雨一樣墜落，都指向所要攻擊的目標，被射的鳥獸不料同被殺死，逃竄藏伏的則被車輪輾死，奔跑四散的也被車軸撞殺。木棒一陣亂打，打得鳥獸頭落腦碎，奔獸無法逃脱，飛鳥不能張望。没有逃跑和没有殺死的動物，都狼狽顛蹶，蠕動爬行，充斥道路，像花和浮萍一樣遍布，不可勝數。

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緼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冒㰌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䰂熊，抾封狶。或輕訬趬悍，廋疏嶁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橗，踔𡟰枝，杪標端，尾蒼蜼，掎玄猿，木產盡，寓屬單。罕罔

至於那些凶猛的野獸，有着鋸齒般的牙齒，張着黑色的大口，前胸闊大，後臀偏小，一起迂迴并進，憑藉險阻，没有人敢去迫近攻擊這些野獸。於是派像鄭國的公叔段、晉國的馮婦那樣的士卒，脱去衣服，挺身上前，刺殺野獸。闖進山桑和柘林，砍去荆棘和枳樹，窮極深谷，到達幽深的山澗，空手搏擊龐大的老虎，對付凶猛的野兕，制服凶暴的狗熊，抓住體大的野豬。輕捷剽悍的人，搜索山嶺，翻越一座座峰巒，爬上高

合部，罾弋同曲，類行并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飛流，纖羅絡縸，游雉群驚，晨鳧輩作，翚然雲起，雪爾雹落。

高的松樹，脚踏長長的樠樹，跳過長枝，越過樹梢，抓住黄蜼的尾巴，捉住黑猿的脚，結巢而栖的動物蕩然無存，鑽洞而居的動物也孑然不剩。各部曲的羅網會合，一同推進驅趕，像星星一樣遍布相連，同伴相保，分爲各部。箭石似飛流，密網像帳幕，嬉游的野鷄一起受驚，晨睡的野鴨全都站起，猶如雲層飛起，又似雨雹一樣中箭墜落。

爾乃藐觀高蹈，改乘回轅，溯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横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兹飛、宿沙，田開、古蠱，翚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户，測潜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滐薄汾橈，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鱉黿。於是流覽遍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效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栖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瑶臺，純以金堤，樹以蒱柳，被以緑莎，瀇瀁沆漭，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簎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鷀，鷺、雁、鸐鶘，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鱮、鱏、鯿、

接着掃視遠方而行，改换兵車，調轉車頭，去遼闊的天上，抵臨河伯馮夷，驅使東方之神句芒，越過遥遠幽暗的天空，走出明亮的上界，到達天河從天潢直渡。來到鬼域，經過神場，宣詔靈保，叫來方相氏，驅逐厲鬼疾疫，趕走使人發病的短狐。除去木石鬼怪魍魎，驅跑游光，鎖上天狗，捆住土怪墳羊。然後放慢節奏，緩和氣氛，從容安行，落下塵世，會聚禁苑，讓負責河川的川衡和負責大澤的澤虞，陳列河魚，擺出魚網。佽飛、宿沙渠子，田開疆、古冶子那樣的勇士，揮舞長椎，揚起關斧，除掉厚冰，挖開昆蟲蟄伏的洞穴，探測水中的魚，尋找甲殼的水族。迎着激流獵取，跳入波濤滚滚的大水，潜入深淵，左手握着夔龍，右手提着蛟龍，春天獻上天子用的大鮪，夏季給宗廟送上鱉和黿。於是各處看遍，窮盡各種變化和狀態，天地上下搜遍，高山深谷一片蕭條，原野凋零冷落，天上没有飛鳥，地上没有走獸，虞人竪起旌旗，打獵的人獻上器具，停下兵車，結束畋獵，調轉車頭，回到禁苑。在光明四照的宫觀游息，到高大明亮的臺榭休憩，且觀臨浩渺無邊的大水。以美玉砌成的高臺鎮守，用金製的長堤環繞邊緣，種上蒲柳，覆蓋緑色的莎草，漭漭蕩蕩，糾結曲繞，天地連成一片，本無邊際，太陽在東方升起，明月落在池水西面。於是指派壺涿氏，驅走水中的毒蠱，趕跑魍魎、螭龍，滅掉短狐，刺取鯨魚和鯢魚。然後并合艅艎，連接小船，張起似雲的船帆，挂起像虹霓一樣的篷帆，順着疾風，凌越激流，

鰋、鯉、鱨、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咏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唱起船歌，在水上縱聲歌唱，淫魚出水而聽，鼉鱉浮出水面，湘妃下界，漢水女神同游。水上的禽類，鴻鵠、鴛鴦、白鷗、鷖鳥、灰鶴、鸕鷀、鶂鳥、白鷺、大雁、鷿鷉，仍然安於入睡，在水邊收起了羽翼。魴魚、鱮魚、鱓魚、鯿魚、鰋魚、鯉魚、鱨魚、魦魚，欣喜我們的美善之德，跳躍着跟隨，即使是靈沼的白鳥，孟津的白魚躍入王舟，與此相比，也就不值得一提了。但却被樂人洞簫謳歌，記載在典籍當中，豈不很可悲嗎！

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群師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蛙華羽之南音，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慉，駭恫底伏，鍠鍠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曜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領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這樣宗廟已經獻祭，厨房已經充實，兵車和士卒已經檢閱，器械已經堅固，而後擺上牲畜，排列禽鳥，賞賜豐盛的酒食犒勞有功之人，軍隊層層疊疊，伯長軍校有上千排，畫有山紋的酒樽不斷滿溢，玉飾有脚的祭器全都盛滿。掌酒的官員檢查隊列，負責飲食的官員逐排巡視，清洌的濃酒用車集中拉來，燒烤的食物由車馬運送，鼓聲震動舉起酒杯，金鐘撞響一飲而盡。至於像晉國創製的衰敗而又華美的音樂《陽阿》，寬舒和緩而又浮華的南國樂曲，能够用來使胸臆明徹曠放，耳聰目明，使蓄積的鬱悶得以疏散，使隱伏的東西受震懼而宣泄，鐘鼓鏗鏗鏘鏘，在田郊大路道口奏起，與百姓一同享樂。所以賢明的恩德光照華夏，顯赫的聲威傳遍四方邊遠地區，東方鄰國漂浮大海而來進獻祭品，西方客人越過葱嶺前來朝拜天子，南方邊界以外的國家通過多次翻譯送來貢物，北方的戎狄囑托象胥而來朝見。大概平安時不忘危險，太平時不忘動亂，大道在於其中，這原是帝王之所以誇耀神明威武并且能够退敵於遠方的原因。

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暗昧不睹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

當今大漢依靠道德的興盛得到功業，憑藉仁義的深微獲得成績，忽視春蒐冬狩的禮儀，缺漏畋獵的歡樂。愚昧的人見不到日月的光輝，耳聾目盲的人聽不到雷霆的震動，到現在達十二年，時間够長的了。現正要校正宮禁中的秘藏書籍，明確天府的職守，施

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矖鼎俎，耳聽康衢，營傅説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栖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摇乎宇内，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焕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用通過券契買賣的舊業，遵循過去的典章法令。采用清原的蒐禮，贊美岐陽的打獵，提拔傑出的人才，任用賢良之士，推舉沉滯下位的人，選拔隱居山野的人。審察荒淫奢侈之人的虛浮名聲，顧念孤高特立之人的實際功績，禮聘埋没在田壟中的衆多儒雅之士，推崇潛藏在深淵中的蛟龍。於是集中精力尋訪山深林密之處，盡心想着河川草澤之地，眼睛留心像伊尹背負鼎俎那樣的人，耳朵聽着像甯戚在四通的大道歌唱的人，從身服勞役的人當中找到傅説，從厨房裏面找到伊尹，從販賣魚鹽的人當中訪到膠鬲，從大車旁邊聽出甯戚的聲音。讓他們直言無諱，放開議論，超過三皇時期，縱横馳騁在五帝時代，各種吉祥全都觀覽，衆多祥瑞一起囊括。接着鳳凰在高高的梧桐樹上栖息，麒麟在西園夜宿，接受僬僥氏獻來的珍貴羽毛，收下西王母贈送的白環。永遠在寰宇之内安閑自得，與天地無限共存，造化同后土并列，神妙的設施與天地并列爲三，高超通達而無可比擬，光彩巍然而無盡頭。使成千上億的子孫豐贍，經歷萬代而永遠延續。禮樂已經結束，車馬北還，旌旗回返，抵達新城，又從新城出發，經過伊闕關，返回洛陽。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頌文呈上以後，得罪了鄧氏，馬融一直在東觀，十年没能升遷。馬融藉着兄長之子的去世自我彈劾，回到家中。鄧太后知道後很生氣，認爲馬融對朝廷的授職感到羞辱而輕視，打算在州郡任職，於是下令不許他做官。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

太后去世後，安帝親理政事，將馬融召回郎署，還讓他在講堂講論經義。後將他派出擔任河間王廄長史。當時天子東巡岱宗，馬融呈上《東巡頌》，皇帝驚異馬融的文章，召他任命爲郎中。到北鄉侯當皇帝，馬融上書稱病辭去，擔任郡功曹。

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

陽嘉二年，天子下詔書推舉敦樸之人，城門校尉岑起舉薦馬融，朝廷徵召馬融到公車，回答天子策問，被授予議郎。大將軍梁商上書舉薦他

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

擔任從事中郎，改任武都太守。當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同護羌校尉胡疇征討西羌，但長時間滯留不進。馬融知道馬賢將會失敗，上奏章要求效力，說："現在許多混雜的羌人部族轉而互相抄掠攻打，應當趁着他們没有聯合的時候，急速派兵深入，擊敗羌人的旁支黨羽，但馬賢等人處處停滯不前。羌胡之人在百里之外窺望塵土，在千里之外聞聽動静，現在逃避躲藏、脱漏的羌人出動兵力到馬賢的背後，就必然入侵三輔，給百姓造成大災難。臣情願請求將馬賢不肯使用的五千關東士卒，假藉部隊的名號，臣盡自己的力量率領并激勵士卒，作戰時站在部隊的前列堅守不退，身先士卒，一月以内必定打敗羌人。臣從小修學經藝，没有任過軍中職位，陳述上面這些話，一定被加上欺騙虚妄的罪名。從前毛遂出身低賤，被大家譏笑，最終用一句話，决定了合縱的大事。臣擔心馬賢等人專心守衛一座城邑，羌人嘴上説攻打馬賢的西面但實際出兵攻打東面，而且馬賢的將領、士兵必定出現鄭國高克潰敗叛變的情况。"朝廷不能采納。馬融又上書説："彗星在參宿、畢宿出現，參宿是西方的星宿，畢預示邊境有戰爭，將影響到參宿的分野即并州。西方的戎人和北方的狄人，恐怕將會起兵吧！最好防備這兩個地區。"不久，隴西的羌人反叛，烏桓入侵上郡，最終都和馬融説的一樣。

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

經過三次升遷，桓帝時馬融擔任南郡太守。在此以前，馬融有件事情違背了大將軍梁冀的旨意，梁冀暗示有關官員上告馬融在南郡貪污，馬融被免去官職，剃去頭髮，流放朔方。馬融自殺没死，遇到赦免回京，再次被任命爲議郎，又在東觀著書立説，因疾病辭去官職。

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

馬融才學高超，廣博圓通，爲當世大儒，他所教授和供養的學生，經常數以千計。涿郡人盧植，北海人鄭玄都是他的弟子。馬融擅長彈琴，喜歡吹笛子，對人生看得透，任憑性情做事，不受儒士節操的拘束。他的住處器具服飾，大都裝飾奢侈。他經常身坐高堂之上，挂上絳色的紗帳，前面教學生，後面陳列女樂隊，弟子按次序互相傳授，很少有人能够進入馬融的居室。馬融

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

曾經打算訓釋《左氏春秋》，等見到賈逵、鄭衆的注，說：“賈君精深但不廣博，鄭君廣博但不精深。一個精深，一個廣博，我還能增加什麽呢！”就衹著了《三傳異同說》。馬融給《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作注，他所著的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一共有二十一篇。

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起初，馬融受到鄧氏的懲戒，不敢再冒犯違背權勢人家，就爲梁冀拟文上告李固，又寫了大將軍《西第頌》，因爲這一點很被正直的人瞧不起。馬融八十八歲時，於延熹九年在家中去世。馬融遺言要薄葬。馬融的族孫馬日磾，在獻帝時官做到太傅。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閒，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論曰：馬融不接受鄧氏的任命，在隴、漢之間徘徊客居，難道是有意識保持節操嗎？不久羞於迂曲之士的操守，惋惜自己無價的身軀，最終因爲奢侈享樂，放縱情性阿諛比附，被人譏刺，所以知道用智慧識見匡正欲望的人太少了。生計貧窮，愛惜保全名節的想法就會淡漠；生活優裕，所以對安全保存的考慮就深遠。登高而不害怕的，是一無所有的人；不坐在屋檐下而怕瓦片砸傷自己的是擁有千斤金的人。推究其根本原因，歸於他們的處境而已。從外物和自我不同的角度看，也就彼此互相嘲笑對方了。

後漢書卷九十(下)

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黄老，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嘆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携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縣人。蔡邕的六世祖蔡勳，喜歡黄老學説，在平帝時擔任郿縣令。王莽初年，蔡勳被任命爲厭戎連率。蔡勳對着印綬仰天嘆息，説："我仕宦的是漢朝廷，死也要回歸漢正道。從前曾子不接受季孫的賞賜，何況事奉别的人呢?"於是帶領全家逃進深山，與鮑宣、卓茂等人一起不在新朝擔任官職。蔡邕的父親蔡棱，品行也非常清白，被謚爲貞定公。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静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

蔡邕天性非常孝順，母親曾經被疾病纏身達三年，祇要不是因爲寒冷炎熱的氣候變化，他都不曾脱换衣服，連續七十天没有上床睡覺。母親去世後，他在墳墓旁邊搭個屋子住着，一舉一動按照禮法去做。有隻野兔很馴服地呆在他的屋子旁邊，而且屋旁長出連理樹，遠近的人都感到奇異，許多人前來觀看。蔡邕與叔父及堂弟生活在一起，三代没有將財物分開，同鄉的人都稱贊蔡邕仁義。蔡邕從小博學，以師禮事奉太傅胡廣。他喜歡詩文、數術、天文，精於音樂演奏。

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列侯專擅妄爲，聽説蔡邕擅長彈琴，就禀告天子，下令給陳留太守，要他催促蔡邕去京師。蔡邕迫不得已，走到偃師，聲稱有病就回來了。他在家閑居，玩賞古籍，不與當時的人結交。他自感於東方朔的《客難》和楊雄、班固、崔駰等人藉反問抒發志意的做法，於是品評各家學説，肯定他們的正確説法而矯正他們的錯誤説法，寫了《釋誨》來告誡勉勵自己：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

有位致力於世事的公子向白髮老翁教導

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俯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

說："似乎聽說過聖人最重要的珍寶是官位，所以要用仁德守住官位，用財物聚集民衆。既然這樣，那麼有官位纔尊貴，有財物纔富有，施行仁義，合乎道德，這是有識之士的職責。所以伊摯背着鼎俎推薦自己，孔子說出要是能够富貴，即使做拿鞭子趕車的人也願意的話，也所以有甯戚唱凄清悲凉的歌、百里奚養牛的事情。像這類事，是聖明的人的共同志趣，是古人藉以表明志向。您生在清明和平的時代，承受了純正平和的靈氣，深入思考典籍，懷藏通曉《六經》，安於貧窮，樂於微賤，在世上没什麼謀求，精力集中可入深淵之下，志向高遠可達空冥之上，包容一切，分合無形。這些已經很久了反而不能出類拔萃，傳揚美名和文章，位在朝廷，理順常道，掃除天下的邪惡，清除宇宙中的塵土，將光輝和太陽相連，使火焰和祥雲相接。時光流逝，人近晚年，但默默無聞。我感到疑惑，所以有上面這番話。現在皇上寬厚賢明，輔佐皇上的大臣賢良有識，傑出的英俊之士，都受到重用而没有落於民間，德行宏大的當上宰相并且分封土地，才華富裕的享受功名利祿并且受到賞賜。爲什麼不通過迂迴的途徑達到目的，采取周旋討好的方式求得安身，集中當世的好處，建立不可動摇的功績，使宗族榮耀於當代，留下不可磨滅的美好業績？難道没有考慮這些嗎？爲什麼堅守貧賤而不做通向榮禄的事呢？"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睹曖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

老翁高傲地笑着說："像公子這樣，是衹見到昏暗模糊的好處，但忘記了顯明清楚的危害；一心想必定能建立功業，但看不到跌倒的失敗者而已。"公子整飭衣袂，起身說："爲什麼這麼説呢？"老翁說："坐，我將解釋給你聽。自從最原始的太極混沌開始，而後纔有君臣，有伏羲氏時代的太平，有唐堯虞舜的最好時期。三代的興盛，也有光輝昭著，五霸扶助微弱的天子，爲安撫周室而勤勞。從這以後，朝廷的統治鬆弛

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説，武夫奮略，戰士講鋭。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顔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了，人世的綱紀破壞了，王道敗壞，陰陽崩潰，君主和臣下及上下尊卑秩序土崩瓦解。於是富有智慧的人運用欺詐，擅長辯論的人施展游説，軍人矜誇謀略，戰士講習鋭氣。他們像雷電震撼疾風狂吹，又像大霧散去濃雲覆蓋，他們權變欺詐，奸猾怪誕，以便合乎時宜。有的人謀劃了一條計策就得到萬金，有的人談論了一個早晨就賜給玉珪。主張連横的人堆積了六國相印，主張合縱的人綬帶光彩紛繁。富貴威容顯赫，積聚的財富無窮無盡，依靠其巧詐，而忘記自身的危險。花朵離開花蒂就凋謝，枝條離開樹幹就枯萎，女子長得妖媚就會淫蕩，士人背離道德就會犯罪。過分完滿要遭到別人詆毁，極其邪惡要受到神的憎惡，利欲的端緒剛剛萌發，禍害的徵兆也開始出現。鄙陋小人將貴得禄并駕而行，上天也要加禍其身。本打算增大房屋，却把屋頂覆蓋。所以天地閉塞不通，聖人賢哲深藏不露，石門晨夜守門，長沮和桀溺二人并耕，顔歜懷抱璞玉，蘧瑗保全自己，齊國人送來女樂，孔子拔腿而走，宦官雍渠陪乘，孔子不屑一顧而去。這難道是對人君傲慢而背叛國家嗎？這是因爲道不可以傾覆的緣故。

“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黄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蕩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汎汎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群品，濟之乎雍熙，群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綎，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采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

“而且我聽説過，冬至那一天黄鐘就會發聲，東北融風吹過魚就躍上冰層，蕤賓發聲陰氣開始萌生，蘆葦茂盛白露就會凝結爲霜。寒暑相互推移，陰陽交替興起，運數到了極點就會變化，太平和戰亂相互接續。現在大漢繼承唐堯的偉大業績，蕩滌了天下殘存的禍害，增益上天隱含的崇高，分得大地綿延的根基。大道顯明，帝道昭彰，各種品類整整齊齊，口含美味，吮吸汁液。檢視天下芸芸衆生，助成和樂太平，臣僚對待自己的職守認真恭敬，聖明的天子在朝堂上垂拱而治。君臣上下和睦，以太平之道持守，有才能的人濟濟一堂，身穿禮服，繫着淺赤色的綬帶，鴻雁站滿臺階，白鷺光盈堂下。就好似鍾山上的玉，泗水邊的石，積聚圭璧不

功定而干戈戢，玁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并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

會滿盈，采集能製作磬的石頭不會爲之窮盡。從前，洪水被疏導，四方邊遠地區得以安集，軍事功績確定以後兵器就被收藏，玁狁被驅逐而後吉甫則歡宴，城濮獲勝以後晉國軍隊奏着樂曲歸來。所以當國家發生戰事的時候，人們穿戴蓑衣竹笠，一并登車，身穿鎧甲，手舉鋒刃，不停地忙於打仗；當國家太平無事的時候，人們就放鬆腰帶和佩飾，行走時玉飾相擊發聲，儀態從容，不慌不忙。

“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禄。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圜，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暗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局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

“那些歷代有功勛的舊臣、門客、近侍一班人等，上天增多他們的福分，主上增加他們的俸禄。心懷悠閑，而爵位自然跟隨；手理鬍鬚，其他官職委任顯貴。當他們求取進用的時候，順勢傾斜，圓轉轉動，都不足以比喻其靈巧；從容地放開脚步，不足以比擬其輕易。個個都有超群出衆的才能，人人有淵博豐富的智慧。小孩子用不着向年高有德的人請教疑難，愚昧無知的人不用向年長有學問的人訪求謀略。對持守高位心中恬淡，於保守成業無所留意。華美鮮明啊，無一不是繁榮顯耀。賢明睿智的人對此淡泊，不丢棄自己所安於的生活。縱情荒淫的人志意摇亂，這纔迷亂情性。貪婪者爲錢財而死，誇耀華貴的爲權勢而死。目睹此種事情，令人身心煩躁。這些人不明白謙退和滿盈的徵驗，分不清減損和增益的天數。在漫長的道路上馳騁劣馬，爲仰慕駿馬而加緊驅趕，在外戚門前卑下俯伏，求助於皇帝身邊親近權貴的贊譽。榮寵顯達尚未加身，就跟着顛翻墜落了。一般的受到株連而獲罪，嚴重的全家遭到誅戮。前面的車子翻掉了，沿襲前轍的反而放開奔馳，竟然不對災禍引爲警戒，從而知道畏懼。我衹感到哀傷啊，災禍達到這樣的地步！上天高遠，大地廣厚，不能不謹慎小心。怨恨難道在於明智，災禍生於没有考慮。所以要戰戰兢兢，一定要小心自己的過錯。

“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

“再説，受到任用就行道，這是聖人的

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烟炎之毁熸，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勛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袛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弃此焉如？静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迹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

訓示；不受任用就隱退，這是最高的和順。黄河衆多支流泛濫，不是一個土塊所能擋住；身穿鎧甲的百萬軍隊，不是一個勇士所能抵抗。現在您拿廓清宇宙塵埃來責備一個平民百姓，難道因爲水災和大旱而使堯、湯受到牽連嗎？害怕烟火微細而熄滅，怎能振揚熾盛的光芒呢！而且，天樞星不斜就將要地震，太陽爲雲遮蔽井中就照不出身影，月底月亮在西方運行疾速君主就感覺心寬，朔日月亮在東方運行遲緩侯王就行爲敬肅。所以有才德的人推求細微而達於顯著，考求端倪而察知條理，脚踏嚴霜就知堅冰到來，踩着露水就知暑天來臨。合乎時宜就去做，不合乎時宜就不做，消長和進退，一概根據天時。物盡其用，際遇通達，能够做就參加，不能做就不動，樂天知命，保持精神，隨意而爲。許許多多的車子正在危險的道路上奔馳，怎能與它們并駕而行？想到危險禍害，爲了自我安樂，所以身在微賤地位而不感到耻辱。正打算在六藝典籍的大道上馳騁，在仁義的深淵大澤中休息，在周公、孔子的庭院中逗留，尊重儒家、墨家而拱手把他們作爲朋友。舒展開去足以光照四方極遠地區，而收聚起來誰也不知其擁有什麽。至於遭逢千年難遇的機運，應驗了神異的符瑞，開啓天門，登上天上的道路，簇擁着華蓋而侍奉皇帝，向具有聖明道德的天子獻上妙策，向人間彰明太平之世。計謀相合而被采納，這是自己的抱負；功績没有建立，這是自己的過錯。龜和鳳被埋没在山中，是因爲霧和露未除，在雜草中間跳躍而行，人們衹能看到其痴愚。不瞭解我的人，也會認爲我不通事理。鑽研學業，思考真理，放棄這個又去做什麽呢？静下心來等候命運來臨，既不厭倦，也不改變。'百年以後，回到自己原先的住所。'僥幸得到贊譽，那是上天受到迷惑，茫昧無知罷了，不是自己的過錯。從前伯翳綜合鳥説話的各種聲音，葛盧分辨牛叫的聲音，董父被賜豢龍氏，奚仲建立德業製

造車輛，倕氏創興技藝方面的事務，造父登上駕馭驊騮的座位，非子善於養馬而受封土地，狼瞫因爲殺了被擒的犯人而任命爲車右，製弓的工匠將精力全部放在動物的筋和角，佽非身赴急流顯示其勇敢，吾丘壽王創格五棋戲，東方朔善於談笑戲謔得到寵幸，上官桀致力於手執車蓋，桑弘羊工於心計而據相位。我不能混迹於這些人，所以懷抱玉璞而悠閑自得。”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這時候公子抬起頭來，走下臺階，慚愧地避開了。老翁於是舒展眉心，滿面含笑，彈着琴唱道：“清洗我的心啊洗濯整個天宇，滌去污濁啊保留純正的性靈。元氣津液暢達啊神態安閑，感情志趣淡泊啊心靈高潔，嗜好欲望全部止息啊無從產生。超越宇宙啊拋棄流俗，欣然自得啊獨自遠征。”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建寧三年，蔡邕被司徒橋玄召爲屬官，橋玄對他非常敬重。蔡邕被調出補任河平長。後被徵召，授拜郎中，在東觀校理書籍。又調任議郎。蔡邕認爲經典距聖人時間久遠，文字許多地方有錯誤，而平庸的儒者穿鑿附會，迷惑和貽誤後代的學者，於是在熹平四年，同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和韓說、太史令單颺等人，上書要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同意了他們的要求，蔡邕於是親自用丹筆寫在石碑上，令石工刻碑，將石碑立在太學門外。自此後代的儒者和學子，都以石碑爲準。石碑剛立的時候，前來觀看和描摹的人的車子，每天都有一千多輛，填滿了街道小巷。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

當初，朝廷大臣的意見認爲州郡官員相互結黨，民間習俗勾結謀私，於是規定有婚姻關係的人家和幽州、冀州兩州的士人不得交互監管。至此又出現了三互法，禁忌變得越加細密，選用官員非常困難。幽州、冀州這兩個州，官員長期空缺而得不到補足。蔡邕上書說：“臣看到幽州和冀州舊地，是出產鎧甲和馬匹的地方，而近年來由於戰爭和饑荒，逐漸被消耗一空。現在百姓被懸在空中，萬里之内冷落寂寞，官職空缺已經很久了，官吏百姓引頸矚目，然而三公府選用舉薦

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并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争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官吏，過了幾個月還定不下來。臣經常對這件事感到奇怪，而他們的意見是‘迴避三互’。十一個州都有禁令，而衹在兩個州實行罷了。而且，這兩個州的士人，有時還限制年月，猶豫拖延，失去機會。臣愚意認爲三互的禁令，是禁令當中不重要的一種，現在衹需申明其威力，表明其法律性質，在位的人難道不知道戒慎害怕，反而要空設三互法，給自己製造阻礙嗎？從前韓安國來自刑徒當中，朱買臣出身微賤，他們一并因爲才能適合，回到自己的郡國當太守。另外，張敞是逃跑的人，被提拔到最困難的州當刺史。難道考慮遵循三互法，繼承不重要的制度嗎？三公明明知道這兩個州的重要，遇到合適的就要趕緊定下來，應當越過法禁選用有能力的人，來挽救當世的弊病，但他們不顧臣下應該直言諫諍的原則，爲了避開很不重要的條令，選用官吏拖延時間，因而失去合適的人選。臣希望陛下效法先帝，廢除原先的禁令，各州刺史衹要有才能就可以替換，而不要拘泥於時間和三互，以免失去允中的道理。”奏章呈上後皇帝看都没看。

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并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起初，皇帝很好學，自己寫了《皇羲篇》，有五十段，接着召用儒生當中能够寫文章辭賦的人。原先主要召用經學人才，後來凡能够書寫一尺竹簡以及工於書寫鳥蟲書和篆書的人，都加以引見召用，結果達到幾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引見很多没有品行和趨炎附勢的人，一并在鴻都門下等待詔命，他們喜歡講述各地風俗和里巷中的小事情，皇帝很喜歡他們，給他們上等的官位。另外，市肆中的商賈和一般百姓中當過宣陵孝子的人又有幾十個，全都授爲郎中、太子舍人。當時不斷出現疾雷大風，折斷并拔起樹木，發生地震、天降冰雹、蝗蟲等災害。另外，鮮卑入侵邊境，兵役和賦税影響百姓。六年七月，皇帝下制書將過錯歸於自己，告示大臣們各自陳述應當施行的施政要領。蔡邕呈上密封的奏章，奏章説：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

臣恭讀聖旨，即使是周成王遭到大風，向大臣們詢問原因，周宣王碰到大旱，勤勉敬畏，也不能超過陛下。臣聽説上天降

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故皇天不悦，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静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下災異，隨着徵兆而到。雷霆多次出現，大概是刑獄和殺戮過多所造成。風，是上天的號令，用以告知百姓。明白地事奉天帝，就會給自己帶來許多的福運；恭敬地向宗廟致祭，鬼神就會彰明。國家的大事，首先在於祭祀，這是天子應當親自敬奉的事情。臣身在宰相府中，得以擔任負責祭祀的官員，在東、南、西、北、中五郊祭迎四季，然而皇上很少外出，四季祭祀這種十分莊重的事情，經常交給有關官員去做，雖然皇上有時將過失歸結到自己身上，但祭祀仍然荒廢。所以上天不高興，顯示這許多災異。《鴻範傳》説："政治悖亂，没有道德，大風就毀壞房屋摧折樹木。"《坤》是地之道，《周易》説《坤》安静而純正。陰氣旺盛，應當安静的反而運動，按常理這是在下位者反叛。政權不掌握在君主手中，就會出現冰雹毀傷東西；施政出現嚴厲殘暴，虎狼就會吃人；朝廷貪圖利益，傷害百姓，蝗蟲就會損壞莊稼。前時六月二十八日，太白星與月亮互相迫近，打仗時很厭惡這種現象。鮮卑入侵邊境，由來已久，現在派出軍隊，没看出有什麽好處。上不符合天象，下不順應人情。實在應當廣泛采納大家的意見，采用妥當的措施。臣不勝憤慨，謹將應當實施的七件事情條列如下：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宫内産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

第一件事：根據明堂月令，天子要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和夏季最後一個月的月末，在五郊迎祭五帝，目的是引來天地間的靈異之氣，祈禱上天的保佑和年成豐收。祖廟的祭祀，是爲了追念對祖先的孝敬。在太學奉養老人，是爲了教導百姓禮敬和教化。這都是帝王的大業，祖先們都加以敬奉的。然而有關官員多次因爲遠宗遠親的喪事，後宫的分娩，以及官吏士卒病死，經常生出忌諱和變故。臣私下見南郊祭天和齋戒，倒不曾廢弛，但其他的祭祀，總是出現不同的意見。難道由於

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南郊祭天低微而其他祭祀重要嗎？孝元皇帝策書說：“禮當中最需敬重的，沒有超過祭祀的，所以要親自盡心事奉，來表達恭敬。”另外，元和舊例，重新强調以前的制度。皇帝先後下詔書，心中誠懇痛切。但近來一段時間，重新任命太史。忘掉了禮敬的重要，聽信禁忌方面的書籍，拘泥相信很小的變故，就虧缺重要典制。根據《禮》，妻妾分娩，在齋戒期間國君不進宴寢旁側的屋子，并没有廢除祭祀的辭句。所謂宮中有人去世三個月不舉行祭祀，是指士和一般百姓幾面墻的屋子，大家都住在裏面，難道是説空曠的皇宮、衆多的臣妾嗎？從現在開始，齋戒的儀制最好同過去一樣，以對應大風、雷霆等妖變災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絶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第二件事：臣聽説國家將要興旺，就會不斷聽到極爲高明的直言，於内知道自己的施政，於外看到民情。所以先代的皇帝即使有聖明的資質，也仍然到處訪求得失。而且藉着災異，舉用隱居的人才，重視賢良、方正、敦樸、有道的選拔，朝堂上不斷有人盡力直言勸諫。陛下執掌朝政以來，連年出現災異，但没有聽到特别舉薦和廣泛選拔人才的聖旨。誠然應當思考反省修明過去的事情，使忠誠的大臣能够展現他們的激進和率直，以實際行動來排除《易傳》“政治悖亂道德敗壞”的話。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悦。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内，博開政路。

第三件事：得到有才能的人的途徑，并非祇有一條，有的人因爲品德顯著，有的人因爲言論揚名。近來，朝堂上的士人，竟然没有由於忠誠信實受到賞賜，反而經常受到毁謗遭致殺戮，結果造成大臣們閉口不言，没有人考慮説正直的話。郎中張文，不久前獨自説出狂激的言論，皇上聖明，聽取了他的意見，因此而責備了三公。做臣子的豁然開朗，百姓們放懷喜悦。臣愚意認爲應該提拔張文擔任重要的官職，用以勉勵忠誠正直的人，在全國傳揚名聲，廣開施政的途徑。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奸之心，憙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謡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内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第四件事：司隸校尉、各州刺史，是負責監督視察奸邪不正、分辨黑白的官員。臣私下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心中都奉行公事、痛恨奸邪，楊憙等人所糾舉的，其效果尤其顯著。其他官員都違法曲斷，不能稱職。有的人心中負疚或犯有過錯，與屬下有同樣的毛病，綱紀鬆弛，没有人去舉報督察，三公府和尚書臺閣也默不作聲。五年，皇上下制書，商議派出八位使者，又命令三公根據民間流傳的歌謡上奏下情。這時候，一心爲公的人志願欣然得到滿足，奸邪不正的人因憂懼而改變了神色。不知道因爲什麽原因，這個意見被擱置作罷。從前劉向上奏説："心中猶豫，拿不定主意，會給種種奸邪打開門户；對事情的考慮持續不能決斷，會招來讒佞奸邪的言論。"現在剛剛聽到清明的政令，馬上就改變，足以使全國的人隨意揣測朝政。最好趕緊定下來八位使者，舉發違法的官員，重新選拔忠誠清廉的人，辨别彰明賞罰。三公於每年年終，分别政績的好壞，讓官吏知道奉行公事的福運和謀取私利的災禍，那麽，各種災禍的根源差不多就可以堵塞住了。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并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第五件事：臣聽説古代選用士人，必定要諸侯每年舉薦人才。孝武帝時期，各郡舉薦孝廉，另外又選拔賢良、文學，這樣，有名的大臣成批出現，文德和武功一并强盛。漢得到人才，不過幾種途徑罷了。書法、繪畫和文章詩賦，屬於不重要的才能，對於匡正國家、治理政治，則没什麽作用。陛下剛剛即位，先涉獵經學，處理政事以外的空閑時間，瀏覽辭章，或者暫且留意當世的局戲和弈棋，但這些不是推行教化選拔人才的根本性的東西。然而儒生們爲争奪好處，寫這種東西的人喧鬧不休。其中上等的還多少引用經書義理和諷諫規勸的話；其中下等的運用對偶和俗語，有點類似於以樂舞爲業的藝人；有的竊取

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現成的文章，冒名頂替。臣每次在盛化門接到詔書，分别名次，照名次録用，那些没有排上名次的人，也都隨着有名次的人受到拜官提拔。已經給予的恩典，難以再收回改變，讓他們保持俸禄，於德義來説已經够寬宏了，不能再讓他們治理百姓和在州郡任職。從前，孝宣帝在石渠閣會聚衆多的儒者，章帝在白虎觀召集有學問的人，疏通經書，解釋經義，這件事很盛大。文帝、武帝的辦法，最好應予遵循。至於那些不重要的能力和善行，雖然有可觀的地方，但孔子認爲"行於遠方就會出現阻隔"，所以君子應當有志於大的方面。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核真僞。

第六件事：挂黑色綬帶的六百石以上的官員，其職責是治理百姓，都應當把帶給百姓恩惠好處作爲政績，每天每月爲之辛勞。嘉獎和責罰的條令，最好明白加以規定。然而現在在位的官員没有可再裁減的，等到他們回到家中，大都召回來拜授議郎、郎中。如果才能傑出，不應該讓他們擔任閑散的官職；如果犯有罪過，自然應當以重刑治罪。難道有過服罪之人害怕受到拷問，反而要求調任，而且互相仿效，致使褒貶没有章法了嗎？先帝過去的典制，從未有過這樣的情况。可將這種情况全部斷除，以查驗真假。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虚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虚僞雜穢，

第七件事：臣見到以前所有的宣陵孝子都被任命爲太子舍人。臣聽説孝文皇帝規定服喪三十六天，即使是繼承帝位的天子，父子之間最親的關係，公卿和衆位大臣，蒙受皇上重恩，都克制感情，服從規定，不敢逾越。現在虚假小人，原本不是親生骨肉，既没有受到皇上的恩寵，又没有做官享受俸禄的實惠，悲痛想念，從哪兒生發的感情？竟有許多人聚到陵墓旁，假藉孝的名義，行爲上没有表現心中的傷痛，道義上没有什麽依憑，致使那些姦邪不法的人，通統容納在裏面。桓思皇后的靈柩裝到車上舉行祖祭之禮的時候，東郡

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有個和别人妻子私通的人逃亡在守孝的人中，那個縣派人追捕他，這纔使他受到懲罰。真假雜糅不純，難以都説出來。另外，先到的得以授官，後面的人被忘掉了；有的常年累月守在陵墓旁，因爲暫時回家而被遺漏；有的叫他人代替自己，也受到榮寵。由此引起爭訟怨恨，吵嚷於道路。太子的屬下官員，應該尋找選拔有良好品德的人，難道僅選用墳墓旁的凶惡不善之人？這件事帶來的不吉利，没有比這更嚴重了。最好將他們遣返鄉里，用以昭示他們的欺詐不真。

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奏章呈上後，皇上於是親自到北郊迎祭時氣，又舉行辟雍的禮儀。而且下詔書將擔任太子舍人的宣陵孝子全都改任爲縣丞縣尉。光和元年，就設置鴻都門學館，其中畫了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像。學館的學生都是皇帝下令要州郡和三公舉薦或召用的，有的學生出去擔任刺史、太守，有的入朝位列尚書、侍中，甚而有被封爲列侯賞賜爵位的，品德高尚有學問的人都覺得與這些人爲伍是一種耻辱。

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奥，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

當時災異多次出現，人們互相驚懼侵擾。這一年的七月，天子下詔書要蔡邕與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到金商門，而後延請到崇德殿，要中常侍曹節、王甫來向他們詢問災異和消除變故所應該做的事情。蔡邕盡心回答，其事記載在《五行志》和《天文志》。天子又專門下詔書詢問蔡邕："近來災異交替出現，不知道過失是什麽，朕心中焦慮，内懷恐懼。每次向公卿士人詢問，希望聽到忠直的言論，但公卿大臣們都緘口不言，没有人願意盡心竭力。因爲蔡邕的經學精深玄奥，所以特意秘密詢問，應當陳述朝廷的得失，指出施政的主要問題，不要遲疑，自己心生疑慮和忌諱，按照經學詳細回答，用黑綢口袋封好呈上。"蔡邕回答説："臣心裏考慮陛下道德誠信聖明，對災異深爲痛心，誇獎臣膚淺的學問，特意垂恩向臣詢問，這不是臣這樣的微不足道的人所能够相稱的。這誠然是臣傾吐真心獻出生命的時候，怎

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霓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逾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奸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勛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并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并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托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覽而嘆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

麼能够顧慮逃避災害，使陛下聽不到最誠摯的告誡呢？臣考慮各種災異，都是亡國的怪現象。上天對於大漢，一直十分懇切，所以多次出現怪異災變，用來作爲譴責，想使天子受感動而覺悟，改變危險的狀況，得到平安。現在災變的出現，不在其他地方，遠的就在城門圍墻，近的就在官府，這作爲鏡鑒和告誡，可以説十分懇切。虹霓落地，雌鷄變雄，都是婦人干預朝政所造成的。以前乳母趙嬈，比天下所有的人都顯貴尊嚴，活着的時候，她家的資産收藏可以同朝廷的府庫相比擬，死後她的墳墓規模超過皇帝的陵墓，她有兩個兒子被封侯，她的兄弟擔任郡守；接着有永樂門史霍玉，憑藉靠山，又做奸惡不正的事情。現在路人議論紛紛，又説有個叫程大人的人，詳審這傳聞，程大人將給國家造成災禍。應該高度提防，公開制定禁令，深入思考趙嬈、霍玉的事情，將其作爲最重要的警戒。現在聖上心中懇切至誠，想辨明邪惡和忠正。但臣聽説太尉張顥，是霍玉所舉薦；光禄勛姓璋，是有名的貪污之人；另外，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都受到寵幸，富貴優厚豐足。應當想到小人在位的災害，私下想到退身讓賢帶來的福運。臣見到廷尉郭禧，淳樸敦厚，年高有德；光禄大夫橋玄，聰明通達，端正直率；原太尉劉寵，忠誠老實，恪守正道。他們都適合擔任主要謀劃人，多多向他們咨詢意見。宰相和大臣，是天子的四肢，委以職責，要求他們完成，好壞已經區分開來，不應當聽取小小佐吏的意見，給大臣們羅織罪名。另外，尚方的百工技藝，鴻都的詩賦文章，可暫且停止，以表示想到了憂懼。《詩》説：‘害怕上天的憤怒，不敢嬉戲安逸。’上天的告誡誠然不可戲弄。宰相府的屬官和孝廉，是士人選拔中地位較高的官職。近來因爲召用士人不慎，皇上嚴厲責備三公，但現在那些人却憑藉低劣的文字越級得到選拔舉用，開了私相囑托的門路，違反賢明天子的典制，大家心中都不平，但没人敢説。臣希望陛下狠心禁絶這種現象，想着紛繁的政務，以應合上天的期望。聖明天子既然親自檢束整飭，身邊的親近大臣也應當跟着改變。人人都自

我貶抑，用來抵償上天所降的災咎和警告，那麼，天道就會減損滿盈，鬼神也會給謙退的人降福了。臣以愚笨戇直的資質，感激而忘掉自我，大膽觸及朝廷忌諱，親手書寫，詳細回答。君臣任何一方不能保密，對皇上而言有泄漏言語的警戒，對臣下而言就有殺身之禍。希望將臣的奏章擱置起來，不要讓竭盡忠誠的人受到奸邪仇人的怨恨。”奏章送上去以後，皇帝看了嘆息，接着起身換衣服，曹節在後面偷偷觀看，將內容公開告訴皇帝身邊的人，事情就這樣被泄露。那些被蔡邕罷黜的人，都斜目而視，想着報復。

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托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托河内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内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齎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内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

起初，蔡邕同司徒劉郃一向不和，蔡邕的叔父衛尉蔡質又同將作大匠陽球有矛盾。陽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就派人寫匿名信告蔡邕、蔡質多次以私事向劉郃請托，劉郃没理，蔡邕心含怨恨，立志要中傷劉郃。天子下詔書給尚書，召蔡邕詢問詳情。蔡邕上書自己陳述道：“臣受到召問，瞭解大鴻臚劉郃從前擔任濟陰太守時，臣向他請托佐吏張宛長期休假超過一百天的事情，劉郃當司隸校尉時，臣又向他請托河内郡府佐吏擔任州書佐，以及袒護原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劉郃不肯采納以致臣怨恨劉郃的情況。臣惶恐驚懼，肝腦塗地，不知道性命死於什麼地方。自己私下尋思這宗案情，實是向劉郃囑托了張宛、李奇，而没有囑托羊陟和胡母班。但凡爲小吏休假，并不是結下仇恨的根本原因。臣與羊陟家有婚姻關係，怎麼膽敢一再幫助私黨？如果臣父子想中傷陷害劉郃，就會明明白白地告訴尚書臺，詳細陳述怨恨是由於什麼引起。臣自身没有任何事情，然而外面出現誹謗書，最好讓臣與劉郃當面對證。臣因爲學問受到特别的嘉獎，在秘閣供職，在皇上面前執筆作文，聖上的心中依稀記得臣的姓名容貌。今年七月，皇上召臣到金商門，向臣詢問災異之事，使臣拿着詔書重申皇上旨意，引導臣發表意見。臣實在愚笨戇直，衹知道竭盡忠誠，捨生忘死，不顧言後的災禍，所以纔譏諷公卿，其中涉及到受寵的大臣。實是爲了想回答聖上的問題，消除災異，想着替陛下規劃安康的計策。陛下不顧念忠臣直言，應

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户，非復發糾奸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首，横見引逮，隨臣摧没，并入坑坎，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丐質不并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當加以保密庇護，致使誹謗突然出現，就感到懷疑奇怪。竭盡忠心的官吏，怎麽能够受到包容呢？詔書每次下達，百官各自呈上密封的奏章，打算改變政令，思考過錯，消除災禍，招致吉祥，但提意見的人得不到引見接納的好處，很快就遇到家破人亡的災難。現在大家都閉口吞聲，將臣當做鑒戒，還有誰敢爲陛下竭盡忠孝呢？臣的叔父蔡質，連續得到提拔，排在上等職位。臣蒙受皇上恩澤，多次被問及政事。生事者因此想陷害臣父子，使臣家破人亡，不再是能够揭發隱伏的壞人壞事，對國家有所補益的人。臣已四十六歲，隻身一人，能够托以忠臣的名聲，死了也還光榮，恐怕陛下自此不會再聽到真話了。臣愚蠢無能，職分當承受災禍，但以前在金商門回答皇上詢問，蔡質并不知道，而且他年老體衰，滿頭白髮，無故受牽連被抓，跟着臣被殺，一并埋入土坑，實在是冤枉痛心。臣一旦進了牢獄，將會爲酷刑所迫，很快就被奏章埋没，言辭和實情又怎麽能够爲皇上所知？死期即將來到，無知妄爲，自己講述。情願自己被判罪殺戮，求得蔡質不被連坐，這樣，臣死的日子就是得到新生的日子。希望陛下多進飲食，爲了萬民而珍重自己。”接着就將蔡邕、蔡質關進洛陽監獄，彈劾他們以個人仇怨代替公事，商量陷害大臣，犯了大不敬的罪名，應在鬧市執行死刑，陳尸街頭。這件事上奏朝廷後，中常侍吕强同情蔡邕的無罪，爲蔡邕請求，皇帝也想到蔡邕的奏章，下詔書將蔡邕減去死刑，比死刑低一等，蔡邕同全家剃去頭髮，流放朔方，不准因爲赦令而免除刑罰。陽球派刺客一路追殺蔡邕，刺客們都爲蔡邕的正直所感動，没人肯爲陽球效勞。陽球又賄賂朔方的使者毒死蔡邕，被陽球賄賂的人反而將實情告誡蔡邕，所以蔡邕每次都得以免死。蔡邕後來住在五原的安陽縣。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説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

蔡邕從前在東觀時，同盧植、韓説等人撰寫補充《後漢記》，正好遭遇事變，在外流離，没有能够完成，就上書自己陳述，上奏他所著的十志，分成篇目，一起放在奏章的後面。皇帝嘉獎蔡邕的才學高超，正好第二年天下大赦，就赦免

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慚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内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迹吴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吴。

蔡邕，讓他回到本郡。蔡邕從流放到回來，一共有九個月。蔡邕準備上路回來的時候，五原太守王智用酒食送行。酒喝得半醉的時候，王智起身跳舞，斟酒相勸，蔡邕没理。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一向顯貴驕傲，在賓客面前感到羞慚，辱駡蔡邕説："你一個犯人膽敢輕視我！"蔡邕揮衣憤然而去。王智懷恨在心，暗中告發蔡邕在被囚禁流放時心中怨恨，毁謗譏刺朝廷。受寵的内官對蔡邕都反感。蔡邕考慮最終不免一死，就在各地逃亡，遠竄吴國會稽一帶。他去投靠太山人羊氏，在吴國共計十二年。

吴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吴國有人燒桐樹做飯，蔡邕聽到大火燃燒的聲音，知道這是上等的木材，就向主人要來製作成琴，果然音色純美，但琴的尾部還留着燒焦的痕迹，所以當時的人稱它爲"焦尾琴"。當初，蔡邕在陳留的時候，有個鄰居請蔡邕去喝酒吃飯，等到他去正是大家酒興正濃的時候。有位客人在屏風後面彈琴，蔡邕到門口試探着悄悄聽其琴聲，説："噫！用音樂召我來而樂曲中有殺人之心，這是爲什麽？"掉頭就走。管事的告訴主人説："蔡君剛纔來了，到門口就走了。"蔡邕一向爲鄉人所敬重，主人趕緊自己追他，問他原因，蔡邕將情况告訴大家，大家都感到茫然。彈琴的人説："我剛纔彈奏時，看到螳螂正朝着鳴叫的蟬過去，蟬要離開但尚未飛去，螳螂爲之一會兒前進，一會兒後退。我心中感到驚懼，深怕螳螂抓不住蟬，這難道就是殺心而在樂聲中表現出來了嗎？"蔡邕微笑着説道："這就完全符合了。"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擔任司空，得知蔡邕的名聲很高，就召用他。蔡邕聲稱有病，不去。董卓大怒，駡道："我的能力可以將一個人的九族殺掉，蔡邕要是還傲慢無禮，就活不長了。"又嚴厲吩咐州郡舉薦蔡邕到司空府，蔡邕迫不得已，到董卓府中，暫任祭酒，董卓對他十分敬重。他被推爲考績優異，補任侍御史，又調任持書御史，升爲尚書。三天之内，在尚書、御史、謁者三臺轉了一圈。後調任巴郡太守，又被留在朝中擔任侍中。初平元年，蔡邕被授任左中

郎將，他跟隨獻帝遷都長安，被封爲高陽鄉侯。

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

董卓的賓客部下商量尊崇董卓，將他比作姜太公，稱爲尚父。董卓同蔡邕計議這件事，蔡邕說："姜太公輔佐周朝，禀受天命，消滅商朝，所以爲他特別起了稱號。現在明公威信德望，誠然高不可及，但同尚父相比，愚意認爲還不可以。最好等關東平定，天子回到原來的京師，而後討論這件事。"董卓接受了他的意見。

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

二年六月，發生地震，董卓向蔡邕詢問。蔡邕回答說："大地震動，是因爲陰氣强盛，侵犯陽氣，臣下逾越禮制所造成的。以前春天在南郊祭天的時候，您爲皇上做前導引車駕，您乘坐的車子飾有金色花飾，覆有青色車蓋，車箱兩面都繪有爪形彩畫，遠近的人都認爲不合適。"董卓於是改乘覆有黑色篷傘的車子。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宴，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遁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

董卓器重蔡邕的才學，對他很優待，每次宴會，董卓總是要蔡邕彈琴協助處理事情，蔡邕也經常注意有所匡正補益。但董卓大都剛愎自用，蔡邕恨董卓很少采納自己的意見，對堂弟蔡谷說："董公性情剛猛，堅持錯誤，最終難以成功。我想東逃兗州，要是路途遥遠，難以到達，就暫且逃到山東等待時機，你看怎麽樣？"蔡谷說："您的相貌不同於一般人，每次外出，看您的人都擠得滿滿的。就憑這想藏匿自己，不也太困難了嗎？"蔡邕這纔作罷。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

到董卓被殺，蔡邕在司徒王允那裏，竟然不知不覺地説道董卓而嘆氣，臉上的表情也發生了變化。王允勃然大怒，斥責蔡邕說："董卓是國家的大賊，差點兒顛覆了漢家江山。您身爲天子的大臣，應當一同憤慨，竟然懷念個人恩遇，而忘掉最大的節操！現在上天誅殺有罪之人，您反而感到悲傷痛心，難道不是和董卓一同作惡嗎？"立刻逮捕蔡邕，將他交給廷尉治罪。蔡邕訴説表示謝罪，請求在自己額上刺字，砍去雙脚，能够將漢史接着寫完。士大夫大都同情相救蔡邕，但没有成功。太尉馬日磾騎馬趕來對王允說："伯喈具有絶代的出衆才能，知道許多漢世的事情，將要完成後漢史，成爲一代大典。而且他忠孝一向著名，他并没有犯什麽罪名，殺掉他恐怕會使

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

衆人失望吧？”王允説：“從前武帝没殺掉司馬遷，讓他寫了誹謗的書，流傳後代。現在國家的命運中道衰落，政權不穩固，不能讓諂佞之臣在年幼的皇帝身邊執筆。他對聖德既無益處，還使我們這些人受到他的詆毁非議。”馬日磾退下來後告訴其他人説：“王公難道活不長了嗎？有道德的人，對國家起着綱紀的作用；著述，對國家起着典法的作用。毁滅綱紀，廢除典法，怎麽能長久呢?”蔡邕最後死在獄中。王允後悔，想阻止但没能趕上。終年六十一歲。士大夫和儒者没有不流淚的。北海人鄭玄聽説以後嘆息説：“漢的事情，誰能够辨正清楚！”兗州、陳留一帶的人都畫了蔡邕的像而贊頌他。

其撰集漢事，未見録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没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蔡邕所編集的漢世史事，未見著録續成後漢的歷史。他僅僅寫了《靈紀》和十篇志；另外，他補寫了四十二篇列傳，但由於李傕的禍亂，這些著作大都没有保存下來。他所著的詩、賦、碑文、誄、銘、贊、連珠、箴、吊、議論文、《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埶》、祝文、奏章、書牘，一共有一百零四篇，在世上流傳。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論曰：志向氣概的感發，是士人不能忘懷的。遭受流放的命運，是活着的人都深深爲之悲痛的。當蔡伯喈抱着束頸縛手的刑具，被流放到偏僻的遠方，仰望日月但不見光照自己，面對大風和塵土而不能避過，那時他心裹怎會談及平時受到寵幸肢體齊全的人呢？當他脱下罪犯的衣服，流竄到甌越地區，在江河山谷間悄悄駕船航行，不知道道路多遠，在深林中快步疾行，尚且擔心林木不够茂密，即使願意死後頭朝着故鄉北方的土丘，回到先人墓旁埋葬，又怎麽能如願呢？董卓一天之内入主朝政，先下達任用蔡邕的文書，分明屈尊結交蔡邕，兩三天之内將他三次升遷。對董卓的匡正引導一旦申明，就多次改變了董卓狂妄僭越的行爲，具有《易·同人》所説“先號啕大哭而後笑逐顔開”的道理，像塞北老翁失馬而得到後福。當他得到恩遇的時候，心中怎麽能不感激呢？有才德的人判决罪犯，尚且不舉行豐盛的飲宴，何况國家秩序正遭非常事變，

不預先設謀應付，就矯揉造作，翻臉變色，將蔡邕視同奸邪黨人而加以判罪？把持朝政的人竟然追究埋怨司馬遷寫了誹謗的書流傳後世，據此而將蔡邕殺害，舊法中從未聽說過。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名澆身毀。

贊曰：馬融出身外戚，才學通達，本性奢侈。博覽古今典籍，沉湎於音樂歌伎。蔡邕本心仰慕清靜，心神專一，辭采華美。在金商門直言過失，遭流放南來北往。一個藉助梁冀，一個懷念董卓，到頭來都身敗名裂。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左周黄傳

左雄

左雄字伯豪，南陽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托，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左雄，字伯豪，是南陽郡涅陽人。安帝時被推舉爲孝廉，稍後被遷升爲冀州刺史。該州有很多勢家豪族，專愛拉關係走門路。左雄總是閉門不納，不跟他們交結往來。他奏請朝廷審理二千石這樣的貪猾大吏，也毫不迴避與顧忌。

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

永建初年，朝廷以公車徵召他并任他爲議郎。當時順帝剛剛登基，大臣們一個個懈怠不理政務，朝政出現很多缺漏與失誤。左雄好幾次進言，説話切中時弊。尚書僕射虞詡認爲他有忠誠國事的品節，就上書推薦左雄，説："我看當今公卿以下的朝臣們，幾乎都是拱手沉默的人物，以建立私恩爲賢能，以盡心國事爲愚蠢，以至於互相提醒説：'人可不能做那種無瑕的白璧，馬馬虎虎纔會有後福。'我看到議郎左雄多次密封上書進言，以至於稱引皇上您親身遭受的艱困，用來警醒人。他真有一副國家大臣正色直言的忠耿之節，有當年周公爲成王盡心謀劃的風範。應當提拔他到有權進諫的職位上來，那一定會收到匡正國事輔佐陛下的效益。"於是就任命左雄爲尚書，不久又遷任尚書令。左雄上書陳述政見説：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

我認爲安定遠方與敦睦内地的根本，在於使百姓清静無擾，使百姓清静安寧的根本措施就在於任用賢才，而任用賢才的原則就在於有賞有罰有升有降。因此皋陶回答大禹的咨詢是貴在知人善用，所謂"安定民生就是最大的恩德，老百姓將永遠思念他。"在

云："有渰凄凄，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兹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

全國分封諸侯，讓他們直接管理百姓，老百姓因而和睦親愛，禮讓之風也就發揚起來了。所以《詩經》中説："瞧那烏雲翻滚着，大雨就來臨了。大雨灌足了侯伯們的公田，隨着也澆灌到我們的私田。"及至昏聵的周幽王、厲王在位，自己不當權理政，却讓褒姒這樣的妖女用權，七個奸徒結黨謀私，賢愚顛倒，黑白混淆，高山爲谷，深谷爲陵。所以那時的民歌唱到："天下没一處清平政治，因爲没有好官員在職。"又説："可憐呵現在這些人，爲什麽見人就掉轉頭！"那是説人們害怕官吏如虺蜴啊！周王室倒臺之後，六國諸侯被秦國并吞，焚書坑儒，廢棄分封制，在全國另設郡縣。縣設縣令和長吏，郡設郡守加都尉，鄉里基層又設什長伍長，把老百姓當牲畜一樣編管起來。我們大漢王朝興起了，接受天命統治天下，雖説未能全面恢復西周禮制，總還是認真選用政府吏員，廢除苛賦拯救危困，寬鬆行政以濟危難，依百姓的實際和心願去安撫訓導他們。這樣到了文、景之時，天下便安寧富足了。這實在是由於實行了寬鬆和平與民休息的好政策，又認真選拔任用賢良的緣故呵。承續到漢宣帝，他生長於困苦受難之家，深知世間實情，明白時政得失。州郡官長他都一一引見，親自考察其言行，信賞必罰。宣帝曾感慨地説："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樂業心無冤苦，就因爲政治清平而官吏賢良啊。跟我共享這清平安樂的時代的，也就是這批稱職的地方官了。"宣帝認爲官員動輒調换，那麽民生就不安定；官員長期在職在位，那麽老百姓就會服從其教化與管理。對那些卓有政績的官員，總是親自寫表彰信給以慰勉，增加其薪俸爵級，有的人一直升到關内侯。朝廷公卿缺位時，就從中挑選依次任用。所以做到了官吏稱職而百姓安居。整個漢代的稱職好官員，就數宣帝時期爲最盛了。所以宣帝能够引來祥瑞從而建立中興漢室的巨大功業啊。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雕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虚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禄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竪，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禄，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虚僞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從大漢建國到現在，已是三百多年了。政風民俗一天天敗壞下來，各種奸巧詭詐都滋生出來，下級官吏巧飾其僞，上級大員肆行其威。主管一個小小郡縣，今天不知明天是否在位，各自便懷着得過且過之心，誰也不作長久打算。自認爲殺害無辜是威風，巧取豪奪是能人，把守紀安民看作是無能，把奉法盡職説成是僵化。遭受刑懲，祇因小小糾紛；被殺被砍，祇因一時的喜怒無常。把老百姓看成仇敵，榨取如同豺狼虎豹。監司們相望於道，簡直是癰疽毒瘤。他們見犯法不舉報，知罪惡不查察，到亭傳裏一坐就算視察了地方政情民情，却限期在十天半月内大見成效。他們表彰的其實德行不好，他們論功請賞根本没有事績依據，浮誇吹牛者受表揚，守分報實者遭詆毁。有人因獲罪潛藏隱居却騙得‘高士’之名。有人因善於察顔觀色而名聲遠播。州刺史們也不去復查核實，就憑這虚名假譽争相推選，給以越級升遷任用而超越尋常。甚或有人負案待審，却逃亡拒捕不伏罪。一逢赦令即大行賄賂，就又被洗刷成清白良民了。黑白不分，清濁混同，以至於奸猾狂徒比比皆是，他們説來就來，説退就退，任職去官，隨便得如同流水一般。而官府缺員却又動輒數十上百。那些鄉官部吏們，職務低賤薪水很少，其車馬衣糧，全取自百姓。廉潔的够用够花就行，貪婪的就要發家致富了。各種專項調撥、特殊開支，一起又一起名目繁多。送往迎來，煩擾不絶，破壞了政風傷害了百姓。當今天下尚未和順安寧，天災人禍不得消停，其禍根就在於此！現在佩墨綬的大吏，就是古代的侯伯，他們受命於朝廷，其職守待遇國家有明確規定，却等同於尋常百姓，不執行朝廷命令，逃避國家義務和職責。這絶不是倡明法制嚴肅政紀所應爲的，更不足以養育民衆爲民興利。我認爲，凡郡守國相地方長官，從政服職能安民立政有明顯成效的，可以直接進行職務獎賞增加薪俸，但不要很快調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動，不是父母去世必需離職者不許非法離任缺職。那不服從政紀國法的，就終身監禁；即使逢上全國大赦，也不讓他任職。倘若被劾奏需追究法律責任而逃跑不伏法者，就流放他的全家族到邊遠地方去，這樣來懲治效尤者。鄉里直接管理百姓的吏役，都任用讀書人能辦事的，寬免其勞役地租人頭稅，增加其薪俸收入，服務期滿，州縣根據實際能力依次選用。這樣辦了，私人作威作福之門就堵住了，虛僞浮誇巧詐蒙騙的名目也就消失了，送舊迎新的煩擾就没有了，横徵暴斂的藉口也就失去了。依法行事的官吏能够放心地成就其政績，而老百姓也纔能够安居樂業。皇上就能追踪文帝、宣帝使大漢實現中興的道路，使自己的光輝事業永垂史册，流芳百世。

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

順帝被左雄的建議打動了，下令有關部門研討實施辦法，查察所説弊端是否屬實。左雄所説的一切，都切中時弊，切實可行，然而朝廷弄權執法的正是那幫宦官近臣，左雄的建議到底還是没有被采納。此後，大官小吏替换頻繁任免隨心，縣令鄉長隨時調换，弄得各地迎新送舊疲於奔命。而有的地方却又缺官少員無人管事，無人從政，在選任事務繁重的職官時，甚至有被選者棄職逃亡的。

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灾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楊州盗賊連發，數年之閒，海内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群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并不省。

永建三年，京師、漢陽都發生了强烈地震，水泉涌起。四年，司州、冀州又發生水災。左雄測算推排了這種種災異，認爲肯定有人從下面發動犯上的陰謀，這纔有不祥的表徵。就又上書建言："應該從内部秘密地加以防範，以備發生不測事件。"不久青州、冀州、楊州便盗賊連發，僅僅數年之間，海内便大亂起來。其後朝廷大赦天下，造反的人雖已經離散，但官府却没有防範措施。那些流寇餘種不幾個月便又集聚起來了。左雄和僕射郭虔一起聯名上書，以爲"天下造反者連年發生，死亡人口過半，一人犯法，往往舉家逃亡，全族離鄉。應當及早采取措施，趁其勢力尚微弱時，布告天下允許有罪者及其宗族改悔。如能舉報其同黨者，允許將功折罪，免除刑

懲。如能殺掉賊人，便公開地給予特殊獎賞。”建議交上去了，却未被接受。

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

左雄又上書言事：“國家應崇尚儒學經術，要修繕好國家太學。”皇上采納了這意見。陽嘉元年，新的太學建成了，詔書要求明經之人增補爲太學弟子，學校增設甲乙科，各十名定額。將京師及郡國各地飽學有德之儒生六十歲以上者一百三十八人，都除授爲郎，或舍人，或王國郎，表示優寵儒者。

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虚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顔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顔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輕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左雄又上書説：“現在的郡國考選孝廉，等於古代的貢士。孝廉們出去就要治理百姓，協助朝廷宣揚風化。如果不學無術，那就無法任用了。孔子説‘四十歲的人不會拿不定主張了’，《禮記》裏也有‘强仕’的説法。請下令自今以後，孝廉年齡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爲官，一律都先到郡府，諸生就考試其師承的一家之説，政府文吏就測試其應用文書的寫作，并送往政府機關去實習，在工作中察看其有無真才實學，這樣來識别特殊才能的人，培養好學上進的風尚。若有不依科令辦事而浮躁苟進者，要依法追究。若有特殊才德，自可不拘四十歲這一規定。”皇上聽從了這一建議，向郡國頒下文件，要求照此辦理。第二年，就有一位廣陵籍的孝廉名徐淑的人，年紀不到四十，主持考選的臺郎决定不了，就問他憑什麽參選。他回答説：“詔令上明文規定，‘有如顔回、子奇之才幹者，不拘歲數大小’，所以我們郡縣就把我推薦上來了。”臺郎駁不倒他。左雄詰問他説：“當年顔回能做到聞一知十，你這位秀才聞一能知幾呢?”徐淑答不上來，於是被遣送回原籍。當年濟陰太守胡廣等十幾人都因舉薦不當而被罷免，祇有汝南的陳蕃、潁川的李膺、下邳的陳球等三十多人合格，被吸收爲郎中。從此之後，郡國長官再也不敢任意推舉人了。直到永憙年間，察舉人才，都清平無濫，大都是合格人才。

雄又奏徵海内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并奏拜“童子

左雄又上奏徵召海内名儒到太學任博士官，使公卿子弟入太學爲諸生，其中有志氣、品行優秀者增加薪俸。還有汝南的謝廉、河南的趙建等人，都剛滿十二歲，都各自通讀了經書，左雄便

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奏請獲准吸收其爲“童子郎”。於是背着書籍來求學的人，一個跟着一個聚集於京城。

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黄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虚，盜賊未息，民有乏絶，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静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録小恩，虧失大典。

當初，順帝曾被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和黄門孫程等曾經策劃立帝。皇帝因爲宋娥從前有這段事迹，就封她爲山陽君，食邑五千户。又加封大將軍梁商的兒子梁冀爲襄邑侯。於是左雄以密封形式上書説：説起這裂土封侯的事，可是國家制度中的重大舉措。高皇帝有約：非劉姓不封王，非有功不封侯。孝安皇帝封了江京、王聖等人，招致地震的災變。永建二年，封賞秘密謀劃擁立皇上的功勞，結果又招致日食的變故。據災異推衍政事的術士們都歸因於這不確當的封爵。而今青州饑荒空前，盜賊遍地，老百姓空乏貧困，向政府求貸活命。皇上辛辛苦苦替百姓操勞憂思，總以濟民爲務。就應該遵依古法，寧静無爲不擾民，用以求得天心回轉，從而消除災異。實在不應該重新追記早已過去了的小恩小德，來虧損國家大局利益。

帝不聽。雄復諫曰：

皇上根本聽不進這些忠言。左雄就又進諫説：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内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争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并同爵號，懼違本操，失

臣下聽説帝王没有不愛忠正而惡讒諛的，然而歷代的禍害，又没有哪一個不是因爲忠正而獲罪，讒諛而受寵幸的，其原因在於聽忠言難，受諂媚易啊！要説這刑懲，是人人心中所極端厭惡的，而榮寵則是人人心中所祈求的。因此世風願忠者少而習諂者多。這就使帝王總是聽到説自己的好話，而很少能聽到自己的過失，迷而不悟，直至危亡。我見到詔書説顧念阿母早年的恩德，决心特加優賞。案尚書省歷來辦理這類事的先例，没有乳母受封爵邑的情况。祇有先帝時其阿母王聖號野王君。王聖一手釀成廢立殘殺的慘劇，生時被天下人憎恨，恨不得人人咬她一口，死時海内百姓無不稱慶，認爲少了一個禍害。桀、紂雖貴爲天子，而奴僕都羞於跟他們作比，就因爲他們不義無道；伯夷、叔齊低賤爲普通百姓，而王侯們都争相與之爲伍，就因爲他們有德行啊。如今阿母宋娥自身很儉樸，爲下人作出了榜樣，百官

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絶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内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也好，百姓也好，都敬重她願向她學習。却讓她跟王聖那種人同一種封號，同樣的爵賞，我擔心會違背她平生的操守，喪失其固有的心願。我認爲凡人之心，道理都是相通的，其所不安的緣故，古今都是相同的。今百姓爲王聖的事深深地引爲警戒，十分擔心傾覆之禍的再起。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危如累卵，其警惕之意不離於心，恐懼之言不離於口。我請求按前次的建議辦：每年以一千萬錢贈予阿母，這樣内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以解萬民之驚異。至於梁冀封爵一事，并非機要緊急之務，應在災厄之後再來評議可否執行。

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

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

正碰上又發生一次地震，緱氏山也崩坍了。災異迭起，左雄忍不住又一次上書陳述自己的意見：

先帝封野王君，漢陽便地震了；而今封賞山陽君而京城再次地震，專政掌權者是女性，其災害就特别大。我前後多次上書説明封爵太重要了。君王可以施捨錢財無償地發放給親近，但不能封官許願。應該收回阿母的爵號，來消解災異。而今梁冀已表態退還封賞，山陽君也該使自己的形象更爲高大。

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

左雄的言辭很急切，宋娥也擔心生事而一再推讓，但皇上總是戀戀不捨，終於頒詔封賞了二人。後來阿母竟以結交外人而喪失了爵位。

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

這時大司農劉據因爲職責上的事受到譴責，召他到尚書臺來，傳呼的吏役催趕着他，還用鞭子抽打。左雄上言説："九卿大臣在朝中僅次於三公，同樣列爲國家大臣，行有佩玉節度，要走得安詳穩重；動依教議，舉手投足得合乎規矩。從明帝開始纔有對大臣進行毆打的懲罰，這都不合傳統典制。"皇上隨即改掉了這些做法，從此公卿們再也無人受毆打鞭笞了。自從左雄掌納言之職後，多方面得到匡正。每當他提出什麽主張，其章表奏議往往成爲後來辦事的依據。升遷爲司隸校尉。

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

當初，左雄推薦周舉任尚書，周舉很稱職，

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悦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人們都很滿意。及至左雄爲司隸校尉，又推舉原冀州刺史馮直爲將帥，而馮直曾因貪污獲罪，周舉就以此來劾奏左雄。左雄高興地說："我曾在馮父手下幹事又與馮直友好。而今宣光以此劾奏我，這是韓厥當年做過的義舉啊！"由此天下都欽佩他。第二年因犯法被免職，後來又恢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去世。

周舉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横周宣光。"延光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别館，絶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嚴公，嚴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絶，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宫，太后由此以安。

周舉字宣光，是汝南郡汝陽縣人，陳留太守周防的兒子。周防在《儒林傳》中有記載。周舉相貌醜陋身材又矮小，但知識豐富學問廣博，讀書人都追隨他。所以京城裏流傳着一句話："五經縱横周宣光。"是説他簡直把五經都讀熟用活了。延光四年被司徒李郃召進府中任職。當時宦官孫程擁立了順帝，把閻氏一門都殺了。議郎陳禪認爲閻太后對順帝没有母子感情，應遷居到另外的宫館去，禁止她見到皇上。對此，群臣討論時都以爲是確當的。周舉跟李郃説："過去鄭莊公母親姜氏要謀殺莊公，莊公發誓不到黄泉不見她；秦始皇怨恨母親行爲有失檢點，長期隔絶她不許見面。後來二人受到潁考叔、茅焦的勸諫，依他們的意見恢復了母子關係。史書上稱贊這種做法。而今閻氏諸人剛被殺死，太后又被關押起來，倘若憂愁悲恨而發生意外，皇上又怎麽用'孝'來號召於天下呢？如若聽從了陳禪的話，後世將把責任歸到您司徒身上。應當秘密地上奏皇帝，勸其事奉太后，嚴肅地要求群臣，像以往一樣拜見皇太后，這樣來滿足上天的要求及民衆的心願。"李郃就上書陳述了這番道理。次年正月，皇上在東宫正式見了太后，太后從此得以安全。

後長樂少府朱倀代郃爲司徒，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争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敕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説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雖韓、彭、吴、賈之功，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録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

後來長樂少府朱倀代替李郃任司徒，周舉仍然是一名小吏。這時孫程等人因爲揣着奏章上殿争功，皇上發了怒，把這批人通通改封到邊遠的地方去，并下令洛陽令趕快趕走他們。周舉向朱倀進言説："皇上當初被廢時，要不是孫程等人怎能登基？雖韓信、彭越和吴漢、賈復之功也比不上呀！而今忘了他們的大功勛，記住他們小過失，萬一在路上死去了，皇帝就有殺害功臣的壞

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爲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禄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采，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

名聲。趁現在人還没上路，應趕快上奏給以挽回。”朱倀説：“而今皇上正在火頭上，兩位尚書都已發表了意見，如果我獨獨這麽講，肯定要遭到嚴厲責罰！”周舉説：“您老人家已年過八十，位至三公，不在這時候盡忠報國，還吝惜生命安於尊榮，您還想期求什麽呢？禄位雖保全了，必將受到人們‘邪佞小人’的指責；若因進諫而獲罪，還能留下個忠貞的美名！假如您認爲我的話不值得聽，那我從此告辭。”朱倀這纔上表進諫，皇帝果然采納了。

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嘆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誡。

周舉後來以茂才被舉薦，拜任平丘令。上書談論時政得失，非常切當。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了之後爲之贊嘆，一起上書稱揚周舉的忠正品節，要求皇帝將其奏章放在手邊，隨時引爲鑒戒。

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周舉不久被遷升爲并州刺史。太原一郡之内，古老的風俗認爲賢士介子推是被燒死的，因而有寒食禁火的習俗。到了他死的這個月，都説是神靈不樂意用火，從此老百姓每年隆冬季節都有一個月寒食，誰也不敢生火做飯，老人小兒受不了，每年都要死許多人。周舉到州上任後，便寫了一通祭辭，送到介子推廟中，説是盛冬不生火，殘害了老百姓的生命，這不是賢人的本意。就拿這層道理來宣示於衆，使之恢復熱食。於是民衆的迷信纔有所破除，冬月寒食的習俗有了改變。

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黄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灾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厢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灾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群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别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

不久改任爲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推薦周舉，徵召他爲尚書。周舉與黄瓊兩人同心輔佐皇上治理國家，聲名不小，朝廷敬重，一般人甚至有些畏懼他倆。這一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不登，天子親自露坐在德陽殿東厢房以求雨，又下詔要求司隸與河南尹去祭拜黄河神及名山、大澤之神。皇帝詔書中因爲周舉學問高深，特地提出幾條有關時政得失的重要問題詢問周舉説：“我缺乏修養與福德，但秉承天意能够登位，因而日夜思慮操勞，總想讓政治走上清明的軌道。然而近幾年來，旱災常常發生，農作物都枯焦了，顆粒無收，民食困乏。美好民風的訓育没能展開，國家德政没能給民衆帶來實利，各

級官僚占據着位置白吃俸禄不盡職。認真考察，真該貶黜他們。那麽扭轉天心改變災異的方略又在哪裏呢？請逐條細細講來，不要有所顧忌。”周舉應對説：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灾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宫未立，傷和逆理，斷絶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竪宦之人，亦復虚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宫之女；成湯遭灾，以六事剋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

《易經》上講“天尊而地卑，乾坤就這樣確定下來了”。日月交輝互動，這纔孕育出萬物。萬物之中，人是最寶貴的。所以聖人纔讓君主來養育百姓，用禮教來訓育百姓，順應一年四季的節令去行動，適應陰陽配合交感的規律去運作，使人間男女婚娶生育不失其時。用仁恩來護衛他，用德教來引導他，用災變來警示他，用嘉祥來鼓舞他，這便是古來聖賢秉承天道來長育萬物造福生民的開端了。要是陰陽隔離，那麽氣運就無法運行；氣運不行則人物不可能昌盛；人物不昌則不可能風調雨順；風雨不時那就會水旱成災了。皇上處在唐堯虞舜的位子上，却没有推行堯舜的政治；没能實行孝文帝光武帝的方略，而是仿效亡秦的奢侈私欲，宫内聚集着無數怨女，社會上有許多娶不着老婆的男子。而今皇太子未立，東宫也没有人選，那是傷害了天地和氣違背了陰陽交感的原理招致的惡果啊！是不讓天下男女正常婚配完成人倫大任帶來的後果呀！不僅是皇上本人這樣做，連那些宦官小子也都仗勢來威逼侮辱良家女子，任意搶掠婦女禁閉在家中，以致頭髮白了到死也配不上男人，這是在違背天心啊！歷史上周武王攻入殷都，當即釋放了紂王宫中禁閉的宫女們；商湯王遭到七年大旱，就從六個方面嚴肅約束自己；魯僖公遇到旱災，也是自我檢查自我責罰來求雨。他們都是用一片精誠來感天動地轉禍爲福的。自從近幾年乾旱以來，還没見到皇上有改過的實際行動，祇是白白地煩勞自己去露宿去親冒風塵，這是無益又無效的。又命令州郡去祭祀山川神靈請求免災。當年齊國發生大旱，齊景公準備祭河伯，晏子批評説：“不行。這河伯就以河爲家以水立國以魚鱉爲子民，水盡魚枯，他哪有不想要雨的

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呢？衹是他本身就没法召來雨啊！”而今皇帝所做的這一切，衹圖表面熱鬧，不求實際，這豈不是緣木求魚，倒行而求進麽？實在應該推誠心、革弊政，崇道德、變迷信、把皇宫中未婚配的女子都放出去，給天下冤錯案統統平反，撤銷皇家厨房那些奢華的費用。至於仁義禮智等社會教育問題，那就追究司徒的責任；有那種尸位素餐不盡職守的官員應儘快罷免。我從地方上提拔進京任納言之職，有進言的責任，但學識淺薄，不足以應對策問。《易傳》上説：“陽氣感天，不須一周天。”請皇上留神裁决審察。

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黄瓊，問以得失。舉等并對以爲宜慎官人，去斥貪污，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污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别群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於是皇帝親自召見周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黄瓊，問行政得失。周舉等一致認爲應該慎於用人，斥退貪贓之徒，遠離諂諛小人，依文帝節儉之風，興明帝重教之政，那麽天老爺自然會降下雨來。皇帝直接問道：“那麽，朝中貪污邪佞之人是誰呢？”衹有周舉率直地回答説：“我從地方上來，超升到機要位置上來，不足以甄别在朝大臣的優劣。不過，公卿大臣中屢屢進正言提批評建議者就是忠貞的；那些衹求迎合私欲，吹牛拍馬之徒便是小人。司徒在職六年了，没聽説他有什麽忠言，做過什麽重要謀劃，這種人我看就是了。”其後，因事罷免了司徒劉崎，提拔周舉爲司隸校尉。

永和元年，灾異數見，省内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灾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群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奸臣所立，立不逾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

永和元年，多次發生灾變，朝中很是擔心，就下詔召來公、卿、中二千石大員及尚書等齊集於顯親殿，皇帝問道：“有人講，歷史上周公曾代行天子之事，及至去世，周成王想按公侯的禮儀來爲他送葬，結果出現了不正常的天象。於是改葬，用天子之禮，上天立刻就有應答。而今北鄉侯曾當過皇帝，却是用侯王的禮儀安葬的，所以老是發生灾變。我看應當改用天子之禮來葬他，加尊號，入祖廟。”群臣參加討論的都説是該照皇上意見辦，獨有周舉認爲不妥，回答説：“當年周公有請允許他代成王治理天下，創下了興隆周王室的不世之業，所以皇天上帝纔動天威出異象來彰顯他的偉大成就。北鄉侯本來就不是正統該繼位的人，是奸臣推上臺的，在位不到一

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灾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

年就完了，年號都没來得及改，皇天上帝不保佑他，夭折了。《春秋》上王子猛去世就稱‘卒’不稱‘崩’，魯子野去世就稱‘卒’不提‘葬’。而今北鄉侯没有什麽建樹，用王侯之禮葬他已經很尊重他了，不宜再加追謚。至於災異，不是由此招來的。”在這種情况下，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都表態贊同周舉意見，皇帝也就采納了。黄尚，字伯河，是南郡人氏。年輕時就歷任要職，也是位能幹有政績的人。

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宴于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周舉被調離京城出任蜀郡太守，因犯法被免職。大將軍梁商邀他入府任從事中郎，對他很敬重。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會賓客，在洛水之濱宴集，周舉當時説是有病没有參加。梁商和親信知交們醉飲極樂，及至喝得太多，歌舞也停止之後，又唱起了送葬的《薤露歌》，在場的人都聽得哭了。太僕張种也在場，回來後，因事順便提到這情景，周舉説：“這叫作哀樂失時，不是該哭的地方。將要遭禍了吧?”梁商秋後果然死去。梁商病重時，皇上親自去看望他，問他有什麽話要留下來，回答説：“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的從事中郎周舉，爲人清正忠貞，可以給予重任啊。”因此遷任周舉爲諫議大夫。

時連有灾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禄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强宗大奸，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并起，如舉所陳。

當時接連發生災異，皇上記起了梁商臨終遺言，召周舉到顯親殿問他災異的事，周舉回答説：“皇帝剛即位那時，遵遁國家傳統典章制度，政治教化都不錯，遠近各處都安寧。最近這些年，慢慢地忘了傳統，朝中多用小人，俸禄不按功績發給。看看天意，看看民心，拿今日情勢與古代興亡教訓比，這局勢是值得擔心了。《書經》上説：‘君王行爲稍有差錯上天就會有所警示。’要是朝廷説話没個準，那就會言不從而下不正了；正氣不能發揮，那就使在上位者煩擾不休而在下位者耗盡精力。應當秘密地嚴令各州各郡，查察那强宗大姓的不法之徒，及時予以捕獲和討伐。”不久江淮一帶的奸滑之人周生、徐鳳等都紛紛造反，正如周舉所言。

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

當時下詔派遣八位大臣充當朝廷使者到各地察看政情民風，隨從使選用平常享有威名的人才，提任周舉爲侍中，和侍中杜喬、代理光禄大

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内太守，徵爲大鴻臚。

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一齊以代理光禄大夫的職銜分頭巡行各地。凡地方的刺史或享有二千石俸禄的大吏有罪責而案情明顯者，派驛馬遞送京師審判。縣令以下則立即收捕報送處治。發現有清正忠誠、惠民愛物之官吏，衹要受到百姓肯定的人，凡應由政府表彰的就把情况彙報上來。這時八位使臣同時都就任了，天下號爲“八俊”。周舉於是劾奏那些貪猾害民之吏，表薦那些清廉無私的志士仁人，朝廷肯定了他的做法。改任爲河内太守，又召進京任大鴻臚。

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吕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吕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禄勛，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禄大夫。

及至梁太后執政，下詔説殤帝年幼而死，在祖廟裏的位置應放在順帝後面。太常馬訪回奏説就照詔書辦。諫議大夫吕勃認爲依廟禮定規左昭右穆，讓殤帝在前而順帝在後。詔書下達公卿合議。周舉發表意見：“《春秋》上記述了魯閔公無子，其異母兄僖公繼承。後來僖公兒子文公即位，把僖公排到閔公前面去了。孔子反感這樣做，寫道：‘舉行祭奠活動在太廟裏，把僖公牌位供到前面去了。’《左傳》解釋孔子的記載説：‘這是譏諷不確當的祭禮。’及至定公時，把位置改正過來了，孔子記録説：‘按順次祭祀先人。’這就爲後人作出了範例定下了規矩。而今殤帝在前，從皇統位次上講是前輩；順帝在後，從家庭血統上講是兒子。這先後的大義是不容更改的，左昭右穆的順次是動不得的。吕勃的意思是對的。”梁太后便下令依他的意見辦。改任光禄勛，正遇上母親去世便離職守孝，後來又就任光禄大夫。

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禄勛、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故公叔見誄，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故光禄大夫周舉，性侔夷、魚，忠逾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密静之風。予録乃勛，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

桓帝建和三年周舉去世。朝廷因見周舉清正而耿直，正想用他爲宰相，非常痛惜他的去世，下詔給光禄勛、汝南太守説：“歷史上前代君主都求賢若渴，爲死者封墓，向賢士致敬，這都是在顯揚賢哲啊。所以公叔文子享受到追謚的光榮，尹翁歸得到宣帝的大力表彰，都爲着發揚光大忠貞的品節來引導世風，給後世作出好的榜樣。已故光禄大夫周舉，操守達到了伯夷、史魚的水平，忠正超過了隨會與管仲。他先是出任地方長官，後又回朝任納言之職，出入京師，有令

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子勰。

人贊美的政績，在宮中議事有絕對保密不生事的作風，我記了他的功勛，提升他到九卿之列，正打算讓他帶領百官，協同辦理重大國務，誰料年壽不長，違背了我的長遠安排。朝廷追悼他的去世，實在叫人傷心。《詩經》中不是唱嗎：'富於政治敏感的您立了大功，天將給您降下福祉。'現命令：發喪之日，大夫以下都前去致哀，另加喪儀十萬錢，這樣來表彰他一輩子從容穩重清廉爲公的高風亮節。"他的兒子叫周勰。

周勰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周勰字巨勝，年輕時就崇尚玄虛之學。因父親的地位而入朝爲郎，自己免職歸鄉。父親以前的部下河南召夔這時爲汝南郡郡將，特意謙敬地卑身降禮來對他致敬，他恥於應酬，就關起門來不與世人交際。後來郡守舉薦孝廉，他又藉口有病離去。當時梁冀威勢很大，被他召請的，沒有誰敢不應從。惟有周勰前後三次召他進府任職，他竟然沒有屈服。後來朝廷又推舉他爲賢良方正，他又不應。又派公車來特聘他，準備了很高的禮儀，他堅决地推辭，説自己患有廢疾，不堪任用。常常隱身於少人烟之處，心中向往老庄的清靜自守，斷絕一切人事往來，門巷雜草叢生，荆棘遍地，這樣過了十多年，至延熹二年，纔大開家門，廣邀佳賓，游談宴樂，享盡人生。到秋季梁冀死去，年終周勰也死了，纔五十歲。蔡邕認爲他纔是'知命'之人。從周勰的曾祖父周揚到他的孫子周恂，六代單傳，都是知名人士。

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

黃瓊字世英，江夏郡安陸縣人，魏郡太守黃香的兒子。黃香在《文苑傳》中有記載。黃瓊最初因父親的官位而爲太子舍人，他以有病爲由沒有就任。父親去世，他守孝期滿，太尉等府連年召請他爲吏，都沒有答應。順帝永建年間，公卿都向朝廷推薦他，於是和會稽郡的賀純、廣漢郡的楊厚一起都以公車徵召進京。黃瓊走到綸氏地方，又稱病不再前行，有關部門彈劾他對朝廷不敬，有詔書到縣讓寬慰他并予遣送，這纔不得已上路。這以前，朝廷特聘的處士多不稱所

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栖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無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采，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虚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

望。李固平日對黄瓊就很欽佩，這時便寫信迎接他説："聽説你已經渡過伊水洛水來到了萬歲亭，是不是你很快就能任官服從王命呢？説來古君子有言：伯夷太偏執，柳下惠太隨便，所以孟子書中講，要在'不夷不惠，可否之間'爲人。這可是聖賢處世立身所珍重的。倘若確實一輩子睡在深山住在深谷，追踪上古的巢父、許由，這也就没説的了；如果還有心參與政治救助百姓的話，現在正是時候。自古以來善政少而亂政多，清時少而濁時多，一定要等堯舜之君出世，那這對於志士來説恐怕就根本没有機會了。曾聽人們説：'高險者容易缺損，潔净者容易玷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符。近來有魯陽人樊某被朝廷徵召，剛到任時，皇上特意鋪設了禮壇茵席，待若神明。雖説没有什麽特别突出的表現，而言行舉止也没有多少差錯，然而指責毀謗的話傳來傳去，聲名很快就消減低落下去。其原因豈不在於輿論對他寄托了太深太高的期望，平日聲名過高過盛的緣故嗎？從近來國家徵聘的人士看，如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人，其功業都没有什麽可稱道的，所以一般人就認爲所謂處士純粹是一幫欺世盗名之徒。希望先生能發揮其遠大的志向，作出令衆人嘆服的業績，爲處士洗雪惡名！"黄瓊到京，當即任命爲儀郎，稍後又改任尚書僕射。

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争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灾異，瓊上疏順帝曰："閒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灾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灾眚，并薦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黄錯、漢陽任棠，年皆耆

當初黄瓊跟隨父親在朝廷，瞭解朝廷活動的準則條例與做法，及至本人居位任職，對官府運作駕輕就熟；在集議争論時，没有人能够駁倒改變他。當時連着出現災異，黄瓊便上書條陳政見説："近期以來，歲時不正，冷暖不時，陰氣蒙蒙，日月失輝。追想天意，大概不是無故如此。皇上該當打開石室，研讀《河圖》、《洛書》。同時命令史官整理史料，考查皇上登位以前直至漢初所有災異，與登位以來直到今年的災異情况，一一登録上報，看到底哪個年代發生得多或少些，有什麽可鑒戒的。又讓近臣和儒生們結合時政提供咨詢，經常引見公卿共議得失、檢查正誤。那些没有政見没有德能的官僚一律罷免。我以前已經多次陳述災異，并推舉過光禄大夫樊

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

英、太中大夫薛包、以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等人，未曾引起重視。我看處士巴郡的黄錯，漢陽的任棠，年歲都七、八十歲了，都是有名的隱逸高士，宜於引見，從而輔助國家實現治平理想。”於是下詔公車徵召黄錯等人。

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税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灾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

永建三年，大旱，黄瓊又上書條陳政見說：“當年魯僖公遇到了大旱災，就從六個方面自我檢查，躬行節儉，停止女樂，流放讒佞奸猾小人十三名，嚴懲苛捐雜税擾民自肥者九人，自己宿於南郊而祭天，老天立時降下大雨。而今也應檢查政事，有所缺損，務必節儉樸實，一新世人耳目觀瞻。宫庭朝廷一律停止那些不急之務、奢華之舉。明令近臣宦豎們，必需遵守法紀；如有不肯改悔者，就得給以應得的處罰。常常引見公卿大臣，接納儒生雅士，詢問政事，讓其直言得失利弊。另外，囚徒積存獄中不少，很多人死於獄中，這也干犯和氣，招致災變。倘能改弊從善，擇取好的建議，那麽就會災消而福至、安享太平了。”奏章上交後，皇帝在德陽殿接見了他，讓中常侍按黄瓊奏章所列事項責成有關方面切實做起來。

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恤人。雖《詩》咏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宫，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

順帝自即位以來，尚未行過古代帝王例行的親耕籍田之禮。黄瓊認爲國家的重大禮儀活動不宜久廢，上書説明己見：“自古聖明的帝王，誰都十分恭敬誠懇地進行祭祀活動，爲國家增致幸福，所以必定親自舉行郊廟大典，親自舉行籍田儀式，從而表率百姓，勤於耕作種植。當年周宣王不肯行籍田之儀，虢文公提出尖鋭批評，終於發生姜戎之難，損害了他中興周室的美名。我看到皇上能遵循傳統之大業，躬行虔誠嚴肅之政來答謝上蒼，順天時奉大德敬百神慎行止，朝夕奔走於烟塵之路，察看時政以安撫人民，即使是《詩經》中歌頌的商湯王没有安閑之時，《書經》中稱道的周文王無暇進餐，也實在比不上皇上的勤苦。現今廟祭仍未舉行，而祈禱豐收的儀式就近在明天。我很擔心左右近臣的心裹，不希望勞動大駕，認爲親耕籍田這樣的典禮，是可以不進行的。我知道先王制度，籍田儀式確定之日，司徒負責警戒，司空負責清掃祭壇。提前五天，有

集，寒凉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協風之應，皇上就要住進齋宫，準備祭祀用酒，帶上耕田用具，實在是非常鄭重的事啊。從癸巳日以來，連着颳起西北風，時雨不降，寒氣不去。迎春於東郊的禮儀既没有親自主持，籍耕的大典就應該自覺地從事。這纔能感動上天迎來和暖的春氣，纔能招來春雨春風。《易經》上説：'君子自强不息。'這就是它所含蘊的道理。"奏本呈上後，皇上采納了這個建議。

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虚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

不久，改任尚書令。黄瓊認爲以前左雄所建議實行的舉孝廉之法，專取儒學文吏，在國家取士用才方面還考慮不周，就上奏增設孝悌科及能從政者共四科，這事終於辦成了。又，左雄上回建議選中的孝廉先試用於公府，又復驗於端門，後來尚書張盛奏免此項。黄瓊又上書説："覆核查驗的實行，是爲了澄清被選拔者清濁，查實人才的虚實，這條措施不宜改革。"順帝就停止了現行做法。他被調出京城出任魏郡太守，不久改任太常。桓帝和平年間因中選入侍講禁中。

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勛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户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户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

桓帝元嘉元年，改任司空。皇上想大肆褒揚大將軍梁冀，使參與朝會的二千石以上大官會商頒賞禮儀。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人，都同聲稱揚梁冀的功勛，認爲其儀制賞賜，均應仿照周公，給予山川、土田和城邑等等。黄瓊獨獨建議："梁冀前些日子因爲有迎立皇上的大功勞，已經增加俸邑三千，同時他兒子梁胤也已加封。當年周公輔助成王，制禮作樂，治理國家獲得太平，因此天子讓他開國東魯，有地七百。現今封賞侯王以户口爲標準，不以里數來衡量。蕭何識高祖於泗水而追隨他成就大業，霍光定下大計使政權穩定於危難之秋，都是用增添户口來表彰其功績的。梁冀可以和鄧禹相比，該給他四個邑的俸禄；賞賜的比例，類同霍光，使天下明白朝廷賞賜符合其樹，封爵不超越其功德。"皇上采納了他的話。梁冀引以爲恨。正巧發生地震，下令免了黄瓊的官。後來又就任太僕。

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

桓帝永興元年改任司徒，又轉爲太尉。梁冀前後多次托他任用的人員，他一個都不録用，即使有好人衹要是梁冀所誇獎抬舉的，他也不肯

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邑千户。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

七年，疾篤，上疏諫曰：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强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絶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争，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

任用。延熹元年，因日食免官，又任爲大司農。第二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都因爲阿附梁冀而被罷官，又一次任命黄瓊爲太尉。黄對皇帝有師傅之恩，又不肯阿附梁冀，於是封他爲邟鄉侯，享千户邑俸。黄瓊以疾病在身堅辭六七次，言語懇切動情，皇上便同意了。梁冀被殺後，黄瓊居於首相之位，於是上奏天下往常有貪污罪行的十餘人，有的被判了死刑，有的被流放。海内人士從此寄希望於朝廷，真是人心所向。然而不久就出現宦官專權、王侯干政的局面，黄瓊自知無力抗衡，不能匡正，便稱病不上朝。永興四年，因農民造反而免職。當年又用爲司空。秋天，因地震免官。

延熹七年病重，上書桓帝進諫道：

臣下聽説上天務求陽剛正氣，君主追求强固政權。所以王者處於高位而自持，不可不求安寧；履險乘危，任用强力，不可不求有所依仗。自持於不安則必然危亡，但憑强力而無依仗則必定傾覆。所以聖君登基在上，則以道德義理爲首，處險歷危，則以賢能之士爲力。堯帝就是以德化爲先，用稷契爲力量，所以能高而更高，動而更堅。這就是古聖人能够長守邦國，安享太平的依據。當年高祖皇帝應天順民，揮長劍而爲帝王，掃平秦二世與楚霸王，創建大漢政權，奠定國家大法，其功業恩德一直流傳下來。到了哀帝、平帝年間，帝道淪落，弊政滋生，奸佞專權主政，外戚行威作福，不行仁義，不用賢良，終至顛覆，致漢室滅亡。天地崩毁，民生塗炭，賴皇天垂命，漢室有靈，光武帝憑其天生英武，再創大業，他創基於層冰凝結之上，立足於荆棘叢生之基，擢用賢才於普通百姓之間，建定功勛於社會混亂之時，倡導禮義於紛争之日，恢復道義於分崩離析之年，因此而登高不險，任力不危；振興宏業，光復漢室，威光照四海，美名傳無窮。到了中期，這大業便漸漸衰退下來。陛下初從地方藩國來到京城登上皇位之時，天下百姓都拭目而待認爲會有太平時

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内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黄門協邪，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澄，審别真僞，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嘆。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可

日。然而即位以來，并没有好的政治，梁氏一族抓住大權，奸佞宦豎滿朝皆是，他們加封了又加封，兼職了還兼職，勢力足以傾動朝廷。現在卿大夫以至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珍玩異寶，充斥其家，富比王府，力傾天地。指責者必被族滅，依附者必享榮華；忠臣怕死而緊閉其口，百姓懼禍而不動其舌。這就使皇上閉目塞聽，成了瞎子聾子。前太尉李固、杜喬，忠誠直言，德行輔佐。他們寧可爲國亡身，捨己報國，却因爲議論政事得失而遭慘禍。全國上下賢愚共悼，海内傷痛。另外，先前有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之罪惡多端應該誅滅。他們皆因衆人之心爲救積薪之弊。弘農杜衆，知道李雲所言理宜實行，擔心他因忠招罪，所以上書爲之辯明是非，甘願與李雲同日而死，這本來是想以此感悟當政，或許能寬免李雲。而李雲既無辜受刑，杜衆又不幸連坐，天下傷痛無以復加，怨結朝野，人人以忠爲諱。當年趙簡子殺了賢人鳴犢，孔子臨河長嘆，不渡而返。看那毁巢取卵，鳳凰就不飛翔；剖胎取子，麒麟因而不至。實在是物傷其類，理勢當然。尚書周永其人，過去當沛縣縣令，平日事奉梁冀，藉其威勢；因罪應予判罪，却被越級提升。他見梁冀將敗，就表面指斥梁以示忠誠，於是得以封侯。又有黄門侍郎結黨爲奸，互爲羽翼，自從梁冀興盛以來，他們親密得如同骨肉，朝夕圖謀，一起行奸作惡。到梁冀將受嚴懲時，他們又無計可施，於是歷述梁氏罪過，來僥幸邀賞。皇上不加甄别，不去澄清真僞，分别忠奸，又讓他們和忠臣一起受封加賞享受榮名，使黑白同色，朱紫雜揉，真叫作置金玉於砂礫，碎玉璧於污泥了。天下見此，無不深痛。當年曾參是位大孝子，他的慈母却因周圍的誤傳而改變對兒子的信任；伯奇十分孝順賢能，他父親却因後母的讒言而流放了這位親兒。看來佞幸小人所推舉的人，什麼高官都能做到；朋黨奸徒所排擠的人，什麼深淵也得下

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沉。這能不認真審視嗎？臣下本性頑劣無能，世代蒙受國家大恩，身輕人微而位高責重，勤不足以補過，惟擔心一死之後，負罪更深。敢在這生命垂危的時刻，列叙毫無忌諱的觀點。希望能補過於萬一，也就無憾於九泉了。

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當年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贈車騎將軍之位，謚號忠侯。其孫黄琬。

黄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

黄琬字子琰。年幼喪父。早年就聰明智慧。他的祖父黄瓊初任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發生了日食，京城看不到，黄瓊把情况上報。太后下詔詢問日食情狀，食去若干，黄瓊正考慮怎樣回答纔能具體形象地説明，黄琬纔七歲，正在一旁，説："何不就説日食所剩，就如新月一般？"黄瓊很惊奇，就拿這話回報了皇太后，而深深地喜愛這個小孫子。後來黄瓊任爲司徒，黄琬因是其孫被授爲童子郎，他推辭説有病而不就職，京城的人都知其名。當時司空盛允有病，黄瓊派他去看望，正碰上江夏上報蠻賊情况的表章交到司空府來，盛允打開報告看後跟黄琰開了個小小玩笑，説："江夏是塊大地方，却是蠻人多而士大夫少。"黄琬捧手，回答説："蠻夷衝犯華夏，責任在司空身上。"隨即拂袖而去。盛允很欣賞他的敏捷敢言。

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禄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禄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謡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并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

不久遷升爲五官中郎將。當時陳蕃任光禄勳，對董琰十分敬佩，常與他一起議事。舊有的制度：光禄勳推舉朝廷三署的郎官，符合功高久於任所、才學和德行特别優異等條件，方可入茂才四行之列。當時權勢富豪之家多以人事請托而入選，而清貧簡約守志不辱者總是因窮困而不能求進被關在門外，京師流傳一句諷刺這情况的民謡説："想找無能哪裏去，光禄茂才有的是。"於是黄琬和陳蕃共下决心，公開地大張旗鼓地選用志士，平原的劉醇、河東的朱山、蜀郡的殷參等都因有德有才有行而被選中。陳蕃、黄琬二人因此遭到權勢富豪之家子弟的中傷，案子交到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手中。刁韙、王暢二人平時就看重陳蕃、黄琬，没有向上彙報此事，而左

右近臣又揑造他們四人是朋黨。王暢因而降級爲議郎，陳蕃丟官，黄琬、刁韙同時被禁錮。

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墯容焉。

刁韙字子榮，彭城人。後來陳蕃被徵召，而提建議者都爲刁韙辯白，於是又被任爲議郎，不久改任尚書。刁韙在朝有鯁直敢言的品節。出京任魯郡與東海郡二郡之相。個性犟猛，有膽有識，所到之處稱爲神明。他平常就以法度自我整肅，家裏人誰也見不到他懈怠放鬆的容色。

琬被廢弃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凋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内侯。

黄琬被排斥差不多有二十年，直到靈帝光和末年，太尉楊賜上書推薦他有撥亂之才，這纔被徵召爲議郎，提拔爲青州刺史，遷升爲侍中。中平初年，出任右扶風，回京任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出任豫州牧。那時天下大亂，造反者到處皆是，州境凋殘破敗，黄琬率軍討平寇賊，威名大振，政績爲天下表率，封爵爲關内侯。

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及至董卓當權，因黄琬是名臣，召回京任司徒，改任太尉，更封爲陽泉鄉侯。董卓主張遷都長安，黄琬与司徒楊彪一起反對。黄琬退朝後作駁議説："當年周公營建洛邑從而安定了周王室，光武帝定都洛陽而中興了漢政權，這是上天所開啓，是神靈所安居的處所。大業既定，怎麼能任意有遷移？虧損天下的期望呢？"時人恐懼董卓的凶暴，以爲黄琬肯定要遇禍，堅决勸阻他進言。黄琬回答説："當年白公勝在楚作亂，屈廬迎着白刃上前諫止；崔杼在齊殺害了君主，晏子不懼其脅迫。我雖没什麼德行，倒是傾慕古人的品節。"黄琬竟因此而罷官。董卓考慮到他出於有社會名望的家族，不敢加害。後來與楊彪同任光禄大夫，及至遷都長安，改任司隸校尉，跟司徒王允商量殺死董卓。及至董卓手下大將李傕、郭汜發兵攻破長安，於是逮捕了黄琬投入監獄而死。當時他五十二歲。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禄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

論曰：古代諸侯每年向王室貢士，所進貢之士爲賢才則受獎賞，不是賢才即貶其爵級減其封地。所貢之士，送到司馬處，通過辯白論議考察其真才實學，論定之後給以官職，任官之後給以俸禄。所以君王能得其人，入仕任官者也自勉其

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

行。經邦治世，盡心職責，這制度由來已久。漢建國之初下詔郡國舉賢良、方正，州郡地方察孝廉、秀才。這也是一種貢士的方法。光武中興之後，又增設了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類。求名求榮的路子既廣，人們的熱望也就難以裁奪了。從此欺世盜名行僞品虛者一天天增多且一批批爭進。權門豪族百計請托，貴戚名流千方鑽營，以至巧僞繁興。自從左雄主持其事，限定年齡，考試其才，雖制度未必嚴密，倒也是合乎時宜的措施。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等人，拘執於傳統舊方，互相攻訐詰難，講究名義者揭其短，追求實效者誇其功。而左雄在尚書任上時，天下不敢妄選妄進，十多年裏，朝廷號稱得人，這應當説是左雄求實的效果。順帝當初以童蒙之年即位，號令自出而權不旁落，知能任使而士得其情，天下仰望其風采，期待着太平盛世的到來。於是就備好了玄纁玉帛，去特聘南陽處士樊英，天子親自下寢殿，設壇席，命令尚書引路，接見他詢問時政得失。朝廷急迫地舉用賢才，皇上謙敬地禮賢下士，於是處士也好，鄙夫也好，一個個忘其淺陋鄙狹，穿褐衣佩葛巾，企盼着國家的徵召。而英傑才學之士承風而進，豪俊賢能之人在位供職，比如李固、周舉的智量宏深，左雄、黃瓊的政見堅定，桓焉、楊厚以儒學進身，崔瑗、馬融以文章名世，吳祐、蘇章、种暠、欒巴有親民治民的幹才，龐參、虞詡具將帥之良謀，王龔、張皓能虛心待士、實心薦才，張綱、杜喬能正道直行、整肅吏治，郎顗則精通陰陽曆算，張衡則妙於機械原理：京師洛陽真是人才濟濟啊。當年如果朝廷真的采納他們的政見政略，疆埸邊防上也能充分發揮其勇武謀略，朝中宫中容許其骾直進言，興革舉措聽從其法規，那麽再現武帝宣帝時的輝煌，有什麽遥遠的呢？《詩經》中説："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無終，實在讓人遺憾！到了桓帝時期，高才碩德不乏其人，陳蕃、楊秉坐鎮一方稱爲賢能官長，皇甫、張、段出兵打仗是有名的大將；王暢、李膺爲朝廷拾遺補缺，朱穆、劉陶爲時政糾謬補偏，郭有道獎掖後進化育

而未顛，决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人才，陳仲弓身体力行弘揚大道。其餘博學有智，志高行潔，激濁揚清風流名世之人不可勝舉。然而却是大道衰頹、文武陵替，在朝當職者因正義直行而被殘害，閉門自守者因牽連而遭黨錮之禍。前車已折，來軌需開。國事至此，之所以仍能傾斜而未顛覆，決口而未潰堤，難道不是這些志士仁人心力之所爲嗎！真讓人慨嘆呀！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登朝理政，并紓灾昏。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贊曰：左雄的掌管納言，好似古代八位才德之士。周舉的因智升遷，擢拔自基層官吏。他們登朝理政，能紓解國家的災難與混亂。黄瓊美名世人早知，他常常能揭露時政得失。黄琬也是早慧而出名，爵位顯貴但志向未能實現。

後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荀韓鍾陳傳

荀淑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勛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弃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并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荀淑字季和，潁川郡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少年時就有出衆的表現，知識廣博但不好章句之學，多爲世俗儒生所非議，而州郡鄉里則評他爲知人。安帝時，徵召他任爲郎中，後兩次遷任至當塗長。他自己離職回到家鄉。當代著名人士李固、李膺等都尊他爲宗師。及至梁太后臨朝主政，發生了日食地震等災變，下詔公卿大臣舉薦賢良方正，光祿勛杜喬、少府房植等推舉荀淑對策。荀淑譏刺貴戚佞幸，被大將軍梁冀忌恨，出京補選爲朗陵侯相。他主事明理，世稱“神君”。不久，棄官歸鄉里。他閑居養心，每當產業有了增加，就用來接濟贍養宗族親友和知交。六十七歲時去世，當年爲桓帝建和三年。李膺這時任尚書，上表稱遭師喪，二縣都建祠堂紀念他。有八個兒子：荀儉、荀緄、荀靖、荀燾、荀汪、荀爽、荀肅、荀專，都有名於世，時人號爲“八龍”。

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勃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爲沛相，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當初，荀氏家族舊居地名爲西豪，潁陰令勃海人苑康認爲上古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而今荀家也有八才子，所以改其名爲高陽里。荀靖有極好的品行，不做官，五十歲時去世，號爲玄行先生。荀淑的哥哥之子荀昱，字伯條，荀曇字元智。荀昱爲沛相，荀曇爲廣陵太守。兄弟二人都嫉惡如仇，立志鏟除宦官勢力，宦官的支黨餘孽有在兩郡的，哪怕一點點過失也要嚴懲。荀昱後來和大將軍竇武一起策劃誅殺宦官，和李膺同時被害。荀曇也被禁錮終身。

荀爽

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吊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

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

荀爽字慈明，另一名字叫荀諝。他自幼好學，十二歲就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贊譽説："可爲人師。"荀爽就更加一心一意鑽研經書，喜慶喪吊活動一概不參與，朝廷徵召一律不答應。潁川一帶盛傳關於他的順口溜："荀家八條龍，慈明世無雙。"

桓帝延熹九年，太常趙典以"至孝"推舉荀爽，被拜爲郎中。荀爽於是上書陳述政見：

臣子我聽老師講過："漢是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所以其德是孝，其象在《周易》中屬《離卦》。"在地爲火，在天就是日。在天者用它的内在精神，在地者用它的外在形象。夏季火旺，其精神在天上，温暖之氣，長養各種草木，這是它的孝道。冬季則廢，其形象在地，酷烈之氣，可以焚燒山林，這是它的不孝。所以我大漢定制，要讀書人念《孝經》，選拔官吏則舉孝廉。死了父母，要自盡其人子孝道，這是孝的終結。今日公卿大臣和二千石大員們，三年的守孝之期，也不能應時落實，大概這算不上是克從孝道而崇奉火德的表現吧？過去孝文帝勞碌謙恭，行止過於儉樸，所以留下遺詔以日代月。這是一時的權宜作法，不可貫徹於萬世。古今制度雖説難免有增減損益，但守孝之禮并無大的改易，這表明誰也不能遺忘其親人。今日之公卿大臣都是政教的榜樣，民衆的示範，而父母之喪却不能奔赴。仁義之行，本應自上而始；敦厚的風俗，可以直接影響到下層。傳書中説："喪祭之禮缺，則人臣之恩薄，背叛死者丢下生者的人就會多起來。"曾子説過："人没有自發盡禮的，一定要遇上父母之喪麽?"在上者不爲的事而老百姓去做了，就會有刑罰跟隨其後；如果上面的人做了，老百姓跟着也做，那又懲罰誰呢？所以《春秋傳》説："上之所爲，民之歸也。"當年丞相翟方進，以爲自己備員爲宰相，不敢超越國家的現行規定。以至於死了母親，祇守孝三十六天而除

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睹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睹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

服。說來這失禮之源，不就起自上層嗎？古代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這纔是厚風俗、篤人倫、成孝敬的根本所在啊。事情錯了就得改正，有了過失不要害怕糾正。天下通喪爲三年，可恢復這個制度。

臣下聽說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具備了，人纔知道自己應該怎樣活着。夫婦是人倫的開頭，王化的起點。所以周文王作《易經》，其上經以《乾》《坤》二卦開頭，下經從《咸》《恒》二卦起始。孔子說："天尊地卑，乾坤就這樣永遠固定下來。"夫婦的道理，其核心是一個順字。《堯典》裏說："釐降二女在嬀汭，嬪於虞。"降就是下，嬪就是婦。這是說即使帝堯之女，下嫁於虞舜，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經》中說："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之嫁爲歸，這是說商湯王帝乙以嫁禮歸其妹於諸侯。《春秋》之義，周王室的女兒出嫁給齊君，由魯侯主持婚禮。爲的是不以天子之勢去凌壓諸侯。而今漢承秦法，專門設置娶公主的尚書禮儀，以妻制夫，以卑凌尊，違背了乾坤定位的原則，失去了夫唱婦隨的精神。孔子說："當初聖人創作《易經》，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察鳥獸之文，與大地萬物的規律。近取之於身，遠取之於物，這樣來溝通神明的大德，表現萬物的內情。"而今我們觀象於天，可以發現北極星是至尊的，軒轅四星則妃后一般圍繞着它。我們察法於地，那麼山岳崗巒象徵丈夫，沼澤湖泊象徵妻子。看鳥獸之文，鳥則雄者啼鳴，雌能順服；獸則公的帶路，母的隨從。近取之於身，則乾爲人之首，坤爲人之腹。遠取之於物，則樹的果實在天上，根莖在地下。陽尊陰卑，這恐怕就是天性。再說，《詩經》第一篇就是《關雎》；《禮記》開篇也是《冠禮》、《婚禮》，先正夫婦之道。天地與《六經》，其要旨歸結到一點，完全一致。看來應改掉關於娶皇帝女兒的尚書禮

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

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傾宫，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宫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税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

儀，這樣纔能符合天地自然之性。遵依堯帝、湯王，聽從周公、孔子。這樣，合於天地而不謬，在鬼神面前也絶無疑慮。人事如能這樣，那麽，嘉瑞就會自天而降，吉祥就會從地而生，冷暖風雨和陰晴都適時而至，秩序就天然合理了。

古代聖人建天地之中成爲禮。而禮，是憑它來爲國家興幸福吉祥的根本，是消除災禍動亂的根源啊。人能禁約私欲而守禮，則獲得幸福；人若順着私情廢棄禮法，則必然遭禍。推求禍福之所以應驗，自然能求得興廢的緣由。所有禮制之中，婚姻之禮是首要的。所以天子娶十二個妻子，這是天的數字，諸侯以下則逐級遞減，這合乎事理由高而低的法則。陽性純所以能施予，陰性順所以能化育，以禮制來助成歡樂，并節制宣泄其精氣，這就能多子多福多壽了。及至三代之末，濫淫而無節制。建起了瑶臺、寢宫，陳列美女數以百計。陽精消耗於上，陰氣隔絶於下，所以周公告誡説："不知耕種收割的艱難，不知小民百姓的勞苦，一心衹是沉溺在追歡逐樂之中，這樣下去肯定不會獲得長壽的報應。"這便是他的明確告誡。後世之人，好福却不從根本上做起，惡禍却不肯改弦更張。傳書中説："削足適屨，誰不説他愚蠢？何以這種人竟追求色欲而不要性命！"實在痛心啊！我聽説皇家後宫有采女五六千人，而使唤侍從還在其外。這麽多人冬夏要穿衣服，早晚要領口糧，耗費着絲綢布帛，消耗着國庫所藏。成倍地向民間抽捐抽税，十分取一，白白徵收於無辜小民，拿來供養無用的女子。百姓窮困於社會，宫女閉隔於宫庭，因而擾動天地之和氣，使災變時時發生。臣下主張凡不是以禮聘娶的和從未親近過的宫女妃妾們，一概都放出宫去，使她們能够婚配。一是可以疏通怨女曠夫之情，從而調和陰陽；二是可以節省國家財用，充實府庫資藏；三是可以完善宫廷禮制，獲得高壽吉祥；四是可以配合陰陽，使

子孫衆多；五是可以輕徭薄賦，安定百姓。這實在是國家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天人的偉大幸福啊！

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有寒有熱有陰有晴，這纔成其爲年歲，有尊有卑有長有幼有奢有儉纔成其爲禮制。所以要用陰晴冷暖之氣、尊卑奢儉之禮來爲社會生活作調節。《易經》上說："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上說："惟有名器不可以隨便給别人。"《孝經》上說："安上治民，没有比禮制更有效的了。"禮制，是規範尊卑的等差，明確上下關係的法則呀。當年季氏天子的八佾舞編製作私家樂舞，其實也没有傷害困擾人物，而孔子仍不滿地說："是可忍，孰不可忍？"《尚書洪範》篇也說："惟我君王能作威，惟我君王能作福，惟我君王能美餐。"凡這三樣，都是君王獨享而臣下不許僭越的。而今臣子穿上了君王的華服，下人吃上了主人的美餐，此所謂害於爾之家、禍於爾之國啊。應當大體上依照古禮，參考董仲舒所作規則禮儀講究尊卑的差别，嚴格責成有關機構，認真督察執行。這是禁亂、善俗、充實國庫的重要措施。

奏聞，即弃官去。

荀爽的這封奏章呈送之後，他便棄官而走了。

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吊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絶。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禄勳。視事三日，進拜

後來，遭到朝廷黨錮之禍，荀爽便隱身於東海邊，不久又南逃到荆州。這樣過了十多年，在家專門從事寫作，便成了一代大儒。黨錮禁令解除後，朝廷五府都來聘請他，司空袁逢還特地推舉有道，他也没有應允。及至袁逢去世，他爲袁服喪三年。一時周圍的人受到影響成了風俗。時人多不爲妻子服喪，即使在父母喪期仍參與哀悼活動，另外，民間私自給自己尊重的長輩或名士贈謚號，對於這一切作法，荀爽都引經據典申明大義，用經典來糾正時風，雖說没有全部改變，倒也很有一些改進。後來朝廷用公車來徵聘他任大將軍何進府中的從事中郎，何進本人恐其不應聘，迎接他推舉爲侍中之職，及至何進失敗這事便擱置下來。漢獻帝即位，董卓掌權，又來徵聘

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論叙，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

他。荀爽想躲避，來使追迫很緊，没法離開，因而被任爲平原相。上任時走到宛陵地方，朝廷又追回他任爲光禄勛，到任辦事剛三天，就又升任司空。荀爽自從被徵召到成爲司空，共九十五天，就隨從遷都而到長安。荀爽見董卓殘忍暴虐一天甚是一天，必定危害社稷，他本人所推薦任用的多取才幹謀略出衆的人，準備着時機成熟共同來對付董卓，并和司徒王允及董卓府中長史何顒等人爲內應。恰遇病死，享年六十三歲。荀爽的著作有《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等。又搜集漢代故事可以作爲成敗興衰之鑒戒者編成一書，名爲《漢語》。又作《公羊問》和《辯讖》，以及其他各種論議、叙述，總提爲《新書》。共有一百多篇，現在都散失得差不多了。

兄子悦、彧并知名。彧自有傳。

其兄之子荀悦、荀彧皆知名當世。荀彧另有傳。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并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黄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議者疑其乖趨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迹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迹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黄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荀爽、鄭玄、申屠蟠，三人都以儒生爲處士，朝廷屢次徵召都推説有病而不到任。及至董卓當政，又備禮前來招聘，申屠蟠與鄭玄都不肯屈從，成就了自己的清名。荀爽已經年老，獨有他應聘，不到百天就取得卿相之位。猜測之人懷疑他背叛了平素的志向，作者仔細斟酌他當時的心理，認爲出處是君子爲人的大關鍵，正常情况下便弘大道以求高志的實現；國家危亡時則應靈活處置以求匡時救難。荀爽的出仕，他的急急自勉自勵，爲着渡河不惜濕脚，或許就是一種靈活處置。不然的話，他又何必拋開安吉而自蹈危亡呢？你看他不參預關於遷都的朝臣争議，來拯救楊彪、黄琬的災禍，以及後來圖謀殺死董卓，幾乎能重振國運等。所謂“大直若屈”，大道的實行本來就没有筆直的路可走。

荀悦

悦字仲豫，是儉之子也。儉早卒。悦年十二，能説《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悦乃托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

荀悦字仲豫，是荀儉的兒子。荀儉早年去世。荀悦十二歲時，能説《春秋》。家中貧窮，没有書讀，常常到别人家去，所見書册，一讀不忘。性格沉静，愛好打扮自己，特别喜歡著述。漢靈帝時宦官用權，士人多退身自保，窮處僻巷，荀悦便托病隱居，官場上没有人知道他，惟

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黄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悦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

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天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宫，國無游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毁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

有堂兄弟荀彧常常稱道他敬重他。開始時被鎮東將軍曹操徵至府中，后改任黄門侍郎。獻帝頗愛好文學，荀悦就與荀彧及少府孔融一起在宫中侍講，早晚議論。逐步遷升爲秘書監、侍中。

那時，國家大權掌在曹操手中，天子衹是垂手恭坐而已。荀悦本心在於爲皇上參謀興革，但其謀劃一無所用，於是作《申鑒》五篇。他的一些政論文章，識大體明要害，寫成後呈送給皇上。其大概意思是：

説到治道的根本，就是仁義罷了。五部經典貫串着這一思想，百家學説闡述着這個道理，咏誦它，歌吟它，前人事迹證明了它，後人又重申它。所以自古聖王明君，其對於仁義大道，總是反覆申述而已。

治理國政的基本措施，首先屏除四患，進而倡導五政。一是僞，二是私，三是放，四是奢。僞者亂俗，私者壞法，放者越軌，奢者敗制。這四患不除，那麽國政就無從實施了。俗一亂則治道荒，就是天地也不能保持其常態。法一壞則時世傾，就是國君也没法守其常度。軌一越則禮儀亡，就是聖人也不能保全其常道。制一敗則人欲肆，就是盡四海之財也滿足不了其需求。這就叫作四患。振興農桑以長養生民，審察好惡來導正風俗，宣揚文教來彰明教化，建立武備秉持權威，明確賞罰來統領國法。這就叫做五政。

民不怕死，就不可用死罪來恐嚇他；民不樂生，就不可用行善來勸誘他。即使讓上古賢人契來廣布人倫五教，讓皋陶作審刑之官，政令也推行不下去。所以在上位者先致力於讓百姓發財來定其心志，皇帝親自行籍田禮，皇后親自行桑蠶禮，城裏没有游手好閑之徒，郊野没有荒廢的産業，財富不必囤聚以供揮霍，力役不隨意加於人民，這樣來滿足需要。這做叫做養生。君子之所以能感動天地、呼應神明、端正萬物，從而達成王化，其根本必在認真安定民志上。所以在上者必須審定美惡。善還是惡關鍵在功罪，毁

事無不核，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奸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還是譬見效於驗證。聽其言責其成，舉其名察其實，不能被詐僞所欺瞞，那會動摇人心的。這纔能做到無事不核實，無物不切實，無善不彰著，無惡不揭露，世俗無奸怪，民間無淫風。百姓上下都分明看到利害全在於自己，也就人人嚴肅恭謹其心態，慎重修整其言行，内不猶豫惶惑，外不懷任何非分之想，那麽民志就平静了。這叫做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用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榮辱是賞罰的精華。所以禮教榮辱加於君子，是爲了化其情，桎梏鞭笞加於小人，是爲了化其刑。君子不肯干犯耻辱，何况刑懲？小人不忌諱刑懲，何况羞耻？倘若荒廢了教化，就等於推常人入於小人，實行教化，就能够引常人達於君子。這就叫作彰明教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國危則謀亂，國安則縱欲，除了權威無人能懲治。所以在上位者一定要有武備，以防意外，以禁盗賊。安居則寄之於内政，有事則用之於軍武。這就叫作秉威。賞罰是行政的權柄。明賞必罰，審於信，慎於令，以賞勸善，以罰懲惡。人君不隨便賞賜。不是吝嗇愛財，因爲賞枉行則不能勸善；人君不任意懲罰，因爲罰妄加則無法懲惡。賞不勸叫做止善，惡不懲叫做縱惡。在上位者能够不至於止下爲善，不至於縱下爲惡，那麽國法就能貫徹了。這就叫做統法。總之，四患既已消除，五政又得貫徹，用誠意來推行它，用堅持來固守它，簡明扼要而不懈怠，寬鬆而不疏漏，以無爲之道爲之，使人事物自行推動；以無事的態度來從事它，使事物自相作用。這樣，不必整肅就能成就，不必嚴行就能化成。人君垂拱無事而揖讓爲禮，天下歸於太平。這就是爲政方略。

又言：

荀悦又進言説：

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帝覽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悦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虚，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嫁娶公主的尚書制度不合古制。"釐降二女"，是帝堯時的典故；"歸妹元吉"，是湯王的訓示；"王姬歸齊"，是周王定下的禮制。以陰壓陽違反天道，以婦制夫違背人倫。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另，古代天子和諸侯有重大行動，必告宗廟。朝廷有左右二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事的是《春秋》，記言的是《尚書》。君主一舉一動定記録，其善惡成敗無不保存在史書中。下及士子庶民，如有特殊表現，也無不記載。有的人想留名而不得，有的人想掩蓋，得失於一朝一夕，而榮辱却千載流傳。善人由是自勉，惡人因而畏懼。而今也應備置史官，使之執掌朝廷典文，記録行事。每到一年年底，報送尚書。這樣來襄助賞罰，弘揚法教。

皇帝閲後表示贊同。

獻帝愛好典籍，曾説班固的《漢書》文字太繁難不易讀明白，就下令荀悦依《左氏傳》的體例作《漢紀》三十篇，并讓尚書提供筆札。荀悦所著，言語簡約而事實詳備，議論中肯。《漢紀》的《序言》是："古時候的聖帝明王，爲建立皇業，經天緯地，觀萬象立法則，製作文字，以通宇宙之變，録人間之情，施用於王庭，其功用無與倫比。先王光演大業，發揮於華夏大政。而且從此以後，永作典章。建定典章有五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達道義，二是明法度，三是通古今，四是記功業，五是表賢能。有了這五條，天人之際和事物之宜就非常清楚明白地表現出來，没有遺漏了。後世代代依循這一法式，不使皇業損傷。歷代典章的增損添減，必須隨時代的變化而更新。肯定否定的具體内容或許會有所差異，而其要旨則是一致的。漢家至今四百零六年，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思祖宗，一心給萬代子孫開啓門徑。當今皇上穆然沉静，惟文是求，瞻前代顧及後人，繼承往迹保持傳統。爲闡釋和崇揚國家根本方略，下令修訂國之典章。於是我就改編舊有的《漢書》，而撰成這部《漢紀》。大漢中興以前的明主賢臣事迹和其得失軌迹都記載着，是值

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得觀覽的。"

此外，荀悦還撰寫了《崇德》、《正論》及其他散論數十篇。他六十二歲時，建安十四年去世。

韓韶

韓韶字仲黄，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盗，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户。主者争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并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韓韶字仲黄，是潁川郡舞陽人。青年時在郡裏任職，後被司徒府招聘。那時太山造反者公孫舉稱王多年，當方郡縣官員束手無策，很多人因而受到法律制裁。尚書就在太尉等三府的吏員之間挑選能處理棘手問題的人，就選中了韓韶并任命他爲羸縣縣長。造反者聽到他的名聲，互相告誡不要入羸縣境内。其他各縣多被抄掠，農耕荒廢，流入羸縣求討衣糧的人不計其數。韓韶同情他們的飢困，便開倉賑濟，受到養活照顧的人有一萬多户。主持其事的人争着告訴他不能這麽做，他回答説："能養活這麽多倒在溝渠眼看快死的人，若是因此而獲罪，將含笑入九泉！"郡守本來就知道他的名聲德行，終於没有給他什麽罪名。他因病死在任上，同郡名流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人爲他建碑頌揚功德。他的兒子韓融，字元長，年少時就長於辯理而不肯作章句之學。名聲很大，朝廷五府都聘請他。獻帝初年官至太僕。年七十去世。

鍾皓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并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

鍾皓字季明，是潁川郡長社人氏。他家是本郡著名大姓，世代精通刑律。鍾皓自幼就誠實厚道，多次招聘，他都因兩個兄長未入仕而避居於密山，用詩和律教授門徒一千多人。同郡的陳寔，年齡没有鍾皓大，鍾皓引爲朋友。後任郡功曹，正逢招聘進入司徒府，臨行，郡守問誰可替代他，鍾皓説："您如果真要找到最合適的人選，那麽西門亭長陳寔就很合適。"陳寔知道後，説："鍾先生似乎并不關心觀察人，不知爲何偏偏看中了我。"鍾皓不久自我彈劾而離開了司徒府，前後九次被公府招聘，或爲廷尉正或任博士，或林慮長，他都没去應聘。那時鍾皓及荀淑同爲士大夫們所欽慕。李膺曾嘆息説："荀先生之清識難以企及，鍾先生的至德可爲人師。"

鍾皓的侄兒鍾瑾的母親是李膺的姑母。鍾瑾

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

好學，愛慕古人，有謙退美德。和李膺同年，都有名聲。李膺的祖父是太尉李脩，曾說："鍾瑾有我們家族的秉性。國家有道，不會埋没他；國家無道，他也能免於刑戮。"就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給他。鍾瑾受到州府的招聘，從來不肯屈就。李膺對他說："孟子認爲'人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您爲什麽不與孟軻相同而明辯是非呢？"鍾瑾曾把李膺這話禀告鍾皓，鍾皓説："過去有個國武子，專愛揭人之短，顯人之過，因而釀成禍根。能始終保全身家，還是你的主張可貴。"鍾皓體察訓誡大多如此。鍾皓六十九歲去世，死在家中。儒生們歌頌他："林慮長的美德啊，非禮不處；酷愛詩書，彈琴樂古。州府五度招聘，朝廷九次聘用。他優游於王命，從容地度過一生。"鍾皓孫子鍾繇，建安年間官至司隸校尉。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厮役，後爲都亭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托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嘆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嘆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陳寔字仲弓，潁川郡許縣人。出身於勢單位卑之家。從兒童時起，哪怕是做游戲，夥伴們都聽從他。年輕時作縣吏，常常幹些粗重活計。後爲亭佐，而有志於學，坐誦立讀。縣令鄧邵試着和他説話，很驚奇他的學識，就讓他入太學深造，後來縣令又招聘他爲吏，他便避居陽城山中。這時有個殺人者，同縣楊姓小吏懷疑是陳寔，縣裏便逮捕了他。拷問得不到證據，這纔釋放了他。及至陳寔作了督郵，就悄悄地托縣令禮召楊吏。遠近凡獲知這件事的人，無不嘆服陳的氣量。他家很貧苦，就又出來當了西門亭長。不久轉爲郡功曹。這時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一個人爲吏，高倫就録用其人爲文學掾。陳寔知道此人不行，懷中藏了任命書來請見，説明道："此人不能用，但侯常侍也得罪不得。請允許我用個人名義從外面按通常辦法推薦他，不能讓駡名玷污您的清譽。"高倫采納了。這一來鄉里輿論都責怪陳寔爲什麽推薦這種人，陳寔始終不予辯白。高倫後來被任命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他到輪氏傳舍。高倫對衆人說："我先前因爲侯常侍用了一個人，陳寔他秘密地收存了任命書，從外間辦了任用手續。近來聽説有人因這件事而批評他，這過失是因爲我這位故交畏懼强權。陳寔

先生可謂好事歸於上司而責任留給自己的賢士啊!”陳寔仍然堅持說自己有錯，聞者這纔佩服他。從此天下都欽敬他的德行。

司空黄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鄰縣人户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司空黄瓊召選能承担重任的佐吏，把陳寔補爲聞喜長。十天半個月之後，他因守喪離職。不久再任爲太丘長。他修德清静不擾民，百姓得以安居。鄰縣人户前來歸附的，陳寔就認真訓導規勸他們，發遣他們各自回還本來的司官行部。縣吏擔心有人藉口興訟，向他説明想禁止此事。陳寔説：“打官司是要討個明白，禁止了的話有理也無法説清了。還是不要拘執吧。”司官聽到後嘆息説：“陳君説到這個地步，天下哪還有怨恨的人呢?”終究也不曾發生争訟的事。因爲沛相亂收賦税，目無法紀，陳寔便自己解職回鄉去了，當地吏民都懷念他。及至後來朝廷逮捕黨人，事情牽連到陳寔。别人都逃避求免，陳寔説：“我不進獄，衆人就没個了結。”就主動入獄受囚禁。後遇赦出獄。靈帝初年，大將軍竇武聘他爲僚屬。那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其父死了，歸葬於潁川，雖一郡之人都來弔孝，但没有一個名士前往的。張讓非常惱恨。獨有陳寔前往悼念。及至後來又一次大誅黨人，張讓感激他，所以多次寬免保全他。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争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盗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盗竊。

陳寔在家鄉能以平心接人待物，要是有争訟，他總是公正判斷，向當事人剖析利害曲直，事後没有人埋怨他。以至有人慨嘆説：“寧可去坐牢受刑，不在陳老面前丢臉。”當時鬧災荒百姓生活艱苦，有小偷夜入陳宅，停在屋梁上待機下手。陳寔暗地發現了，就起床收拾一下，把子孫們都叫進來嚴肅地訓話説：“人不可以不自勉自强。不善的人未必本來就惡，習慣形成個性，就這麽一步步滑下去了。梁上君子就是這麽個人啊!”小偷大驚，立刻自投下地，磕頭請罪。陳寔一句一句地訓導他説：“看你這面貌，不像是惡人，應深刻地反省自己回到善道上來。不過你這樣可能是由於太窮困了。”讓人贈他兩匹絹。從此一縣没有再發生偷盗的事。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嘆寔大位未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當任命新的公卿，全府同僚們都要來致賀。楊賜等常嘆息説：“陳

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絶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栖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

先生迄今未登大位，我等有愧於占先了。"及至開始解除黨禁，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派專人敦促陳寔，準備特奏讓他越級入仕。陳寔知道後辭謝使者說："我久已自絶於人事應酬了，現在衹是戴着頭巾待終而已。"這時三公之位常有空缺，輿論的人都覺歸陳君爲好，累次接到徵聘之書，他就托病再不起床，懸車閉門居家養老。靈帝中平四年他八十四歲，死在家中。何進派使者前來吊祭，海内來哭悼的有三萬餘人，穿孝服的上百人。大家一齊刻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陳寔有六個兒子，陳紀、陳諶最賢能。

陳紀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并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絶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毁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宫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峥嵘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群，爲

陳紀字元方，也以德行純厚出名。兄弟孝順互愛，閨門和睦融洽，後進之士都十分敬慕其家風。及遭黨錮之禍，發憤著書數萬言，書名爲《陳子》。黨禁解除之後，四府都來聘用，他一無所就。父親去世，每當哭喪時，他便嘔血絶氣。雖孝服已除，而長期的哀毁使他枯瘦得不成人形。豫州刺史肯定他的至孝，上表給尚書，又圖畫其形象處處張貼，用以激勵民風。董卓入洛陽，就使人到他家就地任命爲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改任爲侍中。出京爲平原相。前往與董卓告辭，董卓這時想遷都長安。就對陳紀說："長安地區土地平敞，四面險固，物産豐盛，自古號稱陸海。而今關東兵起，恐怕洛陽不能久居。長安尚存宫室。現在西遷如何？"陳紀回答說："天下有道，守衛遠在四夷。應修德政、行仁義，來安撫尚未歸附的人。遷移皇上，這實在是天下最不好的打算。我認爲您董公應該把事務交給公卿大臣們處理，自己則專精於守衛疆土。其中如有抗命不從者，就用武力來警示他。而今關東兵起，災患尚未消除，民不堪命。如能謙虛地遠離朝政，率師討伐，那麽身陷水火的人民或許能够保全。如果想遷移皇帝來求自安，那將有累卵之危，懸崖之險呀！"董卓意念受阻，十分氣惱，但敬重陳紀的爲人，就不再說下去了。時人議論想讓他當司徒，陳紀見禍亂正在到來，也顧不上準備行裝，當下就返回本郡去了。朝廷用加蓋玉璽的詔書追着封他爲太僕，又召任他爲尚

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雁成群，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

書令。建安初年，袁紹任太尉，讓給陳紀；他没接受，任大鴻臚。七十一歲時死在任上。兒子陳群，曹魏時任司空。天下輿論認爲陳氏三代爲公的不如爲卿的，爲卿的不如爲長的。陳紀弟弟陳諶字季方，與陳紀品行風格一樣，父子三人同有高名，時人稱爲三君。每當州郡或朝廷徵召，往往三人同時接到任職書，送來的禮品羊羔大雁成群，時人莫不引爲榮耀。陳諶早年死去。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竪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竪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論曰：漢代中葉之後，宦官當政，爲所欲爲，因而形成了一種以抽身官場、潔身自好、放言高論爲清高的風氣。讀書人有不談清高者，連老農和牧童都要嘲笑他。所以時政更加昏暗而風氣越發放誕。惟有陳寔進退之節必定可以度量效法。他依靠自己的德行修養，所以外物無從干犯；他安身立命於仁義之途，所以不會離群索居；他行事成就於自身，而道德示範於天下，所以凶邪醜惡勢力不能用權力來壓服他，王公大人不能用高貴來傲視他，因而聲教廢於上，也能使風俗清於下。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嬴寇懷道。太丘奥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慶基既啓，有蔚潁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

贊曰：二李以荀淑爲師，陳寔與鍾皓爲友。韓韶當官到任，嬴縣强盜也被他感召；太丘修養深廣，爲世人作出人倫榜樣。有前輩如此深厚崇高的軌範，世風也會淳樸起來。美好的根基已經開啓，潁水之濱蔚成大觀：元方 季方繼承着遺則，荀靖 荀爽弘揚着家風。

後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李杜傳

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方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并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縣人氏，司徒李郃的兒子。李郃在《方術傳》中有記載。李固的相貌身材很特殊，頭頂有三骨突起如鼎足，額骨也突起，而且足下有龜紋。少年好學，常不遠千里步行尋師。因而能綜觀歷代典籍，結交各地英豪。四方有志之士，多欽佩其風采而來求學。京城的人贊嘆說："又出了一位李公。"司隸和益州都叫郡府推薦他爲孝廉，聘任爲司空掾。他都没有到任。

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灾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灾。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

順帝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的發生，公卿大臣們推舉李固對策，詔書問時政的弊端和治理的要略。李固對答説：

臣下聽説君主以天爲父以地爲母，珍愛山川土地。王道通行則陰陽和暢，政事乖張則地震山崩。這都是關於天心民意而見於往事效驗的啊。政治成就是由供職之人辦成的，官府的功能是靠能吏來實現的。古代用人有德有命，現今用人惟財惟勢。我聽説詔書旨意以寬厚淵博爲高，十分痛恨苛嚴暴虐之人。而現在長吏大多是以殺伐立威名者，他們總能加官晋爵，而那些寬厚無背景無勢力者則多被排斥。是以淳厚之風不能宣揚，凋薄之俗未能革除。即使國家用嚴刑重罰來處治，又怎能禁絶？以往安帝任意改變舊章成規，給其乳母加封，她便造作妖孽，使樊豐這幫人當權用事，恣意妄爲，侵奪君主權威，混亂皇家後嗣，致使皇上受苦受難，親

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虚，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

身遭遇磨難。既已從困頓中奮起，登上了皇帝寶座，天下人都急切地期盼着出現新政。積弊之後，容易達成中興之業，實在該當下决心考慮如何推行善政；然而論者還在那裏説：方今之事，跟以往一樣。臣下我來自山野，爲之痛心爲之傷情！實在是因爲漢興以來三百餘年了，賢明的君主相繼也有十八代了。難道他們就没有乳母的恩情？就吝惜爵禄的報答？然而他們上畏天威，俯查經典，知道在原則上不能那樣做，所以不給封爵啊。現在皇上的乳母宋娥，雖有大功勤儉的德行，衹要加以賞賜，就足以酬報其辛勞了；至於分土封國，實在不符合國家典制。聽説阿母秉性謙遜，必然要辭讓，皇上應該批准其辭封的高風亮節，從而成就政權萬安的大福。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鋭，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后妃之家之所以難以長期保全，難道天性本該如此？衹因爲爵位尊榮，專制權柄，而天道惡盈惡忌滿，其人又不知克制，所以招致顛仆。先帝寵幸閻氏，過快過高地給以封爵，所以招禍也迅速。《老子》上説：“其進鋭，其退速”就是這個道理。而今梁氏親人貴爲皇后，其父禮在不臣之列，尊以高爵，也還説得通，但其子弟群從們一個個榮貴顯赫，明帝、章帝時可不是這樣！應該讓步兵校尉梁冀回到他本有的位置上去，讓梁家任侍中者退回去當小黄門，從而使大權不歸外戚，政事全由國家，那豈不是大好事嗎！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禄仕，曾無限極。雖外托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

另外，詔令之所以禁止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是因爲這些職官都手握大權，會接受人情請托的緣故。而中常侍整天在皇帝、皇后身邊，聲勢震天下，子弟進入官場簡直没有任何止境。雖説表面上似乎謙虚沉默不干預地方，而吹牛拍馬之徒自會望風進舉。現在可以下個永久性禁令，比照中臣子弟不得爲吏等規定執行。當年館陶公主爲兒子求爲郎，明帝未曾答應，賜錢一千萬。之所以輕視厚賜而看重官位，

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叠。"此言動之於内，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

爲的是官不得人則害及百姓。我聽説今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人，没有什麽功德，一任命便是實職。這雖説是小小失誤，但也破壞了用人原則。祖宗留下的法度，是應該堅持的，政教上一有差失，一百年也彌補不了。《詩經》中説："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這是諷刺周幽王變更祖宗法度，而使下民受盡苦難呀！

而今陛下之有尚書，就如同上天有北斗星。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書也就是皇上的喉舌。北斗斟酌運化宇宙元氣，調節四時；尚書則傳宣王命，布政於四海。其權尊而勢重，因爲是職責所在。若不能平心辦事，災變必然發生。實在應當慎重地選擇人才，從而輔佐聖政。今與陛下共同治理天下者，外廷爲公卿尚書，内朝則是常侍黄門。好比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享幸福，危則同受禍敗。刺史和二千石，外統職事，内承法典。天文器具銅表若彎曲了其影必歪，水源若清純了其流必潔，如同敲打樹幹，百枝皆動一般。《周頌》有言："薄言震之，莫不震叠。"這是説動之於内，而應之於外也。由此看來，本朝號令，豈能失誤？間隙一開則邪人心動，利益啓動則仁義之途梗阻。刑罰不能禁絶，教化因而淩夷。這纔是天下萬事的總綱，國家政治的急務啊！陛下應開石室、閲圖書，召會群儒，徵詢得失，分析災異，弄清天意。其言之有理者就立即實行，超拔其人，來推獎能人。那麼皇上就可以日有所聞，忠臣也能盡其所知了。另外應該罷退宦官，削其重權，衹設兩名常侍，讓方正有德之人在皇上左右管事；小黄門五人，選才智清明者在宫中侍奉。如此，輿論就會平息，天下太平也能實現了。我之所以敢陳述這些不成熟的意見，冒昧地上書皇上，也許是皇天要通過我來使天子覺悟。皇上要認真考慮我的這番話，赦免我的直言冒犯。

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弟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黄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黄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灾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内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静，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可令中宫博簡嬪媵，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灾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泱。宫省之内，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睹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

順帝看了李固的對策，許多意見都采納了。當時就讓乳母回到她弟弟處，諸常侍也叩頭謝罪表示悔改。朝廷爲之肅然。任李固爲議郎。但乳母和宦官們嫉恨李固直言，因而用匿名信的手段來構陷他，皇上批文從宫内發出。大司農黄尚等向大將軍梁商求情，又有僕射黄瓊在皇帝面前剖明李固情由，久之纔拜爲議郎。

出京任廣漢郡雒縣令，行至白水關，自解印綬回到漢中，在家閉門不出，斷絶交際。年中，梁商招請他做從事中郎。梁商以皇后之父的身份輔佐政務，而爲人優柔，不能有所整肅，災異常常發生，威權逐步下移。李固想着要他先整頓風化，并辭讓高位顯爵，於是寫信給梁商説："《春秋》褒揚邾儀父從而開啓道義之路，貶斥展無駭從而堵塞求利之門。義路一閉則利門必開，利門開則義路必閉。先前安帝内用伯榮、樊豐之流，外托周廣、謝惲等輩，他們開門納賄，越級用人，弄得天下紛擾，怨聲滿道。當今皇上初立之時，頗有清静之風，不過數年，便漸漸衰竭下來。左右結黨而進者，幾乎每天都有人升遷，而守死善道則困窘窮愁滯落於底層，國家也没有改革弊政建立新功的措施。同時，皇上即位以來，十多年了，皇太子都没有，群臣在盼望着。可下令中宫廣泛地物色簡選，同時派人徵集身賤而宜子的婦人獻給皇上，順助天意，促使早生貴子。若有皇子，就交給其母撫養，不要讓保妾與醫巫之類去喂養，以免釀成趙皇后之災。您將軍位高名重，應當以國事爲憂，崇尚清静謙退，以垂範於天下。而新近營造私家祠堂，費功以億計算，這不能説是昭顯您的美德而示人以清明節儉啊。自最近幾年來，災怪屢見。近來没有降雨，天氣陰沉沉濕悶。是否宫廷臺閣之内，有人策劃某種陰謀？孔子説：'智者見變異而思刑罰，愚者遇怪異而忌其名。'天道無親，實在可怕！加以近日發生月食在端門一側，月亮是大臣的象徵。俗説太高了就危險，太滿了就溢出，月滿盈會虧，日正午就會偏，四者都是自然規律。天地之心，

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

降福於謙退而忌盛滿。所以賢達之人功成身退，全名養壽，不生怵迫之憂。倘若真能令國政一清，道能行而忠已立，您老人家就可以追踪古賢人伯成的足迹，保全自己的終身榮譽了。那怎麽會與那些庸俗的外戚之流，貪位戀禄者相提并論呢！我李固很是愚昧，不識大體，衹是有感於古人一飯必報的榜樣，何況受您知遇之恩怎能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呢！”梁商不能采用。

永和中，荆州盗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盗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内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盗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永和年間，荆州造反者起，經年不能平定，於是用李固爲荆州刺史。李固一到任，就派使者慰問境内人民，赦免造反者此前的罪過而讓其重新做人。因此叛軍統領夏密等人集中其黨羽六百多人，自己捆了來自首。李固一律原諒并遣還鄉里，使他們自相招集，告訴他們法不容情。不到半年，其餘造反人員全部投降，州境清平。李固上奏朝廷，彈劾南陽太守高賜等人貪臟枉法。高賜等人害怕判罪，就一齊用重金賄賂大將軍梁冀。梁冀爲他們發千里飛騎的救命公文，而李固則堅持審理更爲堅定。於是梁冀就讓遷任李固爲太山太守。當時太山造反者已屯聚多年，郡府常有千兵但不能制服。李固一到將其全部解散使之歸農。衹挑選能戰的百餘人留下來，以恩信招誘那些造反的。不到一年，屯聚者都解散消失了。

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

改任爲將作大匠。李固便條陳政見説：

臣下我聽説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之人以練神爲首務，安國家者以集賢爲要道。從前秦國謀劃攻楚，楚國王孫圉在都城西門設壇，讓國内名臣一一就座。秦使見了一驚，於是秦國打消了動武的主意。魏文侯拜子夏爲師，和田子方交友，向段干木致敬，所以一大批隽彦英才聚到魏國，名聲壓倒了齊桓公，秦人不敢向魏的西河地方用兵。這都是聚集賢士的效驗啊。皇上撥亂反正，龍飛登基。剛即位之初，就聘用南陽的樊英、江夏的黄瓊、廣漢的楊厚、會稽的賀純，詔書稱美他們，用大夫的禮儀接待他們。因而全國山野幽人、智術之士，無不彈冠相慶，樂意爲國家效力。四海欣欣歸服於聖德。楊厚一班人在職任事，雖説没

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并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禄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敕令起。

有突出建樹，倒也兢兢業業，志在國家。我前時在荆州，就聽説楊厚、賀純等人以病而免職歸鄉，我一時心中惆悵，爲時政嘆惜。一日上朝，見諸侍中全是年輕人，没一個宿儒老臣可以説話咨詢的，真讓人感嘆。應當把楊賀他們召回來，以孚衆望。黄瓊久在議郎任上，已經快十年了，衆人都奇怪怎麽開始對他那麽推崇而現在却老讓他呆在原地呢？光禄大夫周舉，才略高明正派，應在公卿行列，常常徵求他的看法。侍中杜喬，學問淵深而行爲正直，是當代良臣，長期托病在家，可下令叫他出山。

又薦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

同時推薦了陳留的楊倫、河南的尹存、東平的王惲、陳國的何臨、清河的房植等人。這一天，皇上下令徵召楊倫、楊厚等，同時改任了黄瓊與周舉，任李固爲大司農。

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禄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吴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禄勛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游，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穢重罪，收付詔獄。

這以前周舉等八使臣按察天下各州郡政情民生，多所揭發彈劾。其中都是宦官親屬，就爲這些人求情乞命。皇帝便下詔不要再追究了。又，舊例朝廷三府選用令史，光禄寺試用尚書郎，這時也都變成皇上直接特命，不再有選用試用之説。李固就和廷尉吴雄一起上書，認爲八使所劾，應及時給予懲處，選舉録用人員，可歸相關職能部門去辦。皇帝有感於其言，就下令免去八使所彈劾的刺史、二千石，從此很少有特拜的事，而且嚴格要求三公，對擬用人才進行深入考察。此舉滿朝稱善。李固就又和光禄勛劉宣一起上言："近年來選用的地方長官，多非其人。以致有人肆行無道，殘民害物。還應禁止游玩取樂，提倡專心政務。"皇帝聽從他們的話，於是下詔各州，檢舉郡守縣令中政績不佳、乖張枉濫、待民無恩的人，罷免他們；其中有奸惡重罪的，逮捕起來交詔獄嚴審。

及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録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盗賊盛强，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

及至冲帝即位，用李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録尚書事。次年，冲帝死。梁太后因楊州、徐州造反者勢盛，擔心驚擾致亂，派中常侍命令李固等人，擬等待所通知的各位王侯到京後再發喪。李固回答説："皇帝雖然幼小，名分上是天下之父。今日死亡，人神都爲之感動。豈有人臣人子反而

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一起加以掩蓋的呢？從前秦始皇死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喪，終於謀害了扶蘇，導致亡國。近代北鄉侯去世，閻皇后兄弟及江京等人也一起商議加以掩蓋，釀成孫程手刃江京的事變。這是天下的大忌，最最不該的事。”太后聽取了，當晚就發喪。

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内，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黄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

李固因爲清河王劉蒜年長有德行，想擁他爲帝，就對梁冀説：“當今立帝，應選年長的、高明的、有德的、能親自處理政事的。願大將軍認真思謀社稷大計，考察周勃、霍光擁立文帝、宣帝的用意，鑒戒鄧太后、閻太后的私心於年幼弱小。”梁冀不從。就立了樂安王的兒子劉纘爲天子，纔八歲，這就是質帝。這時要爲冲帝建造陵墓，李固建議説：“現在天下處處造反，軍用耗費倍增，新創的憲陵，徵賦不僅一種。帝尚幼小，可以在憲陵之内造墓，仿照當年殤帝康陵制度，這樣可以減省三分之一的經費與勞役。”就照李固的建議辦了。這時梁太后因連着發生不幸事故，就委任大臣，李固所匡正諫止的事，往往能采納。那些黄門宦者一律斥退遣散，天下都希望走向太平，而梁冀則猜忌專横，總是忌恨李固。

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虚誣固罪曰：

這以前，順帝時所任命的官員，大多不講資歷。及至李固任職，奏免了一百多人。這幫人既心怀怨恨，又伺察着梁冀的意圖，於是共同炮製了匿名信誣告李固：

>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睹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閒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竪，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逾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

> 我們知道君主不稽古不足以承天命，臣不述舊不足以奉君王。當年堯去世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在墻，飲則見堯在湯，這纔叫作追思孝敬、不失臣子之節。太尉李固，因公濟私，依正行邪，離間皇家近戚，自己培植私黨。至於表舉推薦的人，照例都是他的門徒；所徵召任用的人，無非是故舊熟人。或是富豪用財買到，或是子婿因親而成，其中列入朝廷官牒門籍的就有四十九名。又廣泛選用商人小子，來補充令史缺員；多方募求好馬，親自臨窗觀試。出入逾制而奢侈，車馬豪華而耀日。去世的皇帝還没安葬，路人都傷心落淚，李固偏偏要香粉

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機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没有誹謗之説。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

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絶。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宫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

撲面，搔首弄姿，扭腰蹶臀，怪模妖樣，一點也没有傷心苦痛的表現。皇帝陵墓還没修成，他就着手改變成規舊制，好事歸自己，過失推君王，斥逐近臣，不許送喪，作威作福，誰也比不上李固厲害。我們知道台輔的高位是要調理陰陽助成國家大政的。天上璇璣不平，人間盜賊遍地，責任就在他太尉身上！李固上任以來，東南紛亂，兩州數郡，千里抛荒。億萬百姓受苦受難，政局不穩，却詆毀先皇，指責皇上，放肆地表現其狂狷之態。在世時他没有廷争抗辯的忠直，去世後他却有誹謗攻擊的言論。兒子的罪過没有比牽累父母更甚的了，臣下的惡德没有比毁謗君王更深的。李固的罪行，該當砍頭!

這封信送上來之後，梁冀報告了梁太后，要求交朝臣討論，梁太后没有答應，得以免禍。

梁冀擔心幼帝聰明，恐爲後患，就令左右近侍進上毒酒。皇帝苦於煩躁太甚，派人趕快召來李固。李固一到就上前詢問："皇帝您是怎麽得病的呢?"這時帝還能説話，講："吃了塊煮餅，現在腹中煩悶，喝點水還能活下去。"當時梁冀也在場，説："恐怕要嘔吐，不可飲水。"話没説完皇帝就死了。李固伏尸痛哭，追查侍醫責任。梁冀害怕事情敗露，十分反感這麽做。

於是商量立新帝，李固找到司徒胡廣、司空趙戒，事先給梁冀一信，説："天下不幸，接連遭受特大憂患。皇太后聖明，當朝掌政，統理萬機；您將軍明哲，又忠又孝，心存社稷。而近幾年間，連着三個皇帝去世。現在該立新帝了。當然知道太后留心，將軍操持，定會認真挑選合適的人，務得聖明。然而我們愚笨的心理還是有所考慮。遠的追尋前代廢立的故事舊典，近的見到國家擁立的前例，未嘗不詢問於公卿，廣泛徵求意見，希望能上合天心，下符人望。而且永初以來，政事多有錯謬，地震毁宫殿，彗星貫長空，實在是您將軍要專心考慮的時候了。傳曰：'以天下給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以前昌邑王被立之後，一天比一天昏亂，霍光憂愧發憤，後悔之極。要不是霍光的忠勇，田延年的奮發，大漢的

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説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説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

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嘆流涕。

政權，幾乎就要傾覆了。這是最大的責任，最重的擔子，可要深思熟慮萬分用心呀。悠悠萬事，衹有這一件纔是最重大的。國家的興衰，在此一舉了。"梁冀得信後，召集三公、中二千石、列侯等大議所立的人選。李固、胡廣、趙戒及大鴻臚杜喬都認爲清河王劉蒜明德早已聞名，又是與皇室血統最近最年長的一位，適合立爲新君。這以前，蠡吾侯劉志當娶梁冀妹妹，正在京城，梁冀想立他。衆人報説不合心意，恨恨不已，但没有道理可以壓服别人。中常侍曹騰等人知道這情况後，夜晚到梁冀家説："將軍家幾代人都是皇親，手握重權，賓客縱横於世，常常有過失差錯。清河王嚴明，若真的立他爲帝，將軍一家受禍就不遠了啊！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以長遠保住啊。"梁冀同意這種説法。第二天重會公卿，梁冀惡狠狠地言辭急切地要大家重新想想，自胡廣、趙戒以下，没有人不懾服於他，都説："我們聽從您大將軍的。"衹有李固和杜喬堅持原來的意見。梁冀厲聲宣布："散會。"李固意見既不被采納，尚希望衆人的意見能起作用，就又給梁冀寫信。梁冀更加激怒，便動員梁太后先免去李固太尉之職，終於立了蠡吾侯，這就是漢桓帝。

其後一年多，甘陵劉文、魏郡劉鮪二人各自都策劃立劉蒜爲帝，梁冀因此誣陷李固與二人共作妖言，將李固投入監獄。門生勃海人王調自戴枷鎖上書辯明李固無罪，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也自配鈇鑕叩朝門而聯名通訴，梁太后心中清楚，就赦免了李固。及出獄之時，京城街巷都歡呼萬歲。梁冀知後大驚，畏懼李固名德總是給自己造成威脅，就又一次翻出以前的事情上奏，於是殺害了李固。當時李固纔五十四歲。李固臨刑前，給胡廣、趙戒一信，説："我李固受國家厚恩，所以盡自己一點力量，不顧死亡。一心想扶助漢室，追踪文帝、宣帝。何曾料到梁氏一朝迷誤，您等違心曲從，因而以吉爲凶成事爲敗呢？漢家的危亡從此開始了。您等都受主上厚禄，竟然顛而不扶！國家傾覆的大事，後代良史，豈有偏私？我李固死了，但贏得了道義，我還有什麽説的呢！"胡廣、趙戒得信後，十分悲痛慚愧，

長嘆流淚。

州郡收固二子基、兹於鄾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脱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局，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并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

州郡逮捕李固二子李基、李兹於鄾城縣，都死於獄中。小兒子李燮逃脱流亡。梁冀封了胡廣、趙戒而將李固尸體曝露在十字大街上，下令有敢哭喪者加罪處罰。李固弟子汝南人郭亮，纔十五歲，當時游學於洛陽，就左手提着斧子奏章，右手握着鈇鑕，到朝門上書，請求收尸。不許，就前往憑吊，致悼詞後就在那兒守尸，不肯離去。洛陽夏門亭亭長呵斥他説："李固、杜喬二公爲國家大臣，却不能安君上效忠誠，反而無端找事。你這種人是什麼樣一群腐儒書生，敢公開對抗詔書，干犯官府的威嚴麽?"郭亮回答説："我小郭亮秉受陰陽之氣生在人世，頂着天，踩着地。道義所在，不顧性命。你爲啥要拿死來嚇唬人!"亭長嘆氣説："生活在這個衰亂顛倒的世界上，天高也不得不彎下腰，地厚也不得不踮着脚。有耳朵眼睛，就多看看多聽聽，有嘴巴可不能亂説呀!"梁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也前往哀悼，在李固尸前巡走着不肯離去。太后同情他，就讓他裝殮了尸體歸鄉埋葬。二人因此而出名，太師等三公皆召聘他們。董班就隱居起來，無人知道他後來的情況。

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李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及記銘等共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就共同論列李固一生言論行事，成爲《德行》一文。

李燮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托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變名

李燮字德公。當初李固被罷官，知道不免於禍，就讓三個孩子回家鄉去。當時李燮十三歲。姐姐李文姬嫁給同郡趙伯英，她賢能而有智慧，見二兄歸來，知道了事情的前前後後，獨自悲哀地説："李氏滅了！自從太公以來，幾代人積善累仁，何以這般遭遇?"秘密地跟兩位哥哥商量預先把小弟藏起來。托言李燮又回京城去了，人們都很相信。不久災難發生，到郡收繫李固兒子，兩個哥哥遇害。李文姬就對父親的門生王成説："先生對我父親很講道義，有古人的品節。現在把一個孤兒托付給您。李氏血脉的存亡就在先生了。"王成爲其義理所服，就帶着李燮順江

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

東下，進入徐州界內，讓他改了名姓給酒家當小工，而王成則在市上賣卜。各自成了異鄉之客，暗地裏保持往來。

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閒，梁冀既誅而灾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絶。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李燮隨人受教，酒家很奇怪，認爲他不是一般人，把女兒嫁給他。他特别用心鑽研經學，十幾年内，梁冀已被嚴懲而天災人禍不斷。這一年，史官上書建議應頒發大赦令，又應存録大臣冤死者之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尋找李固的後代。李燮便將身世本末告訴酒家，酒家準備了車馬重資送他上路，他都没接受。這就回到家鄉，追服喪服爲父親守孝。姐弟相見，悲慟感傷在場的人。事後姐姐告誡他説："父親爲人正直，是漢家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逞威，令我們家族差點絶了後代。現在弟弟你幸而存活下來，這難道不是天意麽？今後應杜絶衆人，不要隨便交往。千萬注意不要有一自怨言加於梁氏。你若加於梁氏必至連及皇上，大禍又會降臨。祇有自責罷了。"李燮恭敬地聽從姐姐的教誨。後來王成去世，李燮以禮送葬，感激他的舊恩，設了上賓牌位，四時祭奉他。

州郡禮命，四府并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毁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地方州郡政府以禮召請，朝廷四府都聘他爲吏，他一概不應。後來被徵爲郎。及至在位，始終廉潔方正以自守，交友都取其所長而捨其所短，特好成人之美。當時潁川荀爽和賈彪，雖都知名當世而互相不友好，李燮跟二人都友善而無所輕重，人們稱贊其公允平正。靈帝時被任爲安平相。以前安平王劉續被黄巾軍俘虜，國家把他贖了回來。朝廷討論給他恢復封國。李燮上奏説："劉續在封國没有好的政績，又被黄巾所虜。他守土不稱職，玷污了朝廷，不應復國。"當時多數人意見不同，而劉續則以安平王身份歸藩。李燮被朝廷以毁謗宗室之罪而罰爲輸作左校。未滿一年，劉續果然以不道罪而被殺，於是拜李燮爲議郎。京城傳語："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横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

提升爲河南尹。這時朝廷不僅以貨賂爲官，詔書又無故徵發百姓錢財三個億來充實西園。李燮便上書進諫，辭義情切，皇帝纔停止了。這以前潁川郡有個甄邵，依附於梁氏，當上了鄴令。

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有個同歲生員得罪於梁氏，逃奔到甄邵家。甄邵假裝同情收容了他却背地向梁冀報告，梁冀當即捕殺了此人。又，甄邵該遷任太守之職，恰逢母親去世，甄邵便把母親臨時埋在馬房裏，先接受任命，然後纔發喪。甄邵回到洛陽，李燮在路上碰上了，使小卒將其車投到溝中，鞭杖亂下，又抽又捶，還大書布帛挂在甄邵的背上，內容是“諂媚貴人出賣朋友，貪圖作官私埋其母。”便上表列叙甄邵的無賴情形，甄邵便被禁錮終生。李燮在職祇有兩年就死去了，時人有感於他家世代忠正，都很傷嘆可惜他。

杜喬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少年入學爲諸生，舉孝廉，被司徒楊震聘入府中。不久遷爲南郡太守，轉任東海相，入朝被任爲侍中。

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禄大夫，使徇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氾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并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暗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并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任杜喬爲光禄大夫，派他去巡察兖州。上表奏稱太山太守李固政績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氾宮、濟北相崔瑗等貪臟千萬以上。梁讓是大將軍梁冀的叔父，氾宮、崔瑗都是梁冀所交往的。巡察回京，任太子太傅，改任大司農。當時梁冀有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全都無功加封，杜喬上書進諫説：“陛下從藩臣中龍騰一般登上帝王寶座，天意民心所注視，四海萬邦所仰賴。不首先盡忠賢之禮，却急於將左右親近加封增賞，這是傷善害德，助長了佞幸諂媚。古代明君賞罰必因其功過，末代昏君，賞罰都取决於私情。現今梁氏一門，包括當宦官的、小妾生的，都成了無功拜爵的人，成了分享俸禄的人，這樣的乖張濫舉，簡直數都數不清。有功不賞，必然會讓好人失望；奸惡不懲，必然會讓壞人逞其凶。所以陳列斧鑕人們不知畏懼，頒賞爵位人們不知感激。如果就這樣下去，豈止是有傷國政，製造混亂而已，必將破國喪身，能不警惕而又警惕嗎！”此奏章送上去後没有回音。

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

益州刺史种暠檢舉永昌太守劉君世獻給梁冀一條金蛇，事情發覺之後，把金蛇没收了送歸司農。梁冀向杜喬説要“借來瞧瞧”，杜喬不答應，梁冀從此忌恨杜喬。杜喬升任大鴻臚。當時梁冀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由是海內嘆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

小女兒死了，要求公卿一齊去吊喪，杜喬獨沒有去，梁冀更恨他了。杜喬改任光祿勛。建和元年，取代胡廣任太尉。桓帝將娶梁冀妹妹，梁冀要讓朝廷用最隆重的禮儀來迎親，杜喬堅持照舊有制度辦事，不聽從梁冀。同時，梁冀又爲汜宮托情讓其任尚書，杜喬認爲汜宮貪臟之罪顯著，就不肯用汜宮，因此天天得罪於梁冀。此前李固被罷官，朝廷上下莫不喪氣，人人膽戰心驚，惟有杜喬不低頭不示弱無所遷就迴避。因此海內都暗暗贊嘆并寄以希望。在太尉任上幾個月，發生了地震，被免了職。宦官唐衡、左悺等人趁機一起在桓帝面前進讒言說："皇上先前當登皇位時，杜喬和李固强烈反對說皇上繼承不了漢家大業。"桓帝心中也怨恨杜喬。待到清河王劉蒜事發，梁冀示意有關人員彈劾杜喬及李固跟劉鮪等裏外串通，奏請逮捕審理他們的罪行。而梁太后本來就知道杜喬的忠直，衹是下令免去其職而已。梁冀更氣惱，派人威脅杜喬說："早點做出合適的安排，或許妻子兒女還可以保全!"杜喬不肯自殺。第二天梁冀派人到其門前刺探，知其家中没有哭聲，便無故地把杜喬逮捕關進了監獄，死在獄中。妻子兒女歸故鄉。杜喬和李固一起曝尸於城北大街，家屬故人没有誰敢前去探親的。

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托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耻與接事，托疾牧豕云。

杜喬以前府中小吏陳留人楊匡聽到噩耗，號哭着連夜趕到洛陽，穿上先前當小吏時的衣帽，假托爲夏門亭亭吏，守衛尸喪，驅趕蠅蟲，前後十二天，都官從事押着他向朝廷報告，梁太后認爲楊匡講義氣不給他治罪。楊匡於是自帶斧鑕上午門進奏，要求將李、杜二公的尸體給他去安埋。太后允諾了。舉行簡單儀式後把尸首裝進了棺材，送喪回家。安葬送喪都由他操持，事後便隱姓埋名終身未入仕。楊匡當年很好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爲蘄長，有突出政績，升平原令。而平原國相是徐曾，此人爲中常侍徐璜之兄，楊匡耻於跟這種人打交道，就稱病離職放猪去了。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

論曰：被稱頌爲仁人的人，其道義是很宏大的！立身處世，說話行事，豈止考慮個人名譽與

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騫義，專爲物則害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暗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閒，國統三絶，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争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保全性命而已？將用自己的言行來確立人生去就的大原則，匡正時代的風氣，使自己生而有道，死而有義。一心求義是會傷生的，一心求生是要違理的，一心求利則戕害心智，一心爲己則損傷仁義。若是大義重於生命，那就捨生好了；若是生命重於仁義，求生好了。在上位的以其殘忍昏庸失去爲君之道，在下位的仍然用其堅定的信念來盡臣子之節。臣子盡節而死去，這便是殺身以成仁；否則也不爲求生而害仁！順帝桓帝之間，國統三絶，接連死去三個皇帝，由太后當朝，權臣虎視耽耽。李固堅守職責，原則問題寸步不讓，誰也扳不動。他豈不知守節必然觸禍，而是耻於政權傾危有傷於國家重任啊！我們看他所發的嚴正論議，他給梁冀前後所寫的信，雖然失去了决勝的良機策劃無法實現，仍然念念不忘捨身成仁。真是做到極致了，忠臣的一顆爲國之心呀！回過頭來看胡廣、趙戒之流，就是糞土一堆了。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時晦，終離罔極。燮同趙孤，世載弦直。

贊曰：李、杜二公任職盡責，同心合力扶持社稷，要使君王追踪文帝、宣帝，高風亮節賽過伊尹、稷契。大道既隱，時世渾濁，終陷大難，呼天何及！李燮命運實同趙氏孤兒，世代傳誦其剛正忠烈。

後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吴延史盧趙傳

吴祐

吴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逾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吴祐字季英，陳留郡長垣人。其父吴恢，是南海太守。吴祐十二歲時隨父到官府。吴恢想加工一批竹簡以便抄寫經書。吴祐不贊成說："現在大人跨越五嶺，遠在南海邊，這裏風俗固然鄙陋，但有不少珍奇古怪的物産，上爲朝廷所疑，下爲貴戚權臣所望。這書要寫成了，則需幾輛車來裝。當年馬援就因爲携帶了一批薏苡而遭到群官的猜忌攻擊，王陽就因爲衣着鮮明車馬漂亮而受到世人的議論。嫌疑之間，確是前輩賢達所慎重對待的。"吴恢就停止了竹簡殺青的事，撫着吴祐的頭說："咱吴姓人家世代不乏季札這樣的賢能之士啊！"及至二十歲上，父親去世，居家無存糧，但不接受旁人的贈予。常放養群猪於長垣大澤中，邊走邊吟誦經書。有一次父親的一位老朋友，對他說："你好歹是個郡守後代，却幹這種低賤的事，縱然你自己不害羞，可你父親的臉往哪兒擱呀？"吴祐禮貌地答謝他幾句，照舊放他的猪。

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黄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别。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吴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閒。

後來舉孝廉，將行之時，郡中爲他送行。吴祐却走過禮壇去跟一名小文書雍丘的黄真歡語笑談了好一陣子，并結爲朋友纔分手。郡功曹認爲吴祐太倨傲了，請除其名。太守說："吴季英有知人之明，你先不要多嘴。"黄真後來也舉孝廉，當了新蔡長，世人稱譽他爲政清明。那時有位公沙穆到太學游學，没有川資衣糧，就换上衣服去當雇傭，這一天受雇到吴祐處舂穀子。吴祐跟他說話大吃一驚，二人便於杵臼之間一起定下生死

祐以光禄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争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争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吴君乎？"乃嚙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吴君。"因投繯而死。

之交。

吴祐因符合光禄四行的要求被任命爲膠東侯相。這時濟北戴宏的父親在此當縣丞，戴宏便跟隨在父親身邊。吴祐每次出來走動，總聽到琅琅書聲，驚奇而厚待他，也與他定交爲友，戴宏後來成了大學者，聞名於東方，官至酒泉太守。吴祐行政衹求簡約平和，以身率物親自垂範。民有争訟時，他便閉門反省考慮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後斷案，以道理開導訴訟各方。有時自己到街坊村落中去，努力使雙方和解。從此之後，争論漸漸減少，吏民懷念他不願欺騙他。小吏孫性私自徵收老百姓的錢給父親買衣服，父親得到衣服時發怒説："有這麽好的頂頭上司，你怎麽忍心欺負他做對不起他的事呢！"催促他到吴祐處去領罪。孫性又慚愧又害怕，帶着衣服到府中去自首。吴祐讓左右退出問他這是爲什麽，孫性就把父親的話説了。吴祐説："你因爲供養父親的緣故做了錯事，人們説'看一個人犯的錯誤就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了'。"於是叫他回去向父親道歉，并把衣服贈送給他。另外有個安丘男子叫做毋丘長的，跟母親一起到市場去，路上遇到一名醉客污辱他母親，毋丘長把這人殺了逃亡他鄉，從安丘縣追踪到膠東抓着了他。吴祐唤來毋丘長對他説："你母親受辱，這是人子所不能容忍的。然而孝子忿恨時要想想後果，行動要不給父母留下牽累。而今你違背親人逞其凶氣，白日殺人，赦免你吧不合道理，嚴懲你吧又於心不忍。你説該拿你怎麽辦？"毋丘長就自己戴上枷鎖，説："國家制定了大法，我自己觸犯了它。大人雖説同情於我，這恩情也没處去實施了。"吴祐便問他有無妻子？回答説："有妻還没有生子。"就行文到安丘縣抓來其妻子，妻子來到，便除掉他倆的枷鎖，讓他倆同宿獄中，妻子就懷孕了。至冬季終了時該行刑了，毋丘長哭着對母親説："我辜負了母親自應去死，可該怎麽報答吴大人的恩情呢？"當場就咬斷指頭吞進肚中，含血而言道："妻若生下兒子，就名'吴生'，告訴他我臨死吞指爲誓，囑咐兒子要報答吴大人。"便自縊而死。

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争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閒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鲖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吴祐在膠東九年，改任齊相，大將軍梁冀聘他爲府中長史。及至梁冀誣奏太尉李固，吴祐知道後就請見梁冀與他争論，梁冀不聽。這時扶風人馬融在座，替梁冀起草奏章，吴祐便對他説：“李公的罪名，就成在你們手下。李公就是死了，你們又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呢？”梁冀大怒起身進内房去了，吴祐也就自己走了。於是梁冀將吴祐外調爲河閒相，吴祐就自免歸家了，一生不再出仕，自己灌園種菜，以經書教授青年。九十八歲去世。其長子吴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吴愷，任新息令；吴鳳之子吴馮，爲鲖陽侯相。幾個人都有名於世。

延篤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閒。以師喪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

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黄。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慚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

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

延篤字叔堅，是南陽犨縣人。少年時向潁川唐溪典學《左傳》，十來天就能熟讀它，溪典深深重視他。又到馬融處求學，因而博通經傳及百家學説，善作文章，聞名京城。舉孝廉，任平陽侯相。一到任，就爲西漢名臣龔遂之墓立表，在祠中祭奠他，把他的後人從鄉村中提拔起來予以任用。後因師喪而棄官歸家，朝廷五府都招聘他，他一概拒絶。

桓帝以博士之位召請他，任爲議郎，和朱穆邊韶一起在東觀領著作。不久改任侍中。桓帝常常問及政事，延篤都婉轉地秘密回答，行爲依據典章。改任左馮翊，又轉爲京兆尹。在任行事寬仁，體恤百姓，提拔任用長者，與他們一起參議政事。郡裏的人都喜歡他，三輔官員都欽佩他。先是陳留人邊鳳爲京兆尹，也享有能幹的美名，郡中人説：“前有趙、張、三王，今有邊延二君。”這時皇子生了病，下令郡縣提供名貴藥材，而大將軍梁冀則派人帶上書信到京兆府中，并要求購買牛黄。延篤即下令捕捉此人并殺了他，説：“大將軍是皇后親屬，皇子有病，必定會呈進醫方，怎麼會派人千里求利呢？”梁冀慚愧無言，有關部門奉承梁的意圖準備找延的岔子。延篤因病被免職，回家教授子弟於里巷之間。

當時有人對仁與孝二者的前後輕重有疑義。延篤發表看法説：“我看這仁孝之辯，亂紛紛各執一端，互引經傳，各找論據，可以説是討論得

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前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咏《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爛兮

很深入了。其實呢，人的仁孝兩端同出於一源，統率着人的一切言行，是不能用輕重前後來排定的。而如要大概分析説明一下的話，就其總體而言，則孝在於事奉親人，仁在於廣施萬物。廣施於物則天下得利，事奉親人則德行歸己。於己則事寡，廣濟則功高。就此推論而言，仁的作用就大了。不過物有由微而著，事有從隱到顯的。近取於身，那麽耳朵有聽音之用，眼睛有視見之明，雙脚有致遠之勞，雙手有護衛之功，功雖在外，而根本還在於心。遠取於物，則草木的生長，開始於萌芽，而終於滿地鋪展，枝葉茂盛，花絮繽紛。枝葉雖然繁茂，還在於有其根呀。那仁人的有孝心，猶如四肢的有心腹，枝葉的有根本呀。聖人懂得這道理，所以纔説：'孝道，是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又説'君子從事於根本，本立而道生。孝悌這種品行，就是仁義的根本!'然而體大者難以兼備，物性總有所偏，所以所施加的目標不同，事情就難以顧及兩頭了。如果硬要分别出優劣來，那麽仁以枝葉茂盛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這是無需争論的。有人説是先孝後仁，這不符合孔子論顏回、曾參的本意。一般説來，仁孝同質而生，純一地體察它們的，就互以爲稱，舜帝和顏回的情况就是這樣。若執其一端而觀察它們，則各有其專名，公劉和曾參的情况便是如此。那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諸侯爲仁功，世人没有論德行不先顏回、曾參的，論功業没有不先管夷吾的。以此説來，各從其質而稱之好了。"

前越巂太守李文德早就跟延篤相友善，當時在京師。他對公卿們説："延叔堅有爲王輔佐的才幹，爲什麽要把千里馬羈在圈裏呢?"希望公卿們能推薦重用他。延篤知道這信息後，就寫信制止李文德説："大道將要廢滅，是天命啊。傳説你將替我設法求得重回東觀再返朝廷，你的用意雖説誠懇，而我却不敢當。我曾早晚梳洗，坐在廳堂上，朝上誦讀伏羲、文王所作之《易經》，虞舜、夏禹時代之《尚書》，歷覽周公的《禮》，閲讀孔子的《春秋》。晚上則逍遥於內室，咏《詩》於庭軒。百家衆言，有閑則一睹。洋洋乎

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滿耳書聲，燦爛乎滿目錦綉文采，欣欣然手舞足蹈獨享其樂。在這時候，我不知天爲蓋，地爲車；不知世上有人，自己有軀幹呵。即使是高漸離當年擊筑而歌，旁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道大雨滂沱，也不足以跟我的讀書之專相比。再説我自從求學讀書以來，做臣子没有陷於不忠，爲人子没有淪入不孝，和在上者交往不媚人，和在下者交往不欺人。由此至死，地下見到十八代先祖也不會羞愧。如此而不以善止却追求不已，那就恐怕如同教后羿射箭一般的愚蠢了。請您千萬不要迷其本而傷其生啊。”

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

後來遭到黨錮之禁。到永康元年死於家中。家鄉父老將他的像貌畫在屈原祠中。延篤所論述闡釋經傳的文字，觀點上多所駁正，後世大儒如服虔等都認爲持論折中。延篤平生著述的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等，共有二十多篇。

史弼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

>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氏。父親史敞，順帝時因爲巧於辯説而官至尚書、郡守。史弼幼年好學，聚集生徒數百名。出仕於州郡，徵召於公府，任爲北軍中候。當時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劉悝日常行爲陰險怪僻，僭越傲慢多行不法。史弼擔心他驕縱狂悖以至作亂，就秘密上書説：

> 臣下聽説帝王對於親人戚友，愛雖很深必定要示以權威；身雖貴但一定要限以法度。如此，和睦之道可興而骨肉之恩長在。當年周襄王放縱甘昭公，孝景皇帝驕縱梁孝王，而這兩位弟弟憑藉恩寵，終於狂悖而欺慢，導致周室的播蕩傾覆之禍，漢家的袁盎被殺之變。我瞭解到勃海王劉悝憑着皇上至親的關係，依仗皇室偏私的寵愛，失去了忠誠奉上的品節，滋生出僭越侵慢的禍心，外則聚集剽劫殺掠不逞之徒，內則盡情於酒樂聲色，出入無常，所與群居共處之徒，大抵都是些有口無行的人，或是家庭拋棄的逆子，或是朝廷斥逐的小人，必然會有羊勝、伍被蠱惑謀反的變故出現。州郡不敢糾彈，傅相不能匡正。皇上又祇講兄弟深情而不忍

絶。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决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約束禁止他。我恐怕如此下去必然滋蔓而爲害更大。請公布我的這封奏章，宣示於朝中衆臣，使我有機會在清明的朝廷上說清楚這樣做的危害，然後讓公卿評議懲處的方案，法决罪定之後，再下不忍執行的詔書。而我則進一步堅持法辦，然後皇上再稍作讓步。這樣，那麽我朝就不會留下殺弟的譏諷，勃海王也有長久享國的幸運。不然的話，我擔心大獄將興，朝廷派出的執法人員將相望於道。臣下職在是典領禁軍，防備非常，現在却狂妄地過問藩國的事，干犯皇親國戚，自知罪過很大。實在氣憤不過，所以冒死上奏。

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廮陶王。

桓帝因事關骨肉，不忍拿這事給群臣討論。後來劉悝終因圖謀逆亂而貶爲廮陶王。

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鈎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户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史弼升遷爲尚書，又出任平原相。這時詔書下達各地揭發搜捕黨人，郡國各地所奏牽連相及者多至數百人，惟有史弼没有揭發一個人。詔書前後急切地退回州郡并對州郡屬吏大加刑罰逼令舉報。州從事乘郵傳車到平原責備他說："詔書痛恨黨人，主旨明確堅决。青州共六郡，其五皆有黨人，近國的甘陵，也嚴查南北部。平原是怎麽治理的獨獨没有黨人？"史弼回答說："先王分疆劃土，各地界綫分明，水土有同有異，風俗人情各相區别。别的郡自有，平原就是没有，這怎麽好相比？如果衹圖照上司眼色行事，去誣枉善良，濫施刑罰，以求一逞其非理之舉，那麽平原的居民，家家都可以是黨人了。我這個國相衹有一死，那是我不能幹的勾當。"從事大怒，當下就逮捕府中僚佐送入監獄，同時舉奏史弼。正逢黨禁中途撤銷，史弼用俸禄去贖罪這纔得以脱身，他救活的有一千多人。

弼爲政特挫抑强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托，乃豫敕斷絶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税，積日不得通。生乃説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

史弼爲政特别下氣力挫壓豪强，那些小民有罪，他倒是常常寬大處理。遷任河東太守，接到所有詔書都教他舉孝廉。史弼知道一定有不少權貴要來拉關係，就預先禁絶來往書信囑托。中常侍侯覽果然派一人帶着書信前來請托，并且還要求免抽他的鹽税。過了許多天都無法通報。此人便托辭有别的事要辦去見史弼，乘機送上侯覽的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閒，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信。史弼大怒說：“太守我充數當此大任，該當挑選人才報效國家，你算什麼東西，敢前來欺騙於我!”命左右拉出去打他個數百下，府中大小屬官十餘人在大堂上向他勸諫，他都不聽。於是交給安邑大獄，當天就拷打死了那個人。侯覽大怒，就僞造了一封匿名信給司隸校尉，誣陷說史弼誹謗朝廷，派檻車把史弼押解到京。一郡吏民無人敢靠近他，衹有前孝廉裴瑜一直送到崤關澠池之間，在路旁大聲囑咐說：“大人摧折惡臣，挑選德報效國家，如此而獲罪，足以名垂千古，望您無憂無懼。”史弼答道：“《詩》上說‘誰說荼是苦的，其味甜美如薺呢。’古人刎頸，雖九死也不後悔。”及至投進詔獄，平原的吏民爲之奔走，到京上訴拯救他。又有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裝，扮成家奴看護跟隨着他。史弼受誣陷，當誅殺棄市。魏劭便與同郡人賣去平原郡的房屋，行賄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而論罪，送左校服苦役。時人有的就嘲諷說：“平原行賄來求免於一死，可不太鄙賤了麼?”平原名士陶丘洪說：“過去周文王被扣押在羑里，閎夭散宜生等人懷金獻美以求解。史弼遭到災禍，講仁義的君子爲救難而送寶。有什麼可議論的?”於是没人再說三道四了。刑滿後回歸故里，稱病閉門不出。多次被公卿推薦。議郎何休又上報說史弼有治國才智，應該登上卿相之位。被徵拜爲議郎。侯覽等人很厭惡他。光和年間，出任彭城相，不久即病死。裴瑜官至尚書。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吴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似夫儒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頡頏嚴吏，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論曰：剛烈性格，則很少能優容寬待別人的；仁柔用情，又極少能剛正不阿堅持到底。吴季英待人就怕傷害到誰，說話都輕柔溫和，像是位忠厚膽小的儒生；而一旦懷憤激揚，能折服權貴挫其驕横，這又何等壯烈啊！以仁心來處置事務，憑義理來决定進退，這可是真君子啊！俗話說：“存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敢於和權貴一比高低，蔑視作威作福的官吏，終於保全了平原的“黨人”，而其後代并不發達，這就不可一概而論呀。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縣人。身高八尺二寸，聲如洪鐘。年輕時和鄭玄一起從師於馬融，能通古今之學，好鑽研精義而不好章句之學。馬融是外戚豪門，平日多排列女伎歌舞於前。盧植侍講多年，也没有轉過眼珠子去瞧女人，馬融因此敬重他。學完歸鄉，閉門教授。爲人性格剛毅有大節，胸中懷着一腔救世安民的大志，不愛好辭賦，能飲一石酒。

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

當時皇后的父親大將軍竇武擁立了漢靈帝，初掌國家大政，朝廷有人建議加封爵。盧植雖是布衣，以爲竇武平時就有名譽，就寫信規勸他説：

> 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咏"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爱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勛之有？豈横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盗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奸盗，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爱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内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强幹弱枝之道也。

> 我盧植聽説寡婦有不關心織布而憂慮國事的，漆室之女有不慮婚嫁而心傷時政的，憂思深遠，是君子之情。士要有諍友，義貴在切磋。《書經》中講"謀及平民"，《詩經》中説"問於樵夫牧童"。我誦讀先王之書很久了，敢吝啬自己的一些瞎話而不跟您講麽？而今您對於漢家朝廷來説，猶如周公召公在周王室一般，擁立聖主，四海有歸。論者認爲您的功勛，這是最突出的了。天下人都聚目而視、傾耳而聽，以爲照過去的成例來説，一定會有隆重的封賞。我尋繹《春秋》之義，國君無嗣，就選立最親最年長的，年齡一般大就選有德的，道德差不多就用占卜來解决。而今是同宗的人依次排列，查看了譜牒身世，按順次確定了國君，這又有什麽功勛可言呢？難道要横沾天功以爲己力麽？您應該辭去大賞來保全自己的名聲。又近來皇帝子嗣不繼，仍要從外面尋求，可以説太危險了。而四方又不平静，盗賊伺機活動，恒山、勃海一帶，特多奸盗，將會發生楚國人脅迫國王讓位、周朝尹氏擁立王子朝的事故。應依照古禮，置諸子輔導之官，徵求王侯們的爱子、宗室的賢才，外崇訓道的義理，内息争競的貪心，選其良能之人，隨任用而晉爵。這纔是强幹弱枝之道呢！

武并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

竇武一概没有采納。州郡多次下命，盧植都

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

没有應召就職。建寧年間，被徵聘爲博士，這纔出山。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叛，朝廷四府一致推薦盧植才兼文武，任他爲九江太守，蠻寇便馴服了。因病去官。

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盧植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這時朝廷始在太學立《石經》，用來校正《五經》文字。盧植便上書說："臣下年輕時跟隨通儒已故南郡太守馬融學習古學，頗知現在流傳的《禮記》有極多紆曲謬誤，我以前曾用《周禮》等經書來揭示其謬誤；今天敢放任自己的愚笨淺陋，爲經典釋詞注音，但家庭貧窮，無力再供應繕寫謄録上呈的費用。我希望能允許帶領兩名善寫的書生，一起到東觀去，花費官家的財糧，專心精研，校正《尚書》章句，考查《禮記》得失，從而裁定聖人傳下的經典，刊正各地流布的碑文。古文是蝌蚪文，它最近於經典的原始真實，而專施壓抑人才的流風世俗，却將其降在"小學"的框子裏。漢室中興以來，通儒達士有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他們都十分喜愛古文。而今《毛詩》、《左傳》、《周禮》等各有傳注，它們與《春秋》共相表裏。朝廷宜置博士，設學官，以助後來學人，以光大聖人之意。"

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静，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説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

正在這時南夷反叛朝廷，因爲盧植在九江時待民有恩信，就任他爲廬江太守。盧植非常明白政務所宜，因而一切都求安静清平，照顧大體而已。一年多以後，重又徵聘他爲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説等人都在東觀，校刊中書省的《五經》記傳，續補《漢記》。靈帝認爲不是急務，把盧植改爲侍中，又遷升爲尚書。光和元年發生了日食，盧植便秘密上書奏道：

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聞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

臣下聽説《五行傳》中講"太陽晦暗而月亮早現叫做朓，昭示出王政舒緩臣下弄權的形勢"。這是説君王行政不得力，所以發生日食晦暗之變故。《春秋傳》中講"天子避位移時"，是説日月相掩而食不過移時而已。然而近來日食從巳時過午時，食既之後，又雲霧晻曖昏暗。近幾年又連着發生地震、彗星孛星更番出現。我聽説漢家是火

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核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并以無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税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

德，政化當寬明。而近女色、信讒言，正是火德的大忌呀，因爲火是最怕水的。今年的這些災變，都是由於陽失陰侵、陽衰陰盛的緣故。消除災凶禍患，應該有相應的辦法。請允許我提出八件事：一是用良，二是原禁，三是禦癘，四是備寇，五是修禮，六是遵堯，七是御下，八是散利。所謂用良是指：使州郡考核推薦賢良，隨其才而任用，責成於選舉。原禁就是：所有黨錮中人，絶大多數并非其罪，可加以赦免，申其冤屈。禦癘是指：宋后及其家屬，都是無罪而横尸街頭，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應下令給以收葬，來安慰屈死冤魂。備寇是指：侯王之家，被減削了賦税收入，窮愁之下必然思亂，肯定會導致非常之舉。應當給予足數，以防患於未然。所謂修禮，是説要廣聘有道之人如鄭玄等，講解《洪範》，攘除災患與咎凶。所謂遵堯，是説而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不久於任，應按三考升降的定規來審驗其能否，縱使不能九載，也可讓其任滿三年。御下是説，以請謁手段拉關係希圖高位厚爵者，應一切禁斷，凡升遷罷免之事，由職能機關按制度辦理。散利是指：天子的體統身份，按理是不應該也無必要擁有什麽私人積蓄的，應該從全局出發，考慮國家的富有，廢除那些撈點小錢的作法。

帝不省。

靈帝没有理睬。

中平元年，黄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黄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

靈帝中平元年黄巾軍造反，朝廷四府共同推舉盧植，任之爲北中郎將，持節，又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爲副手，率領北軍五校士，徵發天下各郡之兵征討黄巾。連戰數陣打敗賊帥張角，斬獲一萬餘人。張角等走保廣宗，盧植築圍挖塹，製造雲梯，很快就能攻破它了，皇帝派小黄門左豐來到軍前觀察敵軍形勢，有人勸盧植賄賂左豐，盧植不肯。左豐回京向皇帝説："廣宗敵軍很容易打敗的，盧中郎深溝高壘不出兵，是等着天老爺去滅賊呢！"皇帝大怒，就派檻車前來拘捕盧植，減死罪一等處置。到後來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黄巾，盛贊盧植的行軍方略，皇甫嵩全面

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

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

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

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産，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論曰：風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蜂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閒，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采用盧植的規劃謀算，從而成就大功勛。就在當年恢復盧植的官，任他爲尚書。

靈帝死，大將軍何進準備誅殺宦官，就召來并州牧董卓，藉以威壓太后。盧植知道董卓凶悍難以控制必生後患，堅决制止。何進根本不聽。及至董卓來到，果然欺凌虐待朝中官員。他大會百官於朝堂，討論廢立的事。群僚無人敢説話，盧植獨獨强烈反對不附和。董卓發怒休會并將殺害盧植。這情節的記載在《董卓傳》中。盧植平日與蔡邕很友善，蔡邕過去流放朔方，盧植獨上書爲他請命。這時蔡邕得到董卓的信任，所以前去爲盧植説情。同時議郎彭伯也提醒董卓説："盧尚書是海内大儒，大有人望，現在首先害了他，天下震怖，不好收拾。"董卓就停止了迫害，衹是免了盧植的官。

盧植以老病求歸鄉里，擔心不能免禍，就繞道從轘轅走出。董卓果然派人追來，追到懷縣没追上。盧植從此隱居於上谷，不結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去世。臨死前，囑咐兒子薄葬在土穴中，不用棺椁，衹用布帛裹身就行了。所著碑、誄、表、記共六篇。

建安年間，曹操北伐柳城，路過涿郡，告訴守令説："已故北中郎將盧植，著名於海内，其學識爲儒者宗師，是士人的楷模，國家的棟梁。當年周武王入殷，爲賢士商容封贈門閭；鄭國失去子産，孔子爲之流淚。我來到涿州，嘉慕其流風餘韵。《春秋》之義，對賢者的後人應該給予特别的禮遇。趕快派吏員前去清理盧植的墳墓，存問其子孫，并祭祀薄酒，來表彰他的崇高德行。"其子盧毓，知名於世。

論曰：風霜可以鑒别草木的本性，危難可以顯出忠良的品節，那麽盧公的赤心也就可知了。當那毒蟲起於胸懷，雷霆震於耳畔時，即使是孟賁、夏育、荆軻、專諸這些人，也不能不猶豫而變其常態啊。而盧植却能抽白刀於高閤之下，追皇帝於河津之間，力排刀兵劍戟，勇赴戕殺折辱，哪裏是先計算好了纔行動的呢？君子的對於忠義，匆促之間能够如此，顛沛之時也能做到！

趙岐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吕之勛，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

趙岐字邠卿，是京兆長陵人。他起初原名趙嘉，字臺卿，因爲生於御史臺，後來避難逃命改成現名，以示不忘故鄉。趙岐少年時就讀通了經書，頗有才藝。娶扶風馬融之兄的女兒爲妻。馬融是外戚豪門，趙岐常鄙視他，不跟他交往。出仕於州郡，因其廉潔剛正疾惡如仇而讓人害怕。三十多歲時，患了重病，卧床七年之久。自以爲起不來了，就寫了一道遺令給兄子説："大丈夫生於世間，隱居没有許由的高潔操行，出仕没有伊尹、吕尚的功勛。老天爺不給我機會，還有什麽説的呢！可立一塊圓石在我墓前，寫上'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中如此，無可奈何！'"其後病愈了。桓帝永興二年，被召聘爲司空掾，上書建議二千石官員可以去官爲父母親服喪，朝廷采納了。其後大將軍梁冀召他到府中，他給梁陳述如何損益如何求賢的措施，梁冀没有采納。朝廷選用能撥亂理劇之才，當了皮氏長。正碰上河東太守劉祐去職，而以中常侍左悺之兄左勝代之，趙岐鄙視痛恨宦官，當天就丢官回鄉去了。京兆尹延篤，又請他來任爲功曹。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游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

這以前，中常侍唐衡的哥哥唐玹任京兆虎牙都尉，同鄉認爲唐玹不是憑自身才德晉升的，所以都瞧不起他。趙岐及其堂兄趙襲又往往説些貶斥唐玹的話，唐玹就恨他們恨得咬牙切齒。桓帝延熹元年，唐玹任京兆尹，趙岐怕禍事臨頭，就與侄子趙戩逃避他。唐玹果然收捕趙岐家屬宗親，陷之於重法，全部殺害了。趙岐便逃難四方，江、淮、海、岱，没有他不曾去過的地方。自己隱瞞了姓名，在北海的市上賣餅。這時有位安丘人叫孫嵩的，年紀二十歲，游玩於市，見到趙岐，一看就覺得不是一般人，停下車子喊趙岐上車同行。趙岐一驚，孫嵩就拉下車帷，讓騎從們趕走行人，秘密地問趙岐説："我看你不是賣餅的人，我一問臉色就變了，人没有深重的冤苦怎麽就亡命呢？我就是北海孫賓石，全家百口，勢能相救。"趙岐平日就知道孫嵩的名字，即把事實原委都告訴了他，於是一起回了家。孫嵩搶

《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并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

先一步彙報母親説："我出去走走，竟得到一位可以以命相托的朋友。"迎進客廳，飯菜招待，十分高興。把趙岐藏在複壁中好幾年，趙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來唐玹一幫人都死絶了，趙岐遇赦纔重見天日。朝廷三府聽到後，都來召聘他。延熹九年，司徒胡廣聘他他纔應允了。這時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朝廷，公卿推舉趙岐，提拔他任并州刺史。趙岐準備奏上一本談守邊禦敵的策略。未及上奏，就碰上黨事而被免職，因而索性把它寫成專論《禦寇論》。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别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别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靈帝初年，又遭黨錮之禁十來年。中平元年，四方兵起，下詔挑選曾經任過刺史、二千石而有文武之才可以任用者，於是徵聘趙岐爲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另外領一支兵馬屯駐安定。大將軍何進又推舉他爲敦煌太守，行到襄武，趙岐和新任命的諸郡太守數人都被叛賊邊章所獲。邊章要脅迫他爲帥，趙岐虚詞得免，輾轉回到長安。到獻帝西都長安時，他又被任爲議郎，不久升遷爲太僕。及至李傕專政，派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趙岐爲副使。馬日磾行至洛陽，上表另遣趙岐去外地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都高興地説："今日竟能重新看到朝廷使者的車騎。"

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争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

這時袁紹曹操公孫瓚争奪冀州，袁紹及曹操聽説趙岐來到，都自率士兵從數百里外來迎接，趙岐深入地陳述天子的恩德，給他們講罷兵安民之道，又向公孫瓚發出公文，給他講明利害去就。袁紹等人便各引兵而去，并都與趙岐約定到時在洛陽相會，以便奉迎皇帝車駕。趙岐南行到陳留，得了重病，磨難兩年，約期的人也就不來聚會了。

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宫室。岐謂承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説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奬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

獻帝興平元年，詔書徵召趙岐，這時皇帝準備回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宫室。趙岐對董承説："而今海内分崩，惟有荆州地廣物豐，西通巴蜀，南鄰交阯，年穀有收，兵民大體保全着。我趙岐雖年老垂死了，還一心報答國家，準備自乘牛車到南方去勸説劉表，可以説動他自帶兵馬來保衛朝廷，與將軍同心同力共同扶持王室。這是安定君上救護人民的大計啊！"董承就

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宫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絶。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

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禄勛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决録》傳於時。

贊曰：吴翁温愛，義干剛烈。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絶。子幹兼姿，逢掖臨師。邠卿出疆，專命朝威。

上表請求派趙岐去荆州督運租糧。趙岐到，劉表當即遣兵到洛陽助修宫室，軍需物資源源運至，前後不絶。這時孫嵩也寄居在劉表處，劉表不禮遇他。趙岐便盛稱孫嵩平素品行誠篤剛烈，於是聯名上表薦爲青州刺史，趙岐因爲年老有病，就留在荆州了。

曹操這時任司空，推舉趙岐代替自己。光禄勛桓典、少府孔融上書推薦他，於是就地任命他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去世。他預先做好了墓穴，繪上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人的畫像在賓位上，又自畫像於主位上，并都作了畫像贊。吩咐其子說："我死之日，墓穴中聚沙爲床，用布衿白衣，散髮其上，再用單被蓋起來。當天下葬，一下便埋。"趙岐有很多著述，有專著《孟子章句》及《三輔决録》傳於世。

贊曰：吴翁温厚愛人，義氣剛烈於天。延篤、史弼育人，和風時雨之恩。梁冀使用顯刑，誣陷黨人滅絶。盧植文武兼才，臨師籌措有方。趙岐奉命宣威，所至不辱朝命。

後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張段傳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郡朝那人。祖父皇甫棱，是度遼將軍。父親皇甫旗，是扶風都尉。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没。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却。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

永和六年，西羌大舉進犯三輔，圍困了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領各郡的部隊抗擊西羌，不能獲勝。皇甫規雖然是個平民百姓，看到馬賢不專心對待戰争行動，準確地預見到他一定會失敗，於是呈遞文書説明這種情況。過了不久，馬賢果然被西羌消滅。郡將知道皇甫規有用兵的謀略，就任命他擔任功曹，讓他率領士兵八百人，跟西羌交戰。皇甫規斬殺了好幾個敵人的首級，敵寇於是撤退。皇甫規被舉薦擔任上計掾。後來西羌部隊大規模集結，進攻燒殺隴西，朝廷對這件事感到憂患。皇甫規於是呈遞奏章，請求允許自己爲國家效勞，説：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群爲盗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虚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

臣子這幾年來，多次呈報陳説國家應當采取的大政方針。羌戎還没有出動軍隊，臣子已經預見到他們將要反叛；馬賢的部隊剛剛出發，臣子就明確地知道他一定會失敗。這些偶然説準確了的預言，全都可以考察核實。臣子經常想到馬賢等人率領大軍整整四年，却没有建立任何功業，部隊長久在外的花費幾乎要用百億計算。這些錢財是從百姓手中收來，輾轉被奸邪的官員們侵吞了。所以江湖社會上的人們，聚集起來成爲造反的强盗賊民，青州、徐州出現饑荒，百姓背着幼兒四處流浪。羌戎的叛亂，并不是因爲天

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没死自陳。

下太平，全都是由於邊疆的將領們在安撫管理羌戎時有過失。趁着社會秩序安定正常，就對羌戎横加侵犯欺辱；僅僅爲了追逐一點小的利益，最終引來了大的禍害。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就虚假地誇張斬獲的首級；要是打了敗仗，就悄悄地隱瞞起來不説。部隊戰士辛勞抱怨，被奸猾的官員們捆住了手脚，向前進不能够痛快厮殺來建立功業，往後退又不能獲得温飽來保全性命，最後餓死在溝渠中間，尸骨被拋棄在荒原。衹看到國家軍隊的出征，却不能聽到部隊完整地凱旋的聲音。首領豪傑悲痛哭泣，又驚又怕産生變亂。因此邊疆的安定不能長久，軍隊的失敗却一年接着一年。這正是臣子拍手捶胸越來越痛心的事。希望借給臣子兩營和兩郡的那些集合在一起白吃飯的部隊五千人，趁着敵人没有意料到，跟護羌校尉趙冲一起前後呼應配合作戰。邊疆的地形山谷，是臣子熟悉瞭解的；領兵打仗的戰略戰術，臣子已經學習演練過。可以不用花費一點官職爵位和一尺絲帛的賞賜，在上做到清除國家朝廷的憂患，在下做到接受羌戎的降服。假如説臣子年齡還小，官位低下，不配被重用的話，那麽那些打了敗仗的將軍們，官職爵位并不是不高，年齡歲數并不是不大呀。臣子對國家朝廷無限忠誠，冒死彙報自己的意願。

時帝不能用。

當時皇帝没有任用皇甫規。

冲質之閒，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

冲帝、質帝在位年間，梁太后執掌國家政權。皇甫規以賢良方正被舉薦。他在對答皇帝策問中寫道：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奸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閒，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并竭，上下窮虚。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

臣子想到孝順皇帝的作爲，開始時辛勤地從事帝王政治，爲天下四方設立法紀綱領，力圖使國家獲得安定。後來遇到奸邪虚假的小人，權威被身邊親近的小人瓜分，聚集財物畜養寶馬，僅僅衹聽玩笑逗樂的話；又依靠寵信的小人，接受賄賂出賣爵位，輕率地派出使者賓客在侯王中間往返交接，天下人心混亂，投奔造反的人就像回到家裏一樣。所以每當發生征伐戰爭，很少不受到挫

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横，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奸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

折損傷。官府百姓全都用盡氣力，朝廷民間全都困窘空虚。臣子在關西的時候，私下裏探聽風聲，没有聽到國家有什麽褒貶進退，而禍患福祐的産生，全都歸結在有權勢的得寵小人身上。陛下一身兼有乾坤陰陽二體，聰穎聖明純一又有才華。開始管理國家政治的時候，選拔重用忠誠正直的人才，對原來的治國政策，有很多修改更正。遠近人民全都和順安定，看到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自從地震之後，天空出現混濁不散的霧氣，太陽月亮不再明亮，大旱的惡魔到處作惡，大群的賊民四處横行，乾旱的野地裏流滿了鮮血，百姓不得安寧，譴責訓誡不斷到來，這全都是因爲奸臣手中掌握大權纔引起的。那些常侍中特别没有品行的人，應該立刻罷免，趕出皇宫，徹底清掃作惡的壞人，没收他們的賄賂財物，來平息人民的痛恨抱怨，來回答上天的告誡。

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娱不急之務，割减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游，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户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

現在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身處周公、邵公的位置，是鎮守國家的大臣，再加上跟皇帝家族世代通婚聯姻，今天給他們封立的稱號雖然尊貴也還適宜，他們實在應該更加注意培養謙恭的節操，用儒家的學説來幫助陶冶自己，减省除去那些游玩娱樂不是緊急的事務，削割减少住宅府邸那些没有益處的裝飾。國君就像是一隻船，人民就是載船的水。衆多的大臣官員就是乘坐這船的乘客，而將軍兄弟就是掌握船槳的水手。如果能够用心公平竭盡全力來運載乘客，這就是人們説的福氣。要是有一點怠慢鬆弛，就會被波濤吞没。哪能不小心謹慎呢？要是道德跟自己的官職俸禄不相稱，就好像挖取城墻的基礎來增加它的高度。難道是衡量了自己的力量來考慮建立功業追求安穩鞏固的做法嗎？大凡那些老奸巨猾、酗酒成性、尋歡作樂的人，全都是耳朵裏聽着邪惡的聲音，嘴巴裏講着諂媚的言語，心甘情願放縱自己游樂，倡導實行不該做的事的人。也應該把他們降職斥退，來懲罰警告那些行爲不正的

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

人。讓梁冀等人深深地認識到獲得賢名的福氣和喪失人心的難受。另外，身居官位的大臣們白白地拿着俸禄，尚書玩忽職守，主管官員順從錯誤指揮，没有一個人肯來糾正明察朝廷政治，所以讓陛下衹能聽到諂媚阿諛的言論，不能聽到門窗外面其他的聲音。臣子的確知道阿諛奉承的人能够得到好處，切實提意見的人容易招來災禍，難道膽敢隱瞞内心的想法來逃避誅殺譴責嗎？臣子出生成長在邊疆遠地，很少來到皇宫，恐怖害怕，不能保持常態，説的話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忠心。

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閒，禮命五至，皆不就。

梁冀痛恨他譏刺自己，把皇甫規判爲下等，任命他擔任郎中。皇甫規藉口有病免去職務回到家鄉，州郡的官員秉承梁冀的意旨，多次陷害皇甫規幾乎把他害死。皇甫規於是在家教授《詩經》、《易經》，跟他學習的人有三百多人，這樣過了十四年。後來梁冀被誅殺，一個月之間，徵召皇甫規出任官職的公文來了五回，他都没有應召。

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别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没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兖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群羌并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

當時太山的賊人叔孫無忌侵犯擾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伐賊人但没能平定他們。公車專門徵召皇甫規，任命他擔任太山太守。皇甫規到任後，布置采用了很多策略計謀，强盗賊人全被平定。延熹四年秋天，反叛的羌人零吾等跟先零的分支一起進犯搶掠關中，護羌校尉段熲獲罪被徵召入獄。後來先零各支羌人更加强悍，攻陷許多營壘城寨。皇甫規本來就瞭解羌人事物，自己發奮效力朝廷，於是上疏説："自從臣子接受任命以來，决心完全奉獻出自己的力量，幸好依賴着兖州刺史牽顥的清廉勇猛，中郎將宗資的威信仁義，能够做到節制調度符合需要，萬幸没有受到指責。現在奸猾的賊人已被殲滅，太山基本平定，却又聽説各路羌人全都造反叛亂。臣子生長在邠山、岐山一帶，現年已有五十九歲，從前在安定郡府任職時，幾次經歷羌人叛亂，參與籌劃平亂事務，有過偶然説中了的預言。臣子一向疾病纏身，深恐作爲犬馬衹是年老而死，不能够報答大恩。願意請求給臣子一個不重要的官職，讓

平；勤明吴、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我充當乘坐一輛馬車的小小使者，撫慰三輔，宣揚國家的威信恩澤。用我熟悉的地形兵陣，來輔佐幫助各軍。臣子在孤單危險的環境中生活，觀察郡中將領作戰，已經幾十年了。從鳥鼠山直到東岱，毛病都是一樣的。努力尋求勇猛將軍，不如天下清静太平；勤奮學習吴起、孫武的兵法，不如官員奉公守法百姓不造反。上次的動亂爲時不遠，臣子確實感到憂愁。因此超越自己的職權，全面陳述我的心意。”

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絶，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悦。東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復通。

到了冬天，羌人繼續大舉聚合，朝廷爲此擔憂。三公推舉皇甫規擔任中郎將，拿着符節監督關西部隊，討伐零吾等叛羌，打敗他們，斬殺首級八百多。先零等各支羌人敬服皇甫規的權威信譽，相互規勸投降的人有十多萬人。第二年，皇甫規就調動羌人部隊一起討伐隴右，但是道路斷絶，軍中發生大瘟疫，死亡的人占到十分之三四。皇甫規親自前往軍中營帳，巡察看望將領士兵，三軍全都感動喜悦。東羌於是派使者前來請求投降，凉州恢復交通。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凉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并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在這之前，安定太守孫儁收受賄賂强取錢財聲名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大肆殺戮歸降的羌人，凉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都年老昏庸不能勝任職守，却全都依仗權貴勢力，不遵守法度。皇甫規到達州界，全都逐條上奏他們的罪狀，有的免職有的誅殺。羌人聽説了，聚合起來歸附朝廷。沈氐的重要首領滇昌、飢恬等十多萬人，又前往皇甫規處投降。

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絶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并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

皇甫規擔任官職好幾年，手持朝廷符節擔任大將，統率大軍建立功業，回到故鄉督察軍政，既没有樹立什麽特别的私恩，又檢舉揭發了很多人，并且又跟宦官關係惡劣，不同他們交往。於是皇宫内外全都怨恨他，就一起誣陷皇甫規用財物賄賂各支羌人，讓他們假裝歸降。天子下詔書指責皇甫規。皇甫規擔心不能免去災禍，上疏自我申辯説：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

四年的秋天，戎人起兵反叛，從西州開始，侵犯到達涇陽，故都恐懼驚慌，朝廷一心挂念西邊局勢。聖明的詔令不認爲臣子愚昧遲鈍，緊急命令我率軍出征。幸有聖明威

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旋師南征，又上凉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托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宫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污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没，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靈的保祐，於是我宣揚朝廷政令，羌戎各路人馬，不論大小全都低頭歸順，又立刻傳令各營各郡，查問斬殺和收繳物品的數目，節省的費用，有一億以上。我認爲這是忠臣應盡的義務，不敢報告自己的功勞，因此把有片言隻語談到自己微薄功勞的事看作耻辱。但是跟前輩將領的作爲相比，應該不會感到有罪而悔恨。先前我到達州界時，首先啓奏彈劾郡守孫儁，接着彈劾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後來率軍南征，又啓奏彈劾凉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述了他們的罪惡，依法應該處死。而這五個官員，爪牙黨羽布滿半個國家，剩下的那些身佩黑色綬帶的中層官員，下至最小的官吏，牽連涉及的人，又有一百多個。官吏們藉口要爲將領們報仇，兒子一心想着要替父親雪耻，有人裝載禮物乘車奔走，有的身帶糧食徒步奔波，結交串聯有勢力的豪門，拼命散布惡毒的誹謗謡言，説臣子暗中賄賂各支羌人，送給他們金錢財物。假如臣子給的是私人財物，那我家中没有够一擔挑的糧食；假如用的是官府財物，那文書賬簿很容易考查。按照臣子愚笨迷惑的認識，就算真像誣陷我的人説的那樣，前代朝廷還曾把宫女送給匈奴，把公主嫁給烏孫。現在臣子僅僅花費一千萬，就使得反叛的羌人歸順，這是賢能臣子的謀略，軍事家推崇看重的事情，又有什麼罪過，哪裏違背了義理呢？從永初以來，派出的將領不少，全軍覆没的就有五人，動輒花費數億巨款。有的回師車隊軍餉還没開封，原樣運進權貴家門，却揚名建功，受到豐厚的賞賜封爵。現在臣子回到家鄉督察政務，糾察檢舉各郡官員，斷絶朋友親戚關係，誅殺羞辱舊日老友，人們誹謗暗害我，本來就在情理之中。臣子即便品行低下，没有廉潔的名聲，現在遭到這樣的誣陷，還是深深地感到耻辱。《左傳》上説過"鹿將死時不再挑選優美的聲音"，謹此冒昧地呈報這些。"

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這一年冬天，皇甫規被徵召回京城擔任議郎。按照他的功勞應該封侯。但是中常侍徐璜、左悺想從他那裏得到賄賂，多次派賓客前去詢問功勞情况，皇甫規到底没有答理他們。徐璜等人惱羞成怒，又用先前收買羌人的事誣陷他，把他交給法官審判。皇甫規的部下想要補送錢財謝罪求情，皇甫規發誓不按他們的主意辦。於是用殘餘賊寇没能肅清的罪名，被廷尉拘捕，判决到左校服苦役。三公以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多人前往宫門爲他申辯。恰逢大赦，被釋放回家。

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奂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强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奂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奂副。"朝庭從之，以奂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奂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

皇甫規被徵召出任度遼將軍，到任幾個月後，呈遞報告舉薦中郎將張奂接替自己。説："臣子聽説人没有長久不變的風俗，但社會秩序有安定動亂之分；軍隊士兵没有强大弱小，但將領才能有高明低劣之别。我觀察到中郎將張奂才能謀略都很優異，應該讓他擔任主帥，來滿足人們的希望。如果還認爲我這愚鈍的臣子適宜擔任軍事將領，願意充當一個不重要的官職，來做張奂的副手。"朝廷接受了他的請求，任命張奂代替他擔任度遼將軍，皇甫規擔任使匈奴中郎將。到張奂升任大司農時，皇甫規又接替他擔任度遼將軍。

規爲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奂，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

皇甫規做人很注意深謀遠慮，自己因爲連續擔任高官，想要隱身退避回家，多次上書稱病辭職，没有被朝廷接受。正趕上朋友上郡太守王旻的靈柩運回家鄉，皇甫規穿上喪服越過管轄地界，前往下亭迎接。接着派心腹秘密報告并州刺史胡芳，説皇甫規擅自遠離軍營，公然違犯禁令法規，應當立即檢舉彈劾。胡芳説："皇甫威明想要退避回家離開官場，故意激我彈劾他。我應當爲朝廷愛惜人才，怎麽能讓他的計謀成功呢!"於是一點不過問。到後來黨錮事件大規模發生，天下著名賢能人物大多被牽連逮捕，皇甫規雖然是著名將領，但平日聲譽不高。他自己認爲是西州的豪傑，把自己没有被捕看作是耻辱，於是自己上書説："臣子從前推薦過前任大司農張奂，這也就是阿附亂黨了。并且臣子當年被判刑到左校服苦役時，太學生張鳳等人上書爲臣子辯護，這就是被亂黨阿附了。臣子應該判罪。"朝廷知

道後没有問罪，當時的人認爲皇甫規賢能。

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内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

在職幾年，北部邊疆各部族都敬畏歸順。永康元年，被徵召擔任尚書。這一年夏天發生日食，詔書命令各位公卿舉薦賢良方正人士，向下詢問政治得失。皇甫規回答説："上天對於君主，就好像君主對於臣子，父親對於兒子一樣。用災禍妖異來告誡他，讓他走上幸福吉祥的道路。陛下八年當中，三次審判重大案件，一次清除後宫奸人，兩次誅殺外郡大臣。但是災禍妖異仍然出現，人心仍不安定的原因，大概是由於提拔賢良罷免庸才，施用刑罰處分罪人還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前時太尉陳蕃、劉矩，忠心爲國謀劃，高出世人見解，被貶廢到鄉里；劉祐、馮緄、趙典、尹勳，爲人正直受到很多人怨恨，被流放回家；李膺、王暢、孔翊，品行廉潔遵紀守法，最終也没有登上宰相的位置。至於亂黨勾結的動蕩，事情無中生有，殘害賢良，殃及無辜。現在振興改善政治，比翻手掌還要容易，但是各位大臣都閉口不説，鑒於前人受害而畏懼，相互觀望，没有一個人肯嚴正進言。衷心希望陛下保留自己的聖明，接受耿直的意見，那麽從前的過失可以彌補，今後的幸福一定會降臨。"對答上奏，朝廷没有理睬。

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户，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贊、禱文、吊、章表、教令、書、檄、箋記，凡二十七篇。

調皇甫規擔任弘農太守，封爲壽成亭侯，封給食邑二百户，皇甫規推辭了封賞，没有接受。又調任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因爲患病被徵召回京，没有到達，在穀城去世，享年七十一歲。他撰寫的賦、銘文、碑文、贊、禱文、吊文、章表、教令、書、檄文、箋記等，一共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禄，見賢則委位。故干禄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論曰：孔子説"一個人説話不慚愧，那他做起來就不容易"。考察皇甫規説的話，他的心中不慚愧呀！他審查了自己覺得有能力就去追求官職，看到有更賢能的人就把職位讓給他。所以他追求官職不是貪心，而讓出官職也不是爲了求得謙虚的名聲；稱贊自己不被懷疑是自誇，讓位給人也不擔心被人説成送人情。因此他能够在征討戎狄中建立功業，并在國家動亂中保全了自身。

張奂

張奂，字然明，敦煌淵泉人也。

張奂，字然明，敦煌郡淵泉人。父親張惇，

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

擔任漢陽太守。張奐年少時到三輔游學，拜太尉朱寵爲老師，學習《歐陽尚書》。當初，《牟氏章句》空虛繁冗的詞句很多，有四十五萬多字，張奐把它減少到九萬字。後來他到大將軍梁冀府中供職，於是上書給桓帝，呈遞他的《章句》，皇上詔令把這書送到東觀。因爲患病辭去官職，後來又被舉薦爲賢良，回答策問獲得第一名，被提拔擔任議郎。

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

永壽元年，調任安定屬國都尉。剛剛到任，就趕上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多人侵犯美稷，東羌各部族又全體起兵響應，而張奐軍營之中僅有二百來人，却一聽到消息立刻率兵出擊。軍中下屬認爲力量不够抵擋，叩頭阻攔制止他。張奐没有聽從，於是進軍駐扎到長城，募集兵士，派遣部將王衛招降東羌，接着進軍占據龜兹，使南匈奴不能與東羌相交來往。各部落首領於是相互牽引向張奐歸順，共同攻擊薁鞬等人，連續作戰擊敗他們。伯德驚慌害怕，率領他的部屬投降，郡中從此安定。

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并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羌人首領感激張奐的恩德，獻上戰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贈送了八枚金耳環。張奐全都接受，接着把主簿叫到各支羌人首領面前，把酒澆到地上説："即使戰馬像羊一樣多，也不牽進馬厩；就算金子像小米一樣多，也絶不裝進腰包。"把金器戰馬全部退還。羌人生性貪婪而看重官員的清廉，從前有八位都尉全都貪圖財物，羌人被他們害得很苦，到了張奐潔身自好，威望教化普遍推行。

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并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又調任使匈奴中郎將。當時休屠各和朔方烏桓一起造反叛亂，焚燒了度遼將軍軍門，進軍占據赤阬，烟火都能望見。張奐部隊十分驚恐，紛紛想要逃跑。張奐安穩地坐在帳篷之中，安定自若地給弟子講解經典，軍中人心稍定。接着密派使者誘降烏桓，暗中跟他們講和交結，於是讓烏桓斬殺屠各首領，襲擊打敗敵軍。各路胡人全部歸降。

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

延熹元年，鮮卑進犯邊疆，張奐率領南單于攻擊他們，斬殺敵軍首級幾百。

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

第二年，梁冀被誅殺，張奐因爲是梁冀的舊

禁錮。奂與皇甫規友善，奂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産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奂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静。

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奂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奂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奂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奂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

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祋祤，掠雲陽。夏，復攻没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脅同種復鈔三輔。奂遣司馬尹端、董卓并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奂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并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

部下而被罷免官職禁止做官。張奂跟皇甫規友情深厚，張奂被罷官之後，所有舊時的朋友没有一個人敢出來替他説話，衹有皇甫規一個人先後七次上書舉薦張奂。張奂在家閑居了四年，重新被任命擔任武威太守。張奂公允平均地徵收賦税徭役，聚合安撫疲憊散亂的敗兵，在各郡中常是最好的，河西因此得到保全。當地風俗有很多妖邪禁忌，凡是在二月、五月出生的小孩以及跟父母在同一個月份出生的小孩，全部殺掉。張奂用仁義的道理教導百姓，對妖邪禁忌的做法嚴厲懲罰，當地風俗因而得到改變，老百姓在他活着的時候就爲他建立祠堂。被舉薦有優異政績，提拔擔任度遼將軍。幾年之間，幽州、并州一片清静。

九年春天，被徵召擔任大司農。鮮卑聽説張奂已經離去，當年夏天，就召集糾結南匈奴、烏桓分幾路攻進關内，有的五六千騎兵，有的三四千騎兵，進犯掠搶邊境九郡，殺戮搶劫百姓。秋天，鮮卑又帶領八九千騎兵攻進關内，引誘東羌跟他們一起結盟。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等部族一起侵犯武威、張掖，邊境一帶都遭到他們的殘害。朝廷爲這事憂愁，重新任命張奂擔任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的身份督導幽州、并州、凉州三州和度遼、烏桓兩軍，兼管考察各位刺史、二千石的政績才能，賞賜十分豐厚。匈奴、烏桓聽説張奂到了，就相互引導前來歸降，共有二十萬人。張奂僅僅誅殺了那些首惡分子，其餘全部加以慰撫接受他們歸降。衹有鮮卑出塞而去。

永康元年春天，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兵進犯關中，圍困祋祤，搶掠雲陽。夏天，又攻破了度遼、烏桓兩軍營壘，斬殺了一千多人。冬天，羌人岸尾、摩蟞等脅迫同族人再次進犯掠奪三輔。張奂派遣司馬尹端、董卓一起攻打羌人，大敗敵軍，斬殺羌人首領，斬獲敵人首級一萬多，三州清静安定。按照他的功勞應當封爵，但張奂不巴結奉承宦官，所以封賞就没有實行，衹是賞賜給他二十萬錢，任命他家一個人做郎。張奂全都推辭没有接受，但希望搬家到弘農華陰。舊的制度規定邊疆的人不能搬到内地居住，衹有張奂因

爲有功被特别批准按他願望搬遷，所以從此成爲弘農人。

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

建寧元年，出征獲勝凱旋。當時竇太后臨朝執政，大將軍竇武跟太傅陳蕃一起謀劃誅殺宦官，事情泄漏，中常侍曹節等人在皇宫中作亂，趁着張奐剛被徵召到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假傳詔命讓張奐和少府周靖率領五營軍士圍攻竇武。竇武自殺，陳蕃也被殺害。張奐升任少府，又被任命爲大司農，因爲有功被封侯。張奐十分後悔被曹節蒙騙坑害，上書堅決辭讓，把官印綬帶封起來交還，到底也没有接受。

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并伏誅戮，海内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宫，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黄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

第二年夏天，皇帝寶座前欄板上出現青蛇，又颳大風下冰雹，閃電擊倒大樹，詔書命令所有官員各自解説災異的應驗。張奐上疏説："臣子聽説風是上天的號令，用來運動萬物貫通節氣。木從火生出，相互轉化纔能昌明。蛇能伸能屈，跟龍相類有時騰飛有時冬眠。按照時節到來是安定太平的徵兆，違背節氣到來是對政治混亂的懲戒。陰氣太盛受到專用，就會凝聚精氣成爲冰雹。從前的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有的立志安定國家，有的剛正不阿。前時因爲進讒小人獲勝，全都被誅殺身亡，海内人士默默無語，人人心懷震驚氣憤。從前周公的安葬不符合禮制，上天動怒發威。如今竇武、陳蕃一片忠貞，没有受到公開寬恕，災異的出現，全是因爲這個緣故。應該迅速爲他們重新安葬，讓他們被流放的家屬搬回老家。那些受到牽連被剥奪做官資格的，全部解除禁令。另外，皇太后雖然住在南宫，但是没有得到皇恩禮遇，朝廷大臣没有一個人敢説話，遠近人士全都失望。應該思念大義回報養育親情。"天子深深感到張奐的話有理，就去詢問各位黄門常侍的意見，皇上身邊的人全都反對，皇帝不能自己做主。

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

改任張奐爲太常，他跟尚書劉猛、刁韙、衛良一起舉薦王暢、李膺能够作爲三公的人選，而曹節等人更加痛恨張奐的言論，於是皇上下詔嚴厲指責張奐。張奐等人全都自己前往廷尉處投案，幾天之後纔被放出，全都處以罰三個月俸禄來抵罪。司隸校尉王寓，是宦官出身，想要利用

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

公卿的寵愛，來要求舉薦自己，朝廷百官膽小害怕，没有一個人不答應他，惟獨張奐一人拒絕了他。王寓惱怒，因此就用結黨罪名誣陷張奐，把他禁錮遣返家鄉。

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黄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熲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静，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張奐以前擔任度遼將軍時，跟段熲爲打擊羌人的事爭執，互相不服。到段熲擔任司隸校尉時，就想把張奐趕回敦煌，打算殺掉他。張奐擔憂恐懼，呈遞文書向段熲謝罪説："小人愚昧，得罪了州將，相隔千里托付性命，把自己心情稟報給您。先生仁慈厚道，明察小人的辛苦，使者還没有回去，又接到了郵書。皇恩詔令十分聖明，早先已經寫得清楚，而州府希望急迫，郡縣惶恐畏懼，離開營房翹首相望，側身等待回音。父母的朽骨孤魂全都拜托給您了，如果得到您的憐憫，稍微賞給小人一點恩惠照顧，那恩澤就會擴展到黄泉，照顧到冥冥世界，這不是張奐一輩子所能報答的。没有毛髮那麽小的功勞，却想要向人求得高山那樣大的回報，這正是淳于髡拍着大腿仰天而笑的事情。我確實知道自己的要求一定會被人譏笑，但是仍然不能這樣期望。爲什麽呢？枯朽的白骨對人没有用處，但是文王却安葬它；死去的千里馬不能再被人利用，但是燕昭王却把它當寶貝。如果跟文王、燕昭王的道德相同，難道不偉大嗎！大凡人的本性，有了冤屈就要呼喊上天，走投無路就會搥打胸膛。現在我叫天天不應，拍胸也没用，的確自己悲傷哀痛。大家一起生活在聖明世道，單單自己不像個人。我這孤獨卑賤的人，没有地方訴苦。假如您不可憐，我就要成爲别人盤中的魚肉。我全心向東期盼，再没别的可説。"段熲雖然是個剛烈勇猛的人，讀了信也感到悲哀，到底没忍心流放張奐。當時受到禁錮不准做官的人大多不能安静地守在家中，有的被殺有的流放。張奐關起家門不出去，供養教授學生上千人，撰寫《尚書記難》三十多萬字。

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絶而不

張奐從小立有志向節操，曾經跟朋友們説過："大丈夫活在世上，應當在邊疆爲國家建立功業。"到他擔任將帥時，果然建立了功勛。董卓仰慕他，派他的哥哥送給張奐一百匹縑。張奐

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尸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絶。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厭惡董卓的爲人，拒絶没有接受。光和四年逝世，時年七十八歲。留下遺囑説："我先後出仕，十次佩帶官印，不能跟世俗同流合污，被奸邪小人忌恨。仕途通達堵塞命中注定，生命開始結束自有常規。衹是地下冥冥世界，漫長没有光明的日子，要再用絲綿纏裹，用密密麻麻的釘子釘牢，這是我不喜歡的。幸而先前已有墓穴，早上去世傍晚就可下葬，尸體停放在靈床時，蓋一幅布巾就行了。不要像晉文公那樣奢侈，也不必像楊王孫那樣節儉，衹要按照人情順從我的心意，大概不會受到指責了。"孩子們聽從了他。武威人大多爲他建立祠堂，世世供奉不斷。他撰寫的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有二十四篇。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長子張芝，字伯英，最有名。張芝和弟弟張昶，字文舒，全都擅長草書，到今天還被人稱頌流傳。

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當初，張奐擔任武威太守時，他的妻子懷孕了，夢見自己帶着張奐的官印綬帶登樓唱歌。向占夢的人詢問，占夢人説："一定會生個男孩，會重新管轄這個地方，最後在這樓上死去。"過後生下兒子張猛，在建安時擔任武威太守，殺了刺史邯鄲商，州郡軍隊圍攻激烈，張猛耻於被俘，於是登樓自焚而死，最終應驗了占夢的預言。

論曰：自鄛鄉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數十年閒，四海之内，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論曰：自從鄛鄉侯被封侯，宦官勢力興盛，恣意暴虐幾十年間，四海之内，没有一個人不咬牙切齒義憤填膺，希望拿起武器殺掉他們。陳蕃、竇武主持正義進行謀劃，徵召聚集天下知名人士，這是有識之士全都知道的，而張奐被小人欺騙，舉兵圍殺了忠烈大臣。即使悔恨在心，推辭官爵謝罪，還是像《詩經》説的："無聲地哭泣呀，追悔莫及了！"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熲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所在有能

段熲，字紀明，武威郡姑臧人。他的祖先出於鄭國的共叔段，是西域都護段會宗的從曾孫。段熲少年時就學習射箭騎馬，崇尚游俠，輕視財物，長大之後纔收攏心思愛讀古書。開始被舉薦爲孝廉，擔任憲陵園丞、陽陵令，任職期間

政。

有政績。

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

調任遼東屬國都尉。當時鮮卑侵犯邊塞，段熲立即率領部下飛奔前往抗擊。出兵後又擔心賊寇驚恐離去，就派出驛站車馬謊稱送皇上璽書詔令給段熲，段熲在途中假裝撤退，偷偷地在返回的路上設下埋伏。賊人以爲這是真的，就進軍追趕段熲。段熲於是大舉進兵，全部斬殺俘獲敵軍。因爲犯了謊稱璽書的罪被判重刑，由於有功被交給司寇處理。服刑期滿，被徵召任命爲議郎。

時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頌薦熲，乃拜爲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

這時太山、琅邪的賊人東郭竇、公孫舉等聚集兵力三萬人，攻破毁壞郡縣，政府派兵征討，多年不能平定。永壽二年，桓帝詔命公卿選拔將領中文武雙全的人，司徒尹頌推薦段熲，於是被任命做中郎將。攻打東郭竇、公孫舉等人，大敗賊軍斬殺賊人，斬獲首級一萬多，剩餘賊黨投降潰散。封段熲爲列侯，賞賜五十萬錢，任命他的一個兒子做郎中。

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

延熹二年，調任護羌校尉。正趕上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個羌人部族進犯隴西、金城關塞，段熲率領部隊以及湟中順從的羌人一萬二千騎兵從湟谷出擊，攻打擊敗敵軍。追擊征討向南渡過黄河，派軍吏田晏、夏育募集勇士先登，懸下繩索互相牽引，又在羅亭打了一仗，大敗敵軍，斬殺敵軍酋長首領以下兩千多首級，活捉俘虜一萬多人，賊人全都奔散逃跑。

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没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鬥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熲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

第二年春天，殘餘羌人又跟燒何首領一起侵犯掠奪張掖，攻破鉅鹿塢，殺害屬國官民，又召集同族一千多支，聯軍星夜奔襲段熲軍營。段熲下馬與敵軍大戰，到了中午，刀矛折損箭矢放盡，賊人也領兵後撤。段熲追逐敵軍，邊戰邊進，日夜進攻，餓了吃生肉渴了就吃雪，四十多天後，一直追到黄河源頭積石山，追出關塞兩千多里，斬殺燒何的首領，斬殺敵軍首級五千多。又分兵攻擊石城羌人，斬殺溺死一千六百人。燒當部族九十多人前往段熲軍中歸降。又有各個部族的羌人聚集駐扎在白石山，段熲又進兵攻擊，斬殺首級三千多。冬天，勒姐、零吾部族圍攻允街，殘殺掠奪官民，段熲派兵前往救援，斬

殺俘獲幾百人。

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没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

四年冬天，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等部族的羌人一起進犯并州涼州，段熲率領湟中歸順的羌人征討賊人。涼州刺史郭閎貪圖分享殺敵功勞，滯留段熲軍隊，使他們不能進軍。歸順的羌人出征太久，思念家鄉，全都反叛。郭閎把罪過推給段熲，段熲獲罪被徵召投進牢獄，被判到左校服勞役。羌人於是更加强悍，攻陷許多營壘城寨，相互召喚聚集，進犯各郡，因而前往皇宫爲段熲申辯的官員數以千計。朝廷知道段熲被郭閎誣陷，下詔書查問其中真情。段熲衹表示認罪，不敢説自己冤枉，京師的人都稱他是有德長者。從囚犯中被重新起用，再次被任命做議郎，調任并州刺史。

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

這時滇那等部族羌人五六千人進犯武威、張掖、酒泉，燒毁百姓房舍。六年，賊人勢力變得强大，涼州幾乎滅亡。冬天，又任命段熲擔任護羌校尉，乘坐驛車前往上任。第二年春天，羌人封僇、良多、滇那等部族首領三百五十五人率領三千部族前往段熲軍中歸降。當煎、勒姐等部族仍然獨自聚集爲營。冬天，段熲率領一萬多人進攻打敗他們，斬殺他們的首領，斬殺首級四千多。

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閒。

八年春天，段熲又進攻勒姐部族，斬殺首級四百多，歸降的人有兩千多人。夏天，進軍到湟中攻打當煎部族，段熲軍隊失敗，被圍困三天，采用隱居奇士樊志張的計策，半夜悄悄領兵溜出包圍，回過頭來擊鼓大戰，大敗敵軍，斬殺首級數千。段熲於是窮追不捨，在山谷間輾轉往返，從春到秋，没有一天不作戰，賊人於是飢餓困頓潰敗流散，向北到達武威一帶。

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户。

段熲打擊西羌，共計斬殺兩萬三千人，俘獲幾萬人，繳得馬牛羊八百萬頭，歸降的有一萬多部族。封段熲爲都鄉侯，食邑五百户。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

永康元年，當煎等部族重新反叛，聚集四千多人，打算攻打武威，段熲再次追擊賊人到鸞鳥，大敗賊兵，殺死賊人首領，斬殺三千多人，西羌從此平定。

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没征西將

而東羌先零等部族，自從征西將軍馬賢失

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强衆，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言曰：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内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强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内，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横之勢，而久亂并、凉，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并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内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兹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敗覆没之後，朝廷無力征討，於是多次侵犯掠奪三輔。後來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連年招降他們，總是歸降之後又反叛。桓帝下詔書詢問段熲説："先零等東羌造反行凶叛逆，而皇甫規、張奐各自擁有强大軍隊，却不能及時制服平定他們。想要讓段熲領兵向東征討，不知是否合適，你可以報告你的戰略戰術。"段熲於是上書説：

臣子看到先零等東羌雖然多次反叛，但歸降皇甫規的，已有兩萬來個部族，順民賊寇已經分開，剩下的賊寇没有多少了。現在張奐長期猶豫不進攻的原因，大概是擔心羌人外表分離内心統一，軍隊前往一定會受驚反叛。并且從冬到春，聚營扎寨不解散，人馬疲憊困頓，這已是賊人自我消亡的形勢，衹要再加以招降，就可以輕易地制服强敵了。臣子認爲羌人的狼子野心，很難用恩德收服，走投無路時雖然能歸順，大軍一離開就會又反叛。衹能用長矛頂着他們的脅腰，用刀刃架在他們的脖子上纔行。總起來算東羌的部族剩下的不過三萬多，居住地接近塞内，路途没有什麽險阻曲折，并没有像燕、齊、秦、趙那樣縱横相連的形勢，但是却長期擾亂并州、凉州，多次侵犯三輔，西河、上郡，已經各自搬遷到内地，安定、北地，又已經孤單危急，從雲中、五原開始，往西直到漢陽兩千多里的地方，匈奴、各部族的羌人，一起占據着那塊地盤，這是隱藏在我們身上的毒瘡，現在停留在脅下，要是不把它除掉，很快就會長大。現在要是派出五千騎兵，一萬步兵，三千輛戰車，用上三冬兩夏，足够擊敗平定賊人，總共花費不過五十四億錢。像這樣，就可以使各路羌人全部被擊敗，讓匈奴長久順服，搬遷到内地的郡縣，也能够返回原地。我計算過永初年間，各路羌人反叛，十四年中，花費了二百四十億錢；永和末年，又經歷七年征戰，花費了八十多億錢。花費消耗像這麽多，還是不能徹底殺盡賊人，剩下的殘賊重新起兵，現在仍在爲害。如今要是不短期辛苦一陣，那就

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

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熲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録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

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熲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鬥且引，及於靈武谷。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

不能盼來永久的安寧。臣子希望貢獻自己低劣的能力，時刻等待着命令。

皇帝答應了他，全都聽從他的主張。

建寧元年春天，段熲率領軍隊一萬多人，携帶十五天的糧草，從彭陽出發直奔高平，在逢義山跟先零等部族交戰。賊人兵力强盛，段熲部下驚恐害怕。段熲於是命令軍中備箭磨刀，長矛手排成三隊，弓箭手夾在兩邊，派輕騎兵在左右兩翼掩護。激勵兵將們説："現在我們離家幾千里，前進就會成功，後退一定全部完蛋，努力一起爭功名！"於是大聲呼喊，將士們全都隨聲奔騰衝殺，段熲騎馬在一邊奔馳，發起衝鋒攻擊敵營，賊兵大敗，斬殺八千多人，繳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

當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書説："先零等東羌多年爲害，段熲先前上書，决心一定鏟除消滅賊人。踏霜冒雪，日夜兼程，親身冒着槍林箭雨，感動激勵將士。决戰不到一晝夜，賊寇大敗奔逃，殺敵衆多俘虜成片，繳獲戰利品無數。洗雪了百年的遺恨，告慰了忠將的亡靈。功勞顯著，我十分贊賞。等到東羌完全平定，一定合并論功行賞。現在暫且獎給段熲二十萬錢，任命他家一個子弟爲郎中。"命令中藏府調撥金錢財物，增加軍費。任命段熲擔任破羌將軍。

夏天，段熲再次追擊羌人，出橋門谷，一直追到走馬水邊。不久聽説賊人在奢延澤，於是率領輕兵日夜兼程，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多里，清晨趕上賊兵，進攻打敗他們。殘餘賊兵逃往落川，又重新聚集屯結。段熲於是分派騎司馬田晏率領五千人從東面出擊，假司馬夏育率領兩千人繞到賊兵西邊。羌人分兵六七千人圍攻田晏等人，田晏等人跟羌人交戰，羌人潰敗逃跑。段熲急速進軍，跟田晏等人一起追到令鮮水邊。段熲部下士兵又餓又渴，於是率領士兵組成方陣奪令鮮水，賊人又潰散逃跑。段熲於是跟賊人不斷接觸，邊戰邊走，到達了靈武谷。段熲這纔身披鎧甲率先衝鋒，士兵没有一個甘願落後的。羌人因而大敗，抛棄武器逃跑。又追趕了三天三夜，士兵脚底全打滿了水泡。追到涇陽之後，殘餘賊人四千

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説虜强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静，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没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説，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户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内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

多部族，全都潰散逃進漢陽山谷之中。

這時張奐上書説：“東羌叛賊雖然潰敗，其他羌人難以全部殲滅。段熲禀性輕率果敢，考慮到勝敗難以永保不變，應該用恩德來招降羌人，這樣可以永不後悔。”詔書轉告段熲。段熲再次上書説：

臣子原本知道東羌雖然人口衆多，但軟弱而容易制服，所以陳述我愚笨的想法，想要實行一個能永久安寧的計策。而中郎將張奐却説賊人强大難以擊敗，應該采用招降手段。聖明朝廷英明有遠見，信任采納了我的不成熟的建議，因而臣子的計謀得到實行，張奐的計策没被采用。事實形勢的發展跟他的預見相反，因而他就對我猜忌懷恨。他聽信叛逆羌人的申訴，花言巧語，説臣子的軍隊多次被打敗，又説“羌人也是跟我們一樣禀受上天恩賜而生，不能够全部殺盡，山谷廣大，不能够空着没人住，血流遍野，傷害和睦引來災害。”臣子想到周、秦時代，戎狄是禍害，漢朝中興以來，羌人賊寇爲害最深，殺也殺不完，即使歸降了又會重新反叛。現在先零等部族，多次反叛，攻破縣城，搶掠人民財物，挖掘墳墓暴露尸骨，禍害波及到死人身上。上天震動發怒，藉着我們的手來誅殺他們。從前邢國做違背道義的事，衛國討伐它，軍隊出發天降及時雨。臣子軍隊出動經過夏天，接連得到上天的甘霖，莊稼豐收，人民没有災病。上觀天意，上天不降災害；下察人間政事，人民和睦軍隊獲勝。從橋門谷往西，到落川以東，舊時的屯田營壘縣城鄉邑，相互連接通暢，并不是艱險窮惡的絶地，車輛馬匹行走安穩，没有什麽波折。而張奐擔任大漢官職，身爲武將，率軍駐扎兩年，不能平定賊寇，憑空想要停戰修好，招降凶惡的敵人，言辭荒誕空説大話，虚妄而没法驗證。爲什麽這樣説呢？從前先零作亂，趙充國把他們搬遷到關内居住，煎當在邊境擾亂，馬援把他們搬遷到三輔；他們開始時還順服但最後仍然反

策，欲絶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叛，至今還是禍害。所以有遠見的人，爲此深深擔憂。現在邊疆漢人孤單稀少，多次受到羌人毒害創傷，却還想讓歸降的賊人跟居民們一起居住，這就像在良田裏種荆棘，在卧室裏養毒蛇。所以我憑着大漢的威力，施行長治久安的政策，打算斷絶賊人的根基，讓他們不能滋生。本來計劃用三年的經費，使用五十四億錢，如今剛剛一年，花費不到一半，而殘餘賊寇，很快就要滅絶。臣子每次接到詔書，都有軍隊出征在外不聽從朝内指揮的話，希望徹底實行這項指示，全權交給臣子處理，讓我臨時考慮適當對策，不失戰機。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説降漢陽散羌。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廪，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虚放兵，勢必殄滅。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栅，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

二年，詔令派遣謁者馮禪説服招降漢陽的零散羌人。段熲認爲時值春耕季節，百姓遍布田野，羌人即便暫時歸降，但縣府無力供養，一定還會重新反叛爲盜賊，不如乘虚進軍，一定能够全殲賊人。夏天，段熲獨自進軍，到離羌人駐扎的凡亭山四五十里的地方，派遣田晏、夏育率領五千人占據山頭。羌人全體出動攻打他們，厲聲問道："田晏、夏育在這裏不？湟中歸順的羌人全都在哪裏？今天要决一死戰！"軍中驚恐，田晏等人鼓動激勵士兵，拼死大戰，因而打敗賊人。羌人部隊潰敗，向東奔逃，又聚集在射虎谷，分兵把守各個山谷的進出口。段熲想要一舉全殲賊人，不想再讓賊人分散逃走，於是派遣一千人在西縣用樹木結成栅欄，寬二十步，長四十里，連綿遮擋。分派田晏、夏育等人率領七千人，口銜木枝悄然無聲深夜登上西山，安營扎寨構築工事，離賊人一里左右。又派司馬張愷等率領三千人登上東山。賊人這纔發覺，於是進攻田晏等人，分兵從取水道上攔擊。段熲親自率領步騎兵從水道上進攻，羌人退走，於是跟張愷等人從東山西山兩邊發兵進攻擊敗賊人，羌人再次潰敗逃散。段熲追到山谷進出口窮山深谷之中，處處擊敗賊人，斬殺賊人首領以下一萬九千個首級，繳獲牛馬驢騾毛氈裘皮帳篷雜物，不可計數。馮禪等人招降的四千人，分别安置在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全部平定。

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户。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共計作戰八十次，斬殺首級三萬八千六百多，繳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多頭，耗費四十四億錢，軍士戰死四百多人。改封爲新豐縣侯，食邑一萬户。段熲帶兵仁愛，士兵有生病的，他親自探望慰問，親手替傷員包扎傷口。在邊疆十多年，没有一天睡過安穩覺。跟將士同甘共苦，所以將士全都樂意爲他拚死作戰。

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冢，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

三年春天，徵召返回京師，携帶着秦、胡步騎兵五萬多人，以及汗血千里馬，俘虜一萬多人。詔書派遣大鴻臚手持符節前往鎬水慰勞。軍隊到達，任命段熲爲侍中。調任執金吾河南尹。有盜賊發掘馮貴人墳墓，段熲獲罪被降職爲諫議大夫，又調任司隸校尉。

熲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户，并前萬四千户。

段熲卑躬屈膝巴結宦官，因此能够保住自己的富貴，於是跟中常侍王甫勾結一起，冤枉誅殺中常侍鄭颯、董騰等人，被增加封邑四千户，跟先前封賞的合并有一萬四千户。

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

第二年，接替李咸擔任太尉，這年冬天生病免職，又擔任司隸校尉。幾年後，調任潁川太守，被徵召爲太中大夫。

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吕强上疏追訟熲功，靈帝詔熲妻子還本郡。

光和二年，又接替橋玄擔任太尉。在職一個多月，碰上出現日食而自我彈劾，主管官員呈報上去，詔命收回段熲官印綬帶，送交廷尉處置。這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請誅殺王甫，并牽連到段熲，在牢獄中詰問譴責段熲，於是喝下毒酒身亡，家屬被流放在邊疆。後來中常侍吕强上書追述段熲的功績，靈帝詔命段熲的妻子兒女返回本郡。

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并知名顯達，京師稱爲“凉州三明”云。

當初，段熲跟皇甫威明、張然明同時知名顯貴，京城稱他們是“凉州三明”。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踪。戎驂糾結，塵斥河、潼。規、奂審策，亟遏㠭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静山空。

贊曰：山西多猛將，“三明”齊稱雄。戎馬征戰久，足迹到河、潼。規、奂出奇策，一舉制頑凶。志同文會友，相互更推崇。段熲追兩狄，束馬懸刀鋒。紛紜奔騰後，谷静山也空。

後漢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陳王傳

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陳蕃，字仲舉，汝南郡平輿縣人。祖父任河東太守。陳蕃十五歲時，曾自在地住在一間屋裏，但庭院雜亂污穢。他父親的朋友同郡人薛勤來看望他們，對陳蕃說："小孩子家爲什麼不清掃院落來接待賓客?"陳蕃說："大丈夫活在世上，應當清掃天下，哪能衹做清掃一間屋的事!"薛勤明白他有清掃天下的志向，認爲他很奇異。

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弃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别駕從事。以諫争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

開始在郡中任職，被舉薦爲孝廉，擔任郎中。遇上母親去世，離開官職服喪。服喪期滿，刺史周景徵召他做别駕從事。因爲諫諍與人不和，交回印符辭官離去。後來公府徵召舉薦他爲方正，都没有前往接受。

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内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污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

太尉李固上表舉薦，徵召任命爲議郎，又調任樂安太守。當時李膺擔任青州刺史，以執政威嚴出名，下屬郡縣官員聽説李膺來到，全都自動離職而去，衹有陳蕃因爲政績清明而留下没走。同郡人周璆，是位清高人士，先後幾任郡守徵召他全不肯去，衹有陳蕃能請他到來。陳蕃衹稱他的字不叫他的名，特别替他準備了一張床榻，他走之後就懸挂起來。周璆字孟玉，是臨濟人，有好名聲。民間有一個叫趙宣的人安葬了父母但没有填塞墓道，還自己住到墓道之中，服喪二十多年，鄉里稱贊他孝順，州郡官府多次以禮相請。郡中把他推薦給陳蕃，陳蕃跟他相見，問起他的妻子兒女，而趙宣的五個兒子全都是在服喪期間出生的。陳蕃大怒說："聖人制定服喪的期限禮儀，孝順的人克制自己遵守它，不孝順的人努力

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托，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

上進達到它。并且祭祀不能太頻繁，就是因爲頻繁了容易使人隨便不莊重。更何况你在墓道之中住宿，還在裏面生孩子，欺騙世人迷惑民衆，玷污了鬼神呢?”於是判了他的罪。大將軍梁冀威勢震動天下，這時派人送信給陳蕃，拜托他辦事，不能得到接見。使者采用欺騙手段得到接見，陳蕃大怒，把使者鞭打死去，獲罪被降職做脩武縣令。漸漸提升，被任命爲尚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核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當時零陵、桂陽山中賊人爲害，公卿商議派兵征討，又下詔令給各州郡，各地全都可以舉薦孝廉、茂才。陳蕃上疏反駁說：“從前高祖創立大業，天下人民放下重擔，朝廷撫養百姓，就像養自己的孩子。現在零陵、桂陽兩郡的百姓，也是皇上的孩子。導致孩子們爲害的原因，難道不是當地官員貪婪暴虐，使得他們這樣做的嗎？應該嚴令三府，暗中考察州牧郡守縣令縣長。要有那種在職而不和睦團結，侵犯殘害百姓的人，就立刻舉報，改選清廉賢明奉公守法的人，能够宣傳法令一心愛護百姓的人。就可以不用煩勞朝廷軍隊，賊人就自己安定平息了。另外三署中郎官有兩千多人，三府中掾屬官員超過了限額還没有委任，衹應該選擇優秀的人授給官職，撿出惡劣的人加以清除。哪裏用得着頒發全部推舉人才的詔令，來助長托請做官的做法呢?”因爲這事得罪了皇帝身邊的人，所以被放出京城擔任豫章太守。稟性方直嚴峻，不接待賓客，下屬百姓也敬畏他的清高。被徵召擔任尚書令，送行的人都没走出外城城門。

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

升任大鴻臚。正趕上白馬縣令李雲直言上疏進諫，桓帝發怒，判決他死刑。陳蕃上書營救李雲，獲罪免官回歸家鄉。

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禄勛。時封賞逾制，内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又被徵召擔任議郎，幾天後又升任光禄勛。當時封爵賞賜超過規定制度，宫内寵臣權勢强盛，陳蕃於是上疏進諫説：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悦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悦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

臣子聽説有爲國家辦事的人，一心衹顧國家；有替國君辦事的人，一心想博得君主歡心。現在臣子蒙受聖朝的恩惠，擔任九卿職位，看到錯誤却不進諫，那就是一心衹想博取歡心的人了。諸侯在上對應着二十八星

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盗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宫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宫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采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宿，在天空中閃閃發光，在下統轄着分封土地，圍繞遮護着朝廷。高祖約定的法令，不是功臣不能封侯。但聽説朝廷追記河南尹鄧萬世父親鄧遵的微小功勞，重新封給尚書令黄儁祖先已經絶封的爵位，皇上身邊的人以不義而得到封邑，左右寵臣本無功却受賞，授給官職不考慮他的能力，割地分封不考查他的功績，以至於一家之中，有幾個人被封侯。因此天象失去常規，陰陽變化錯亂，莊稼没有收成，百姓日用不够。臣子知道封賞的事已經進行，説了也無法挽回，衹是希望陛下從現在起停止。另外近年徵收賦税，百姓十之五六受到損傷，萬民飢寒交迫，窮不聊生，但是皇家宫女數千，吃肉穿綾，塗脂抹粉，花費不可計量。俗諺説“盗賊不進有五個女兒的人家門”，是因爲女兒多了家境就貧寒。現在後宫的女子，難道不會使國家貧困嗎？因此傾宫的女子嫁了人天下都受感化，楚國女子因爲失寵悲傷而引起西宫災禍。并且聚集了許多宫女却又不去接近她們，一定會使她們産生憂傷悲痛的情感，從而導致有人受寵有人受冷落的尷尬情况。牢獄是用來禁止奸人違法的，官位是用來衡量人才治理百姓的。要是法令欠缺不公平，官吏全都不稱職，那麽朝廷政治就有缺陷了。而現在天下人的議論，全都説牢獄是因爲私仇引起，侯爵靠賄賂獲得。要是没有腥臭污穢，那麽蒼蠅不會飛來。陛下應該探求得失，擇忠從善，下詔書選拔人才，全權交給尚書、三公，讓獎賞處罰，各有主管，難道不很幸運嗎！

帝頗納其言，爲出宫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内侯，而萬世南鄉侯。

皇帝采納了他不少意見，放出了宫女五百多人，衹賜封黄儁關内侯爵位，而封鄧萬世爲南鄉侯。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游’，周公戒成王

延熹六年，皇上駕臨廣成苑打獵。陳蕃上疏進諫説：“臣子聽説國君到苑囿打獵，衹在仲秋西郊之時。順應時節講習武備，獵殺禽獸供給祭祀，來加深孝敬之情。要是有人違背了這些，那就是任意放縱了。所以皋陶告誡虞舜‘不要讓人

‘無槃于游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秋前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迹，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游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放縱玩樂’，周公告誡成王‘不要在游玩打獵上耽擱’。虞舜、成王尚且有人這樣告誡他，何况德行不如這兩位君主的人呢！平安的時候，尚且應該有節制，何况現在有‘三空’的艱難呢！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這就是所謂‘三空’。加上戰亂没有停息，四方百姓流離失所，這正是陛下心情焦慮容顔憔悴，夜不能寐坐以待旦的時候。難道能够耀武揚威，一心放在觀賞車馬奔馳上嗎？還有初秋多雨，百姓開始種麥子。現在放棄了鼓勵百姓耕種的時機，而讓百姓從事驅趕禽獸開闢獵場的勞役，這不是聖明君主體恤百姓的心意。齊景公想要到海邊觀景，到琅邪游玩，晏子給他陳説百姓厭惡聽到旌旗車馬的喧鬧，抬頭皺眉的感情，齊景公爲此没有成行。周穆王想要讓自己的車轍馬迹遍天下，祭公謀父給他吟誦《祈招》詩篇，來制止他的願望。的確是厭惡安逸游樂會傷害人啊。”奏書上呈後没被采納。

自蕃爲光禄勛，與五官中郎將黄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

自從陳蕃擔任光禄勛之後，跟五官中郎將黄琬一起主管選舉，不偏袒權貴富豪，因而被有權勢人家子弟誣陷控告，獲罪罷官回家。不久，被徵召擔任尚書僕射，調任太中大夫。八年，接替楊秉擔任太尉。陳蕃辭讓説：“不出差錯不忘事，一切都照規章辦，這點臣子不如太常胡廣。通曉七政，解説五典，這點臣子不如議郎王暢。聰明豁達，文武兼備，這點臣子不如不戴鐐銬的囚犯李膺。”皇帝没有答應。

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并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産，東海相黄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并坐髡

中常侍蘇康、管霸等人又被起用，於是排擠陷害忠良，相互阿諛獻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都因爲違背聖旨，被判有罪。陳蕃利用朝會時機，堅持爲李膺等人申辯，請求加以寬恕，提升他們的官爵。反復申訴，言辭懇切。皇上不聽，於是流着眼淚起身退朝。當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惡霸張汜等人，巴結事奉宦官，倚仗權勢犯法，兩郡的太守劉瓆、成瑨拷問審訊他們的罪行，雖然已有赦免的命令，還是都拷問到底最後處死了他們。宦官心懷怨恨，主管官員秉承他們意旨，就上報劉瓆、成瑨罪行應判處死刑。另外山陽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覽家的財産，東海國相黄浮，誅殺了下邳縣令徐

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瑨、超、浮等，帝不悦。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

宣，翟超、黄浮都被判髡鉗徒刑，押往左校服勞役。陳蕃跟司徒劉矩、司空劉茂一起進諫請求赦免劉瓆、成瑨、翟超、黄浮等人，皇上很不高興。主管官員上奏彈劾他們，劉矩、劉茂不敢再説。陳蕃於是獨自一人上疏説：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内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敕，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氾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讁，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橈，疾惡如仇，超没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没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

臣子聽説齊桓公圖謀霸業，首先整理國内政治；《春秋》對於魯國的政事，很小的過錯也一定記載。應該首先整頓好自身，然後纔能管别人。現在賊寇在邊疆，衹是四肢的小病；國内政治不安，纔是心腹的禍患。臣子睡覺睡不着，吃飯吃不飽，實在擔憂皇上身邊的人一天天親近，忠誠的言論一天天稀少，内部禍患漸漸積累，外部災難正在加深。陛下從列侯越級而上，繼承天子高位。小户人家積累一百萬的資産，子孫後代尚且把敗壞祖先家業看作羞耻慚愧，何況是整個天下的産業，從先帝手中繼承下來，却想掉以輕心而自己看輕自己呢？就算真的不愛惜自己，難道不應當思念一下先帝建立功業的辛勤勞苦嗎？從前梁氏一家五個侯爵，毒害遍及天下，上天啓動聖明的意念，收捕他們處死他們，天下人的議論，希望社會應該能稍稍安定一陣。顯明的鑒戒剛剛過去不遠，翻車的事情就像昨天纔發生，但是皇上身邊小人的權勢，就又相互鼓動勾結。小黄門趙津、大惡霸張氾等人，隨心所欲貪污暴虐，曲意巴結皇上左右親信，前任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審問誅殺了他們。雖然皇上説過赦免之後不應當再誅殺，但推求他們的真誠本心，在於鏟除邪惡。至於陛下，有什麽怨恨生氣的？但是小人奸計很多，迷惑了聖上的視聽，從而使天威爲這事發怒。要是對他們判刑流放，已經是太過分，何況還要加重處罰，讓他們被處死呢！另外前任山陽太守翟超、東海國相黄浮，奉公守法不屈不撓，疾惡如仇，翟超没收了侯覽的財産，黄浮依罪誅殺了徐宣，都獲罪被判刑，没有受到赦免寬恕。侯覽横行霸道，衹被没收財産已是幸運；徐宣犯有大罪，死有餘

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陳。

辜。從前丞相申屠嘉召來鄧通當面斥責，洛陽令董宣指責羞辱湖陽公主，而文帝順從申屠嘉衹是替鄧通求情，光武帝還對董宣加以重賞，没有聽説這兩位臣子因爲獨斷專行而被誅殺。如今皇上身邊的那群小人，怨恨同黨受到傷害，勾結一起交織罪名，導致這樣的判刑。聽到臣子的這番話，一定又要對皇上哭訴。陛下確實應該割斷堵塞身邊小人干預朝政的渠道，接納尚書到朝廷議事，公卿大官，五天朝會一次，挑選清高人士，貶斥奸邪小人。像這樣上天和睦，下界融洽，美好吉祥的符瑞，難道還會遠嗎！陛下雖然厭煩痛恨臣子説的話，但凡是君主都有自强上進的心，大膽冒死進諫。

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却，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璜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幼平，陜人。并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摶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

皇帝接到奏書更加憤怒，竟一點也不接受。朝廷衆人没有一個人不怨恨他。宦官從此愈加痛恨陳蕃，他選舉人才上呈奏議，都立刻在半道上被假藉皇上詔命譴責退回，長史以下官員大多遭到治罪。因爲陳蕃是著名大臣，還不敢加以迫害。劉璜字文理，高唐縣人。成瑨字幼平，陜地人。兩人都有精通經術的名聲，在位之時敢於正直進言，捕殺打擊了不少人，在當時很知名，全都死在牢獄中。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

九年，李膺等人因爲亂黨事件被關進牢獄拷問。陳蕃於是上疏極力勸諫説：

臣子聽説賢明的君主，信任輔佐大臣；亡國的君主，忌諱聽到忠直的意見。所以商湯、周武王雖然聖明，依靠伊尹、吕望纔得以興盛；夏桀、商紂迷惑昏庸，由於失去賢臣而遭到滅亡。按此説來，君主是頭腦，臣子是臂膀腿脚，共同一體相互依靠，一起造成美好或醜惡的政治。臣子看到前任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人，行爲剛正清白無瑕，死心踏地忠於國家。因爲忠貞而違背了聖旨，横遭拷問審判，有的被禁錮隔離，有的被殺或被流放到不能去的地方。堵塞天下人的嘴巴，讓世上的人都成爲聾子瞎子，這跟秦朝焚書坑儒，又有什麽區别？從前周武王

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宫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觀成敗。如蒙采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滅亡商朝，在忠臣的門前立碑爲忠臣修墓，現在陛下執政，首先誅殺忠臣賢才。對待好人爲什麽這樣刻薄？對待壞人爲什麽這樣優厚？進讒言的人貌似誠實，巧舌如簧，讓聽到的人迷惑，看到的人昏沉。吉祥凶惡的結局，就在於識别善惡；成功失敗的關鍵，就在於考察言論。君主，掌管着天地間的大政，統領着四海的綱紀，一舉一動不能够違背聖明的法度，一進一退不能够離開正道規矩。錯誤言語一説出口，就會擾亂到四面八方，何況把無罪的人關進牢獄受髡刑，把無辜的人拖到街頭去處死呢！從前大禹到蒼梧巡視，看到街市上在誅殺人，下車哭着説："各地的罪過，都在我一人身上！"所以他的事業興盛蓬勃。另外青州、徐州炎熱乾旱，五穀受損，百姓流浪，吃草都不够充飢。但是宫中女子充滿後庭旁院，國家財用耗盡在女人身上，皇親國戚，貪財受賄，正是所謂"權勢離開了公室，政治取决於大夫"。從前春秋末年，周王室道德衰落，幾十年裏没有出現災害異常的原因，是上天要拋棄它。上天對於漢王朝，還是眷念不已，所以不斷顯示災變，用來提醒陛下。鏟除妖孽，關鍵在於修養道德。臣子身居三公要職，擔憂責任重大，不敢空享俸禄貪生怕死，坐觀朝廷政治衰敗。要是建議得到采納，即使自己身體腦袋斷開，分别從兩個門出去，也不遺憾。

帝諱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皇帝厭煩他的言辭急切，藉口陳蕃徵召的人選不合適，就下令罷免了他。

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爲太傅，録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托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

永康元年，桓帝逝世。竇太后臨朝執政，下詔書説："民衆出生了就要樹主君主，讓他來管理百姓，一定要有賢良的輔佐大臣，來鞏固帝王大業。前任太尉陳蕃，忠貞清廉剛直豁達。任命陳蕃擔任太傅，兼管尚書事務。"當時剛剛遭遇國喪，皇位繼承人還没確立，各位尚書畏懼權貴，都稱病不上朝。陳蕃寫信指責他們説："古人注重節操，恪盡職守，即使君主逝世了也還像

偃在床？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他活着時一樣。如今皇位繼承人還没確立，政治事務一天天緊迫，各位爲什麽拋開國家的苦難不管，躺在床上休息？連義都還做得不够，哪裏能説得上仁？”各位尚書惶恐害怕，全都出來辦公。

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嘆。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内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愕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户。”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盗以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靈帝登上皇位，竇太后再次下詔書表彰陳蕃説：“大凡褒獎功勞是用來鼓勵人們行善，表彰仁義是爲了淳化風俗，没有什麽功德是没有回報的，這是《大雅》所咏嘆的。太傅陳蕃，輔佐先帝，傳遞聖旨很多年。忠貞孝順的美德，在我朝算是第一；正直進諫的品行，頭髮白了却更加堅定。現在封陳蕃爲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户。”陳蕃上疏辭讓説：“使者來到臣子家中，授給臣子高陽鄉侯印信，臣子心中實在戰栗，不知如何是好。臣子聽説謙遜辭讓，是身心的表白，道德的標志，但是臣子不敢盗取它來揚名。私下裏認爲割裂食邑封爵，衹是爲了表彰功德。臣子自己仔細反省，先後任職，没有什麽特别能力，做得對也拿着俸禄，做得不對也拿着俸禄。臣子雖然没有一貫清廉的品行，私下也仰慕‘君子不用符合道義的辦法得到的官爵，不去做’的行爲。要是接受爵位不辭讓，遮起臉面去當侯，從而讓上天震怒，降下災難給百姓，對於臣子本身，又有什麽好處？因此希望陛下可憐臣子年老衰弱，杜絶臣子的貪心。”竇太后不答應，陳蕃反復堅决推辭，前後十次上書，到底没有接受封賞。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

當初，桓帝想要立他寵愛的田貴人爲皇后。陳蕃認爲田氏出身卑微，竇氏出身良家大族，十分堅决地争立竇氏。皇帝不得已，纔立了竇皇后。到了竇太后臨朝執政，因此重用陳蕃。陳蕃跟竇太后的父親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召任用名人賢士，一起參與國家政事，天下人士没有一個人不伸長脖子盼望太平。但是皇帝的奶媽趙嬈，早晚在太后身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人跟她相互勾結，諂媚巴結太后。太后信任他們，多次頒發詔命，給他們封賞任職，至於他們的黨羽爪牙，大多貪婪暴虐。陳蕃一直痛恨他們，决心誅殺宦官，正好竇武也有這個打算。陳蕃認爲自己既順應人們的期望又對太后有功德，認定自己的心願一定能實現，於是先上疏説：“臣子聽説

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嘩，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并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并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黄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閒，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黄門北寺獄。黄門從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

言論不忠直行爲不端正，就是欺騙上天辜負世人。直言盡意，就會受到那群惡人的仇視，災禍馬上到來。衡量這兩種情况，臣子寧肯遭到災禍，不敢欺騙上天。現在京城人聲鼎沸，道路一片喧嘩，在説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人跟趙夫人等女尚書一起禍害天下。依附追隨他們的人得到升遷提拔，違抗反對他們的人受到打擊迫害。現在滿朝各位大臣，就像河中的木頭，漂浮東西，貪圖俸禄懼怕被害。陛下先前剛開始臨朝攝政時，順應天意實施誅殺，蘇康、管霸都被依罪處决。當時天地清明，人鬼歡欣，爲什麽幾個月後又放縱身邊的人？大奸首惡，没有比他們更厲害的。現在要是不急速誅殺，一定會發生變亂，危害國家，災禍難以估量。希望把臣子的奏章宣布給您身邊的侍從，并且讓天下所有的奸臣都知道臣子痛恨他們!”太后没有采納，朝廷中聽説了的人没有一個不震驚恐懼。陳蕃於是跟竇武一起謀劃鏟除宦官，記載在《竇武傳》中。到後來事情敗露，曹節等人假傳聖旨誅殺了竇武等人。陳蕃當時七十多歲，率領屬下學生八十多人，一起拔刀衝進承明門，振臂高喊道：“大將軍忠誠衛國，黄門宦官造反叛逆，怎麽説竇氏没有道義?”王甫這時出宫，跟陳蕃相遇，正好聽到他們的話，就責備陳蕃説：“先帝剛剛離開我們，陵墓還没完全修好，竇武有什麽功德，兄弟父子，一家有三個人封侯？另外他還帶走很多後宫女子，飲酒作樂，一個月裏，聚集財物數以億計。大臣像這樣，還算是有道義嗎？您是國家棟梁，却徇私枉法結成私黨，還到哪裏去抓賊!”於是下令拘捕陳蕃。陳蕃拔劍喝叱王甫，王甫的兵士不敢靠近，於是增加兵士把他圍了幾十層，終於抓住陳蕃送進黄門北寺獄。黄門隨從騎兵踢踹陳蕃，説：“老死鬼！還能減少我們人數，剥奪我們的錢財嗎?”當天殺害了他。把他的家屬流放到比景，親屬、學生、部下全部被貶斥免職禁錮。

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

陳蕃的朋友陳留人朱震，當時擔任銍縣令，聽到消息棄官前往哭祭，收殮安葬陳蕃的尸體，把他的兒子陳逸隱藏到甘陵境内。事情泄露被捕

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黄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入獄，全家都被關押。朱震受到嚴刑拷打，誓死不說，所以陳逸得以逃脱。後來黄巾賊人起兵，朝廷大赦黨人，纔追尋找回陳逸，做官做到魯相。朱震字伯厚，當初擔任州從事時，上書舉報濟陰太守單匡貪污罪行，并且牽連到單匡的哥哥中常侍車騎將軍單超。桓帝逮捕單匡交給廷尉治罪，又斥責單超，單超前往牢獄認罪。三府的民謡説："車像鷄籠馬似狗，疾惡如仇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險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論曰：桓帝、靈帝時代，像陳蕃這樣的人，全都能樹立良好風氣名聲，率直評論昏庸的風俗。在艱難險阻中奔波，跟宦官閹人同朝争鬥高低，最終招來滅亡的災禍，他們并不是不能潔身清高，躲避塵俗。而是擔憂世人把遠離塵俗看作清高，從而人倫道德没有人來關注。把逃離塵世看作不義，所以多次被貶還是不肯離去；把發揚仁義作爲自己的責任，儘管道路遥遠但意志更堅。到趕上先後皇帝交替時機，協助竇武制定計策，自己認爲是萬代一遇的機緣。大義凛然就像要建立伊尹、吕望那樣的大業！事情雖然没有成功，但他的忠貞仁義却足以引導維係人心。漢朝動亂但没有滅亡，一百多年之中，依靠的就是這幾位大臣的力量啊。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黄門晉陽趙津貪横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顔固争，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别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弃。

王允，字子師，太原郡祁縣人。祖先世代在州郡府中任職爲官。同郡人郭林宗曾看到王允而認爲他奇特，説："王生一日千里，是輔佐帝王的人才。"於是跟他結交。十九歲，擔任郡吏。當時小黄門晉陽人趙津貪婪横行放縱，是全縣的大禍害，王允追捕殺了他。但是趙津的兄弟巴結諂媚宦官，趁機誣陷上訴，桓帝震怒，徵召太守劉瓆，關進監獄處死。王允護送靈柩回到平原，守喪整整三年，然後回到家中。再次回去任職，郡中有個叫路佛的人，從小没有好的名聲行爲，但是太守王球却徵召他要讓他任職，王允違抗王球意旨堅决不同意，王球憤怒，拘捕王允打算殺了他。刺史鄧盛聽到後派出驛車徵召王允擔任别駕從事。王允因此知名，而路佛因此被廢棄没有任用。

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

王允從小追求大節，立志建立功業，經常温

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黄巾别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黄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協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

習誦讀經籍史傳，早晚演練騎馬射箭。三公一起徵召他，因司徒測試成績最佳擔任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賊人起兵，被特别挑選擔任豫州刺史。徵召荀爽、孔融等人擔任從事，上書任用禁錮的黨人。征討攻擊黄巾軍分部，大敗賊人，跟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一起接受幾十萬人歸降。在賊人營中找到中常侍張讓的賓客的書信，信中跟黄巾賊人勾結來往，王允徹底揭發這些陰謀，寫成文書上報。靈帝發怒責備張讓，張讓叩頭認錯，到底没能治張讓的罪。張讓心懷怨恨，假藉事端中傷王允。第二年，就把王允逮捕入獄。

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閒，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决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嘆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内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説，晋悼宥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勛，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書奏，得以减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横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内、陳留閒。

遇上赦免，又重新擔任刺史。十天之内，又因其他罪名被捕。司徒楊賜認爲王允一貫高尚，不想讓他受到拷打羞辱，於是派人勸解他説："先生因爲張讓的事，所以一個月裏兩次被捕。他們險惡陰謀無法估量，希望您采取保全自己清白的大計。"另外一些喜好意氣用事的從事們，一起流着眼淚捧着毒藥送給他吃。王允厲聲説："我是國君的大臣，得罪了國君，應當被處極刑來向天下人認罪，難道能够自己喝藥自殺嗎!"扔掉杯子起身，走出去上了囚車。到了廷尉那裏，皇帝身邊侍從全都催促處决他，朝廷大臣没有一個人不嘆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一起上書爲他求情説："君主自我反省，忠臣就竭盡忠心；君主待人寬厚，義士就慷慨正直。因此孝文帝接納馮唐的意見，晋悼公寬恕魏絳的罪過。王允經過特别選拔擔負重任，誅殺叛逆安撫順民，不到一個月，州中太平安寧。正想要上報他的功勛，請求加以封賞，却因爲他辦事不合適，被判處以極刑。罪過輕微處罰嚴酷，有負衆人期望。臣子等人身居宰相職位，不敢沉默不語。確實認爲王允應該受到公正的評判，從而宣揚忠臣忠貞的誠心。"奏章上呈，王允獲得减免死罪。這年冬天大赦天下，衹有王允單單不在赦免之列，三公又全都替他申辯。到了第二年，纔得到釋放。這時宦官横行暴虐，得罪他們一點就被處死。王允擔心不能幸免，於是改名换姓，在河内、陳留之間流浪。

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

到靈帝逝世，纔到京城奔喪。當時大將軍何進想要誅殺宦官，召喚王允跟他一起謀劃，請他擔任從事中郎，調任河南尹。獻帝登上皇位，任命他做太僕，又調任守尚書令。初平元年，接替楊彪擔任司徒，仍然擔任守尚書令。

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

到董卓遷都到關中時，王允收集蘭臺、石室中最重要的圖書秘籍跟隨過去。到了長安之後，全都分門別類上呈。又彙集漢朝歷年規章應當繼續采用的條文，一起全都奏上。經典圖籍全都保存下來，王允有大貢獻。當時董卓還留在洛陽，朝廷政治大小事務，全部交給王允處理。王允克制自己僞裝真心，經常奉承巴結董卓，董卓也跟他推心置腹，沒有産生懷疑，所以他能够在危亂之中扶助維護王室，大臣君主朝廷內外，沒有人不仰仗他的。

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黄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并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

王允看到董卓禍害深重，篡權叛逆的陰謀已經顯露徵兆，就秘密地跟司隸校尉黄琬、尚書鄭公業等人謀劃共同誅殺董卓。於是上書讓護羌校尉楊瓚代理左將軍職務，執金吾士孫瑞擔任南陽太守，一同率兵從武關出發，用討伐袁術作爲名義，實際上打算分兵征討董卓，然後擁護天子回到洛陽。董卓感到懷疑制止了他，王允於是徵召士孫瑞進京擔任僕射，楊瓚擔任尚書。

二年，卓還長安，録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户。固讓不受。士孫瑞説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并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户。

二年，董卓回到長安，記録入關的功勞，封王允爲溫侯，賞賜食邑五千户。王允堅決辭讓不肯接受。士孫瑞勸告王允説："保持謙遜自我約束，應該符合時勢。先生跟董太師一起任職共同被封侯，却獨自一人表現出崇高的節操，難道是跟人和睦相處的做法嗎?"王允接受了他的意見，接受了兩千户的封賞。

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吕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吕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

三年春天，接連下了六十多天雨，王允跟士孫瑞、楊瓚登上高臺請求上天止住陰雨，重新計劃先前的計謀。士孫瑞説："自從年底以來，太陽不出，陰雨連綿，月亮走進執法星，彗星不斷出現，白天黑夜陰陽顛倒，腥風穢霧交相侵蝕，這是上天顯示董卓氣數已盡，接受預兆發動攻擊的人要獲勝。實在不能再等待拖延了，先生請考慮動手。"王允同意他的意見，於是暗中結交董卓的部將吕布，讓他做內應。正好董卓進宮慶

賀，吕布趁機刺殺他。記載在《董卓傳》。

允初議赦卓部曲，吕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吕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

王允一開始打算赦免董卓的部下，吕布也多次勸他這樣做。後來自己又疑惑不定説：“這些人没有罪過，衹是跟隨他們的主子罷了。現在要是把他們稱爲罪惡叛賊再特别赦免，正好是讓他們自己産生疑慮，這不是用來安定他們的辦法。”吕布又想要把董卓的財物分賞給公卿將領，王允又没有聽從。王允又一貫輕視吕布，衹把他當一個劍客看待。吕布也自負他的功勞，經常自誇自擂，既然感到失意，漸漸心中不平。

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温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王允性情剛正疾惡如仇，當初擔心董卓的狠毒凶殘，所以卑躬屈節圖謀大事。董卓被消滅之後，自己認爲不再有禍患災難了，到皇帝新舊交替時，他常常缺少温順柔潤的臉色，主持正義堅守大節，不做權宜之變，因此部下群臣不太依附他。

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説允曰：“凉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凉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凉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并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

董卓部下將領以及在官位上的人大多是凉州人，王允打算解散他們的軍隊。有人勸告王允説：“凉州人一貫害怕袁氏而敬畏關東。如今要是一旦解散他們的軍隊，就一定會人人感到自己危險。可以讓皇甫義真做將軍，前往統率他們軍隊，就讓他們留在陝地來安撫他們，再慢慢跟關東協商謀劃，來觀察他們的變化。”王允説：“不能這樣。關東起義的部隊，全都是我的部下。如今要是占據險要駐扎在陝地，雖然安撫了凉州，但是使關東産生了疑慮，根本不能這樣做。”當時百姓謠傳説，大概要誅殺所有凉州人，於是他們互相恐嚇騷動。那些在關中的人，全都率領部隊守衛自己。還相互傳告説：“丁彦思、蔡伯喈僅僅因爲跟董公親近，尚且一起被牽連判罪。現在已經不赦免我們，還想要解散我們的軍隊，我們今天解散了軍隊，明在就一定又會成爲别人盤中的魚肉了。”董卓部下的將領李傕、郭汜等人原先率領部隊駐扎在關東，由於感到自己不安全，就合計謀劃叛亂，圍攻長安。長安城被攻破，吕布逃走。吕布在青瑣門外勒住戰馬，招喚王允説：“先生能够逃走嗎?”王允説：“要是得到上天保祐，在上能够安定國家，這是我的心願。要是不能如願，那就捨身爲國而死。天子年

幼，倚靠的就是我罷了，遇到災難苟且偷生，我不忍心這樣。替我盡力報謝關東各位先生，勤奮努力一心爲國。”

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當初，王允任命同郡人宋翼擔任左馮翊郡守，王宏擔任右扶風郡守。這時三輔百姓生活蒸蒸日上，軍隊糧食富足充實，李傕等人想要立刻殺了王允，但是擔心這兩郡起兵征討，就先徵召宋翼、王宏。王宏派使者對宋翼說：“郭汜、李傕因爲我們倆人帶兵在外，所以没敢危害王公。我們今天應徵前往京城，明天全家都要被殺害。準備怎麽辦呢？”宋翼說：“雖然是福是禍難以預料，但是皇上的命令是不能迴避的。”王宏說：“舉義軍隊情緒激昂，目的就在鏟除董卓，更何況他的黨羽呢！要是率兵共同討伐國君身邊的惡人，山東一定會響應的，這是轉變災禍成爲福運的辦法。”宋翼不願意。王宏不能獨自行事，祇好跟他一起應徵，被交給廷尉審判。李傕於是拘捕王允以及宋翼、王宏，一起誅殺他們。

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脱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弃官營喪。

王允當時五十六歲。大兒子侍中王蓋、小兒子王景、王定以及家族中十多個人全都被誅殺殘害，祇有他哥哥的兒子王晨、王陵得以逃脱回到家鄉。天子感到悲痛，百姓垂頭喪氣，没有人敢收殮王允的尸體，祇有他的老部下平陵縣令趙戩抛棄官職爲他安葬。

王宏

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竪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王宏，字長文，從小有膽氣勇力，不拘小節。當初擔任弘農太守，考察發現郡中有賄賂宦官買得爵位的人，即使他的官位已經做到二千石，也全都逮捕拷打刑訊，於是誅殺了幾十個人，威名震動相鄰郡縣。原先跟司隸校尉胡种有矛盾，到王宏被關進牢獄中時，胡种於是催逼趕緊殺掉他。王宏臨死時責駡說：“宋翼這個小傻瓜，不能跟他商議大事。胡种把别人的禍患看成歡樂，災禍也要找上他。”胡种後來睡覺時總是夢見王宏用大棍子打他，於是得病，幾天後死去。

後還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吊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

後來遷都到許都時，皇帝思念王允的忠貞節氣，下令把他重新改葬，派虎賁中郎將手捧符策前往吊唁祭奠，賞賜給東園寶物，賞給原來官職

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户。

的印信綬帶，送回家鄉郡中。封他的孫子王黑爲安樂亭侯，賜給食邑三百户。

士孫瑞

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禄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

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很有才幹謀略。士孫瑞因爲王允一個人獨自占據征討董卓的功勞，所以推掉功績没有封侯，因而幸免於難。後來擔任朝廷三老、光禄大夫。每次三公位職出現空缺，楊彪、皇甫嵩全都讓位給士孫瑞。興平二年，跟隨皇上到東方出巡回來，被亂兵殺害。

趙戩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强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栗，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禀性質樸正直足智多謀。初平年間，擔任尚書，主管選舉人才。董卓多次想要讓他私下安排職位，趙戩全都堅決拒絶没有聽從，并且言辭嚴厲怒容滿面。董卓惱怒，把他召來想要殺掉，衆人驚恐害怕，而趙戩却神色安詳。董卓後悔，認錯釋放了他。長安變亂時，他寄身到荆州，劉表禮遇接待。到曹操平定荆州，就徵召他，拉着趙戩的手説："遺憾我們見面太晚。"最後在任相國鍾繇長史時去世。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閒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茍冒，伺閒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論曰：士人雖然要靠正直立身，也還要靠謀略來建功。像王允擁戴董卓來利用他的權勢，等待可利用的時機來懲處他的罪行，到這個時候，天下的災禍都得到解决。一直不把别人的猜疑當作顧忌的原因，是知道自己是本着忠貞正義的誠心。所以擁戴董卓不算違背正義，占據權勢不算是冒犯朝廷，等待時機不算是陰險狡詐。到他謀略成功意志實現，也就在正義的道路上獲得成功了。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言觀殄瘁，曷非云亡？子師圖難，晦心傾節。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贊曰：陳蕃庭院骯髒，立志澄清天綱。人謀雖合事理，惡運却不妥當。説看到國運將滅，怎麼不説消亡？子師圖謀救國難，隱藏心意屈氣節。誅殺元凶立功，自身死於餘孽。時運有高低，辦事有巧拙。



後漢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黨錮傳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愼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强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强者以决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説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孔子説："人性本來都相接近，習染不同纔漸漸區別。"説的是人的好惡本來相同，衹是變化的途徑不同罷了。約束意念行爲就不放縱，玩物成癖志向就會喪失。因此聖人引導人修養性情，控制約束人的放縱，謹愼選擇他結交的人物，節制他的偏愛。雖然人情事物有種種區別，内容形成也不相同，但是説到陶冶性情匡正風俗，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春秋末年世風輕浮多詐，仁義道德衰敗，但還藉着仁德名義來擴充自己實力，靠着忠義的旗號來建立自己的功業。行爲符合義理，强大的敵手也會心虚氣短；一句話不合正義，卑賤的奴僕也能説出道理。大概是前輩聖賢遺留下風範，能够讓人們效法追求吧。戰國時期仁德忠義已經衰敗，奸邪詐僞盛行成風。强大的憑着武力獲勝而稱雄，弱小的因爲奸詐不够而被欺辱。以至有人謀劃半個計策就獲萬金酬勞，提出一種主張就被賞給珠寶。有的徒步走來就當官掌了權，脱掉了草衣升任了卿相。士人花言巧語極力詭辯，因爲根本的一點是能獲得私利，所以大家没有約定却像影子緊隨物體一樣都跟着這麼做。從此人們的愛好崇尚相互取代，隨着時代來回變化，那種風氣不能保留，那種弊病不能恢復。

及漢祖杖劍，武夫敦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

到漢高祖憑藉武力平定天下，勇武將士大量出現，國家法令寬鬆隨便，禮制條文簡單鬆弛，大家繼承戰國四君子的遺風，人人懷有僭越君主的心思，輕視生死看重義氣，怨仇恩惠必定回報，法令在個人家中制定實施，權力落到卑賤平

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争之論，黨同伐異之説，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閒，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横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民手中，豪俠仗義的行爲，形成當時的風氣。從武帝以後，崇尚儒家學説，懷揣經書身携經典的人，到處都能大批碰見，以至出現石渠閣的紛争論辯，流派之間的袒護攻擊，舞文弄墨的人，盛行一時。到王莽刻意僞裝，最終篡奪了政權，忠正仁義的人，把被任命做官當成耻辱，於是就把流浪隱居深山看作榮華，把清貧窮困生活當成富貴。即使國運注定重新振興，劉漢再次執掌政權，人們却還是保持潔身自好的行爲，相互仰慕學習愈演愈烈，拒官不做的節操，被當時的人們看重。到桓帝、靈帝年間，君主放縱貪逸社會政治混亂，國家大事交給宦官閹人，正直人士把跟宦官一同任職看成耻辱，因而平民百姓憤怒違命，隱居人士批評朝政，於是這些人名聲四處傳揚，相互標榜評論，對公卿品頭論足，對朝廷隨意褒貶，剛愎自是的風氣，從此流行開來。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在上位的人喜好的東西在下面就會過分地流行，矯正彎曲就一定要比直還更過一點，事情的道理是這樣的。像范滂、張儉這些人，清心寡欲嫉惡如仇，最後還是被看作亂黨，不正是這樣嗎？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并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并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當初，桓帝做蠡吾侯的時候，跟隨甘陵人周福學習，到他登上皇位，就提拔周福擔任尚書。這時他的同郡人河南尹房植在當時朝廷很有聲望，甘陵老鄉就給他們編了歌謡説："天下的楷模是房伯武，當老師而做官的是周仲進。"兩家的賓客相互譏諷攻擊，於是各自結成朋黨，漸漸生出矛盾，從此甘陵出現南北兩派，黨人之説，從此發端。後來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也把大權交給功曹岑晊，兩郡的人又給他們編了歌謡説："汝南的太守是范孟博，南陽人宗資衹管畫圈打鈎。南陽太守是岑公孝，弘農人成瑨衹坐在那裏叫。"因爲這些歌謡傳進太學，各位儒生三萬多人，以郭林宗、賈偉節爲首，一起跟李膺、陳蕃、王暢等人相互褒獎推崇。太學中稱他們説："天下楷模是李元禮，不畏强暴有陳仲舉，天下的高才是王叔茂。"另外渤海人公族進階、扶風人魏齊卿，都敢直言評論，不避豪强。從公卿以下，没有人不害怕他們

議，屣履到門。

的批評議論，都匆匆忙忙趕着跟他們結交。

時河内張成善説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并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當時河内人張成善於看風水算命，他推算預測會天下大赦，就讓兒子去殺人。李膺擔任河南尹，督促拘捕了他，不久遇上大赦被免罪，李膺更加憤怒痛恨，到底審判誅殺了他。當初，張成利用占卜預測的技能結交宦官，皇帝也常向他詢問占卦。張成的學生牢脩於是上書誣告李膺等人豢養太學儒生游子，結交各郡學生門徒，相互頻繁往來，一起結成私黨，誹謗攻擊朝廷，擾亂敗壞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頒發詔令到各郡國，逮捕私黨人士，通告天下，讓大家一起痛斥聲討，於是逮捕李膺等人。他們供辭牽連到陳寔等二百多人，有的逃跑没被抓獲，全都懸賞通緝。使者四處奔走，在路上相互都能碰見。第二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一起上表替他們求情，皇帝怒氣稍稍減退，纔全部赦免他們回歸鄉里，終身禁錮不准做官。私黨人士姓名，仍然記録在王府。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内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從此正直人士被貶斥流放，奸邪惡人勢力興旺，天下仰慕風氣的人，於是相互標榜，提出天下知名人士，爲他們取了特别稱號。最上等的叫“三君”，次一等的叫“八俊”，再次一等的叫“八顧”，再次一等的叫“八及”，再次一等的叫“八厨”，就像古代的“八元”、“八凱”一樣。竇武、劉淑、陳蕃是“三君”，所謂君，是説他們被一世的人尊崇。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是“八俊”，所謂俊，是説他們是人類的精英。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是“八顧”，所謂顧，是説他們能用道德行爲引導人們。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是“八及”，所謂及，是説他們能够引導人們跟隨尊崇的聖賢。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是“八厨”，所謂厨，是説他們能用財産救人。

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别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

另有張儉的同鄉人朱並，秉承中常侍侯覽的旨意，上書告發張儉跟同鄉二十四個人相互另起名號，一起結成私黨，圖謀危害國家。把張儉和

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墠，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稱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稱爲“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稱爲“八及”，刻石結盟，共同結成私黨，張儉是頭領。靈帝詔令删除上書人名後依名單逮捕張儉等人。大長秋曹節趁這個機會暗示主管官員奏請拘捕從前的私黨人士前任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宫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國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一百多人，全都死在牢獄之中。其餘的人有的早死没有趕上，有的逃亡得以免難。從此各個有私怨矛盾的人，趁機相互陷害，被人瞪了一眼的小怨恨，也全打入私黨案中。另外州郡秉承上司旨意，有些根本没有關聯的人，也遭到這場禍害。那些被處死流放罷官禁錮的人，有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極力爲黨人辯護，言辭十分直率懇切。皇帝看了奏章大怒，立即詔令司隸、益州用囚車拘捕曹鸞，押送槐里牢獄拷打致死。於是又詔令州郡再檢查黨人的學生部下父子兄弟，凡在官位上的，都免職禁錮，範圍包括到他們的五服親屬。

光和二年，上禄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别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光和二年，上禄縣長和海上書説：“禮制規定，從祖兄弟要分家單過，他們之間骨肉情分已輕，親屬關係已遠。而現在對黨人的禁錮包括到他們的五族，既違背了經典的條文，也違反普通的法令。”皇帝看了之後醒悟過來，對黨人士的禁錮自從祖親屬以外的，全都得到撤銷。

中平元年，黄巾賊起，中常侍吕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黄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

中平元年，黄巾賊人起兵造反，中常侍吕彊報告皇帝説：“對黨人的禁錮已經長久，人們心情多有怨恨。如果長久不赦免寬恕，他們容易跟張角合謀，動亂越來越大，後悔也没法救了。”皇帝擔心他説的情況，於是大赦私黨人士，被誅殺流放的人家全都回到家鄉。後來黄巾軍勢力逐漸强盛，朝廷内外分崩離析，法律條文蕩然無存。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諸所

黨人事件從甘陵、汝南開始，到李膺、張儉兩人身上形成，天下遭到禍害二十多年，牽連到

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翌附祖《淑傳》。張邈附《吕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并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的各位人士都是天下的優秀人才。“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中姓名事迹都有的，一起記載在這裏。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另外有傳。荀翌附在他祖父《荀淑傳》中。張邈附在《吕布傳》中。胡母班附在《袁紹傳》中。王考，字文祖，東平國壽張人，是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郡平丘人，是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是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郡曲城人，是少府卿，這些人地位事迹都不顯著。翟超，是山陽太守，事迹記載在《陳蕃傳》，他的字和籍貫都不清楚。朱寓，沛國人，跟杜密等人一起死在牢獄中。衹有趙典僅僅記載他的姓名而已。

劉淑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并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祖父劉稱，擔任司隸校尉。劉淑從小學習精通《五經》，於是隱居，建立精舍講學，學生常有幾百人。州郡以禮相請，五府連續徵召，都没有去。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薦劉淑爲賢良方正，他自稱有病推辭。桓帝聽説了劉淑的盛名，急切督促州郡，讓用車把他帶病送到京師。劉淑不得已而前往洛陽，回答試卷成績天下第一，被任命爲議郎。又陳説當時政治得失，預測災異的徵兆，事事全都靈驗。又升任尚書，接受忠言提出建議，對國家政治多有補益。又再升任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認爲應該罷免宦官，言辭十分懇切率直，皇帝雖然不能采用，也没有怪罪他。因爲劉淑是皇家宗室中的賢人，特别對他加以敬重，每次遇到疑難問題，常常秘密向他咨詢。靈帝登上皇位，宦官誣陷劉淑跟竇武等人勾結謀反，被關進監獄後自殺。

李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弃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

李膺，字元禮，潁川郡襄城人。祖父李脩，安帝時擔任太尉。父親李益，是趙國相。李膺禀性孤傲清高，跟别人没有什麽來往，衹把同郡人荀淑、陳寔當成師友。開始被舉薦爲孝廉，被司徒胡廣徵召任職，被推舉爲最優人才，又升任青州刺史。當地郡守畏懼他的威嚴英明，大多聽到風聲就棄官逃走。再次被徵召，又調任漁陽太

以母老，乞不之官。轉護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守，不久又調任蜀郡太守，因爲母親年老，請求不去任職。調任護烏桓校尉。鮮卑屢次侵犯邊塞，李膺經常冒着槍林箭雨，每次都擊敗打退他們，敵人十分害怕他。因爲公事被免官，回到綸氏居住，教授的學生常有上千人。南陽人樊陵請求做他的學生，李膺推辭没有接受。樊陵後來通過巴結依附宦官，官職做到太尉，被有節氣志向的人看成羞耻。荀爽曾經前往拜見李膺，趁機替他趕車，回來之後，高興地説："今天總算能給李君趕車了。"他被人敬慕到這個程度。

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永壽二年，鮮卑進犯雲中，桓帝聽説了李膺的才能，就又徵召他擔任度遼將軍。在這之前羌人侵犯到達疏勒、龜茲、多次進攻掠搶張掖、酒泉、雲中，各郡百姓多次遭到他們的禍害。自從李膺到達邊境，全都聽到消息就驚恐歸服，原先抓走的男女，全都送回到邊塞關下。從此之後，李膺名聲傳揚到遠方。

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延熹二年受徵詔，又調任河南尹。當時宛陵的大族羊元群從北海郡罷官回家，貪污罪行亂七八糟，郡府厠所裏的奇巧物品，也用車裝載了帶回家。李膺上表想要治他的罪，羊元群賄賂了宦官，李膺被判誣告罪發配到左校服苦役。

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奸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

當初，李膺跟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同心同德，糾察懲罰奸邪得寵小人，馮緄、劉祐這時也獲罪被判服苦役。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爲李膺等人辯解説：

>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群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强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嘆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

> 從前秦國人到楚國去觀看寶物，昭奚恤把各位賢能大臣排列給他看；梁惠王誇耀他有能光照十二輛馬車的珍珠，齊威王舉出四位大臣跟他相比。那些忠臣武將，是國家的心臟脊梁。我私下看到左校中不戴鐐銬的囚犯前任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人，執行法令不屈不撓，誅殺檢舉奸邪惡臣，依據法令陳説，大家全都認爲適宜。從前季孫行父親身違抗國君命令，趕走莒僕，相當於虞舜功績的二十分之一。如今李膺等人獻身治理豪强，盡力使他們獲罪，陛下既不聽從明察，又錯信誣陷僞告，以致使忠臣等同於犯罪的首惡。從春到冬，没有受到您

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

的寬恕，遠近輿論，全都爲此嘆息。執掌國政的關鍵，在於牢記臣子的功勞而不記他們的過失。所以武帝把韓安國從囚犯中赦免，宣帝從流亡中徵召張敞。馮緄先前討伐蠻荆，相當於吉甫的功績。劉祐幾次親自督促審案，有不欺軟怕硬的節操。李膺揚威幽州、并州，擔任度遼將軍留有英名。現在三面邊境敵人蠢動，朝廷軍隊還不强大。《易經》説“雷雨成‘解’，君子要赦免罪過原諒罪人”。請求赦免李膺等人，以防不測。

書奏，乃悉免其刑。

奏章上呈，纔全部免除他們的刑罰。

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宫省。帝怪問其故，并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再次升遷，又被任命爲司隸校尉。當時張讓的弟弟張朔擔任野王縣令，貪婪殘暴没有仁道，以至於殺死孕婦。聽説李膺特别威嚴，畏罪逃回京城。於是躲到哥哥張讓家中，藏在空心柱裏。李膺知道了他的情况，率領將官士卒砸破柱子抓住張朔，交付洛陽監獄。記下口供之後，立即殺了他。張讓向皇帝訴説冤屈，皇帝詔命李膺進宫，親自來到外廊，質問他不先請示就殺犯人的用意。李膺回答説：“從前晉文公抓住衛成公回到京城，《春秋》這樣記載。《禮記》説公侯人家犯罪，即使國君説饒了他，執法官員也依法辦理不會聽從。從前孔仲尼擔任魯國司寇，七天就誅殺了少正卯。現在臣子到任已有十天，私下擔心會因爲辦事拖拉受到指責，却没想到會因爲辦案迅速而獲罪。臣子自知有罪，死期就在眼前，特請寬限五天，待臣子徹底鏟除罪惡元凶，就回來接受烹煮刑罰，這是臣子平生的心願。”皇帝再没話説，回頭對張讓説：“這是你弟弟的罪過，司隸有什麽錯誤？”就讓他出去了。從此各位黄門常侍全都小心謹慎大氣不敢出，休假也不敢走出宫廷。皇帝奇怪問他們原因，他們全都叩頭流淚説：“害怕李校尉。”

是時朝庭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

這時朝廷一天天混亂，法令綱紀衰敗，李膺獨自保持高風亮節，因爲有名聲而自視清高。文人學士受到他接待交往的，被稱作登龍門。到遇上黨人事件，決定拷問審查李膺等人。案子經過三府，太尉陳蕃拒絶審理，説：“現在要拷問審訊的，全是天下人們贊譽的人，是爲國擔憂忠於

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

職守的大臣。這樣的人連他們十代子孫犯了錯都應當寬恕,難道能罪名不清就使他們被逮捕拷問嗎?”不肯跟別人一起簽名。皇帝更加惱怒,就把李膺等人關進黄門北寺獄。李膺等人口供涉及到不少宦官子弟,宦官大多害怕,就請求皇帝説按天時應當赦免囚犯,於是大赦天下。李膺免職回到家鄉,住在陽城山中。天下的士大夫都認爲他道德高尚,而認爲朝廷昏庸污穢。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悦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内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

到了陳蕃被免去太尉職務,朝廷内外人心全都向往李膺。荀爽擔心他名聲太高招來禍患,想讓他放棄節操在亂世中保全自身。寫信給他説:“長時間没去看望您,聽不到您的諄諄教誨,登上高山遥望思念先生,真是度日如年。我知道先生因爲正直仁義不能被當世社會容納,因而游山玩水,在陽城閑住。道路相近路途平坦,本當立刻前來看望,無奈疾病纏身,不能探望敬仰的先生。最近聽説皇上震怒,撤换貶廢了國家大臣,人和鬼一同謀劃,認爲天子正當貞觀二五,見大人有利。不料天剛要亮却受了傷害,天要亮却還没亮,霓虹色彩紛亂,貶棄君子任用小人。現在正是天地氣數緊閉,大人被貶不用之時,明智的人看到了危險,就抽身出來遠遠躲避災害。雖然這樣有負衆望,暗中却符合人們私下裏希望大人保重的心願。想來人們會很欣慰,不感到遺憾。希望先生安心養神不多事,插上房門不聲張,聽憑社會自己變化,讓他隨着時代起伏發展。”不久,桓帝逝世。陳蕃擔任太傅,跟大將軍竇武一起執掌朝政,共同謀劃誅殺了那些宦官。因而提拔重用天下知名人士,就任命李膺擔任長樂少府。到陳蕃、竇武失敗時,李膺等人又被貶廢。

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錮。

後來張儉事件發生,朝廷搜捕黨人,鄰居對李膺説:“應當逃走了。”李膺回答説:“事奉君主不能躲避危難,犯了罪過不能逃避刑罰,這是做臣子的節操。我年紀已有六十,生死是命中注定的,逃跑又能到哪裏去?”於是前往詔令指定的監獄投案。被拷打死去,妻子兒女被流放到邊疆,學生、部下以及父親兄弟,全部被禁錮不准做官。

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

當時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兒子景顧是李膺的

徒，而未有録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學生，但是没有被記録到私黨名單上，所以没有遭到處分。景毅因而激昂地説：“我本來是説李膺賢能，纔送兒子去拜他爲師，怎麽可以因爲名單上漏記了姓名，就苟且偷安呢！”於是自己上表免官回鄉，當時人們認爲他有道義。

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没，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并免於亂世。

李膺的兒子李瓚，官做到東平相。當初，曹操地位低微的時候，李瓚認爲他有奇異的才能，臨終的時候，對兒子李宣等人説：“時局即將動亂了，天下的英雄没有能超過曹操的。張孟卓跟我很要好，袁本初是你們母親娘家親戚，即使這樣你們也别去依附他們，一定要投靠曹操。”兒子們聽從了他的教誨，在動亂的時代全都幸免於難。

杜密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奸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爲人深沉質樸，從小立有振興民俗的志向。被司徒胡廣徵召任職，不久調任代郡太守。受到徵召，幾次調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對那些宦官子弟中擔任縣令長吏而有奸邪惡行的人，立即拘捕審判。春天出巡到高密縣，見到鄭玄擔任鄉佐，發現他有特殊的才能，就徵召他到郡府中任職，接着派他前往太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後來杜密離職回家，每次拜見太守縣令，常常陳説請托。同郡人劉勝，也從蜀郡辭官回到家鄉，關起家門掃净道路，不跟任何人來往。太守王昱對杜密説：“劉季陵是清高的人，公卿們很多人舉薦他。”杜密知道王昱是在激自己，回答説：“劉勝身居大夫位置，受到上賓的禮遇，但是見到好人不舉薦，聽到壞事不揭發，隱瞞真情祇顧自身，自己禁若寒蟬，這是有罪的人。現在志向正直努力行善的人我舉薦他，違背道義喪失名節的人我檢舉他，讓明府賞罰得當，美好名聲遠揚，不也是盡了萬分之一的力量嗎？”王昱感到慚愧佩服，對待杜密更加友善。

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後來桓帝徵召任命杜密擔任尚書令，調任河南尹，又調任太僕。黨人事件發作，被免職回到家鄉，跟李膺一起獲罪，而名聲行爲相近，所以當時的人也稱他們是“李杜”。後來太傅陳蕃輔佐國政，杜密又擔任太僕。第二年，因爲黨人事

件被徵問，自殺。

劉祐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安國後來劃分出去歸屬博陵。劉祐最初被舉薦爲孝廉，任命做尚書侍郎，熟悉朝廷掌故慣例，撰寫文書精明幹練，每次遇到奏議，回答問題沒有阻礙，受到同事們的傾心佩服。

除任城令，兖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强，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

擔任任城縣令，被兖州推舉爲特别優秀人才，調任揚州刺史。這時會稽太守梁旻，是大將軍梁冀的堂弟。劉祐舉報他的罪行，梁旻獲罪被徵召處罰。又調劉祐擔任河東太守。當時他屬下的縣令長吏大多是宦官子弟，百姓把他們看作災患。劉祐到任後，罷黜那些强横官吏，審理糾正冤案，政績成爲三河的榜樣。再次升遷，延熹四年，擔任尚書令，又出京擔任河南尹，調任司隸校尉。當時權貴子弟從各州郡罷官回到京城的人，走到他轄區的邊界，就都改换車馬儀仗，隱藏財寶，他的威名在朝廷流傳。

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内，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絶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毁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劭與!"

擔任宗正，幾次調動擔任大司農。當時中常侍蘇康、管霸在宫内主持事務，於是霸占天下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澤。百姓窮困，州郡官員不敢出聲。劉祐發文到所在地，按照等級全部没收。桓帝大怒，裁定劉祐到左校服勞役。後來遇到赦免出左校，又做過三卿，都以有病辭職，請求離職回歸鄉里。詔命擔任中散大夫，於是關門斷絶與人來往。每當三公位置空缺，朝廷都有意讓劉祐出任，因爲有人誣陷詆毁而没能被啓用。延篤寫信給他説："從前太伯三次辭讓君位，人們找不到合適的言語來稱贊他。延陵清高讓位，華夏景仰他的風範。先生有蘧氏懷才不露的風度，有甯子大智若愚的韜略，洞察微妙變化，智謀高深而不顯露，不看日月星的運行，没有功夫顧及天下的事，多麽崇高啊!"

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靈帝初年，陳蕃輔佐朝政，任命劉祐擔任河南尹。到陳蕃敗亡，劉祐被罷黜回鄉，死在家中。第二年，大舉誅殺黨人，他有幸没遇上這場災禍。

魏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年輕時擔任

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仇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

縣吏，他哥哥被鄉中人殺害，魏朗在縣裏大白天持刀報仇，於是逃亡到陳國。跟隨博士郤仲信學習《春秋圖緯》，又前往太學學習《五經》，京城學者李膺的門徒爭着跟他來往。

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奬厲吏兵，討破群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内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

開始被徵召到司徒府任職，又調任彭城縣令。當時宦官子弟擔任各國相的，大多橫行不法，魏朗對他們不斷上書舉報揭發，受皇上寵愛的臣子們對他氣忿痛恨，想要陷害他。正趕上九真賊人起兵造反，於是就一同推薦魏朗擔任九真都尉。魏朗到任後，奬賞激勵官兵，征討打敗賊人，斬首兩千。桓帝贊美他的功勞，徵召任命他做議郎。不久，升任尚書。他多次陳説應當采取的政策，對國家政治很有幫助。出京擔任河内太守，政績被稱爲三河的表率。尚書令陳蕃舉薦説魏朗公平忠貞坦率正直，適合做中樞要官，又徵召他做尚書。趕上被人説是私黨，免官回家。

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魏朗性情矜持嚴肅，關門在家修整法度，家中人看不到他有衣冠不整的時候。後來竇武等人被誅殺，魏朗因爲是私黨被緊急召回，走到牛渚，自殺。撰有幾篇著作，叫做《魏子》。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縣人。年輕時是書生，言行質樸正直。同縣人高氏、蔡氏都是富豪大户，一郡人都害怕而事奉他們，衹有夏馥跟他們是鄰居却不來往，因此被富豪大族仇恨。桓帝初年，被舉薦爲直言人士，没有任職。

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毁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静，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静追

夏馥雖然跟當時的官場没有來往，但是因爲名聲很大被宦官忌怕，於是跟范滂、張儉等人一起被誣陷，詔書下達各州郡，把他作爲黨人首領通緝捉拿。到張儉等人逃亡的時候，他們躲藏路過的地方的人，全都遭到拘捕拷問，口供牽連到的人，遍布天下。夏馥於是跺脚嘆息説："罪孽是自己造下的，却平白無故地連累善良人士，一個人逃亡，給成千上萬人家帶來災禍，這樣活着爲了什麼！"於是自己剪去鬚髮改變形貌，躲進林慮山中，隱姓埋名，做一名燒窑工。自己燒窑添炭勞作，形貌憔悴枯槁，過了兩三年，没有人知道。後來他的弟弟夏静，乘坐車馬，携帶綢

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静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别去。黨禁未解而卒。

緞，在涅陽街市上追尋夏馥。遇到了夏馥却不認識他，聽到他説話的聲音，纔發現是他，給他下拜。夏馥躲避不跟他説話，夏静追在他後面來到旅館，兩人一起住宿。半夜裏夏馥秘密地叫夏静説："我因爲堅持道義痛恨邪惡，所以被權貴宦官們陷害。衹想争取苟且活着，來保全性命，弟弟你爲什麽要帶着財物來尋找我呢，這是拿災禍來追趕我呀。"第二天一早，分手離開。黨禍禁令還没解除就去世了。

宗慈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弃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群士皆重其義行。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被舉薦爲孝廉，多次到公府任職，因爲有道被徵召，没有任職。後來擔任脩武縣令。當時太守是權貴豪門出身，大量索取賄賂，宗慈於是離職而去。被徵召任命做議郎，没到任上，在路上發病死去。南陽所有人士都尊重他的道義言行。

巴肅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最初被舉薦爲孝廉，後來做過慎縣縣令、貝丘縣長，都因爲郡府太守不是正派官員，稱病辭職離去。被公府徵召任職，不久升任議郎。跟竇武、陳蕃等人一起謀劃誅殺宦官，竇武等人被殺害，巴肅也被判爲黨人遭到禁錮。中常侍曹節後來聽説巴肅參與了密謀，要逮捕他。巴肅自己坐車前往縣府投案。縣令看到巴肅到來，走進裏屋解下官印綬帶要跟他一起逃走。巴肅説："作爲一個臣子，有了謀劃不敢隱瞞，有了罪過不能逃避刑罰。已經不能隱瞞謀劃了，又還敢逃避刑罰嗎?"於是被殺害。刺史賈琮立碑刻文來紀念他。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禄四行。時冀州飢荒，盗賊群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禄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禄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弃官而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年輕時正直清高有氣節，受到州中鄉親的欽佩，被舉薦爲孝廉、光禄四行。當時冀州鬧饑荒，强盗賊人到處起兵，於是讓范滂擔任清詔使，巡視考察民情。范滂登上座車挽起繮繩，慷慨激昂顯示出要澄清天下的志向。等他到達州界，郡守縣令們知道自己貪贓枉法，聽到他來的消息就拋下官印綬帶逃走。范滂每次舉報上奏，没有一次不壓住駁倒衆人的議論。調任光禄勳主事。當時陳蕃是光禄

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黄瓊所辟。

勛，范滂拿着笏板前往陳蕃門下，陳蕃没有留他，范滂心懷怨恨，扔下笏板棄官出走。郭林宗聽到後責備陳蕃説："像范孟博這樣的人，難道應該用一般的禮儀要求對待他嗎？現在造成了他爲人清高辭官不做的名聲，難道不是自己給自己找來不好的評論嗎？"陳蕃這纔認錯。范滂又被太尉黄瓊徵召任職。

後詔三府掾屬舉謡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爲民害，豈以污簡札哉！閒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睹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後來朝廷詔令三府官員舉報民情傳言，范滂檢舉刺史、二千石等權貴豪門人物二十多人。尚書指責范滂彈劾的人太多，懷疑他有私心。范滂回答説："臣子舉報的，如果不是污穢奸邪殘暴，深深禍害人民的人，難道會讓他們的姓名塗寫到簡札上嗎！最近趕上時間倉促，所以先舉報急需懲辦的，那些没有審查清楚的，還要進一步考查核實。臣子聽説農民除掉雜草，莊稼一定茂盛；忠臣鏟除奸人，仁義正道纔能清平。要是臣子説的有不合事實的，甘願接受嚴刑處死。"官員不能再質問他。范滂看到當時世道艱險，知道自己理想不能實現，於是遞上奏章就離去了。

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

太守宗資先前聽説過范滂的名聲，聘請他到郡府中擔任功曹，把政治事務交給他處理。范滂在職期間，嚴厲整治邪惡。對那些行爲違背孝悌道義，不依仁義辦事的人，全都清掃出去撤職驅逐，不跟他們一起共事。特别舉薦有突出節操的人，把他們從社會底層選拔出來。范滂的外甥西平人李頌，是公侯家族後代，但是被鄉里百姓唾棄。中常侍唐衡把李頌托付推薦給宗資，宗資任命他做官。范滂認爲李頌不是做官的材料，壓下任命不徵召他。宗資把怒氣發到别人頭上，鞭打書佐朱零。朱零昂首説："范滂清明裁决，還要用快刀除去腐朽。今天我寧肯受到鞭打死去，范滂的裁决不能違背！"宗資這纔罷休。郡中中層官員以下，没有一個人不怨恨他，於是把范滂任用的人稱爲"范黨"。

後牢脩誣言鈎黨，滂坐繫黄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

後來牢脩誣陷指控結黨，范滂獲罪被關進黄門北寺獄。獄中看守對他説："凡是獲罪被關押的人都要祭祀皋陶。"范滂説："皋陶是聖賢，是古代的正直大臣。他知道范滂没有罪過，就會向天帝訴説申辯。如果自己真有罪，祭祀他又有什

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虚構無端，諸所謀結，并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脣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麽用處！"囚犯們從此也都不再祭祀。獄中官吏準備拷打囚犯，范滂因爲關在一起的囚犯大多生病了，於是請求讓他先受刑，就跟同郡人袁忠一起争着去挨毒打。桓帝派中常侍王甫依次審訊囚犯。范滂等人全都頸、手、脚戴枷鎖，布袋蒙住腦袋，排列在臺階底下。其他的人在前面受審，有的回答有的不吭聲，范滂、袁忠從後面超越次序往前面擠。王甫責問説："你們身爲君主的臣子，不想着精忠報國，而在一起結成私黨，自己相互褒獎推舉，評論朝廷政治，憑空捏造事端，所有陰謀勾當，都是想幹什麽？全部從實招來，不准有絲毫隱瞞。"范滂回答説："臣子聽説孔仲尼説過，'看到好的行爲立刻學習都像來不及，看到壞的行爲就像手伸到開水裏似的要馬上躲避'。我們是想讓好的彙到一起更清明，壞的也全到一塊去壞得更臭，認爲君王朝廷希望聽到我們這樣做，没料到却被認爲是在結黨。"王甫説："你們相互提拔推舉，像牙齒嘴唇一樣連成一體，有跟你們意見不合的人，看到了就排斥他們，這又是想幹什麽？"范滂於是慷慨激昂仰天長嘆説："古代的人遵循善道，能爲自己求得更多幸福；今天的人遵循善道，却使自身陷進死罪。在我死去之後，希望把我埋在首陽山邊，我對上不負皇天，對下不負伯夷、叔齊。"王甫哀傷地被他的言辭感動變色。於是這些囚犯全都被解除枷鎖。

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黄穆，亦免俱歸，并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范滂後來審判結束被釋放，往南回歸家鄉。從京城開始動身的時候，汝南、南陽的士大夫來迎接他的車子有幾千輛。跟他一起被關押的同鄉人殷陶、黄穆，也被釋放一起回鄉，他倆一起在范滂身邊侍奉守衛，替他接待賓客。范滂回過頭對殷陶等人説："現在你們跟隨我，這是加重我的災禍。"於是悄悄返回鄉里。當初，范滂等人被關進監獄，尚書霍諝曾替他們辯護。到他們得到釋放，來到京城，前去看望霍諝但不向他道謝。有人指責范滂，他回答説："從前叔向獲罪，祁奚救了他，没聽説羊舌有什麽謝恩的話，也没聽説祁老有什麽自誇的表現。"最後也没説什麽。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吴導至縣，抱詔書，閉

建寧二年，又大舉誅殺黨人，頒下詔令緊急拘捕范滂等人。督郵吴導來到縣中，懷抱詔書，

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關閉驛館，趴在床上哭泣。范滂聽説了，説："一定是爲我的緣故。"立即自己前往監獄投案。縣令郭揖大吃一驚，出來解下官印綬帶，拉着范滂要一起逃亡。説："天下大着呢，先生爲什麽來到這裏？"范滂説："范滂死了災禍就會停止，哪裏敢用自己的罪來連累您，又讓老母親流離失所呢！"他母親前來跟他訣别。范滂對母親説："仲博孝敬老人，能够供養母親，范滂跟隨龍舒君命歸黄泉，我們生死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親大人忘掉不能忍受分離的深情，不再增加傷感悲哀。"他母親説："你現在能够跟李膺、杜密齊名，死了又有什麽遺憾！已經有了好名聲，又還想要有長壽，能兩樣都得到嗎？"范滂跪下接受母親教誨，叩頭兩次跟母親告别。回過頭對他兒子説："我想讓你作惡，但惡事不應該做；想要讓你行善，但我就是不作惡的下場。"道路上的行人聽到了，没有人不流淚。死時年僅三十三歲。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藴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埶，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概，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論曰：李膺從污穢險惡的境遇中振奮挺起，樹立正義形成風氣來鼓動流行的世俗，激發清白行爲來羞辱權貴，崇尚廉潔操守來震動權貴，讓天下人士振奮感慨，形成潮流來追隨他，即使被關押坐牢家族受到牽連獲罪也不顧，以至於兒子伏罪被處死而母親還爲他的忠義感到歡欣。悲壯啊！孔子説："道義要被廢棄了吧？這是命啊！"

尹勳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埶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縣人。家族世代做官，伯父尹睦擔任司徒，哥哥尹頌擔任太尉，家族中有很多身處顯貴地位的人，而尹勳偏能保持清廉的節操，不因爲自己的地位權勢而覺得高人一等。州郡官府接連徵召他，舉薦他爲孝廉，三次擔任邯鄲縣令，主持政務有特别突出的事迹。後來被舉薦爲政績優異，五次升遷至尚書令。桓帝誅殺大將軍梁冀，尹勳曾參與重要謀劃，被封爲都鄉侯。升任汝南太守。曾上書爲范滂、袁忠等黨人解釋開脱。不久被任命爲將作大匠，轉任大司農。受竇武等事件牽連，獲罪在牢中自殺。

蔡衍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閒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城人。年輕時精通經典爲人講授，用禮儀謙讓教化鄉里。鄉里有爭鬥訴訟的，都到蔡衍那兒來決斷，蔡衍評判處理的，都說没有冤枉。

被舉薦爲孝廉，過後升任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他弟弟具恭推舉茂才，蔡衍没有接受，還拘捕處理了送禮物書信的人。又上奏舉報河閒相曹鼎收取千萬臟物的罪行。曹鼎，是中常侍曹騰的弟弟。曹騰讓大將軍梁冀寫信求情，蔡衍没有回答，曹鼎最終被判罪輸作左校。於是徵召蔡衍擔任議郎、符節令。梁冀聽説蔡衍賢能，提出想跟他相見，蔡衍推説有病不去，梁冀恨他。當時南陽太守成瑨等因爲拘捕處理宦官拷問廷尉，蔡衍跟議郎劉瑜上表救援，言辭十分痛切嚴厲，獲罪免官回家，閉門不出。靈帝即位，重新任命他爲議郎，正逢他病死了。

羊陟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并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并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冰、幽州刺史楊熙、凉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家族世代做官。羊陟年輕時爲人清正有學問品行，被舉薦爲孝廉，徵召到太尉李固府，考中高第，擔任侍御史。趕上李固被殺，羊陟因爲是李固舊部下被禁錮多年。再次考中高第，幾次升遷擔任了冀州刺史。上奏處理貪污腐敗，所到之處一片肅然。又多次升遷擔任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次升任尚書令。當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全都跟宦官聯姻結黨營私，公開行賄受賄，羊陟奏請全部罷免他們，没被采納。因爲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冰、幽州刺史楊熙、凉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等人清廉奉公，羊陟舉薦晋升他們。皇上嘉獎他，任命羊陟爲河南尹。他計算日子拿俸薪，經常吃乾飯蔬菜，禁制豪族，京師人都怕他。遇上黨錮禍起，被免官禁錮，在家中死去。

張儉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是趙王張耳的後代。父親張成，做過江夏太守。張儉當初被舉薦爲茂才，因爲刺史不是稱職的人，他稱病没有任職。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絶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弃，并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并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奏請他擔任東部督郵。當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害百姓，行爲不軌。張儉檢舉揭露侯覽及他母親的罪惡，奏請誅殺他們。侯覽截留章表，完全不讓上奏，從此結下怨仇。他的同鄉朱並，秉性邪惡，被張儉蔑視，也懷有怨恨，就上書告發張儉與同郡的二十四人結黨，於是朝廷發令搜捕。張儉僥幸得以逃命，被逼暗中潛逃，見到人家去投宿，没有一家不尊重他的名聲品行，全都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險來接待他。後來他輾轉流亡到東萊，住到李篤家。外黄令毛欽領兵來到李篤家門，李篤拉過毛欽對他説："張儉聞名天下，逃亡不是他的罪過。就算張儉可以抓到，難道忍心逮捕他嗎?"毛欽於是起身拍着李篤説："蘧伯玉把獨自一人做君子看成耻辱，您怎麽能自己把仁義全占了?"李篤説："即使我是追求仁義，您今天也占有一半了。"毛欽嘆息着離去了。李篤就這樣送張儉出塞，張儉因此得以免難。他經過的地方，被誅殺的數以十計，家族親戚全被殺死，郡縣也因此遭到破壞。

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并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産，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中平元年，黨人事件完結，纔回到家鄉。大將軍、三公卿都徵召他，又被舉薦爲敦樸，用公車特别徵召，在家中就被任爲少府，他全都没有應召任職。獻帝初年，百姓受到饑荒，張儉家資産日子還過得去，他就拿出全部財産，跟鄉親鄰里共同享用，依靠他而存活下來的人數以百計。

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建安初年，徵召他任衛尉，他不得已纔去任職。張儉看到曹氏朝代的徵兆已經出現，就閉門停車，不過問政事。一年多後死在許下。終年八十四歲。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争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 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曰：從前魏齊逃命，虞卿爲救他解去了自己的官印；季布逃亡，朱家寧願獲罪也要救他。而張儉被當時的君王惱恨，顛沛流離逃命，天下聽到這消息的，没有一個不憐惜他的壯志，争着做接待他的人。以至於拋棄城池放棄官爵、家族遭害自身被殺，大概有幾十上百處，難道不是很賢德嗎? 可是張儉以區區一雙手，却想獨自堵住長江黄河，終於導致過分指責别人的禍亂，足見他不自量力。

岑晊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父豫，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父親岑豫，曾任南郡太守，因爲貪婪殘暴被誅殺。岑晊年輕還沒出名時，前去看望同郡的宗慈，宗慈當時正因爲有道義而受到徵召，賓客滿門，認爲岑晊不是好人家的孩子，不肯見他。岑晊留在宗慈家門下好幾天，到晚上纔被引進。宗慈跟他交談，認爲他非常奇特，就帶他一起到洛陽，於是前往太學學習。

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瑨委心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并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横。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晊與牧亡匿齊魯之閒。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并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岑晊有很高的才能，郭林宗、朱公叔等人都跟他是朋友，李膺、王暢稱他有治國才能，雖身在鄉里，慨然有匡正天下的志向。太守弘農成瑨上任，想要顯示威嚴，聽到岑晊的大名聲，請他擔任功曹，又讓張牧擔任中賊曹吏。成瑨信任岑晊、張牧，讓他們揚善懲惡，肅清朝府。宛有個叫張汎的富商，是桓帝美人的外親，善於雕刻玩物，很送了一些玩物賄賂宦官，因此也得到顯赫的權位，憑着他的技藝，仗勢横行。岑晊和張牧建議成瑨拘捕張汎等人，過後遇上大赦，岑晊到底還是誅殺了張汎，并拘捕了他的家族賓客，殺了二百多人，然後纔上報。於是中常侍侯覽讓張汎妻子上書申訴她的冤屈。皇帝十分震怒，徵召拘捕成瑨，成瑨被投進監獄死去。岑晊和張牧逃亡藏匿到齊魯之間。碰上大赦纔出來。後來州郡考察舉薦，三府爭着徵召他，全都沒去。到李膺、杜密被誅殺，於是再次逃亡，在江夏山中去世。

陳翔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并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黄門北寺獄，以無驗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祖父陳珍，曾任司隸校尉。陳翔年輕時就很出名，善於結交朋友。被考察舉薦爲孝廉，太尉周景徵召他舉薦考中高第，任命爲侍御史。當時趕上元旦朝賀，大將軍梁冀衣冠不整，陳翔上奏説梁冀倚仗權貴不敬重朝廷，請求拘捕他治罪，當時人認爲陳翔奇特。改任定襄太守，徵召擔任議郎，調任揚州刺史。上奏舉報豫章太守王永勾結宦官，吴郡太守徐參任職貪污，全都徵召交給廷尉治罪。徐參，是中常侍璜的弟弟。從此陳翔威名大震。又被徵召擔任議郎，補任御史中丞。受私黨事件牽

見原，卒于家。

連被捕到黄門北寺獄中拷問，因爲没有證據而被免罪，死在家裏。

孔昱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弃官，卒於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七世祖孔霸，成帝時做過九卿，被封褒成侯。從孔霸到孔昱，爵位世代相承，其中做過卿相牧守的五十三人，封侯的七人。孔昱從小學習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徵召他，他没應徵。太尉舉薦方正，他的策問不合時宜，就藉口生病辭去。後來遭遇黨人事件受到禁錮。靈帝即位，用公車徵召他擔任議郎，補爲洛陽令，因爲要爲老師守喪放棄官職，死在家裏。

苑康

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

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年輕時在太學學習，跟郭林宗友善。被舉薦爲孝廉，多次升遷任潁陰令，有賢能的政績。調任太山太守。郡内的豪門大族很多人不守法，苑康到任後，奮起凶猛的權威，施行嚴厲的法令，没有一個敢再犯法的人。以前搶奪的别人的田地住宅，全都立刻歸還。

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脱。覽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這時山陽張儉殺了常侍侯覽的母親，立案追捕他的家族成員和賓客，其中有逃出躲藏到太山境内的。苑康以前常痛恨宦官，因此把這些人全部拘捕，没有一個人逃脱。侯覽十分恨他，就誣陷苑康跟兖州刺史第五種以及都尉壺嘉欺騙皇上説降服了賊人，徵召苑康到廷尉審訊，判減死罪一等，流放到日南。潁陰人以及太山羊陟等到京城爲他申辯，纔被從寬處理返回本郡，死在家裏。

檀敷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黄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無産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於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年輕時是儒生，家境困苦而甘於清貧，不接受鄰里的施捨恩惠。被舉薦爲孝廉，被公府接連徵召，都没有應徵。建立精舍教授學生，從遠方來的人常有幾百人。桓帝時，博士徵召，没有應徵。靈帝即位，太尉黄瓊舉薦方正，他的答卷符合時宜，多次升遷擔任議郎，補任蒙縣令。因爲郡守不是好人，棄官離去。家中没有産業，子孫合穿衣服出門。八十歲時，死在家裏。

劉儒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灾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郭林宗曾説劉儒不善言辭但心中聰慧，有美玉一樣的内秀。考察孝廉，考中高第，三次升遷擔任侍中。桓帝時，多次出現災禍異常現象，朝廷下策廣泛徵求正直意見。劉儒上呈密封奏書十條，極言得失，言辭很忠誠懇切，皇上没能采納。被放出京城擔任任城相。不久，徵召擔任議郎。遇上竇武事件，被投進監獄，自殺。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年輕時到京城游學，志向氣節慷慨，跟同郡的荀爽同樣有名。

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閒，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開始在州郡任職，被舉薦爲孝廉，補任新息縣長。當時百姓貧困，大多不養孩子，賈彪爲此制定嚴厲的法令，不養孩子的跟殺人同罪。城南有盗賊打劫殺人，城北有婦女殺自己的孩子，賈彪出發前往發案地點。手下官員準備往城南走，賈彪大怒説："盗賊殺人，這是常理；母親孩子骨肉相互殘殺，違背天理人道！"於是驅車向城北去，審查殺孩子婦女的罪行。城南的盗賊聽説此事，也把自己綁了前來自首。幾年之間，百姓養孩子的數以千計，全都説："這是賈父讓養的。"生了男孩就叫"賈子"，生了女孩就叫"賈女"。

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説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延熹九年，黨人事件發作，太尉陳蕃爲之申辯而不能成功，朝廷官員寒心，没有人敢再説。賈彪對志同道合的人説："我不到西方去，大禍不會停。"於是前往洛陽，説服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竇武等人爲黨人申辯，桓帝因此大赦黨人。李膺被放出，説："我能免此難，依靠的是賈生的謀劃。"

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

在這之前，岑晊因黨人事件逃亡，親友大多幫他隱藏，衹有賈彪閉門不接納他，當時的人都怨恨賈彪。賈彪説："《左傳》説：'觀察時勢采取行動，不連累後人。'公孝因爲要脅君主導致禍患，自己造成他的禍難，我恨不能拿起戈來打他，反而還能容納隱藏他嗎?"到這時人們全都佩服他評判的公正。

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由於黨人事件被禁錮，死在家裏。當初，賈彪兄弟三人，全都有名，而賈彪名聲最大，所以天下人稱道："賈家有三虎，偉節最勇猛。"

何顒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游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仇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仇，以頭醊其墓。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年輕時到洛陽游學，何顒雖然是晚輩學生，郭林宗、賈偉節等人却跟他友善，他在太學很出名。他的朋友虞偉高有父仇没報，却病重將死，何顒前去看他，虞偉高哭着把這事告訴了何顒。何顒被他的孝心感動，替他報了仇，把仇人的頭送到虞偉高墓上祭奠。

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閒。所至皆親其豪桀，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

到陳蕃、李膺失敗時，何顒因爲跟陳蕃、李膺友善，就被宦官陷害，於是改名换姓，逃亡藏匿到汝南一帶。所到之處全都與豪傑相親近，在荆豫一帶很有聲譽。袁紹仰慕他，私下跟他來往，兩人結爲相互推崇的朋友。這時私黨事件發作，天下賢士大多遭遇這場災難，何顒常偷偷潜進洛陽，跟袁紹一起商議計謀。對那些窮困走投無路的人，爲他們求情援救，來解除他們的憂患。有被追捕的人，就儘量想方設法，使他們能逃脱藏匿，靠他而保全生命免於禍難的人很多。

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爲長史，托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

到私黨事件禁錮解除時，何顒被徵召到司空府。每次三府一起議，没有不推舉何顒爲長的。多次升遷。到董卓掌權時，逼何顒做長史，何顒推説有病没有答應，於是跟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一起謀劃對付董卓。趕上荀爽去世，何顒因爲别的事被董卓拘捕，憂憤而死。

初，顒見曹操，嘆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顒尸，而葬之爽之冢傍。

當初，何顒見到曹操，感嘆説："漢家要是滅亡，安定天下的一定是這個人。"曹操因此欣賞他。曾經説過："潁川荀彧，有輔佐君王的才幹。"到荀彧擔任尚書令，就派人到西方接回叔父荀爽的尸骨，把何顒尸骨也一起接回，安葬在荀爽墓旁。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蘭豬無并，銷長相傾。徒恨芳膏，煎灼燈明。

贊曰：渭水因涇水濁纔顯得清，玉在小石頭中纔顯出它的品質。物體品性本來就有區别，好惡也都能表現出來。香花臭草不能并存，善惡争鬥此長彼消。祇是遺憾那芳香油膏，爲了照明而自我燃燒。



後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郭符許傳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彦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郭太字林宗，是太原界休人。家中世代貧賤。從小死了父親，母親想讓他到縣衙裏去供職。林宗説："大丈夫怎麽能去做這樣低賤的差事呢?"於是就辭别母親。到成皋屈伯彦那裏學習，三年學成，博通古代典籍。他善於議論，聲音華美。於是到洛陽雲游。頭一次去拜見河南尹李膺，李膺大感驚奇，很快就和他親密無間，他因此而名震京師。後來林宗回故鄉，官員與儒生們一直送他到黄河邊上，車子有幾千輛。林宗衹跟李膺乘船渡河，送行的衆人遠遠望去，覺得他們如同神仙一般。

司徒黄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并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

司徒黄瓊徵召他，太常趙典以有道科薦舉他。有人勸林宗出來做官，他回答説："我夜間觀察天象，白天考察人事，上天所要廢棄的東西，是不可以去支持的。"於是一概不去應召。林宗生性善於知人，喜愛勉勵引導士人。他身高八尺，容貌魁偉，身着寬衣大帶，周游州郡列國。曾在陳梁一帶行路時遇雨，所戴頭巾因淋濕下垂，於是當時的士人便也故意把頭巾折下一角，稱之爲"林宗巾"。他就是如此被人仰慕。有人問汝南范滂："郭林宗是個什麽樣的人物?"范滂回答："隱居而不放棄侍奉父母，保持操守而不斷絶與世俗人來往，天子不能把他作爲臣僕，諸侯不能把他作爲同黨，我不知道别的了。"後來遇上給母親辦喪事，有大孝的名聲。林宗善於品評人物，却不發剛直激烈的言論，所以宦官當政而未受迫害。趕到發生了黨錮之禍，有名望

的人士大多遭到迫害，惟有林宗和汝南袁閎得以幸免。後來他就閉門教書，弟子有上千人。

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被宦官殺害，林宗到郊外哭祭，極爲悲痛。接着嘆息道："'賢人去世，國家危困'。'眼看烏鴉就要止栖，不知能落到誰家的屋頂上'啊。"

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第二年春天，在家中去世，當年四十二歲。四方的士人有一千多，都趕來參加他的葬禮。和他意氣相投者共同爲他刻石立碑，蔡邕爲他撰寫了碑文，過後他對涿郡盧植説："我寫過的碑文很多，都因有諛美之辭而感到羞慚，衹有這郭有道碑於心無愧啊。"

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録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經他誇贊薦舉的士人，結果證明一如他的品評。後來有些好事的人，便對他的事添枝加葉，因此大多言辭誇張而荒誕不經，有點類似占卜相面之書了。如今記下他那些顯著而有事實依據的事，著録在本篇末尾。

左原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絶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左原，是陳留人。在郡内作學生時，因違犯規矩被除名。林宗曾在路上碰到他，爲他擺酒菜寬慰他。對他説："從前顏涿聚是梁甫的大盜，段干木是晉國的馬販子，後來成爲齊國的忠臣，魏國的著名賢士。蘧瑗、顏回尚且不能超過他們，何況其他人呢？千萬不要因此懷恨，檢查自己就是了。"左原聽取了他的勸説而離去。有人指責林宗不和惡人斷絶來往，他回答説："一個人如果不好的話，對他過分憎惡，便會促使他作亂。"後來左原忽然又懷忿恨，結夥要去報復其他學生。那天林宗正好在學校，左原慚愧違背了以前的許諾，於是就離去。後來這事傳了出去，衆人都對林宗感到慚愧佩服。

茅容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

茅容字季偉，是陳留人。四十多歲時，在田裏耕種，與夥伴們到樹下避雨，衆人都坐得東倒西歪，衹有茅容坐得更加端正有禮。林宗路過看到而對他的異常舉動感到驚奇，於是就和他一起交談，并因此要求在他家寄宿。第二天，茅容殺鷄做飯，林宗以爲是給自己準備的，一會兒茅容把鷄端給了母親，自己做了粗劣的飯食和客人一

勸令學，卒以成德。

塊兒吃。林宗起身向他行禮説：“您真是賢明啊！”因此就勸他讀書，茅容終於成就了良好的德行。

孟敏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孟敏字叔達，是鉅鹿楊氏人。客居於太原。一次他的瓦罐掉在地上，他頭也不回地往前走。林宗見了問他怎麼回事。他回答：“瓦罐已經破了，再看有什麼用？”林宗因此覺得他不一般，於是就勸他到外面求學。十年後孟敏有了名聲，據説三公都徵召他去當官，他一概不願屈就。

庾乘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并不起，號曰“徵君”。

庾乘字世遊，是潁川鄢陵人。年輕時在縣衙當差做看門的。林宗見了就栽培他，勸他到學校去求學，於是他就成了學生們的傭人。後來他也能講論學問，自己覺得地位低下，往往坐在下座，學生們和博士先生都來找他商討辯論，從此學校裏以下座爲貴。後來徵召他當官他一概不去，被稱爲“徵君”。

宋果

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憙與人報仇，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敕。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宋果字仲乙，是扶風人。爲人輕捷勇悍，喜歡替别人報仇，讓郡縣地方感到頭疼。林宗用做人的道理教導他，用招禍的後果警戒他。宋果覺悟悔過，叩頭謝罪，於是改變行爲自我約束。後來以性情剛直聞名，被朝廷徵召，任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到之處都能改變面貌。

賈淑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吊，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賈淑字子厚，是林宗的同鄉。雖説家中世代都有做官的人，而他却性情凶狠殘忍，當地視他爲禍患。林宗的母親去世，賈淑來吊唁，一會兒鉅鹿孫威直也到了。威直覺得林宗賢明而接受惡人的吊唁，心裏對此不解，没有進門就走了。林宗追上他道歉説：“賈子厚的確品質不良，但已經改過從善。仲尼不拒絶與互鄉人交談，所以我就讓他進門了。”賈淑聽到這事，改過自勉，終於成了好人。同鄉人誰有了災難，賈淑總是全力營救，被當地所稱頌。

史叔賓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

史叔賓，是陳留人。從小就名氣很大。林宗見了他而對别人説：“墻頭高根基淺，雖有獲得

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也一定會失去。"據説後來果然因爲言論偏私不公而敗壞了名聲。

黄允

黄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俊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黄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黄允字子艾，是濟陰人。因才智卓越而有名氣。林宗見到他對他説："您有過人的才幹，足以成大器。然而不能恪守道德，將會前功盡棄。後來司徒袁隗想爲侄女求婚，見到黄允而嘆息説："能得到像這樣的女婿真滿足了。"黄允聽説此事就休了自己的妻子夏侯氏。他妻子對婆婆説："如今要被拋棄，將和黄氏永别，請求和親屬們聚會一次，來傾吐一下離别之情。"於是大會賓客三百多人，媳婦坐在當中，捋起袖子數説了黄允十五件隱藏起來的醜惡事，説完後，登車而去。黄允因此而被世人不齒。

謝甄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并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毁。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謝甄字子微，是汝南召陵人。和陳留邊讓都善於談説議論，都有很大的名氣。每次一起去拜訪林宗，無不是長談到天黑。林宗對弟子説："這二位的才幹有餘，却都没有入正路，可惜啊！"謝甄後來不拘小節，被當時的人們批評。邊讓因爲輕慢了曹操，曹操殺了他。

王柔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

王柔字叔優，弟弟王澤，字季道，是林宗同郡晋陽縣人。兄弟倆小時候一起去拜訪林宗，詢問以他們的才智德行會有個什麽前途。林宗説："叔優會因做官揚名，季道會以儒家學術而顯達，如改做其他，也達不到太高的水平。"後來果然就像他説的那樣，王柔做了護匈奴中郎將，王澤做了代郡太守。

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并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

又從牧人中選中張孝仲，從驛站差役裏挑出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都是出身屠户酒販，司馬子威是從士兵中提拔，以及同郡的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的周康子、西河的王季然、雲中的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全都是因林宗而成名。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静可識，而沈阻難徵。

論曰：莊周有這樣的話："人心比山河還要險惡"，因爲他的行動可以看得見，而深藏的内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絶也。

心却難以明白。所以深沉的本心，比外表要複雜得多；"知人"之明，正是堯也感到爲難的。而林宗無論雅俗人物都從未看錯，難道這種識人的能力是他特有的嗎？然而言語謙遜行爲正直，順應社會而隱晦終得保全，爲人誠懇善於誘導，使士人敬慕而成就名聲，即使墨子、孟子等人，也不能超過他啊。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耻之，委去。後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絶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符融字偉明，是陳留浚儀人。年輕時爲都官的辦事員，覺得丢臉，棄職而去。後來游歷太學，以少府李膺爲師。李膺作風性格清高簡約，每次見符融，總杜絶其他賓客，專聽他的談論。符融戴着簡樸的頭巾，揮動着袖子，言辭奔涌而出，李膺每每拱手贊嘆。郭林宗剛進京城時，當時人没有瞭解他的，符融一見到就贊嘆佩服，因此把他介紹給李膺，郭林宗從此而有了名氣。

時漢中晋文經、梁國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閒，慚嘆逃去。後果爲輕薄子，并以罪廢弃。

當時漢中晋文經、梁國黄子艾，都自恃其才智在京城炫耀，托名養病而卧於家中，什麽人都不見。洛陽士大夫中的好事者，仰慕他們的名聲，坐在門外等待探望病情，尚且不能見面。三公要徵召哪些人做官，也總要去徵詢他們的意見，根據他們的褒貶，來决定授不授官。符融看出他們并無真才實學，於是到太學，并去見李膺説："這二人的行爲業績并未聽説過，却以豪傑自命，於是讓公卿去探病，王侯守候在門口。我怕他們用小伎倆壞了大義，空頭聲譽違背實際，特别應該明辨。"李膺贊同他的話。晋、黄二人從此名聲逐漸衰落，賓客門徒逐漸减少，十來天的功夫，二人羞慚而逃。後來證明他們果然是輕薄之人，都因爲獲罪而遭廢棄。

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因辭病自絶。會有黨事，亦遭禁錮。

符融因此更加知名。州郡長官以禮相請出仕，薦舉他爲孝廉，三公接連徵召，都不從命。太守馮岱有聲望，到任後，請符融相見。符融去了一趟，推薦了本郡人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自己則以病爲由辭不出仕。趕上黨錮事起，他也遭到禁錮。

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

妻子去世，貧窮没有埋葬費用，同鄉人要爲他準備棺木衣服，符融不肯接受。説："古時候

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死了的人，就扔在荒野裏。衹有老婆孩子死了可以依自己的意願行事，也衹是入土埋了就是。"

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并以壽終。

符融同郡的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志趣相投，也是知名人士，悠閑度日而不做官，都以高壽而終。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并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許劭字子將，是汝南平輿人。年輕時就有很高的名望節操，喜好品評人物，許多人受到他的賞識。如樊子昭、和陽士等人，都揚名於世。所以天下提到薦拔士人的人，都要言稱許、郭。

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起初任郡功曹，太守徐璆很敬重他。府衙裏的人聽説子將來做官吏，無不改變掩飾自己的操守行爲。同郡的袁紹，是貴族中的豪俠人物，卸濮陽縣縣令之任回鄉，車馬從人很多，將要進入郡界時，就辭别他的賓客，説："我這一套排場怎能讓許子將碰見。"隨後乘坐單車回家。

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許劭曾到潁川，和大多德高望重的人都有交往，惟獨不去拜訪陳寔。另外陳蕃喪妻回鄉埋葬，同鄉的人全都到了，而衹有許劭不去。有人問他緣故，許劭説："太丘道術廣博，廣博就使人難以照應周全；仲舉性情嚴厲，嚴厲則少有人能與之交往。所以不去拜訪啊。"他就是如此多方面的考慮問題。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曹操還未發迹的時候，曾經以謙卑的言辭厚重的禮物，求他爲自己做個評語。許劭瞧不起他的爲人而不肯答應，曹操就找機會威脅許劭，許劭不得已，就説："您是清平時代的奸賊，亂世的英雄。"曹操大喜而去。

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并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

許劭祖父的兄弟許敬，許敬的兒子許訓，許訓的兒子許相，官都做到三公，許相因爲能巴結宦官，所以使自己做到三公之位并封侯，他屢次派人問候許劭，許劭厭惡他品行不良，始終不去見他。

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許劭同村人李逵，勇猛正直有高尚的氣節，許劭起初和他關係很好，而後來有了隔閡；又和堂兄許靖不睦，因此受到當時輿論的褒貶。當初，許劭和許靖都有很高的名聲，喜愛一塊深入評議本地人物，每月總要更换品評的人物，因此汝南俗語有"月旦評"之説。

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内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吴，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

司空楊彪召用，舉薦他方正、敦樸科，徵召他，他都不去。有人勸許劭做官，他回答説：“當今小人得勢，朝廷將亂，我打算到淮海避難，以保全全家老幼。”於是南下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用很重的禮節待他。許劭感到不安，告訴他的門徒説：“陶恭祖外表上仰慕我的名聲，心裏并没有真意。待我禮數上很厚，到後來一定會淡薄。不如離開這裏。”於是又到曲阿去投奔揚州刺史劉繇。後來陶謙果然抓捕寄寓在他那裏的士人。等到孫策平定吴地，許劭跟着劉繇南逃到豫章而去世，當年四十六歲。

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他哥哥許虔也有名氣，汝南人説平輿的潭中有兩條龍。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明發周流，永言時道。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耻，并亦逡巡。

贊曰：林宗獨具才智，慧眼善識人物。引導着天下的士人，吟咏着當世的道義。符融明辨真僞，子將爲人楷模。守節看重榮辱，一并不登仕途。



後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竇何傳

竇武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

竇武字游平，是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竇融的玄孫。父親竇奉，任定襄太守。竇武年輕時以儒家學術與品行著稱，曾在大湖中教書，不過問政治，名揚關西。

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宫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丐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

延熹八年，他大女兒被選入宫，桓帝封爲貴人，任命竇武爲郎中。那年冬天，貴人立爲皇后，竇武升任越騎校尉，封槐里侯，食邑五千户。第二年冬天，任爲城門校尉。在位時多徵召名士，清廉自律憎惡壞人，不收禮受賄，妻子兒女祇是飽暖而已。當時羌蠻侵犯擾亂，災年民衆挨餓，竇武得了皇帝皇后的賞賜，都散發給太學的學生，還在道路上用車拉着飯食，施捨給貧民。他哥哥的兒子竇紹，任虎賁中郎將，性格散漫奢侈。竇武每每給予深切嚴厲的訓誡，他還不覺悟，於是竇武向朝廷上書請求罷免他的職務，又自責不能對他訓導，應當先受處罰。從此竇紹遵守規矩，大小錯誤都不敢再犯。

時國政多失，内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禄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黄

當時國家政治昏暗，宦官獨受寵愛，李膺、杜密等人因爲黨人之事遭刑訊逮捕。永康元年，竇武上書進言説："我聽説聖明的君主不忌諱譏諷刺耳的言辭，藉此探明隱晦的實情；忠臣不怕諫諍給自己帶來的禍患，纔能傾吐紛繁複雜的事由。因此而君臣并盛，名震百世。我有幸逢盛明之世，碰上文王武王一般的教化，豈敢領受俸禄逃脱罪責，而不竭盡自己的忠誠！陛下當初從藩國開始，登上帝位，天下舒了一口氣，都説就要中興了。自陛下即位以來，没聽到有什麽善

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吕之佐，而虚爲奸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内外之職，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内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黄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黄門北寺、若盧、都内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政。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雖説已經消滅，而宦官們繼續作惡，欺騙陛下，争相做奸詐之事，自立制度，隨意給不合適的人封官進爵，朝政日益衰敗，奸臣日益强盛。追想長安時代對王莽的放縱，導致奸臣執政，終於亡了天下。如今不記取以前的教訓，又沿着翻車的路往下走，我怕秦二世的災難，又要臨頭，趙高的禍變，早晚就會出現。近來奸臣牢脩製造所謂黨人的罪名，於是抓捕了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關押拷問，牽連到數百人，長年拘押，事情又無憑據。我認爲李膺等人忠貞而有節操，一心輔助朝廷，這些實在是陛下的稷、契、伊尹、吕尚一類的輔佐，而枉被奸臣賊子所誣陷，使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望陛下留心明察，馬上平反此案，以滿足人鬼期盼之心。我聽説古代的明君，必須有賢臣輔佐，纔能完成施政方略。如今尚書臺的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人，都是國家的忠貞之士，朝廷的優秀輔臣。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人，文采與樸實俱備，通曉國家的典章制度。内外各職位上，群才并列。而陛下却信任身邊小人，專門培養貪婪之徒，在外主管州郡，在内充任心腹。應該一個個地把他們撤職，審察其罪過監督處罰，剥奪宦官欺騙朝廷得來的封賞，追察他們胡作非爲的罪過，信任忠良，正確對待善惡，使邪惡正直誹謗贊譽，都得到其應有的位置，珍愛朝廷的官職，祇授予好人。這樣，災禍的徵兆可以消除，可以指望上天良好的感應。近來有吉祥的禾苗、靈芝仙草、黄龍出現。祥瑞出現必定與好人有關，福祉的到來實在是由於善人，這些異象的出現如果有德者碰上就是祥瑞，無德者碰上就是災禍。陛下所做的事，不合天意，不應該道賀。”奏書遞上，又以患病爲由辭去城門校尉之職，交還槐里侯的印綬。皇帝不答應，下詔赦免李膺、杜密等人，在黄門北寺、若盧、都内各監牢，在押犯罪輕的都放了出來。

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

那年冬天皇帝駕崩，没有子嗣。竇武召來侍御史河間劉儵，詢問他那裏爲侯的皇子哪個賢

倐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

明，劉倐稱贊解瀆亭侯劉宏。竇武入宫報告太后，於是徵召來立他爲帝，這就是靈帝。任命竇武爲大將軍，常住宫内。靈帝即位以後，論策立皇帝之功，又封竇武爲聞喜侯；其子竇機爲渭陽侯，任命爲侍中；其兄之子竇紹爲鄠侯，升任步兵校尉；竇紹的弟弟竇靖爲西鄉侯，任侍中，掌管羽林左騎。

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翌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竇武輔佐朝政後，常有誅滅宦官的念頭，太傅陳蕃也一向有這種打算。一次在朝堂上會面，陳蕃私下裏對竇武説："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人，從先帝時起就操縱國家大權，攪亂天下，百姓動蕩不安，罪責都在他們。如今不殺曹節這些人，以後必定難以對付。"竇武深以爲然。陳蕃大喜，一把推開座席站了起來。竇武於是提拔志同道合者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召天下名士中被廢黜者前司隸校尉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人，都到朝中任職；請前越巂太守荀翌爲從事中郎，徵召潁川陳寔爲下屬，共同商定計策。於是天下英雄俊傑，瞭解他的意圖，無人不伸着脖子踮起脚尖，希望發揮自己的能力。

會五月日食，蕃復説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宜退絶。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典門户，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故事久不發。

碰上五月日食，陳蕃又鼓動竇武説："從前蕭望之被一個石顯所苦，近來李、杜諸公災禍牽連到老婆孩子，何況今日的石顯有幾十個呢！我以八十歲的年紀，要爲將軍除害，如今可藉口日食，斥退罷免宦官，以對天象變化。另外趙夫人及女尚書，整天惑亂太后，應該馬上把她們趕走。希望將軍考慮此事。"竇武就禀告太后説："依舊例，黄門、常侍衹應在宫内辦理事務，掌管門户，管理宫裏各部門的財務而已。如今却讓他們參與政事而授以大權，門徒遍布，專做貪婪暴虐之事。天下動蕩，正是因爲這緣故。應該全部誅殺黜退，來清理朝廷。"太后説："漢代以來舊例每朝都有，衹應殺那些有罪的，怎能全都廢除呢?"當時中常侍管霸很有才幹謀略，在宫内專權。竇武先上奏殺管霸和中常侍蘇康等人，到底殺了他們。竇武又數次上奏殺曹節等人，太后猶豫不忍，所以此事一直未能實施。

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

到了八月，太白星出現在西方。劉瑜歷來善

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宫門當閉，將相不利，奸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黄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内奏。

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盗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閒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黄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宫，閉門，絶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奂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厩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奂等合。明旦

識天象，對此很忌諱，上書皇太后説：“太白星侵犯房宿左邊伴星，上將星侵入太微星，占卜結果是應關閉宫門，對將相不利，奸人在君主近旁。希望立即加以防備。”又給竇武、陳蕃寫信，説星辰錯亂，不利於大臣，應速定大計。竇武、陳蕃得到信後將要行動，於是任命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竇武上奏免去黄門令魏彪，用自己所親近的小黄門山冰代替他。讓山冰上奏一貫狡猾作惡最多的長樂尚書鄭颯，押送到北寺獄。陳蕃對竇武説：“這類人就應該抓起來殺掉，還審問什麽!”竇武不聽，讓山冰和尹勳、侍御史祝瑨會審鄭颯，口供牽連到曹節、王甫。尹勳、山冰就奏請抓捕曹節等人，讓劉瑜上奏太后。

當天竇武出宫回府過夜，掌管中書的先把奏書送給了長樂宫五官史朱瑀。朱瑀私自打開看了竇武的奏章，罵道：“宦官中胡作非爲的，自然可以誅殺。我們這些人有什麽罪，而要全都殺光?”於是大喊道：“陳蕃、竇武上奏太后要廢皇帝，是要造反!”於是連夜召集親信中健壯的長樂宫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立盟約誅殺竇武等人。曹節聽到後，受驚而起，告訴靈帝説：“外邊事情緊急，請出宫駕臨德陽前殿。”讓靈帝拔劍跳躍，使乳母趙嬈等人在靈帝左右護衛，取來傳信的符證，關閉各宫門。召來尚書官員，用刀相威脅，命令他寫詔書。任命王甫爲黄門令，持符節到北寺獄逮捕尹勳、山冰。山冰懷疑，不接受詔書，王甫擊殺了他。接着又殺了尹勳，放出鄭颯。返回後一起劫持了太后，奪取了皇帝璽印。命令中謁者守衛南宫，關閉宫門，阻斷閣道。派鄭颯等持符節，和侍御史、謁者去逮捕竇武等人。竇武不接受詔書，騎馬奔到步兵營，與竇紹一起射死下詔的使者。召集北軍五校兵士數千人駐守在都亭近旁，號召軍士説：“黄門常侍造反，盡力討伐他們的封侯重賞。”皇帝詔令命少府周靖代理車騎將軍，加授符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奂率五營兵士討伐竇武。天將亮時，王甫帶領虎賁、羽林、厩騶、都候、劍戟兵士，共一千多人，出宫駐守朱雀掖門，與張奂等

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宫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

合兵。天亮後全部在宫門外列隊，與竇武對陣。王甫的兵力逐漸强盛，讓他的兵士對竇武的軍隊大叫："竇武造反，你們都是禁兵，應當守衛皇宫，爲什麽跟着反賊呢？先降者有賞！"京中軍人素來害怕并服從宦官，於是竇武的軍隊漸漸跑到了王甫那邊。從清晨到早飯時，兵士快投降完了。竇武、竇紹逃走，衆軍追上包圍了他們，二人都自殺了，被割下腦袋挂在洛陽都亭。逮捕了他們同宗親屬、賓客、有婚姻關係的人家，全部殺掉，至於劉瑜、馮述都滿門處死。把竇武家中做事的人流放到日南，把太后遷移到雲臺。

當是時，凶竪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

當那個時候，凶惡小人得志，士大夫們都意氣頽喪。竇武的府掾桂陽胡騰，從小就師從竇武，獨自爲竇武收尸下葬辦了喪事，因此也被禁錮不得做官。

竇輔

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

竇武的孫子竇輔，當時兩歲，逃跑得以保全。事情暴露，曹節等急切地搜捕他。胡騰和令史南陽張敞共同帮助竇輔逃到零陵地界，詐稱竇輔已死，胡騰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而給他娶了媳婦。後來被薦舉爲桂陽的孝廉。到了建安年間，荆州牧劉表聽説了徵召他，任命他爲從事，讓他恢復竇姓，把此事上奏朝廷。等到劉表去世，曹操平定荆州，竇輔和他的家族遷居到鄴，被徵用於丞相府。跟隨征伐馬超，被流矢射中而死。

初，武母産武而并産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當初，竇武母親生竇武時還生下一條蛇，把蛇送到樹林裏。後來竇母去世，辦喪事還未下葬時，有大蛇從草叢中爬出來，徑直來到停喪之處，用頭撞擊棺木，淚血交流，俯仰盤曲，如同哀泣的樣子，過了一會兒纔離去。當時有人知道這是竇家結局的兆頭。

胡騰

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

胡騰字子升。當初，桓帝到南陽巡視，任命胡騰爲護駕從事。隨行的公卿貴戚車馬上萬，徵收的費用差役，多得難以計數。胡騰上奏説："對於天子來説，整個國家没有内外之别，車駕所到之處，就是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視作司隸校尉，臣自己類同都官從事。"桓帝聽從了他的

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話。從此百官畏懼，無人敢有非分之求，胡騰因此而揚名。黨錮之禁解除後，官做到尚書。

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

張敞，是太尉張溫的弟弟。

何進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三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

何進字遂高，是南陽宛人。他的異母妹妹被選入宮爲貴人，受到靈帝寵愛，任命何進爲郎中，又升任虎賁中郎將，出京任潁川太守。光和三年，貴人立爲皇后，召何進入朝，任命爲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

中平元年，黄巾賊人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奸，以功封慎侯。

中平元年，黄巾賊人張角等起事，朝廷任命何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兵士屯駐都亭，修理器械，以鎮守京師。張角黨徒馬元義謀劃在洛陽起事，何進發現了他的奸謀，因功封爲慎侯。

四年，滎陽賊數千人群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群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

中平四年，滎陽賊人數千人群起，攻打焚燒郡縣，殺中牟縣令，朝廷派何進弟弟河南尹何苗出兵鎮壓。何苗打敗群賊，平定以後還朝。朝廷派使者到成皋迎接，任命何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

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宫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説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

中平五年，天下更加混亂，觀測雲氣的人認爲京城會有大的兵災，皇宫要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對何進説："《太公六韜》上載有天子領兵之事，這樣可以威鎮四方。"何進以爲説得對，入朝對皇帝講了這個建議。於是就下詔命何進大舉徵發四方軍隊，在平樂觀前操練兵將。築起大壇，上面樹立十二層五彩傘蓋，高十丈，壇東北築小壇，又樹立九層傘蓋，高九丈，排列步兵、騎士數萬人，連結營寨作爲軍陣。天子親自出宫來到軍前，停在大傘蓋下，何進停在小傘蓋下。典禮完畢，皇帝親身冠甲騎着披甲的馬，號稱"無上將軍"，繞行軍陣三周後回宫。下詔命何進領全部兵馬屯駐在平樂觀下。當時設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皇帝因爲蹇碩健壯而有軍事謀略，特別信任他，任命他爲元帥，統率司隸校尉以下官員，即使是大將軍也在

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説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集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

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决。

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内，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録尚書事。

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黄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内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并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逢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

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

他管轄之内。

蹇碩雖説在宮中掌兵權，但還是畏懼忌怕何進，於是與諸常侍一同鼓動皇帝派何進到西邊攻打邊章、韓遂。皇帝聽了他們的話，賜何進兵車百輛，以及勇猛武士和斧鉞儀仗。何進暗中察覺他們的計謀，就上奏派遣袁紹到東方去徵集徐、兗二州的軍隊，要等袁紹回來，纔能出兵，以此來推遲行期。

當初，何皇后生皇子劉辯，王貴人生皇子劉協。群臣請求立太子，靈帝認爲劉辯輕佻没有威儀，不可爲帝王，但是皇后受寵，况且何進又握大權，所以長時間定不下來。

中平六年，靈帝病重，把劉協托付給蹇碩。蹇碩一來領受了遺詔，二來平素被何進兄弟輕視忌恨，等到皇帝駕崩，蹇碩在宮内，想先殺何進再立劉協。何進從外面入宮時，蹇碩的司馬潘隱與何進有舊交，迎上何進用眼睛向他示意。何進大驚，騎馬從近路跑回營内，領兵進入百郡邸駐扎，隨之稱病不入宮。蹇碩的預謀不能實行，皇子劉辯這纔即帝位，何太后坐朝，何進與太傅袁隗輔政，統領尚書事務。

何進一向知道宦官被天下痛恨，又恨蹇碩要害自己，等到掌握了朝政，就暗地裏謀劃殺他。袁紹也一向有謀略，所以何進的心腹賓客張津勸他説："黄門常侍掌握大權時間長了，又和長樂太后勾結謀取不義之財，將軍您應再精選賢良之士，整頓天下，爲國家除害。"何進同意他的話。又因爲袁氏幾代都是高官，天下人心所歸，而袁紹一向善於照料賢才，能網羅豪傑爲己所用，他堂弟虎賁中郎將袁術也崇尚氣節俠義，因此何進一并厚待他們。又廣泛徵收有智謀的人士逢紀、何顒、荀攸等人，和他們結爲心腹之交。

蹇碩疑慮不能安心，給中常侍趙忠等人寫信説："大將軍兄弟獨攬朝廷大權，如今和天下黨人一起謀劃誅殺先帝左右之人，消滅我們。衹是由於我掌管禁兵，所以暫時還猶豫不定。如今應把宮門一齊關上，立即捕殺他們。"中常侍郭勝，是何進同郡的人。何太后與何進的富貴得寵，郭勝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郭勝親信於何氏，就和趙

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黄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

忠共同商量，不依從蹇碩的計謀，而把他的信拿給何進看。何進就命令黄門令逮捕蹇碩，殺了他，因此掌握了蹇碩的軍隊。

袁紹復説進曰："前竇武欲誅内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宫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内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斷，故事久不决。

袁紹又勸説何進："以前竇武要殺宦官而反被他們殺害的原因，是因爲秘密泄漏，而京内五營百官懼怕宦官。如今將軍既有國舅的重要地位，而且兄弟們都手握强兵，手下的部曲將吏都是英俊名士，樂於盡力效命，事情握在手心裹，這真是天助的時機啊。將軍應一舉爲天下除害，名垂後世。即便是周代的申伯，與您相比怎麽值得一提呢！如今先帝的靈柩停在前殿，將軍受詔帶領禁兵，不宜隨便出入宫禁。"何進認爲他説得很對，於是就稱病不入宫陪喪，又不去送葬。接着又和袁紹商定計劃，而把打算告訴太后。太后不答應，説："宦官總管宫中事務，自古到今，是漢家的舊例，不能廢。况且先帝剛剛辭世，我怎麽能心懷凄苦地和士人論事呢?"何進難以違背太后的意願，就想先殺那些放肆的宦官。袁紹認爲宦官接近帝后，出入宫禁發號施令，如今不全部除去，以後必成禍患。而太后的母親舞陽君與何苗屢次接受宦官們的賄賂，得知何進要殺他們，幾次告訴太后，讓太后保護他們。又説："大將軍專門殺帝后身邊的人，專權以削弱國家。"太后疑心而認爲宦官説的對。宦官們在宫中有的已待了幾十年，封侯進爵尊貴受寵，與宫廷内外都有很牢固的關係。何進新近纔當此重任，對宦官們一向是恭敬畏懼，雖然在外有大名氣而實際對事情難作决斷，所以事情長期不能决定。

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所謂倒

袁紹等人又爲何進出謀劃策，多召四方猛將和諸路豪傑，讓他們一塊兒領兵到京城來，以此脅迫太后。何進同意。主簿陳琳來規勸説："這如同《周易》説'追鹿而没有管山林的人幫助'，諺語有'捂着眼睛捕雀'。小事情尚且不能用自欺欺人的方法得逞，何况國家的大事，難道可以用欺瞞的手段成功嗎？如今將軍有朝廷威望，手握兵權，威風凛凛，大小事情可由自己决斷，殺宦官如同鼓動洪爐的火去燎毛髮一樣容易。遵守法則合於道義，順應上天下民，却反而丢棄有力

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强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

的武器，又去求助外援。大軍聚集在一起，兵强的就稱雄，這樣做就是所謂的倒持武器，把把柄交到别人手裏，事情必定不能成功，祇能成爲大亂的緣由。"何進不聽。於是向西召前將軍董卓駐軍關中上林苑，又派府掾太山王匡到東部去徵發他家乡的弓箭手，并召東郡太守橋瑁駐軍城皋，派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光映照京城中，紛紛傳言要殺宦官。太后仍舊不答應。

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内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内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黄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决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

何苗對何進説："當初我們一起從南陽來時，都是以貧賤之身，靠了宦官纔得以富貴。國家的事情，是容易管的嗎！潑出去的水就收不回來了。應該好好考慮考慮，還是和宦官和解吧。"何進心裏便更猶豫不决。袁紹怕何進改變主意，便逼迫他説："我們與宦官已交上了手，形勢已經明朗，事情延誤就要生變，將軍還要等什麽，而不早點决定呢?"何進於是任命袁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門主持决斷事務；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袁紹派洛陽方略武吏管督察宦官，而催促董卓等人從驛道快速前進，讓他們進兵平樂觀。太后這纔害怕，全部罷除中常侍小黄門，讓他們都回家去，祇留下與何進平時關係好的，來留守宫内。各常侍小黄門都跑到何進那裏謝罪，聽憑他處置。何進對他們説："天下動亂，就是因爲憎惡你們諸位。如今董卓馬上要到，諸位何不早點各自回鄉?"袁紹勸何進就趁這時下手，説了好幾次，何進不答應。袁紹又向諸州郡發布文告，假稱何進的意思，讓人逮捕審理各地宦官的親屬。

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宫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顔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

何進的謀劃日子長了，消息稍有泄漏，宦官害怕而想發動變亂。張讓的兒媳婦是太后的妹妹。張讓給兒媳婦磕頭説："老臣有罪過，應當與新媳婦一起回自己家。祇是幾輩子受皇恩，如今該遠離宫殿，有所留戀，希望能再入宫服務一次，能够稍稍瞻望一下太后、陛下的容顔，然後回去路死溝埋，死了也不遺憾了。"兒媳告訴了舞陽君，入宫禀告太后，於是太后讓諸常侍都又入宫值班。

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

八月，何進入長樂宫禀告太后，請求殺光諸常侍以下的宦官，選三署郎入宫守衛宦官的住

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闥，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門户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黄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處。諸宦官互相議論説："大將軍稱病不爲先帝守喪，不送葬，今天突然入宫，這是想幹什麽？以前竇氏做的事又要出現了嗎？"另外張讓等人派人偷聽，全部聽到了何進的話，於是領了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拿着兵器偷偷從側門進入，埋伏在宫内。等何進出來，就假藉太后的詔令召何進。何進入宫，張讓等人責問何進説："天下紛亂，也不光是我們這些人的罪過。先帝曾和太后有矛盾，差一點廢了太后，是我們這些人哭告解救，各自拿出千萬家財作禮物，來討皇帝喜歡，就是爲了投靠你的門下。如今却要殺盡我們這些人，不是太過分了嗎？你説朝中骯髒，自公卿往下數，忠貞清白的又有哪個？"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何進於嘉德殿前。張讓、段珪等擬皇帝詔令，任命前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接到詔書，産生懷疑，説："請大將軍出來一起商議。"中黄門把何進的頭扔給尚書，説："何進謀反，已被殺了。"

進部曲將吴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宫，宫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黄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宫九龍門及東西宫，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宫，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内官屬，從複道走北宫。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

何進的部曲將領吴匡、張璋，平素受何進厚愛，在外面聽説何進被害，要領兵入宫，宫門關閉。袁術與吴匡一起砍門進攻，中黄門持兵器把守宫閤。趕上天黑，袁術就燒了南宫九龍門及東西宫，打算以此脅迫張讓等人出來。張讓等人入内禀告太后，説大將軍的軍隊造反，焚燒宫殿，進攻尚書門，於是帶上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持宫内官員，從樓閣間架空的閣道逃入北宫。尚書盧植執戈站在閣道的窗下，仰面數説段珪的罪狀。段珪等人害怕，就放了太后。太后從閣道上跳下纔免於劫難。

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吴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仇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弃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宫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

袁紹與叔父袁隗假傳聖旨召樊陵、許相，殺掉他們。何苗、袁紹於是領兵屯駐朱雀闕下，捕獲到趙忠等人，殺了他們。吴匡等人一向怨何苗不與何進同心，而又懷疑他和宦官同謀，於是在軍中宣布説："殺大將軍的就是車騎將軍，將士們能爲大將軍報仇嗎？"何進對下屬一向有恩惠，士兵們都流淚説："願以死報效！"吴匡於是領兵和董卓的弟弟奉車都尉董旻攻殺何苗，把尸體丢在花園裏。袁紹接着關閉了北宫門，布置軍隊搜捕宦官，無論老少一概殺死。還有無鬍鬚被誤殺

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宫，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内。

的，以至於自己脱掉褲子證明不是宦官纔得以幸免。死的有二千多人。袁紹接着進兵衝擊皇宫，有的爬上了端門的房頂，以進攻宫内。

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并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宫，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

張讓、段珪等人堅守不住，於是帶上皇帝和陳留王數十人步行出穀門，逃奔小平津。公卿們都從平樂觀出宫，没有人能跟隨皇帝，衹有尚書盧植夜裏趕到河上相隨，王允派河南中部掾閔貢跟隨盧植身後。閔貢趕到，親手用劍殺了幾名宦官，其餘的都投河而死。第二天，公卿百官於是奉迎天子回宫，拜閔貢爲郎中，封都亭侯。

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董卓於是廢掉皇帝，又逼迫殺死太后，殺舞陽君，何氏於是滅亡，而漢室也從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内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竪，身死功頽，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論曰：竇武、何進憑藉國舅的身份，掌握輔政的大權，内仗太后臨朝聽政的威風，外藉群英踴躍的勢頭，却最終栽在閹宦小人手裏，身死事敗，讓世人悲嘆，難道是智力不足而權勢有餘嗎？《左傳》説：“上天早就把商朝拋棄了，而您却要復興它。”這就是商的後裔宋襄公敗於泓水的原因了。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惛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

贊曰：竇武出生蛇示徵兆，何進本是宰羊屠户。靠着女兒妹妹，成爲貴人太后。上面昏暗下面諂佞，天下百姓怨聲載道。要懲治奸邪，以順應民心。世上正道已被扭曲，天下輪番受難。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鄭孔荀傳

鄭太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是司農鄭衆的曾孫。年輕時就有才幹謀略。靈帝末年，知道天下將亂，暗地裏結交豪傑。家財多，有田四百頃，却常常没吃的，在山東很有名氣。

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爲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强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弃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起初被舉爲孝廉，三公聘，朝廷召，一概不去。等到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任命公業爲尚書侍郎，又升任侍御史。何進要殺宦官，想召并州刺史董卓爲助。公業對何進説："董卓强悍而不義，貪得無厭。如果讓他參與朝政，把大事交給他，將會放縱其邪惡的欲望，必然危及朝廷。明公有國戚的重要地位，掌握着宰輔的大權，可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除掉有罪的人，實在不該藉董卓作爲外援啊。何况事情久了會生變動，前車之鑒不遠。"又向何進陳述幾件當務之急的事。何進不聽，於是就棄官而去。對潁川人荀攸説："何公不容易輔助啊。"

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説卓，以袁紹爲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群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横，凶强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略陳其要。今山

何進不久被害，董卓果然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董卓的長史何顒一起勸説董卓，讓委派袁紹作勃海太守，以促成山東起兵反董卓的計劃。等到義兵興起，董卓召集公卿商議，要大舉發兵去征討，衆官没有人敢違抗他的旨意。公業怕他兵多了更加驕横，凶惡强暴難以遏制，就獨自説："爲政在於德，而不在人多啊。"董卓不高興，説："像你這麽説，兵是無用的了?"公業害怕了，就假意説："不是没有用，而是我覺得山東不值得用大兵征討罷了。如果不信，我試着爲

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并無軍旅之才，執鋭之幹，臨鋒决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棋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况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 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猶以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竪，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强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吴、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贊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

明公陳述其要點。如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衆人相互鼓動，不是不强盛。然而自光武帝以來，中原無戰事，百姓富足安逸，忘記戰争多年了。仲尼説過：‘不教人學會作戰，這叫抛棄他們。’他們人雖然多，却不能成爲禍害。這是第一。明公出身於西州，年輕時就做國家武將，熟習軍事，屢次經歷戰場，名震當世，人人畏懼。這是第二。袁本初是公卿子弟，生長在京城裏。張孟卓是東平的道德先生，舉止目不斜視。孔公緒衹會清談高論，抑揚褒貶人物。這些人并没有指揮軍事的才能，使用兵器的本領，臨陣交兵，不是您的對手。這是第三。山東的人士，素來缺乏精强勇猛之氣。没有孟賁的勇敢，慶忌的敏捷，戰國時燕將守聊城的頑强，張良、陳平的計謀，可派一支偏師，讓他們取得勝利。這是第四。即使他們有能幹的人，但尊卑没有次序，不加封官職爵位，如衹仗恃人多勢衆，就會形成對峙局面，各自觀望，不肯同心同德，進退一致。這是第五。關西各州郡，很熟悉軍事，最近以來，屢次和羌人作戰，婦女都還操起了戈矛弓箭，何况以其壯勇的武士，來對付那些不會作戰的人呢！勝利是可以肯定的。這是第六。而且天下强悍勇猛，百姓所怕的，有并州、凉州的人，以及匈奴、屠各、湟中歸順的民族、西羌八部，而明公擁有他們，作爲爪牙，就像驅趕虎豹去追犬羊。這是第七。另外明公的將帥，都是親眷心腹，相處日子長了，恩信淳厚，忠誠可用，智謀可以依靠。以堅固團結的集體，去對付行將瓦解的徒衆，就如同狂風掃那枯葉。這是第八。作戰有三敗，以混亂攻嚴整的敗，以奸邪攻正直的敗，以逆攻順的敗。如今明公執政公平正直，消滅宦官，忠義得以樹立。以此三德，對其三敗，奉嚴正之辭討伐有罪之人，誰敢抵擋！這是第九。東部州郡的鄭玄學問博通古今，北海邴原純潔高尚正直信實，都是儒生所景仰，士人們的楷模。東方的諸將若向他們咨詢行動計劃，就足以清楚强弱形勢。况且燕、趙、齊、魏各國不是不强盛，最終被秦滅亡；吴、楚七國之兵不是不多，到底在滎陽潰敗。何况如今明公德政赫赫，左右

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弃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悦，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説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

都是賢人，他們豈能輔佐助成這種事情，製造動亂長久侵擾呢？恐怕是不會的。這是第十。如果我所説的稍微有可采納之處，那麽無事徵兵以驚擾天下，使不願服役的人相聚而爲害，拋棄仁德而仗恃兵多，豈不是自損威嚴。”董卓這纔高興，任命公業爲將軍，讓他統領各軍討伐進擊關東。有人勸告董卓説：“鄭公業才智謀略過人，而勾結外面敵寇，如今交給他士卒兵馬，讓他去靠近他的同黨，我爲明公擔憂。”董卓這纔收回他的兵馬，留在朝内爲議郎。

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泄，顒等被執，公業脱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爲楊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一。

董卓遷都長安後，天下飢餓動亂，士大夫大多得不到應有的職事。而公業家有餘財，每天招引賓客宴會歌舞，所救濟的人很多。於是他和何顒、荀攸共同謀殺董卓。事情泄漏，何顒等人被抓，公業從武關逃走，投奔袁術。袁術上奏朝廷任命他爲楊州刺史。没能走到任上，死在半道，年齡四十一歲。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是孔子的二十世孫。七世祖孔霸，做過元帝的老師，官做到侍中。父親孔宙，做過太山都尉。

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嘆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

孔融幼年就有特殊才幹。十歲時，跟着父親進京。當時的河南尹李膺，以莊嚴持重自居，輕易不接待賓客，命令把門的除非當世名人和世交關係，一概不得稟報。孔融想看看這個人，所以就來到李膺門上。對把門的説：“我是李先生的世交子弟。”把門的稟報進去，李膺請孔融進去，問他説：“先生的祖輩父輩與我有舊交嗎？”孔融回答：“是的。我的祖先孔子與您的先人李老君德義等同，相互作爲師友，那麽我與您可謂世代相交了。”在座的衆人無不驚嘆。太中大夫陳煒後到，在座的人把此事告訴陳煒。陳煒説：“人小時候聰明，長大未必出奇。”孔融應聲回答：“聽您這話，您小時候不聰明了？”李膺大笑道：“先生必成大器。”

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

十三歲那年，死了父親，因過於悲痛損壞了身體，要人攙扶纔能站起來，本州人都稱贊他的孝行。生性愛學習，博覽群書。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

山陽張儉被中常侍侯覽所仇恨，侯覽把删

覽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争死，郡縣疑不能决，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

去告發人姓名的文書下發到州郡，點名逮捕張儉。張儉和孔融的哥哥孔褒有舊交，逃亡到孔褒那裏，孔褒不在家，當時孔融十六歲，張儉覺得他太小而没有告訴他。孔融見他臉上顯得有難處，對他説："我哥哥雖不在家，我難道不能幫你嗎?"於是把他留在家中。後來事情泄漏，自輔政大臣以下的，都可以秘密逮捕，張儉得以逃脱，於是把孔褒、孔融一起抓進監獄。二人不知犯了什麽事。孔融説："把他藏在家裏的，是我，應當連坐。"孔褒説："他來找的是我，不是弟弟的罪過，我情願抵罪。"官吏問他們的母親，其母説："家裏的事應由長者負責，我應當抵罪。"一家人争着死，郡縣猶豫不能決斷，於是上報朝廷，詔書最後把孔褒治罪。孔融因此而揚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名。州郡以禮徵召，一概不去。

辟司徒楊賜府。時隱核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内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托病歸家。

被徵到司徒楊賜府中。當時要秘密查辦官僚中那些貪贓不法者，將加以降級革職，孔融舉報的多是宦官的親屬。尚書害怕宦官，召來下屬責問。孔融陳述他們的罪惡，毫不含糊。河南尹何進要升任大將軍，楊賜派孔融帶着名片去道賀，看門的不及時通報，孔融就奪下名片回了楊府，然後留下自責的書信棄官歸家。河南尹屬下官吏覺得面子上不好看，暗地派了刺客想去追殺孔融。有賓客對何進説："孔文舉名氣大，將軍如果得罪了此人，那麽四方的士人都會離去了。不如趁此以禮相待，向天下人表明你寬廣的胸懷。"何進認爲對，拜謝孔融以後又徵召他，以成績優異任命他爲侍御史。孔融與御史中丞趙舍不合，藉口有病歸家。

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黄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

後來徵召他爲司空掾，任命爲中軍候。上任三天，升任虎賁中郎將。遇上董卓廢立皇帝，孔融每次趁着對答詢問的機會，總透出反對董卓倒行逆施的意思。因爲違逆董卓的旨意，改任議郎。當時黄巾侵犯幾處州郡，而北海最是賊人侵犯的要衝，董卓就暗示三公共同舉薦孔融爲北海相。

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群輩

孔融到郡上任職，收集士庶百姓，集合兵將操練武藝，四方傳遞文書，讓州郡長官來議事。

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虚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黄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黄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

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

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

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奸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國佐當晋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

賊人張饒等二十多萬從冀州回來，孔融迎擊，被張饒打敗，於是收羅散兵保朱虚縣。慢慢又收集誤從黄巾的吏民男女四萬多人，再次建築城邑，設立學校，表彰儒家學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人。郡内的甄子然、臨孝存知名人士早死，孔融悔恨没有趕上，於是就命令把他們的牌位放在縣内神廟裏配祭。其餘的即使有一點善行，無不加以禮遇。郡中人没有後代的和四方來的士人，凡死亡的，都給棺木收殮埋葬。當時黄巾又來侵犯，孔融出兵駐扎在都昌，被賊人管亥圍困。孔融被逼急了，就派東萊太史慈向平原相劉備求救。劉備吃驚地説："孔北海竟還知道天下有個劉備嗎?"當下派兵三千去救他，賊人這纔四散逃走。

當時袁紹、曹操勢力正大，而孔融却不依附他們。有個左丞祖，據説很有心計，勸孔融和他們搞好關係。孔融知道袁紹、曹操早晚要篡奪漢室，不願和他們爲伍，因此發怒殺了左丞祖。

孔融自負不凡，立志要平定天下，然而志大才疏，到底也没做成什麽事。在郡内任職六年，劉備上表奏請讓他兼青州刺史。建安元年，被袁譚進攻，從春到夏，作戰的士兵所剩餘的僅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交并。孔融靠在几案上讀書，談笑自若。城市夜裏陷落，他逃跑到東山，老婆孩子被袁譚俘虜。

等到獻帝遷都許昌，召孔融爲將作大匠，升任少府。每次朝廷上回答皇帝的詢問，孔融總是引經據典作出定論，公卿大夫們都祇是挂名附和而已。

當初，太傅馬日磾奉命出使山東，等到了淮南，幾次想投靠袁術。袁術對他很輕蔑，就奪下了他的符節，他請求離去袁術又不答應，還要逼他作自己的將領。日磾自己非常悔恨，於是吐血而死。等到他的靈柩運回來，朝廷上議論要給他隆重的禮遇。祇有孔融發言説："日磾以上公之尊，持天子的符節，奉皇命任直指使者，去安撫東方，却屈膝向奸臣獻媚，受其拉攏，所上任用官吏的章表，私自將袁術的名字冠在首位，屈從於下而欺騙皇上，以奸心事奉君主。從前國佐出

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斫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使晉軍而不屈服，宜僚面對白刃而臉不變色。朝廷的大臣，豈能以受威脅爲藉口！袁術非禮犯上，不是一天兩天了，日磾和他共事竟一年左右。依照《漢律》，與罪人往來三天以上都應算作知情人。《春秋》記載魯國叔孫得臣死，因爲他不揭發襄仲要弑君的罪行，所以就貶斥不記日期。鄭國人討幽公之亂，砍了子家的棺材。聖上憐憫舊臣，不忍追究也就罷了，不應再加以禮遇。”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斫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没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當時有許多人議論要恢復肉刑。孔融就上書發表意見説：“古人敦厚，没有善惡之别，官吏正直，刑罰公平，政治没有失誤。百姓有罪，都是咎由自取。後世衰敗，風氣敗壞，政令亂了風俗，刑法殘害百姓。所以説在上位者丟棄了正道，民心早已散了。而今想用古代的刑罰來治理，把他們弄成殘廢而拋棄，這不符合所謂隨時代而變化之道啊。紂砍下清晨涉水者的小腿，天下人説他無道。九州之地，有一千八百個君主，如果各砍一人的脚，這樣下邊就常有千兒八百個紂王。要求得風俗安定和睦，是得不到的。況且遭受了刑罰的人，心中不想求生，祇想求死，大多趨於作惡，没人能再改做好人。夙沙衛擾亂齊國，伊戾禍害宋國，趙高、英布，成爲世上的大禍害。所以肉刑不能制止人做壞事，祇能阻擋人回心向善罷了。即使忠如鬻拳，誠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司馬遷，博如劉子政，一旦受肉刑，一生受到鄙視。這樣太甲思念正常之道，秦穆公使秦國稱霸，南睢的消瘦，衛武公賦《賓之初筵》，陳湯斬敵酋於都賴水上，魏尚守衛邊防，這樣的事再也不能出現了。漢代開闢了改變惡刑之路，都是爲了這個啊。所以有美德的君主，考慮的深遠，棄所短取所長，不隨便改變政治措施啊。”朝廷很贊賞他的話，最終没有改變現行的刑法。

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

當時荆州牧劉表不來朝貢，做了很多僭越非分的事，以至於到郊外祭祀天地，仿效皇帝乘坐鑾輿。詔書頒布了此事。孔融上書奏稱：“我聽説領荆州牧劉表凶逆放肆，所做之事不合法度，以至於在郊外祭祀天地，仿效皇帝的模式。雖説

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縣遠，禄位限絶，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逾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晋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絶詔命，斷盗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群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是昏亂可惡之極，罪該萬死，但考慮到國家的尊嚴，此事暫且不張揚爲好。爲什麽呢？皇帝最爲重要，天子最爲尊貴，身爲聖體，國爲神器，地位有天壤之别，好比天不可攀登，日月不可逾越啊。每出一個奸佞小人，就宣布要討伐他，這麽做如果讓天下人都看在眼裏，不是杜絶奸邪的辦法。我認爲雖有大罪，也必應忍耐。賈誼所説的‘投鼠忌器’，就是這個道理啊。因此齊國兵馬進駐楚地，衹要求楚國向周王納包茅之貢；周王軍隊大敗，史書不書寫打敗王師的爲晋人。以前下詔表露袁術的罪過，如今又發布劉表的事情，這是讓瘸腿母羊窺視高岸，天險就可以隨意攀登了。依照劉表的跋扈，擅自誅殺諸侯，扣壓皇帝的詔令，截留給朝廷的貢品，招納罪魁，以加强個人勢力，專門招降納叛。如同把搶劫來的郜鼎放在太廟裏，還有什麽比這更顯明的嗎！其土崩瓦解之勢，可以預見。臣認爲應該隱晦郊祀之事，以維護國家的尊嚴。”

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殁，欲爲修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并薨無後，同産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齔，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絶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

建安五年，南陽王劉馮、東海王劉祗去世，獻帝痛惜他們的早死，打算爲他們設立四時的祭祀，以此徵求孔融的意見。孔融回答：“聖恩浩蕩，因時序變遷而增添思念，哀悼二王的神靈，發布悲憫的詔告，考查衡量以前的典章，來匡正禮儀制度。我觀察以前的舊例，從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都是去世後没有子嗣，他們的親兄弟就是景、武、昭、明四帝，没聽説前朝設立祭祀。如果有臨時的祭祀，則不載入傳紀。臣以爲諸王都在幼年，聖心慈悲，用如同成年人的禮儀，追加謚號，這樣符合皇上的恩義，祭祀典禮結束，即告結束。至於四時之祭，不合禮的本意，又違犯先帝成法，這樣做心裏不安。”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

當初，曹操攻陷屠殺鄴城，袁氏妻女多被侵占，而曹操兒子曹丕私自娶了袁熙的妻子甄氏。孔融就給曹操寫信，説是“武王伐紂，把妲己賜給了周公”。曹操不明白，問他典出何處。他回答説：“用今天的事推測，想當然罷了。”後來曹操征討烏桓，他又嘲諷説：“大將軍遠征，海外凋敝。昔日肅慎不貢楛木之矢，丁零偷盜蘇武的

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牛羊，與此可以等同了。”

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仇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當時饑荒戰亂不斷，曹操上書要禁酒，孔融屢次寫信反對，而且有許多侮辱的言辭。他看到曹操野心逐漸顯露，難以忍受，故出言偏激，觸犯曹操。又曾上奏建議依照古代王畿的制度，京都周圍千里之內，不把土地分封諸侯。曹操怕他所議論的面越來越寬，更加忌恨他。然而因爲孔融在天下有大名，所以表面上容忍，而心裏忌恨他堂皇的議論，恐怕他妨礙了自己的大事。山陽人郗慮揣摸曹操的心意，以小過失上奏免去孔融的官職。因爲二人的矛盾公開了，曹操因此寫信激勵孔融說：“聽説堯舜的時代，有能退讓的臣子，所以有麒麟鳳凰出現而贊頌之聲四起。後世的德薄，也還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的。等到風氣敗壞時，被瞪上一眼的仇怨也要記恨，一飯之恩也要報答。所以晁錯一心爲國，遭到袁盎的陷害；屈平爲楚國哀傷，受到子椒、子蘭的詆毀；彭寵作亂，起因於朱浮的讒言；鄧禹兵威受損，壞在宗歆、馮愔二人身上。據此而言，喜怒恨愛，是禍福的起因，能不慎重嗎！從前廉頗、藺相如是小國之臣，還能互相謙退；寇恂、賈復是守倉庫的武夫，能夠委屈自己和睦相處；光武帝不追究殺死他哥哥伯升的仇怨；齊侯不懷疑射中自己衣鉤的俘虜。講大節的人，豈能受小事的牽累呢！以前聽説你們二位執法公平，我認爲你們的矛盾是小事，應當找回舊日的交情；可是却仇恨日增，一意互相傷害，聽説以後我心裏很難過，半夜難眠而起身。以前國家向東遷都的時候，文舉盛贊鴻豫名實相副，博通經學，出於鄭玄門下，又懂《司馬法》，鴻豫也稱贊文舉奇特超俗見聞廣博，實在想不通如今爲何與當初相反。我和文舉既不是老朋友，又和鴻豫没有恩德，然而希望人們和睦，不願意人們互相傷害，因此心裏總想讓你們和好。另外我知道你們是被一些小人煽動。我作爲大臣，進不能教化天下，退不能建立功業使百姓和順，然而愛護體恤戰士，殺身爲國，收拾浮華狡詐之徒，估計還是有餘力的。”

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

孔融回信說：“承蒙來信指教，把我想不到

融與鴻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産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的告訴我。我與鴻豫家鄉相鄰，瞭解最早。雖曾數説過他的功德，衹是爲了使他對人更厚道，爲國更忠信，并不希望他爲我掩飾錯誤缺點，有罪而不受處罰啊。前些天把我免官，我很高興地接受了。從前趙宣子早上提拔韓厥，晚上就被他殺了自己的屬下，趙宣子反而歡喜讓别人向他道賀。況且我并無那人的功勞，怎敢枉受爲官公平的美名呢！論忠貞不如屈原，論智慧不如晁錯，我竊居官位已是罪過，免於治罪就算萬幸。而讓對我的過譽之辭傳播出去，正是我所慚愧害怕的。朱、彭、寇、賈，爲有名的壯士，雖然不和，但都共同爲國擔憂。至於那些相互攻擊詆毁，如同昆蟲的互相厮咬，衹能損害他們自己，實在是達不到自己的目的。晉侯誇獎他的臣下爲大事相争，而師曠以爲不如以心智相争。我的性情既然遲緩，就不與别人争鬥，即使有韓信從人胯下爬過的羞慚，荆軻在榆次遭蓋聶怒斥的耻辱，也不在乎對自己的貶低毁謗，感覺如同蚊虻飛過一樣。子産説人心各不相似，有人依仗權勢，要以取勝爲榮耀，不考慮宋國賣酒人要招徠四海顧客，不願讓大酒缸裏的酒放酸了啊。至於我這人像屈穀所説的大葫蘆，堅實而無縫隙，應該因無用而治罪而已。别的方面都遵奉您的教誨，不敢忘記。郗慮以前做官，是我的推薦。趙衰舉薦下屬郤穀，公叔文子舉薦家臣僎，使其與自己并列，并不因此而輕視他們。知道您同樣待我，纔發自内心對我訓誨。出於公心，即使像懿伯那樣的私人忌諱，也不能考慮，何況我依仗舊日的交情，而自己打算區别於郗慮這樣的優秀官吏呢！斗膽向您説出心裏話，將和他恢復往日的關係。您的苦口婆心，我將終身不忘。”

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

一年後，孔融又爲太中大夫。他生性寬容不愛忌妒，喜歡結交士人，愛培養年輕人。任閑職期間，每天賓客滿屋。他曾嘆息説：“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我就没有什麽可憂慮的了。”和蔡邕一向友善，蔡邕死後，有個虎賁中郎將長得像蔡邕，孔融每次喝多了，就拉他坐在一起，説：“雖然已没有了舊臣，還有他留下的法式可以遵用。”孔融聽到别人有善行，就好像是自己

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的一樣高興，别人的話有可采納之處，一定出力去促成它，對人當面説他的短處，而背後稱贊其長處，推薦賢士，栽培了不少人，知道有什麽不當之事不説出來，就看成是自己的過錯，因此全國的優秀人物都很信服他。

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静，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顔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弃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

曹操已經和他早有積怨，而郗慮又來羅織其罪名，於是指使丞相軍謀祭酒路粹誣告孔融説："少府孔融，從前在北海郡時，見王室不安定，就召集徒衆，要做不法的事，説'我本是聖人之後，衹是後代祖先被宋華督所殺，占有天下者，爲什麽一定是姓劉的'。又和孫權的使者談話，誹謗朝廷。另外孔融居九卿之位，不守朝規，不戴巾冠到處亂跑，褻瀆宫廷。再者前些天和平民禰衡胡言什麽'父親對於兒子，有什麽親情？論其本意，其實是性欲發作罷了。兒子對於母親，又是什麽關係呢？就像把東西寄放在罐子裏，出來就脱離關係了'。過後與禰衡互相吹捧。禰衡捧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回答是：'顔回復生。'大逆不道，應處極刑。"上奏後，孔融被處斬。當年五十六歲。妻子兒女都被殺。

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顔色不變，莫不傷之。

當初，女兒七歲，兒子九歲，因爲年幼得以保全，寄居在别人家裏。兩個孩子正在下棋，孔融被逮捕他們却安坐不動。旁邊的人問："父親被抓你們不起身，這是爲什麽呢？"他們回答説："哪裏有巢毁而卵不破的呢！"主人給他們肉汁，男孩渴了就去喝。女孩説："遭今日之禍，難道還能活多久？還能吃出來肉味兒嗎？"哥哥哭着把肉汁放下了。有人告訴了曹操，把他們都殺了。被捕時，女孩對她哥哥説："如果死人有知，能够見到父母，這豈不是我們的最大願望！"於是伸着脖子接受死刑，臉色不變，見到的人無不傷心。

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

當初，京兆人脂習元升，和孔融友善，屢次勸誡孔融不要太剛直。等孔融被殺，許昌没有敢爲他收尸的，脂習跑去撫摸着尸體説："文舉丢下我死了，我還活着幹什麽？"曹操知道後大怒，要把脂習抓起來殺了，後被赦免。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嘆曰：

魏文帝很喜愛孔融的文章，屢次贊嘆説：

"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采。"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是楊雄、班固一流人物啊。"徵求天下有進呈孔融文章的人，往往賞給錢財。孔融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詩、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共二十五篇。文帝認爲脂習有欒布的節操，給他加中散大夫之職。

論曰：從前諫大夫鄭昌曾說："山中有猛獸，野菜纔會不被采摘。"因此有神色莊嚴的孔父，便不能容許有弑君的陰謀；晏平仲立於朝堂，就能阻礙篡奪齊國的打算。像文舉那樣高尚的志向剛直的性情，足以鼓舞人忠義的氣節而阻止稱霸的野心。所以使篡國的行爲，奸雄在世時不敢實行；代漢的計劃，也要他死後纔開始行動。莊嚴正直的氣性，寧可一死而已。豈能卑躬屈節，以貪生求活呢！嚴正難犯，潔白光明，恐怕可以和白玉秋霜相類比了吧。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父緄，爲濟南相。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是朗陵縣令荀淑的孫子。父親荀緄，任濟南相。荀緄害怕宦官，於是爲荀彧娶了中常侍唐衡的女兒。荀彧由於年輕時就有才名，所以纔免於被嘲笑。南陽何顒號稱能瞭解人，見到荀彧認爲他奇異不凡，說："這是帝王的輔佐之才啊。"

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董卓之亂，弃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捍大難，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

中平六年，被薦舉爲孝廉，又任亢父縣令。董卓作亂時，棄官回到家鄉。同郡的韓融當時帶着宗族千餘家，在密縣西山中避亂。荀彧對父老們說："潁川是戰爭必經之地。天下有變，常是用兵之處。密縣雖說稍微保險，但不足以抵禦大的災難，應趕快離開這裏。"同鄉人大多留戀故土不願離開。碰上冀州牧同鄉人韓馥派騎兵來接他們，荀彧於是自己帶領宗族跟隨韓馥，留下的後來大多被董卓的部將李傕所殺害搶走了。

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悦，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爲操鎮東司馬。

等荀彧到了冀州，袁紹已經奪了韓馥的位置，袁紹用貴賓的禮遇對待荀彧。荀彧是心中有數的人，看到漢室混亂，每每有匡正之心。當時曹操在東郡，荀彧聽說曹操有雄才大略，而估計袁紹最終不能成就大事。初平二年，就離開袁紹投奔曹操。曹操和他交談後大喜，說："是我的張良啊。"任命他爲奮武司馬，當年他二十九歲。第二年，又任鎮東司馬。

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操，而潛迎吕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曰："吕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貢不與吕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爲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説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説范、東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吕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宫，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稸穀，以資一舉，則吕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己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爲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

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派荀彧守甄城，主管留守之事。趕上張邈、陳宫據兖州反曹操，而暗地迎接吕布。吕布到後，各城響應。張邈就派人欺騙荀彧説："吕將軍來幫助曹使君打陶謙，應趕緊供應他軍需物資。"荀彧知道張邈有變，就布兵設防，因此張邈的計謀不能得逞。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荀彧。荀彧就要前去，東郡太守夏侯惇等人阻止他，説："怎麽知道郭貢不與吕布同謀，而輕率地見他。如今您作爲一州之首，到那兒一定危險。"荀彧説："郭貢與張邈等人并非早有勾結，如今來得這麽快，一定還没有商定，在他猶豫不定的時候，應及時勸説他，即使不爲我們所用，也可以中立。如果先對他懷疑，他將會惱怒而與他們合謀，不如去一下。"郭貢見荀彧没有懼怕的意思，知道城不可攻，就領兵離去。荀彧就派程昱去游説范縣、東阿，讓他們加强城防，終於保全了三城以等待曹操歸來。

興平二年，陶謙死，曹操想馬上攻取徐州，回兵後平定吕布。荀彧勸諫説："以前高祖占據關中，光武帝占據河内，都是先鞏固根本，以控制天下。進可攻，退可守，所以雖然有失敗之時，而終於完成大業。將軍本以兖州爲根本，所以能平定山東，這實在是天下的要地，將軍的函谷關和黄河啊。如果不先安定它，要把根本放在哪裏呢？應立即分兵討伐陳宫，使敵寇不能西顧，乘機而收割成熟的麥子，節食蓄糧，以助軍事行動，則吕布不難擊敗。如今丢下這裏而向東去，不見得有什麽好處。多留兵則前方力量不能戰勝敵人，少留兵則後方不能鞏固。吕布乘虚入侵，震動人心，縱然有幾座城得以保全，其餘的已不再爲自己所有，那麽將軍還能回到哪裏去呢？况且以前討伐徐州，逞威施罰，那裏的子弟記得父兄被殺的耻辱，必定人人堅守，即使能够攻克，也不能守住。他們如果恐懼而聯合起來，互相支持，堅壁清野，來等着對付將軍，將軍進攻打不下來，搶掠又没收獲，不出十天，十萬大軍還未交戰就陷入被動了。事情本來就有棄彼取此，取决於衡量當時的形勢，希望將軍考慮。"

孰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兖州遂平。	曹操於是大力搶收成熟的麥子，又和吕布交戰。吕布敗走，趁機分别平定各縣，兖州於是被平定。
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勸操曰："昔晋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	建安元年，獻帝從河東回洛陽，曹操打算迎接車駕，遷都到許。衆人大多認爲山東還未安定，韓暹、楊奉自恃有功驕横妄爲，不可倉猝行事。荀彧於是鼓動曹操説："從前晋文公接納周襄王，而諸侯像影子一般跟隨着晋；漢高祖爲義帝戴孝，而天下人心歸附。自從天子遭難，將軍首舉義兵，衹是因爲山東紛擾混亂，没有顧得上接駕，雖然在外平定禍亂，但心裏却無時不在挂念着王室。如今皇帝回還，洛陽荒蕪，義士有保護正統的心願，萬民懷着感念舊時的哀思。如真能在此時奉迎主上以順應民衆心願，這是大順；執最大的公來使天下服從，這是大略；扶持大義來網羅英才，這是大德。即使有人抗命，又能有何作爲呢？韓暹、楊奉，哪裏值得顧慮呢！如果不及時决定，讓别的豪傑生出此心，以後即使再想這樣，可就來不及了。"曹操聽從了他的意見。
及帝都許，以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彧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及鍾繇、郭嘉、陳群、杜襲、司馬懿、戲志才等，皆稱其舉。唯嚴象爲楊州，韋康爲凉州，後并負敗焉。	等到皇帝遷都許昌，任命荀彧爲侍中，代理尚書令。曹操經常在外面征戰，軍國大事，都和荀彧商議。荀彧又向曹操推薦其長於計謀的侄子荀攸，以及鍾繇、郭嘉、陳群、杜襲、司馬懿、戲志才等，都不辜負他的推薦。衹有嚴象任楊州刺史，韋康任凉州刺史，後來一并敗死。
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紹與操書甚倨。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紹雖强，終爲操所制，乃説先取吕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吕布，定徐州。	袁紹兼并了河朔之地後，有了驕氣。而曹操被張繡打敗，袁紹給曹操的信語氣很傲慢。曹操大怒，想先攻打袁紹，而怕力量敵不過，就此和荀彧商量。荀彧估計袁紹雖强，早晚要被曹操制服，於是勸曹操先消滅吕布，然後再對付袁紹，曹操聽從了他的建議。興平三年，終於擒獲吕布，平定徐州。
五年，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	興平五年，袁紹率大軍攻許昌，曹操和他相持。袁紹的軍隊很多，論及此事的人都心懷惶恐。少府孔融對荀彧説："袁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這些智謀之士爲他策劃，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要職，顔良、文醜勇冠三軍，統率其軍隊，恐怕難以戰勝吧？"荀彧説："袁紹兵雖多而軍法不嚴，田豐剛直而犯上，許攸貪心而不正

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傳》。

派，審配專横而無謀，逢紀果敢而自以爲是，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就可以把他們擒獲。”後來事情都如同荀彧所預計的那樣，此事在《袁紹傳》中。

操保官度，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彧萬歲亭侯，邑一千户。

曹操守官度，與袁紹接連交戰，雖然得勝但軍糧就要吃完，寫信與荀彧商議，想回兵許昌以等待袁紹的軍隊。荀彧回信説：“如今糧食雖少，還不像楚漢在滎陽、成皋之間相持那時候。當時劉邦項羽都不肯先退兵，認爲先退就會折了士氣。您以對方十分之一的兵力，劃地而守，扼守咽喉要道而使他不能前進，已經半年了。可以看出這種局面就要結束，馬上一定會有轉機，這是使用非常之計的時候，不可錯失機會。”曹操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堅守壁壘和袁紹相持。終於用奇兵打敗袁紹，袁紹退走。封荀彧爲萬歲亭侯，食邑一千户。

六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爲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彧。彧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乘虚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

興平六年，曹操認爲袁紹剛敗，不足爲患，想衹留守衛之兵，自己南征劉表，以此來問荀彧。荀彧回答説：“袁紹剛敗，人心惶惶，如今不趁機平定，而要遠征江漢，如果袁紹收羅糾集打散的部衆，乘虚而出，那麽您的大事就壞了。”曹操這纔作罷。

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説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爲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内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内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

興平九年，曹操攻下鄴城，自任冀州牧。有人勸曹操恢復古代九州的建制，認爲冀州所統轄的地盤大了，那麽天下就容易服從。曹操打算接受這提議。荀彧對他説：“如今要是依照古制，這樣冀州所統轄的範圍就包括了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州、并州等地。您以前屠殺鄴城，天下震恐，各人都害怕不能保住自己的地盤，守住自己的軍隊。如今如果一處被進攻，別人一定認爲其他地方也要依次被奪，人心動蕩，如果一旦發生變亂，天下事就不好辦了。希望您能先平定河北，然後修整恢復舊日京城，進兵楚郢，指責他們不向朝廷納貢。天下人都明白了您的意思，就人人安下心來。必須天下徹底安定，纔能説到古制問題，這符合國家長久的利益。”曹操回信説：“不是足下的提醒，損失就大了！”於是九州之議作罷。

十二年，操上書表彧曰：“昔袁

興平十二年，曹操上書稱贊荀彧的功勞説：

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復若南征劉表，委弃兖、豫，飢軍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户邑。”彧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盗。’況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於是增封千户，并前二千户。又欲授以正司，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今華夏以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

“從前袁紹作亂，在官度集結大軍，當時我們兵寡糧少，打算退回許昌。尚書令荀彧極力申述應堅守的好處，高屋建瓴提出作戰方略，啓發我的思想，改變了錯誤的主意，加固營壘頑强守衛，繳獲了敵人軍備，終於打垮强敵，轉危爲安。袁紹戰敗後，臣的軍糧也完了，要捨棄收取河北的計劃，轉而圖謀荆南。荀彧又詳盡説明得失，以改變臣的意見，因此能够回師冀州，平定四個州郡。當初如果臣從官度退兵，袁紹必定擊鼓前進，敵人占了上風而勇氣百倍，臣的軍隊膽怯不前士氣低落，有必敗之形，無一勝之勢。又如果南征劉表，丢下兖州、豫州，飢軍深入，跨越長江、漢水，不光難以得利，還會失去依托。而荀彧提出這兩條計謀，轉敗爲勝，轉禍爲福，謀略非凡功勞出衆，臣是比不上的。所以先帝看重指揮調度的功勞，而給予搏擊斬獲者的賞賜就較少；古人重視運籌帷幄之功，看輕攻城拔寨之勇。追論荀彧的功績，足以享有高官厚禄。而天下人不明情況，他所得到的與他的功勞不相稱，臣實在對此遺憾，請求重新評議，增添他的食邑。”荀彧極力推辭。曹操勸導他説：“從前介子推有話説：‘盗竊别人財物，尚且叫做盗賊。’何況先生奇謀超群，關係到天下興亡，我難道可以獨占功勞嗎？雖説仰慕魯仲連清高的行爲，還是效法聖人通達時務吧！”於是增封一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二千户。又要任命他爲正式的尚書令，荀彧讓荀攸極力推讓，達到十來次，這纔作罷。曹操將要討伐劉表，詢問荀彧用兵方略。荀彧説：“如今中原已經平定，荆、漢知道將要滅亡了，可聲言從宛、葉進兵而從小道輕騎奔襲，以出其不意。”曹操聽從了他的建議。這時劉表病死。

十七年，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勛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

興平十七年，董昭等人要聯名推戴曹操晋封國公，賜予九錫儀仗器物，秘密地徵詢荀彧的意見。荀彧説：“曹公本是發動義兵，以振興漢朝，雖然功勛卓著，還保持忠貞之節。君子愛人要合於道德，不應該這樣。”事情就擱置下來。曹操心裏咽不下這口氣。等到南征孫權，曹操上表請荀彧到譙郡勞軍，趁機上表把荀彧留下説：“臣

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彧，依以爲重。”書奏，帝從之，遂以彧爲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讌樂。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聽説古時派遣大將，上面設有監軍，下面派有相助的副職，以此來顯示國家的尊嚴，減少過失。如今臣正要渡江，奉辭伐罪，應當有尊貴的使節來莊重奉行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荀彧，是國家的重臣，德行遍及華夏，已經到了軍隊的駐處，便於和臣一道進軍，宣示朝廷命令，用威德鎮撫敵寇。軍事行動貴在神速，來不及請示，臣私自留下荀彧，以作重要助手。”奏書報上去，皇帝答應了他，於是任命荀彧爲侍中、光禄大夫，持朝廷旄節，參謀丞相軍事。到了濡須，荀彧因病留在壽春，曹操贈送他食物，打開一看，却是空的，於是荀彧服毒而死。當年五十岁。皇帝爲他難過痛惜，祭祀之日因此而不奏樂。謚爲敬侯。第二年，曹操終於稱了魏公。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縣矣。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説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强，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并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論曰：自從董卓把皇帝遷到西京，山東大亂，百姓如同倒挂起來一樣痛苦。荀君跨越黄河、冀州，輾轉來跟從曹氏。察看他定立的措施，謀劃的策略，都是尊奉王道，以急於解救國家的危難，怎能説是趁亂而假藉仁義，來迎合奸邪的陰謀呢？實在是把行仁義作爲自己的責任，希望在這變亂時期解救民衆啊。等到阻礙董昭的提議，丢了性命，難道不是命該如此嗎！世人對荀君的評論，也許過於注意其顯達與困厄了。我常認爲中等以下的賢人，立身行事不能求全責備，謀劃有精細與粗疏，考慮到起始未必考慮到結尾，這就是不可求全的道理啊。以子貢的賢明，一經他游説尚且危害了兩國。他并非是缺少仁德而故意如此，恐怕有所保全就必有所丢失吧，這就是做事不能兩全啊。當時時運艱難，不是英雄人物没有能力挽救其衰亡，而此人功高勢强，政權自然也就轉移到他的手裏。這又是此一時彼一時不能相提并論。主要看他回到朝廷立場上的大節，還是合於殺身成仁的大義的啊。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逼，揮金僚朋。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彧之有弼，誠感國

贊曰：鄭太揮灑豪氣，美名傳揚。爲形勢所逼虚意應付權奸，揮霍錢財救助朋友。孔融俊逸，抑揚有致，超越世俗，易使人驚駭，孤單的聲音少有應和。直道前行哪裏是歸宿，高遠的謀

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

略輔佐誰人？荀彧輔助曹操，實是有感於國難。事業成功却命運改變，行爲可疑而心中同樣不離正道。

後漢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朱儁傳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雁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并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是度遼將軍皇甫規哥哥的兒子。父親皇甫節，任雁門太守。皇甫嵩年輕時就有文武志向與節操，喜好《詩經》、《尚書》，熟悉射箭騎馬。起初被薦舉爲孝廉、茂才。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接連徵召，都不去。靈帝用官車徵召他爲議郎，改任北地太守。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黄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説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楊、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鈎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宫省直衛及百

當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尊奉黄、老之道，召收門徒，跪拜懺悔，用符水咒語來治病，治好的很多，百姓就信他。張角於是派弟子八人到四方活動，用良言誘導百姓，受騙的人再轉而拉别人。十幾年間，徒衆發展到數十萬，各郡國連成一片，青、徐、幽、冀、荆、楊、兖、豫八州的人，没有不響應的。於是就設置了三十六方。方就像是將軍的稱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詐稱“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用白土在京城與州郡官署的門上書寫，都作“甲子”二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召集荆州、楊州數萬人，約定在鄴城起事。元義多次到京城來，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内應，約定在三月五日前後一塊兒起事。還没來得及作亂，張角的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發，於是在洛陽車裂了元義。靈帝把唐周的告發信下發給三公、司隸校尉，派鈎盾令周斌帶領三府掾屬，查驗宫中官署警衛人員以及百姓中信從張角教的人，誅殺了一千多人，督察冀州，追捕張角等人。張角等人知道事

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爲摽幟，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閒，天下嚮應，京師震動。

情已經敗露，日夜傳令各方，同時一塊兒起事。都戴黄巾爲標志，當時的人叫他們“黄巾”，又稱爲“蛾賊”。殺人來祭天。張角稱“天公將軍”，張角弟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寶弟弟張梁稱“人公將軍”。所到之處焚燒官府，搶劫城鄉，州郡失去了保障，官員多數逃亡。十來天的功夫，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詔敕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并置都尉。召群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厩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黄巾。

朝廷下詔命令各州郡修理攻守器具，操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各關，全都設置都尉。召集群臣集會商議。皇甫嵩認爲應該解除黨禁，多拿出中藏府的錢、西園的厩馬，來分賞軍士。皇帝聽從了他的話。於是發派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任命皇甫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派五校、三河騎士及招募來的精壯兵勇，合四萬餘人，皇甫嵩、朱儁各率一軍，一同討伐潁川黄巾。

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鋭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黄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脱於西華，并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

朱儁進兵與賊人波才作戰，戰敗，皇甫嵩於是進兵保長社。波才領大軍圍城，皇甫嵩兵少，軍中都很害怕，於是他召集軍官們説：“用兵有奇謀，不在人多少。如今賊人依草扎營，易用風火來攻。如果趁夜晚縱火焚燒，必然大爲驚亂。我們出兵攻擊，四面包圍，可以打一個田單那樣的勝仗。”當晚就起了大風，皇甫嵩規定軍士都帶着火把登城，派精鋭士兵偷偷潛出包圍圈外，放火大叫，城上舉火把呼應，皇甫嵩趁機擊鼓衝向敵陣，賊人驚亂奔跑。正好皇帝派騎都尉曹操領兵趕到，皇甫嵩、曹操與朱儁合兵再戰，大破敵兵，斬首數萬級。封皇甫嵩爲都鄉侯。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的黄巾，追擊波才到陽翟，在西華攻打彭脱，一并打垮了他們。剩餘的賊寇投降逃散，三郡都被平定。

又進擊東郡黄巾卜己於倉亭，生禽卜己，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并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

又進擊東郡黄巾卜己於倉亭，生擒卜己，斬首七千餘級。當時北中郎將盧植和東中郎將董卓討伐張角，全都無功而還，於是朝廷下詔命皇甫嵩進兵討伐。皇甫嵩與張角弟弟張梁戰於廣宗。張梁的部衆精强勇猛，皇甫嵩不能戰勝。第

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傳首京師。

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户。

以黄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温恤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己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

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説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强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閒，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業，利

第二天，就關閉營門休息將士，來觀察敵人的變化。瞭解到賊寇思想逐漸鬆懈，就深夜部署軍隊，鷄叫時趕到陣前，戰鬥到下午，大破黄巾，斬張梁，斬首三萬級，投黄河死的約有五萬人，焚燒車輛輜重三萬餘輛，全部俘獲賊寇的老婆孩子，繳獲很多。張角先前已經病死，仍然破開棺木戮尸，把他的腦袋送到京師。

皇甫嵩又和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打張角弟弟張寶於下曲陽，又斬了他。斬首俘獲十餘萬人，在城南聚尸封土築了一座小山。隨即任命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兼冀州牧，封槐里侯，以槐里、美陽兩縣爲食邑，共八千户。

因爲黄巾已經平定，所以改年號爲中平。皇甫嵩奏免冀州一年的田租，用來賑濟飢民，皇帝批准。百姓歌唱道："天下大亂啊市井廢墟，母不保子啊妻子失夫，賴有皇甫啊又得安居。"皇甫嵩體恤士卒，很受衆人愛戴，每次行軍駐扎，一定等全軍的營帳都搭建好，他纔回自己的營帳。軍士們都吃上飯，他纔吃飯。官吏有因事受賄的，皇甫嵩便再賞賜他錢財，官吏心懷慚愧，有的甚至自殺。

皇甫嵩打敗黄巾後，威震天下，而朝政一天天混亂，天下空虚貧困。前信都令漢陽閻忠來游説皇甫嵩説："難得而易失的，是時機；時機一到不等轉身就喪失的，是機會。所以聖人順時而動，智者趁機而起。如今將軍碰見了難得的時運，趕上了易失的機遇，而碰上運氣不抓住，遇見機會不行動，還怎麼能保住您的美名呢？"皇甫嵩問："怎麽講呢？"閻忠説："上天没有偏袒，百姓跟隨能人。今將軍領受兵權於暮春，成就大功於末冬。兵動如神，有謀必成，摧强敵易於折枯枝，消堅冰快於湯潑雪，個把月之間，神兵如閃電横掃，埋葬敵尸刻石記功，南下報捷，威德震撼本朝，名氣傳播海外，即使湯、武的作爲，也没有超過將軍的啊。如今立下難以賞賜的大功，具有超人的德行，而事奉昏庸的君主，怎麽求得平安呢？"皇甫嵩説："日夜爲朝廷效力，心裏不忘忠義，爲什麽不平安？"閻忠説："不是這麽説。從前韓信不忘一頓飯吃的恩惠，而捨棄三

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嘆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黄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分天下的基業，利劍已經頂着他的喉嚨，纔發出悔恨的嘆息，就是因爲錯過了時機而打錯了主意啊。如今主上的勢力弱於劉、項，將軍的權勢重於淮陰，指揮足以振動風雲，呼叫可以興起雷電。神威奮發，趁勢出擊，施恩德以安撫先歸順者，揚武威以討伐後降服者，徵召冀州的士人，發動七州的大衆，軍事文告飛速傳發於前，浩蕩大軍行動於後，渡過漳河，飲馬孟津，聲討閹宦的罪過，鏟除群凶的積惡，即使兒童可以讓他揮舞拳頭效力，婦女可以使她撩起衣服聽令，何况是整飭勇猛之卒，乘着疾風之勢呢！等到功業已經成就，天下已經歸順，然後請示上帝，向民衆昭示天命，統一天下，南面稱帝，將政權歸於新朝，使亡漢加速垮臺。實在是天賜的機遇，奮發的良時啊。木頭已朽不可雕琢，衰世難以輔佐。如果要輔助難佐之朝，雕琢朽爛之木，這樣好比是逆着山坡滚彈丸，頂着風頭划船，能説容易嗎？况且如今宦官糾結，壞人互相勾結，朝廷命令不能施行，權力歸於近臣，昏庸君主之下，難以長期相處，身負不賞之功，又遭進讒言者的忌恨，如不早做打算，後悔莫及。”皇甫嵩害怕地説：“不合常道的計謀，不能用在有常道的形勢下。創建大業，豈能是庸才所能做到。黄巾是小毛賊，不能和秦朝、項羽相比，剛剛糾集容易打散，難以成事。况且人們没有忘掉君主，上天不保祐叛逆。如果妄圖去做没有希望的事，以加速很快要臨頭的禍事，怎比得上效忠本朝，守住人臣的節操。雖説讒言多，不過落個流放罷官，還留有美名，死了也能不朽。違反常道的話，我是不敢聽的。”閻忠知道計謀不被接受，因此就逃走了。

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

正逢邊章、韓遂在隴右作亂，第二年春天，下詔調皇甫嵩鎮守長安，以衛護皇陵。邊章等人又入侵三輔，朝廷命皇甫嵩就勢討伐他們。

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

當初，皇甫嵩討伐張角，路過鄴城，看到中常侍趙忠房宅超過規定，就上奏朝廷没收。又有中常侍張讓私下向他要錢五千萬，皇甫嵩不給，二人因此忌恨他，奏報皇甫嵩連戰無功，所花費的太多。當年秋天召回，收回左車騎將軍印綬，

削户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户。

五年，凉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决。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鬥，蜂蠆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鬥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

削減食邑六千户，改封都鄉侯，食邑二千户。

中平五年，凉州賊王國圍陳倉，又任命皇甫嵩爲左將軍，統率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抵禦王國。董卓要快速進軍陳倉，皇甫嵩不答應。董卓説："智者不耽誤時機，勇者不猶豫。速救則城保全，不救則城丢失，保全還是丢失，就在此一舉了。"皇甫嵩説："不是這樣。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使對方認輸。因此先據不可戰勝之勢，以等待敵人可以戰勝之機。不可戰勝在我，可以戰勝在彼。彼守備不足，我進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如今陳倉雖小，城防堅固物資充足，并非陷於九地之下。王國雖强，而進攻我所不救的地方，并非處於九天之勢。那麽其勢不是處九天之上，進攻就會招致損害；不是陷於九地之下，守城就不會被攻破。王國如今已陷於受害之地，而陳倉守衛着不可攻破之城，我們可以不興師動衆，而取得全勝的效果，還去救什麽呢！"於是不聽董卓的話。王國圍陳倉，從冬到春，八十多天，城防堅固守衛嚴密，到底没能攻下。賊兵疲備，果然自動退走。皇甫嵩要出兵追擊他們。董卓説："不行。兵法上説，窮寇勿追，歸衆勿迫。現在我們追擊王國，這是逼近退兵的大軍，追趕走投無路的强盗。受困的野獸還要掙扎搏鬥，馬蜂蝎子還有毒刺，何况大軍呢！"皇甫嵩説："不是這樣，我以前不進擊，是避其鋭氣。現在追擊他，是他已經疲憊。所追擊的是疲憊之師，不是退兵的大軍。王國的部衆正在退却，没有鬥志。以嚴整打擊潰亂，不是追擊窮寇。"於是獨自追擊王國，讓董卓殿後。接連幾仗大破王國，斬首萬餘級，王國逃跑而死。董卓十分羞怒，從此忌恨皇甫嵩。

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説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

第二年，董卓被任命爲并州牧，朝廷下詔讓他把軍隊交給皇甫嵩，董卓不服從。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酈當時也在軍隊裏，勸皇甫嵩説："本朝政治混亂，天下遭難，能安定天下的，衹有大人和董卓了。如今仇恨已經結下，勢不兩立。詔書命令董卓交出軍隊，而他却上書自找理由，這是抗拒王命。又以京師昏亂爲理由，躊躇不進，這是懷有奸心。况且他凶暴不善，將士們不服。大

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説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内，徵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

人如今爲元帥，依仗國威來討伐他，上顯忠義，下除禍害，這是齊桓、晋文所做的事啊。”皇甫嵩説：“不遵王命固然有罪，自做主張隨意誅殺也有責任啊。不如奏明此事，讓朝廷裁決。”於是上書報告朝廷。皇帝譴責了董卓，董卓更加怨恨皇甫嵩。等後來董卓把持朝政，初平元年，就徵召皇甫嵩做城門校尉，想藉機殺了他。皇甫嵩將要赴任，長史梁衍勸他説：“漢室微弱，閹宦爲害朝廷，董卓雖然殺了他們，但不能爲國盡忠，又侵犯掠奪京城，隨心所欲廢立皇帝。如今徵召將軍，大則有殺身之禍，小則要受辱。如今董卓在洛陽，天子往西來，憑將軍的部衆，以精兵三萬，迎接皇帝，奉王命討逆賊，向天下發布命令，向各地將領徵兵，袁氏在他東邊進逼，將軍壓迫他的西邊，這樣就可以擒獲他。”皇甫嵩不答應，應召而去。有關部門秉承董卓的意思，上奏朝廷把皇甫嵩交給司法官吏，想殺了他。

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犕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皇甫嵩的兒子皇甫堅壽與董卓一向關係很好，從長安趕赴洛陽，來找董卓。董卓正在擺酒筵作樂，堅壽徑直上前質問，用大義責備他，并磕頭流淚。在座的人都被感動，都離開座席向董卓求情。董卓這纔站起來，拉起堅壽一塊兒入座。叫人放出了皇甫嵩，又任命他爲議郎，升任御史中丞。到董卓回長安時，公卿百官在路旁迎接。董卓放出口風讓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員下拜以屈辱皇甫嵩，過後董卓拍着手説：“義真服了没有?”皇甫嵩笑着向他道歉，董卓這纔放過了他。

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復拜光禄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

等到董卓被殺，任命皇甫嵩爲征西將軍，又升任車騎將軍。當年秋天，任太尉，冬天，因天象出現流星被罷免。後來又任命爲光禄大夫，升任太常。不久李傕作亂，皇甫嵩也病死，贈與驃騎將軍印綬，任命家中一人爲郎。

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毁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皇甫嵩爲人恭謹，恪盡職守，前後上表陳説對國事有益的意見五百多條，都親手書寫并毁掉草稿，不向外界泄漏。又能放下架子對待士人，門外没有等待的賓客，當時的人們都稱頌而來依附他。

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

堅壽也有名聲，後來召作侍中，推辭不接

拜，病卒。

受，因病去世。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嘗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既失産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朱儁字公偉，是會稽上虞人。小時候死了父親，母親曾靠販賣絲帛爲生。朱儁以孝敬奉養母親而知名，在縣衙裏做一名書佐，好義輕財，受到同鄉的尊敬。當時同郡的周規被公府徵召，臨行，借了郡庫房裏百萬錢，來作爲衣帽費，而後來倉猝責令還錢，周規家貧無錢還債，朱儁就偷了他母親的絲帛，從困境中解救周規。母親失去了謀生的本錢，很生氣地責備他。朱儁說："小損失會得到大收益，先貧後富，是必然之理。"

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弃市。儁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本縣縣長山陽度尚見到他很感驚奇，推薦給太守韋毅，漸次歷任州郡職務。後來太守尹端委任朱儁做主簿。熹平二年，尹端因討伐賊人許昭失利，被本州上奏，論罪應該斬首。朱儁穿着破衣服秘密前去，隨身携帶數百金到京城，賄賂主管章奏的官吏，於是得以修改本州的奏章，因此尹端得以罰做在左校服役。尹端喜其減刑而不知原因，朱儁也到底没有說。

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群賊并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虚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户，賜黄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

後來太守徐珪薦舉朱儁爲孝廉，又改任蘭陵令，爲政有特殊才能，被東海相所表彰。趕上交阯地方群賊并起，牧守軟弱不能管束。又有交阯賊人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就任命朱儁爲交阯刺史，令他到他家鄉州郡挑選募集家兵，加上徵調來的共五千人，分從兩路進軍。到了交阯州界，按兵不前，先派人到郡内，觀察賊人虚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然後與七郡兵馬一起進軍逼迫他們，於是斬了梁龍，投降的有數萬人，個把月的時間全部平定。因功封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賜黄金五十斤，徵召爲諫議大夫。

及黄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

等到黄巾起事，公卿多薦舉朱儁有才幹謀略，任命他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伐潁川、汝南、陳國各處賊人，全部平定。皇甫嵩就上奏事情的經過，而把功勞歸於朱儁，於是進封他爲西鄉侯，改任鎮賊中郎將。

時南陽黄巾張曼成起兵，稱

當時南陽黄巾張曼成起兵，號稱"神上

"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唯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爲將作大

使"，部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駐在宛城百餘日。後來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人又以趙弘爲帥，部衆逐漸增多，達到十餘萬，占據宛城。朱儁和荆州刺史徐璆以及秦頡合兵一萬八千人包圍趙弘，從六月到八月不能攻克。有關部門官員奏請要召回朱儁。司空張溫上書説："以前秦國用白起，燕國用樂毅，都是成年累月，纔能破敵。朱儁討伐潁川，已證明有功效，領兵南征，計劃已定，臨戰換將，是兵家所忌，應該給他時間，要求他完成任務。"靈帝纔没有召回他。朱儁因此加緊攻打趙弘，殺了他。賊人殘部的頭領韓忠又占據宛城抗拒朱儁。朱儁兵少敵不過，就繞城築起營壘，堆土山逼近城内，趁勢擊鼓攻城西南，賊人全都跑到那裏。朱儁自帶精兵五千，暗中進攻東北，登城而入。韓忠於是退守小城，惶恐乞降。司馬張超與徐璆、秦頡都想答應他。朱儁説："用兵有形式相同而實際不同的。從前秦朝與項羽争戰時期，民衆没有一定的君主，所以賞賜投降的以鼓勵來投誠。如今海内一統，衹有黄巾作亂，招降不能鼓勵好人，鎮壓足以懲戒惡人。現在如果接受他們，更長了人們叛逆之心，賊人有利就進攻作戰，不利就乞求投降，縱容敵人長期作亂，不是長久之計啊。"於是加緊攻打，連戰不能攻取。朱儁登土山觀察，回頭對張超説："我明白了。賊人現在外受重圍，情况緊急，投降不被接受，想出來又辦不到，這就是他們死戰的原因啊。萬人一心，尚且不可抵擋，何况十萬人呢！這危害就大了。不如撤了包圍，合兵入城。韓忠見包圍解除，勢必自己出來，出來心就散了，這是容易打敗他的辦法。"不久包圍解除，韓忠果然出來作戰，朱儁乘機攻擊，大敗韓忠。乘勝追擊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韓忠等人於是投降。而秦頡一直痛恨韓忠，就殺了他。餘下的部衆恐懼不安，又以孫夏爲統帥，退回宛城駐守。朱儁加緊攻打。孫夏逃走，追到西鄂精山，再戰敗他。又斬首萬餘級，賊人於是瓦解四散。第二年春天，朝廷派使者持符節任命朱儁爲右車騎將軍，整頓部隊回京師，任他爲光禄大夫，增加食邑五千户，改封錢塘侯，加封特進。因爲母親

匠，轉少府、太僕。

去世辭去官職，從家中召回，又任將作大匠，改任少府、太僕。

自黄巾賊後，復有黑山、黄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閒，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氐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

自黄巾賊以後，又有黑山、黄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哂等人，紛紛在叢山峽谷間起事，多得不可勝數。其嗓門大的稱雷公，騎白馬的爲張白騎，輕捷的叫飛燕，多鬍鬚的號于氐根，大眼的爲大目，像這樣的稱號，各有原因。大的二三萬人，小的六七千人。

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内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賊人統帥常山人張燕，勇猛輕捷，因此軍中號稱飛燕。善於籠絡士卒，和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内各叢山峽谷的賊寇互相來往，部衆達到百萬，號爲黑山賊。河北各郡縣都受其害，朝廷無力征討。張燕於是派人到京城，上書乞求投降，於是任命張燕爲平難中郎將，讓他管轄河北各山谷間之事，每年可以薦舉孝廉、計吏。

燕後漸寇河内，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内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爲光禄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

張燕後來進犯河内，逼近京師，於是派出朱儁爲河内太守，帶領家兵擊退他們。其後各路賊人多被袁紹平定，其事載於《袁紹傳》。又任命朱儁爲光禄大夫，改任屯騎，不久任命爲城門校尉、河南尹。

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

當時董卓把持朝政，因爲朱儁是老將，所以對他外表親近而内心對他戒備。等到關東討董卓的兵勢盛大，董卓害怕，幾次請公卿商議遷都長安，朱儁總是制止他。董卓雖然恨朱儁和自己不一心，但考慮到他名氣大，於是上奏使他升任太僕，來作爲自己的副手。使者來向他授官，朱儁推辭不肯接受。解釋説：“國家西遷，定會辜負了天下的期望，而促成山東的禍亂，臣没看到其可行之處。”使者責問説：“召您接受官職而您拒絶，没問您遷都的事您却偏要説，這是何原因呢？”朱儁説：“相國的副手，不是臣能勝任的；遷都的計劃，不是急迫的事。辭去我所不能勝任的，陳述并不急迫的，是我應該做的啊。”使者

“相國董卓具爲臣説，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

問：“遷都的事，沒有聽説過，即使有也未透露過，您從哪裏聽到的？”朱儁説：“相國董卓詳細地跟我説過，所以知道。”使者不能使他服從，因此也不爲做董卓之副。

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内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弃官奔荆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逆擊，爲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

董卓後來入關，留下朱儁守洛陽，而朱儁和山東諸將通氣合謀作内應。後來怕被董卓襲擊，於是棄官跑到荆州。董卓任命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朱儁聽説，又進兵回洛陽，楊懿逃走。朱儁因爲河南殘破沒有所需物品，就東去駐守中牟，向各郡傳發文書，搬兵討伐董卓。徐州刺史陶謙派精兵三千，其他州郡多少出了些兵，陶謙就上書朝廷請朱儁代任車騎將軍。董卓聽説了，派他的將領李傕、郭汜等數萬人駐守河南抵禦朱儁。朱儁迎擊，被李傕、郭汜打敗。朱儁自知不是對手，留駐關下不敢再前進。

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桀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楊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絶，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兹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争私變，更相疑惑。謙等并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

等董卓被殺，李傕、郭汜作亂，朱儁當時還在中牟。陶謙認爲朱儁是名臣，屢有戰功，可以托付大事，於是與各位豪傑共同推舉朱儁爲太師，然後向各路諸侯傳發文告，共同討伐李傕等人，迎接天子。於是向朱儁上書説：“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斗膽向行車騎將軍河南尹進言：國家遭了董卓之難，又加上李傕、郭汜之禍，幼主被劫持，忠良遭殘害，朝廷音訊隔絶，不知吉凶。無論是官員，還是有識的士人，無不憂懼，認爲除非明智雄强之士，怎能够平定禍亂！自起兵以來，至今已三年，各州郡互相觀望，沒有努力作戰的業績，而私下裏相互間争執不休，增加了互相的不信任。陶謙等人共同商議，謀求消除國難。都説：‘將軍有君侯之尊，文武兼備，應運而出，所有君子，無不肅敬。’因此互相激勵，挑選精悍部隊，可以深入敵後，直指咸陽，多帶糧草，足以支撑半年，與您一心一德，聽憑元帥指揮。”遇上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的計策，召朱儁入朝。兵將們都怕入關，想響應陶謙等人。朱儁説：“君主召喚臣下，應當等不及套車就趕快應召，何况是天子下詔書呢！况且李傕、

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

郭汜是小人，樊稠平庸無能，沒有長遠打算，他們勢力相當，一定會生出變亂。我抓住機會，大事可成。"於是推拒了陶謙的提議而去應李傕的徵召，又任太僕，陶謙等人於是作罷。

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録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儁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即日發病卒。

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統領尚書事務。第二年秋天，因日食免職，又代理驃騎將軍事務，持節鎮守關東。還未出發，趕上李傕殺了樊稠，而郭汜又擔心自己的安全，與李傕互相攻殺，長安城中大亂，因此朱儁留下沒有出京，任大司農。獻帝命朱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去勸郭汜，讓他和李傕和解。郭汜不肯，就把朱儁等人扣爲人質。朱儁一向剛烈，當天發病而死。

子晧，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兒子朱晧，也有才智德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儁并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禄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説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己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顔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論曰：皇甫嵩、朱儁都以上將之才，倉猝受命領兵。等到他們功成得勝，聲威遍布天下。趕上衰弱的君主蒙難，頑賊抗命，這正是葉公子高奮臂而起之時，翟義誓師之日，所以梁衍獻計，山東結盟，而皇甫嵩却捨棄感天動地的大業，遵守普通人小小的誠信，最終落得在虎口中受窩囊氣，被智士們所笑。難道是上天助長這動亂嗎？爲何他們的智勇竟這樣不能貫徹到底呢！前朝史書記載晉朝平原華嶠，説他的父親光禄大夫華表，屢次談到他祖父魏國太尉華歆説過"當世人贊賞皇甫嵩的不居功，汝豫之戰，歸功於朱儁，戰勝張角，歸功於盧植，不誇耀名聲爭論功績，自己不去占有這些。功名這東西，世人都把它看得很重，真的能不去争天下人看重的東西，那麽就不會招致大的仇恨與災禍了。"像皇甫公這樣置身危難動亂當中，而能最終得以善終的，他所做到的不也很可貴嗎！所以顔子希望把不誇耀自己的長處放在首位，這是處世的關鍵啊！

贊曰：黄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儁捷陳、穎，亦弭于於越。言肅王命，并遘屯蹷。

贊曰：黄巾妖孽突發，皇甫嵩揮戈奮起。是誰統率軍旅，却不誇耀以功自居。朱儁在陳、潁之地得勝，又去討伐許昭，維護朝廷權威，一并背運難逃。

後漢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董卓字仲穎，是隴西臨洮人。性情粗猛有謀略。年輕時曾在羌中游歷，盡力和頭領們結交。後來回家種地，衆頭領有來投奔他的，董卓爲他們宰殺耕牛，和他們一塊飲宴作樂，頭領們感謝他的情意，回去後收羅到各類牲畜千餘頭來贈送他，從此他以勇健俠氣知名。被任用爲州裏的兵馬掾，曾在塞下巡邏守備。董卓體力過人，佩帶兩個弓匣，左右奔馳發射，羌胡人都害怕他。

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己，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桓帝末年，以六郡良家子弟的身份爲羽林郎，跟從中郎將張奐做軍司馬，一起去攻打漢陽叛逆的羌人，打敗了他們，被封爲郎中，賞細絹九千匹。董卓說：“記功的是我自己，立功的則是將士們。”於是全都分給將士，一點不留。逐步升任爲西域戊己校尉，因事被免職。後來做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托誅宦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

中平元年，任命他爲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到下曲陽攻打張角，兵敗被治罪。那年冬天，北地先零羌和枹罕河關群盜反叛，就共同擁立湟中歸附的胡人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人劫持來金城人邊章、韓遂，使他們專門管理軍政，一同殺害金城太守陳懿，攻打焚燒州郡。第二年春天，帶領數萬騎兵入侵三輔，逼近皇家陵園，而假藉誅殺宦官的名義。朝廷下詔任命董卓爲中郎將，做左車騎將軍皇甫嵩的副手去征伐他們。皇甫嵩因没有成效而被免職召回，而邊章、韓遂等氣勢大盛。朝廷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

節，執金吾袁滂爲副。拜卓破虜將軍，與蕩寇將軍周慎并統於温。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説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凉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弃車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隅，以爲捕魚，而潛從隅下過軍。比賊追之，决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斄鄉侯，邑千户。

手。任命董卓爲破虜將軍，與蕩寇將軍周慎一并受張温統轄。合并各郡步騎兵共十餘萬，駐扎美陽，以保衛皇家陵園。邊章、韓遂也進兵美陽。張温、董卓與他們交戰，總是失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芒長十餘丈，照耀邊章、韓遂營中，驢馬一齊鳴叫，賊寇認爲不吉利，想回金城，董卓聽説後大喜，第二天，就和右扶風鮑鴻等人合兵一起進攻，大敗敵人，斬首數千級。邊章、韓遂敗逃到榆中，張温就派周慎帶三萬人追擊他們。張温的參軍事孫堅對周慎説："賊兵城中無糧，會從外面運糧食，希望給我幾萬人截斷他們的糧道，將軍帶大兵跟在後面，賊兵一定困乏不敢交戰。如果逃入羌中，合力攻打他們，那麽凉州就可以平定。"周慎不聽，領兵圍榆中城。而邊章、韓遂分兵屯駐葵園狹，反斷了周慎的糧道。周慎害怕，就丢棄輜重退兵。張温當時也派了董卓領兵三萬討伐先零羌，董卓在望垣北被羌胡包圍，糧食斷絶，進退困難。於是在渡過的河上築了一道堰，裝作捕魚，却悄悄地從堰北後撤回軍隊。等到賊寇來追他，放的水已經深了，不能渡過。當時各路軍隊敗退，衹有董卓軍隊完整無損地退回，駐扎在扶風，封他爲斄鄉侯，食邑一千户。

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凉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耻爲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争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并各分乖。

中平三年春天，朝廷派使者持符節到長安任命張温爲太尉。三公在京城之外，張温首開其例。那年冬天，徵召張温回京，韓遂就殺了邊章和伯玉、文侯，領兵十餘萬，進軍圍攻隴西。太守李相如反叛，與韓遂聯合，一起殺了凉州刺史耿鄙。而耿鄙的司馬扶風馬騰，也領兵反叛，又有漢陽王國，自稱"合衆將軍"，都和韓遂聯合。共同推舉王國爲頭領，帶着他們全部兵馬，入侵搶掠三輔。中平五年，包圍陳倉。朝廷於是任命董卓爲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敗了他們。韓遂等人又共同廢黜了王國，而劫持了原信都令漢陽閻忠，讓他統率各部，閻忠耻於被衆人脅迫，氣憤發病死去。韓遂等人之間逐漸争權奪利，自相殘殺，其各路兵馬也都分崩瓦解。

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禀賜斷絶，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

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内。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内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宫，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吕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

中平六年，徵召董卓爲少府，不肯就任，上書説：“我所帶的湟中歸附部落以及秦胡兵都來對我説：‘糧餉不齊，朝廷頒發的東西也都斷絶，老婆孩子挨餓受凍。’扶着我的車子，使我不能上路。羌胡人狼心狗肺，臣不能禁止，衹好斗膽違背旨意順應他們進行安撫。有别的情況再上奏。”朝廷不能管轄，對他很是擔心。等到靈帝得病，用璽印詔書任命董卓爲并州牧，讓他把兵交給皇甫嵩。董卓又上書説：“臣既無深謀遠慮，又無壯舉，承皇上錯愛，使我掌管兵馬十年。士卒大小關係親近日久，留戀我對他們的養育之恩，願意爲臣盡力。請求把他們帶到北州，效力於邊疆。”於是駐兵河東，以觀察形勢變化。

等到靈帝駕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劃誅殺宦官，而太后不答應，於是他們私自召董卓帶兵入朝，以脅迫太后。董卓得召後，當天上路。并上書説：“中常侍張讓等人竊據恩寵，攪亂天下。臣聽説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弄破惡瘡雖疼，勝似它侵入内部。從前趙鞅興晉陽之兵，以驅逐君主身邊的惡人。如今臣則鳴鼓到洛陽，抓捕張讓等人，以消除奸惡污穢。”董卓未到而何進敗死，虎賁中郎將袁術就燒了南宫，要討伐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持少帝和陳留王夜間逃往小平津。董卓從遠處看到火起，領兵火速前進，天未明到城西，聽説少帝在北芒，於是前去迎接。少帝看到董卓帶着兵馬來到，害怕而哭泣。董卓和他説話，他不能回答；和陳留王説話，纔弄明白禍亂的事由。董卓認爲陳留王賢明，而且是董太后所生，董卓自以爲與太后同族，有了廢立皇帝的打算。

當初，董卓進京時，步騎兵不過三千，自己嫌兵少，怕不被遠近各處所服，大約有四五天總是夜裏偷偷把軍隊從城裏開出來在附近扎營，天亮後却大張旗鼓回城，使人以爲西邊的軍隊又到了，洛陽城中無人知道。不久何進和他弟弟何苗先前率領的軍隊都歸順了董卓，董卓又讓吕布殺了執金吾丁原而兼并了他的部衆，董卓軍隊大大增多。於是示意朝廷罷免司空劉弘而自己取代

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群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宫，遂以弑崩。

他。接着又召集朝臣商議廢立皇上。百官群集，董卓於是昂着頭發話：“最大的是天地關係，其次爲君臣關係，這是爲政的根本。皇帝糊塗懦弱，不能够事奉宗廟，做天下的君主。如今想依照伊尹、霍光的舊例，改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無人敢説話。董卓又高聲説：“從前霍光定決議，田延年按劍監督，有敢阻礙方針大計的，都以軍法從事。”在座的都受到震撼。衹有尚書盧植説：“從前太甲即位以後昏暗，昌邑王罪過有一千多條，所以有廢立的事。當今皇上尚且年輕，行爲没有不當之處，不能和以前的事例相比。”董卓大怒，離席而去。第二天又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接着就威逼太后，要她下詔廢少帝。説：“皇帝在爲先帝服喪期間，没有做兒子的心態，儀表舉止不像個君主，如今廢爲弘農王。”於是立陳留王，這就是獻帝。又指出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使她憂鬱而死，違背婆媳之禮，没有孝順的品質，把她遷移到永安宫，接着被謀害而死。

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黄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

董卓升任太尉，代理前將軍事務，加璽節乘驛站車馬的憑證與斧鉞虎賁武士，改封郿侯。董卓於是與司徒黄琬、司空楊彪，都帶着鈇鑕入朝上書，要求追查陳蕃、竇武以及諸黨人，以順從人們的意願。於是完全恢復了陳蕃等人的爵位，提拔任用其子孫。

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令丞。

不久進封董卓爲相國，可以入朝不趨，帶劍穿鞋上殿。封他母親爲池陽君，并爲她設置令丞等官員。

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産，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亂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

當時洛陽城中帝王親族的宅第相連，金帛財産，家家都積蓄很多。董卓放縱士兵，衝進他們家裏，奸淫擄掠婦女，搶劫財物，把這叫作“搜牢”，人心崩潰恐慌，朝不保夕。等到何后下葬，又挖開文陵，董卓把墓中的珍寶全都取走。又奸污騷擾公主，霸占搶掠宫女，濫施酷虐的刑罰，有一點仇的一定殺死，宫廷内外的百官没人能够自保。董卓曾派軍隊到陽城，當時人們正在土地廟前集會，董卓命令上前把人們全都殺死，把車上的財物拉走，裝上搶來的婦女，把人頭繫在車轅上，唱着喊着回京城。又毁壞五銖錢，改鑄小

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錢，盡數搜取洛陽和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類，來充作鑄錢的材料。因此錢賤物貴，穀子一石值錢數萬。另外他鑄的錢没有輪廓花紋，不便於人們使用。當世人認爲秦始皇在臨洮見到長人，於是鑄造了銅人。董卓，是臨洮人，如今却毀了它。雖説鑄造熔毀不同，凶暴却是相似的。

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并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珌陰爲内主。

董卓一向聽説天下人都痛恨宦官誅殺忠良，等到他把持朝政，雖説不行正道，却也還矯飾性情，提拔任用衆多士人，任命如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任用没有官職的士人荀爽爲司空。那些受黨錮牽連的陳紀、韓融等人，都做了列卿。沉淪埋没的人士，多被提拔。任用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董卓的親信，并不處於顯要職位，衹是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韓馥等到任，與袁紹等十餘人，各興義兵，結盟討伐董卓，而伍瓊、周珌密作内應。

初，靈帝末，黄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廷争不能得，而伍瓊、周珌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珌。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禄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

當初，靈帝末年，黄巾餘黨郭太等又在西河白波谷起事，轉而侵犯太原，接着攻破河東，百姓流亡到三輔，稱他們爲“白波賊”，部衆十餘萬。董卓派中郎將牛輔攻打他們，不能退敵。等聽到東方討伐董卓的兵興起，董卓恐懼，就用鴆酒毒死弘農王，要遷都長安。召集公卿商議，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在廷上力争不成，伍瓊、周珌又極力勸阻。董卓於是大怒説：“我剛入朝時，這二人勸我用有德之士，因此就聽從了，而各位到任後，却舉兵來打我。這二位出賣我，我有什麽對不起他們的！”於是斬了伍瓊、周珌。楊彪、黄琬害怕，到董卓那裏道歉説：“小人留戀舊地，不是想要阻止國家大事啊，請治我們考慮不周的罪過。”董卓殺了伍瓊、周珌後，很快也就後悔了，因此上表請任命楊彪、黄琬爲光禄大夫。於是把天子遷往西都。

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宫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宫。於是

當初，長安遭受赤眉時的動亂，宫室與文武官舍都被焚燒毀壞，這時衹剩高廟、京兆府邸，於是擇吉日讓皇帝搬了進去。後來又挪到未央

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内無復孑遺。又使吕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

宮。於是把洛陽數百萬人口都遷往長安，步騎兵一路驅趕逼迫，互相踐踏，又遭飢餓掠奪，路上堆滿了尸體。董卓自己駐留在畢圭苑中，把周圍宮廟官署民宅全部燒毁，二百里以内再無人烟。又派吕布挖開各皇帝陵墓，以及公卿以下百官的墳塋，搜羅其中的珍寶。

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

當時長沙太守孫堅也率領着豫州各郡兵馬討伐董卓。董卓先派將軍徐榮、李蒙四出擄掠。徐榮在梁城遇到孫堅，和他交戰，大敗孫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煮殺了他。董卓所擄獲的義兵士卒，都用布纏裹，倒立在地上，用熱油灌死。

時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鋭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吕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絶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閒，卓敗走，却屯黽池，聚兵於陜。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吕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黽池閒，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黽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

當時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想要攻打董卓。董卓派疑兵挑戰，而讓精兵偷偷從小平津過渡口北，打敗王匡，把他的兵幾乎殺光。第二年，孫堅收集打散的兵卒，進駐梁縣的陽人。董卓派部將胡軫、吕布進攻他。吕布與胡軫不和，軍中驚恐，士卒四散。孫堅追擊他們，胡軫、吕布敗走。董卓派將軍李傕到孫堅那裏求和，孫堅拒絶不接受，進軍大谷，距洛陽九十里。董卓親自出兵和孫堅在衆皇陵地帶交戰，董卓敗走，退兵駐守黽池，在陜地集結兵馬。孫堅進洛陽宣陽城門，又攻打吕布，吕布又戰敗逃走。孫堅於是打掃皇家宗廟，填補被挖開的各處陵墓，分兵出函谷關，到新安、黽池之間，以截斷董卓後路。董卓對長史劉艾説："關東諸將戰敗幾次了，幹不出什麽名堂了。衹有孫堅有點氣，各位將軍要小心。"於是派東中郎將董越駐黽池，中郎將段煨駐華陰，中郎將牛輔駐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分布在各縣，以抵禦山東的軍隊。

卓諷朝廷使光禄勛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齓，男

董卓示意朝廷派光禄勛宣璠持符節拜董卓爲太師，位置在諸侯王之上。於是退兵回長安。百官到路邊迎接參拜。董卓非分使用超越他身份的車馬服飾，乘坐有金花的青傘蓋車，勾畫車廂兩邊的障板，當時人稱爲"竿摩車"，是説他的服飾近於天子。任命他的弟弟董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哥哥的兒子董璜爲侍中、中軍校尉，都掌握軍隊。於是宗族内外，都居官位。他的子孫即使

皆封侯，女爲邑君。

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横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栗，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

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温與袁術交通，遂笞温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温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温參軍，勸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温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

温字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之，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時王允與吕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

還是幼兒，也都男的封侯，女的爲邑君。

董卓數次與百官大擺酒筵，縱欲狂歡。自己在長安城東扎寨居住。又在郿修築城堡，高厚各七丈，稱爲“萬歲塢”。儲蓄了三十年的糧食。自己説：“事情成功，就雄據天下；不成功，守在這裏也足以養老。”曾到郿巡視城堡，公卿以下百官都到横門外爲他設祭送行。董卓搭起帳篷擺設酒宴，把誘降來的北地反叛者數百人，在筵席上殺死，先割下舌頭，再砍掉手脚，再挖去眼睛，放進鍋裏煮。没死的，在筵席間翻滚挣扎。與會者嚇得發抖，拿不住筷子，而董卓飲食神色自如。諸將有言語失當的，便就地殺死。又逐次誅殺關中舊時的名門大族，誣陷他們叛逆罪。

當時太史觀測雲氣，説會有大臣被殺死。董卓就使人誣告衛尉張温和袁術勾結，於是在街市上鞭打張温，殺了他，以應付天象的變化。以前張温出京駐兵美陽，命令董卓與邊章等作戰而不勝，張温召他又不及時返回，到了以後又言語不遜讓。當時孫堅做張温的參軍，勸張温布置軍隊殺了他。張温説：“董卓有威名，正要靠他向西進兵呢。”孫堅説：“明公親自率領朝廷軍隊，威震天下，有什麽要依賴董卓的呢？我聽説古時的名將，仗劍治軍，没有不斬殺以示威武的。所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殺楊干。今天如果放過他，自損威望，後悔莫及！”張温不采納，而董卓還是心裏懷恨，因此張温遭了難。

張温字伯慎，年輕時有聲譽，逐步升至公卿，也暗地與司徒王允共同謀劃殺董卓，還未來得及動手而被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恨董卓凶殘，一心要親手殺他，就在朝服裏藏了刀去見董卓。伍孚説完話告辭離去，董卓起身送他到閤中，用手拍他的後背，伍孚就抽出刀來刺董卓，没有刺中。董卓自救得免，急喊左右捕殺他，大駡伍孚説：“賊奴想造反嗎！”伍孚大喊道：“恨不得把奸賊在大街上剁成碎塊，以告慰天地！”話未説完就被殺死。

當時王允與吕布和僕射士孫瑞謀劃殺董卓。

卓。有人書“吕”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宫，左步右騎，屯衛周匝，令吕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内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吕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

有人在布上寫了個“吕”字，背着在集市上走，唱着：“布啊！”有人告訴董卓，董卓没有悟出來。初平三年四月，皇帝的病剛好，在未央殿舉行盛大集會。董卓身穿朝服登車，接着馬受驚掉在泥裏，回屋内换衣服。其妾不讓他去，董卓不聽，就出發了。於是夾道排列軍隊，從他的駐地營壘到皇宫，左右步兵騎兵，一層層嚴密護衛，令吕布等在前後警戒。王允和士孫瑞秘密上奏殺董卓之事，讓士孫瑞自己寫下詔書送給吕布，令騎都尉李肅和與吕布同心的勇士十餘人，穿上董卓衛士的服裝在北掖門内等着董卓。董卓快走到時，馬受驚不肯往前走，他覺得奇怪害怕想回去。吕布勸他進宫，於是就進了宫門。李肅用戟刺他，董卓裏面穿着鎧甲刺不進，手臂受傷掉下車來，回頭大叫：“吕布在哪裏?”吕布應聲説：“有詔書討伐賊臣。”董卓大罵：“喂養的狗竟敢這樣！”吕布應聲持矛刺董卓，促令士兵殺了他。主簿田儀和董卓的奴僕跑到他尸體前，吕布又殺了他們。使人騎馬帶着赦免的詔書，號令宫廷内外。士卒都高呼萬歲，百姓們在街道上載歌載舞。長安城中男女賣掉珠寶衣服買酒肉慶賀的，擠滿了街上的店鋪。朝廷命皇甫嵩到郿塢攻打董卓的弟弟董旻，殺了他母親妻子男女老少，把他的家族全部殺光。於是把董卓的尸體扔在街上示衆。天氣當時漸熱，董卓一向肥胖，尸體的油脂流到地上。守尸的官吏用芯子點上火放在董卓肚臍眼裏，一直燃燒到天亮，這樣延續了好幾天。袁氏的門生們又把破碎的董卓尸體聚攏起來，燒成灰撒在道路上。他的城堡中藏有金子二三萬斤，銀子八九萬斤，錦帛穀米珍奇玩物堆積如山。

初，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陜。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吕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陜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逾

當初，董卓以牛輔爲女婿，平素十分親信，派他帶兵駐扎陜。牛輔分派他的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帶步騎兵數萬，在中牟打敗河南尹朱儁。趁機搶掠陳留、潁川各縣，殺擄男女，所過之處搶掠一光。吕布就派李肅帶着朝廷詔命到陜地討伐牛輔等人，牛輔等與李肅交戰，李肅敗逃到弘農，吕布殺了他。後來牛輔營中無故大驚，牛輔害怕，就帶着金銀珠寶翻城墻逃走。他的隨

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説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凉州人，諸君若弃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决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軍有叟兵内反，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吕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傕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爲鎮東將軍，并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

從貪圖他的財物，斬了牛輔，把他的頭送到長安。

李傕、郭汜等人因爲王允、吕布殺了董卓，因此恨并州人，把在他們軍隊中的數百名并州男女統統殺死。牛輔死後，衆人無所適從，打算各自散去。李傕等人害怕，就先派人到長安，乞求赦免。王允認爲一年内不能兩次赦免，不答應他。李傕等人更加害怕，不知該怎麽辦。武威人賈詡當時在李傕軍中，鼓動他們説："聽説長安城裹議論要殺光凉州人，各位如果丢下軍隊獨自行路，那麽一個亭長就能把你們綁起來。不如一起領兵向西，以攻打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情成功，奉國家以匡正天下；如果不成，再逃走也不晚啊。"李傕等人認爲説得對，互相議論説："京城不赦免我們，我們要以死相拼。如果打下長安，就得天下了；打不下，就搶了三輔的婦女財物，西歸故鄉，還可以多活幾天。"衆人認爲對，於是共同結盟，率領數千軍隊，晝夜西行。王允聽説後，就派董卓過去的將領胡軫、徐榮在新豐迎擊。徐榮戰死，胡軫帶着兵投降。李傕沿途收羅散兵，等到長安，已經十餘萬人，與董卓的舊部下樊稠、李蒙等人會合，包圍長安。城墻高陡不能攻打，守了八天，吕布軍中有蜀兵在城内叛變，接應李傕軍得以入城。城被攻破，縱兵擄掠，死的有一萬餘人。殺了衛尉种拂等人。吕布戰敗逃出城外。王允保護天子守在宣平城門樓上。這時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都封爲將軍。於是包圍了門樓，共同上表要司徒王允出來，問他"太師有什麽罪"。王允無奈衹好下來，幾天後被殺。李傕等人把董卓葬在郿，并收取董氏焚尸骨灰，放在一口棺材裹下葬。下葬那天，風大雨大，雷擊董卓墓，雨水流進墓穴，把棺材漂了起來。

李傕又升任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將軍，樊稠爲右將軍，張濟爲鎮東將軍，都封列侯。李傕、郭汜、樊稠共同執掌朝政。張濟出京駐守弘農。任命賈詡爲左馮翊尹，還要給他封侯。賈翊説："我這主意不過是

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爲尚書典選。

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傕所枉繫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奸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

救命之計，哪有什麽功勞！”堅决推辭纔作罷。改任爲尚書典選。

第二年夏天，大雨晝夜不停下了二十多天，百姓被冲走淹死，風冷得如同冬天。皇帝派御史裴茂審理欽犯案子，原來關押的有二百多人，其中有被李傕冤枉的，李傕怕裴茂把他們放出來，就上表奏告裴茂擅自釋放囚徒，懷疑他别有用心，要求把他抓起來。朝廷下詔説：“災害和反常的事物不斷出現，淫雨成災，使者奉命布施皇恩，赦免那些罪過輕微的，以求符合天意。想化解冤仇還能再加罪於他嗎！什麽也不再追問。”

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將杜稟合兵攻傕，連日不决。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劭、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凉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

當初，董卓入關時，邀韓遂、馬騰一起共謀山東。韓遂、馬騰見天下將亂，也想依靠董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見皇帝，駐扎霸橋。當時馬騰私下有求於李傕，没達到而發怒，於是就和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將杜稟合兵來打李傕，連戰幾天不分勝負。韓遂聽到了，就率部衆來想使馬騰、李傕和解，不久又和馬騰聯合起來。李傕派他哥哥的兒子李利和郭汜、樊稠與馬騰等人戰於長平觀下。韓遂、馬騰戰敗，斬首萬餘級，种劭、劉範等都戰死。韓遂、馬騰逃回凉州，樊稠等人又追擊。韓遂派人對樊稠説：“天下事反覆無常難以預料，你我同鄉，今天雖有些小摩擦，恐怕還會走到一起的，想和你談一談。”於是二人并馬拉着手臂，説笑了很久。軍隊撤回後，李利告訴李傕説：“樊稠、韓遂并馬説笑，不知説的什麽，但看看關係很親密。”於是李傕、樊稠開始互相猜疑。但還是讓朝廷加任樊稠與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都參與選拔舉薦官吏。

時長安中盗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參分城内，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横，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恤有虚，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

當時長安城中盗賊管制不住，白日搶劫，李傕、郭汜、樊稠於是把城中分成三份，各守其地，還是不能控制，而他們的子弟横行不法，侵害百姓。當時穀米一斛五十萬錢，豆麥二十萬，人吃人，白骨堆積，污穢滿路。皇帝派侍御史侯汶搬出太倉米豆爲飢民做粥，過了幾天死的人數并未下降。皇帝懷疑賑濟有假，便親自做粥檢驗，得知虚假後，派侍中劉艾出朝責備有關人員。於是尚書令以下都到宫門前謝罪，奏請逮捕

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

侯汶審問。下詔說："不忍把侯汶送去審判，可以杖五十。"從此以後百姓多得到救濟而保全性命。

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决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閒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乃退。

第二年春天，李傕乘聚會之機把樊稠殺死在座位上，從此諸將互相猜疑，李傕、郭汜又整頓兵馬互相攻殺。安西將軍楊定，是董卓舊時部將，害怕李傕加害，就和郭汜合謀把天子接到他們的營內。李傕得知了他們的計謀，立刻派他哥哥的兒子李暹帶數千人包圍皇宮，用三輛車子接天子、皇后。太尉楊彪對李暹說："自古以來的帝王，没有住在臣子家裏的。各位做事，要上順天意，怎麽能這樣！"李暹說："將軍主意已定了。"皇帝於是就到了李傕的營中，楊彪等人都徒步跟隨。亂兵進入宮内，搶劫宮女財物，李傕又把宮廷裏的金帛車輦器物服飾搬走，而放火把宮殿官署燒光。皇帝派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勸李傕、郭汜和解，郭汜不答應，遂即把公卿扣作人質。楊彪對郭汜說："將軍懂得人世間的道理，怎麽能君臣相争，一人劫持天子，一人扣押公卿，這樣做可以嗎？"郭汜發怒，要拿刀殺了楊彪。楊彪說："你尚且不服從朝廷，我難道還求生嗎！"左右之人多來勸解，郭汜纔作罷。於是領兵攻打李傕，箭射到了皇帝跟前，還射穿了李傕的耳朵。李傕的將軍楊奉本是白波賊頭領，帶兵來救李傕，於是郭汜的軍隊纔退回。

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絶内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黄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温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郭多，盗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傕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

當天，李傕又把皇帝搬到他的北城堡，祇有皇后、宋貴人和皇帝在一起。李傕派校尉把門，斷絶内外聯係。不久又想把皇帝遷到池陽黄白城，君臣都害怕起來。司徒趙温解説了半天，纔作罷。朝廷派謁者僕射皇甫酈勸和李傕、郭汜。皇甫酈先去勸説郭汜，郭汜就答應了。又到李傕那裏，李傕不聽。說："郭多是個盗馬賊罷了，怎麽敢和我一樣呢！一定要殺了他。你看我的用兵韜略和軍隊，够不够收拾郭多？郭多又劫持公卿，做出這樣的事，而你還想幫助他嗎！"郭汜又名郭多。皇甫酈說："如今郭汜扣押公卿，而將軍脅迫君主，誰輕誰重呢？"李傕發怒，呵斥趕走皇甫酈，又命令虎賁王昌追殺他。王昌假裝没追上，皇甫酈得以幸免。李傕就自封爲大司

攻連月，死者以萬數。

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邁。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并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弃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給御膳，禀贍百官，終無二意。

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弃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并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出營，

馬。和郭汜一連幾個月互相攻殺，死者以萬計數。

張濟從陝來調解二人，想把皇帝暫時遷到弘農。皇帝也思念舊京，於是派人懇請李傕要求東歸，去了十趟纔獲准。車駕即日出發。李傕離長安駐扎曹陽。封張濟爲驃騎將軍，又回陝駐守。升郭汜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又封牛輔以前的部下董承爲安集將軍。郭汜等人一起護送天子車駕。郭汜又想脅迫皇帝到郿去，楊定、楊奉、董承不答應。郭汜怕出事，就丢下軍隊回去找李傕。車駕走到華陰，寧輯將軍段煨準備了服飾車馬和公卿以下官員的生活物資，請皇帝到他營中去。當初，楊定和段煨有矛盾，於是就誣蔑段煨要造反，於是攻打他的營寨，十幾天打不下來。而段煨仍舊供給皇帝膳食，供養百官，始終没有二心。

李傕、郭汜已後悔放天子東歸，於是來救段煨，趁機想劫持皇帝西行。楊定被郭汜攔截，逃奔荆州。而張濟和楊奉、董承不和，就反而聯合李傕、郭汜，一起追趕皇帝車駕，大戰於弘農東澗。董承、楊奉兵敗，死了的百官士卒數不清。都丢下女眷輜重，皇帝用的器物符契簡策法典圖籍，丢得精光。射聲校尉沮儁受傷落馬，李傕問左右的人説："他還能活嗎？"沮儁駡他説："你們這些凶徒逆賊，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没有像你們這樣的！"李傕叫人殺了他。天子於是露宿在曹陽。董承、楊奉假意和李傕等人聯合，而秘密派人到河東，聯合以前白波的頭領李樂、韓暹、胡才以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一同率領他們的部衆數千騎而來，和董承、楊奉共同攻擊李傕等人，大敗他們，斬首數千級，皇帝的車駕纔得以前進。董承、李樂護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做後衛。李傕等又來攻戰，楊奉等大敗，死的人比在東澗時還多。從東澗開始四十里當中攻殺連續不斷，好不容易到陝，於是扎營守衛。當時遭難之後，虎賁羽林衛士不滿百人，都有離去的心思。董承、楊奉夜裏偷偷商量過黄河，讓李樂先去準備船隻，舉火爲應。皇帝步行出營，到了黄河邊要過河，岸高十幾丈，就用絹

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宫女皆爲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内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群竪，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宫人婦女，及乘輿器服。

繫着縋下去。其餘人有的從岸邊往下爬，有的從上面跳下來，死亡傷殘，不知有多少。爭着往船上爬的，難以禁止，董承用兵器亂砍，船倉裏剁下的手指頭一捧一捧的。同天子一起過河的衹有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以及皇后的父親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宫女都被李傕的兵搶走，凍死淹死的很多。到了大陽以後，住在百姓家裏，然後天子到李樂營裏去。百官飢餓，河内太守張楊派數千人背米進貢糧餉。皇帝這纔坐着牛車，定都在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布帛，都給予公卿以下百官。封王邑爲列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全都假節、開府。其他帶兵的小人，爭相來求封官，以至刻印來不及，就用錐子刻畫。有人帶酒肉來天子這裏吃喝。皇帝又派太僕韓融到弘農，與李傕、郭汜等人講和。李傕這纔放回公卿百官，也歸還一些宫女家眷，以及皇帝的車駕器物服飾。

初，帝入關，三輔户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迹。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宫。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捍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并留宿衛。

當初，皇帝入關時，三輔的户口還有數十萬，自從李傕、郭汜互相攻殺，天子東歸以後，長安四十多天成爲空城，身體强壯的四處逃散，衰弱的被人吃掉，二三年之内，關中再無人烟。建安元年春天，諸將爭奪權利，韓暹攻打董承，董承投奔張楊，張楊讓董承先修繕洛陽的宫殿。七月，皇帝回到洛陽，入楊安殿。張楊把這看成是自己的功勞，所以就用“楊”字來給宫殿命名。他對諸將説：“天子應當是天下人的天子，人人都有保護的責任，朝廷裏自有公卿大臣，我應該出外抵禦外患，在京城裏幹什麼?”就回了野王。楊奉也出京駐扎在梁。於是朝廷封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兼任司隸校尉，全都授予符節斧鉞。韓暹和董承都留在京中守衛皇宫。

暹矜功恣睢，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

韓暹居功自傲爲所欲爲，擾亂政事，董承感到憂慮，秘密召引兗州牧曹操。曹操於是到朝廷貢奉物品，贈給公卿以下百官，趁機奏報韓暹、張楊的罪過。韓暹怕被殺，單騎投奔楊奉。皇帝因爲韓暹、張楊有保駕之功，下詔説一切不再追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

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閒。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

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閺鄉侯。

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

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逼，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誅。

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閒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并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衞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爲情，因遭崩剥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則群生不足

爲列侯，追贈沮儁爲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破爲由，即把皇帝遷到許。楊奉、韓暹想要阻攔車駕，没有趕上，曹操攻擊他們，楊奉、韓暹投奔袁術，即在揚州、徐州一帶肆意作惡。第二年，左將軍劉備誘殺了楊奉。韓暹害怕，逃回并州，路上被人殺死。胡才、李樂留在河東，胡才被仇家殺害，李樂病死。張濟軍無糧，離開自己的地盤到南陽，攻穰，戰死。郭汜被他的部將伍習殺死。

建安三年，朝廷派謁者僕射裴茂持詔書命關中諸將段煨等人討伐李傕。滅其三族。任命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閺鄉侯。

建安四年，張楊被他的部將楊醜殺死。任命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

自從遷都許之後，曹操掌權，天子自顧不暇，百官都是充數而已。獻帝恨曹操專權逼迫，於是秘密下詔給董承，讓他結交天下義士共同除掉曹操。董承就和劉備一起謀劃，還未動手，碰上劉備出征，董承又和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合謀。事情泄漏，董承、王服、种輯、吳碩都被曹操所殺。

韓遂與馬騰自從回到涼州，戰爭不斷，攻下隴地占據關中。曹操當時正對付河北，怕他們乘機作亂，建安七年，就讓朝廷封馬騰征南將軍，封韓遂征西將軍，均開府。後來徵召段煨爲大鴻臚，段煨病死。又徵召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馬騰應召而去，留下兒子馬超帶領他的部隊。建安十六年，馬超與韓遂以關中地區反叛曹操，曹操擊敗了他們，韓遂、馬超敗逃，馬騰因此被滅三族。馬超又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再次占據隴右。建安十九年，天水人楊阜擊敗馬超，馬超逃到漢中，投降了劉備。韓遂跑到金城羌地，被其部下殺死。當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分封百官三十多年。曹操就派夏侯淵攻打宗建，斬了他，涼州全部平定。

論曰：董卓當初本性凶暴强悍，因爲趕上天下動亂的形勢，所以得以踐踏常理，禍害天下，以他那種剖腹取肝斷人脚脛的殘忍性情，則殺盡

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兹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天下蒼生也不能滿足他的快意，然而尚能謙抑對待官紳士人，也并未決心對皇室欺凌篡奪，還算存有盜賊之道。到後來賊寇又乘勢作亂，翻山倒海，烈火毒焰，從此而燃，天下動蕩，至此達到頂點。嗚呼，人活着真難啊！天地真是太不仁德了啊！

贊曰：百六有會，《過》、《剥》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贊曰：逢百六陰極注定厄運，國家失度小人得志成災禍。董卓罪惡滔天，天怒地憤人怨。天下崩潰沸騰，京城烽烟滚滚。多行無禮雖殃及自身，遺下禍患却隨之蔓延。流矢飛到天子車旁，刀兵環繞皇家宫闕。天下動蕩，人神不寧。

後漢書卷一百三

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公孫瓚陶謙傳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黄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

後車騎將軍張温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祖父劉嘉，爲光祿勳。劉虞最初被舉薦爲孝廉，升任幽州刺史，百姓與蠻夷被他的仁德所感動，鮮卑、烏桓、夫餘、穢貊等部族都按時朝貢，不敢騷擾邊境，受到百姓歌頌。因公事被免官。中平初年，黄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朝廷任劉虞爲甘陵相，安撫災荒後的百姓，以儉樸爲下屬榜樣。後升任宗正。

後來車騎將軍張温討伐賊寇邊章等人，徵調幽州烏桓三千騎兵，因軍糧供應不上，都逃回本國。前中山相張純私下對前太山太守張舉説："如今烏桓已經背叛，都想作亂。涼州賊人起事，朝廷不能禁止。又有洛陽人的妻子生下的孩子有兩個頭，這是漢朝氣數已盡，天下有兩主的徵兆啊。你若和我一起率烏桓的部衆來起兵，説不定可以成就大事業。"張舉於是聽信了他。中平四年，張純等就和烏桓首領共同結盟，攻打薊地，焚燒城郭，擄掠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部衆達到十餘萬，駐扎在肥如。張舉稱"天子"，張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向各州郡傳送文書，説張舉要取代漢朝，讓天子退位，命公卿來迎接。張純又派烏桓峭王等人步騎兵五萬，進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官吏百姓。朝廷因爲劉虞素來有威信，對北方有恩德，第二年，又任命他爲幽州牧。劉虞到薊，裁減駐軍，廣布恩德。派人向峭王等人轉達朝廷的寬宏恩德，爲他們開闢

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光明正道。又懸賞捉拿張舉、張純。張舉、張純逃出塞外，其餘的人都投降或四散。張純被他的門客王政殺死，把頭送給劉虞。靈帝派使者去就地任劉虞爲太尉，封容丘侯。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絶，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悦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温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等到董卓執政，遣使授劉虞爲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又召他接替袁隗爲太傅。因道路不通，詔命竟没有送到。過去因爲幽州地處偏遠，耗費錢糧很多，每年常要割取青、冀二州的賦税兩億多，來給它供應補足。當時道路不通，運送不到，而劉虞實行寬大政策，鼓勵農業生産，開放和上谷胡人貿易，與漁陽富饒的鹽鐵進行流通，民衆歡喜，糧食豐收，穀子一石纔三十錢。青州、徐州士紳百姓躲避黄巾之難跑到劉虞這裏來的有百餘萬口，他都收留慰問，爲他們安排生計，流民都忘了自己是流民。劉虞雖然位居上公，但天性節儉，破衣草鞋，飯食没有兩個肉菜，那些過於奢侈的有錢有勢者，無不受其感化。

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强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險閒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悦。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

當初，朝廷命公孫瓚討伐烏桓，受劉虞指揮。公孫瓚衹是一心擴充勢力，而放縱部下，很是侵擾百姓，而劉虞爲政仁愛，總想有利於民衆，因此和公孫瓚逐漸不和。初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與山東諸將商議，因爲皇帝幼小，受董卓逼迫，遠隔關山，不知是否還活着，認爲劉虞是漢宗室又是忠厚長者，想立他爲君主。於是派原樂浪太守張岐等人帶着他們商議的結果，給劉虞加皇帝的尊號。劉虞見了張岐等人，嚴厲地訓斥他們説："如今天下動亂，主上遭難。我受朝廷大恩，不能洗雪國耻。諸位各自統領一方州郡，應當共同努力，爲王室盡心，却反而想出叛逆的主意，來玷污坑害我嗎！"堅决拒絶了他們。韓馥等人又請劉虞兼尚書事務，以皇帝名義封官拜爵，他又不答應。隨即把來人殺了。於是選派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冒險秘密前往長安。獻帝早想東歸，見了田疇等人非常高興。當時劉虞的兒子劉和任侍中，因此派劉和偷偷從武關出發，告知劉虞領兵接駕。從南陽路過，後將軍袁術聽説此事，就扣押了劉和，派

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

人告訴劉虞發兵一同西行。劉虞就派幾千騎兵來接劉和一道兒去奉接天子，而袁術居然不放劉和。

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

當初，公孫瓚知道袁術奸詐，一再勸劉虞不要發兵，劉虞不聽，公孫瓚於是偷偷勸袁術扣押劉和，以奪取劉虞的軍隊，從此劉虞和公孫瓚的仇恨更深了。劉和不久得以從袁術處逃脱回北方，又被袁紹扣留。公孫瓚已經屢次被袁紹所敗，却仍舊不斷向袁紹進攻，劉虞既擔心他濫用武力，又怕他發展起來管制不住，堅决不許他出兵，而稍稍削減他的供應。公孫瓚發怒，屢次不聽他的管束，又去侵犯百姓。劉虞賞賜胡人的財物，公孫瓚幾次搶去。長期不能禁止，劉虞就派傳遞公文的使節向朝廷奏報他强暴掠奪之罪，公孫瓚也上告劉虞剋扣他的錢糧，二人的奏書不斷馳送朝廷，互相詆毁，朝廷衹能和稀泥而已。公孫瓚於是在薊城築起高臺以防備劉虞。劉虞幾次邀請公孫瓚，公孫瓚總是推説有病不去。劉虞於是密謀討伐他，把這打算告訴東曹掾右北平魏攸。魏攸説："如今天下人都伸着脖子把您當作希望，謀臣武士不能没有啊。公孫瓚的文武才幹都足堪使用，雖有小過，本應容忍。"劉虞纔作罷。

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墻，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敕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鋭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

不久魏攸去世，而劉虞積下的仇恨却没有消除。初平四年冬天，自己率領各處駐軍十萬人去攻打公孫瓚。將要出發時，從事代郡程緒摘掉頭盔上前勸説："公孫瓚雖有罪過，但罪名不明確。明公不先告誡使他改正，而自相動兵，不利國家。再説勝敗難料，不如把軍隊駐扎下來，向他顯示武力，公孫瓚必定會悔過而來謝罪，這是所謂不戰而使人屈服的辦法啊。"劉虞認爲程緒臨戰阻礙計劃，便殺了他來示衆。告誡軍士説："不要傷害别人，衹殺一個伯珪就是了。"當時有個州裏的從事公孫紀，公孫瓚曾因爲是同姓對他很好。公孫紀知道了劉虞的計劃而連夜報告了公孫瓚。公孫瓚當時部隊分散在外頭，慌亂之間怕自己不能幸免，於是挖開東城打算逃走。劉虞的兵士不慣於打仗，又愛惜民房，不讓焚燒，一時攻不下來。公孫瓚於是挑勇士數百人，趁風縱

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咒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勢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

火，徑直衝殺過去。劉虞隨之大敗，與他的下屬向北逃到居庸縣。公孫瓚追擊攻城，三天城陷，隨即抓住劉虞和他老婆孩子回薊，還讓他管理州裏的公文。這時天子派使者段訓給劉虞增加封邑，督率六州事務；拜公孫瓚爲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率幽、并、青、冀四州。公孫瓚於是誣陷劉虞以前和袁紹等人打算稱皇帝，脅迫段訓在薊的街市上斬了劉虞。先坐下而祝告說："如果劉虞當爲天子，當降風雨相救。"當時乾燥炎熱，於是就斬了劉虞。公孫瓚讓把他的頭送到京城，他以前的下屬尾敦在路上劫下劉虞的頭埋了。公孫瓚上表請任命段訓爲幽州刺史。劉虞得人心，恩義遍布北部州郡，無論是本地人還是遷移來的百姓，無不爲之悲傷。

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當初，劉虞一向保持儉樸的操守，帽子破了也不換，衹是補補而已。等到遇害時，公孫瓚的兵搜他家裏，他的妻妾却穿着錦緞，妝飾華麗，當世人因此懷疑他的作爲。劉和後來跟從袁紹向公孫瓚報仇云云。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嘆息。既行，於道得赦。

公孫瓚字伯珪，是遼西令支人。家中世代做二千石的官。公孫瓚因爲生母低賤，於是就做了郡裏的小吏。他長得很漂亮，聲音洪亮，報告公事聰明有口才。太守覺得他才幹不一般，就把女兒嫁給他。後來跟着涿郡盧植在緱氏山中讀書，多少瀏覽了一些書籍。被舉薦爲上計吏。太守劉君犯了事被用囚車解送京城，依朝廷法令不許下屬接近，公孫瓚便化妝換了衣服，謊稱是服侍他的兵卒，親自帶着路上的衣食用品，趕車到洛陽。太守要流放到日南，公孫瓚在北芒上備下酒肉，祭祀祖先，灑酒祝告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要到日南去了。日南多瘴氣，恐怕回不來了，就此永别祖先墳墓。"感情激動悲傷哭泣，拜了又拜這纔離去，觀看的人無不嘆息。上路以後，在半道被赦。

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

公孫瓚回到郡裏，被舉薦爲孝廉，任遼東屬國長史。曾帶數十名騎兵出塞，猝然遭遇鮮卑數百騎兵。公孫瓚就退到一個空堡壘中，對跟從他的人說："今天不殺過去，就會死光的。"於是自

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閒、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虜遂大敗，弃妻子逾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隊坑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仇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

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弃其車重數萬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

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

己手持兩刃矛，直奔賊寇，殺敵數十人，他的人也死了一半，這纔得以幸免。

中平年間，任命公孫瓚統領烏桓突騎，跟車騎將軍張溫討伐涼州賊。碰上烏桓反叛，與賊人張純等攻擊薊中，公孫瓚率領他的部下追擊討伐張純等人有功，升任騎都尉。張純又和背叛的胡人丘力居等侵犯漁陽、河閒、勃海，入平原，大肆殺人搶掠。公孫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敵寇大敗，丟棄妻子兒女越過邊塞逃走，所搶走的男女全部被奪回。公孫瓚深入敵後無援，反而被丘力居等人包圍在遼西管子城，過了二百多天，糧食完了吃馬，馬吃完了煮弓和盾上的皮革，力戰不支，於是和士卒們訣別，分散突圍，當時雨雪很多，十之五六都死在溝壑裏，敵寇也飢餓困乏，退到柳城。朝廷任命公孫瓚爲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又兼任領屬國長史。他統率兵馬，地連邊寇。每次有敵情，公孫瓚總是一臉怒氣，如同去尋找仇人，望到敵人的踪迹就衝殺過去，有時還繼之以夜戰。敵寇知道他的名聲，害怕他的勇猛，無人敢和他對抗。

公孫瓚經常帶領幾十名善射箭者，都騎白馬，作爲左右翼，自稱"白馬義從"。烏桓互相轉告，避開白馬長史。於是畫了公孫瓚的像，騎在馬上射它，射中了就高呼萬歲。敵寇從此遠逃塞外。

公孫瓚立志打敗烏桓，而劉虞想以恩德招降，因此和劉虞產生矛盾。初平二年，青州、徐州黃巾三十萬進入勃海地界，想和黑山會合。公孫瓚帶步騎兵二萬人，迎擊於東光之南，大破黃巾，斬首三萬餘級。賊寇丟棄其輜重車數萬輛，逃渡黃河，公孫瓚趁他們渡河時壓過去，賊寇又大敗，死了幾萬人，流血染紅了河水，生擒七萬餘人，車輛盔甲財物數不清，公孫瓚威名大震。封爲奮武將軍和薊侯。

公孫瓚既然勸阻劉虞派兵就袁術，怕袁術知道了恨他，就讓他的堂弟公孫越帶着千餘騎兵結交袁術。袁術派公孫越跟隨他的部將孫堅，攻打袁紹的部將周昕，公孫越被流矢射死。公孫瓚因

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托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弃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婪，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絶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

此痛恨袁紹，隨即出兵駐扎在槃河，要向袁紹報仇。因此向朝廷上書説：“臣聽説自伏羲以來，君臣之道顯明，張揚禮儀來引導人們，設置刑罰以禁止强暴。如今車騎將軍袁紹，憑藉先帝厚恩，得享高官厚禄，而他性本淫亂，行爲浮薄。以前任司隸校尉時，正值國家多難，太后攝政，何氏掌權。袁紹不能選拔賢才，而專做奸邪諂媚之事，招引不軌之徒，貽誤國家，致使丁原燒孟津，董卓作亂。這是袁紹第一條罪狀。董卓不守臣禮，以君主爲人質。袁紹不能出謀獻策，來幫助君主，却丢棄符節，奔竄逃亡。辱没了他的職務，背叛了他的君主。這是袁紹第二條罪狀。袁紹在勃海任職，應當攻打董卓，但悄悄準備兵馬，不告訴自己的父兄，致使他叔父太傅袁隗一門，被殺，不仁不孝，這是袁紹第三條罪狀。袁紹起兵以後，歷時二年，不體恤國難，四處搜刮財物。大力儲存糧食，專做不急之事，不擇手段，勒索百姓，他所造成的痛苦，無不爲之悲嘆。這是袁紹第四條罪狀。逼迫韓馥，非法奪取他的州郡，私刻金石，作爲印璽，每次下發文書，總用黑綢袋子密封，題名爲‘詔書’。王莽篡奪行爲，也是逐漸發展而達到目的。觀察袁紹的打算，一定將引出大亂。這是袁紹第五條罪狀。袁紹命觀星象的人察看吉凶，贈送他錢財，和他一起吃喝，選定日期，攻掠郡縣。這難道是一個大臣應當做的嗎？這是袁紹第六條罪狀。袁紹與死去的虎牙都尉劉勳共同起兵，劉勳使張楊降服，屢次立功，而袁紹因爲一點兒小仇冤枉地加以迫害。任用奸佞小人，幫助他爲非作歹，這是袁紹第七條罪狀。死去的上谷太守高焉，死去的甘陵相姚貢，袁紹貪婪地向他們要錢，錢没有備齊，二人一齊斃命。這是袁紹第八條罪狀。依照《春秋》之義，子隨母貴。袁紹之母身爲婢女，地位實在低賤，他却身居高位，安享厚福。有僥幸進升之志，無謙虚退讓之心，這是袁紹第九條罪狀。另者長沙太守孫堅，從前領豫州刺史，能够驅逐董卓，打掃皇陵宗廟，忠心輔助王室，功勞很大。袁紹派遣小將非法占據他的位置，斷絶他的糧食供應，使他不能深入，使董卓

畔，故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

長期不能伏法。這是袁紹第十條罪狀。以前周朝衰落，王道淪喪，天子遷徙，諸侯背叛，所以齊桓公設立柯亭之盟，晉文公召集踐土之會，討伐荆楚使其向天子納貢，攻擊曹、衛以昭示他們無禮。臣雖微賤，名聲不比先賢，但蒙受皇恩，肩負重任，身負軍職，奉命討伐罪人，斗膽與諸將和各州郡共討袁紹等人。如果大功告成，罪人都被擒獲，或許能够續接齊桓、晉文忠誠的業績。”隨即發兵進攻袁紹，於是冀州各城都背叛袁紹而投向公孫瓚。

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揩連戰二年，糧食并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揩與戰，敗退還。

袁紹懼怕，就把自己所佩帶的勃海太守印綬授給公孫瓚的堂弟公孫範，派他到勃海去上任，想以此來與公孫瓚和解。而公孫範立刻背叛了袁紹，領勃海兵來幫助公孫瓚。公孫瓚就自己分派他的將帥任青、冀、兖三州刺史，又全部安排了郡守縣令，與袁紹大戰於界橋。公孫瓚兵敗回薊。袁紹派部將崔巨業領兵數萬圍攻故安不下，退兵南歸。公孫瓚帶步騎兵三萬人追擊到巨馬水，大敗袁軍，殺死七八千人。乘勝南下，攻破一些郡縣，接着到了平原，就派他的青州刺史田揩占有齊地。袁紹又派兵數萬和田揩連戰二年，雙方糧食都吃完了，士卒疲憊，交替搶掠百姓，田野裏連青草都光了。袁紹就派他兒子袁譚爲青州刺史，田揩與他作戰，戰敗返回。

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當年，公孫瓚擒獲劉虞，完全占有幽州之地，雄心更大。此前有童謡説：“燕南陲，趙北際，中間剛好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自認爲説的就是易這個地方，隨即遷到這裏。修營壘，築樓觀數十座，臨易河，通遼海。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

劉虞的從事漁陽鮮于輔等人，聯合率領州裏軍隊，要一起來找公孫瓚報仇。鮮于輔以爲燕國閻柔一向有信義，推舉他爲烏桓司馬。閻柔招募引誘胡漢數萬人，和公孫瓚所任命的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斬鄒丹軍首級四千多。烏桓峭王感戴劉虞的恩德，率領同族人及鮮卑人的七千多騎兵，和鮮于輔一起南下迎接劉虞的兒子劉和，和袁紹部將麴義合兵十萬，一起攻打公孫瓚。興平二年，在鮑丘擊敗公孫瓚，斬首二萬餘

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

級。公孫瓚於是保守易京，屯田種糧，逐漸得以自給。相持一年多，麴義軍糧吃完，士卒飢餓困乏，有一股數千人退走。公孫瓚截擊了他們，全部繳獲他們的車輛輜重。

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黄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

當時因旱災蝗災穀價昂貴，以致人吃人。公孫瓚仗恃自己的才幹和勢力，不愛惜百姓，專記别人的過失而不記别人的好處，一點小怨仇必定報復，州裏有德之士名聲超過他的，他必定加上罪名而殺害。常説：“做官的都是命中注定享受富貴，不用感謝别人的好處。”因此他所寵愛的，大多是商販之類的常人。所到之處欺凌强暴，百姓怨恨。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自殺死公孫瓚所任命的官吏，又與鮮于輔、劉和軍隊聯合，公孫瓚怕生出意外，於是居住在高臺上，用鐵門。斥退左右的人，男人七歲以上不許進入易京大門。衹讓姬妾們服侍，所有公文書信都用繩子吊上去。命令周圍的女人們練習大嗓門，使聲音可以傳數百步，以傳達他的命令。疏遠賓客，誰也不信任，因此他的謀臣猛將，逐漸生出二心或離他而去。從此以後，很少再去作戰。有人問他原因，公孫瓚説：“我以前在塞外驅逐叛胡，在孟津掃蕩黄巾，當那個時候，認爲天下稍作指揮就可以平定。到了今天，戰事還是方興未艾，看來不是我所能解決的，不如罷兵耕田，救濟荒年。兵法上説百樓不攻，如今我各營樓臺千里，積蓄穀物三百萬斛，有這些吃的就足以等待天下的變化。

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

建安三年，袁紹又大舉進攻公孫瓚。公孫瓚派兒子公孫續向黑山各首領求救，而打算自率精鋭騎兵突圍，沿西山以斷袁紹後路。長史關靖勸阻説：“如今將軍的將士人心涣散，之所以還能在這裏守衛，是捨不得自家的老小，而倚賴將軍是他們的主人罷了。堅守日子長了，或許可以讓袁紹自己退兵；如丢下這裏衝出去，身後没有威重人物的鎮守，易京的危亡，立等可到啊。”公孫瓚纔作罷。袁紹逐步進逼，公孫瓚的軍隊日趨困難，於是後退，修築三層營壘來加固防禦。

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

建安四年春天，黑山賊首領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分三路來救公孫瓚。未到以前，公孫瓚

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厄歸人，滀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内出，奮揚威武，决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秘密派使者帶書信告訴公孫續說："從前周朝末年大亂，尸體遍地，據推測，總不相信有這樣的事。不料今天自己真趕上了。袁氏攻擊，行動如同鬼神，架梯衝上來在我樓頂上跳躍，戰鼓號角在地下鳴響，形勢一天天危急，没有喘息的功夫。飛鳥無處可栖衹好投入人的懷抱，湍急的水流會漫上高坡，你要拼命求告張燕，飛奔前去告急。父子天然之情，無須言語也會有所感應。請火速帶五千鐵騎到北邊的低濕地帶，點火爲號，我會從城内殺出，振奮神威，在那裏决一死戰，不然，我死之後，天下雖大，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袁紹的偵察兵截獲這封信，按約定時間點火，公孫瓚以爲救兵到了，於是便出城交戰。袁紹設下埋伏，公孫瓚於是大敗，又退回守衛其中的小城。自忖定難活命，於是把他的姐妹妻子兒女全部勒死，然後點火自焚。袁紹的兵士衝到臺上斬了他。

關靖見瓚敗，嘆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田揩與袁紹戰死。

關靖見公孫瓚敗亡，嘆息痛恨說："先前如果將軍自己衝出去，未必不能成功。我聽説君子誤把人引入危難，一定和人共同承受，怎能自己活着呢！"於是打馬奔向袁紹陣中而死。公孫續被屠各殺死。田揩與袁紹交戰而死。

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内侯。

鮮于輔帶領他的部衆投靠了曹操，曹操任命他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帶着部下跟隨曹操攻打烏桓，被任爲護烏桓校尉，封關内侯。

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平北將軍，封安國亭侯。

張燕被袁紹打敗後，部衆逐漸散去。曹操將要平定冀州時，他率領部衆到鄴投降，拜平北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閒，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群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論曰：從來皇家王公的後代都是嬌生慣養，不懂得生産勞動，那些能够修煉操行約束自己，優異出衆者，還没有聽説過。劉虞守正道重名聲，以忠厚自律。多麼美好啊，漢末有名望的皇室後代！如果劉虞公孫瓚二人没有矛盾，同心協力，收集民衆修城聚糧，蓄積力量保守燕、薊富饒之地，修繕甲兵顯示威武，來抓住群雄的破綻，不依靠天運，致力於人事，那麼要建立古人一樣的功業，還能差多遠嗎！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爲諸生，仕州郡，四遷爲車騎將軍張温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黄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

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絶，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疏，出爲廣陵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

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别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鷄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吕布據兖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黄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年輕時是讀書人，在州郡内做官，經過四次升遷任車騎將軍張温的司馬，到西方討伐邊章。這時徐州黄巾起事，任命他爲徐州刺史，攻打黄巾，把他們打敗并趕走，境内太平安定。

當時董卓雖已被殺，而李傕、郭汜在關中作亂。此時四方斷絶交通，陶謙屢次派人秘密出行，到西京奉獻貢品。朝廷下詔升任他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銜，封溧陽侯。當時徐州地方人口衆多，糧食充足，流民很多跑到那裏去。但陶謙用人不當，不理政事。别駕從事趙昱，是知名人士，而因爲忠直坦率被疏遠，出京任廣陵太守。曹宏等奸佞小人，陶謙對他們却很信任重用，好人多被他們殘害。徐州從此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陶謙起初和他聯合，後來把他殺死而兼并了他的部衆。

當初，曹操的父親曹嵩到琅邪避難，此時陶謙的部將守陰平，士兵貪圖曹嵩的財寶，於是襲擊殺了他。初平四年，曹操攻打陶謙，打下彭城傅陽。陶謙退守郯城，曹操打不下來，於是退兵。路過時攻下取慮、睢陵、夏丘，都進行了屠殺。殺死男女共數十萬人，鷄犬不留，泗水因此而堵塞不流通，從此五縣地界之内，再没有人的踪影。當初三輔遭受李傕之亂，百姓流亡到陶謙這裏的全被殺光。

興平元年，曹操又攻打陶謙，攻克琅邪、東海等縣，陶謙害怕不能幸免，打算逃回丹陽。趕上張邈招引吕布占據兖州，曹操回軍迎戰吕布。當年，陶謙病死。

當初，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人，去投奔陶謙，陶廉讓他督管廣陵、下邳、彭城運糧。於是他就扣下了三郡輸送的資財，大舉營造佛寺。上面有層叠的黄金承露盤，下面是層層樓閣，又有堂閣環繞，可容納三千來人，做鍍金佛像，給它們穿上錦緞。每到浴佛節，總要設置大量飲食，在路上擺下桌案，來吃飯和觀看的差不多有一萬多人。等到曹操攻打陶謙時，徐州地方不安全，

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楊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

笮融就帶領男女數萬人、馬三千匹跑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用貴賓之禮接待他。笮融貪圖廣陵富饒，於是乘喝酒時殺了趙昱，縱兵大肆搶劫，帶着東西渡過長江，南奔豫章，殺死郡太守朱皓，進入占據了他的城池。後來笮融被楊州刺史劉繇打敗，逃到山裏，被人殺死。

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己疾惡，潜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趙昱字元達，是琅邪人。以清廉律己痛恨惡行，專心致志好學不厭，即使是親友也很少見到他。爲人耳不斜聽，眼不亂看。太僕种拂薦舉他爲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珪疏獷，武才趫猛。虞好無終，紹勢難并。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贊曰：襄賁侯厲行仁德，於是在燕北築城。行仁義能和睦下屬，盡忠心以保衛朝廷。伯珪粗豪强悍，矯捷勇猛。劉虞仁愛不得善終，袁紹與他不能并行。徐州慘遭殺戮，實爲陶謙無能。

後漢書卷一百四

列傳第六十四

袁紹劉表傳

袁紹　袁譚　袁尚　袁熙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袁湯的孫子。袁紹的父親袁成，做過五官中郎將，身體强健，喜歡結交，從大將軍梁冀起没有不和他要好的。

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内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内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袁紹年輕時做過郎官，後被任命爲濮陽長，遇母親去世而辭去官職。服完三年喪禮，袁紹回想感嘆自己從小失去父親，又爲父親服喪禮。服喪期滿後，他搬到洛陽居住。袁紹有風度，容貌漂亮，對士人仁愛，注重名聲。袁紹先人世代擔任三公，賓客歸附，加上袁紹降低身份傾心結交，所以士人全部搶着投奔他。來的士人不論貴賤，在禮節上袁紹與他們對等，來拜訪的賓客的各種車輛擠滿了大街小巷。皇帝身邊的侍臣對他很反感。中常侍趙忠在禁中説："袁本初安然而做抬高自己名聲身價的事，喜歡養不怕死的人，不知道這小子究竟想幹什麽!"袁紹的叔父太傅袁隗聽到以後將袁紹叫來，拿趙忠的話訓斥他，但袁紹始終不改。

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

後來袁紹被大將軍何進召爲屬官，擔任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朝廷開始設置西園八校尉，任命袁紹爲佐軍校尉。

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説紹曰："董卓擁制强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靈帝去世，袁紹勸説何進徵召董卓等各路部隊，脅迫太后殺掉衆宦官。何進調袁紹擔任司隸校尉。其事已記載在《何進傳》。等到董卓率領軍隊到京師，騎都尉太山人鮑信勸説袁紹説："董卓控制强大的軍隊，將有叛變的意圖，現在不早點兒設法對付，必定被董卓控制。趁着董卓

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案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横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剛到，士兵疲勞，襲擊董卓，可以捉住他。"袁紹害怕董卓，不敢發兵。不久，董卓商議想廢掉皇帝重新立帝，對袁紹說："統治天下的君主，應當找賢明的人擔任。我每次想到靈帝，都令我憤恨。董侯好像還可以，現在應當立他爲皇帝。"袁紹說："當今皇上年紀正輕，没有什麽錯處傳揚於天下，假使您不顧禮法，隨心所欲，廢掉嫡嗣而立庶子爲皇帝，恐怕大家覺得不大妥當。"董卓手按佩劍怒斥袁紹，說："你這小子膽敢這麽說話！天下的事情，難道不由我説了算？我想這麽做，誰敢不服從！"袁紹機智地回答說："這是國家大事，請到外邊同太傅一塊商議。"董卓又說："劉氏的後嗣不足以留着。"袁紹勃然大怒，說："天下强横的，難道衹有你董公！"横陳佩刀，一躬到底，徑自出門而去。他將符節懸挂在上東門上，逃奔冀州。

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説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紹猶稱兼司隸。

董卓懸賞捉拿袁紹。當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被董卓信任，伍瓊等人暗中爲袁紹説情，勸解董卓說："廢立皇帝的大事，不是一般人能够參預的。袁紹不懂大局，恐懼出逃，并非有其他想法。現在急着懸賞拿他，勢必引起突然變故。袁氏四代普施恩惠，門生和從前的部屬遍布天下，一旦收羅豪傑，聚集兵衆，英雄之士跟着興起，恐怕太行山東就不屬於您所有了。不如赦免袁紹，拜他做個郡守，袁紹見免去罪責一高興，必定不會發生禍患。"董卓認爲有道理，於是派人授予袁紹勃海太守的職位，封他爲邟鄉侯。在名義上袁紹還兼着司隸校尉。

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與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内，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遥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

初平元年，袁紹終於在勃海起兵，他與堂弟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人同時起兵，部衆各有幾萬人，打着討伐董卓的旗號。袁紹與王匡駐守河内，孔伷駐守潁川，韓馥駐守鄴縣，其他軍隊都駐守在酸棗，并相約結盟，名義上推袁紹爲盟主。袁紹自稱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

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

董卓得知袁紹在山東起兵，就把袁紹的叔父

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吴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吴循等，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

袁隗以及在京師的袁氏宗族全部給殺了。董卓接着派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吴循、越騎校尉王瓌來曉諭勸解袁紹等各路軍隊。袁紹指派王匡殺掉了胡母班、王瓌、吴循等人，袁術也捕殺了陰循，祇有韓融因爲德高望重免於一死。

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説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

這時，豪傑大多歸附袁紹，而且因他一家遭難受感動，人人想着爲他報仇，所以州郡蜂擁而起的部隊，没有不打袁氏旗號的。韓馥見人心歸附袁紹，忌恨袁紹得到衆人擁護，害怕他用來對付自己，經常派從事在袁紹的門口把守，不讓他發兵。橋瑁於是假作三公通過驛站發送文書給州郡，訴説董卓的罪惡，天子受到威逼，處境危險，踮着脚跟盼望義兵來消除國家災難。韓馥於是纔同意袁紹發兵。接着韓馥同大家商議，説："是幫助袁氏呢？還是幫助董氏呢？"治中劉惠很生氣地説："發兵是爲了國家，哪裏用得着管袁氏、董氏？"但韓馥對袁紹仍然心懷疑慮，經常減扣軍糧，想使軍心動摇。

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强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托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説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决，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

第二年，韓馥的部將麴義反叛，韓馥與麴義交戰，結果失利。袁紹既已怨恨韓馥，就與麴義結交。袁紹的賓客逢紀對袁紹説："做大事業，不占領一個州，没法站住脚根。現在冀州强大充實，但韓馥才能平庸，可暗中約公孫瓚率領軍隊南下，韓馥得知後必然害怕恐懼。同時派一名能言善辯的人向韓馥講述禍福。韓馥爲突如其來的事情所迫，我們一定可以趁此機會占據他的位置。"袁紹認爲有道理，更加親近逢紀，隨即寫信給公孫瓚。公孫瓚接着就率兵而來，表面上藉口討伐董卓，實際計劃暗中偷襲韓馥。袁紹這纔派外甥陳留人高幹以及潁川人荀諶等前去勸韓馥説："公孫瓚趁着得勝南來，而且各郡都響應公孫瓚。袁將軍率領軍隊向東而來，其意圖難以預料。我們從心裏感到您很危險。"韓馥害怕，説："既然這樣，我該怎麽辦呢？"荀諶説："您自己估量一下，在寬厚仁愛，容納各種人，使天下人歸附方面，比起袁紹來怎麽樣？"韓馥説："我不如他。"荀諶問道："面臨危難出奇制勝，智謀勇氣遠遠超出常人，這方面您比起袁紹來又怎麽

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别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强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

樣？”韓馥說：“我不如他。”荀諶又問：“世代普施恩惠，使天下各家得到好處，您比起袁紹來又怎麼樣？”韓馥回答：“我不如他。”荀諶說：“勃海雖是一個郡，其實相當於州。現在將軍您處在三方面均不如袁紹的形勢，但長期居於袁紹之上，袁紹是當代的豪傑，必定不肯在您之下。而且公孫瓚帶領燕、代的士卒，其兵鋒不可抵擋。冀州是天下的重鎮，如果兩支軍隊合力進攻，會師城下，冀州的危亡立刻就會到來。袁紹是將軍的故舊，并且又是同盟。眼下的辦法，不如將整個冀州讓給袁紹，袁紹必然對您非常感恩戴德，公孫瓚就不可能再同您相争了。這樣將軍有讓賢的名聲，自身地位比泰山還要穩固。希望您不要有疑慮。”韓馥素來性情怯懦，因而就同意荀諶的計策。韓馥的長史耿武、别駕閔純、騎都尉沮授得知後勸阻韓馥說：“冀州雖然狹小，能披甲上陣的有百萬人，糧食够支撑十年。袁紹以一個外來人和正處窮困的軍隊，仰我鼻息，好比嬰兒在大人的股掌上面，不給他喂奶，立刻可以將其餓死。爲什麼要把冀州送給他呢？”韓馥說：“我過去是袁氏的屬吏，而且才能比不上袁紹。估量自己的德行而謙讓，這是古人所看重的。各位爲什麼覺得不好呢？”在這以前，韓馥的從事趙浮、程渙率領一萬能開硬弓的士卒駐守孟津，知道這個情况，帶領軍隊飛速趕回，請求抵禦袁紹，韓馥又没有聽從。接着韓馥讓出官位，搬出官邸到中常侍趙忠從前的家中居住，派兒子給袁紹送去印綬從而讓位。

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别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

袁紹於是領冀州牧，以天子名義任命韓馥爲奮威將軍，但不讓他統率軍隊。袁紹選拔沮授爲别駕，接着問沮授：“現在奸臣作亂，皇上四處漂泊。我家歷代蒙受皇上恩寵，立志盡自己的力量和生命來振興恢復劉漢天下。然而齊桓公没有管仲不可能成就霸業，勾踐没有范蠡不可能保存越國。現在我想與您同心合力，共同使國家安定，您用什麼計策匡正幫助我呢？”沮授進言說：“將軍不到二十歲就被朝廷重用，名聲傳揚全國。趕上董卓廢立皇帝的時機，將軍奮然生發忠義之心，隻身一人騎馬出奔，使董卓心裏恐懼。您渡

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黄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争鋒，誰能御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

過黄河向北，勃海的百姓稽首歸順。您擁有一個郡的軍隊，聚集冀州的人馬，威勢控制黄河以北，名聲爲天下推重。假使發兵向東，就可以掃除黄巾；還軍攻打黑山，就可以滅掉張燕；掉轉兵力向北，就必定捉住公孫瓚；以威勢脅迫戎狄地區的人，立刻就可平定匈奴。横掃黄河以北，合并四個州的地盤，網羅英雄人才，擁有百萬人馬，到長安迎接皇上，恢復在洛陽的宗廟，向天下發號施令，征討不服從的人。憑藉這樣的條件争决勝負，有誰能够抵擋！幾年以後，建立功業并無困難。”袁紹高興地説：“這是我心裏所想的。”隨即啓奏皇上任命沮授爲奮武將軍，讓他督察衆將。

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并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别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厠自殺。

魏郡人審配、鉅鹿人田豐，均因正直不被韓馥重用。袁紹就以田豐爲别駕，審配爲治中，對他們很是信任和器重。韓馥心裏猜疑害怕，向袁紹告辭要求離去，投靠張邈。後來袁紹派使者到張邈那裏商議事情，因而兩人交頭接耳低聲談話。韓馥當時在座，認爲他們合謀對付自己，感到走投無路，到厠所自殺了。

其冬，公孫瓚大破黄巾，還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鋭。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强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强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鬭死，而反逃垣墻閒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

這年冬天，公孫瓚大敗黄巾軍，還軍駐守槃河，威震黄河以北，冀州各城全都聞風響應。袁紹於是親自攻打公孫瓚。公孫瓚的三萬部隊排成方陣，另外分出一萬騎兵作爲突擊部隊，護衛步兵兩側，兵勢十分强勁。袁紹先命令麴義率領八百精兵和一千能開硬弓的射手，作爲前鋒。公孫瓚見麴義兵少很輕視，縱放騎兵直衝過來，麴義的士兵趴在盾牌下面，同時發動進攻，公孫瓚的軍隊大敗，殺了公孫瓚委任的冀州刺史嚴綱，斬獲敵人首級一千多。麴義追到界橋，公孫瓚收聚部隊回頭又戰，麴義再次打敗公孫瓚，接着追到公孫瓚的營壘，攻占了軍營的旗門，公孫瓚剩下的人馬全逃走了。袁紹在後面十多里，聽説已經打敗了公孫瓚，就解掉馬鞍讓馬休息，保衛身邊的衹有幾十名能開硬弓的射手和一百多名持戟的衛士。公孫瓚兩千多名被打散的騎兵突然來到，將袁紹包圍了好幾層，射來的箭像下雨一樣。田豐扶着袁紹，讓他退入一座空墻裏面。袁紹摘下頭盔扔到地上，説：“大丈夫應當上前戰死，怎

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麼反而逃進墻裏面呢?”催促箭手競相射箭，射傷公孫瓚的不少騎兵。公孫瓚的部衆不知道是袁紹，不少人漸漸退走了。正好麴義前來迎接袁紹，公孫瓚的騎兵這纔退走了。三年，公孫瓚又派兵到龍湊挑戰，袁紹再次打敗公孫瓚。公孫瓚於是退回幽州，不敢再出來。

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争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并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

四年初，天子派太僕趙岐來調解關東部隊，要他們各自罷兵。公孫瓚藉此機會寫信曉諭袁紹說：“趙太僕具有周公、邵公的德望，奉使命遠來，傳揚朝廷的恩典，要我們和睦相處，就像撥開烏雲見到太陽一樣明亮，有什麼比這更令人高興的呢？從前賈復、寇恂争着危害對方，遇到世祖調解糾紛，最終同車并出，裂痕和仇怨消除以後，當時的人都贊美他們。我考慮自己是邊遠鄙陋之人，能够與將軍共結友好，這誠然使將軍感到羞辱但却是我的心願。”袁紹這纔率軍隊向南返回。

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逾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黄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

三月上巳，袁紹在薄落津大會賓客部下。得知魏郡的士兵反叛，并同黑山賊寇于毒等幾萬人一道攻占鄴城，殺害了郡守，當時在座的家住鄴縣的賓客，一個個憂心忡忡，大驚失色，有的人站起來哭泣，而袁紹面不改色，若無其事，不失平常的風度。有個叫陶升的賊人，自稱“平漢將軍”，獨自反叛其他的賊人，他率領部衆從西面翻過城墻入城，封閉了郡府，將輜重裝上車，用車子將袁紹一家和其他家住冀州城的官員的家人親自護送到斥丘。袁紹回來後就此在斥丘駐扎，任命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袁紹於是發兵進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谷口，攻打于毒。圍攻五天，打敗了于毒，殺了于毒及其部衆一萬多人。接着袁紹沿着鹿腸山向北進攻左髭丈八等其他賊人，將他們全部消滅。又攻打劉石、青牛角、黄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人，再次斬殺好幾萬，將他們的營壘全部摧毁。接着與黑山賊寇張燕以及匈奴屠各部四營、雁門烏桓在常山交戰。張燕有幾萬精兵、幾千騎兵，雙方連續打了十多天，張燕的軍隊雖然死傷很多，但袁紹的軍隊也已疲憊不堪，於是各自退兵。麴義仗着自己有戰功，驕傲放縱，不遵法度，袁紹將他

召來殺了，合并了他的部隊。

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説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毁，觀諸州郡，雖外托義兵，内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即宫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并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

興平二年，天子授袁紹爲右將軍。這年冬天，天子在曹陽被李傕等人追逼，沮授勸説袁紹："將軍世代擔任朝廷宰相，歷代以忠義輔助國家。現在天子四處流離，宗廟被破壞，但觀察各州郡，雖然外表打着義兵的招牌，内心實際打對方的主意，就没有憂慮關注國家爲百姓着想的意思。而且冀州城大體平定，軍隊强大，士人歸附，去西邊迎接皇上，將鄴縣作爲皇宫，挾制天子而號令諸侯，畜養兵馬來討伐不向王庭朝拜的人，有誰能够抵禦呢?"袁紹準備聽從沮授的計策。潁川人郭圖、淳于瓊説："漢朝王室衰敗，爲時很久了。現在想振興王室，不也太難了嗎?再説，英雄同時興起，各自占領州郡，聯合聚集徒衆，動輒有上萬人，這正像秦朝失去帝位，先得到的人成爲天子。現在接來天子，動不動就要上書奏聞皇上，服從則權力太小，不服從則違抗皇命，這不是一種好辦法。"沮授説："現在接來天子，在道義上是合理的，在時機上是合宜的。如果不早决定，必定有其他人先去迎接。權變不可失去時機，成功不可嫌其快速，希望您考慮。"皇帝的登基本來不合袁紹的意願，所以袁紹竟然没有采納。

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

袁紹有三個兒子：袁譚字顯思，袁熙字顯雍，袁尚字顯甫。袁譚年長而且聰慧，袁尚年少但漂亮。袁紹的後妻劉氏得袁紹寵愛，她偏愛袁尚，多次在袁紹面前稱贊他，袁紹也驚異袁尚的容貌，想讓他繼位。於是袁紹將袁譚過繼爲哥哥的後代，派出去當青州刺史。沮授勸阻説："歷來人們説一萬個人追逐兔子，有一個人得到了兔子，其他想得到的人全部作罷，這是因爲名分已經確定了的緣故。再説，年齡相仿就看誰有才德，德行相仿就看卜筮結果，這是古代的制度。希望您大則考慮前代人之所以成敗的告誡，小則考慮追逐兔子而名分確定的道理。如果您不加以改變，災難就從這裏開始了。"袁紹説："我想讓孩子們各自治理一個州，以便看出他們的才能。"於是袁紹任命二兒子袁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

臣聞昔有哀嘆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

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强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

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并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悦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禄位，退無門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

建安元年，曹操迎接天子在許縣定都，接着下詔書給袁紹，責備他土地廣軍隊多而且一味給自己拉幫結派，没聽説出兵援救天子但却擅自攻打他人。袁紹上書説：

臣聽説從前有人悲哀嘆息而上天感動得下了霜，有人傷心痛哭而城墻爲之倒塌。每次讀到這種書，我以爲真是這樣，以眼下的情形比況這些，纔知虚妄。爲什麽呢？臣獻身爲國，毁壞家庭而舉立人事，結果弄到心懷忠誠反而獲罪，持守誠信反而受到猜疑，臣日夜長嘆，剖心析肝，哭出了血，也没有城墻倒塌上天下霜的應驗，所以鄒衍、杞梁之妻怎麽能够感動天地呢？

臣憑着微賤的資質，從僕隸當中被選拔到憲臺任職，又被提升爲軍中校尉。常侍張讓等人蕩亂天理，侵犯朝廷，奪取權力，陷害忠誠有德的人，煽動奸黨。原大將軍何進忠心國家，憎惡禍亂，正義之心勃然怒發，認爲臣比較有忠心正直的節操，可使其擔負供驅使奔走的責任，所以任命臣司隸校尉，向臣詢問謀略。臣不敢畏懼豪强，逃避災難希求得福，而同何進共同謀劃，在對事情的看法上没有分歧。臣的忠心計謀没有完全説出而何進遭到失敗，太后成了人質，皇宫遭到焚毁，陛下年紀尚小，親身遇到困厄。當時何進已經被害，軍隊都垂頭喪氣，惟獨臣率領一百多家兵，揮戈於承明臺上，持劍在側寢旁室，似猛虎般呵斥百官，奮力攻打凶惡不善的人，還不到十二天，將壞人全部消滅。這誠然是臣爲皇上效命的一個例證。

適逢董卓趁着國家虚弱，圖謀不軌。臣叔父堂兄親隨皇上，一并擔任重要職位，臣不畏懼全家可能遭難，衹是考慮安定國家的道理，所以摘下符節出奔，在河南籌劃大業。當時董卓正企圖結交外援，招攬討好英雄豪傑，所以派人來任命臣爲勃海太守，授予將軍稱號。可見臣與董卓没有任何仇怨。假使臣想着隨俗浮沉，苟且偷安，貪圖榮華富貴，那麽進可以享受高官厚禄，退不會發

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埶，絶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

生家門的災難。然而愚臣所堅持的，立志不傾斜改變，所以就招致會聚英雄豪傑，發動百萬大軍，飲馬孟津，在漳河歃血結盟。恰逢原冀州牧韓馥心懷謀反的意圖，打算專擅權力，不給臣軍糧，使臣不能相繼推進，造成狡猾的敵人恣意荼毒生靈，災難波及臣一門，全家不論尊卑老少，同日遇害。飛鳥走獸的感情，尚知道悲號呼喊。臣所以蕩然忘記哀情，外貌看不出痛苦悲傷，實在因爲忠孝的節操，不能兩方面都確立，顧念自己的私仇，就不可能得到全部功業。這也是愚臣毁掉家庭獻身國家的第二個例證。

又黄巾十萬焚燒青、兖，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兖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争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

另外，黄巾軍十萬人焚燒青州、兖州，黑山賊、張楊踐踏冀州地區。臣於是回師奉命討伐叛逆。金鉦軍鼓尚未震響，狡猾的敵人知道就要滅亡，所以韓馥心裏恐懼，謝罪還地，張楊、黑山賊同時請求投降。臣當時經常秉承皇上的旨意，私下將自己比作竇融，推議郎曹操權且領兖州牧。適當公孫瓚部隊向南擴張，擄掠冀州北部邊境，臣立刻以流星般的速度、席捲一樣的氣勢同公孫瓚作戰。藉助上天的威力，每次作戰都獲勝利。臣算是貴族子弟，在京城成長，稍許知道些禮儀，却不熟悉打仗；加上從臣的祖先以來，世代擔任宰相，全都靠文德對朝廷盡忠，得以免除罪過。臣不是那種同公孫瓚較量軍事實力從而争奪戰場上功績的人，實在是因爲不殺奸臣，爲《春秋》所貶，衹要對國家有利，即使自作主張也毫不遲疑。所以臣頂霜踏雪，不畏辛勞，實在指望一次勝利的運氣，從而建立一生的功業。國家没有安定，臣誠然感到羞耻。太僕趙岐奉命遠來，宣揚陛下寬宏大度的恩惠，消除瑣細的隔閡，與臣下重新開始。臣接到詔書的當天，就率領軍隊向南回師。這是臣畏懼朝廷威力而不敢有所怠慢的第三個例證。

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

另外，臣向朝廷推薦的將領校尉，大都是精英和年老有德的人，他們的美名顯著聞

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内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横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説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窺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仇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群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絶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絶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達。這些人踏着刀劍的鋒刃，死去的超過半數。他們勤勉恭謹的功績，不被書傳記載。然而州牧郡守却競相盗取名聲，内心抱着首鼠兩端的態度，猶豫觀望，結果都分封土地，賜圭封侯，權勢横跨州郡，所以遠近的人都感到懷疑并且議論紛紛。臣聽説遵守先王法度的時期，德行高的人地位尊貴；非常時期，立功多的人賞賜豐厚。陛下流離失所，洛陽的宗廟没人祭祀，天下的人感到傷心，有志之士憤然嘆息。忠臣之所以肝腦塗地、身首分離而心裏不懊悔，是因爲被正義激發的緣故。現在没有勞苦的人受到獎賞，造成有德之士離心；忠心有功的人受到排斥，造成大家心中疑惑。這難道是陛下心中的長遠規劃？還是讒言邪説造成這樣的結果？臣爵位爲徹侯，俸禄爲二千石。特殊的恩惠和豐厚的德望，臣已經貪得了，難道膽敢覬覦朝廷重禮，希望得到彤弓玈矢的策命嗎？實在是傷痛將佐校尉辛苦而不被記載，爲國家竭盡忠誠反而變成極大的罪過。這是蒙恬之所以在邊陲獄中悲痛號哭、白起在杜郵哀嘆流涕的原因。太傅馬日磾官位師保，擔負着東征的責任，但他攪亂皇上使命，他所寵幸任用的人全不合格，他所選拔起用的人，都是大家予以拋棄的。但他采納這些人的計策，將他們作爲謀主，使臣兄弟骨肉變成仇敵，刀兵相見，造成的災難日益嚴重。臣雖然想脱下鎧甲，拋掉戈矛，但事情不可能結束。臣誠然擔心以陛下明如日月的光輝，也有照不到的地方；以陛下耳聽四方的明察，也有聽不到的情况。請求陛下將臣的奏章下達人臣，向衆位賢臣詢問情况，讓三公九卿來討論臣所犯的罪過。如果將臣權變行事當做有罪，那麽齊桓公、晋文公就該處以死刑；如果將衆人不去討伐賊寇看做賢良，那麽趙盾就可以不用寫上“弑君”的貶詞了。臣雖然是個普通人，但立志持守正直的節操。如果能够使臣表明本心，無愧於先帝，那麽即使低頭以就刑刀，撩衣以就湯鑊，

也心甘情願。請陛下留意《尸鳩》中平均如一的含義，杜絶諂諛的言論，不要使臣抱恨於九泉之下。

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

於是朝廷任命袁紹爲太尉，封爲鄴侯。當時曹操自己擔任大將軍，袁紹耻於在曹操之下，故意給皇帝上書辭讓不接受。曹操非常害怕，就將大將軍職位讓給袁紹。建安二年，皇帝派將作大匠孔融持天子符節授予袁紹大將軍職位，賜給他弓箭、符節、斧鉞和一百虎賁，要他兼管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個州，袁紹這纔接受任命。

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説操以許下埤濕，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説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托詔令，響號海内，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

袁紹每次接到詔書，總擔心對自己不利，於是想要天子搬遷靠近自己，派人對曹操説許縣低窪潮濕，洛陽又殘缺被毁，應當將都城遷到甄城，以便靠近完整豐足的地區。曹操不答應。田豐對袁紹説："遷都的計策，既然不被采納，最好早點兒謀取許縣，接來天子，動輒假托天子詔令，向全國發號施令，這是最好的辦法。不這樣做，最終將受制於他人，那時即使後悔也不起作用了。"袁紹没有采納。四年春天，袁紹攻打公孫瓚，從而平定了幽州地區。其事記載在《公孫瓚傳》。

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黄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顔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説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

袁紹既然吞并四個州的地盤，擁有幾十萬軍隊，因而驕傲之心變得旺盛起來，給皇帝的進貢稀少簡單。主簿耿包秘密上書給袁紹説："漢的赤德衰敗將盡，袁氏是虞舜黄德的後代，應當順應天意和民衆的心願。"袁紹將耿包的上書拿給幕僚部下看，大家的意見認爲耿包虚妄應當殺頭。袁紹知道衆人心裏不同意，迫不得已就殺了耿包來掩蓋心迹。於是袁紹挑選出十萬精兵、一萬騎兵，準備攻打許縣，以審配、逢紀統管軍事，以田豐、荀諶和南陽人許攸作爲主要謀士，以顔良、文醜作爲將帥。沮授上前説道："近來攻打公孫瓚，出兵長達一年，百姓疲憊窮困，倉庫没有積餘，賦税勞役正多，這是國家使人深爲擔憂的事情。最好先派使者向天子進獻俘虜和戰利品，致力於農耕，使人馬得到休息。若是不能通達天子，就上奏説曹操阻隔我通達天子的路徑，而後進兵駐守黎陽，逐步經營黄河南面，多造船隻，整修器械，分派精良騎兵，抄掠對方的

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强衆，以伐曹操，其勢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强，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内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内。”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

邊境地區，使其不得安寧，而我得到安逸。這樣就可安坐而定天下。”郭圖、審配説：“兵書上的方法，比敵人多十倍就將其包圍，比敵人多五倍就進攻敵人，力量相當就可以交戰。眼下憑藉明公的神明威武，會合河朔地區强大的軍隊，用來討伐曹操，其勢易如反掌。現在不及時攻取，將來就難對付了。”沮授説：“消除禍亂，誅除强暴，這是符合道義的軍隊；仗恃人多，憑藉强大，這稱爲驕傲的軍隊。仁義的軍隊没有敵手，驕傲的軍隊先就滅亡。曹操擁戴迎接天子，在許都建造皇宫。現在發動全部兵力南攻曹操，就違背了義。而且克敵制勝在於謀略，不在於力量的强弱。曹操法令已經施行，士兵精强幹練，不是公孫瓚那種等着被包圍的人。現在丢棄萬分安全的謀略，發動没有正當理由的軍隊，我私下爲您感到恐懼。”郭圖等人説：“周武王討伐商紂，不算不義；况且派兵攻打曹操，還怕找不出理由！再説，主公的部隊精强勇猛，將領士兵都想着奮力，如果不抓住時機早早決定大業，就成了人們所説的‘上天賜給而不去獲得，反而受到上天的譴責’。這是越國所以稱霸，吴國所以滅亡的原因。監軍的辦法，在於堅持穩妥，而不是根據形勢把握時機的權宜之計。”袁紹采納郭圖的意見。郭圖等人藉此機會説沮授的壞話：“沮授監管内外，威權震動三軍，如果他逐漸强盛，用什麽辦法控制他呢？臣下與君主權力一樣，國家就滅亡，這是《黄石》書中所忌諱的。再説，統率外面軍隊的人，不宜參預内政。”袁紹於是將沮授統管的職權分爲三個都督，讓沮授和郭圖、淳于瓊每人主管一軍，但没來得及做。

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説紹曰：“與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

五年，左將軍劉備殺了徐州刺史車胄，占領了沛縣背叛曹操。曹操害怕，就親自率兵征討劉備。田豐對袁紹説：“同您争奪天下的是曹操，曹操現在去東邊攻打劉備，雙方交戰不可能很快結束，現在調動全部兵力襲擊曹操的後方，一去就可以平定。軍隊根據時機出動，這就是時候。”袁紹推辭説兒子生病，田豐的計策没得到施行。田豐舉着拐杖敲擊地面説：“咳，大事完了！好不容易趕上這樣的時機，竟然因爲小孩子生病喪

疏焉。

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内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鋭，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决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强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强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污辱至今。及臻吕后，禄、産專政，擅斷萬機，决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於是絳侯、朱虚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傷化虐人。父嵩，乞丐携養，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盗鼎司，傾覆重器。操奸閹遺醜，本無令

失機會，可惜呵！"袁紹聽到以後很惱怒，從此就疏遠了田豐。

曹操害怕袁紹渡過黄河，就加緊攻打劉備，終於將劉備打敗。劉備投奔袁紹，袁紹這纔進兵攻打許縣。田豐認爲既然失去前面的時機，眼下不宜出兵，就勸阻袁紹説："曹操已經打敗了劉備，許縣就不再空虛了。而且曹操擅長用兵，變化無常，人數雖少，不可輕視。現在不如長期堅守。將軍憑藉山嶺黄河的堅固，擁有四個州的人馬，外面聯合英雄豪傑，内部實行農耕用以備戰。然後挑選精鋭部隊，分爲奇兵，趁敵人空虛輪番出戰，用來騷擾黄河南面。敵人援救右邊，我就攻其左邊；敵人援救左邊，我就攻其右邊，使敵人疲於奔命，人口不能安於本業，我們還没有疲勞但對方已經困乏，用不了三年，安坐就可戰勝敵人。現在不用廟堂上穩操勝券的計策而想通過一次戰争去决定成敗，萬一不能如願以償，後悔就來不及了。"袁紹不聽。田豐極力勸阻，得罪了袁紹，袁紹認爲他敗壞軍心，就將田豐關了起來。於是先發布檄文，檄文説：

聽説賢明的君主留心着危險的存在而能控制突然的變化，忠誠的臣下考慮到災難的發生而能確立權宜的對策。從前，强大的秦國由於天子弱小，趙高掌權，把持朝廷權力，權勢富貴由趙高决定，因而終於發生望夷宫弑君的禍亂，耻辱的名聲一直傳到現在。到了吕后，吕禄、吕産獨攬朝政，擅自裁决朝廷事務，在宫内决定國事。臣下凌逼，天子衰敗，全國的人都感到寒心。於是絳侯、朱虚侯發怒，奮起神威，殺了悖逆凶暴的吕氏，擁立太宗，所以道德教化能够興旺昌盛，光輝普照。這是大臣權宜處理事情的明顯的儀範。

司空曹操的祖父，原中常侍曹騰，與左悺、徐璜一同製造禍害，貪惡放縱，敗壞風化，欺壓百姓。曹操的父親曹嵩，靠乞討被他人收養爲子，依靠貪污受賄的財貨换取官職。用車子裝載金銀寶器，送財物給豪門權貴，竊取三公職位，傾覆國家。曹操是邪惡

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録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鋭，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吕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

宦官的遺種，本來缺乏良好的品德，爲人剽悍狡詐，凶猛鋭利，幸災樂禍。喜歡動亂。大將軍督察統率勇猛的士兵，掃除了凶惡叛逆的壞人，接着遇董卓侵犯朝官職權，暴亂國家，所以手提佩劍，擂動戰鼓，在華夏東部首先發布討伐董卓的命令，到處網羅英雄豪傑，拋棄前嫌，任用有用的人，所以就同曹操一道參預商討謀略，認爲他具有奔走驅使的才能，可以擔任勇武之士。誰知他愚蠢輕薄，智識短淺，輕率推進，隨便撤退，結果死傷挫折，多次造成軍隊傷亡。大將軍經常撥給他精鋭部隊，幫助他補充兵力使之完備，上書推薦他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使他身穿武將衣服，授給他偏師作爲鼓勵，讓他執掌權力，希望從他那裏得到秦國戰勝晉國的報答。然而他藉着這些條件飛揚跋扈，恣意妄爲，殘酷暴烈，掠奪百姓，殘害賢良。原九江太守邊讓，英俊卓越，才能出衆，由於他言論正直，不低三下四，持論不阿諛奉承，遭到殺害，懸首示衆，妻子兒女也遭到屠戮。自此，天下的士人憤恨悲痛，天怨人怒，一人振臂高呼，全州一致響應，所以曹操在徐州一帶親自領兵被打敗，地盤被吕布奪去。曹操在東部邊地彷徨流離，立足之地都没有。大將軍本着增强本幹削弱枝葉的原則，而且不助成叛黨，所以又一次高舉戰旗，穿上鎧甲，以席捲之勢去攻打吕布，金鉦軍鼓一起震響，吕布的人馬沮喪戰敗，從而把曹操從死亡的危險中救了出來，恢復其一方諸侯之長的地位。這是大將軍對兗州地區談不上什麽恩德，但對曹操來説却是大有恩德的。

會後鑾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

後來趕上天子東返，衆多壞人敗亂朝政。當時正從冀州傳來北部邊境遭侵的警報，大將軍没空離開職守，所以派從事中郎徐勳去見曹操，要他整治天地宗廟祭祀的禮儀，輔助保護年少的天子。而他趁機恣意橫行，以武力脅迫天子，輕視侮辱朝廷大臣，敗壞攪亂法紀，自己高坐而傳召

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三臺專擅朝政，官爵和賞賜取决於他的意願，刑罰殺戮在他一句話，他所喜愛的人就光耀五代，他所怨恨的人就誅殺三族，誰聚到一塊談論就公開加罪，心裏對他抱有看法就秘密殺害。天下百姓道路以目，公卿大臣緘口不言，尚書僅記録朝廷財政出入的情况，三公九卿充當官員品級的數目而已。

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毁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坎，是以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原太尉楊彪，歷任司空和司徒，掌管大政，職位最高。曹操衹因一點兒怨恨，給他加上莫須有的罪名，棍棒交加，五種毒刑全都用遍，隨心所欲，胡作非爲，無視典章法律。另外，議郎趙彦，忠心規諫，言論直率，意見有值得采納的地方，所以聖明天子認真聽取他的意見，對他改變儀容，給予賞賜。曹操爲了迷惑當世，移奪天子權力，杜絶人們的言論，不等上報天子知道就擅自逮捕趙彦，立刻殺害。又梁孝王是先帝的同母兄弟，陵墓尊貴顯赫，即使是墳上的松柏桑梓，也應該恭敬對待。曹操率領將官士兵，親自指揮挖掘墳墓，剖開棺木，裸露尸骸，掠奪陵墓中的金銀寶器，致使天子流淚，士人百姓心裏傷痛。而且曹操委任挖墓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之處毁壞掘穿，尸骸全被暴露。曹操身居三公之位，但做凶殘的事情，敗壞國家，殘害百姓，其殘毒波及活人和死鬼。加上政令苛細嚴刻，條律禁令互相交錯，蹊徑遍布箭矢，道路充滿陷阱，一抬手就觸碰羅網，一動脚就踏上陷阱。所以兖州、豫州民不聊生，天子都城到處是嘆息怨恨的聲音。

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莫府方詰外奸，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强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

縱觀古今書籍上的記載，貪婪殘酷，凶惡暴烈的臣下，没有超過曹操的。大將軍正忙着向地方上的奸人問罪，來不及對曹操整治教訓，所以特别給以容忍和掩飾，希望能够作些彌補。然而曹操具有豺狼野心，暗藏禍亂意圖，竟然想折斷國家棟梁，孤立削弱朝廷，除掉忠臣，迫害善良，專做凶狠暴戾的事情。往年大將軍擂戰鼓北征，討伐公孫

交書命，欲托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黄、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并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

瓚，公孫瓚死命抵抗，倒行逆施，抗拒圍攻長達一年。曹操趁着公孫瓚未敗，暗中和他書信來往，企圖打着幫助朝廷軍隊的旗號，對我突然襲擊，所以率領軍隊抵達黄河，兵船北渡。恰好曹操的使者暴露，公孫瓚也被殺頭，所以曹操的鋒芒受挫縮回，其陰謀没有得逞。曹操占據敖倉，仗着黄河作爲天險，於是想施展螳螂的臂膀，擋住大車前進的道路。大將軍禀承漢家神威，挫敗敵人，縱横天下，擁有百萬手持長戟的士兵，和成千成萬的騎兵，一旦激勵中黄伯、夏育、烏獲似的猛士，施展出良弓强箭的威力，并州的部隊越過太行山，青州的部隊渡過濟水和漯水，大軍渡過黄河正面作戰，荆州的部隊攻占宛縣和葉縣用以牽制曹操的後方，以震雷般的威力，以猛虎似的飛撲，一起攻向敵人指揮部，就好比高舉烈火焚燒蓬草，倒扣滄海傾瀉火炭，有什麽東西不能消滅呢？

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宫闕，外稱陪衛，内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勖哉！

現在，漢朝的氣數衰敗，國家的法度也遭毁壞，曹操以七百名精兵，在皇宫的周圍看守，表面上稱作伴隨保衛，骨子裏頭將天子拘作人質，恐怕篡位謀逆的災難，就從這裏開始。現在正是忠臣肝腦塗地、志士建立功業的時候，難道能够不努力嗎？

乃先遣顔良攻曹操别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乎！"曹操遂救劉延，擊顔良斬之。紹乃度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

於是先派顔良攻打在白馬駐守的曹操别將劉延，袁紹親自率軍到達黎陽。沮授臨行時，將宗族聚到一起，把錢財分給他們。沮授説："如果實力能够保存，那麽威勢無處不到；一旦實力被消滅，連自身也不能保全。可悲啊！"他的弟弟沮宗説："曹操的人馬不能相匹敵，您爲什麽害怕呢？"沮授説："憑曹兖州的聰明謀略，并且脅迫天子作爲有利條件，我方雖然打敗了公孫瓚，可軍隊實在疲憊，而且主帥驕傲，將領奢侈，軍隊的毁敗就在這一次了。楊雄有句話説：'六國的騷亂，替嬴秦削弱了姬周。'説的就是現在嗎？"曹操於是援救劉延，攻打并殺死了顔良。接着袁紹渡過黄河，在延津的南面構築了營壘。沮授上船時嘆息説："主上志驕意滿，部下追求功利，悠悠黄河水，我還能渡過黄河嗎？"於是

藉口有病向袁紹要求辭去，袁紹不同意，而且心裏對他很惱火，就減少他統率的部隊劃給郭圖指揮。

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説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内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

袁紹派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敗袁軍，殺了文醜。再次交戰，曹操活捉了袁紹的二位將領，袁紹軍中震動很大。曹操退回官度駐守，袁紹進兵占領陽武。沮授又勸袁紹説："北方軍隊雖然人多，但剛勁果决比不上南方軍隊；南方軍隊糧食少，而且儲備不如北方部隊。南方軍隊希望速戰速决，北方軍隊的有利之處在於慢慢推進。最好用緩慢持久的辦法，拖延時間。"袁紹不聽。袁紹將營壘相連，逐步推進，慢慢迫近官度，於是雙方會戰，結果曹軍失利，又退回營壘堅守。袁紹造起很高的望樓，又堆成土山，向曹操營中射箭，營中士兵都頂着盾牌行走。於是曹操用發石車發射石頭，將袁紹的望樓全部摧毁，軍中士兵稱爲"霹靂車"。袁紹挖掘地道想偷襲曹操，曹操馬上在營内挖出很長的壕溝攔住袁紹，并且派奇兵偷襲袁軍的運糧車，將其糧食全部燒毁。

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説紹可遣蔣奇别爲支軍於表，以絶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説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

雙方相持了一百多天，黄河南面的人疲憊不堪，很多人背叛曹操響應袁紹。袁紹派淳于瓊等人率領一萬多士兵向北迎接運糧的部隊。沮授勸説袁紹派蔣奇另外率一支部隊作爲外援，以切斷曹操的抄掠。袁紹不同意。許攸獻計説："曹操兵少而且全部人馬用來抵擋我軍，許縣剩下的守衛力量必然空虚很弱。如果另外派輕裝部隊，日夜兼行，突然襲擊，攻占許縣，曹操自然被捉。即使曹軍没有潰散，也可使他們兩頭奔命，一定能打敗曹操。"袁紹又不能采納。正好許攸家有人犯法，被審配關押，許攸感到不得志，就投奔曹操，并且建議曹操偷襲淳于瓊等人。淳于瓊等人當時在烏巢夜宿，距袁紹的部隊有四十里。曹操親自率領五千步兵和騎兵，連夜去攻打淳于瓊等人，將他們全部消滅。

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

袁紹起初得知曹操攻打淳于瓊，對長子袁譚説："就算曹操打敗淳于瓊，我攻占曹操的軍營，他必然没地方可回了。"於是派高覽、張郃等人進攻曹操軍營，攻不下來。二將聽説淳于瓊等人

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

戰敗，就投奔曹操。這時袁紹軍中驚恐慌亂，徹底潰敗。袁紹和袁譚等人頭戴幅巾，騎着馬，與八百名騎兵渡過黄河，到達北岸的黎陽，進入其將領蔣義渠的軍營。到蔣義渠帳中，袁紹拉着他的手說："我把性命托付給你了。"義渠讓出營帳給袁紹住，讓他發布命令。袁紹的部衆聽說袁紹活着，漸漸又聚到一起。剩下的部衆假裝投降，曹操將他們全部活埋，先後被殺的有八萬人。

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絶，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嘆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

沮授被曹操軍隊捉住，他大聲喊道："我是不投降的，衹是被捉住而已。"曹操看見沮授，對他說："不在一個地方，所以相互隔絶，没想到今日纔得到您。"沮授回答說："袁冀州謀略失誤，自己造成戰敗。我智識能力都有限，自然被捉住。"曹操說："袁本初没有謀略，不能采納您的計策。現在國家死喪禍亂超過十二年了，仍然不能平定，正準備同您一起想辦法。"沮授說："叔父、母親、弟弟的性命懸在袁氏手中，如果蒙您的好意，讓我快點兒死，這是我的福氣。"曹操感嘆說："我要是早點兒得到您，天下就不足以放在心上了。"於是將沮授赦免并厚待他。不久沮授企圖回到袁氏那裏，曹操就殺了他。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内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袁紹外表寬厚文雅，很有器量，憂愁喜悦不表現在臉上，但他本性驕傲，剛愎自大，不能聽取正確的意見，所以造成失敗。等到袁紹軍隊返回，有人對田豐說："您一定會受到重用。"田豐說："袁公表面寬厚但内心猜忌，不相信我的忠誠，而且我多次因爲說真話冒犯他。如果他得勝，一高興，一定能赦免我；打了敗仗，心中怨恨，内心的猜忌就會發作。要是出師得勝，我將得到保全，現在既然打敗了，我不指望活命了。"袁紹回來後，說："我没有采納田豐的意見，果然被他耻笑。"於是殺了田豐。

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

官度戰敗，審配的兩個兒子被曹操活捉。孟岱與審配有矛盾，就通過蔣奇對袁紹說："審配在任獨攬權力，宗族大，兵力强，而且兩個兒子在南方，他必定想反叛。"郭圖、辛評也這麽認爲。袁紹於是任命孟岱爲監軍，代替審配把守鄴縣。護軍逢紀同審配不和，袁紹就這件事詢問逢紀，逢紀回答說："審配天性剛烈率直，每次所

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紀由是更協。

說的話和所做的事，都仰慕古人的節操，不會因爲兩個兒子在南邊而做不義的事情，您不要對他懷疑。”袁紹說：“您不是討厭他嗎?”逢紀說：“從前所爭的屬於個人私事，現在所說的是國家大事。”袁紹說：“太對了。”於是没有罷免審配。自此審配、逢紀的關係更融洽了。

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

冀州的許多城邑背叛袁紹，袁紹又忙着攻打平定這些城邑。袁紹自戰敗以後就發病，建安七年夏天，袁紹去世。袁紹没來得及確定繼承人，逢紀、審配一向因爲驕傲奢侈使袁譚反感，辛評、郭圖都同袁譚親近而與審配、逢紀有矛盾。大家都認爲袁譚年長，想立袁譚。審配等人害怕袁譚即位以後辛評等人爲害自己，就假托袁紹的遺命，擁戴袁尚作爲繼承人。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

袁譚自稱爲車騎將軍，出兵進駐黎陽。袁尚給他的兵力很少，而且派逢紀跟隨他。袁譚請求增派軍隊，審配等人商議不給，袁譚發怒，殺了逢紀。

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

曹操渡過黄河進攻袁譚，袁譚向袁尚告急，袁尚於是留審配把守鄴縣，自己率軍隊援助袁譚，與曹操在黎陽對峙。自九月到第二年二月，雙方在城下大戰，袁譚、袁尚兵敗撤退。曹操準備包圍袁軍，袁軍於是連夜逃回鄴縣。曹操軍隊推進，袁尚迎面進攻，打敗了曹操，曹軍退回許縣。袁譚對袁尚說：“我方鎧甲不好，所以上次被曹操打敗。眼下曹操撤退，人人想着回家，趁着他們没有過河，出其不意發兵進攻，可以徹底擊潰曹軍，這個計策不可失去。”袁尚因懷疑而没有同意，既不給袁譚增派兵力，又不更换鎧甲。袁譚大怒，郭圖、辛評藉此機會對袁譚說：“要將軍的父親把將軍過繼給哥哥做後代的，都是審配用來構陷您的。”袁譚覺得有道理，就率兵攻打袁尚，雙方在外城城門交戰，袁譚戰敗，就率領部隊退回南皮。

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鬥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 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

別駕王脩率領官吏百姓從青州來援救袁譚，袁譚想回去再攻打袁尚，問王脩：“您有什麼主意?”王脩說：“兄弟好比左右手，假如一個人準備同人格鬥而弄斷自己的右手，說‘我一定勝你’，像這樣行嗎? 丢掉兄弟情分而不相親，天

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鬥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

下還有誰同他親近？近來有人從中挑撥離間造成爭鬥，用來謀取一時的利益，希望您堵住耳朵不要聽。要是殺掉幾個阿諛奉承的手下，兄弟重新親近和睦，來抵擋四方的敵人，可以橫行天下。”袁譚不聽。袁尚又親自率兵攻打袁譚，袁譚迎戰大敗，環城堅守。袁尚死命圍攻，袁譚逃往平原，并派潁川人辛毗去向曹操求救。

劉表以書諫譚曰：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絶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絶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弃親即仇之計已决，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强於一世也。未有弃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

劉表寫信規勸袁譚說：

上天降下災害，禍難大肆泛濫。當初結交不同族姓，匆匆結成同盟，結果使朝廷動蕩，倫常敗壞，因此有才智有遠見的人，無不痛心入骨，感傷同代人不能相互忍讓。然而我與您父親，志同道合，雖然楚魏兩地隔絶，山河遥遠，但我們盡心合力，共同輔助朝廷，不讓非同族的人干犯我們的同盟，斷送我們的友好，這是我與您父親共同一心的結果。可惜功績没有完成，您父親隕落歸天，賢明的後嗣繼承世統，繼續父親的大業。普施累代的恩德，登上大位，在鄴都摧毁威武的敵軍，在北方光大盛美的事業，轉身平定境内地區，虎視黄河以南，凡是加入我同盟的人，無不如影隨附。何曾想到青蠅飛上旗竿，費無忌一類的諂諛之人在兩軍之間游説，把同一個人的胳膊和大腿、前胸和脊背切斷成兩個身子。最初聽説這個消息，尚以爲不會如此，後來得到確實的消息，纔知道閼伯和實沈之間的怨恨已經形成，拋棄親人投靠敵人的主張已經決定，兩軍的戰旗在中原交會，裸露的尸體堆滿城下。聽到這些情況，我哽咽不能成聲，悲痛得死去活來。從前三王、五霸，到後來的戰國，國君和臣下之間、父親和兒子之間互相謀殺，兄弟相殘，親戚之間滅掉對方，似乎經常發生。然而有的人想成就稱王的大業，有的人想奠定霸主的功績，都是以武力奪取天下，以文德治理天下，從而謀求一代的富强。没有拋棄至親，和外族親近，動摇自己的根本，而又能在世間長久保持住的。

昔齊襄公報九世之仇，士匄

從前齊襄公爲報九世之仇，晉國的士匄

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仇國，交絶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仇，弃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况我族類，而不痛心邪！

完成荀偃所做的事情，《春秋》因此贊美他們行爲合義，君子稱道他們守信。荀偃對齊國的事情抱恨，比不上您父親對曹操的痛恨；士匄繼承荀偃的事業，比不上您繼承大統。而且有才德的人縱然逃避災難也不逃奔有仇的國家，縱然與人絶交也不訴説對方的壞話，何况忘掉先人的仇恨，抛棄親戚的親愛，而去做萬代忌諱的事情，給同盟的人留下羞耻呢！蠻夷戎狄之人將會出言譴責，何况我同一族類，能不感到痛心嗎？

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慚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弃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打算建立功業而被當時史書記載，打算一生保全祖宗祭祀的人，難道應該同胞手足間互相誹謗，計較得失嗎？要是袁冀州傲慢，不合爲弟的身份，没有知愧順從的操守，您應當貶抑意氣，降低身份，以助成大業爲重。待事情完成以後，讓天下的人評判誰對誰錯，不是道義很高的行爲嗎？現在夫人對您的反感比不上姜氏對鄭莊公的厭惡；兄弟之間的仇怨，比不上舜和象之間那麽嚴重。然而鄭莊公最終推崇了因大隧中母子團圓的和樂，舜最後將有鼻封給象。希望您抛開種種仇隙，回顧保持舊有的情義，恢復當初母子兄弟之間的親情。我正整治統率兵馬，如鵠引頸瞻望。

又與尚書諫之，并不從。

劉表又寫信給袁尚進行勸解，袁譚、袁尚都不肯聽從。

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吕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曹操於是還軍援救袁譚，十月到達黎陽。袁尚得知曹操渡過黄河，就放棄平原退回鄴縣。袁尚的部將吕曠、高翔背叛，投奔曹操，袁譚又暗中刻了將軍印，授給吕曠、高翔。曹操知道袁譚狡詐，就爲兒子曹整聘娶袁譚的女兒，使其安定，然後率軍隊歸還。

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

九年三月，袁尚讓審配留守鄴縣，再次率兵攻打平原。審配寫了一封信給袁譚，説：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剥亂國家，親疏一

我聽説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希望將軍舒緩心情，抑制怒火，看完在下的信。《春秋》所稱贊的道義，是國君爲社稷而死，忠臣爲國君的命令而死。假使企圖危害宗廟，擾亂國家，無論親疏都同樣受

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内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嘆。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睹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仇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	到譴責。所以周公流着眼淚判決管叔、蔡叔是死罪，季友殺叔牙而泣不成聲。爲什麽呢？道義爲重人爲輕，事情没辦法平息的緣故。過去先公廢黜將軍過繼給兄長做後代，確立我將軍作爲正統繼承人，上告祖宗神靈，下則記載於宗族譜牒，全國無論遠近，有誰不知道詳情！何曾想到凶逆之臣郭圖，妄自畫蛇添足，曲意阿諛奉承，挑撥至親，結果使將軍您忘記了孝友仁愛，因襲閼伯和實沈兄弟相争的事情，放縱部下抄掠騷擾，毁滅城池，屠殺官吏百姓，冤死的魂靈在幽暗的冥世哀痛，身受創傷的人横躺在草莽荆棘中。而且企圖得到鄴城，答應賞給秦胡之人，對財物和婦女，預先做了分配。還説："我雖然有老母親，不過使她身體完整而已。"聽到這話，無人不揮淚心痛，使太夫人憂愁哀痛，抑鬱煩悶，我冀州君臣日夜悲痛嘆息。如果拱手沉默，聽任您這麽做，那麽恐怕有違《春秋》所説爲國獻身的氣節，給太夫人造成没法預料的災難，損害先公非凡的事業。我將軍辭讓不能得到您的許可，所以發生了館陶戰役。在下想將軍極其孝順，這在幼年時就顯示出來；您的兄弟友愛的天性，與生俱來，加上您顯示出的聰明才智，行爲聰慧通達，遍覽從古到今的措施，看到興盛和失敗的徵兆，把顯耀和財物看得比糞土還輕，把名聲和高節看得比山岳還重。誰知您暗然不明，迷惑至深，拋棄賢明睿智的節操，積累仇怨，恣意忿恨，自取毁掉家庭的災難！翹首舉踵，伸長脖子，期待盼望仇敵，將自己的母親置於虎狼的口中，以滿足一時的心願，難道不令人痛心嗎？若是上天能够開導您的想法，使您改變主意，那麽我將軍願意趴在您的脚下悲痛哭泣，審配等也將伸直身子聽您砍殺。假使您仍不悔改，將自取其禍。希望您仔細考慮吉凶，給我們團圓還是決裂的答覆。
譚不納。	袁譚不肯采納。
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禮爲	曹操趁此機會進攻鄴縣，審配的部將馮禮作

内應，開突門内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壍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争利。操一夜浚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内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嘆息，遂斬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

内應，打開城下小門，讓曹操的三百多士兵進城，審配發現後，從城墻頂上用大石頭砸門，將城門關閉，結果進城的曹兵全部戰死。曹操於是環繞城墻挖了很深的濠溝，全長四十里，開始挖得很淺，看上去似乎可以越過。審配看到以後覺得可笑就没有出城争奪。曹操於一夜之間將壕溝拓寬加深，寬度和深度達二丈，引來漳河的水淹灌城中。自五月到八月，城内餓死的人超過一半。袁尚得知鄴縣危急，率領一萬多人回救鄴縣，曹操迎面攔截，打敗了袁尚，袁尚逃到漳水彎曲處扎下營寨，曹操又將其包圍，尚未合圍，袁尚害怕，派陰夔、陳琳請求投降，曹操不答應。袁尚衹好回頭逃奔藍口，曹操再次進兵，很快包圍了袁尚。袁尚的部將馬延等人臨陣投降，部衆徹底潰亂，袁尚逃往中山。曹操收得袁尚的輜重，獲得袁尚的印綬、符節、斧鉞和衣服物品，拿給城内的人看，城内守軍沮喪崩潰。審配向士兵下令説："要堅守死戰，曹軍很疲憊了。袁幽州正向這邊趕來，何用擔心没有主帥!"曹操出來巡視圍城情況，審配埋伏射手射曹操，差點兒射中。審配任命哥哥的兒子審榮擔任東門校尉，審榮夜間打開城門放曹軍進城，審配在城中抵抗，被活捉。曹操對審配説："我近來巡視圍城情況，你的箭怎會這麽多?"審配説："猶恨箭少。"曹操説："您對袁氏忠心，也是不得不這麽做。"曹操的意思不想殺他。但審配意氣雄壯，始終没有屈服的言辭，在場的人没有不嘆息的，曹操於是殺了他。曹操保全袁尚母親、妻子和孩子的性命，將財寶還給他們。高幹以并州投降，還讓他擔任刺史。

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閒，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

在曹操包圍鄴縣的時候，袁譚又背叛曹操，趁機抄掠攻占了甘陵、安平、勃海、河閒，進攻在中山的袁尚。袁尚戰敗，跑到故安投奔袁熙，袁譚將袁尚的人馬全部收過去，退回龍湊駐守。

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

十二月，曹操征討袁譚，在城門口扎下營寨，袁譚連夜逃往南皮，靠近清河邊駐守。第二年正月，曹操拚命進攻，袁譚想出戰，尚未交戰部隊已經潰散，袁譚披頭散髮，死命打馬逃跑，追趕他的人料想他不是一般人，加緊追趕。袁譚

我能富貴汝。”言未絶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

從馬上掉了下來，回過頭來説：“喂，小子過來，我能够使你富貴。”話没説完，頭已落地。這時候曹操殺了郭圖等人，將他們的妻子兒女也殺了。

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别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

袁熙、袁尚被他們的部將焦觸、張南攻打，投奔遼西的烏桓。焦觸自稱爲幽州刺史，驅使幽州境内的各郡太守、縣令縣長背叛袁氏，歸順曹操，并陳列幾萬人的軍隊，殺了白馬約盟，焦觸下令説：“違抗者殺頭！”衆人不敢抬頭看，一個個按次序歃血結盟。到别駕代郡人韓珩時，他説：“我蒙受袁公父子豐厚的恩遇，現在袁氏失敗逃亡，我的智慧不能挽救，我的勇力不能爲之而死，從道義説我對不住他們。如果要我向曹操北面稱臣，我不能這麽做！”在座的人全爲他驚慌變色。焦觸説：“做大事情，應當確立大義。事情成功與否，不指望某一個人。可以成全韓珩的志向，用來勸勉侍奉君主的臣下。”曹操聽説韓珩的氣節，非常推崇，多次徵召他，他不來，最後在家中去世。

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高幹再次背叛，拘捕了上黨太守，發兵把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親自征討高幹，高幹於是留下部將守城，自己到匈奴求救，没得到援兵，高幹自己與幾個人騎馬逃跑，想往南逃奔荆州，被上洛都尉抓住殺死。

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厩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强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閒，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

十二年，曹操征討遼西，進攻烏桓。袁尚、袁熙與烏桓迎戰曹操，戰敗而逃，與幾千親兵投奔遼東的公孫康。袁尚有力氣，先與袁熙商量説：“現在到遼東，公孫康必然見我，我一個人爲兄長親手殺了他，并且占領遼東，還可以用來擴大自己。”公孫康心裏也打算捉住袁尚來邀功，就事先在馬棚裏面安排了精强勇猛的士兵，然後出來邀請袁尚、袁熙。袁熙心中起疑，不想進去，袁尚强迫他進去，袁熙就同他一道進去。還没來得及坐下，公孫康喝使伏兵捉住他們，讓二人坐在結冰的地上。袁尚對公孫康説：“没死的時候，忍受不了寒冷，能給我們坐席嗎？”公孫康説：“您的頭顱馬上就要走萬里路，要席子幹什麽用！”於是砍下二人的腦袋送給曹操。

公孫度

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兔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度以爲己瑞。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并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公孫康，遼東人。父親公孫度，起初爲躲避做官而在玄兔當小吏，逐漸做官。中平元年，回到遼東當太守。他當太守敢於殺戮，郡内與他從無恩德的有名豪强被他殺掉的有一百多家。接着他向東攻打高句驪，向西進攻烏桓，他的威望盛行海邊一帶。這時朝廷正發生戰亂，公孫度仗着地方偏遠，自己暗中心懷僥幸。正好襄平的土地廟中長出一丈多高的大石，底部有三塊小石頭作爲石脚，公孫度認爲這是自己的祥瑞。初平元年，公孫度將遼東分爲遼西、中遼郡，同時設置太守。他又渡海收服東萊各縣，設置營州刺史，立自己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自己的父親公孫延爲建義侯。他建造漢高祖廟和世祖廟。又以天子名義在襄平城南設立土壇墠場，在城郊祭祀天地。另外，他設立帝王和諸侯耕種的農田，整治軍隊，乘坐天子的車子，設天子的旄旗和皇帝儀仗隊。建安九年，司空曹操上奏章推薦他爲奮威將軍，封他爲永寧鄉侯。公孫度死後，公孫康繼位，所以就占有了遼東地區。

劉表　劉琦　劉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温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是魯恭王的後代。劉表身高有八尺多，容貌温和，體態魁梧。他與同郡的張儉等人一道被人誹謗議論，稱爲“八顧”。皇帝下詔書逮捕黨人加以治罪，劉表逃走没被捉住。黨禁解除以後，劉表被大將軍何進召爲佐吏。

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詔書以表爲荆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

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了荆州刺史王叡，詔書任命劉表爲荆州刺史。當時長江以南同宗族結爲賊寇的很多，袁術的部隊又駐守魯陽攔住道路，劉表無法到達荆州，於是隻身騎馬進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一同商議對策。劉表對蒯越説：“同宗族結成的盗賊雖然多但大家并不歸附，如果被袁術利用，災難必然來臨。我想徵兵，擔心結合不起來，得采用什麼計策?”蒯越回答説：“治理太平的時候就以仁義爲先，治理戰亂的時候就首先要用權變的計謀。軍隊不在人多，重要的是得到合適的人才。袁術驕傲而且没有謀略，同族聚成的盗賊大多貪婪殘

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

暴。其中有我平時供養的人，要是派人告訴他們好處，他們必定率領部衆過來。您殺掉其中殘暴的人，任用其中有才能的人，您的聲威和恩德一旦樹立，人們就會用襁褓背負着孩子來投奔您。兵衆聚集，人們歸附，南部占領江陵，北部守住襄陽，荆州所轄八郡用一道檄文就可平定。袁公路即使來到，也無能爲力了。”劉表說：“對。”於是要蒯越派人去招誘同族聚成的盗賊的頭目，來的有十五個人，將他們全部殺掉并且出其不意攻取他們的部衆。衹有江夏的盗賊張虎、陳坐聚集人馬占據襄陽城，劉表派蒯越與龐季前去曉諭二人，他們纔投降。長江以南全部平定。許多太守縣令聽到劉表的威名，不少人解下印綬離去。劉表於是在襄陽整治軍隊，用以觀察時局的變化。

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黄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己援。

袁術與其堂兄袁紹有隔閡，而且袁紹同劉表相結交，所以袁術同孫堅南北聯合襲擊劉表。劉表戰敗，孫堅接着包圍襄陽。正好劉表的部將黄祖前來援救，孫堅被流箭射中而死，剩下的人全都退走了。到李傕等人進入長安，冬天，劉表派使者向天子進貢。李傕任命劉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他爲成武侯，持天子符節，作爲自己的援助力量。

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領，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奸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悦而服之。關西、兖、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

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從關中逃奔南陽，順道進攻穰城，被飛箭射中而死。荆州的官員部屬都來慶賀。劉表說：“張濟由於窘迫而來，主人沒有以禮相待，造成交戰，這不是我的想法，我接受吊唁而不接受慶賀。”派人接收張濟的部隊，士兵們聽了很高興，於是都歸順了劉表。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領零陵、桂陽三個郡背叛劉表，劉表派軍隊圍攻，打敗了張羨，平定了這些地區。這樣劉表拓展的地區很廣，南部和五嶺相接，北部擁有漢川，方圓有幾千里，披甲的戰士有十多萬。起初，荆州的民情容易騷擾，加上四方到處震動恐懼，寇賊猖獗，所以處處動蕩不安。劉表召喚勸導有方，武力和安撫協調并用，盗賊中奸惡狡猾的老賊更是爲他出力，萬里之内全部削平，無論年老的年少的對他都心悦誠服。關西、兖州、豫州的學者文人來投奔的有幾千人，劉表給予安撫周濟，這些人都得到資助周全。於是劉表建立

容自保。

學校，廣泛訪求身懷儒術的人，像綦毋闓、宋忠等人撰成《五經》章句，稱爲後定。劉表愛護百姓，供養士人，從容守住荆州。

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别駕劉先説表曰："今豪桀并争，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虚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憚使，强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

曹操和袁紹在官度互相對峙時，袁紹派人要求援助，劉表答應了，但没派兵去，也不增援曹操，而且想静觀天下的變化。從事中郎南陽人韓嵩、别駕劉先勸説劉表："現在豪傑互相較量，兩個强有力的人互相對峙，天下的關鍵在您身上。若是想有所作爲，趁着他們疲憊時起兵，這是可行的辦法；如果不想這樣，一定得選擇合宜的措施，怎麽能够擁有十萬軍隊，坐觀他人的成敗，别人要求援助而不去援救，見到賢明的人又不願歸順呢！這樣，兩方的怨恨一定集中到您身上，恐怕您不可能得到中立了。曹操善於用兵，而且賢明傑出的人大多投奔曹操，這種形勢一定能擊敗袁紹，而後調動部隊攻向長江、漢水一帶，恐怕將軍抵抗不了。眼下最好的辦法，不如將整個荆州歸順曹操，曹操必然看重感激將軍，您可以長久地享有福禄地位，傳給後代，這是萬分完善的計策。"蒯越也這麽勸劉表。但劉表遲疑不决，就派韓嵩到曹操那裏觀望虚實。劉表對韓嵩説："現在天下不知道誰能平定，但曹操擁戴天子定都許縣，您替我去看看虚實。"韓嵩回答説："據我看以曹公的賢明，一定能够實現統一天下的心願。將軍如果想歸順曹操，派我去可以；如果猶豫不决，我到京師，天子送給我一個官職，我的推辭没被同意，那我就成了天子的大臣、將軍過去的部下。在天子身邊就爲天子盡忠，不再爲您獻身了。希望您重新考慮。"劉表認爲他害怕出使，强迫他去。到許縣以後，天子果然任命韓嵩爲侍中、零陵太守。回來以後，韓嵩極力稱贊天子和曹操的恩德，勸説劉表派兒子入侍。劉表大怒，認爲韓嵩懷有二心，就陳列軍隊，辱駡韓嵩，準備殺他。韓嵩面不改色，慢慢講述臨走時説過的話。劉表的妻子蔡氏知道韓嵩的賢德，勸阻了劉表。劉表仍然怒火未息，就拷問打死了韓嵩的隨行人員。劉表瞭解到韓嵩没有其他意圖，衹將他囚禁而已。

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荆州，表厚

六年，劉備從袁紹那裏來投奔荆州，劉表厚

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待劉備，與他結交，但不能用他。十三年，曹操親自率軍征討劉表，未到荊州。八月份，劉表背上生惡瘡而去世。劉表在荊州近二十年，家中沒有多餘的積蓄。

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侄，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并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

劉表有兩個兒子：劉琦和劉琮。起初，劉表認爲劉琦相貌長得像自己，非常喜歡他，後來爲劉琮娶後妻蔡氏的侄女爲妻，蔡氏於是喜歡劉琮而討厭劉琦，劉表每天都聽到詆毀劉琦稱贊劉琮的話。劉表深深寵幸後妻，所以每次都相信接受這些話。另外，劉表的妻弟蔡瑁和外甥張允一并被劉表重用，他們又同劉琮要好。劉琦感覺自己不安全，曾經同琅邪人諸葛亮商量保住自己的辦法。諸葛亮開始不回答。後來兩人一起登上高樓，接着劉琦就要人拿走梯子，他對諸葛亮說：“今天頂上見不着天，下面見不着地，話從您口中說出就進了我的耳朵，您可以講了嗎？”諸葛亮說：“您沒有看到申生在國內反而危險，重耳居住國外反而安全嗎？”劉琦心中感悟，暗中謀劃出去的辦法，正好劉表部將江夏太守黃祖被孫權殺死，劉琦就要求接任這個職位。

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托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人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説琮歸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强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

到劉表病重時，劉琦回來探視疾病。由於劉琦素性仁慈孝順，張允等人害怕他見到劉表以後兩人動了父子之情，劉表重新有讓他繼位的意思，就對劉琦說：“將軍命令您統理江夏，這責任至關重大。現在您丟下部衆擅自前來，一定會受到怒責。破壞父親的興致，加重他的疾病，這不合孝敬的道理。”於是將他擋在門外，不讓他見到劉表。劉琦流着眼淚離去，許多人聽到後都爲之傷嘆。這樣就以劉琮繼位。劉琮以諸侯印授給劉琦，劉琦發怒，將印摔到地上，準備藉奔喪發難。恰好曹操大軍到達新野，劉琦逃奔江南。蒯越、韓嵩以及東曹掾傅巽等人勸說劉琮歸順投降曹操。劉琮說：“現在與各位擁有整個楚國的地盤，保住先君的事業，用來觀望天下局勢，爲什麼不可以呢？”傅巽說：“反叛和歸順存在重要的原則，强大和弱小存在確定的形勢。以人臣的身份去同天子對抗，這是悖逆之道；憑藉剛剛創成的楚地去抵擋中央大國，必定危險；爲了劉備而同曹公敵對，不值得。這三方面都是短處，而

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

想以此抵擋王師的兵鋒，這是必然滅亡的道路。將軍自己估計同劉備相比怎樣？”劉琮說：“我不如他。”傅巽說：“如果憑劉備的能力都不足以抵擋曹公，那麽即使擁有整個楚地也不能保住自己。要是劉備足以抵擋曹公，那麽劉備不會在您手下了。希望將軍不要懷疑。”

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禄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

等到曹操的軍隊到達襄陽，劉琮以整個荆州請求投降，劉備奔往夏口。曹操任命劉琮爲青州刺史，封他爲列侯。蒯越等十五人被封爲侯。接着曹操將韓嵩從囚牢中放出來，由於他的名望很高，所以對他特别以禮相待，要他列舉品評荆州的人才好壞，他所推舉的都被提拔任用。任命韓嵩爲大鴻臚，以朋友相處的禮節對待他。任命蒯越爲光禄勳，劉先爲尚書令。起初，劉表同袁紹結交，侍中從事鄧義加以勸阻，劉表不聽，鄧義藉口生病告退，在劉表活着時一直没有做官，曹操任命他爲侍中。其他人不少都做到大官。

操後敗於赤壁，劉備表琦爲荆州刺史。明年卒。

曹操後來在赤壁戰敗，劉備上書推舉劉琦做荆州刺史。第二年去世。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决敵，則悍夫争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佷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踪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論曰：袁紹最初由於豪放俠義得到許多人，於是心懷稱雄爲霸的意圖，天下凡能當兵上陣高舉大旗的人，全都打着袁氏的名義。及至到戰場上同敵人决戰，勇悍的人就爲他拚命；帷幄中深謀遠慮，有智識的人就會爲他盡心籌劃。他所憑藉的條件是多麽强大啊！韓非說：“凶狠剛猛而不温和，對於錯誤一意孤行而喜歡争强鬥勝，輕視嫡妻所生的兒子而看重庶出的兒子，這可以説是滅亡的徵兆。”劉表的道德没有超出其他人，但想躺着收取上天的命數，仿效三分天下，這簡直像木偶人一樣地愚蠢。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强南夏。魚儷漢舳，雲屯冀馬。窺圖訊鼎，禋天類社。既云天工，亦資人亮。矜强少成，坐談奚望。回皇冢孽，身頹業喪。

贊曰：袁紹容貌寬宏雅致，劉表也算忠厚長者。一個在黄河以北稱雄，一個在中原的南部逞强。漢水的戰船密得像魚群一樣連貫，冀州的戰馬多得像雲層一樣聚合。由此想窺伺圖讖，問鼎王位，禋祀上天，類祭社神，雖然説出於天意，但也憑藉人的信義。自恃强大的人少有成功，坐着清談的人能指望什麽？在嫡子和寵愛之間抉擇不定，所以造成身敗名裂，事業覆滅。

後漢書卷一百五

列傳第六十五

劉袁吕傳

劉焉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是魯恭王的後代。肅宗時，劉氏搬到竟陵居住。劉焉年輕時在州郡任職，因爲是皇帝宗室而被授予郎中一職。離任以後劉焉住在陽城山，專心學問，傳授弟子。後被舉薦爲賢良方正，逐步升任南陽太守、宗正、太常。

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郤儉在政煩擾，謡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凉州刺史耿鄙并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僕黄琬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當時靈帝政治教化衰敗殘缺，到處發生兵亂，劉焉認爲刺史的職權小，既没有能力制止，所任用的人又不勝任，因而經常增加暴亂，於是建議改設牧伯，鎮撫一方，慎重挑選擔任重要職位的大臣去當牧伯。劉焉暗中謀求交阯太守，以躲避當時禍亂。他的建議没來得及實施，趕上益州刺史郤儉施政攪擾百姓，謡言傳得很遠，而且并州刺史張懿、凉州刺史耿鄙均遭寇賊殺害，所以劉焉的提議得到采納。劉焉被派出擔任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僕黄琬擔任豫州牧，宗正劉虞擔任幽州牧，都以原先職位的俸禄當州牧。州牧地位的重要，自這裏開始。

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郤儉，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閒，破壞三郡。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居綿竹。撫納離叛，務行

這時，益州賊馬相也自稱爲"黄巾"，聚集起幾千爲勞役所苦的百姓，先殺了綿竹令，進攻雒縣，殺了郤儉，接着攻打蜀郡、犍爲，一個月内，就攻下毁壞了三個郡。馬相自稱"天子"，部衆達十多萬人。馬相派兵攻克巴郡，殺了巴郡太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原先帶了幾百士兵在犍爲駐防，於是集合官吏百姓進攻馬相，擊敗了馬相，賈龍派官吏士兵迎接劉焉。劉焉上任後，任命賈龍爲校尉，將他遷到綿竹居住。劉焉安撫收

寬惠，而陰圖異計。

容逃跑反叛的人，極力實行寬容恩惠的政策，但內心打算反叛。

沛人張魯，母有恣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與别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絶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

沛國人張魯，母親長得漂亮，加上懂得神鬼邪説，和劉焉家有往來，劉焉就任命張魯爲督義司馬，與别部司馬張脩率兵出其不意殺了漢中太守蘇固，切斷斜谷，殺死來往的使者。張魯已經占領漢中，就又殺了張脩并且合并了他的部隊。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他事，殺州中豪强十餘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并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并從獻帝在長安，唯别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範及誕并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疽發背卒。

劉焉想通過設立嚴厲的刑法達到妄自尊大，就以其他事爲藉口殺了州内的十多個豪强，弄得士人百姓都埋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和賈龍一道反叛，被劉焉打敗，反叛的人全被殺死。自此以後，劉焉的意氣漸漸强横，就製造了天子的乘車和一千多輛輜重車。劉焉有四個兒子，劉範擔任左中郎將，劉誕擔任治書御史，劉璋擔任奉車都尉，他們都跟隨獻帝在長安，祇有别部司馬劉瑁隨劉焉在益州。朝廷派劉璋曉諭劉焉，劉焉將劉璋留下，不讓他回去。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劉範商量殺死李傕，劉焉派五千蜀兵相助，結果被打敗，劉範和劉誕均被殺死，劉焉已經由於失去兩個兒子而傷心，又遇天火燒掉城中府内的車子輜重，大火還燒着了百姓的房屋，客舍城邑燒得蕩然無存，劉焉祇好搬到成都居住，接着背生毒瘡而死。

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温仁，立爲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朐䏰備表。

益州的大官員趙韙等人貪圖劉璋温和仁慈，將他立爲刺史。皇帝下詔書就任命劉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任命趙韙爲征東中郎將。在此以前荆州牧劉表上書告發劉焉僭越身份，在乘車器物衣服方面和天子比擬，因此趙韙駐兵朐䏰以防備劉表。

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

起初，南陽、三輔的幾萬家百姓流亡到益州，劉焉將他們全部收爲部衆，稱爲“東州兵”。劉璋性情柔弱寬容，缺乏威信謀略。東州人侵凌横暴，成爲百姓的災難，劉璋没有能力制止，舊有的士人相當埋怨并且叛離。趙韙在巴中，很得百姓士兵的歡心，劉璋將大權交給他。趙韙見到民心不和，就暗中勾結州中的世家望族。建安五年，趙韙掉轉兵力共同進攻劉璋，蜀郡、廣漢、犍爲都背叛劉璋響應趙韙。東州人害怕被殺頭，就同心協力，爲劉璋死戰，結果打敗了叛軍，進

攻在江州的趙韙，殺了趙韙。

張魯以璋暗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

張魯因爲劉璋糊塗懦弱，不再順從。劉璋發怒，殺了張魯的母親和弟弟，并且派部將龐羲等人攻打張魯，但多次被張魯打敗。張魯的部隊大都部署在巴郡地區，所以劉璋任命龐羲爲巴郡太守。張魯乘機偷襲攻占了巴郡，終於在巴郡漢中一帶稱雄。

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别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絶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

十三年，曹操親自率兵征討荆州，劉璋於是派出使者致以敬意。曹操加封劉璋爲振威將軍，封其兄劉瑁爲平寇將軍。劉璋因此派别駕從事張松到曹操那裏，但曹操没有按禮節接待。張松心裏懷恨，回來後勸説劉璋同曹操斷絶關係，而同劉備結成友好。劉璋接受了張松的意見。

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内懷恐懼，松復説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璋主簿巴西黄權諫曰："劉備有梟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

十六年，劉璋聽説曹操將派兵到漢中征討張魯，心中恐懼，張松又勸説劉璋迎接劉備來抵擋曹操。劉璋立刻派法正率部隊迎接劉備。劉璋的主簿巴西人黄權勸阻説："劉備有驍勇的名聲，現在要是以部下的身份對待他，就没法滿足他的心願；要是以賓客的身份對待他，一國不容二主，這不是使自己安全的辦法。"從事廣漢人王累將自己倒吊在益州城門上勸阻劉璋，劉璋全都不予采納。

備自江陵馳至涪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敕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歸其財寶，後以病卒。

劉備從江陵騎馬趕到涪城，劉璋率領幾萬步兵騎兵與劉備相會。張松勸説劉備見面時偷襲劉璋，劉備心中不忍。第二年，劉備外出駐守葭萌。張松的哥哥廣漢太守張肅害怕災難臨頭，就把張松的圖謀禀告了劉璋，劉璋將張松收捕處死，下令所有關隘的守衛部隊封鎖道路。劉備大怒，掉轉兵力攻打劉璋，兵鋒所指全都攻克。十九年，劉備進兵包圍成都，圍了幾十天，這時城中有三萬精良部隊，糧食够支持一年，官吏百姓都想抵抗。劉璋説："我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没有給百姓施加恩德，却打了三年，許多人死在草莽野外，祇是因爲我的緣故。我怎麽能够安心！"於是打開城門，出城投降，部下没有不哭的。劉備將劉璋遷到公安，將財寶歸還給他，後來劉璋因病去世。

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

第二年，曹操打敗張魯，平定漢中。

張魯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貢獻。

張魯字公旗。起初，張魯的祖父張陵，順帝時客居蜀中，在鶴鳴山中學習道術，製作符籙文書，用來迷惑百姓。接受張陵道法的總是拿出五斗米，所以被稱爲“米賊”。張陵傳給兒子張衡，張衡傳給兒子張魯，張魯於是自稱爲“師君”。那些前來學道的人，開始叫做“鬼卒”，後來叫做“祭酒”。祭酒各自統領部下，人數多的稱爲“理頭”。他們一律用誠實信義要求大家，不許欺騙虚妄，誰有病衹要他說出自己所犯的過錯就行了。所有祭酒都在路邊造起義舍，跟驛站相同，放上米和肉供給來往行人。來吃飯的人根據自己的飯量取用，拿得過多鬼就會使他生病。觸犯法令的人先原諒三次，然後用刑。他們不設長官佐吏，祭酒就負責管理，百姓和夷民都信服歸順。朝廷無力討伐，就派人去授予張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接受他的進貢。

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户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

韓遂、馬超之亂時，關西百姓投奔張魯的有幾萬家。當時有人在地下得到玉印，部下想尊奉張魯爲漢寧王。張魯的功曹閻圃勸阻説：“漢川的百姓，超過十萬家，四面險要堅固，財物富足，土地肥沃，上策輔助天子，就可成爲齊桓公和晋文公，次之也可以和竇融相比，不會失去富貴。現在以天子名義設置官員，權力足可殺伐專斷。匆匆忙忙稱王，必定種下禍根。”張魯采納了他的意見。

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説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鋭，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户，將還中國，待以

張魯在漢川將近三十年，得知曹操征討他，已經到達陽平關，想以整個漢中投降。張魯的弟弟張衛不答應，率領幾萬人堅守陽平關抵抗。曹操擊敗張衛，殺了他。張魯得知陽平關失陷，準備請罪歸降。閻圃説：“眼下因情况緊急投降，功勞比較小，不如暫且依憑巴中地區，然後歸順，功勞必定大。”這樣，張魯就逃奔南山，手下人想把珍寶物品倉庫全部燒掉，張魯説：“本來想歸順朝廷，心願未能實現。今日逃走，目的是避開兵鋒，并没有惡意。”於是封閉府藏而去。曹操進入南鄭，對張魯很是稱贊。又因爲張魯原本抱有善意，就派人對他加以慰問安撫。張魯隨即同家人部屬出來迎接曹操，曹操授予他鎮南將

客禮。封魯五子反閻圃等皆爲列侯。

軍一職，封爲閬中侯，食邑一萬户。曹操準備回中原，以賓客的禮節對待張魯，封張魯的五個兒子和閻圃等人爲列侯。

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

張魯去世後，謚號爲原侯，他的兒子張富繼承官職。

論曰：劉焉睹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庶乎見幾而作。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輪利器，静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論曰：劉焉目睹時局正處艱難，先謀求能够後於他人滅亡的處所，希望見機而崛起。地域遼闊，就會産生驕傲自大的心理；財富豐足，僭越奢侈的欲望就會發展，這本來是常人必定到達的境界。劉璋能够封鎖關隘，積蓄力量，守衛治理先人的版圖，還可以隨着歲月變遷堅持下去，但他慌忙交出權力，坐等接受放逐排斥，真是所謂身披虎皮的羊，一見豺狼就嚇得要死，可嘆啊！

袁術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袁逢的兒子。年輕時以有俠氣出名，經常與公子哥們田獵游玩，後來有很大改變。他被舉薦爲孝廉，經多次調任做到河南尹、虎賁中郎將。

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

當時董卓準備改立皇帝，任命袁術爲後將軍。袁術害怕捲入董卓的禍亂，跑到南陽。正好長沙太守孫堅殺死南陽太守張咨，率領部隊服從袁術。劉表上書推薦袁術擔任南陽太守，袁術又上書舉薦孫堅領豫州刺史，讓孫堅率領荆州、豫州的部隊，在陽人擊敗了董卓。

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托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

袁術的堂兄袁紹趁孫堅討伐董卓没回來，路途遠，派部將會稽人周昕奪取了孫堅的豫州。袁術很生氣，打跑了周昕。袁紹商量想立劉虞爲皇帝，袁術喜歡放縱，害怕立年長的人做皇帝，就藉口公衆的意見不肯答應，積到一塊兩人就産生了隔閡。於是兩人各自結交黨羽作爲外援，用以打對方的主意。袁術結交公孫瓚，而袁紹聯合劉表。豪傑之士大都依附袁紹，袁術發怒説："這些豎子不跟隨我，反而跟隨我家的奴僕嗎?"又寫信給公孫瓚，説袁紹不是袁氏所生，袁紹知道後大怒。初平三年，袁術派孫堅攻打在襄陽的劉表，孫堅戰死。公孫瓚要劉備同袁術合謀共同逼迫袁紹，在袁紹和曹操的聯合進攻下，全被打

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温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

敗。四年，袁術率領部隊進入陳留，駐扎在封丘。黑山剩下的賊寇以及匈奴於扶羅等幫助袁術，在匡亭與曹操會戰，結果大敗。袁術退兵守保雍丘，又率領剩下的人馬奔往九江，殺了揚州刺史陳温，自己領揚州刺史，還兼稱徐州伯。李傕進入長安，想結交袁術作爲外援，就任命袁術爲左將軍，假節，封他爲陽翟侯。

初，術在南陽，户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黄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内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興之！"術不説。

起初，袁術在南陽時，尚有幾十萬户、幾百萬人口，但他不注意整治法令制度，靠抄掠積蓄，奢侈放縱，貪得無厭，百姓對他很厭惡。袁術年輕時見到讖書上説"取代漢朝的是當塗高"，就是説自己的名字和讖書符合。又因爲袁氏出於陳國，是舜的後代。以黄德代替赤德，符合五德運行的次序，所以心存僭越反叛的想法。他聽説孫堅得到了傳國璽印，就關押孫堅的妻子奪得璽印。興平二年冬天，天子流離在外，在曹陽戰敗。袁術大會部下，對他們説："現在全國形勢紛擾混亂，劉氏衰弱。我家四代擔任三公宰相，百姓歸順，我想上應蒼天，下順民心，你們大家看怎麽樣？"衆人都不敢回答。主簿閻象上前説道："過去周朝從后稷到文王，積累恩德和功績，擁有三分之一的天下，還服從事奉殷天子。您雖然世代興旺，能比得上周朝的昌盛嗎？漢室雖然衰弱，也没有到殷紂衰敗的地步。"袁術啞口無言，派人召張範，張範推托生病，派弟弟張承前來應付。袁術問張承："從前周天子衰敗，就出現齊桓公、晋文公的霸業；秦朝政治混亂，漢朝接替秦朝取得政權。現在我憑藉廣闊的土地，衆多的士人和百姓，想向齊桓公求福，和漢高祖比擬功業，可以嗎？"張承回答説："這取决於德行而不在人多。要是能够施行德政，符合天下人的需要，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可以成爲霸主天子。如果僭越犯上，不加節制，違背時勢去做，這是大家要廢棄的，誰又能使它興盛呢？"袁術聽了很不高興。

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

自孫堅死後，他的兒子孫策又統領孫堅的部下，袁術派孫策進攻楊州刺史劉繇，打敗了劉繇，孫策趁機占領江東。孫策聽説袁術準備僭稱天子，寫信勸阻袁術説：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宫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争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强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悦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董卓殘暴無道，凌逼毒虐朝廷，對太后施加毒手，凶殘波及弘農，天子流離在外，皇宫宗廟被燒毀，因此豪傑之士憤然勃發，迅速崛起。元凶董卓死後，年幼的天子東返，就派出使者，奉了朝廷命令，宣揚朝廷恩德，要求停止戰争，修治文德，與朝廷一道從頭開始。然而黄河北面的袁紹聯合黑山賊寇存有不良企圖，曹操禍害東部徐州，南面劉表在荆州僭號并製造禍亂，公孫瓚在長城以北反叛，劉繇憑藉武力割據，劉備争奪盟主，所以没能聽從收起武器停止戰争的命令。原以爲您同國家想法一致，但您丢下國家不管，完全抱着自己奪取天下的打算，這恐怕不是全國對您所抱的期望。成湯討伐桀，説“有夏罪惡很多”；周武王討伐紂，説“殷朝的罪惡很重”。這兩位天子，雖然有聖明的道德，假使當時的天子没有不合道德的罪過，就無從强取天下。現在的皇上對天下并非犯有罪惡，衹是因爲年紀小，被强暴的大臣脅迫，與成湯周武王時代不同。另外，聽説年幼的皇上賢明有識，聰慧敏捷，有早熟的資質，天下雖然還没有享受到皇上的恩澤，但心裏都歸順他。假使輔助天子，振興朝廷，那麽就具有周公旦、召公奭的美德，這是天下人的期望。您家五代繼承漢家宰相職位，顯貴受寵的興旺程度，誰都没法相比，所以應該效忠朝廷，守持節操，以報答天子。當代人不少受圖讖緯書的迷惑，把毫不相干的詞句胡亂附會到一起，衹是爲了討主子的歡心，不管成敗的大計。這是從古到今慎之又慎的事情，怎麽可以不認真考慮！忠言逆耳，不同的意見招致仇恨，但衹要對尊貴賢明的人有好處，我就不敢隱瞞不説。

術不納，策遂絶之。

袁術聽不進去，孫策於是同他斷絶了往來。

建安二年，因河内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吕布，并爲子娉

建安二年，袁術利用河内人張炯編造的符命，終於僭稱名號，自稱爲“仲家”。他任命九江太守爲淮南尹，設立公卿百官，在郊外祭祀天地。他派使者將僭稱名號的事告訴吕布，并且爲

布女。布執術使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度淮，留張勳、橋蕤於蕲陽，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閒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

兒子聘娶吕布的女兒。吕布抓了袁術的使者送往許縣。袁術大怒，派部將張勳、橋蕤攻打吕布，大敗而歸。袁術又率領部隊進攻陳國，引誘殺死了陳國王劉寵和陳國相駱俊，曹操於是親自征討袁術。袁術知道後非常害怕，立刻渡過淮河逃跑，留下張勳、橋蕤在蕲陽抵擋曹操。曹操擊敗二人并殺了橋蕤，張勳退兵逃走。袁術軍隊弱小，主要將領又死了，衆叛親離。加上天旱，糧食歉收，士人和百姓飢寒交迫，長江、淮河一帶糧食都快吃光了。當時舒仲應擔任袁術的沛國相，袁術給他十萬斛米作爲軍糧，舒仲應將糧食全部分給飢餓的百姓。袁術聽到後大怒，陳列部隊準備殺他。仲應説："我知道一定要死，所以這麽做。我情願以自己一人的性命，從災難困苦中救出百姓。"袁術下馬拉着他的手説："仲應，您衹想自己享有天下美名，而不願意與我共同分享嗎?"

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飢困，莫之簡恤。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宫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禄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户百萬，以强則莫與争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絶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

袁術雖然自矜名聲，變幻莫測，但天性驕傲放縱，自尊自大，瞧不起他人。等到竊僭名號時，荒淫奢侈日益嚴重。姬妾幾百個，没一個不是身穿用絲織成的衣服，吃着美食佳肴，而部下飢餓窮困，他絶不去省察體恤。這樣，財産全被用光，無法自我立足。建安四年的夏天，袁術就燒掉宫室，投奔在灊山的部下陳簡、雷薄，又被陳簡等人拒絶，終於非常窮困窘迫，士兵們潰散逃走。袁術憂愁憤懣，不知道怎麽辦，就將稱號送給袁紹，説："天命離開漢室已經很久了，靠天下人扶持，政權出自私門。英雄豪傑争奪追逐，分割地盤。這同周朝末年的七國没有兩樣，衹有强大的一方吞并他方。袁氏禀受天命應當統治天下，符命祥瑞粲然昭著。現在您擁有四個州，户口達百萬人，論勢力誰都不可能同您争强，論地位誰都不可能比您高。曹操雖然想扶助衰弱的朝廷，怎麽能够將斷掉的天命重新接上，將已經滅亡的朝廷重新振興呢？我恭敬地將天命送給您，希望您使它振興。"袁紹心裏暗暗同意袁術的看法。

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

袁術想往北到青州投靠袁譚，曹操要劉備攔住去路，袁術過不去，又退回壽春。六月，到達

月，至江亭。坐簣床而嘆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宫，子曜仕吴爲郎中。

江亭。袁術坐在竹床上嘆氣説："袁術就弄到這種地步嗎?"袁術由於憤慨而鬱積成病，吐血而死。他的妻子兒女投靠袁術從前的部下廬江太守劉勳。孫策打敗劉勳，他們又被孫策收容照看。袁術的女兒選入孫權後宫，兒子袁曜在吴國擔任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强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論曰：天命的徵兆應驗，可以看得見，但説不出來。然而大致禀受天命的人，恐怕是歸結於信義順應吧！做事不順應道，雖然力量强大，智謀衆多，不可能得到天命。企圖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東西，逐漸喪失忠誠信義，權變奸詐的事情就發生了。何況又苟且放縱去做，難道用來欺騙上天嗎？雖然利用符命僭稱天子，但送還又哪能够爲人所容呢！

吕布

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内，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

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由於武藝高强作戰勇猛而在并州供職。刺史丁原擔任騎都尉，在河内駐扎，任命吕布爲主簿，對他很親近。靈帝崩時，丁原接到何進的徵召，率領軍隊到洛陽，任執金吾。適逢何進戰敗，董卓引誘吕布殺死丁原并且吞并了他的部隊。

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内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温侯。

董卓任命吕布爲騎都尉，同他發誓結爲父子，對他十分欣賞信任。不久，吕布升任中郎將，被封爲都亭侯。董卓知道自己凶惡放縱，平時心裏猜疑害怕，出門住宿經常要吕布保護自己。吕布有次弄得董卓不太高興，董卓拔出小戟向吕布擲去。吕布動作敏捷得以躲過，并且换了笑臉賠罪，董卓纔心平氣和。但吕布自此以後心中暗恨董卓。董卓又要吕布把守正中的閤門，而吕布私下與董卓的親幸侍女私通，心中愈益覺得不安，就去拜見司徒王允，告訴王允差點兒被董卓殺掉的情形。當時王允正與尚書僕射士孫瑞秘密謀劃殺掉董卓，就將情況告訴吕布，要他做内應。吕布説："對父子關係怎麽處理?"王允説："您自個兒姓吕，本來不是親生骨肉。現在連死都没時間想，哪裏顧得上父子關係？董卓向您擲戟的時候，難道存有父子之情?"吕布就答應了王允，於是在閤門口刺死了董卓，事情已經見於《董卓傳》。王允任命吕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

同三司，爵封溫侯。

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

王允既然不肯赦免涼州人，因此董卓的部將李傕等人就相互聯合，掉轉兵力進攻長安。吕布與李傕交戰失敗，就率領幾百名騎兵，把董卓的腦袋繫在馬鞍上，逃出武關，奔往南陽。袁術待吕布很不錯，吕布仗恃自己殺了董卓，對袁氏有恩，就放縱部下抄掠。袁術很頭疼，吕布心裏不安，又離開袁術到河内投奔張楊。當時李傕等人懸賞捉拿吕布很緊，張楊的手下將領都在打吕布的主意。吕布害怕，對張楊説："我與您同鄉，眼下殺掉我，您的功勞未必很大。不如將我活着獻出去，可以大大得到李傕等人的封爵和寵幸。"張楊認爲吕布説得有道理。不久，吕布得以逃出，投奔袁紹，袁紹與吕布攻打在常山的張燕。張燕有一萬多精兵、幾千騎兵。吕布經常騎着能够騰躍城墻、飛跨壕溝、名叫赤兔的良馬，與手下猛將成廉、魏越等幾十個人騎馬衝擊張燕的軍陣，有時一天去三四次，每次都砍了敵人的首級回來。連續作戰十多天，終於打敗了張燕的軍隊。吕布仗恃自己的戰功，再次向袁紹要求增加軍隊，袁紹不答應，而吕布手下的將領士兵大都凶惡殘暴，袁紹很頭疼。吕布感覺不安，就請求回洛陽。袁紹同意他的要求，以天子名義任命吕布領司隸校尉，派猛士送吕布而暗中要他殺掉吕布。吕布懷疑袁紹打自己的主意，就派人在營帳中彈着箏，自己悄悄逃了出去。袁紹的部隊深夜撲來時，吕布已經逃走了。袁紹知道後，擔心吕布對自己不利，懸賞派人追趕吕布，而這些人没有一個敢於逼近吕布，這樣吕布得以投歸張楊。途中經過陳留，太守張邈派人迎接吕布，對他款待，臨分手時兩人握住對方手臂發誓結好。

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宮因説邈曰："今天下分崩，雄

張邈字孟卓，東平人，自小以行俠著稱。起初被公府召用，不久升爲陳留太守。董卓之亂時，張邈與曹操一同興起義兵。到袁紹當上盟主，露出驕傲的神色，張邈以剛正的道義責備袁紹，袁紹已經怨恨張邈，又得知他與吕布關係密切，就要曹操殺掉張邈。曹操不理睬，但張邈心中不安。興平元年，曹操向東攻打陶謙，派將領武陽人陳宮駐守東郡。陳宮趁機勸説張邈："現

桀并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吕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横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宫等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

在天下分裂，英雄豪傑同時崛起，您擁有十萬人的隊伍，處在可以四面作戰的地方，按劍雄視天下，是可以做人中豪傑，反而被人控制，不是太卑下了嗎？現在本州的軍隊東征，其地空虛，吕布是猛士，善於作戰，英勇無敵，將他接來一同占據兖州，觀望天下形勢，等候時事的變化好轉，這可以縱横一世。”張邈聽從陳宫的意見，就同弟弟張超和陳宫等人迎接吕布，請他當兖州牧，占據濮陽，兖州所屬郡縣一同響應。

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閒，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

曹操知道後率領軍隊攻打吕布，雙方多次交戰，相持一百多天。這時發生天旱，又有蝗蟲爲害，糧食不够，出現了人吃人。吕布將部隊移到山陽駐扎。興平二年中，曹操將兖州各城全部收復，在鉅野擊敗吕布，吕布東逃投奔劉備。張邈到袁術那裏求救，留下張超帶着家眷部屬駐守雍丘。曹操包圍張超，圍了幾個月，殺了張超和張氏三族。張邈未到壽春，就被他的士卒殺害。

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悦，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

這時劉備領徐州牧，住在下邳，與袁術在淮河互相對峙。袁術想聯合吕布攻打劉備，就寫信給吕布，説：“我發兵到京城，没能殺掉董卓，將其肢解。將軍殺了董卓，爲袁術報了仇，這是第一件功勞。從前金元休南下到封丘，被曹操打敗，將軍討伐曹操，使我的眼睛明亮，遠近都看得清，這是第二件功勞。袁術自出生以來，没聽説天下有劉備這個人，而劉備竟然發兵與我交戰。憑着將軍的神威，得以打敗劉備，這是第三件功勞。將軍對袁術有三大功勞，袁術雖然没啥才能，願到死侍奉您。將軍連年作戰，苦於軍糧不够，現在送上二十萬斛大米。并非到此爲止，將會不斷送去糧食。隨便您采納不采納。”吕布接到信大爲高興，隨即部署軍隊偷襲下邳，俘獲劉備的妻子和孩子。劉備戰敗逃往海西，飢餓疲憊，向吕布請求投降。吕布又惱火袁術不再運糧來，就準備了車馬迎接劉備，讓劉備擔任豫州刺史，派他駐守小沛。吕布自稱爲徐州牧。袁術害怕吕布會加害自己，爲兒子求婚，吕布又答應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

袁術派將領紀靈等人率領三萬步兵和騎兵進攻劉備，劉備向吕布求救。衆將對吕布説：“將

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鬥，但喜解鬥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决鬥。”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軍經常想殺掉劉備，現在可藉袁術的手除掉他。”吕布説：“不對。袁術若是打敗劉備，北部就會和太山相連，我在袁術的包圍圈中，所以不得不援救。”因此率領一千多步兵和騎兵，騎馬趕到那裏。紀靈等人聽説吕布來到，全部收起武器停止攻擊。吕布在沛縣城外駐扎，派人去叫劉備，并且請紀靈等人一同喝酒吃飯。吕布對紀靈説：“玄德是我的兄弟，被各位窘困，所以我來救他。我吕布天生不喜歡將他人弄到一起動武，衹喜歡勸解别人停止動手。”於是命令維持軍紀的軍官將戟樹立在軍營門口，吕布拉了弓掉過頭來説：“各位看我射戟上的小枝，要是射中，你們應當各自罷兵，射不中你們可留下來决鬥。”吕布隨即一箭，正中戟上小枝。紀靈等人都很吃驚，説“將軍神威”。第二天又歡快聚會，而後各自撤去軍隊。

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説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絶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

袁術派韓胤將僭稱的事告訴吕布，順便請求接去兒媳，吕布讓女兒隨韓胤去。沛國相陳珪擔心袁術和吕布結姻，徐州和楊州合縱，造成的災難就會没完没了。於是去勸吕布説：“曹公擁戴迎接天子，輔佐朝政，將軍最好與曹公同心協力，一同商量，爲國家大計着想，現在與袁術結姻，一定會背上不義的名聲，就會出現累卵之危。”吕布也一向埋怨袁術，但女兒已經上路，於是將女兒追了回來，斷絶婚姻，抓了韓胤送往許縣，曹操殺了韓胤。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别，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内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機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并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

陳珪想派兒子陳登去見曹操，吕布堅持不答應，恰好朝廷使者到來，授予吕布左將軍職位，吕布十分高興，立刻就答應陳登上路，并且要他帶了奏章感謝朝廷的恩典。陳登見到曹操，就講述吕布英勇但没有謀略，對投靠或背棄輕率作出决定，應當早點兒對付他。曹操説：“吕布像狼崽子一樣具有凶惡的本性，實在難以長期養着他，不是您誰也不瞭解他的真實情况。”隨即將陳珪的俸禄增加到中二千石，任命陳登爲廣陵太守。臨分手時，曹操握住他的手説：“東邊的事情，就托付給您了。”要他暗中聚集人馬，作爲内應。起初吕布通過陳登當徐州牧，没有得到。陳登回來，吕布發怒，拔出戟砍在桌子上，説：

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您父親勸我與曹操同心協力，和袁公路斷絶婚姻。現在我所要求的東西没得到，但您父子一并顯貴，我衹是被你們出賣罷了。”陳登不動聲色，緩緩回答説：“我見到曹公，説養將軍就如養虎，應當用肉將您喂飽，要是喂不飽您就會吃人。曹公説：‘不像您説的這樣。好比養鷹，讓他餓着就爲我所用，給他吃飽了就會飛走。’曹公就這麽説的。”吕布心中的不快纔算消除。

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鷄，執不俱栖，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

袁術惱火吕布殺了韓胤，派手下大將張勳、橋蕤等人同韓暹、楊奉兵力配合，率幾萬步兵騎兵，分七路進攻吕布。當時吕布衹有三千兵力，四百匹馬，擔心抵擋不住，對陳珪説：“現在招來袁術的部隊，是由於您造成的，您看怎麽辦？”陳珪説：“韓暹、楊奉與袁術，不過是倉促聚起來的部隊而已。原先就没有確定計策，不可能相互維持。我兒子陳登算定他們好比排着隊的鷄，其局面不可能一同栖息，很快就可使他們離散。”吕布采納陳珪的計策，寫信給韓暹、楊奉説：“二位將軍親手救出皇上，而我親手殺掉董卓，一道建立功名，將會留名青史。現在袁術反叛，應當一同討伐他。你們爲什麽與賊寇來這兒攻打我呢？可趁着現在聯手打敗袁術，爲國家除害，爲天下建立功業，這個機會不可失去。”又答應打敗袁術軍隊之後，將軍中錢糧全部給他們。韓暹、楊奉大爲高興，就一同攻打在下邳的張勳等人，活捉了橋蕤，其餘人馬潰散逃走，許多人被殺死殺傷，掉在水中淹死，差不多全軍覆没。

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决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當時太山人臧霸等人攻克莒城，答應給吕布財物錢幣用來結交吕布，但没來得及送去，吕布就親自去要。吕布的督將高順勸他不要去，説：“將軍的威名傳播，遠近都害怕您，要什麽東西不能得到，反而親自去要財貨？萬一得不到，豈不有損威名？”吕布不聽。已經到了莒城，臧霸等人不知道吕布來的用意，堅守莒城拒絶吕布，結果吕布什麽也没得到就回來了。高順爲人清白，儀表威嚴，很少説話，統率部衆整齊，每次作戰必定獲勝。吕布天生隨便作出决定或改變主張，做事情變化無常。高順常常規勸説：“將軍做事情，不肯慎重考慮，時常出現失誤，説話做

事總是有差錯。失誤的事情難道可以一再發生嗎?”吕布瞭解高順的忠誠就是不采納。

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宫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宫將餘衆閉守於内。若向將軍，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

建安三年，吕布終於又投靠袁術，派高順攻打在沛縣的劉備，擊敗劉備。曹操派夏侯惇援救劉備，被高順打敗。曹操於是親自率兵攻打吕布，兵到下邳城下。曹操送了一封信給吕布，向他陳述禍福。吕布想投降，但陳宫等人由於自己對曹操負罪，極力破壞吕布的計策，而且對吕布説："曹公從遠道而來，其局勢不能持久，將軍如果用步兵和騎兵駐守城外，我率領其餘人馬關了城門把守。曹操如果向將軍進攻，我帶領部隊從後面進攻曹軍；要是曹操衹是攻城，將軍就從外面救援。用不了一個月，曹軍糧食全部用盡，發起進攻就可以打敗曹操。”吕布同意他的看法。吕布的妻子説："從前曹氏對待陳公臺像對待嬰兒一樣無微不至，陳宫仍然丢下曹操投靠我們。現在將軍對待公臺的好處并未超過曹氏，却打算丢下全城和妻子兒女孤軍遠出嗎？一旦發生變故，我難道還能成爲將軍的妻子嗎?”於是吕布作罷，但暗中派人向袁術求救，又親自率領一千多騎兵出城，打敗後退回城内，守住城不敢出去。袁術也不能援救。

曹操塹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宫、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

曹操繞城挖了深溝，將沂水、泗水堵塞以淹灌下邳城，三個月後，城内上下叛離。吕布的將領侯成要門客去放牧他的名馬，然而門客騎馬叛逃。侯成追趕門客，將馬追回，將領們湊合了禮物向侯成祝賀。侯成分了一部分酒肉，先到裏面見吕布説："靠將軍的神威，將失去的馬追回，將領們都來祝賀，我没敢嘗用，先拿來獻給您。”吕布發怒説："我禁止喝酒，而你們在一起謀劃，是想藉喝酒打我的主意嗎?”侯成又恨又怕，就與衆將共同捉了陳宫、高順，率領部下投降。吕布與身邊部下登上白門樓。由於士兵們圍攻很緊，吕布要身邊的人砍下自己的腦袋去見曹操。身邊的人心中不忍，就下樓投降。吕布見到曹操，説："從今以後，天下平定了。”曹操説："爲什麽這麽説呢?”吕布説："您所擔心的人没有超過我吕布的，我現在已經歸順了。讓我統率騎兵，您統率步兵，天下的平定輕而易舉。”又

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吕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宫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宫指布曰:"是子不用宫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宫曰:"宫聞霸王之主,不絶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宫、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掉過頭來對劉備説:"玄德,您爲座上客人,我是投降的俘虜。我被繩子捆得太緊了,難道不能爲我説句話嗎?"曹操笑着説:"捆綁老虎不能不緊。"於是下令將吕布的繩索捆鬆些。劉備説:"不可以。您没有看到吕布侍奉丁建陽、董太師的事情嗎?"曹操摇摇頭。吕布看着劉備説:"你這長着大耳朵的家夥最不可相信!"曹操對陳宫説:"公臺平生自認爲足智多謀,現在你認爲怎麽樣?"陳宫指着吕布説:"此人不采納我的意見,纔弄到這個地步。如果聽我的話,結果很難預料。"曹操説:"您老母親怎麽辦?"陳宫説:"老母親取决於您而不取决於我。聽説以孝治理天下的人,不會殺害别人的父母。"曹操又説:"您的妻子兒女怎麽辦?"陳宫説:"我聽説成就霸主和天子功業的人,不斷絶别人的香火祭祀。"陳宫堅持要求受刑,接着走出門外不再回頭,曹操爲他掉下眼淚。吕布、陳宫和高順全被勒死,他們的首級被送到許縣集市示衆。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贊曰:劉焉做庸州牧,希望後代得到幸福。誰知道他的繼承人,將地盤丢失,自身也被放逐。袁術已經貪婪成性,吕布也反覆無常。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六十六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謡。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謡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絶。如魯恭、吴祐、劉寬及潁川四長，并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

起初，光武生於民間，非常瞭解世間的真僞，目睹耕作艱難和百姓的疾患，所以天下平定以後，務求安静，除王莽時期繁雜之法，恢復漢代的寬大之法。光武身穿粗陋的衣服，衣服没有第二種顔色。光武耳不聽靡靡之音，手不拿珠玉一類的器玩，後宫裏没有偏愛，近臣没有兩樣的待遇。建武十三年，外國獻來名馬，一日跑千里，又進獻寶劍，其價值可抵得上百斤黄金。詔命以馬駕拉鼓的車，將寶劍賜給騎士。又裁减上林禁苑的官員，廢除游覽打獵之類的事情。皇帝賜給地方和諸侯國的手書，全部一簡十行，用小字。勤儉節約的風氣，盛行於朝廷上下。皇帝多次讓公卿大臣和左右郎將，坐在御座上。廣泛訪求百姓疾苦，采集民謡。所以朝廷内外誰也不敢懈怠，百姓得到了休息。地方長官，競相努力。像杜詩任南陽太守，被稱爲“杜母”，任延、錫光改變邊境地區的習俗，這些是其中政績最爲顯著的人。又有第五倫、宋均等人，也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然而在建武、永平年間，政事過於嚴峻苛細，多次憑傳聞和一面之辭，就撤换地方長官。所以朱浮多次上書就提出一針見血的意見，鍾離意等人也反復規諫，他們以忠誠寬厚的長者身份説話，但不被采納。所以中興時期的美盛，也還有不足之處。自章帝、和帝以後，一些突出政績的官員，不斷出現。如魯恭、吴祐、劉寬和潁川的四位縣長，都是以仁愛信義忠厚誠實而使人們不相欺詐；王堂、陳寵任用有德有才的人而政事自然得到治理：這些都能够使萬物受到

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奸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感動而教化得以推行。邊鳳、延篤相繼擔任京兆尹，人們將他們比作趙廣漢和張敞。另外，王渙、任峻擔任洛陽令，公開懲辦壞人壞事，吏治有所好轉，所要禁的自然禁止了，雖然在道德和禮儀方面，有不够完備的地方，但也不失爲當時的好官。現在將顯著業績的良吏彙集到一起，作爲《循吏篇》。

衛颯

衛颯，字子産，河内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

衛颯，字子産，河内脩武人。衛颯家境貧寒但喜歡學問，他跟着老師學習而没有糧食，經常靠做工來維持生存。王莽時，做過州刺史。

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閒，邦俗從化。

建武二年，他到大司徒鄧禹府中任職。以舉薦賢才處理繁重公務而被任侍御史、襄城令。他治政有聲譽和政績，升爲桂陽太守。桂陽與交州交界，受交州影響很大，百姓不懂得禮法。衛颯上任以後，興建學校，整治教化，制定婚姻的禮規。一年時間，風氣大變。

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傜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絶。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奸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内清理。

原先含洭、湞陽、曲江三縣屬於越地，武帝平定越地後，纔收歸桂陽。百姓住在深山，靠着溪水，沿襲過去的風俗習慣，不交田租。離郡遠的地方，有的將近千里。官吏往來辦事，總是調發百姓駕船接送，稱之爲“傳役”。每一位官吏外出，傜役攤派到好幾家，百姓爲其所苦。衛颯於是鑿通五百多里的山道，修驛站，設郵館。這樣減少了勞役，也杜絶了官吏的奸猾。外流的百姓慢慢回來，漸漸聚成鄉鎮，這纔要他們像平民一樣交納賦税。另外，耒陽縣出産鐵礦石，其他郡的百姓經常聚在一起，私下煉鐵，結果招來亡命之徒，導致很多奸盜的事情。衛颯於是上書請設立負責鑄鐵的官員，不允許私人鑄鐵，每年增加的收入達五百多萬。衛颯善於處理民事，體恤民情。他做官好比治理自己家一樣，他所施行的政策，無一不合乎事理。他任職十年，郡治太平。

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敕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二十五年，衛颯被朝廷徵還。光武想任命他爲少府，正趕上他生病，没法授職管事，光武命他以桂陽太守身份回家休養，等候詔書。過了兩年，衛颯帶病到朝廷，説自己病重，皇帝這纔收回他的印綬，賜給他十萬錢。後來他在家中去

世。

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

南陽茨充接替衛颯擔任桂陽太守，他也擅長治理。他教導百姓種植桑柘麻紵之類的東西，鼓勵百姓養蠶織鞋，百姓得到不少益處。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縣人。十二歲時，他就成了太學的學生，在長安學習。他通曉《詩經》、《易經》和《春秋》，在太學中有名氣，在學府中被稱爲“任聖童”。趕上兵荒馬亂，他到隴西避難。當時隗囂已經占領隴西四郡，派人去請任延，任延置之不理。

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静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禄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更始元年，任命任延爲大司馬部屬，授予他會稽都尉一職。當時他十九歲，來接他的官員見他年輕很吃驚。他到郡以後，恬淡無爲，衹是先派人拿了祭品去祭祀延陵季札。當時天下剛剛平定，道路不通，來江南避難的人都没有回中原，所以會稽一帶有才能的人很多。任延上任以後，對品行高潔之士像董子儀、嚴子陵等人一概聘請，并以師友之禮相待。部屬有貧難，他總是分出自己的俸禄救濟他們。他裁減士兵，要他們耕種公家的田地，以便周濟窮困之人。他每次到各縣巡行，總是派人慰問孝子，并招待他們吃飯。

吴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録。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争往宦焉。

吴地有個叫龍丘萇的人，在太末隱居，立志不變。王莽時期，四輔和三公連續召他做官，他都不去。掾史稟告任延，請求將他召來。任延説：“龍丘先生躬行德義，具有原憲、伯夷的節操。我上門灑水掃地，還擔心使他受到羞辱，召見他是絶對不可以的。”於是派功曹拿了禮品拜見他，給他寫信，送去醫藥，使者一個接一個。一年後，龍丘萇纔坐車來到郡府，表示願意在臨死以前在郡供職。任延再三推辭，最後要他暫任議曹祭酒。龍丘萇不久病逝，任延親自爲他治喪，三天没有處理政務。所以郡内有才能的士大夫争着到他這裏任職。

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

建武初年，任延上書辭職，回去拜見天子。詔書召任延，任命他爲九真太守。光武召見他，賜給他馬匹和各種絲織品，讓他的妻子兒女留在洛陽。九真以打獵爲業，不知道耕地種糧，老百

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産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

姓經常到交阯去買糧，往往弄得窮困不足。於是任延要他們造農具，教他們墾荒種地。這樣耕地年年增多，百姓自給富足。又駱越的百姓没有婚姻禮法，各自憑着情欲喜好，没有固定的妻子，也不瞭解父子間的天性和夫婦間的道理。任延於是發文書給所屬各縣，要求男子年齡在二十到五十歲之間，女子年齡在十五到四十之間，都按照年齡大小結合。有貧窮而出不起聘禮的，就要長吏以下的官員各自從俸禄中拿出一部分救助他們。結果同時娶妻的有二千多人。這一年，風調雨順，糧食豐收。這些人生下孩子，纔知道宗族姓氏。他們都説："使我有孩子的，是任君啊！"許多人給孩子取名爲"任"。於是邊境外的蠻夷夜郎等部落仰慕德義，願意守保邊關，因此任延撤掉了偵察候望的人和把守邊關的士卒。

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起初，在平帝時候，漢中人錫光擔任交阯太守，他引導夷民，慢慢用禮義影響他們。他使蠻夷開化的名聲和任延差不多。王莽末年，錫光封鎖邊境，派兵拒守。建武初年，他派使者進貢，被封爲鹽水侯。嶺南有華夏風氣，從這兩位太守開始。

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任延在九真任職四年，皇帝召他去洛陽，由於生病耽擱了行程，被降爲睢陽令。九真的官員和百姓在他活着時就爲他建了祠堂。到京後他被任命爲武威太守。皇帝親自召見他，告誡他説："好好侍奉上級，不要壞了名聲。"任延回答説："臣聽説忠臣無私，有私則不忠。一心爲國，這是臣子的本分。上下雷同，不是陛下的福氣。好好侍奉上級官員，臣不敢接受您的指示。"皇帝嘆息，説："您説得對。"

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到了武威以後，當時統率軍隊的長史田紺是郡内的望族，他的子侄及賓客爲害百姓，任延將田紺拘捕，他父子和賓客有五六人被處死。田紺的小兒子田尚於是聚集了幾百放蕩輕薄的人，自稱將軍，夜間攻打郡府。任延隨即發兵打敗了田尚。自此，他的威信大震，官吏和百姓都小心翼翼。

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

武威北對匈奴，南接羌人，老百姓害怕匈奴和羌人的入侵和抄掠，許多人荒廢了耕種。任延

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絶不敢出。

到後，挑選了一千懂得用兵的人，申明賞罰，要他們率領種族龐雜的胡人休屠黃石的騎兵占據要害地方，一旦有緊急情況，就可以迎戰和追擊敵人。每戰敵人傷亡必多，自此，不敢再來。

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河西過去缺雨，任延於是設立主管水利的官員，負責修建水溝渠道，百姓都得到益處。他又興建學校，派官員管理，自掾史以下官員的子孫都讓他們到學校接受教育，免去他們的徭役。通曉經義的一概任用，使其榮顯。武威自此有了博學多才的人。

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内太守。視事九年，病卒。

後來任延因擅自殺害羌人被降職爲召陵令。顯宗即位，授予他潁川太守。永平二年，皇帝召他到學校，接着任命他爲河内太守。任職九年，病逝。

少子愷，官至太常。

他的小兒子任愷，官做到太常。

王景

王景，字仲通，樂浪訷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决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

王景，字仲通，樂浪訷邯人。他的八世祖王仲，原是琅邪不其人。王仲喜歡道術，懂得天象。諸呂作亂時，齊哀王劉襄策劃發兵，多次向王仲請教。濟北王劉興居反叛時，想要他擔任軍師。王仲害怕遭禍，就乘船東渡大海，逃到樂浪山中，就此在那裏安了家。王景的父親王閎，做過郡的三老。更始失敗後，當地人王調殺了郡守劉憲，自稱爲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派太守王遵率軍攻打王調。王遵到遼東，王閎與郡府决曹史楊邑等人一起殺了王調，迎接王遵。天子將他們都封爲列侯，惟獨王閎辭讓官爵。皇帝很感驚奇，召他進京，誰知他在路上病逝了。

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吴共修作浚儀渠。吴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爲害。

王景從小學習《周易》，接着廣泛閱讀各種書籍，他又喜歡天文數術一類的事，所以性格深沉，擅長的技藝很多。司空伏恭召他到府中任職。當時有人薦舉王景能治水，顯宗下詔書要他與將作謁者王吴一道修建浚儀渠。王吴采用王景提出的低壩擋水的辦法，纔不再有水害。

初，平帝時，河、汴决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决積久，日月侵毁，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

起初，在平帝時候，黃河、汴水决口，冲壞河堤，没來得及治理。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書説："黃河决口很長時間了，天天爲害，濟渠淹了幾十個縣。花些錢治水，取得成功并不困

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閒，人庶熾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静，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弥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嘆，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吴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决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

難。最好改建河堤，使百姓安定。”奏章送上去，光武立刻派去士卒。正籌劃治理黄河的事，浚儀令樂俊又上書説：“從前在武帝年間，人口衆多，都沿着河堤開墾種植，而瓠子河决口，尚且有二十多年，不會立刻就阻塞的。現在人口稀少，田地廣闊，雖然没有治理，災患還可以承受。而且剛剛經過戰争，現在又興動勞役，勞苦和怨恨一旦多了，百姓無法承受。最好等穩定的時候，再討論這件事。”光武看到這個意見就取消了治水的事。後來汴渠東流，越來越大，而水閘原先所在的地方，都已經到了黄河中間。兖州、豫州的百姓埋怨，認爲朝廷經常興動其他勞役，而不先考慮百姓最急的事情。永平十二年，天子商議治理汴渠的事，就召見王景，詢問治水地理形勢和便利條件。王景陳述治水的利害，靈敏迅速，皇帝很欣賞。又由於他曾經治理過浚儀，就賜給他《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以及錢幣布帛衣服物品。夏天，朝廷終於徵調幾十萬軍隊，派王景和王吴修築渠道和河堤，從滎陽到千乘海口有一千多里。王景於是測量地形，打通山陵，清除水中沙石，直接切斷大溝深澗，在要害之處築起堤壩，又疏通引導阻塞積聚的水流，每十里修造一座水閘，使得水流能够來回灌注，不再有潰决之害。雖然王景節約工程費用，但花費還是以百億計算。第二年夏天，水渠建成了。皇帝親自巡視，下詔書要靠黄河的郡國設立負責河堤的官員，一如西漢的制度。王景由此知名。王吴和從事掾史們都增加一級官爵俸禄。王景經三次升遷而擔任侍御史。十五年，他跟隨天子到東部巡視，到達無鹽時，皇帝稱贊他的功績，授予他河堤謁者一職，賜給他車馬、細絹和錢幣。

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賦》，欲令車駕還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宫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建初七年，王景調任徐州刺史。在這以前杜陵人杜篤向皇帝進獻《論都賦》，想使都城遷往長安。上了年紀的人聽説以後，都萌動懷念故土的想法，一個個深情地長時間地向西遥望。王景認爲宫室宗廟已經建成，擔心人心疑惑，正好當時出現神雀等各種祥瑞，就寫了《金人論》，贊頌洛邑的華美和天人相應的祥瑞，文章有可取之處。

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内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

第二年，王景調任廬江太守。在這以前，廬江的百姓不知道用牛耕地，造成土地肥力有餘而糧食經常不够的現象。郡的邊界上有楚國相孫叔敖所修的芍陂稻田。王景於是率領督促官吏和百姓，重新開墾荒蕪的土地，教百姓用犁耕地，這樣開墾的田地比原有土地增加了一倍多，郡内的糧食豐盛充足。於是將誡命刻在石頭上，使百姓知道一般的禁令。另外，他引導百姓養蠶織布，給他們制訂法規，將法規全部刻在鄉間亭子上。廬江還流傳他制訂的條文。王景在官任上去世。

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

起初，王景認爲《六經》所記載的，都有卜筮，做事情都蓍龜求卜，然而群書所説的吉凶不一致，於是整理各家數術方面的書籍，及建墓造宅的禁忌、陰陽風水、占星之類適用的部分，編成《大衍玄基》。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産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朝以後，秦氏世代繼承官位。秦彭的六世祖秦襲，擔任潁川太守，他與同族兄弟同時擔任二千石的有五個人，所以三輔地區稱他們爲“萬石秦氏”。秦彭的妹妹在顯宗時入宫爲貴人，很受寵幸。永平七年，作爲彭貴人的哥哥，秦彭跟着四姓外戚小侯一道被提拔爲開陽城門候。十五年，他被授予騎都尉一職，幫助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别肥塉，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

建初元年，秦彭升爲山陽太守。他以禮義教育百姓，不用刑罰。他推崇儒學，提倡教育。每到春秋饗食習射的時候，他總是整頓上升下降及賓主揖讓的禮儀。他爲百姓制訂了四條訓誡，用來確定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間的禮儀。誰遵守奉行教化，就提拔他爲鄉三老，經常在八月份送去酒肉作爲勉勵。官員犯了罪和過錯，免去其官職并打發走而已，不使其受辱。結果百姓都心懷仁愛，没人互相欺騙或侵犯。他開墾了幾千頃稻田，每到農事季節，秦彭親自測量土地的畝數，劃分出土地的肥沃和貧瘠，列爲三等，分别記在公文簿上，將其收藏在鄉里和縣府。這樣，奸猾的官吏不敢妄爲，没法藏奸。秦彭於是上書給朝廷，説最好讓全國都實行這種制度。詔書將他所列的條文，分發給三府，并且向州郡下達。

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

秦彭任職六年，調任潁川太守。經常有鳳凰、麒麟、特别茁壯的稻禾、甘美的雨露等祥瑞，在郡内到處出現。肅宗外出視察，再次到潁川，總是賞給他錢糧，對他的優遇寵愛特别突出。他在章和二年去世。

彭弟惇、褒，并爲射聲校尉。

秦彭的弟弟秦惇、秦褒，一道擔任射聲校尉。

王涣

王涣，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涣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悦。涣由此顯名。

王涣，字稚子，廣漢郪縣人。王涣的父親王順，擔任安定太守。王涣從小喜歡行俠，崇尚武力，多次和强悍輕捷的少年往來。後來他改變操行，留意儒學，修習《尚書》，誦讀法律，大致能把握其主要意思。他擔任太守陳寵的功曹，敢於决斷，不顧豪强。陳寵治政的名聲廣泛流傳，到京師擔任大司農。和帝問他："你在郡用什麽方法治理的？"陳寵叩頭辭讓説："臣任用功曹王涣來選用賢明有才能的人，任用主簿鐔顯來糾正過失補充遺漏。臣不過捧讀詔書罷了。"和帝聽了大爲高興。王涣由此出了名。

州舉茂才，除温令。縣多奸猾，積爲人患。涣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

州府薦舉他爲茂才，朝廷任命他爲温縣令。縣内奸惡狡猾的人很多，長期給老百姓造成災難。王涣想方設法攻打壞人，將他們全部消滅。境内自此太平，商人可以在路邊過夜。那些放牛的人，經常説將牛交給王涣了，始終没發生互相侵犯的事。王涣在温縣三年，升爲兖州刺史，他以法律治理兖州各郡，德化和聲威得到廣泛推行。後來他因爲考問妖妄言論不符合實情而被判罪。幾年後，又被朝廷徵召，授予侍御史職位。

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奸伏。京師稱嘆，以爲涣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

永元十五年，王涣跟隨皇上到南方巡視，回來後擔任洛陽令。王涣處世正直，施政時能做到寬嚴合宜。那些長期訴訟的冤案疑案，歷經幾任縣令都没有斷决的，有根據法律情理都難以評判的，王涣都能够巧妙地弄清案情真假，消除大家的疑惑。他還能用奇謀異術發現潛藏的壞人壞事。京師的百姓都稱贊驚嘆，認爲王涣有神機妙算。元興元年，王涣病逝。無論是城市中的居民還是行旅之人没有不嘆息的。男女老少相互湊集錢糧，上千人爲他舉行祭奠。

涣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

王涣的靈柩西歸，中途經過弘農，老百姓都

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在路邊擺起了盤子桌子，放上祭品。官吏向他們詢問原因，他們都説平時帶糧食去洛陽，被士兵和官吏掠奪，經常損失一半。自從王渙當了縣令，再没被侵奪，所以前來報答他的恩德。王渙施政使百姓感化到如此地步。百姓想念他的恩德，在安陽亭西面爲他建造祠堂，每到吃飯時就和弦而歌并祭奠王渙。

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嘆愍惜，而以黄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

永初二年，鄧太后下詔書説："有了忠心耿耿而有才德的官吏，國家纔得以治理。朝廷訪求這樣的官吏很勤勉，但得到的非常少。所以孔子説：'有才很難，難道不是這樣嗎?'過去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績優異，美名到處傳頌，孝宣皇帝誇獎，并且下詔書賞賜他們的兒子百斤黄金。原洛陽令王渙，守持清廉的節操，遵循《詩·羔羊》闡述的含義，盡心爲公，一心使百姓得到好處，功業没有成功，就不幸過早逝世，百姓對他追憶懷念，爲他修建祠堂。要不是他忠心仁愛到了極點，誰能够達到這樣的境地！現在任命王渙的兒子王石爲郎中，以獎勵爲國爲民辛勤操勞的人。"延熹年間，桓帝事奉黄老學説，將所有的祠堂全部毁去，惟獨專門下詔書要密縣保留原太傅卓茂的廟，洛陽保留王渙的祠堂。

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

鐔顯後來也知名，他在安帝時擔任豫州刺史。當時天下饑荒，人們争着做盜賊，豫州境内被逮捕的差不多有一萬多人。鐔顯同情這些人的窮困，寧願自己觸犯法律，經常擅自赦免罪犯，因此自我彈劾。皇帝下詔書叫不要受理鐔顯的自劾。鐔顯後來做到長樂衛尉。

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奸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自從王渙去世以後，皇帝連續下詔書給三公，要他們專門挑選洛陽令，但挑出來的都不稱職。永和年間，朝廷任命劇縣令勃海人任峻任洛陽令。任峻選拔文武官員，充分發揮這些人的才能。這些人舉發剪除奸惡盜賊，决不畏避退縮，所以一年中要判的案件，不過幾十個。任峻在威猛方面超過王渙，但在文德治理方面比不上王渙。任峻字叔高，最後在太山太守任上逝世。

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羡人也。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羡人。他的祖父許

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産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并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盗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禄，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武，被太守第五倫舉薦爲孝廉。許武因爲兩個弟弟許晏、許普尚未有名，想讓他們出名，就把他們叫來説："根據禮有分開的原則，家産也有分開的道理。"於是將財産分爲三份，許武自己拿田地肥美住宅寬敞奴婢能幹的一份，兩個弟弟得到的都是又差又少的一份。同鄉的人都稱贊許武的弟弟能够謙讓而鄙視許武的貪婪，許晏和許普因此一并得到推舉。許武這纔會集宗族親戚，流着淚説："我作爲哥哥行爲不賢，竊取名聲地位，兩個弟弟已經成人，没得到富貴俸禄，所以要求分財産，情願自己遭到很大譏諷。現在治理的財産比以前增加了三倍，我將其全部讓給兩個弟弟，一件都不留下。"於是郡内輿論一致稱贊許武。許武做到長樂少府。

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没，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絶，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黄兢舉孝廉。

許荆年輕時做郡吏，他哥哥的兒子許世曾經爲了報仇殺人，怨恨許世的人拿了武器來找他算賬。許荆得知後，就出門迎着那些仇家，跪下來説："許世以前無禮，冒犯了你們，責任都因爲我没能加以訓導。兄長很早就已過世，就一個兒子延續血統，假使讓死去的人爲血統的滅絶傷痛，我情願以死相代。"仇家將許荆扶起來，説："您在郡中被稱贊爲有賢德，我們怎麽敢對您無禮？"因而就此作罷。許荆的名聲更加顯著。太守黄兢將他舉薦爲孝廉。

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争財，互相言訟。荆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和帝時，許荆逐步升爲桂陽太守。桂陽靠近南州，風氣習俗很輕薄，不懂得學識道義。許荆爲他們制訂婚喪制度，讓百姓知道禮義法禁。他曾經在春季到耒陽縣巡視，有個叫蔣均的人，兄弟之間因争奪財物而互相控告。許荆面對兄弟倆感嘆説："我擔負國家的重任，但教化没有得到推行，責任在我太守。"於是轉過頭來要身邊小吏向朝廷上書説明情况，請求到廷尉那裏接受刑罰。蔣均兄弟感悟後悔，各自要求接受處罰。許荆在太守任上十二年，百姓們對他贊揚歌頌。由於生病，他上書朝廷，結果被徵召，任命爲諫議大夫，在任上去世。桂陽人爲他建廟立碑。

荆孫馘，靈帝時爲太尉。

許荆的孫子許馘，靈帝時擔任太尉。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三

其先三世爲郡吏，并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户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代擔任郡吏，都在禍亂中守節而死。孟嘗從小修養操行，在郡府出任户曹史。上虞有位寡婦奉養婆婆極爲孝順，婆婆年老去世，小姑子原先就心懷忌恨，就誣陷寡婦對供養婆婆感到厭煩，毒死了她的母親，向縣投訴。郡府没有加以考察，就給寡婦結案定罪。孟嘗原先知道寡婦的冤情，就將詳情告訴太守，但太守没去審理。孟嘗在郡府門外哀哭，因而藉口有病辭去官職。寡婦最終含冤而死。自此郡中連續兩年乾旱，怎麽禱告都不起作用。後來太守殷丹上任，詢問乾旱的原因，孟嘗到郡府詳細陳述寡婦被冤死的事情，順便説："從前東海有位孝婦，感動上天而造成乾旱，于公一句話，上天立刻降下甘雨。應當將投訴的人殺掉，以向冤死的魂靈道歉，希望能使冥間的冤屈得到伸張，應時之雨可以指望。"殷丹聽從他的意見，立刻將投訴的女子治罪并且祭祀寡婦的墳墓，結果上天感應降下大雨，莊稼因此豐收。

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并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孟嘗後來被策封爲孝廉，又被推薦爲秀才。朝廷任命他爲徐縣縣令。州府和郡府上書舉薦他的才能，所以升爲合浦太守。合浦不生産糧食，但海中出産珍寶。合浦與交阯接壤，經常有商販往來，買賣糧食。從前的太守大都貪婪，要求人們采集，不知限度，珍珠就逐漸跑到交阯郡内去了。結果行旅不再來了，人和牲畜都没有吃的，窮苦的人餓死在道邊。孟嘗上任後，革除過去的弊端，訪求百姓的疾苦和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還不到一年的時間，流失的珠子又回到合浦，老百姓都恢復他們的本業，商人開始來往，貨物開始流通，孟嘗被稱贊爲明智如神。

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孟嘗因病自己上書辭職，朝廷徵召他將要返回京師，官吏百姓抓住孟嘗的車子懇求他留下。孟嘗既然没法走，就坐了鄉間百姓的船連夜離去。孟嘗在荒僻的沼澤地隱居，自己動手耕種。鄰縣的士人百姓仰慕孟嘗的德行，搬來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一百多家。

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

桓帝時期，尚書同郡人楊喬上書推薦孟嘗説："臣先後七次上書推薦原合浦太守孟嘗，但人微言輕，始終没得到考慮。臣剖心相示，但什

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絶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産易積，掌握之内，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麽作用也不起。孟嘗安樂於仁愛，弘揚道義，特别醉心於道德，行爲高潔脱俗，才幹出類拔萃。以前做太守時，移風易俗，改革政治，失去的珍珠又重新回來，飢餓的百姓賴他得以存活。而且南海珍寶很多，財産容易積蓄，他手中掌管的珍寶，價值超過兼金，但孟嘗隻身一人因病引退，親自在田間耕作，隱藏起自己的踪迹和風采，不顯露自己的華采。他實在是作爲羽翼用的大才，而不是腹下背上的細毛。然而他埋没在荒野之中，好的官爵没他的份，致使國家寶器，被拋棄在溝渠中。再説年歲有限，他已近暮年，而他忠貞的節操，却在聖明的時代長期凋零。臣心裏實在傷痛，私下爲此流淚。從很遠地方弄來的物品被視爲珍奇，士人不同一般被當作寶貴。盤曲腐朽的樹不能够爲天子所用，是由於手下人的雕刻修飾。天子任用士人，應當選拔大家都推重的人。臣以才識短淺的資質，在天子身邊奔走驅使，想着建樹微不足道的節操，并不敢與同鄉暗徇私情，私下受禽息行爲的感動，不顧性命推舉有才德的人。"孟嘗最終也没被起用。七十歲時，他在家中去世。

第五訪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歸之，户口十倍。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第五倫的同族孫子。第五訪小時候失去父親，家貧爲供養兄嫂他經常爲人耕種。一有空閑，就學習道藝。他出任郡府功曹，被選拔爲孝廉，并補任新都令。他施政平允，推行教化，三年之内，鄰縣的百姓來投奔他，户口比過去增加了十倍。

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争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弃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并豐，界無奸盜。

他升任張掖太守。年成饑荒，一石糧食的價格張到幾千錢。第五訪就打開糧倉救濟百姓度過難關。官員們害怕被追究，争着上報朝廷。第五訪説："若是上書再等到答覆，就是丢下老百姓不管。我情願用自己的性命來救百姓！"於是拿出糧食分給百姓。順帝下詔書褒獎第五訪。全郡的百姓由此得到了保全。一年多後，官員百姓一并豐足，郡内没有發生奸邪盜賊的事情。

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後調任南陽太守。離任後被授予護羌校尉一職，邊境地區的人都信服他的威信。第五訪在任去世。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矩少有高節，以父叔遼未得仕進，遂絶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縣人。劉矩的叔父劉光，順帝時擔任司徒。劉矩從小就有很高的氣節，由於父親劉叔遼没有做官，就拒絶州郡的任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稱贊劉矩的志願和道義，所以劉叔遼爲此被三公徵召，朝廷授予他議郎一職，劉矩這纔接受推薦爲孝廉。

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

不久劉矩升爲雍丘令。他教育百姓謙讓，那些不孝不義的人，都受到感悟而自己改正了。百姓發生争執訴訟，劉矩經常把他們叫到跟前，懇切教導，認爲忿怒可以克制，不要到縣衙去打官司，要他們回去仔細想想。訴訟的人受到感動，總是各自作罷離去。那些在路上拾到東西的人，都想方設法尋找失主。劉矩當了四年縣令，因母親去世而辭去官職。

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遷宗正、太常。

後來太尉胡廣推薦劉矩爲賢良方正，經過四次升遷，劉矩擔任尚書令。劉矩天性誠實正直，不能依附權貴，由此不爲大將軍梁冀喜歡，讓他出京擔任常山相，他因病辭職。這時梁冀妻子的哥哥孫祉擔任沛國相，劉矩害怕爲孫祉所害，不敢回到家鄉，就投奔在彭城的朋友家。一年多後，梁冀心中稍有感悟，纔停止對他的迫害。劉矩補任從事中郎，又擔任尚書令，升爲宗正、太常。

延熹四年，代黄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

延熹四年，他代替黄瓊擔任太尉。黄瓊再次出任司空，劉矩與黄瓊、司徒种暠同心輔佐天子，被稱爲賢明的宰相。當時連續發生災異，司隸校尉因此彈劾三公。尚書朱穆呈上奏章，稱贊劉矩等人是很好的宰相，并且説殷朝的成湯、高宗不怪罪臣下的道理。但天子不能省察，竟然以蠻夷反叛爲理由罷免了劉矩。後來又任命他爲太中大夫。

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靈帝初期，劉矩接替周景擔任太尉。劉矩再次當上地位很高的三公，他所召用的都是著名的儒者以及名望素來很高的人。他不與州官郡守來往。他規諫含蓄，大多得到天子的采納。後又因日食被免職。趁此機會劉矩請求退職，後來在家中去世。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的後代。悼惠王的兒子是孝王將閭，將閭的小兒子被封爲牟平侯，子孫就在這裏安家。劉寵的父親劉丕，學識廣博，被稱爲通儒。

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弃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

劉寵從小接受父親的學業，由於通曉經典被舉薦爲孝廉，朝廷任命他爲東平陵令，因爲他仁愛慈惠而被官吏百姓愛戴。母親生病，他放棄官位離去。前來送行的百姓填滿了道路，車子没法前進，劉寵就换上便服悄悄返回。

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閒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閒，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 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後來經四次變動擔任豫章太守，又經過三次調動被任命爲會稽太守。山裏的百姓樸實敦厚，竟然有活到老年而没有進過城邑的。他們多受官吏的煩擾。劉寵簡化廢除繁瑣苛刻的律令，監察不法行爲，郡内大爲開化。朝廷召他擔任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位老翁，眉毛頭髮花白，從若邪的山谷裏出來，每人拿了一百文錢送給劉寵。劉寵向他們説："老前輩爲什麽這樣苦了自己?"他們回答説："在山谷間生活的人鄙陋，不曾見過郡守。其他太守官吏向民間徵發索取，到夜間也不停，有時狗叫一整夜，百姓不得安寧。自您到任以來，夜裏狗没有叫過，百姓看不到官吏。我們這些老年人遇到賢明的太守，現在聽説您將要拋下我們離去，所以來給您送行。"劉寵説："我施政哪裏達到你們説的地步，讓老人家這麽辛苦!"從每人手中選一個較大的錢收下。

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黄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

後調任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劉寵代替黄瓊擔任司空，但由於天陰大霧、陽氣過盛被免去官職。不久，又被授予將作大匠，并再次出任宗正。建寧元年，他接替王暢擔任司空，經常調任司徒、太尉。二年，由於日食被皇帝策免，他回到家鄉。

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

劉寵先後當過兩個郡的太守，多次出任公卿宰相，但他廉正樸實，家中没什麽財物和積餘。他曾經離開京師，想在驛亭的客舍休息，負責驛亭的官吏攔住他，説："正收拾打掃，準備接待劉公，您不能在這兒休息。"劉寵什麽也没説就離開了，當時的人稱贊劉寵是忠厚長者。劉寵由於年老生病在家中去世。

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

弟弟劉方，官做到山陽太守。劉方有兩個兒子：劉岱字公山，劉繇字正禮。兄弟倆齊名。

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兖州刺史。虚己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黄巾賊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

董卓進洛陽，劉岱從侍中調出擔任兖州刺史。劉岱虚心仁愛，士人願意歸附他。初平三年，青州的黄巾賊寇進入兖州，殺害了任城相鄭遂，轉而闖入東平。劉岱攻打黄巾軍，結果戰死。

興平中，繇爲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興平中期，劉繇擔任楊州牧、振威將軍。當時袁術占據淮南，劉繇就搬到曲阿住。正當中原地區發生禍亂，士人朋友大都逃奔南方，劉繇將他們接收供養，與他們同甘共苦，很得好評。袁術派孫策打敗了劉繇，劉繇因此逃奔豫章，因病去世。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鷄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

仇覽，字季智，另一名叫仇香，陳留考城人。他自小爲讀書人，生性淳樸，沉默寡言，家鄉没人知道他。四十歲時，縣府召求補缺的官吏，挑選他擔任蒲亭長。他鼓勵人們從事某種産業，爲他們制訂法令，規定瓜果蔬菜的種植範圍、鷄和猪的飼養數目。農事結束以後，就要孩子們集中住在一起，到學校裏學習，那些剽悍放縱游手好閑的人，都讓他們種田養蠶，給他們規定嚴厲的處罰。仇覽親自給有喪事的人家提供幫助，救濟窮困守寡的人家。一年大治。仇覽剛當亭長時，有個叫陳元的人，單獨同母親住在一起，但母親到仇覽這兒告陳元不孝順。仇覽驚訝説："我最近經過你家，見院子收拾得整整齊齊，耕種按時進行。他不是人不好，可能是没有接受教化的結果。您守寡撫養兒子，擔心自己走向年老，爲什麽爲發泄一時的氣憤，使兒子背上不義的罪名呢？"聽完這番話，陳元的母親後悔，流着眼淚走了。於是仇覽親自到陳元家中，與陳元母子一同喝酒，趁此機會爲陳元講述人倫孝順的道理，又將禍福的道理打比方説給他聽。陳元最終成了孝子。同鄉裏的人就這件事造出諺語説："父母在哪兒？就在我堂前。使食母的惡鳥受到感化，還去喂養生它的父母。"

時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嚴猛，

當時的考城令河内人王涣，施政嚴猛，得知

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仇覽以道德使人感化，請他暫任主簿。王渙對仇覽說："主簿聽說陳元的過錯，没給他治罪而去感化他，是不是少了點鷹鸇那樣威猛的志向?"仇覽說："鷹鸇，比不上像鸞鳥鳳凰美善。"王渙向仇覽道歉并打發他走，說："枳木和棘木不是鸞鳥鳳凰栖息的地方，這百里之地怎能是大賢的出路？現在太學裏面拖着長長的衣袖、追逐名譽的人，都在您之下。給您一個月的俸禄，表示我對您的景仰之意。"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床爲拜。

仇覽進了太學。當時做太學生的同郡人符融有很高的名聲，他與仇覽住處相鄰，賓客滿屋。仇覽經常保持自己的操守，不同符融說話。符融觀察仇覽的行爲舉止，心裏獨自感到奇怪，就對他說："我與先生同在一個郡，住處又挨着。現在英雄豪傑從四面八方到京師會集，這是有志之士結交的時代，雖然需要專心經學，但何必過於認真?"仇覽嚴肅回答："天子設立太學，難道衹是在裏面隨意談論!"兩手作揖而去，不再與符融談話。後來符融將情况告訴郭林宗，林宗因此與符融帶了名帖到仇覽的房中拜見他，接着請求留宿。郭林宗非常嘆賞，下床向仇覽行拜禮。

覽學畢歸鄉里，州郡并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仇覽學習結束後回到家鄉，州郡都請他任職，他都托病推辭。即使是在平時，他也一定按照禮要求自己。妻子兒女犯了過錯，他總是摘掉冠責備自己。妻兒在堂前道歉，看到仇覽戴上冠，纔敢登堂。家裏人見不到他喜怒變化。後來他被召爲方正，遇病去世。

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他的三個兒子都有文史方面的才學，小兒子仇玄，最爲出名。

童恢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恤，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他的父親童仲玉，趕上災荒年代，他將全部的家産拿出來救濟災民，親屬和同鄉得以保全的以上百計。仲玉很早就去世了。

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

童恢自小在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聽說童恢執法公平，就召用他。到楊賜被彈劾將要被免職，部屬都送來名刺離去，惟獨童恢到朝廷爭辯。等到弄清是非之後，那些部屬都回到司徒府，而童恢策馬而去。由此評論者都贊美童恢。

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静，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户。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

童恢再次被公府召用，授予不其令。官吏百姓觸犯了禁令，他總是根據情况給以指正。假使官吏稱職，誰做了好事，童恢都賞給酒肉作爲鼓勵。耕田織布及莊稼收種，都有具體規定。整個縣内清静無事，監獄裏面連續幾年没有囚犯。鄰縣的流亡百姓歸順，遷來定居的有兩萬多户。老百姓曾經爲老虎所害，童恢就設置機具捕捉老虎，活捉了兩隻虎。童恢後來對着老虎祝告説："上天生下萬物，祗有人珍貴。虎狼應該吃六畜，然而你們對人殘暴。國家的法律是殺人者判死罪，傷人則依法論罪。誰吃了人，應當垂下腦袋認罪；没吃人，就呼叫喊冤。"一隻虎低下頭閉上眼睛，像恐懼的樣子，童恢立刻將它殺了。另一隻虎看着童恢吼叫，跳躍奮起，童恢於是下令將它釋放。官吏百姓都歌頌童恢。青州推選他政績尤其突出，童恢調任丹陽太守，突患急病逝世。

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爲立碑。聞舉將喪，弃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弟弟童翊字漢文，名氣比童恢還大，官府先召用童翊，他假裝啞巴不肯做官，等到童恢被任用，他纔接受孝廉，被任命爲須昌長。他在推行教化方面有突出政績，官吏百姓在他活着時就爲他立了碑。得知被舉薦，他護送靈柩放棄官職回家鄉。後來他被推舉爲秀才，不肯去。他在家中逝世。

贊曰：政畏張急，理善亨鮮。推忠以及，衆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鳴弦。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贊曰：施政最怕過嚴，治理得當猶如煮小魚那樣容易。將忠恕推己及人，許多弊病自然得到消除。一個人把握民情，上千家彈琴和樂。懷念他們的仁愛，將前代的賢人永遠記載。

後漢書卷一百七

列傳第六十七

酷吏傳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横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户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奸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橈之威。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至於重文横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阱，漂血十里。致温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虚也哉！若其揣挫强勢，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

漢繼承戰國的遺習，强横狡猾的人很多。那些兼并得勝的人就欺凌横行邦國城邑，而豪强就在鄉里民間擴張勢力。而且因爲地方長官管轄的地區遼闊，人口衆多。所以管理百姓的權力很大，處理事情專擅强斷，對爲非作歹的壞人誅殺整個家族，往往先斬後奏。憑着他們的性情剛猛嚴酷，造成他們不屈的聲威。甚至違背衆人的意願自作主張，顯示其不可捉摸的智術。至於援引法律條文給人羅織横加罪名，因爲官吏的盛怒而被牽連進去的人，又怎麽能够説得完呢？所以累積的尸骸堆滿土坑，鮮血漂流了許多里。這導致王温舒擁有像虎狼一樣凶殘的手下，嚴延年享有“屠伯”的稱號，這難道是誇張嗎？至於有些人打擊摧折豪强勢力，摧挫限制公卿大臣，即使腦袋掉了也置之不理，這也是很雄壯的。

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尸，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自中興以後，法律條文逐步細密，官吏百姓中嚴重爲害的，比起前代來少多了。然而宦官外戚，侵凌暴虐天下。結果造成陽球横陳王甫的尸體，張儉挖開曹節的墳墓。像這種情況，雖然大快人心，平息民憤，也太殘酷了！張儉知名，所以附列在黨人篇中記述。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縣人。起初被司徒侯霸召用，推爲成績突出，多次晋升後擔任北海相。上任後，他任命大族公孫丹爲五官掾。公孫丹新建了住宅，但算命先生認爲將會死人，公孫丹就派兒子將路上行人殺害，將尸體擱在住宅内，用來抵消災禍。董宣知道後，立刻將公孫丹

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

逮捕處死。公孫丹的宗族、親戚、黨羽有三十多人，拿了武器到相府鳴冤哭喊。董宣因爲公孫丹從前跟隨過王莽，害怕他們和海上的盜賊勾結，就將他們全部關入劇縣的監獄，派門下負責文書的佐吏水丘岑將他們統統殺死。青州府由於董宣殺人太濫，上書告發董宣并拷問水丘岑，董宣被徵召去廷尉府受審。在獄中，董宣起早摸黑誦讀書籍，無憂無慮。等到將出獄受刑，官吏拿來吃的喝的送給他，董宣厲聲說道：“我董宣生來不曾吃過別人的東西，何況死的時候呢？”坐上車就走。當時同時受刑的有九個人，按次序該輪到董宣時，光武帝派侍從飛馬趕來免去董宣的死罪，并且要他回到監獄。光武帝派使者盤問董宣爲什麽濫殺無辜，董宣將全部經過一一回答，說水丘岑是受了自己的指使，他犯罪不是他本人造成，自己情願以死換取水丘岑的性命。使者將情況報告給光武帝，光武帝下詔書將董宣降爲懷縣縣令，要青州府不要審理水丘岑的罪。水丘岑官做到司隸校尉。

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

後來江夏有大賊夏喜等人在郡界作亂，朝廷任命董宣爲江夏太守。董宣到郡後，發送布告說：“朝廷因爲我能够擒拿奸賊，所以讓我出任太守。現在我在邊界統率軍隊，檄文到時，希望你們考慮安全的辦法。”夏喜等人知道後很害怕，立刻投降散去。外戚陰氏擔任郡都尉，董宣對陰氏輕視怠慢，因而被免去官職。

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

後來又被特地召爲洛陽令。當時湖陽公主家的奴僕大白天殺人，躲在公主家中不出來，官吏沒法捉拿。到公主外出，并且讓家奴陪乘，董宣在夏門亭等候，公主一到，董宣就攔住車子跪在馬前，拿着刀在地上比劃，大聲數說公主的不是，呵責家奴下車，隨即將家奴打死。公主立刻回到宮中告訴皇帝，皇帝大怒，召來董宣，準備用棍棒將他打死。董宣叩頭說：“請讓我說一句話再死。”皇帝說：“你想說什麽？”董宣說：“陛下道德聖明，使漢中興，但放縱奴僕殺害平民百姓，準備用什麽治理天下呢？臣不需要等杖擊，請允許我自殺。”隨即用頭向柱子撞去，滿臉流血。皇帝要小太監扶着董宣，要他向公主叩頭道

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强，莫不震栗。京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歉，董宣不肯，皇帝要小太監强行要他叩頭，董宣用兩隻手撑在地上，始終不肯低頭。公主説：“文叔做一般百姓時，藏匿逃亡和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上門。現在做了天子，威權不能用於一個縣令嗎?”皇帝笑着説：“天子與一般百姓不一樣。”隨即吩咐要硬脖子的縣令出去。賞給他三十萬錢，董宣將錢全部分給手下官吏。自此，董宣更加打擊豪强勢力，那些人對他無不畏懼戰栗。京師的人稱他爲“卧虎”。而且唱道：“敲鼓不響董少平。”

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

董宣擔任洛陽令五年。七十四歲時在任上去世。天子下詔書派使者探視喪事，衹見粗布被子蓋着遺體，妻子兒女相對而哭，家中僅有幾斛大麥、一部破舊的車子。皇帝很傷感，説：“董宣廉潔，到他死我纔知道!”因爲董宣曾經擔任過太守，皇帝賜給緑綬，以大夫的禮儀葬了董宣。又授予董宣的兒子董並任郎中，後來董並做到齊國相。

樊曄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饋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盗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楊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樊曄與光武帝是小時候在一塊兒玩的朋友。建武初年，天子召爲擔任侍御史，後調任河東都尉。天子在雲臺召見他。當初，光武微賤時，曾經因事在新野被關押，樊曄做管理市場的小吏，送了一碗吃的東西給光武帝。皇帝對此事感激不忘，經常將自己吃的東西賜給他，還賜他車子衣服器物。因此光武帝同他開玩笑説：“一碗飯换得個都尉，怎麽樣?”樊曄叩頭致謝。到郡以後，樊曄討伐大族馬適匡等人。平定了盗賊，官吏百姓都畏懼樊曄。幾年以後，樊曄升爲楊州牧，他教會百姓耕田種樹和治家的辦法。他任職十多年，因觸犯法律被降爲軹縣長。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凉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

隗囂消滅以後，隴右地區不安定，於是天子任命樊曄爲天水太守。樊曄施政嚴厲凶猛，喜歡申不害、韓非的法家學術，對善惡立刻作出决斷。誰衹要觸犯他的禁令，一般不會活着出獄，官吏百姓以及羌胡的人很怕他。但路不拾遺。在外旅行的人到了夜間，將衣服行裝丢在路邊，説：“就交給樊公了。”凉州人歌唱他説：“離家

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

遠游的人經常苦於貧窮，勤勉勞作的人上天給他富裕。情願見到生有虎子的洞穴，也不要進冀縣的太守府衙。他哈哈大笑就一定要被殺頭，他怒火滿腔或許被釋放。可嘆啊我的樊太守，像他這樣的人哪兒能遇到第二個!”樊曄當太守十四年，在任上去世。

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爲吏。

永平中期，顯宗回想樊曄在天水時的政績才能，認爲後來的太守没一個比得上他，下詔書賜給樊曄家中一百萬錢。樊曄的兒子樊融，才能出衆，但喜歡黄老之學，不肯做官。

李章

李章，字第公，河内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

李章，字第公，河内懷縣人。李氏五代做過二千石官員。李章修習《嚴氏春秋》，通經以後傳授學生，先後在州郡做過小吏。光武擔任大司馬，平定黄河以北，召用李章，讓他在東曹任職，李章多次跟隨光武征伐。

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宴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

光武登上皇帝位置以後，任命李章爲陽平令。當時趙、魏地區的豪强常常聚集在一塊兒，清河的望族趙綱於是在陽平的邊界建造土堡，整治鎧甲武器，作惡當地。李章上任後，就擺了宴會派人邀請趙綱。趙綱佩帶利劍，身披用羽毛縫製的衣服，有一百多名武士跟着來到。李章和趙綱相對宴飲，不一會兒，親手用劍殺了趙綱，伏兵也將趙綱的隨從全部消滅，接着李章率騎兵趕到趙綱的土堡，突然襲擊，打敗了敵人，官吏百姓自此得到安寧。

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盗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

升爲千乘太守，因犯殺死盗賊太濫的罪被朝廷徵召，下獄免官。年内被任命爲侍御史，被派出擔任琅邪太守。當時北海安丘縣的大族夏長思等人反叛，接着囚禁太守處興，并且占領營陵城。李章知道後，立刻發兵一千人，騎馬去攻打夏長思。掾史勸阻李章説:“二千石官員外出不得出邊界，部隊不允許擅自發派。”李章握着劍發怒説:“反賊殘暴無道，囚禁劫迫郡守，這怎麽能够容忍！假使因爲討伐賊寇犯罪被殺，我不會怨恨的。”於是率領部隊到安丘城下，懸賞勇敢之士用火燒毁城門，與夏長思交戰，殺了夏長思，殺死敵人三百多，又得到五百多頭牛馬返回。處興回到郡府，將情況報告給皇帝，李章將

諭。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全部所得分給官吏士兵作爲慰勞。後來因計算人口田地不符合實際情況被朝廷召還，因爲李章有功，所以衹罰往邊地戍守防敵。一個多月後免去刑罰讓他回家。後再次被召用，正巧李章病故。

周紆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縣人。他爲人苛刻，缺少恩惠，喜歡韓非的學術。周紆年輕時擔任廷尉史。

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奸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教，爲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

永平中期，周紆補任南行唐長。上任後，他曉諭官吏百姓說："朝廷不認爲我不賢，派我管理百姓，然而我天生仇視狡詐的官吏，立志除掉豪强盜賊，希望大家姑且不要相試!"接着殺了縣内幾十個特别凶暴的人，官吏百姓大爲震動。周紆升爲博平縣令。他拘捕拷問奸惡及貪污受賄的人，没有一個人活着出獄。周紆憑着聲威晋升爲齊國相，他也十分嚴厲殘酷，一味動用刑律，并且擅長寫案牘和法律條文，受到州内郡縣效法。後來因濫殺無辜，再次被降爲博平令。

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决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

建初中期，周紆擔任勃海太守。天子赦免罪犯的詔書每次下達到郡時，周紆總是將詔書藏起不拿出來，先派人到所屬各縣將罪犯全部判决完，纔拿出詔書。結果被徵召到廷尉府，免官回家。

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周紆爲人廉潔，没有錢財，他經常做磚坯來維持生計。肅宗聽説以後很同情他，又讓他擔任郎官，又升遷爲召陵侯相。廷掾害怕周紆威猛明察，想煞煞他的威風，就在清晨弄來一具尸體，將其手脚砍斷，將尸體立在相府門前。周紆得知後，就去看，他站在死人身邊，裝着好像跟死人説話的樣子。暗中觀察到死人口中和眼中有稻芒，就秘密向把守城門的人問道："都有誰運稻草進城?"看門的人説："衹有廷掾。"他又問身邊侍從："外面有誰對我跟死人説話持很懷疑的態度嗎?"侍從説："廷掾對您懷疑。"於是周紆將廷掾逮捕拷問，廷掾全部供認"没殺人，弄來的是路邊的死人"。自此誰也不敢欺騙周紆。

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

天子召他擔任洛陽令。周紆剛上任，先打聽望族的名單，官吏列舉民間的豪强來回答。周紆動了怒，厲聲説道："我本是問像馬氏、竇氏等

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争以激切爲事。貴戚局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黄門郎竇篤從宫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争，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帝知紆奉法疾奸，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貴戚人家，難道需要知道這些賣菜的奴僕嗎?”於是手下官吏瞧着他的臉色旨意行事，比着做激烈嚴酷的事。那些顯貴的皇親國戚都小心翼翼，京師一派太平。皇后的弟弟黄門郎竇篤從宫中回家，夜裏走到止姦亭，亭長霍延攔住竇篤，竇篤的家奴與霍延争了起來，霍延竟然拔着劍對着竇篤比劃，而且肆意辱駡。竇篤上書告訴天子。天子下詔書召司隸校尉、河南尹到尚書處查問，派持劍戟的武士抓了周紆送到廷尉所管的詔獄。幾天以後將他釋放。皇帝知道他奉行法律，痛恨壞人，不肯事奉顯貴的皇親國戚，然而做事苛刻殘酷，失去分寸，多次被有關官員上告，建初八年，終於被免去官職。

後爲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

後來周紆擔任御史中丞。和帝即皇帝位以後，太傅鄧彪上奏周紆任職期間過於嚴酷，不宜主管京師。周紆被免職回鄉。後來竇氏顯貴得勢，竇篤兄弟把持政權，過去衹要有一丁點兒私怨的，統統被殺。周紆認爲自己不可能保全性命，就關了柴門不出，等着災禍臨頭。然而竇篤等人因爲周紆做事公正，而且過去有仇怨誰都知道，因而没敢加害。

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吕産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還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録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永元五年，周紆再次被召用爲御史中丞。竇氏許多人雖然被殺，但夏陽侯竇瓌還在朝中。周紆痛恨此事，就上書説:“臣聽説臧文仲侍奉國君，見到對國君合禮的人，侍奉他就像孝子侍奉父母一樣;見到對國君無禮的人，誅殺他就像鷹鸇追逐鳥雀。案夏陽侯竇瓌，本來輕浮刻薄，心志乖戾不正，對經典毫無學問，但他妄自建造講堂，對外招收儒生，實際聚集奸詐凶暴的人。他輕視皇上聲威，輕慢皇室，又造出天子巡狩封禪方面的書，欺惑公衆，不守正道，應當處以死刑，但主管官員謀到私利，不爲國家考慮。細流雖少，但逐漸可以匯成長江、黄河;炬火雖小，最終能够燃燒原野。履霜堅冰，有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可不引以爲戒加以改正?應當思考吕産專擅竊權的禍亂，永遠想着王莽篡位謀逆的災難，上要考慮安定國家的策略，下要解除萬民的疑惑。”正好竇瓌回到封國。周紆調任司隸校尉。六年夏天，發生旱災，天子親自到洛陽監獄察看

罪犯情況及記録的罪狀，見到兩名犯人被拷打後傷口生蟲，將周紆降職爲騎都尉。七年，升任將作大匠。九年，在任上去世。

黃昌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决曹。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出身原本低微貧賤。由於他家靠近學校，黃昌多次見到衆儒生修習學校中的禮儀，因而喜歡上了，就到學校學習經典。他又熟悉公文法令，所以到郡府擔任决曹。刺史巡視州内郡縣時，見到黃昌，很是驚奇，將他召爲從事。

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奸伏。人有盗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

後來他被授任宛縣縣令，黃昌治理政事崇尚嚴厲威猛，喜歡舉發隱伏未露的壞人壞事。有人偷了黃昌的車子頂蓋，黃昌起初什麽也没説，而後秘密派遣親信門客到手下負責捕獲盗賊的官員家中用出其不意的手段抓住了偷盗者，將偷盗者全家逮捕，同時殺死。宛縣的世家望族戰戰兢兢，都説黃昌像神一樣明察。

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盗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强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脱。宿惡大奸，皆奔走它境。

朝廷選拔有才能的官吏，黃昌晋升爲蜀郡太守。原先的太守李根年紀老，政事悖亂，百姓遭受侵凌冤枉。黃昌一到，來訴訟的官吏百姓有七百多人，黃昌將案件全部處理判决，無不合情合理。黃昌秘密抓到一個盗賊首領，强迫他一一説出各縣中强横殘暴者的姓名住址，而後分派人馬出其不意前去討捕，没有一個人漏網逃脱。那些素來作惡奸猾異常的人，都逃往其他地方。

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起初，黃昌在州府擔任負責文書的佐吏，他的妻子回娘家探視父母，遇上壞人被擄掠，接着輾轉流浪到蜀郡做了别人的妻子。原妻的兒子犯了法，她就親自找黃昌申訴。黃昌懷疑她不像蜀都人，就詢問她從哪兒來。她回答説："我原是會稽餘姚戴次公的女兒，州府主管文書的佐吏黃昌的妻子。我曾經回娘家，被壞人擄掠，就到了這個地方。"黃昌一驚，將她叫到跟前問她："你根據什麽認識黃昌呢?"她回答説："黃昌的左脚心有顆黑痣，他經常説自己可以做二千石官。"黃昌就伸出脚給她看。兩人相抱大哭，重新成爲夫妻。

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

黃昌任太守四年，被朝廷徵召，調任陳國相。屬縣有個姓彭的人過去强横放縱，造了很大

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敕收付獄，案殺之。

的住宅，高高的樓房正靠着大路。黄昌每次到縣裏巡視，彭氏家的婦女總是爬到樓上觀看。黄昌很不高興，就下令將彭氏逮捕下獄，將他判罪處死。

又遷爲河内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又調任河内太守，再换任潁川太守。永和五年，朝廷將他召還，授任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黄昌晉升，補任大司農，後被降職爲太中大夫，在任上去世。

陽球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家中世代爲望族并擔任官職。陽球擅長擊劍，騎馬射箭的本事很高。但天性嚴厲，喜歡申不害、韓非的學術。郡中有位官員侮辱了他的母親，陽球糾集了幾十名少年將這個官吏和全家殺死，自此陽球出了名。起初，他被舉薦爲孝廉，補任尚書侍郎，陽球熟悉精通過去的典章制度，他所起草的奏章和判决意見，經常被尚書推崇信賴。後出京擔任高唐令，因他嚴厲苛刻超過法理，太守將他拘捕并向朝廷彈劾陽球，趕上大赦被釋放。

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奸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

陽球被司徒劉寵召爲屬官，成績推爲優異。九江山中賊寇作亂，連續幾個月不能平息。三府向皇帝推舉陽球具有治理奸惡的才能，朝廷任他爲九江太守。陽球到郡，制定策略，將凶惡的賊寇全部擊敗消滅，逮捕了郡内的奸惡官吏，將他們全部殺死。

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仇，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

調任平原相。陽球貼出告諭説："在這以前我治理高唐，立志掃除奸邪貪鄙的壞人，這樣就被貴郡中知道的人錯誤推舉。從前齊桓公原諒管仲射中車鉤的仇恨，漢高祖赦免季布逃亡的罪行。雖然我的德行不够，但怎麽敢忘記前代的道義？何况君臣的名分確定，過去的事情怎麽可以耿耿於懷呢？現在將以往的過錯一筆勾銷，以觀後效。若是知道告諭以後仍然奸惡不改的，我就不會再寬容了。"郡内的人都畏懼服從。當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上書列舉長官屬吏當中苛刻殘酷和貪污受賄的人，將這些人全部免職。陽球因犯嚴酷罪，被徵召去廷尉府受審，應當免職。靈帝因爲陽球在九江時有功，所以任命他爲議郎。

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

陽球晉升爲將作大匠，因事獲罪。不久，被

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敕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托權豪，俯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蜕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授任尚書令。他上書要求撤掉鴻都文學，説：“在下接到要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畫像并作頌詞，用以鼓勵人從事學業的詔書。臣知道《左傳》云：‘國君的舉動必定被記載。記述的内容不合法度，後代看到什麽！’案載樂松、江覽等人出身低微貧賤，是些才疏學淺的小人，憑藉累世的親戚關係，低三下四，見人顔色行事，希圖被聖明的朝廷任用。有的獻上一篇賦，有的在竹簡上寫滿鳥形篆體，反而官職升到郎中，形象繪於丹青。也有人下筆不能點讀書籍，説話辭不達意，假手他人請其代筆，製造出各種妖妄虚假的東西，可這些人没一個不受到特殊的恩遇，脱離微賤的地位。所以有識見的人都緘口不言，天下嘆惜。臣聽説畫像的設立，是爲了昭示勸諫告誡，想使天子做事從中借鑒得失。没聽説豎子小人弄虚作假，寫點文章頌詞，居然能够妄自竊取朝廷官職，將形象留於絲帛的情况。現在太學、東觀足可以宣揚朝廷的教化。希望撤銷鴻都的選拔，以消除天下人的非議。”奏章呈上去皇帝根本不看。

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奸虐弄權，扇動外内，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䫨、中黄門劉毅、小黄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奸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并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駡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棰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

當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人奸惡肆虐，玩弄權術，煽惑朝廷内外，陽球曾經拍着腿發怒説：“要是陽球做司隸校尉，這些人怎麽能放過呢？”光和二年，陽球調任司隸校尉。王甫在家休假，陽球到宫中感謝皇帝恩德，進言要求逮捕王甫和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䫨、中黄門劉毅、小黄門龐訓、朱禹、齊盛等人，以及這些人的兒子兄弟中擔任太守縣令的人，説他們邪惡狡猾，恣意妄爲，其罪惡够得上誅滅整個家族。太尉段熲諂媚依附被皇上寵幸的壞人，應當一并處死。結果將王甫、段熲等人全部逮捕，送往洛陽監獄，被抓時還有王甫的兒子永樂少府王萌、沛國相王吉。陽球親自到監獄拷打王甫等人，五種酷刑全部用遍。王萌對陽球説：“我父子既然將被殺頭，希望能給老父親稍許減輕點酷刑。”陽球説：“你們的罪惡不可言狀，死了不能消除罪責，竟然想請求寬容嗎？”王萌於是駡道：“你以前像奴僕一樣侍奉我父子，奴僕竟敢反叛你的主人嗎？今天你折磨我們，你將自取其禍！”陽球要人用土堵

盡没入財産，妻子皆徙比景。

住王萌的嘴，棍棒俱下，王甫父子都死在杖下。段熲也自殺。陽球於是將王甫的尸體横放在夏城門示衆，并寫了很大的告示"賊臣王甫"。王甫家的財産全被没收，妻子兒女全被流放到比景。

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京師畏震。

陽球既然殺了王甫，又想接着上告曹節等人，就吩咐中都官從事説："暫且先除掉奸猾的要人，而後一個一個處理世家大户。"權貴人家得知，全都小心翼翼，但凡奢侈修飾用的物品，都各自用器具盛好封上，不敢擺在外面。京師的人對他很畏懼。

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横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捍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

當時爲順帝的虞貴人舉行葬禮，朝廷的百官參加葬禮，回來時曹節見到王甫的尸體被擺在路邊，很是感慨，擦拭眼淚説："我們這些人能够自相殘食，但怎麽可以讓狗來舔王甫的湯汁呢？"他對衆常侍説，今天暫且全部進宫，不要回自己的家。曹節徑自進宫，對皇帝説："陽球原是殘酷凶暴的官吏，以前三府上書説應當免去他的官職，因爲他在九江時的微末功勞，又被提拔任用。像他這種罪過很多的人，喜歡胡作非爲，不宜讓他當司隸校尉，以免放縱他的暴虐。"皇帝於是將陽球改任爲衛尉。當時陽球在外拜祭陵墓，曹節吩咐尚書下令傳召陽球接受任命，不得耽擱詔書。陽球被緊急傳召，就求見皇帝，叩着頭説："臣没有清潔高尚的行爲，意外受到任用，爲朝廷奔走效力。前面雖然揭發并處死了王甫、段熲，但衹是抓住了狐狸，不足以昭示天下。希望能給臣一個月時間，我一定使豺狼鴟梟，全部伏法。"陽球腦袋叩出了血。皇帝身邊的人大聲斥責説："衛尉想抗拒詔書嗎？"這樣反復了多次，陽球纔接受任命。

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這年冬天，司徒劉郃與陽球商議逮捕拷問張讓、曹節，曹節等人知道後，一起誣告劉郃等人。其事已見於《陳球傳》。結果陽球被逮捕，送進洛陽監獄，本人被處死，妻子兒女流放邊疆。

王吉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

王吉，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王甫的養子。王甫記載在《宦者傳》。王吉從小喜歡誦讀書籍，愛出名，但天性殘忍。由於其父把持大權受到寵

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奸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内各舉奸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幸，王吉二十多歲就擔任了沛國相。他通曉政事，能够斷決審理疑難案件，揭發隱藏未露的壞人壞事，大多超出一般人的看法。在郡内他督促人們揭發奸詐官吏和豪强，衹要他們經常犯有比酒肉稍微嚴重的貪污受賄，即使事情過去了幾十年，王吉仍然棄置不用，注銷他們的名册。他專門挑選凶悍的官吏，以打擊判决不法分子。誰生下孩子而不撫養，王吉就殺掉孩子的父母，用土和荆棘一起埋掉。王吉每次殺人，總是在車上將尸體肢解切割，根據他們的犯罪名目，到所屬各縣進行示衆。夏天尸體腐爛，就用繩子將尸骨連在一起，直到在全郡示衆完纔作罷，見到的人很是恐懼。王吉任職五年，一共殺死一萬多人。其他殘忍刻毒的做法，没法數清，郡内人們驚恐萬狀，没有人能自信自己的安全。到陽球告發王甫，王吉主動就捕，死在洛陽監獄。

論曰：古者敦庬，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奸，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黄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奸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論曰：古時候的人敦厚，善惡容易區分。甚至於在衣冠上面畫上特殊標記，用顔色不同的衣服象徵不同的刑罰，但却没有人違犯。後代的人不够敦厚，上下互相欺騙，道德仁儀不足以相互協調，教化訓導又不能懲戒犯罪，於是就嚴刑誅殺，隨時繩之以法，造成嚴酷的官吏用殘暴的方法對付奸惡，藉着痛恨邪惡的秉公正直，助成其殘忍苛刻的肆虐性情。漢代有所謂認爲殘酷是一種能力，似乎聽説過。他們都是以果敢凶悍、精明敏捷的性情，巧妙附會法律條文，像風一樣威猛，似霜一般酷烈，從而獲得煊赫的權力名聲。他們與那些專誠一心遵守道德的官吏相比，優劣怎會如此懸殊！所以嚴延年譏笑黄霸的治理方法，密縣的人嘲笑卓茂的施政，嚴酷已經到了頭，但仍然有不成功的地方。可是，朱邑并没有對人施加刑杖侮辱，袁安未嘗審訊貪污受賄給人治罪，但奸詐邪惡的事情自然禁止，人們也不相互欺騙侵犯。爲什麽呢？因爲威權法律一旦使用，以不正當手段求得免罪的行爲就會興起；仁義道德爲人信服，所以使人心受到感化的效果就很顯著。以不正當手段希求免罪，使威權出現漏洞，壞人就會抬頭；人心受到感化，儘管人已去

世，人們還想念以爲他活着。從一個地區說到天下，那麼刑事訴訟和繁瑣的舉措，還能够找得着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爲薄。斯人散矣，機詐萌作。去殺由仁，濟寬非虐。末暴雖勝，崇本或略。

贊曰：大道的時代已經成爲過去，刑法禮規隨着風氣變得衰微。人心離散了，機巧奸詐就會萌生發作。消除殺戮應循仁德，猛以濟寬并非毒虐。屬於次要的暴力雖然暫時獲勝，但應當崇尚的根本却被忽略了。

後漢書卷一百八

列傳第六十八

宦者傳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周易》說："上天顯示徵兆，聖人遵守它。"宦官四顆星，在天帝星的旁邊，所以《周禮》設立官職，也備有宦者的名目。《周禮》中閽人掌管宮內中門的警戒，寺人負責後宮的戒令。又說"天子有五個人負責皇后的路寢"。《月令》："冬天第二個月，命令負責宮廷出入的宦官察看宮中門户，小心把守宮室。"《詩經》中的《小雅》，也有指責進讒言的《巷伯》篇。然而宦官之在朝廷由來很久了。難道因爲這些人體氣不全，感情志趣專一良善，能够和宮內的人來往，容易驅使養活嗎？然而後代沿襲，宦官的才能和任用逐步擴大。有才能的，就有對楚國、晉國立有功績的勃貂、管蘇，被秦國、趙國著録功績的景監、繆賢。至於宦官的害處也有像豎刁搞亂齊國、伊戾給宋國造成災難的事情。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漢興起後，仍然沿用秦朝的制度，設置中常侍，但也任用士人來參加中常侍的選拔，他們都用銀璫左貂作爲冠飾，在宮廷和臺省供職。到吕后代行皇帝職權，就以張卿擔任大謁者，出入卧室，受命傳達詔令。文帝時，趙談、北宮伯子，很受皇帝親近寵幸。到孝武帝，也喜歡李延年。皇帝多次在後宮宴會，有時在離宮别館悄悄游玩，所以請示上奏機要事情，大都要宦官負責。到元帝時期，史游擔任黄門令，盡心效忠，對朝政有所補益。在這以後，弘恭、石顯以諂諛險惡受到重用，最終發生了蕭望之、周堪的災難，損害玷污了皇帝的德政。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

中興初期，宦官全用閹人擔任，不再攙雜選

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用士人。到永平年間，開始確立宦官的人數，中常侍四名，小黄門十名。和帝即位時年紀幼小，而且竇憲兄弟專擅總攬權柄，朝廷内外的大臣僚屬，没有人同皇帝親身接觸，與皇帝生活在一起的，衹有宦官而已。所以鄭衆能够在宫中主持謀劃，終於除掉了大惡，因而享受分封土地，破格登上宫中卿位。這樣，宫中的宦官開始興盛。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自明帝以後，到延平年間爲止，對宦官的任用逐漸擴大，而且宦官的人數逐漸增多，中常侍達到十名，小黄門有二十名。冠飾改爲金璫右貂，這些宦官兼任公卿官署中的職位。鄧太后以女主身份掌管朝政，而且日常事務衆多而深遠，朝廷大臣議論國事，没辦法進内宫參酌決斷，太后代行皇帝職權下達命令，并不出宫廷範圍，所以不得不任用受閹刑的人，將國家的命運寄托在這些人身上。他們手中掌握着天子的爵位，説出來的話即爲朝廷法令，不再是掖庭永巷中的職責和閨房綉闥的權力了。在這以後孫程奠定了擁立順帝的功績，曹騰參預了擁立桓帝的謀劃，接着五位列侯合謀殺死梁冀，行事出於公正，恩情牢牢植根於皇帝内心，所以朝廷内外信服順從，上上下下對其恭敬畏懼。有的被稱爲具有伊尹、霍光的功績，不比從前記載的任何人遜色；有的被認爲張良、陳平的計劃，重新在當代出現。當時雖然有忠誠的公卿，但竟然遭到排斥。這些人動一動就可以移山倒海，吸吸氣就可以變化霜露。奉承他們的旨意去做，曲意迎召，就能使三族光耀受寵；天性正直，違背其意，就被滅掉三族五宗。漢朝的法紀秩序全都亂了。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宫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臧；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綉。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

至於頭戴高冠，身佩長劍，腰繫朱紱，懷藏金印的人，遍布宫廷；包裹白茅封爲諸侯，分給虎符，向南而坐統治他人的人，可以用十位數來計算。他們的官署住宅，像棋子一樣布列在都城鄉邑；子孫分支及其附從，在州郡邦國超過半數。他們所積蓄的南方的金銀、和氏玉那樣的珍寶，潔白似冰的絲織品、細薄如霧的輕紗，堆滿藏寶的屋子；美人、婢女、歌童、舞女之類的玩物，充斥綺麗的房間。狗馬用刻有文彩的東西裝飾，建築也披上精美的絲帛。這些人搜刮百姓，

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栖，寇劇緣閒，摇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競相縱欲奢侈。他們構陷迫害賢明之士，專門培植黨羽。還有些人相互引薦，希望攀附權貴豪强的人，都接受腐刑閹割，以求自我顯達。一同作惡的人互相扶助，所以他們的黨徒衆多，他們敗壞國家朝政的事情，不可能全部寫出來。所以天下的人爲之嘆恨，有志之士隱居，而寇賊乘隙而起，動摇攪亂了整個華夏。忠良之士雖然心懷憤恨，不時奮起，但話剛説出口災禍接踵而至，很快誅及子孫。接着又大肆拷問有牽連的黨人，輾轉誣陷連累。凡是被稱做有德之士，無不遭受災難。竇武、何進，地位尊崇，又是外戚近親，趁着天下一片喧囂怨怒，集合了衆多英雄豪傑的力量，但却遲疑不決，結果慘敗覆滅。這也是宦官的命運到極點了吧！袁紹奉天命討伐，將宦官全部殺光，但用殘暴取代禍亂，又起什麽作用呢！自曹騰勸説梁冀，竟然擁立年幼糊塗的皇帝，魏武帝跟着這麽做，終於奪取了帝位。所謂"您以什麽作爲開始，必然也以什麽作爲結束"，真的就是這樣啊！

鄭衆

鄭衆，字季産，南陽犨人也。爲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黄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

鄭衆，字季産，南陽犨縣人。他爲人謹慎敏捷，很有心機。永平中期，鄭衆起初在太子家中供職。肅宗即位以後，授任他小黄門一職，升任中常侍。和帝初年，給他加封官位爲鉤盾令。

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并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勛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

當時竇太后把持朝政，太后的哥哥大將軍竇憲等人一齊竊取權力，朝廷大臣上上下下全都依附竇憲，然而惟獨鄭衆一心爲朝廷着想，不肯侍奉權貴及其黨羽，爲皇帝親近信任。到竇憲兄弟圖謀不軌時，鄭衆於是最先謀劃殺了竇憲，因功績升任大長秋。皇帝策書記功，頒布賞賜，鄭衆總是辭去多的，接受少的。自此經常參預商議政事。宦官掌權，自鄭衆開始。

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户。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

十四年，皇帝念鄭衆的功績突出，封他爲鄛鄉侯，食采邑一千五百户。永初元年，和熹皇后增封三百户。

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絶。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爲關内侯。

鄭衆於元初元年去世，養子鄭閎繼承封爵。鄭閎去世，他的兒子鄭安繼承封爵。後來封國滅絶，桓帝延熹二年，又承繼以前封鄭衆的曾孫鄭石讎爲關内侯。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宫掖，建初中，爲小黄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蔡倫在永平末年開始在掖庭供職。建初年間，蔡倫擔任小黄門。到和帝即位，蔡倫轉任中常侍，參預帷幄決策。

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顔，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絶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蔡倫有才學，盡忠職守，勤勉謹慎，多次當面冒犯皇帝，匡正彌補皇帝的過失。每次輪到休假，蔡倫總是關起門來不和賓客往來，冒着風吹日曬在田野勞作。後來被加封尚方令。永元九年，蔡倫主管製作寶劍和各種器械，没一件不是精良工巧，堅固細密，被後代仿效。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自古書籍一般用竹簡編製，那些用絹帛製作的就稱爲紙。絹帛昂貴而竹簡沉重，對人們都不方便。蔡倫於是首先想出主意，用樹皮、麻頭、破布和魚網造紙。元興元年，蔡倫將紙上呈皇帝，皇帝欣賞他的才能，自此以後人們無不跟着使用這種紙，所以天下人都叫它“蔡侯紙”。

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爲龍亭侯，邑三百户。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元初元年，鄧太后因爲蔡倫長期在宫中值宿，封他爲龍亭侯，食采邑三百户。後來蔡倫擔任長樂太僕。四年，皇帝因爲經傳上的文字大多没有審定，就挑選學識淵博的大儒謁者劉珍和《五經》博士、優秀的史官到東觀，各自校正師傳學術，要蔡倫主管這件事。

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敕使自致廷尉。倫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蔡倫最初受竇皇后諷諭指使，誣陷安帝的祖母宋貴人。到鄧太后崩，安帝開始自己處理朝廷政事，命令蔡倫自己去廷尉詔獄。蔡倫耻於受辱，就洗了澡，整理好衣冠，喝毒藥而死。封國被撤銷。

孫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爲中黄門，給事長樂宫。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安帝時，孫程擔任中黄門，在長樂宫供職。

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黄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黄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户。閏、京并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

當時鄧太后主持朝政，皇帝不處理政事。小黄門李閏與皇帝的乳母王聖經常一道誣陷太后的哥哥執金吾鄧悝等人，説他們想廢掉皇帝，擁立平原王德，皇帝經常又恨又怕。到太后駕崩，安帝就殺死鄧氏并且廢掉了平原王，封李閏爲雍鄉侯。另外，小黄門江京憑着阿諛奉承和誣陷他人得到重用，他當初到王邸迎接皇帝，因功被封爲都鄉侯。李閏和江京各食采邑三百户，一道升任

樊豐、黄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内外，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

中常侍，江京兼任大長秋，他們與中常侍樊豐、黄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以及王聖、王聖的女兒伯榮煽動朝廷内外，競相做奢侈暴虐的事情。另外，皇帝的舅舅大將軍耿寶、皇后的哥哥大鴻臚閻顯互相阿諛結黨，竟然冤枉殺害了太尉楊震，將皇太子廢爲濟陰王。

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争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

第二年，安帝崩，北鄉侯被立爲天子。閻顯等人於是專擅朝政，争奪權力，就諷諭有關官吏上奏殺掉樊豐，廢掉了耿寶和王聖，他們的黨羽有的被殺，有的流放。

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嘆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并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爲省内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摇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宫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捍内外。

十月，北鄉侯病重，孫程對濟陰王的謁者長興渠説："濟陰王是嫡血統，原没有品德不好的行爲，先帝聽信讒言，竟然將他廢黜，要是北鄉侯一病不起，一道殺了江京、閻顯，事情就可以成功。"興渠等人同意他的看法。另外，中黄門南陽人王康，先前擔任過太子府中的佐吏，自太子被廢以後，心中經常嘆惜憤恨。又有長樂太官丞京兆人王國，一并附和孫程。到十月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禀告太后，徵召衆諸侯王的兒子，挑選皇帝的繼承者。衆王子還來不及趕到京城，十一月二日，孫程就與王康等一十八人在西鐘下聚集謀劃，他們都割斷單衣作爲盟誓。四日夜間，孫程等人一起在崇德殿上會面，接着進章臺門，當時江京、劉安以及李閏、陳達等人都坐在宫省門下，孫程與王康一道前去殺了江京、劉安、陳達，因李閏的職權勢力長期被宫内官吏信服，想拉他爲頭，就用刀威脅他説："現在應當擁立濟陰王，不得變卦。"李閏説："好吧。"於是將李閏扶起來，一起到西鐘下迎接濟陰王，立他爲皇帝，即順帝。然後召見尚書令、僕射以下的官員，跟從皇帝車駕到南宫雲臺，孫程等人留下來把守宫省門口，攔截并擋住裏外。

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黄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户侯，得李閏者五千户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

閻顯此時在宫内，憂懼窘迫不知道怎麽辦，小黄門樊登勸閻顯徵調軍隊，用太后的詔書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要他們駐守朔平門，以抵禦孫程等人。閻顯將馮詩騙到宫省，太后派人授給馮詩印符，説："誰能抓住濟陰王，封萬户侯；抓住李閏的封五千户侯。"閻顯認爲馮詩率領的部衆不够，要他同樊登在左掖門外迎

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

夫表功録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黄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黄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黄門黄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户；康爲華容侯，國爲酈侯，各九千户；黄龍爲湘南侯，五千户；彭愷爲西平昌侯，孟叔爲中廬侯，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户；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沮侯，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爲褒信侯，楊佗爲山都侯，陳予爲下雋侯，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户；苗光爲東阿侯，千户。

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

接官吏兵士。馮詩趁機打死了樊登，回到軍營駐守。閻顯的弟弟衛尉閻景急忙從宮中返回衛尉府，召集士兵趕到盛德門。孫程傳令召來尚書們，要他們逮捕閻景。尚書郭鎮當時正卧病休息，得知情況，立刻率領守衛皇宮的羽林軍出南邊的止車門，遇上閻景的屬吏士兵，他拔出鋒利的刀，喊道："不要動武器。"郭鎮隨即下車，持節向閻景宣詔。閻景說："什麽樣的詔書?"接着砍向郭鎮，没有砍中。郭鎮拔出劍擊中閻景，將他打下車，郭鎮身邊手下用戟刺閻景的胸部，終於將他活捉，送往廷尉獄中，當夜就死了。第二天早晨，命令侍御史逮捕閻顯等人送往獄中，自此終於平定。順帝下詔書說：

記録功績和善行，是古今一貫的原則。原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黄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和原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劃作惡叛亂，使天下傾危動亂。中黄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黄門黄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心懷忠誠，奮然怒發，并力合謀，終於掃除消滅了主要壞人，穩定了朝廷。《詩經》上不是說過：'任何言語都要兑現，任何德行都應回報。'孫程爲主謀，王康、王國協助。封孫程爲浮陽侯，食采邑一萬户；封王康爲華容侯，王國爲酈侯，食采邑各九千户；黄龍爲湘南侯，食邑五千户；彭愷爲西平昌侯，孟叔爲中廬侯，李建爲復陽侯，食邑各四千二百户；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沮侯，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爲褒信侯，楊佗爲山都侯，陳予爲下雋侯，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食邑各四千户；魏猛爲夷陵侯，食邑二千户；苗光爲東阿侯，食邑一千户。

這就是十九位列侯。另外賞賜車馬、金

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

銀、錢幣、布帛數量每人各不相同。李閏因爲原先没參加謀劃，所以没有被封。接着提拔孫程爲騎都尉。

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永建元年，孫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人爲司隸校尉虞詡申訴罪狀，拿了奏章上殿，斥責皇帝身邊的人。皇帝發怒，就免去孫程的官職，接着打發十九位列侯全部回自己的封國，後來將孫程改封爲宜城侯。孫程一回到封國，怨恨交加，將印綬、符節、策書封好退給皇帝，跑回京師，出入山中。皇帝下詔書找他，恢復他原先的官爵和封地，賜給他車馬、衣服、器物，要他回到封國。

三年，帝念程等功勛，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瞻望車騎。

三年，皇帝想着孫程等人的功勛，將他們全部召還京師。孫程與王道、李元都被授任騎都尉一職，其他全部任命爲奉朝請。陽嘉元年，孫程病重，皇帝前去授任他爲奉車都尉，官位爲特進。孫程去世時，皇帝要五官中郎將追封贈官車騎將軍印綬，賜謚號爲剛侯。侍御史持符節監督負責治理喪事，天子親自到北部尉所轄傳舍，瞻仰孫程的遺體。

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録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

孫程臨終時，寫下遺言上奏，將封國傳給弟弟孫美。皇帝答應了，但將孫程的封國分出一半給孫程的養子孫壽，封爲浮陽侯。後來詔書要記録小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皇帝下詔書凡宦官的養子都可以聽任他們作爲後代，可以繼承封地爵位，明確寫進法令。

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黄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并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

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都很早去世。黄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皇帝的乳母山陽君宋娥互相賄賂，以求加封官爵，增多封邑，又誣陷中常侍曹騰、孟賁等人。永和二年，事情被發現，皇帝將他們全部打發回到封國，并減去他們的四分之一的租税收入。宋娥被剥奪爵位，回到鄉間。惟有馬國、陳予、苗光保全了封邑。

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黄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并擢爲中常侍。梵坐

起初，皇帝被廢時，督察太子家的小黄門籍建、太子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都以没有過失而獲罪，籍建等人被判處流放朔方。到順帝即位，將他們一道提拔爲中常侍。高

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户。

梵因犯貪污受賄的罪，被判處減死一等。籍建後來被封爲東鄉侯，食采邑三百户。

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宫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户。

良賀清廉節儉，謙讓寬厚，官做到大長秋。陽嘉年間，天子下詔書要九卿推舉英武勇猛的人。惟獨良賀什麽人也没有推薦。皇帝引見他，向他詢問原因，良賀回答説："臣生在民間，長在宫廷，既没有知人之明，又未曾和士人結交相知。從前衛鞅通過景監見到秦王，有識之士知道他不會有好結果。現在得到臣推舉的，不是光榮而是受到侮辱。"堅决不答應。他死的時候，皇帝想到他的忠誠，封他的養子爲都鄉侯，食邑三百户。

曹騰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黄門從官。順帝在東宫，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爲小黄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縣人。安帝時，曹騰被任命爲黄門屬吏。順帝在東宫做太子時，鄧太后因爲曹騰年齡小而又謹慎厚道，要他陪侍皇太子讀書，受到特别的親信寵愛。順帝即位時，曹騰擔任小黄門，升爲中常侍。桓帝能够立爲皇帝，曹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有參預决策的功績，都被封爲亭侯，曹騰被封爲費亭侯，升任大長秋，加位特進。

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内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温、弘農張奂、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美之。

曹騰在宫中掌權三十多年，侍奉四位皇帝，未曾出現過失。他所進用推薦的，都是全國有名的人，像陳留人虞放、邊韶，南陽人延固、張温，弘農人張奂，潁川人堂谿典等。當時蜀郡太守通過掌管計簿的官吏向曹騰賄賂，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關搜到了蜀郡太守的信，上書告發蜀郡太守，而且由此彈劾曹騰，請求交給廷尉治罪。皇帝説："信從外面送來，不是曹騰的罪責。"於是扣下了种暠的奏章，曹騰毫不介意，經常稱贊种暠是有才幹的官員，當時的人都感嘆贊美曹騰。

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

曹騰去世後，他的養子曹嵩襲封爵位，种暠後來當上司徒，告訴賓客説："我現在身爲三公，乃是靠了曹常侍的力量。"

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曹嵩在靈帝時賄賂宦官，并且向西園輸送一億萬錢，所以當到太尉。到兒子曹操發兵時，曹嵩不肯跟隨曹操，就同小兒子曹疾到琅邪躲避戰亂，被徐州刺史陶謙殺害。

單超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黄門史。

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横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内，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奸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帝曰："奸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户，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户，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户，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黄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唐衡，潁川郾縣人，桓帝初年，單超、徐璜、具瑗擔任中常侍，左悺、唐衡擔任小黄門史。

起初，梁冀的兩個妹妹做順帝、桓帝的皇后，梁冀接替父親梁商擔任大將軍，作爲兩代掌權的外戚，梁冀威震天下。梁冀自從殺害太尉李固、杜喬等人，更加驕縱横暴。皇后藉助梁冀的勢力恣意忌妒，用毒藥毒死許多人，朝廷上下都閉口不敢説話。皇帝長期受到逼迫，心中經常不平，但怕言語泄漏，不敢設謀對付。延熹二年，皇后崩。皇帝到厠所裏面，單獨叫來唐衡，問他："身邊都有誰同皇后家不和呢?"唐衡回答説："單超、左悺以前去見河南尹不疑，禮數尊敬方面稍有不到，不疑將他們的兄弟抓起來送到洛陽監獄，單超、左悺二人上門道歉，這纔作罷。徐璜、具瑗經常私下痛恨皇后家中的人放縱凶暴，嘴上不敢説。"於是皇帝將單超、左悺叫到内室，對他們説："梁將軍兄弟專擅國家朝政，脅迫宫廷内外，公卿以下官員都跟着他們的旨意做事。現在想殺掉他們，你們認爲怎麽樣?"單超等人回答説："他們實在是國家的奸賊，早就應該殺掉了。但我們力量弱小，不知道聖上怎麽考慮的。"皇帝説："真是這樣的話，你們秘密對付他們。"單超回答説："對付他們不難，但擔心陛下又陷入猶豫不决。"皇帝説："奸臣威脅國家，應當讓他服罪，有什麽猶豫的！"於是又召徐璜、具瑗等共五個人，將計策决定下來，皇帝將單超的臂膀咬出血來，歃血爲盟。於是皇帝下詔書將梁冀及其宗族親戚黨羽全部逮捕處死。左悺、唐衡升爲中常侍。皇帝封單超爲新豐侯，食邑二萬户；封徐璜爲武原侯，具瑗爲東武陽侯，食邑各一萬五千户，每人各賞賜一千五百萬錢；封左悺爲上蔡侯，唐衡爲汝陽侯，食邑各一萬三千户，每人賞賜一千三百萬錢。五個人在同一天受封，所以當世稱爲"五侯"。又封小黄門劉普、趙忠等八個人爲鄉侯。自此權力集中到宦官手

中，朝廷日益動亂了。

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

單超生病，皇帝派使者前去授任他爲車騎將軍。第二年單超薨，皇帝賜給東園製作的棺木、棺中的玉製器具，贈給列侯和將軍印綬，使者治辦喪事。到安葬時，天子派出五個營的騎士，侍御史督察喪事，將作大匠負責建造墳墓。

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并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後來四侯變得凶暴，天下人説他們是："左悺轉動上天，具瑗驕貴無雙，徐璜像趴着的老虎，唐衡胡作非爲。"他們都比着建造住宅，樓宇臺榭雄壯華麗，窮盡天下的精巧技藝。金銀毛織品，用在犬馬身上。他們弄來許多良家美女作爲姬妾，都用珍寶打扮，華美奢侈，像宮中的宮女一樣。他們的僕人隨從都乘坐牛車并且在後面跟了一隊騎兵。另外，他們還供養旁系親屬，有的要來别人家的兒子作爲繼承人，有的買來奴僕作爲兒子，他們都可以傳給封國，繼承封爵。他們的兄弟及婚姻聯親都在州郡擔任長官，都剥削百姓，同盜賊没什麽分别。

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内太守，悺弟敏爲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

單超的弟弟單安擔任河東太守，侄子單匡擔任濟陰太守，徐璜的弟弟徐盛擔任河内太守，左悺的弟弟左敏擔任陳留太守，具瑗的哥哥具恭擔任沛國相，都在所在地爲害作惡。

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内。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黄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栗。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

徐璜哥哥的兒子徐宣擔任下邳縣令，暴虐尤其嚴重。在這以前他要原汝南太守下邳人李暠的女兒，没有得到，等他當上縣令，就率領官吏士兵到李暠的家中，將李暠的女兒帶了回來，調戲并且用箭將她射死，尸體埋在官府内。當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人黄浮擔任東海相，有人告發徐宣，黄浮就逮捕了徐宣全家，不管老少全都加以拷打。佐吏以下官員極力勸阻。黄浮説："徐宣是國家的賊寇，今天殺了他，明天我因此而死，足可以瞑目了。"隨即判處徐宣棄市，將其尸體放在外面給百姓看，郡内人們很是震動畏懼。徐璜於是向皇帝陳述怨言，皇帝大怒，黄浮被判處剃去頭髮并以鐵圈束頸，罰往右校勞作。這五侯的宗族賓客毒虐天下，百姓無法忍受，就起來做賊寇。七年，唐衡去世，皇帝也追贈他爲車騎將軍，同單超的舊例一樣。徐璜去世，皇帝贈送辦喪事用的錢幣布帛，賜給墳地。

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托州郡，聚斂爲奸，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并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内侯。

第二年，司隸校尉韓演因此告發左悺的罪惡，以及左悺的哥哥太僕南鄉侯左稱囑托州郡官員，搜刮財貨，爲非作歹，他家的賓客放縱不法，侵犯官吏百姓。左悺、左稱都自殺了。韓演又告發具瑗的哥哥沛國相具恭貪污受賄的罪，具恭被徵召去見廷尉。具瑗到獄中認罪，上交東武侯印綬，詔書將他降爲都鄉侯，具瑗死在家中。單超、徐璜和唐衡的爵位繼承人，一并被降爲鄉侯，每年租税都上繳三百萬，他們的兒子兄弟另外分封的，全都剥奪官爵和封地。劉普等人被降爲關内侯。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内侯。又托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

侯覽，山陽防東人。桓帝初年，擔任中常侍，憑着諂媚狡猾受到重用，他依仗權勢和貪婪放縱，接受的財貨賄賂數以萬計。延熹年間，由於連年征討，府庫空虚，朝廷就借百官的俸禄和侯王的租税。侯覽也獻上五千匹細絹，皇帝賜爵關内侯。另外，藉着他參預謀劃殺死梁冀有功，晋封他爲高鄉侯。

小黄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并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

小黄門段珪家在濟陰，他與侯覽都營治田地産業，由於接近濟北邊界，他們家的僕人賓客侵犯百姓，搶劫來往行人。濟北相滕延將他們統統逮捕，殺了幾十人，將尸體陳列在路口示衆。侯覽、段珪非常怨恨，將事情告訴皇帝。滕延因犯濫殺無辜罪被徵召去廷尉受審訊，被免職。滕延字伯行，北海人，後來擔任京兆尹，有理政的名聲，當代人稱他爲忠厚長者。

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閲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

侯覽等人自此以後越加放縱。侯覽的哥哥侯參擔任益州刺史，百姓當中衹要家中豐裕的，侯參總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加以誣陷，將他家全都殺死，被他吞没的財物，前後加在一起達好多億。太尉楊秉上告侯參，朝廷以囚車徵召侯參，他在路上自殺。京兆尹袁逢在旅館檢查侯參的三百多輛車子，裝的都是金銀珠寶，錦帛珍玩，不可勝數。侯覽因此被免官，但很快又恢復原職。

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

建寧二年，侯覽以母喪回家，修建規模很大的墳墓。督郵張儉因此上書告發侯覽貪婪奢侈放縱，先後要去和奪去的他人住宅有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他建造的住宅有十六

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宫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没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

處，都有高樓水池苑囿，殿臺樓閣相對，用綺麗的畫和紅漆裝飾，規模層層幽深，僭越擬似皇宫。他又預先給自己建造壽冢，外棺以石頭製成，有兩個門樓，廊廡高達一百尺。他毁壞别人的住宅，挖掘他人的墳墓，搶奪良民，掠奪婦女爲妻，擄掠兒童，以及其他罪惡。張儉請求殺掉侯覽。但侯覽等候攔截奏章，張儉的奏章最終没到皇帝手中。張儉於是毁掉侯覽的壽冢和住宅，没收了他的資産，詳細列舉他的罪狀。他又上告侯覽的母親生前和賓客勾結，擾亂郡國秩序。但奏章又没呈送到皇帝手中。侯覽於是誣陷張儉和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人互相牽聯爲同黨，將他們全部滅族。侯覽接着代替曹節領長樂太僕。

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熹平元年，有關官員檢舉告發侯覽專擅朝權，驕傲奢侈，天子策書收回他的印綬。侯覽自殺，諂媚侯覽的人和侯覽的黨羽一概免去官職。

曹節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黄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黄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户。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曹節本是魏郡人，世代擔任二千石官員。順帝初年，曹節從西園騎士升爲小黄門。桓帝時，升任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曹節持符節率領中黄門、虎賁、羽林軍有一千人，去北方迎接靈帝，陪同靈帝乘車入宫。靈帝即位，以曹節參與定計的功勞，封他爲長安鄉侯，食采邑六百户。

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中黄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黄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户；甫遷中常侍，黄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餘十一人皆爲關内侯，歲食租二千斛。

這時竇太后代行皇帝權力，太后的父親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商量除掉宦官，曹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中黄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個人，共同詐稱皇帝詔書任命長樂管膳食的太監王甫爲黄門令，率領人馬殺害了竇武、陳蕃，事情已記載在《陳蕃傳》、《竇武傳》。曹節升爲長樂衛尉，被封爲育陽侯，增采邑三千户；王甫升爲中常侍，仍舊擔任黄門令；朱瑀封爲都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共普、張亮等食邑五人各三百户；剩下的十一個人都封爲關内侯，每年食租税二千斛。

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

在這以前，朱瑀等人偷偷在明堂中向上天祈禱説："竇氏凶暴，請上天幫助皇帝殺掉他，讓事情一定成功，天下得到安寧。"已經殺了竇武

令太官給塞具，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

等人，皇帝下詔書要太官供給祭祀用具，賜給朱瑀五千萬錢，其他人各不相同，後來改封他爲華容侯。二年，曹節病重，天子下詔書授任他爲車騎將軍。不久，曹節病愈，上交車騎將軍印綬，免去車騎將軍職位，仍舊擔任中常侍，官位特進，俸禄爲中二千石，不久又調任大長秋。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禄，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

熹年元年，竇太后崩，不知道什麽人在朱雀闕上寫道："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囚禁殺害太后，常侍侯覽殺害許多黨人，公卿大臣都空受俸禄，沒有一個人進忠言的。"皇帝於是下詔書給司隸校尉劉猛，要他負責追捕，十天碰頭一次。劉猛認爲誹謗書上的話很正直，不願意捕捉太緊，一個多月，何人所爲也沒確定。劉猛因此被降職爲諫議大夫，任命御史中丞段熲接替劉猛，段熲於是到處追捕，以致抓了太學游學的學生來，被關押的有一千多人。曹節等人一直怨恨劉猛，要段熲用其他事情告發劉猛，結果劉猛被判去左校勞作以抵罪責。朝廷大臣大都爲劉猛説話，纔免去他的刑罰，後來公車再次徵召他。

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

接着曹節與王甫等人誣告桓帝的弟弟勃海王悝謀反，殺了劉悝。因這項功勞而被封的有十二人。王甫被封爲冠軍侯。曹節也增封采邑四千六百户，與以前所封合起來有七千六百户。曹節的父親兄弟子侄都當上了公卿、校尉、州牧郡守、縣令縣長，遍布天下。

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曹節的弟弟曹破石擔任越騎校尉，越騎營中有位伍長，他的妻子長得漂亮，曹破石向伍長要他的妻子，伍長不敢違拗，但他的妻子堅决不肯去，就自殺了。曹節一家荒淫暴虐，大都是這類事情。

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

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上奏要求殺掉王甫以及王甫的兒子長樂少府王萌、沛國相王吉，結果他們都死在獄中。當時連續發生災異，郎中梁國人審忠認爲這是朱瑀等人的罪惡所造成，就上書説：

>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

> 臣聽説治理國家能得到賢明的人國家就安定，失去賢明的人國家就危險，所以舜有五位賢臣因而天下太平，湯用了伊尹而不仁愛的人遠遠躲開。陛下即位初期，未能親自

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閒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鋤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仇。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吴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宫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奸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

處理國事，皇太后想着陛下還在養育階段，暫時掌管朝政，所以中常侍蘇康、管霸順應天時而被處死。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拷問他們的黨羽，立志清理朝政。華容侯朱瑀知道事情暴露被發覺，災難臨頭，就謀劃反叛，給朝廷製造禍亂，衝撞踐踏朝廷，搶奪璽綬，脅迫陛下，聚集衆大臣，離間母子骨肉之情，竟然殺害了陳蕃、竇武和尹勳等人。接着他們共同分割城邑邦國，互相封賞。他們的父子兄弟享受顯貴榮耀，平時與他們關係親密的人分布在各州郡，有的當上九卿，有的占據三公。他們不考慮俸禄豐厚地位顯貴的責任，反而以不正當手段謀求私利，聚斂了很多財物。他們建造的房宅，連成街巷。他們偷着在宫苑的河中釣魚，車馬衣服珍玩可以和皇帝比擬。公卿大臣和士人全都默不作聲，没人敢發表意見。州牧郡守禀承他們的意志行事，官吏的召用和舉薦，不用有才德之人而用愚蠢之輩。所以出現了蝗蟲，外族賊寇興起。上天憤怒到極點，已有十多年了，所以天上連年出現日食，地上發生地震，目的是爲了告誡皇帝，想使皇帝覺悟過來，殺掉壞人。從前高宗藉野鷄鳴叫的異常情況，所以獲得中興的功績。近來神靈爲了啓發陛下，使陛下覺悟，顯現盛怒，所以王甫父子順應天時而被斬首，路上的行人，男男女女，没有一個人不叫好的，就好像除掉了自己父母的仇敵。實在奇怪陛下再次容忍這類妖孽臣子，不將他們全部消滅。從前秦朝皇帝信任趙高，結果使國家受到危害；吴國國王使用受刑的人，親身遭遇禍難。虞公懷抱珍寶手中牽馬，魯昭公被趕到乾侯，是因爲不聽宫之奇、子家駒的話以致國家被滅，受到侮辱。現在因爲心中不忍的恩典，赦免他們應當滅族的罪行，一旦他們的奸惡計謀得逞，後悔又怎麽來得及呢！臣擔任郎官十五年了，都是耳聞目睹，朱瑀的所作所爲，實在是上天不能放過的。希望陛下留出短暫的時間聽聽臣的意見，裁斷省察

臣的奏章，掃除這些惡人，以應合上天的憤怒。對朱瑀審訊驗實，如果有不合臣所說的，臣願意接受烹煮的刑罰，妻子兒女均被流放，以禁絶妄説的現象。

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

奏章給擱下不予答覆。曹節最終領尚書令。四年，曹節死時，皇帝追贈他爲車騎將軍。後來朱瑀也病死，都是養子繼承封國。

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審忠字公誠，宦官被除掉後，他被公府召用。

吕强

吕强，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强爲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

吕强，字漢盛，河南成皋人。吕强自小以宦官擔任小黄門，後升爲中常侍。他爲人清廉忠誠，一心爲公。靈帝時，依照慣例封宦官，吕强被封爲都鄉侯。吕强推辭謙讓，誠懇痛切，堅持不敢承受，皇帝衹好隨他。接着吕强上書陳述國事説：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并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或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

臣聽説諸侯取象於天上的二十八宿，而分封天子的土地，高祖再三約定不是功臣不能封侯，這是爲了尊重朝廷的爵位，顯示獎勸和懲戒。在下聽説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人，還有侍中許相，一并被封爲列侯。曹節等人身爲宦官，福分淺薄，人品低賤，對天子阿諛奉承，誣陷他人，靠了諂媚和邪惡得到寵幸，恣意毒害才能傑出的人，妒恨忠良之士，造成趙高那樣的禍亂，却没有被車裂處死，從而掩去天子的賢明，結成自己的私黨。但陛下没有覺察，隨便授給他們爵位土地，致使他們建立封國，承繼家業，任用小人。另外，陛下恩德一并擴大到他們家裏人身上，使他們身佩貴重的金銀紫綬，相繼擔任宰相。這些人蒙受國家重大恩典，不想想他們的祖先，修明他們的德行，反而結交奸邪幫黨，和許多諂媚小人勾結。陛下爲這些人的小才所迷惑，特别給他們恩惠，而且授給的官職又不相稱，賢明有才的人没有提拔，空享俸禄的人反而受到寵愛，必定受到光榮擢升。陰陽不和諧，莊稼不結果實，百姓不得安寧，全部由此引起。臣誠然知道封侯的事情已經實施，説了也無濟於事，臣

所以冒着殺頭的危險觸犯皇上而陳述自己的愚忠，實在是希望陛下減少改正已經發生的錯誤，從此不再出現。

臣又聞後宫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户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恤。宫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宫致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税，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勞；悦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

臣又聽説後宫選入好幾千宫女，穿衣吃飯的花費，每天要幾百金。近來糧食價格雖然低賤，但每家都有飢餓的面容。按理説糧食應當昂貴但現在價格低賤，其原因在於賦税徵收頻繁，以供給官府，百姓寒冷但不敢穿衣，飢餓但不敢吃飯。百姓這樣窘困，但没有人體恤他們。宫女没什麽作用，都充斥後宫，天下的百姓雖然拼命耕田種桑，仍然不能滿足需求。從前楚國的女子悲哀憂愁，導致西宫發生災害，何况長年累積，能没有憂愁怨恨嗎？上天生下衆多的百姓，設立君主來統管他們。君主的做法符合人君之道，百姓就像擁戴父母一樣擁戴他，像仰望日月一樣仰望他，雖然經常有徵税，百姓還盼望君主的仁愛恩惠。《周易》説："讓百姓高高興興地去做事，百姓會忘記辛苦；讓百姓高高興興地去冒險，百姓會忘記死亡。"太子是國家儲君，應當記誦這句話；一旦登基治理國家，應當照這句話去做事。

又承詔書，當於河閒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閒疏遠，解瀆邈絶，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逾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晋平公曰：

又接到詔書，準備在原河閒國建造解瀆館。陛下像龍一樣騰飛而登上皇帝位，雖然出自諸侯國，但處在九重天上的皇帝高位，難道適合存有留戀過去的想法？而且，河閒國遥遠，解瀆館阻隔，反而要勞動百姓，用盡力量，看不出有便利之處。另外，現在外戚四姓小侯和位尊受寵的人家，以及宦官和王族中没什麽功績德行的人，他們建造的客館寓舍，總共上萬，樓閣相互連接，各種絢麗色彩和白堊，用於裝飾的雕刻，没法説盡。喪事葬禮逾越規定，奢侈華麗超過禮制，大家競相模仿效法，没人願意糾正。《穀梁傳》説："財物用盡就會埋怨，力量用完就會惱怒。"《尸子》説："國君好比器皿，百姓好比水，器皿是方形水就成方形，器皿是圓形水就成圓形。"朝廷教化百姓，好比風使草倒伏。現在朝廷没有戒除奢侈的辦

"梁柱衣綉，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厩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

法，臣下却有縱欲的弊端，致使禽獸吃着百姓的美味食物，建築覆蓋着百姓的布帛。從前師曠勸諫晋平公説："房屋的梁和柱一旦裹上華美的布帛，百姓就連粗麻衣服也穿不上；池子裹有被倒掉的酒，就會有渴死的士人；馬厩裹的馬喂的是糧食，百姓就面有飢色。身邊的臣子不敢規勸皇上，遠在外邊的臣子就不可能暢所欲言。"説的就是這種情况。

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勛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另外，聽説前面在金商門召見議郎蔡邕策問國事，但派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人帶詔書去説明皇上旨意。蔡邕不敢身懷道術而聽任國家迷亂，因而言辭痛心，盡力回答，貶低諷刺了顯貴大臣，嘲笑指責了宦官小人。陛下没有對蔡邕的言論加以保密，結果泄漏了出去，邪惡小人都伸長了脖頸，潤滑嘴唇，拭净舌頭，争着想吃掉蔡邕，製造匿名信誣陷他。陛下反過來接受他們的誹謗，將蔡邕判罪，全家遭到放逐，老少流離失所，難道不是有負忠臣嗎？現在大臣們都以蔡邕爲戒，在朝廷上害怕遭受没法預料的災難，在下面害怕劍客加害，臣知道朝廷不再能聽到忠言了。原太尉段熲，英勇蓋世，熟悉邊疆情況，自小從軍，到老年建成功業，先後侍奉二位皇帝，功業昭著，獨一無二。陛下既然已經一一記叙他的功績，讓他當上宰相，但他遭到司隸校尉陽球的誣陷脅迫，不僅自己身死，妻子兒女又被放逐遠方。天下的人都爲之傷感，有功的大臣感到失望。應當將蔡邕召還重新授予職位，讓段熲的家屬返回京城，這樣忠正之路就會敞開，大家所有的怨言就可以止息了。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皇帝知道吕强的忠心但不能采納。

時帝多蓄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强上疏諫曰：

當時皇帝積蓄了很多個人收藏，收集天下的珍寶，郡國每次進貢，先得送禮給内署，名叫"引路費"。吕强上書勸諫説：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

天下的財物無一不是稟受了陰陽而生，又全都屬於陛下所有。既然屬於陛下所有，難道還分公私？然而現在中尚方收集各郡的

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

珍寶，宮中的府庫堆積天下的絲帛，西園聚斂大司農掌管的收藏，宮内牲口棚會集了太僕掌管的馬匹，并且送貢品到府庫，總是有引路的財物。徵調廣而百姓窮，花費多而貢獻少，官吏中奸詐之人趁機謀利，百姓受其害。另外，阿諛奉承的大臣，喜歡進獻他們的個人收藏，奉承諂媚的人被無原則寬容，自此受到任用。

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虚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

舊法選舉官吏委托三公府負責，三府推薦了人選，佐吏們參預謀議，詢問被選人的情況，估量他們的才能，讓他們接受考試擔任職位，要求他們建立功績。若是没什麽可考察推薦的，就交給尚書處理。尚書上奏彈劾，請求交廷尉審查是否屬實，實行處罰。現在衹交給尚書負責，有時天子又下令任用，這樣，三公就免去了選舉官吏的責任，尚書也不再連坐，賞罰無所實施，難道有誰願意白白辛苦嗎？

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

著書立説而彰明過錯没有責任，明亮的鏡子照見缺點没什麽不好，如果厭惡别人著書立説記述錯誤，那就不應當去學習；如果不願意明亮的鏡子照見缺點，那就不應當去照。希望陛下慎重考慮臣的意見，不要將記述過錯照見缺點作爲罪責。

書奏不省。

奏章呈送上去皇帝不看。

中平元年，黄巾賊起，帝問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强兄弟所在并皆貪穢”。帝不悦，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强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奸明審。”遂收捕宗親，没入財産焉。

中平元年，黄巾賊興起，皇帝向吕强詢問應當采取什麽措施。吕强想先殺掉皇帝身邊的貪婪邪惡之徒，廣泛赦免黨人，選擇能幹的刺史和二千石官員。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先赦免了黨人。結果常侍們人人要求辭去官職，并且各自召回在州郡做官的宗族親戚子弟。中常侍趙忠、夏惲等人就共同誣陷吕强，説他“與黨人一同非議朝廷，多次閲讀《霍光傳》。吕强的兄弟在所在地全都貪婪污穢”。皇帝很不高興，派中黄門拿了武器宣召吕强。吕强聽説皇帝宣召，生氣説：“我死了，禍亂就要發生了。大丈夫想的是對國家盡忠，怎麽能够和管監獄的官吏對質呢？”於是自殺了。趙忠、夏惲又説吕强的壞話：“吕强見到宣召并不知道問什麽，就在野外自殺，明

確説明他有奸惡行爲。”於是逮捕了吕强的宗族親戚，没收了他家的財產。

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争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當時宦官濟陰人丁肅、下邳人徐衍、南陽人郭耽、汝陽人李巡、北海人趙祐等五人被稱爲清廉忠正，他們的家都在鄉里街巷，不去争奪威勢權力。李巡認爲博士們分甲乙兩科考試，競争名次高下，互相告發，致使有人行賄改寫蘭臺漆寫的經書文字來附合他們自己的文字，就稟告皇帝，打算與衆儒者一同將《五經》文字刻在石頭上，皇帝因此下詔書要蔡邕等人正定經書的文字。自這以後《五經》文字確定，因而消除了争論。趙祐學問廣博，看的東西多，他著的書或經他校正的書，爲衆儒者所稱道。

又小黄門甘陵吴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托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另外，小黄門甘陵人吴伉，擅長以風占吉凶，博學通達，被稱爲廉潔奉公。吴伉知道自己不會被任用，經常藉口生病回到家中，悠閑地修養自己的情趣。

張讓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黄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爲關内侯，食本縣租千斛。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他們從小在宫中供職，桓帝時擔任小黄門。趙忠因爲參預了殺掉梁冀的事而有功，被封爲都鄉侯。延熹八年，被貶爲關内侯，食本縣的租税一千斛。

靈帝時，讓、忠并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佗，資産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争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凉州刺史。

靈帝時，張讓、趙忠一同升爲中常侍，被封爲列侯，與曹節、王甫等人互相呼應。曹節死後，趙忠領大長秋。張讓有家奴主管家中事務，他勾結官吏，接受賄賂，聲勢顯赫。扶風人孟佗，財産富贍，與張讓的家奴結爲朋黨，用盡全部家産去贈送慰問張讓的家奴，决不吝惜任何東西。張讓的家奴全都感激他，問他：“您想要什麽？衹要我們力所能及的。”孟佗説：“我希望你們給我行一次拜禮。”當時要求拜見張讓的賓客很多，車子經常達到幾百幾千輛，孟佗此時也拜見張讓，由於來得晚，車子没法前進，主管家務的家奴於是率領其他的奴僕在路邊迎接拜見孟佗，接着一同抬着車子進了門。賓客們全都震驚，以爲孟佗同張讓關係密切，都搶着用珍玩賄賂他。孟佗拿出一部分送給張讓，張讓大爲高興，就任命孟佗爲凉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

這時候，張讓、趙忠以及夏惲、郭勝、孫

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盗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并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奉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

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共十二人，都擔任中常侍，封爲列侯，顯貴受寵。他們的父兄子弟遍布州郡，在地方貪婪殘暴，爲害百姓。黄巾已經興起，盗賊紛擾動亂，郎中中山人張鈞上書説："臣私意認爲張角所以能够拉起隊伍作亂，許許多多的人所以高興地歸順張角的原因，都由於十常侍大都讓他們的父親兄弟子侄、有婚姻關係的親戚、賓客主管州郡，這些人壟斷財貨，謀取利益，侵害掠奪百姓，而百姓的冤屈無從上告申訴，所以商量做違法的事情，聚在一起做盗賊。應當殺掉十常侍，將他們的腦袋挂在南城郊外，并且派使者宣告天下，可以用不着動用軍隊，而且大寇自然消滅。"天子將張鈞的奏章給張讓等人看，這些人都摘掉頭冠，赤着雙脚叩頭，請求讓自己進洛陽詔獄，而且拿出家産資助軍隊的費用。皇帝下詔書要他們戴上頭冠，穿上鞋，和以前一樣處理事情。皇帝對張鈞發怒説："這人真是狂妄之徒。十常侍中難道連一個好的都没有嗎?"張鈞再次上書，仍然和前一份奏章相同。皇帝將它擱在一邊不予答覆。天子下詔書要廷尉、侍御史查問有誰從事張角的道術。御史禀承張讓等人的旨意，就誣陷張鈞學習黄巾道術，將張鈞逮捕，打死在獄中。然而事實上張讓等人很多和張角勾結。後來中常侍封諝、徐奉的事情被發覺處死，皇帝因此發怒，責問張讓等人説："你們這些人經常説黨人想謀反，將他們全都禁錮，不許做官，有些人被殺頭。現在黨人再次爲國家效力，你們這些人反而同張角勾結，可以殺你們了吧?"張讓等人都叩着頭説："這都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覽所做的。"皇帝這纔作罷。

明年，南宫災。讓、忠等説帝令斂天下田畝税十錢，以修宫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黄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宫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

第二年，南宫發生火災。張讓、趙忠等人説服皇帝向天下增收每畝田十錢的租税，用來修建宫室。徵調太原、河東、狄道等郡的木材和有紋理的石頭。各州郡安排運送到京師，黄門和常侍們經常指使人斥責東西不符合要求，然後强行折成很低的價格買下來，衹給原價的十分之一，而後再賣給宦官，宦官們又不是很快接受，結果木材堆積腐爛，宫室連年不能建成。刺史、太守私

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下又增加徵調，百姓呼號哀嘆。凡是詔書要求徵調的東西，都要西園騎士秘密規約誡飭，稱爲“宮内的使者”，造成州郡恐慌動亂，而這些使者很多接受賄賂。刺史、二千石官員以及茂才孝廉的升遷授任，都要求出錢資助軍費和修建宮室，大的郡要出到二三千萬錢，其餘的郡出錢數目不等。準備上任的官員，都先到西園議價成交，然後纔能上任。有的人錢不够，結果自殺。有些操守清廉的人，要求不去做官，但都强迫他們去上任。

時鉅鹿太守河内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絶修宮錢。

當時鉅鹿太守河内人司馬直剛剛上任，因爲他有清廉的名聲，減掉三百萬錢的債務。司馬直接到詔書，心中悵惘，説：“身爲百姓的父母，反而要去盤剥百姓，以滿足眼下要求，我不忍心去做。”藉口有病辭職，没被同意。司馬直先到孟津，上書盡情陳述當今朝政的失誤和古今造成禍亂敗滅的教訓，隨即服藥自殺。奏章送上去後，皇帝爲此暫停徵收修建宮室的錢。

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閒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臧，復寄小黄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并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虚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另外，在西園建造萬金堂，將大司農掌管的金錢絲帛拿來堆積其中。又返回河閒買田地住宅，修造房屋樓觀。皇帝原本出於諸侯家庭，一向貧窮，經常感嘆桓帝没能建造家中住宅，所以積聚個人藏錢，又在每個小黄門和常侍處寄放幾千萬錢。皇帝經常説：“張常侍是我的父親，趙常侍是我的母親。”宦官得志後，肆無忌憚，都修建住宅，和皇帝相比擬。皇帝經常登上永安宮瞭望臺，宦官害怕皇帝看見他們的住宅，就要中大人尚但勸阻説：“天子不應當登高，登高百姓就會耗費離散。”皇帝自此不敢再登臺榭。

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倉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禄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

第二年，皇帝終於派鉤盾令宋典修建南宮玉堂，又派掖庭令畢嵐鑄造了四排銅人放在倉龍闕和玄武闕。又鑄造了四個鐘，每個鐘的容量都是二千斛，懸挂在玉臺和雲臺殿前面。又鑄造天禄蝦蟆，位於平門外橋東，蝦蟆口中吐水，吐出的水輾轉流入宮中。還製造了引水用的翻車和吸水用的渴烏，放在橋西，用來噴灑南北郊的道路，省去百姓給道路灑水的煩勞。還鑄造了四出紋錢，錢上都有四條紋路。有見識的人私下説朝廷奢侈暴虐已經過分，具體已現出徵兆，這種錢

以忠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

鑄成，必然分四路離去。等到京師大亂，錢果然流到全國各地。皇帝又任命趙忠爲車騎將軍，一百多天以後撤銷任命。

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悦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六年，皇帝崩。中軍校尉袁紹勸說大將軍何進，要他殺掉宦官以使天下的人高興。但謀劃泄漏，張讓、趙忠等人趁着何進進宫，就一同殺了何進。但袁紹部署軍隊殺了趙忠，捉拿宦官不管老少全部殺死。張讓等幾十個人劫持天子作爲人質逃到黄河邊，追兵很緊，張讓等人悲哀哭泣，向皇帝辭别説："我們被殺光，天下就亂了。希望陛下自我珍重！"都投河自殺。

論曰：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内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閒，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論曰：自古以來使大業淪喪、宗族祭祀絶滅者，有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夏、商、周三代因爲寵幸女色造成禍亂，嬴秦因爲奢侈暴虐導致災難，西京因爲外戚失去帝位，東都因爲宦官使國家覆滅。成敗的由來，過去的史家討論很長時間了。至於災難由於宦官造成，其大致情形仍然可以論説。爲什麽呢？受過閹刑的人，情理上愧對身體完整的人，其聲譽榮寵不會給宗族增輝，身體又不可能傳宗接代，推其情理看不出他們的害處，他們辦事情容易受到信任，加上他們對朝廷政事耳濡目染，知道很多典章制度，所以年紀輕的皇帝根據他們的謹慎和舊交立功，女主憑藉他們向外廷傳達命令，向他們詢訪政事心中不會猜疑忌憚，寵愛親近他們有令人心悦的長相。也有忠誠寬厚公平端正的宦官，他們身懷道術，糾正邪惡。有的宦官才智敏捷，善於應對，設弄智巧弄亂實情。有的宦官從忠正賢良那裏得到聲譽，先對之舉薦稱譽。不衹是恣意逞凶，限於横暴而已。然而真誠和邪惡并行，真情和外表相離，所以能够迷亂昏庸年幼的皇帝，混淆視聽，大概也有其道理。用奸詐的方法謀取好處既然滋生，黨徒日益擴大，正直的大臣直言反對，必然先就漏泄了説過的言論，血緣密切的外戚激於義憤，正好給宦官專擅朝政奪取權力以可乘之機。這是忠誠賢良的人才智所以無法發揮，國家所以變爲廢墟的原因。《周易》説："脚下踏着霜，堅冰就要到來。"説的就是演變過程已經很長了。現在推

尋其根源，又難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嗎？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乃巷職，遠參天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

贊曰：用人方面的失誤不是小問題，重用過分就會出現差訛。何况宫巷内的職位，竟然越職預聞國家大政？宦官玩弄法令條文，阿諛奉承，作威作福，爲害家族，爲害國家，結局又怎麽能不同呢？

後漢書卷一百九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傳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過去，在王莽和更始交替時期，天下分裂動亂，禮樂分崩離析，典章文學殘缺衰敗。到光武中興，喜歡經學，没來得及下車，就先去訪求儒雅之士，采集搜求殘缺的文章，增補充集漏失散逸的典籍。在這以前，天下的有學之士大多携帶書籍，逃往山林水澤處隱居。自此無不手抱肩負古代典籍，像雲一樣聚集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等人，接連會集。於是確立《五經》博士，各自以家法傳授學生，《易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經》有齊、魯、韓，《禮記》有大小戴，《春秋》有嚴、顏，一共有十四家博士，太常按照次序總管他們。

建武五年，於是修建太學，改法古代典章制度，籩豆和盾斧陳列的陣容，排列齊備，身穿直領衣服、步履合乎法度的儒生，徐徐在其中行進。中元元年，開始修建三雍。明帝即位後，親自去舉行禮儀。天子首先領戴通天冠，身穿繪有日月星辰的衣服，完備車駕、儀仗及祭祀所用器物，隆重舉行清掃道路的儀式，天子在明堂上朝見群臣，登上靈臺觀看天象雲氣之色，在辟雍袒露身體切割牲口，敬重供養三老五更。宴饗和射禮結束後，皇帝端坐，親自講論經義，衆儒生手拿經典在皇帝面前詰問辯駁，士大夫和官吏，以及環繞辟雍的橋門來觀看和聽講的人大約用億和萬來計算。在這以後天子又爲功臣的子孫、四姓親族支屬另外建造學校，搜求選擇學問很高的人來傳授他們學業，從期門和羽林軍的士卒開始，

要他們全部讀懂《孝經》的章句，匈奴首領也派兒子到學校學習。多麼盛大輝煌的場面啊，在永平時期達到鼎盛了！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并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建初中期，天子在白虎觀廣泛召集衆儒生考正審議經書學術的同異，連續幾個月纔結束。肅宗親自到場以皇帝身份裁決，同宣帝在石渠閣的舊例一樣，回頭要史臣撰寫通義。并且下詔書要高材生學習《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然没有在官學建立博士，但都選拔成績優異的人擔任講郎，在皇帝身邊的官署供職，目的是搜羅遺漏散逸的學者，廣泛保留各家學術。和帝也多次去東觀，瀏覽閲讀衆多的書籍。到鄧太后代行皇帝權力，從學之士很是懈怠。當時樊準、徐防一同陳述敦促學術的措施，并且説負責學術的人大都不稱職，於是天子下詔書要公卿精選儒學官員，三署的郎官衹要能精通經術，都可以得到選拔。自安帝處理朝政以後，對六藝文章不重視，博士不設講座，弟子們彼此看着怠惰離散，學校坍塌破敗，全都成爲菜園，以至放牧和割柴草的小孩，到裏面砍柴割草。順帝被翟酺的話感動，就重新修建學校，所造的房屋共有二百四十棟，一千八百五十間。讓明經考試中成績下等的人去補任學生，甲乙兩科各增加十個名額，對郡國中年老博學的儒者都補授郎和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詔書説："自大將軍以下到六百石官員，都讓兒子到學校學習，每年經常在舉行鄉射禮的月份讓他們宴饗聚會，以此作爲常例。"自此游學的人增多興旺，達到三萬多學生。但章句之學逐漸荒疏，并且大都相互崇尚虚浮不實，儒者的風範已是衰敗了。黨人被殺以後，名望突出行爲高尚的人大多受牽連而被流放罷免，以後終於發展到憤怒相争，互相告發，也有私人以金錢財貨買通，改正蘭臺漆寫的經書文字，來附和他們自己的經書文字。熹平四年，靈帝於是下詔書要群儒正定《五經》，刊刻在石碑上，用古文、篆書、隸書三種字體相互驗證檢校，立在太學門前，讓天下的人都作爲標準。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

當初，光武遷回洛陽時，經籍和圖錄讖緯方面的書裝了二千多輛車，自這以後，比過去增加

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了三倍。到董卓遷都的時候，官吏百姓紛擾戰亂，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所藏的典籍文章，都被競相割裂拋散，那些絲帛書籍，大的就被連綴成帷帳車蓋，小的就被做成行囊。到王允收集帶往西京時，衹有七十多輛車，道路艱險遥遠，又丢失了一半。後來長安之亂時，書籍一時間全被焚毁，都蕩然無存了。

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録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東京的學者衆多，難以詳細記載，現存衹記録那些能够精通經典成爲一家的人作爲《儒林篇》。那些自有列傳的人，就不同時記述了。如果師法傳承應當標明姓名作爲證明的，這纔予以記述。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别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横，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漢書》上説：田何傳授《易經》給丁寬，丁寬傳給田王孫，田王孫傳給沛國人施讎、東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賀，自此《易經》有施、孟、梁丘學説。另外，東郡人京房跟梁國人焦延壽學習《易經》，另創京氏學。還有東萊人費直傳授《易經》，傳給琅邪人王横，成爲費氏學。費氏《易經》原爲古文本，被稱爲《古文易》。另外，沛國人高相傳授《周易》，傳給其子高康和蘭陵人毋將永，成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都立爲博士，費、高二家没有能立爲博士。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的後代。劉昆從小學習禮儀，平帝時，跟隨沛國人戴賓學習《施氏易》。他擅長彈奏雅琴，懂得五音韵律。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

王莽時代，劉昆教授的學生經常達五百多人。每到春秋季節舉行宴饗射禮時，劉昆經常陳設典制儀式，用没有油漆雕飾的白木瓠瓜的葉製作俎豆，用桑木製作的弓和蓬草製作的箭舉行射儀，射時唱《詩經》中的“菟首”。每次舉行禮儀時，縣官總是率領屬下來觀看。王莽認爲劉昆聚集很多人，私自舉行重大禮儀，存有僭擬皇帝的想法，就將劉昆全家抓起來關在外黄監獄。不久王莽敗滅，劉昆被釋放。很快天下大亂，劉昆到河南負犢山中避難。

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灾，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

建武五年，劉昆被舉薦爲孝廉，他没去，就逃到江陵去教授學生。光武得知後，隨即任命他爲江陵令。當時縣内連年發生火災，劉昆總是對着火磕頭，大都能够使天上下雨使風止息。朝廷徵召他擔任議郎，不久升爲侍中、弘農太守。

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禄勛。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禄終其身。中元二年卒。

在這以前，崤山和黽池間的驛道上經常有老虎爲害，行人不敢通過。劉昆任職三年，仁愛和教化得到普遍施行，老虎都帶了小虎過黄河離去。皇帝聽説以後很驚異。二十二年，劉昆受徵召接替杜林擔任光禄勛。詔書詢問劉昆："以前你在江陵，使大風反過來滅掉火，後來擔任弘農太守，老虎北渡黄河，您施行了什麼德政而造成這樣的事情?"劉昆回答説："偶然碰上罷了。"皇帝身邊的人都笑劉昆老實遲鈍。皇帝感嘆説："這是忠厚的人説的話。"回頭要人記在竹簡上。天子要劉昆進宫教皇太子、諸侯王和四姓小侯一共有五十多人。二十七年，劉昆被授任騎都尉。三十年，劉昆因年老請求辭去官職，天子下詔書賜給他洛陽的住宅，以一千石俸禄奉養終身。中元二年，劉昆去世。

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劉昆的兒子劉軼，字君文，繼承父親的學業，學生也非常多。永平年間，他擔任太子中庶子。建初中期，逐漸升任宗正，在職去世，於是後代都擔任宗正一職。

洼丹

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世代傳授《孟氏易》。王莽時期，洼丹經常隱居教學，專心致志不肯做官，弟子達幾百人。建武初年，他擔任博士，不久得到升遷，十一年，擔任大鴻臚。他著《易通論》七篇，歷代稱爲《洼君通》。洼丹學問義理精深，研究《周易》的各家都尊崇他，稱他爲大儒。十七年，洼丹在任去世，時年七十歲。

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當時中山人鮭陽鴻，字孟孫，也教《孟氏易》，有名聲，永平年間擔任少府。

任安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他小時候到太學游學，學習《孟氏易》，并精通其他幾種經

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典。又跟隨同郡人楊厚學習圖讖，窮究楊厚的圖讖之術。當時的人稱道他説："想瞭解楊仲桓就問任安。"又説："生活在現在而能遵循古道的是任定祖。"學習結束後，回到家鄉教學，學生們從遠方趕來學習。起先他在州郡任職。後來再次被太尉舉薦，朝廷任命他爲博士，并派公車徵召，他都聲稱有病不去。州牧劉焉上書推薦他，當時去京師的道路阻隔，天子的詔令竟然没有送到。建安七年，七十九歲時，任安在家中去世。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説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説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楊政從小好學，跟隨代郡人范升學習《梁丘易》，擅長講論經書，京師的人談論他説："講説經義明白曉暢的是楊子行。"他教的學生達幾百人。

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范升曾經被離婚的妻子告發，被關進監獄，楊政於是光着上身，用箭穿着耳朵，抱了范升的兒子潛伏在路邊，等候皇帝車駕，并且手拿奏章磕頭，大聲説道："范升三次娶妻，僅有一個兒子，現在正好三歲，一個人真是可憐。"勇武的騎卒和虎賁害怕驚動皇帝，舉起弓要射他，他仍然不肯離開；旄頭騎兵又用戟刺楊政，楊政胸部受傷，還是不退。他哭泣請求，言辭哀痛，皇帝被感動，説："放了楊政的老師。"隨即下詔書放了范升。楊政自此出了名。

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虚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户，徑升床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顔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楊政生性嗜酒，不拘小節，果斷敢爲，比較自負，但他對道義很專一。當時皇帝的女婿梁松、皇后的弟弟陰就，都仰慕楊政的名聲，并且請求與他結成朋友。楊政每次同他們在一起談論，切磋總是非常懇切，不向他們屈服。他曾經去見楊虚侯馬武，馬武忌憚見到楊政，聲稱有病而不起床。楊政進入馬武的卧室，直接上床推馬武，抓住馬武的手臂責備他："您受國家恩寵，任職爲朝廷列侯，没去想着訪求賢明的人來報答皇帝特殊的恩寵，反而對天下的英雄豪傑傲慢，這不是養身的道理。此時你若敢動，刀子就刺進你的腋下。"馬武的兒子們和馬武身邊的人全都大驚，以爲馬武被劫持，拿了武器圍在楊政身旁，而楊政神色自若。正好陰就趕到，數落了馬武一通，要他同楊政結成朋友。楊政的剛毅果決

和任性，全都這樣。建初年間，楊政官做到左中郎將。

張興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他通曉《梁丘易》并教授學生。建武中期，他被舉薦爲孝廉，擔任郎官，但他以生病爲由辭去官職，重新回去招收學生。後來他被司徒馮勤召爲屬吏，馮勤舉薦他爲孝廉，不久升爲博士。永平初年，升爲侍中祭酒。十年，被授予太子少傅一職。顯宗多次向他詢問經學。不久，他的名聲顯著聞達，弟子從遠方趕來的，登記在册的將近一萬人，爲治梁丘學的學者所推崇。十四年，張興在任上去世。

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他的兒子張魴，繼承父親的學業，官做到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他修習《京氏易》。十六歲時，郡舉薦他爲明經，朝廷徵召他考博士，被授任郎中一職。

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説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説，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敕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慚聖朝。”帝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當時詔書要公卿大臣都聚會，大臣們都坐到自己的席位上，惟獨戴憑站着。光武問他什麼意思。戴憑回答説：“博士論説經義都不如臣，但地位比臣高，所以不去坐在席上。”皇帝召他上殿，要他與群儒詰難論辯，戴憑解釋了許多地方。皇帝很欣賞，授予他侍中一職，多次召他前去詢問朝廷的得失。皇帝對戴憑説：“侍中應當匡正補救國家大政，不要瞞着自己的想法。”戴憑回答説：“陛下嚴峻。”皇帝説：“朕怎麼嚴峻了?”戴憑説：“臣私下看到以前的太尉西曹掾蔣遵，清廉誠實，忠心仁孝，通曉古今學術，陛下聽信不實之辭，結果禁止他做官，世人因此覺得嚴峻。”皇帝發怒説：“汝南的小孩，你又想結黨嗎?”戴憑出了宫，自己到廷尉那裏坐牢，皇帝下詔書讓他出獄。後來他再次受皇帝召見，戴憑道歉説：“臣没有正直的品節，却有狂悖無知的言論，不能以死規諫，苟且偷生，實在愧對聖明的皇朝。”皇帝立即吩咐尚書解除蔣遵的禁錮，授予戴憑虎賁中郎將一職，以侍中的身份兼領虎賁中郎將。

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説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正月初一朝廷慶賀，百官全都聚會，皇帝要衆臣中能講論經義的人互相詰問辯難，誰的經義説得不圓通，皇帝就要他們把座席讓出來給經義説得圓通的人，戴憑因而得到的座席重疊了五十多張。所以京師的人談論他説：“論説經義而層出不窮的是戴侍中。”他任職十八年，在任去世。天子下詔書賜給他東園製作的棺木和二十萬錢。

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當時南陽人魏滿字叔牙，也通曉《京氏易》，教授學生。永平年間，官做到弘農太守。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黄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他小時候當學生，學習《京氏易》、《古文尚書》。他家境貧寒，侍奉母親非常孝順，他靠在大澤中放養猪來供養母親。從遠方趕來跟他學習的人，都手拿經典在田埂邊追隨他，鄉里爲他的仁愛謙讓所感化。黄巾賊興起後，賊人經過孫期鄉里，互相約好不侵犯孫先生的住處。郡舉薦他爲方正，派了官吏帶了羊和酒去請孫期，孫期驅趕猪到草地而不予理睬。司徒黄琬特意召用他，他没去，後在家中去世。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建武年間，范升傳《孟氏易》，傳給楊政，但陳元、鄭衆都傳《費氏易》，在這以後馬融也傳《費氏易》。馬融傳給鄭玄，鄭玄著《易注》，荀爽又著《易傳》，自此《費氏》興盛，而《京氏》終於衰落了。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别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漢書》記載：濟南人伏生傳《尚書》，傳給濟南人張生和千乘人歐陽生，歐陽生傳給同郡人倪寬，倪寬傳給歐陽生的兒子，以後世代相傳，到曾孫歐陽高，成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傳給夏侯都尉，都尉傳給同族兄弟的兒子夏侯始昌，始昌傳給同族兄弟的兒子夏侯勝，建立大夏侯氏學；夏侯勝傳給堂兄的兒子夏侯建，夏侯建另外建立小夏侯氏學：這三家都立爲博士。另外魯國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給都尉朝，都尉朝傳給膠東人庸譚，建立《尚書》古文學，没能立爲博士。

歐陽歙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從歐陽生

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

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楊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

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

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

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

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

牟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

傳《伏生尚書》到歐陽歙，一共八代，都擔任博士。

歐陽歙既繼承學業，又生性謙恭，喜歡禮讓。王莽時代，他擔任長社宰。劉玄即位，他擔任原武令。世祖平定黄河以北，到達原武，見到歐陽歙在縣内治理政事，將他調爲河南都尉，後來代理太守。世祖即位後，歐陽歙最先擔任河南尹，被封爲被陽侯。建武五年，因事獲罪，被免官。第二年，被朝廷拜授楊州牧，調任汝南太守。歐陽歙推舉任用賢明有才幹的人，被認爲有突出政績。九年，被改封爲夜侯。

歐陽歙在郡時，教了幾百人，任職九年，被徵召擔任大司徒。因爲在汝南貪污受賄一千多萬的事被發覺而關進獄中。守候在宫門前爲歐陽歙請求哀怜的學生們有一千多人，甚至有人自己剃去頭髮。平原人禮震，十七歲，得知歐陽歙在獄中將要被定罪，騎馬趕赴京師，走到河内獲嘉縣，自己投身獄中，上書要求代替歐陽歙去死。他説："臣見到我的老師大司徒歐陽歙，學問爲儒者所取法，八代擔任博士，然而因犯貪污受賄罪將要被判處重罪。歐陽歙没有兄弟，兒子幼小，没到能繼承學問的時候，歐陽歙身死以後，他的學問自此永遠斷絶不傳，既使陛下得到殺害有才學之人的譏刺，又使求學之人失去了老師的幫助。臣請求殺了臣來换取歐陽歙的性命。"奏章呈上時，歐陽歙已經死在獄中。歐陽歙的佐吏陳元上書爲他追訴，言辭十分懇切，皇帝這纔賜給棺木，贈送印綬，賜給三千匹絲帛作助喪費。

歐陽歙的兒子歐陽復繼承封國。歐陽復死後，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除。

濟陰人曹曾字伯山，跟隨歐陽歙學習《尚書》，弟子三千人，官至諫議大夫。他的兒子曹祉，擔任河南尹，繼承父親的學業教授學生。

另外，陳留人陳弇，字叔明，也跟隨司徒丁鴻學習《歐陽尚書》，出任蘄縣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牟長的祖先封在牟地，春秋末年，封國被滅，就以牟作爲姓氏。

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

牟長自小學習《歐陽尚書》，在王莽時代不肯做官。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弘特地召用他，朝廷授予他博士，不久升任河內太守，因開墾田地不合真實情況而被免職。

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

牟長從擔任博士開始和在河內，來聽他講學的學生經常達一千多人，登記在册的先後有一萬人。牟長著《尚書章句》，都以歐陽氏作爲根據，俗稱《牟氏章句》。他又受徵召擔任中散大夫，皇帝優賜他告假一年。牟長在家中去世。

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

牟長的兒子牟紆，也隱居教學，弟子有一千人。肅宗知道後徵召他，想讓他擔任博士，但他在路上去世。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他的父親宋由，擔任太尉。

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宋登年輕時接受《歐陽尚書》，所教的學生有幾千人。他擔任汝陰令，治理政事賢明而有能力，被稱爲“神父”。升任趙國相，後進省中擔任尚書僕射。順帝因爲宋登通曉禮樂，派他持節主管太學。他上書正定典章律令，轉任侍中。他多次呈上密封的奏章，要求貶退有權勢的大臣，因此被弄出宮省去當潁川太守。他任太守，市場上没有兩樣價格，路不拾遺。由於有病，他被免官，在家中去世，汝陰的人在祭祀土地神時以他配享。

張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他年輕時到太學游學，能記誦《春秋左氏傳》。他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弟子。後被公府召用，成績推爲優異，被授任議郎一職。他與蔡邕一同上書確定《六經》文字。被提拔爲侍中，主持秘書近署，他特别能采納不同的看法。他大都就合乎時宜的事情陳述朝政的得失，朝廷對他很贊許。調任丹陽太守，治政仁惠。光和七年，受朝廷徵召，任尚書，又升爲大司農。初平年間，在任上去世。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他自小爲學生。他最初修習《歐陽尚書》，後來接受《古文尚書》，同時擅長《毛詩》、《穀梁傳》和《左氏

氏春秋》。

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灾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

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録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

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暗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春秋》。

建武二年，尹敏上書陳述《洪範》書中的消除災難的方法。當時世祖正忙着平定天下，没功夫顧及此事，要他在公車等待詔命，授予他郎中一職，被大司空府召爲屬吏。

皇帝因尹敏博通經書典籍，讓他校理圖讖，并要他删去崔發爲王莽著録編排的圖讖目録。尹敏回答説："讖書不是聖人著的，其中有許多接近淺俗錯字，很像世俗流行的言論，恐怕貽誤後人。"皇帝不采納。尹敏就利用圖讖中的缺文加上"君字没有口，當漢室的宰輔。"皇帝見到後感到奇怪，召見尹敏詢問原因。尹敏回答説："臣發現前人增减圖書讖緯，就膽大不自量力，私下寄希望於萬分之一。"皇帝認爲他很不對，雖然最終没治他的罪，但尹敏也由此得不到重用。

尹敏與班彪親近友善，每次相遇，總是一天到晚忘了吃飯，到半夜還不睡覺，自認爲像鍾子期和伯牙、莊周和惠施一樣的投合。

後來經三次升遷任長陵令。永平五年，天子下詔書逮捕一位名叫周慮的男子。周慮一向有名氣，而且同尹敏要好，尹敏因此被關押免官。到出獄時，他感嘆説："聾啞人是世上真正得道的人，爲什麽明辨反而遇到這樣的災難呢？"十一年，被授予郎中，升任諫議大夫。後在家中去世。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

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子舉，自有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其父周揚，自小低微貧賤，經常經營旅店，接待路過的客人，但不收旅客給的報酬。

周防十六歲時，在郡出任小吏。世祖到汝南巡視，召佐吏們考試經義，周防尤其能記誦經史，被任命爲守丞。周防因爲没到二十歲，請求離去。他拜徐州刺史蓋豫爲師，接受了《古文尚書》。通曉經典後，他被舉薦爲孝廉，被任爲郎中。他寫了《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字。太尉張禹舉薦他補任博士，不久升爲陳留太守，犯法獲罪被免職。七十八歲時，他在家中去世。

周防的兒子周舉，另外有傳。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縣人。從孔安國開始，孔氏世代傳授《古文尚書》和《毛詩》。孔僖的曾祖父孔子建，自小游學長安，與崔篆友善。崔篆在王莽時擔任建新大尹時，曾經勸子建做官。他回答説："我有當平民百姓的心願，您有登朝做官的志向。各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也很好嗎？道既然不相同了，請允許我從此告辭。"於是返回家鄉，在家中去世。

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游太學，習《春秋》。因讀吴王夫差時事，僖廢書嘆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閒，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

孔僖同崔篆的孫子崔駰又相互友善，一同在太學游學，學習《春秋》。曾經讀到吴王夫差時的事情，孔僖丢下書感嘆説："像這樣的情況，就是畫龍没畫成反而畫成了狗。"崔駰説："是的。從前孝武皇帝剛當皇帝的時候，纔十八歲，他崇奉信服聖人之道，以先代皇帝作爲師法標準。五六年間，被稱爲超過了文帝和景帝。到後來恣意而行的時候，就忘掉了他前面做的好事。"孔僖説："書傳上像這種情況太多了！"隔壁房間的名叫梁郁的學生從旁插話説："這麽説，武帝也成畫狗了嗎？"孔僖、崔駰沉默没回答。梁郁心中又怒又恨，暗中上書告發崔駰、孔僖誹謗先代皇帝，譏諷當今皇上。皇帝將這件事交給有關官吏，崔駰到官吏那裏接受審訊。孔僖因爲官吏要來抓他，害怕被殺頭，就上書給肅宗爲自己申訴説：

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虚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説書傳實事，非虚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

臣的意思認爲凡是稱爲誹謗的，指的是實際上不存在而憑空加以誣陷的事。至於孝武皇帝，施政的好壞，漢的史書上寫得明明白白，像日月一樣顯赫。這是直接談論書傳上記載的事實，不是憑空誹謗。皇帝做了好事，天下所有的好處都歸功於皇帝；皇帝做的事不好，天下所有的壞事也都歸結到皇帝身上。這都有原因造成，所以不能以此怪罪别人。而且陛下即位以來，政策教化没有過失，反而對百姓施加恩德，天下都可以看到，爲什麽臣等偏偏要譏刺陛下呢？如果臣等非議的是事實，那麽本來應予改正；如果説的不妥，也應當加以包容，又何必加以治罪呢？陛下没有從根本上推求大計，爲自己

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好好考慮，衹是發泄個人的怨恨，滿足自己的心願。臣等被殺，死了就死了，但看天下的人，必然回過頭改變主意，并且通過這件事窺測陛下的心理。從今以後，即使見到不對的事情，最終没有人再説話了。臣之所以不顧自己的性命，仍然敢於盡情説話，實在爲陛下深深珍惜這國家大業。陛下如果自己不珍惜，那麽臣憑什麽珍惜呢？齊桓公親自指出他父親的壞處，以引發管仲的議論，而後大臣們能够完全説出自己的心裏話。現在陛下竟然想因爲武帝是十代祖先，遠隔這麽長時間隱諱真實情况，豈不是與齊桓公不同嗎？臣恐怕有關官員匆忙給以定罪，使臣含恨被冤，自己不能叙述情由，使後代的人評論時擅自拿陛下做比方，難道還能使子孫回過頭來加以掩飾嗎？臣小心翼翼將此呈上殿廷等候殺頭。

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皇帝原來也没有將孔僖等人治罪的意思，及至上書呈送皇帝，皇帝立刻下詔書叫不要問罪，任孔僖蘭臺令史一職。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元和二年春天，皇帝到東部巡視，回來時經過魯國，到闕里，用太牢祭祀孔子和七十二弟子，演奏了六代的音樂，召集了孔氏二十歲以上的男子有六十三人，要儒者講論經書。孔僖因此自己表示感謝。皇帝説："今天的聚會，難道對你們宗族有光榮嗎？"孔僖回答説："臣聽説聖明的天子，無一不是尊敬老師，推崇學術。現在陛下蒙受屈辱親自來到我家，這是崇尚禮敬先師，使陛下的道德增加光輝。至於使我的宗族光寵榮耀，不是我敢接受的。"皇帝大笑説："不是聖人的子孫，怎會説出這樣的話！"於是授予孔僖郎中，賜給褒成侯 孔損和孔氏的男男女女錢和絲帛，命令孔僖跟着回京師，要他在東觀校訂書籍。

冬，拜臨晋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

冬天，朝廷任他爲臨晋令，崔駰用《家林》爲他卜筮，認爲不吉利，就阻止孔僖説："您何不辭去官職呢？"孔僖説："學習不是爲了别人，做官不能挑選官職，吉凶在於自己，難道取决於卜筮嗎？"他擔任縣令三年，在任去世，遺言要

二子長彥、季彥，并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

楊倫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閒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并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

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弃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絶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

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

立刻安葬。

孔僖有兩個兒子，孔長彥和孔季彥，都有十多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他們返回魯國。他們回答說：“現在運送靈柩回去，就違背了父親的命令；丟下父親的墓走了，心中不忍。”於是留在華陰。

孔長彥喜歡章句學，孔季彥遵守家傳學業，弟子有幾百人。延光元年，河西下大雨冰雹，大的和斗一般大。安帝下詔書要有道術的人盡情陳述災變，就在德陽殿召見孔季彥，皇帝親自向他詢問原因。他回答說：“這都是陰氣凌駕於陽氣之上的徵兆，現在顯貴的大臣專擅權力，太后家的人勢力大，陛下最好修養聖德，考慮這兩個方面。”皇帝默不作聲，皇帝身邊的人都對他反感。被舉薦爲孝廉，他没去。延光三年，孔季彥四十七歲時，在家中逝世。

起初，平帝時王莽執掌朝政，於是封孔子的後代孔均爲褒成侯，給孔子追加謚號爲褒成宣尼。到王莽失敗，封國也不存在了。建武十三年，世祖又封孔均的兒子孔志爲褒成侯。孔志去世，他的兒子孔損繼位。永元四年，將孔損改封爲褒亭侯。孔損去世，他的兒子孔曜繼位。孔曜去世，其子孔完繼位。孔氏世代相傳，到獻帝初年，封國滅絶。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他從小當學生以師禮侍奉司徒丁鴻，學習《古文尚書》。他擔任郡文學掾。經歷了好幾位將官，因爲志向同時尚不合，不擅長處理世間的事情，楊倫就辭去官職，不再接受州郡的任命。他在大澤中講授經義，弟子達一千多人。元初年間，郡守以禮相請，三公府同時召用他，朝廷派官車接他，他都以生病爲由不去。

後來他被特別徵召爲博士，擔任清河王傅。這一年，安帝去世，楊倫馬上丟下官職前來奔喪，在宫廷門口不住聲地哭泣。閻太后因他擅自離開職守，被判罪。

順帝即位後，下詔書免去楊倫的刑罰，接着留他在恭陵服喪。服喪期滿後，召他授任侍中一職。這時邵陵令任嘉任職時貪污，反而升爲武威

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黄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太守，後來有關官吏上告任嘉貪污一千萬，朝廷召他到廷尉府接受審問，被他牽連進去的將領國相大臣有一百多人。楊倫於是上書説："臣聽説《春秋》説懲處罪惡要抓住根本，根本受到懲處惡自然就消除；拂拭毛衣要抓住衣領，衣領端正了毛就理順了。現在任嘉行爲一塌糊塗，没被殺頭，反而以骯髒的身份，改爲主管大郡，要是不將舉薦他的人加以治罪，就没法禁絶奸邪的苗頭。從前湖陸令張疊、蕭縣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人，罪惡已經昭彰，全都被判處死刑，但豺狼般的官吏到現在并未絶止的原因，難道不是未將原先舉薦他們的人加以治罪嗎？過去齊威王建立霸業，殺了五位奸臣，同時殺了舉薦他們的人，藉以止息怨言。該決斷的時候不決斷，這是《黄石》書上所禁忌的。聖明的皇帝之所以聽取男女百姓的意見，好比給嵩山、泰山增加塵土，在淮河和海上聚集大霧，雖然未必有益處，但不會有害處。希望陛下留意和考慮。"奏章呈給皇上，有關官吏認爲楊倫的意見嚴厲直率，出言不遜，交給有關官員處理。尚書上告楊倫探聽瞭解機密事情，以激烈的方式表現正直。他犯了不敬的罪，被判處給宗廟采供柴薪。天子因楊倫多次進獻忠言，下詔書特意原諒他，免去他的職位，讓他回鄉里。

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内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强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

陽嘉二年，他受朝廷徵召，任太中大夫一職。大將軍梁商任命他爲長史。因此直言規勸而不投合，出京補常山王傅，他有病而没去上任，詔書要司隸校尉催他動身，楊倫於是在河内朝歌逗留，自己以生病爲由上書説："就是留下來必死，决不向北走一寸地。割掉腦袋我也不改變主意，多次死去我也不怨恨。匹夫所要堅持的，比三軍的力量還要强。我堅决地大膽推辭。"皇帝於是下詔書説："楊倫從微賤升任高職，受寵幸而擔任藩王傅，但耽擱天子的任命，擅自在路上滯留，藉口生病放縱自己，恣意跋扈。"於是召他去廷尉府，後下詔書赦免他的罪責。

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絶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楊倫先後三次受徵召，都是因直言勸諫而不合時宜，回家以後，他關起門來教學生，自己不過問人間事情。朝廷再次用公車徵召他，他隱居

起來没去，最後在家中去世。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中興時，北海人牟融修習《大夏侯尚書》，東海人王良學習《小夏侯尚書》，沛國人桓榮學習《歐陽尚書》。桓榮世代修習《歐陽尚書》，互相傳授，在東京最爲盛行。扶風人杜林傳《古文尚書》，杜林的同郡人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詁，馬融又作傳注，鄭玄又做了注釋，自此以後《古文尚書》終於在世上有了名。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漢書》記載魯國人申公從浮丘伯那裏繼承《詩經》，爲《詩經》作了訓釋，這是《魯詩》；齊國人轅固生也傳授《詩經》，這是《齊詩》；燕國人韓嬰也傳授《詩經》，這是《韓詩》：三家都立爲博士。趙國人毛萇傳授《詩經》，這是《毛詩》，没能立爲博士。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禄大夫。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縣人。高詡的曾祖父高嘉，以《魯詩》傳授元帝，官做到上谷太守。高詡的父親高容，自小繼承高嘉的學術，在哀帝和平帝年間擔任光禄大夫。

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高詡因爲父親的職位關係擔任郎中，世代繼承《魯詩》。高詡以行爲誠實操守高尚出名。王莽篡位時，高詡父子聲稱眼睛看不見東西，逃走了，不在王莽時期做官。光武即位後，大司空宋弘舉薦高詡，朝廷召他爲郎，任命他爲符離長。他離任以後又受徵召擔任博士。建武十一年，他被授任大司農職位。高詡在朝廷中以品行正直無邪著稱。十三年，高詡在任逝世，天子賜給他錢和墳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黄讜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他小時候做學生，在長安學習，以師禮侍奉博士右師細君，學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年，他返回鄉里，在東海境内被赤眉軍抓住，就這樣被關押。十多天時間中，包咸清晨夜間誦讀經書，鎮静自如，抓他的人很驚異，就放了他。包咸因此住在東海，建了學舍講學教學生。光武即位後，他纔回到鄉里。太守黄讜要他暫任户曹史，想召包咸去教他兒子。包咸説："根據禮祇有來學習的，而

子師之。

沒有去教的。”黄讜於是派兒子拜包咸爲師。

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

後來他被薦舉爲孝廉，任命爲郎中。建武中期，他進宫教皇太子《論語》，又撰寫《論語》的章句。他被授任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包咸升任大鴻臚。每次進見皇帝，皇帝賜給他表示敬老的座几和手杖，進宫門口小墻後不用快走，司儀唱禮時不稱他的姓名。皇帝遇到經傳上疑難問題，總是派小黄門到他家中去請教。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禄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二，卒於官。

顯宗因包咸有老師的恩情，但一向清苦，經常特意賜給他珍玩和束帛，俸禄比其他卿都高，包咸都分給學生中的貧困者。包咸病重時，皇帝親自來探望他。永平八年，包咸七十二歲時，在任上逝世。

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包咸的兒子包福，任郎中，也進宫給和帝講授《論語》。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魏應自小好學，建武初年，他去拜博士爲師，學習《魯詩》。他關起門來讀書，不去結交朋輩，京師的人都稱頌他。後來他回到家鄉，擔任郡吏，被舉薦爲明經，任命爲濟陰王文學。由於疾病魏應被免去官職，他就在山林草澤中教學，跟他學習的人經常有幾百人。永平初年，他擔任博士，又升爲侍中。十三年，升任大鴻臚。十八年，被授光禄大夫。建初四年，被授五官中郎將，天子下詔書要他進宫去教千乘王劉伉。

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魏應精通經典，注意修身，弟子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學習，登記在册的有幾千人。肅宗非常器重他，多次召他進見，要他在自己面前辯論詰難，給他特别的賞賜。當時皇帝將在京師的儒者召集到白虎觀，要他們講解論述《五經》的異同，要魏應專門負責詰難，侍中淳于恭上奏皇帝，皇帝親自到場以天子的身份裁決，同石渠閣的舊例一樣。第二年，魏應出京當上黨太守，受徵召擔任騎都尉，後來在任去世。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伏湛哥哥的兒子。伏湛的弟弟伏黯，字稚文，因爲懂得

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勛，無子，以恭爲後。

《齊詩》，改定了《齊詩》章句，撰寫了九篇《解說》，官做到光祿勛，他没有兒子，就以伏恭作爲後代。

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伏恭天性孝順，侍奉自己過繼的母親非常恭敬，他自小繼承伏黯的學問，并因此被任命爲郎。建武四年，伏恭被任命爲劇縣令。他任職十三年，以施政仁惠、公正清廉著稱。青州推舉他政績特別突出，太常經典考試，他得了第一名，被授爲博士，調任常山太守。他敦促修建學校，一直不停地教學生，因此北方各州的人大都攻讀伏氏學。永平二年，他接替梁松擔任太僕。四年，皇帝親到辟雍，在舉行禮儀的過程中授伏恭爲司空，儒者以此作爲榮耀。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起初，伏恭的父親伏黯所著章句繁瑣量大，伏恭於是減去虚浮的詞句，確定爲二十萬字。他擔任司空九年，因爲疾病請求辭官告老，天子下詔書賜他享受一千石俸禄一直到去世。十五年，天子巡視到琅邪，召見他的儀式如同三公。建初二年冬天，肅宗舉行宴饗的禮儀，以伏恭爲三老。伏恭活到九十歲，於元和元年去世，天子賜他葬在顯節陵下面。

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伏恭的兒子伏壽，官做到東郡太守。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游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縣人。他從小學習《齊詩》，在京師游學，教了十多年的學。他的朋友董奉德在洛陽病故，任末就自己推了小車，運送董奉德的靈柩到墓地，自此出了名。任末出任郡功曹，以生病爲由辭去官職。後來他趕赴老師的喪事，在路上去世。任末臨死的時候，吩咐哥哥的兒子任造説："一定要將我的尸體送到老師門口，如果死人有知覺，我的魂靈不致感到羞慚；要是死人没有知覺，不過是歸於土罷了。"任造照他的吩咐做了。

景鸞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説》及《詩解》，文句兼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他從小跟着老師學習經典，走過七個州的地方。景鸞能通《齊詩》、《施氏易》，同時接受了《河圖》、《洛書》和圖讖緯書一類的學問。他撰著了《易説》

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和《詩解》，在説解文句方面同時采用《河圖》、《洛書》的學術，將同類的放到一塊，取名爲《交集》。又撰寫了《禮内外記》，稱之爲《禮略》。另外他抄録了風角之類的雜書，羅列占卜和應驗的情況，寫了一篇《興道》。他還撰寫了《月令章句》。他的著述總共有五十多萬字。他多次上書陳述挽救災變的辦法。州郡召用他，他不去。最後以高壽去世。

薛漢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説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薛氏世代修習《韓詩》，薛漢父子都以章句學著名。薛漢自小繼承父親的學業，他尤其擅長論説災異和讖緯，他所教的學生經常有幾百人。建武初年，薛漢擔任博士，他禀承天子詔令校定河圖及符命之書。當代講論《詩經》的，推薛漢爲第一。永平年間，他擔任千乘太守，有突出政績。後來因和楚國的事情有牽連，被關進獄中而死。他的學生中犍爲人杜撫、會稽人澹臺敬伯、鉅鹿人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静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他自小有很高的才能。杜撫跟隨薛漢學習，寫定《韓詩章句》。後來他回到家鄉教學。他性情深沉安静，樂於聖賢之道，一舉一動必定符合禮的規定。弟子達一千多人。後來杜撫被驃騎將軍東平王劉蒼召用，等到劉蒼回封國，佐吏們全都補爲東平王的官屬，不到一年，這些人全都自我彈劾而回去了。當時杜撫擔任大夫，不忍心離開，劉蒼知道後，賜給他車馬財物要他離開。杜撫被太尉府召爲屬官。建初年間，他擔任公車令，幾個月後在任上去世。他所著的《詩題約義通》，被治學的人傳習，稱之爲“杜君法”。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俶儻不拘小節。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召馴的曾祖父召信臣，在元帝時擔任少府。召馴的父親在建武年間擔任卷縣令，他爲人倜儻，不拘小節。

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

召馴從小學習《韓詩》，通曉許多典籍，并且以志節出名，鄉里的人稱贊他説“德行温順恭謹的是召伯春”。他多次在州郡任職，後被司徒府召用。建初元年，他逐步升任騎都尉，在肅宗

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禄勋，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身邊講經，被授任左中郎將，進宮教諸侯王。皇帝贊賞他的經義之學，對他的恩寵非常突出。召馴後出京任陳留太守，皇帝賜給他刀劍、錢和器物。元和二年，召馴進京擔任河南尹。章和二年，他接替任隗擔任光禄勋，在任上去世，皇帝賜給他墳地，陪葬在先代皇帝的陵墓旁。

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召馴的孫子召休，做到青州刺史。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静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建武年間，他跟隨老師學習《韓詩》，幾年後回到家鄉静居教授。他出任郡功曹，被舉薦爲孝廉，任命爲郎。太常上書説楊仁的經術够得上博士，楊仁認爲自己的年齡没到五十，不合舊有規定，上書給太常府辭讓對他的入選。

顯宗特詔補北宫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

顯宗特地下詔書將楊仁補北宫衛士令，并召見他，向他詢問當世的施政措施，楊仁回答説首先要寬大温和，任用有才能的人，貶退驕貴的外戚。并且他上奏了十二件合乎事宜的事，都是當時急需做的事。皇帝很贊賞，賜給他絲帛和錢。

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

顯宗去世，當時馬氏顯貴强盛，都争着想進宫。楊仁身穿鎧甲，手中拿戟，部署門衛嚴加守衛，没有人敢貿然進宫。肅宗即位後，馬家的人都説楊仁苛刻峻嚴，皇帝知道楊仁的忠誠，更加欣賞他，任命他爲什邡令。楊仁施政寬大仁惠，鼓勵并考核佐吏們的兄弟兒子，要他們全部上學。對那些通曉經義的人，讓他們擔任較高的職位，或者把他們舉薦給朝廷，自此經義之學大爲興盛。他開墾了一千多頃田地。後由於爲哥哥服喪辭去官職。

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以後他被司徒桓虞府召爲屬官。有個叫宋章的佐吏，貪婪奢侈，不遵法度，楊仁始終不與他説話和同席而坐，當時的人敬畏他的氣節。後來他擔任閬中令，在任上去世。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耻於厮役，遂弃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絶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他年輕時在縣裏做小吏，捧文書去迎接督郵，趙曄耻於受人驅使，就丢下車馬走了。他到犍爲資中，跟隨杜撫學習《韓詩》，窮究《韓詩》的學問。總共有二十年時間，他不通音信，没有回家，家中爲

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

他辦了喪事行了喪服。杜撫去世，趙曄纔回家。州府召他補從事，他不去。被舉薦爲有道。後在家中去世。

曄著《吴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趙曄著有《吴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到會稽，讀到《詩細歷神淵》，爲之贊嘆，認爲比論衡還要好。蔡邕回到京師，將《詩細歷神淵》傳開去，治學的人都閱讀這部書。

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當時山陽人張匡，字文通，也修習《韓詩》，撰寫了章句。後來張匡被舉薦爲有道，召他擔任博士，他没去。他在家中去世。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他從小與河南鄭興都喜歡古文學。

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

起初，九江人謝曼卿擅長《毛詩》，就爲《毛詩》做了訓釋。衛宏跟隨謝曼卿學習，就寫了《毛詩序》，很能抓住《詩經》中“風”、“雅”的要領，到現在還流傳在世。後來他跟隨大司空杜林學習《古文尚書》，爲《古文尚書》寫了《訓旨》。當時濟南人徐巡以師禮侍奉衛宏，後來跟隨杜林學習，也以儒學出名，自此古文學大爲興盛。光武任命衛宏爲議郎。

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衛宏作《漢舊儀》四篇，記述西京的各種事情；又寫了七篇賦、頌、誄，都在世上流傳。

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中興以後，鄭衆、賈逵傳授《毛詩》，後來馬融著《毛詩傳》，鄭玄著《毛詩箋》。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絶，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

《漢書》記載魯國人高堂生，在漢興起以後傳授《禮記》，有十七篇。後來瑕丘人蕭奮將《禮記》傳給同郡人后蒼，后蒼傳給梁國人戴德和戴德哥哥的兒子戴聖、沛國人慶普。這樣，戴德所傳成爲《大戴禮》，戴聖所傳成爲《小戴禮》，慶普所傳成爲《慶氏禮》，三家都立爲博士。孔安國所獻的五十六篇古文經《禮》和六篇《周官經》，前代雖流傳他所獻的書，但没有出名的人。中興以後，也有“大、小戴”博士，雖然相互傳授，没有中斷，但没有在儒林中突出的人。建武中期，曹充修習慶氏學，傳給他的兒子

在《褒傳》。

曹褒，曹褒於是撰著了《漢禮》，其事記載在《曹褒傳》。

董鈞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董鈞學習《慶氏禮》。拜大鴻臚王臨爲師。元始年間，他被舉薦爲明經，升爲廩犧令，因生病離任。建武中，他被推舉爲孝廉，被司徒府召爲屬官。

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

董鈞博通古今，多次對朝政大事發表意見。永平初年，他擔任博士。當時正起草五郊的祭祀和宗廟禮樂，有關禮儀和禮服，天子經常要董鈞參加討論，他的意見很多被采納，當時的人稱他爲通儒。經多次調任他升爲五官中郎將，他所教的學生經常有一百多人。後來因事獲罪被降爲騎都尉。七十多歲時，他在家中去世。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中興以後，鄭衆傳授《周官經》，以後馬融著《周官傳》，傳給鄭玄，鄭玄著《周官注》。鄭玄原先學習《小戴禮》，後來他用古文經校《小戴禮》，采用其中更好的説法，所以成爲鄭氏學。鄭玄又注小戴所傳的四十九篇《禮記》，合在一起成爲《三禮》。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顔氏學，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漢書》記載齊國的胡母子都傳授《公羊春秋》，傳給東平人嬴公，嬴公傳給東海人孟卿，孟卿傳給魯國人眭孟，眭孟傳給東海人嚴彭祖和魯國人顔安樂。彭祖建立《春秋》嚴氏學，安樂建立《春秋》顔氏學，另外，瑕丘人江公傳授《穀梁春秋》，三家都立爲博士。梁國太傅賈誼著《春秋左氏傳訓詁》，傳給趙國人貫公。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内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録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宫、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丁恭治《公羊嚴氏春秋》。他的經義之學精深而清楚，所教的學生經常達幾百人。州郡請他任職，他不理睬。建武初年，他擔任諫議大夫和博士，被封爲關内侯。十一年，丁恭升爲少府。從遠方趕來學習的學生，登記在册的有幾千人。當代稱他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宫、長水校尉樊儵等人都從師丁恭稟受學業。二十年，朝廷授丁恭爲侍中祭酒、騎都尉。他與侍中劉昆都在光武身邊，有

諮訪焉。卒於官。

事皇帝都詢問他們的意見。丁恭後在任上去世。

周澤 孫堪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他從小治《公羊嚴氏春秋》，周澤隱居教學，弟子經常有幾百人。建武末年，他被大司馬府召用，擔任議曹祭酒。幾個月後，朝廷召他試博士。中元元年，周澤升任黽池令。他一心爲公，嚴於律己，憐憫撫恤孤苦羸弱的人，官吏百姓都歸附喜歡他。永平五年，周澤升任右中郎將。十年，任太常。

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没入財産，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禄勛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

周澤果斷敢爲，說話直率，多次據理力争。後來北地太守廖信犯貪污罪被逮捕入獄，財産被没收，顯宗將廖信的贜物分給廉潔的官吏，惟獨周澤和光禄勛孫堪、大司農常冲受到特别的賞賜。這時，京師一片和洽，在位的官吏都自我勉勵。

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并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閒，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

孫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他通曉經學，有志向和操守，爲人清白端正，喜歡士大夫，但從未拿過别人的一點兒東西，他以有節操和勇氣行事。王莽末年，到處發生戰争，同宗族的老弱躲在堡壘中，孫堪經常拼命作戰，衝入敵陣，絶不躲避，多次受傷，宗族多虧他保護，郡内的人都佩服他的義氣和英勇。

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遇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禄勛。

建武年間，孫堪在州郡任職。他公正廉潔，他的俸禄不給妻子和孩子，都拿來供給賓客。到他當上長吏時，他所在之處都有政績，爲官吏和百姓所敬仰。他對做不做官看得很明確。他曾經擔任縣令，到郡府拜見，拜見時步子走得慢，看門的官吏責備爲孫堪駕車的官吏，孫堪隨即解下印綬就離開了，不去上任。後來他又出任左馮翊，因爲待部下暴躁，被司隸校尉告發而免官。幾個月後，孫堪受徵召擔任侍御史，又升爲尚書令。永平十一年，被授爲光禄勛。

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

孫堪做官清廉，處理政事很果斷。他多次發表率直的意見，大都得到采納。十八年，他因病請求辭去官職，天子讓他擔任侍中騎都尉，在侍中騎都尉任上去世。孫堪的事迹和周澤相似，所以京師的人稱他們爲"二穉"。

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

永平十二年，朝廷以周澤代理司徒處理政事，俸禄和司徒一樣。周澤生性質樸，不注意儀

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疾齋宫，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容舉止，很大程度上有失宰相的威信。幾個月後，又擔任太常。他清正廉潔，德行美好，對宗廟十分恭敬。他經常帶病住在皇帝祭祀的地方齋戒，他的妻子憐憫他年老有病，就去探問他有何愁苦。周澤十分惱火，認爲妻子觸犯了齋戒禁忌，就抓了妻子送到詔獄請罪。當時的人懷疑周澤偏激得有悖常理。當時人説他："活在世上不好的是做太常的妻子，一年三百六十天，有三百五十九天要齋戒。"十八年，他被任命爲侍中騎都尉。後來擔任三老五更。建初中期，周澤退休，在家中去世。

鍾興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内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他從小拜少府丁恭爲師學習《嚴氏春秋》。丁恭舉薦鍾興學問高超，品行賢明，光武召見鍾興，問他經義的問題，他回答得十分清楚。皇帝很欣賞，任命他爲郎中，不久升爲左中郎將。天子下詔書要他正定《春秋》的章句，删去重複的部分，用來教授皇太子。又要皇室諸侯跟鍾興學習章句，封鍾興爲關内侯。鍾興認爲自己没功，不敢接受封爵。皇帝説："先生教太子和衆王侯，不是大功嗎?"鍾興説："臣跟老師丁恭學的。"於是皇帝又封丁恭，而鍾興堅持不接受封爵，後在任上去世。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静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

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絶。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他爲人清心寡欲。甄宇治《嚴氏春秋》，所教的弟子經常有幾百人。建武中期，他在州擔任從事，受朝廷徵召擔任博士，不久升爲太子少傅，在任上去世。

他的學業傳給兒子甄普，甄普傳給兒子甄承。甄承尤其專心學問，從不過問家中事情，聽他講授的經常有幾百人。儒者們因甄承三代傳授學業，對他没有不推崇信服的。建初中期，甄承被舉薦爲孝廉，擔任梁國相時去世。他的子孫一直在繼承學業。

樓望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他從小修習《嚴氏春秋》。他操守清白，在家鄉爲人稱道。建武年間，趙節王劉栩得知樓望的名聲很高，派使者帶了玉器和絲帛請他當老師，樓望没有接受。

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内。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録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後來他出任郡功曹。永平初年，樓望擔任侍中、越騎校尉，進宫中講學。十六年，他升任大司農，十八年，接替周澤擔任太常。建初五年，因事獲罪被降爲太中大夫，後來擔任左中郎將。他不知疲倦地教授學生，當世稱他爲儒學宗師，登記在册的學生達九千多人。樓望八十歲時於永元十二年在任上去世，參加葬禮的學生有幾千人，儒者以此作爲榮耀。

程曾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他在長安接受教育，學習《嚴氏春秋》，長達十多年，回到家鄉講學傳授。會稽人顧奉等幾百人經常在他門下學習。他所著的書有一百多篇，都是貫通《五經》中難點的，另外，他著了《孟子章句》。建初三年，他被舉薦爲孝廉，調任海西令，在任上去世。

張玄

張玄，字君夏，河内河陽人也。少習《顔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净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説，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録千餘人。

張玄，字君夏，河内河陽人。他從小學習《顔氏春秋》，同時通曉數家文學。建武初年，他被舉薦爲明經，補爲弘農文學，調爲陳倉縣丞。他清静淡泊，一心鑽研經書，在他講學問難之時，竟然一天不吃東西。誰提出難題，他總是列出幾家的學説，讓詰難者自己選擇認爲合理的説法。衆儒都信服張玄博通許多家學説，登記在册的學生有一千多人。

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張玄當初當縣丞時，曾經因公事到郡府應對，他不知道官府分曹在什麽地方，官吏禀告門下責備張玄。當時右扶風琅邪人徐業，也是大儒，聽説張玄是儒生，試着召見他，同他交談後，大驚説："今日相遇，真是使愚昧的人曉悟了！"於是請他到堂上，互相問難直到天黑。

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顔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説《嚴氏》、《冥氏》，不宜專爲《顔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以後張玄離任，被舉薦爲孝廉，任命爲郎。剛好缺少《顔氏》博士，張玄對策考試獲第一名，被授爲博士。過了幾個月，學生們上書説張玄兼講論《嚴氏》和《冥氏》，不適合專門擔任《顔氏》博士。光武暫且要他回官署，没來得及調任他就去世了。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縣人。他從小學習

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公羊春秋》。他思考深入，精力集中，博覽典籍，在太學知名，深爲同郡的班固所推重。班固寫文書將李育推薦給驃騎將軍東平王劉蒼，自此京師的顯貴國戚都争着前來和他結交。州郡請他任職，李育到任後，總是以生病爲由辭去官職。他經常隱居教學，弟子有幾百人。他涉獵了不少古文學，他曾經讀《左氏傳》，雖然喜歡《左氏傳》的文采，但認爲它没有把握聖人深刻的思想，認爲前輩陳元、范升這些人互相非難，反而引用了很多《河圖》符命之書，不根據理義和事體，於是寫了《難左氏義》，論述了四十一事。

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薦他爲方正，朝廷任命他爲議郎。後來授他爲博士。四年，天子下詔書與衆儒在白虎觀講論《五經》，李育以《公羊》的義理詰難賈逵，所提問題及回答對方問題都有理有據，是其中學問最淵博通達的儒者。

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李育又升任尚書令。到馬氏被廢，李育因爲是馬氏所推薦而被免官回家。過了一年多，他又被徵召，升到侍中，在任上去世。

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縣人。何休的父親何豹，擔任少府。何休爲人質樸，言語遲鈍，但非常有想法。他專心研究《六經》，當代的儒者没有比得上他的。因爲是九卿的兒子，天子下詔書任命何休爲郎中，但這不是何休的愛好，所以他藉口生病辭去官職。他没有在州郡任職。他的進退舉止必定按照禮的規定去做。

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太傅陳蕃召他擔任屬吏，與他商議朝政事務。陳蕃遇害後，何休因此被禁止做官，於是他寫了《春秋公羊解詁》，他潛心思考，不看門外，這樣有十七年。他又注釋《孝經》、《論語》、風角和七分，全都縱横於經書典籍，與墨守舊説的人不同。他又用《春秋》來駁難漢的事情，共有六百多條，很能把握《公羊》的本意。何休擅長曆法算術，跟他的老師博士羊弼一道述説過去李育的思想來詰難《春秋》的另外兩種傳，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悦之，乃

黨人不許做官的禁令解除以後，何休又被司徒府召用。三公上書推薦何休學術精深，應該在

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皇帝身邊侍奉，但寵臣對他不喜歡，於是皇帝授他爲議郎，何休多次發表忠直的看法。何休又升任諫議大夫，五十四歲時於光和五年去世。

服虔

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服虔，字子愼，最初名服重，又叫服祇，後來改爲服虔，河南滎陽人。他從小因家中清苦而立下志向，到太學接受教育。服虔有很高的才學，擅長寫作文章，著《春秋左氏傳解》，流傳到現在。他又用《左傳》來反駁何休對漢事的批駁，有六十條。服虔被舉薦爲孝廉，而後逐步升遷，到中平末年，被任爲九江太守。免官後趕上戰亂，流離在外而病逝。服虔所著的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一共有十多篇。

潁容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他學識廣博，通曉許多方面，他擅長《春秋左氏傳》，以師禮事奉太尉楊賜，郡舉薦他爲孝廉，州召他爲佐吏，公車徵召，他都不去。初平中期，他到荆州逃避兵亂，招聚了一千多門徒，劉表任命他爲武陵太守，他不肯動身。他著的《春秋左氏條例》，有五萬多字，於建安中期去世。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他擅長精通《春秋左氏》，爲當代名儒，弟子達幾百上千。建安中期，河東人樂詳列舉了《左氏》中幾十條疑難問題問他，謝該爲他都作了疏通解釋，改名爲《謝氏釋》，流傳於世。

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説《詩》《書》。光武中興，吴、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并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歡。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他出任公車司馬令，因爲父母年老，就藉口有病辭去官職。他想回到家鄉，趕上去荆州的道路不通，没法走。少府孔融上書説："臣聽説高祖創業，韓信、彭越等將領征討行凶作亂的人，陸賈、叔孫通向天子陳述《詩經》、《尚書》。光武中興時，吴漢、耿弇輔佐王命，范升、衛宏修治闡述原先的學業，所以能够文武一并任用，實現長久之計。陛下道德聖明，符瑞同於高祖、世祖，勤勞謙恭，遭逢厄運，歷經三年方敢喜悦。現在尚父似的人才像鷹一樣奮揚，方叔般的勇士衝鋒陷陣，天子的大軍像電一樣迅疾，似鷙鳥一樣凶猛，衆多壞人被擊敗消滅，這纔有藏弓息鼓

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蓺，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悦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陳庭，黄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迹前列，閒以父母老疾，弃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樸而逃，逾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傅説，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録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的秩序。最好能得到有名望的儒者，主管禮儀法紀。臣發現原公車司馬令謝該，繼承曾參、史魚的優良品性，同時具有卜商、言偃的文章學問，博通許多經籍，遍覽古今，遇到事情總有應對的辦法而不會困惑，爲人清白，品行優異，尊崇喜愛道德準則。在遠時近代，很難找出像他這樣的人。至於巨大的骨頭在吴國發現，隼鳥在陳的殿堂下聚集，黄熊進入内門，猪長出兩個腦袋，不是識見博洽的人，没法看出端倪。雋不疑在北闕前斷定疑難，夏侯勝分辨天氣常陰的徵兆，而後朝廷之士愈益推重儒術。現在謝該的突出事迹實在可以同前代的這些人相比。近年他因父母年老生病，棄去官職想回家鄉，路途艱險阻隔，没法回家。結果錯誤地使有很好才幹的人懷抱着玉璞而逃，翻越山山水水，埋没在荆楚地區，這是走了就不會回來的人。將來重新通過贈送女樂來得到由余，雕刻塑像來尋找傅説，豈不是麻煩嗎？臣認爲可以在所在地將他舉薦録用，召他回來。楚國人阻止孫卿離開楚國，漢追回在平原的匡衡，爲的是尊重儒者，崇尚學問，恐怕失去賢人。"奏章呈上去後，天子隨即下詔書召還謝該，授他爲議郎。後來他長壽而逝。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争之未决，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建武中期，鄭興、陳元傳授《春秋左氏》學。當時尚書令韓歆上書，想替《左氏》設立博士，范升與韓歆争論，没有結果，陳元上書爲左氏訴訟，朝廷終於任命魏郡人李封爲博士。以後儒者中迂拙固執的人多次在朝廷上争論此事。等到李封去世，光武難以違背大家的意見，因而没有再補《左氏》博士。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他天性淳厚，從小廣泛學習經典著作，馬融平時推重尊敬許慎，當時的人評論許慎説："精通《五經》而又没人能比的是許叔重。"許慎擔任郡功曹，被舉薦爲孝廉，又調任洨縣長。後在家中去世。

初，慎以《五經》傳説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説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起初，許慎因爲《五經》的傳授闡發和評價互不相同，所以撰寫了《五經異義》，又著《説文解字》，有一十四篇，都在世上流傳。

蔡玄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徵辟并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他通曉《五經》學問，弟子經常達一千人，登記在册的有一萬六千人。受到徵召和辟用，他都不去。順帝專門下詔書召他，授他爲議郎。他講解論述《五經》的異同，非常投合皇帝的看法。蔡玄升任侍中，又出京擔任弘農太守，後在任上去世。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争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綉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戰争逐步停止，天子專心於經典學問，自此風氣一代比一代淳厚。那些身穿儒服，口中稱道先王，在學校中游學和聚會的人，大約遍布邦國地區。至於學習經典的學生所在的地方，都是不遠萬里而來，修建了學舍，帶了糧食去學習的人動輒成百上千。那些年老而有聲名，德義很高，開門招收弟子的人，記載在簡牘上的不下一萬人，他們都專門有所繼承傳授，不會發生訛誤混雜的情况。以至發展到在朝堂上互相争論，在各自的鄉里樹立朋黨，將框框條條弄得很繁瑣，在細小隱微的問題上尋求穿鑿，來和自己的一家之説相吻合。所以楊雄説："現在的學者，不僅將詞藻弄得很華麗，而且又綉上大帶和佩巾。"典籍所説和理義并非兩樣，經義旨歸有其根本，但博學之士，没有人有所變化，所以學識淵博的人鄙視這些人的閉塞。這又是楊雄所説的"喧嚷争辯的學説，各自傳習老師的一套"。而且觀察那些成就名聲，成績突出，最終能够到達很高境地的人，似乎也太少了，可見他們迂腐拘泥到這種程度。然而他們所談論的是仁義之道，所傳授的是聖人之法，所以人人懂得君臣父子之綱紀，家家知道背離邪惡歸往忠正之道路。

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强之臣，息其窺盗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

從桓帝、靈帝年間開始，爲君之道敗壞，朝廷法度日益衰微，國事經常出現重大漏洞，自中等智識的人以下，都清楚看出國家的分崩離析，然而有權勢的臣下，打消覬覦盗取國家權力的念頭，豪傑之士，屈從於鄉野儒生的意見，是因爲人人記誦先王的言論，地位在下的人害怕身處悖逆的境地。至於張温、皇甫嵩之徒，論功績平定了半個天下，論聲譽傳揚全國四方邊境，前俯後

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曁乎剥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仰，轉眼看看，就可以改變帝王的基業，但仍然在昏庸皇帝手下恭敬謹慎，爲隨隨便便的一道命令而奔波窘迫，將現成的軍隊解散，接受約束，而心中并不後悔。到了漢衰亡而自然終結，人神氣數都已到了盡頭的時候，而後許多英雄藉着這個機會，漢的世代德運和帝位就此結束。推究漢所以衰敗而又能够持續多年的原因，難道不是有儒學的結果嗎？所以先師留下典籍文章，鼓勵人們學習的功績，深遠而又切合實際啊！不依照《春秋》去做，甚至等同於殺人謀逆者，該會引起注意吧！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别，專門并興。精疏殊會，通閡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澄？

贊曰：典章學問没有衰敗，學者各自有所繼承。道路不同而分成流派，自成一家學説同時興盛。不同學説或精或疏一并出現，學者或通達或固陋互相考證。若是千年没有學術的興起，誰能弄清楚其淵源呢？

後漢書卷一百十

列傳第七十

文苑傳

杜篤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托，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杜篤的高祖杜延年，宣帝時擔任御史大夫。杜篤自小學問廣博，不注意小節，不被同鄉人尊重。他住在美陽，同美陽令交游，多次以私事相托，没得到滿足，非常怨恨對方。美陽令發怒，將杜篤抓起來送到京師。趕上大司馬吳漢薨，光武下詔書要衆儒者寫文章累述吳漢的功德，杜篤在監獄中作誄文，文辭最好，皇帝很贊賞，賞給絲帛，免去刑罰。

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

杜篤認爲關中有山嶺和黄河作屏障，是先代皇帝的舊都，不宜改建洛陽，於是上書獻《論都賦》説：

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絶。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弃去阻厄，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虚，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

臣聽説知其所知，纔是真正的知道。臣所想説的，陛下已經知道，所以簡略叙述一個大概，不敢詳細陳述。從前盤庚爲了離開奢侈之地，到亳實行儉樸，成周爲了興隆，纔到中土洛陽。根據時世確定都城，而不固定在哪個城邑。聖賢的考慮，大抵有優劣之分；霸主和王者的資質，聰明和智慧相去絶遠。守保國家的情勢，目標一致，道術相異：有的抛棄離開險要的地方，一心住在平坦開闊的地方；有的占據山地，以黄河環繞，吞并六國；有的富裕顯貴以後想回家鄉，不顧被人偷襲；有的從蜀漢發兵，襲擊空虚之地；當天天子定都，而由一名士卒謀劃；有的明明知道但不肯采納，長期在貧瘠的地方建都。臣不敢拿什麽作爲根據。臣見

如左。

司馬相如、楊子雲曾作辭賦來諷諫皇上，臣真心仰慕他們，寫了一篇文章，取名爲《論都》，謹一并封好上奏如下。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時，順斗極，排閶闔，入函谷，觀厄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乃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陵。凄然有懷祖之思，喟乎以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游，造舟于渭，北杭涇流。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瘞后土，禮邠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覛平樂，儀建章。

皇帝在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從洛陽登車，巡視到西岳。推算天時，順着北斗和北極星的運轉方向而行，推開關門，進入函谷關，在崤山、黽池察看險厄，在隴、蜀繪出險要地形。這年三月丁酉，天子巡視到長安。整修宮室，感悼從前的京師，隨即下詔給京兆，又下令給扶風，要當地的人齋戒，致以敬意，考察先帝的園陵。天子懷念祖宗，心中凄然，想到天下的興隆，喟然嘆息。接着根據上天向西旋轉的方向漫游，在渭河并舟而渡，又向北渡過涇水。成千的車子并駕齊驅，上萬的騎兵并列相連。在岐山、梁國布下陣列，向東横渡黄河。埋牲畜錢幣祭祀后土，在邠地郊外祭祀天帝。同年四月，返回洛陽。第二年，天子下詔書修復函谷關，修建天子行宮、六王府第，在長安增高車馬之棚，修理東都城門，在涇水、渭水上面造橋。到處修復離宮，東西抵臨霸水、滻水，西面可望昆明池，北面建在長平坂上，規劃龍首山，巡視未央宮，觀看平樂觀，察看建章宮。

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爲篤言："彼坎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奸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世據雝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

當時華山以東一片嘩然懷疑，以爲聖明的朝廷在西邊定都，害怕設置關門反過來抵擋山東地區。有位客人對我説："那小小的窪坑積水，本來就容納不下能够吞下舟船的大魚；小小的洛陽，又怎麽能够住得下擁有萬輛兵車的天子呢？咸陽是守保國家的重鎮，不可以長期空着，以後給壞人看到有機可趁。"我不很贊同客人的意見，所以就向他講述大漢的興盛，世代占據雍州的好處，以及現在國家騰不出時間等緣故，來曉諭客人。我説道：

昔在强秦，爰初開畔，霸自岐、雝，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天命有聖，托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勛，斬白

從前强大的秦國，剛開始拓寬疆界，在岐山、雍州建成霸業，國家富强，人口衆多，最終憑藉這兼并天下，又以此像夏桀一樣暴虐作亂。天命有聖道，托歸大漢。大漢

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跨崑崙，奮彗光，掃項軍，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之容不悦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

開闢基業，高祖建立功勛，殺死白蛇，頭頂聚集濃厚的雲氣，五星聚集在東井，高祖提劍呵責殘暴的秦朝。深入滄海，跨越崑崙，奮起彗星的光輝，掃除項羽的軍隊，最終從災難中拯救了百姓，在泗水、沂水消滅項羽。劉敬出謀獻策，纔定都長安。太宗繼承遺業，以文德守之。太宗親行節儉，做事謹慎，實行仁道，吃飯没有兩樣菜，衣服没有别的顔色，用種田養蠶使百姓富饒，約束自己，做天下的表率，眼裏不欣賞美麗的姿色，耳朵不聽鄭衛靡靡之音，諂佞不正的臣下不讓在朝廷任職，奸詐虚假的東西不許在市場出售，所以天下太平并且幾乎用不上刑罰。富裕一直延續到孝景帝，功業留傳到後代。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鈎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票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横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罽帳，繫閼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馳坑岸，獲昆彌，虜儌侲，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并域屬國，一郡領方。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捶驅氐、僰，寥狼邛、莋。東攡烏桓，蹂轔濊貊。南羈鉤町，水劍强越。殘夷文身，海波沫血。郡縣日南，漂概朱崖。部尉東南，兼有黄支。連緩耳，瑣雕題，摧天督，牽象犀，椎蜯蛤，碎瑠璃，甲玳瑁，戕觜觿。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非夫大漢之盛，世藉廱土之饒，得御外理内之術，

當時孝武帝利用剩下的財富和府庫裏的積蓄，開始動了謀取遠方的念頭，探問從前冒頓的罪惡，報高祖平城被圍的仇恨。於是任用驃騎將軍，頻繁任用衛青，像鷹一樣勇猛飛揚，大軍像流星一樣迅疾，深入匈奴，分割匈奴王廷，席捲大漠以北，控制祁連山，從中截斷單于疆域，消滅瓦解百蠻。燒毁匈奴人用毛氈製作的帳幕，關押閼氏，焚燒康居，將珍奇的東西化爲灰燼，砸斷其響箭，用釘子釘死鹿蠡王，馳過山谷溝壑，俘獲昆彌王，俘虜儌侲王，驅趕騾和驢，駕馭大宛國的馬，揮鞭騎駃騠駿馬。開拓土地達萬里，威震八方荒遠之地。開始設立河西四郡，在敦煌據守。將整個西域交給屬國都尉主管，以敦煌一個郡統領西方。在邊境北面設立偵候，設護羌校尉。進攻驅逐氐人、僰人，騷擾邛人、莋人。東面消滅烏桓，踐踏濊貊。南面拘繫鉤町王，渡海誅滅强大的南越。摧毁殺死文身的越人，鮮血染紅了海裏的波浪。在日南設立郡縣，蕩滌朱崖。在東面設立東部都尉，占領黄支國。拘繫雕刻耳頰的人，囚禁雕畫前額的人，摧毁天竺國，奉來大象和犀牛，敲擊蚌蛤，砸碎瑠璃，取來玳瑁的甲殼，殺死大海龜。於是全

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廱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農已來，無兹著明。

家共住一個洞穴、身穿粗毛皮衣的地區，同在一條河裏洗澡、用鼻子喝水的國家，無不袒露上身、赤着雙脚，叩頭至地，喪失膽氣，像奴虜一樣趴在地上。若不是由於大漢的强盛，世代憑藉雍州地區的富饒，又掌握了抵禦外國、治理國内的方法，誰能够達到這樣的功績！所以高祖創立基業，惠帝繼承天下，太宗道德盛明，景帝財富豐足，武帝聲威大盛，宣帝、元帝政令實施，成帝、哀帝奢侈達到極點，國祚在平帝時終結。共傳十一代，歷三百年，德運衰竭而又滿盈，天道微弱但又昭著，都没有能够遷離雍州，而且同咸陽相背。天子宫室和寢廟，沿着山陵彼此可以望見，高超顯揚，宏大華麗，令人思念，值得榮耀，自伏羲、神農以來，没有這樣光輝昭著的。

夫廱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楩楠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鐇钁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厄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關函守嶢，山東道窮；置列汧、隴，廱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絶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城池百尺，阸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礌，千夫沈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胄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士卒易

雍州本是天子在此孕育基業，霸王用以擴大功績，軍隊角逐勝負的地方。《禹貢》記載這裏的土地爲最上乘。千里田野，一片肥沃，滿眼望去，都是平原濕地。可以種植五穀，桑麻滋長茂盛。傍依南山，有涇水、渭水環繞，號稱陸海之地，萬物在此生長。楩木楠木，檀木柘樹，菜蔬果樹，結成果實。田間的水溝滋潤淤泥，河水泉水灌溉農田，流入的水澤匯成河川，粳稻生長茂盛。那裏土地肥沃，一畝地的價格達一斤金。所有的田地都肥沃相似，用鐽子挖去樹木的根。用火燒掉所挖的樹根，引水灌溉播種，付出的勞動很少，而得到的收穫很多。已經有了積蓄，四周又是險要之地：西面擁有隴、蜀，南面通往漢中，北面占據谷口，東面憑依峭山。以函谷爲關，把守嶢山，華山以東的地區無計可施；在汧水和隴部署軍隊，可以阻塞西戎；在褒斜把守抵禦，可以切斷通往嶺南的道路；堵塞谷口，封鎖黄河渡口，朔方就不可能南下。浩大的渭水，徑直流入黄河；上萬艘大船，運糧相過；東面匯聚滄海，西方控制到沙漠；北方以南聲教所至，天下共同響應。城墻有百尺高，護城

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爲膽腴。用霸則兼并，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爲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

河有百尺深，阻塞要害之地。關門和津梁衝要之地，很多像衣服的高領和鞶帶一樣的重要。一個士卒舉起石頭，一千個人不得前進；一個人揮動長戟，三軍爲之喪氣潰敗。地形有利，士卒强悍，可以守住附近，又利於進攻遠地。士卒容易防守，不會出現裸露上身投降的情况。在十二個州當中，雍州最爲富足肥沃。以此稱霸，就會兼并天下；先占據雍州，就會建立特殊的功績，修治文德，財富就會豐足；推行武力，士卒就會奮力建功；治理政治，百姓就會服從朝廷的教化；篡奪謀逆，也就難以得手；進攻其他地方，就會百戰百勝；退回來防守，必會綽綽有餘：這本是帝王基業發源的園囿，并且是守保國家的重要憑藉。

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徒以勢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内雲擾，諸夏滅微；群龍并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立號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鋣，命騰太白，親發狼、弧。南禽公孫，北背强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亹亹，遂興復乎大漢。

到了該死的王莽新朝，當時漢室衰微，王莽篡取利器，輕慢爲逆，僅僅憑藉權勢的有利，但不能最終危害漢室。上天將雍州借給王莽一十八年，在京師王莽被砍下腦袋。上天將雍州給予劉玄，劉玄不能引持綱紀，保管疏忽，招來賊寇，又使雍州落入赤眉手中。天下紛亂如雲，華夏面臨覆滅衰弱。衆人互相交戰，不知道誰是誰非。在這時候聖明的皇帝，赫然展示神威。稟受上天和人世的讖符，擁有當世獨一無二的資質。光武受命於上天，得到神靈的相助。在高邑建立天子名號，拔取旗幟揮向四方。主要謀劃的大臣，制定出奇的計策；似虎怒吼的軍隊，像虎和螭一樣勇猛。軍隊之所向，無不驚慌潰散，如草木隨風倒伏。就是那周武王燒魚祭祀、高祖斬蛇，也無法同此相比。在華山以東大呼，響聲震動了沙漠地區。光武腰懸龍淵寶劍，額上舉着鏌鋣大戟，任命將帥出征，親自調派大軍作戰，南面捉住了公孫述，北面打退了强大的胡人，西面平定了隴、冀，東面占領了洛陽。這樣開拓平定了天下，將天下的百姓從災難困苦中拯救出來，勤勉不倦地救助了億萬人民，最終振興恢復了大漢。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邊垂爲憂，忿葭萌之不柔，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雝州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鐻鍝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意以爲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

現在天下剛剛平定，一心致力於戰爭的時代纔算結束，并且皇上正在擔憂邊境地區，惱怒遠方的人不肯順從，没有時間討論建都的事情并留心考慮雍州。皇上親自費心勞神，率領天下的人，激勵安撫有名的將領，攻占境外的土地，通過征伐顯示威力，向邊遠地區展示武力。至於那些刻畫身體、用鼻子飲水、雕刻耳頰的部族首領，將頭髮盤成椎狀、衣襟向左，以鐻鍝穿耳的部族的君長，東南習俗不同不受約束的國家，西北絕遠地區難以控制的鄰邦，無不通過輾轉翻譯獻來禮品，請求作爲藩國臣下。皇上仍然謙讓而不誇耀功績。皇上認爲得到没什麽用處的敵虜，不如安定有用處的百姓；攻占邊遠地區的土地，不如種植更多的五穀；援救遠方已經失去的地方，不如就近保存現有的地域。現在朝廷親修道德，施行仁惠，深厚的恩澤普施滋潤，應時的祥風顯明吹遍。皇上衹留心於主持公平致力實際，一心想着愛護撫育百姓，衹要對朝廷政治便利，聖明的皇上就采納。爲什麽呢？事物不去取用就不會減少，道不達到過盛就不會改變。陽氣太盛就會移動，陰氣過滿就會虧損，所以生存不要忘了死亡，平安時不要忌諱危險，就是有了仁義之道，也還要設立城墻和護城河。

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與？

客人覺得重要的憑藉不可以長期空着，但朝廷并没有忘記西都，爲什麽一定要離開這小小的洛陽呢？

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杜篤後來出任郡文學掾，由於眼睛有毛病，二十多年没有到過京師。

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杜篤的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用兵謀略著稱。杜篤經常感嘆説："杜氏明於法令，擅長治政，而我做不了官；辛氏秉持正義，用兵打仗，而我又害怕作戰之事。外家章氏和自家到現在五代，到我衰敗了！"

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没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

杜篤的妹妹嫁給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攻打西羌，請杜篤擔任從事中郎，結果杜篤在射姑山戰死。他所著的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以及雜文，一共有十

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八篇。杜篤又寫了《明世論》十五篇。

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杜篤的兒子杜碩，豪放任俠，以經商聞名。

王隆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王莽時，王隆因爲父親的職位做了郎官，後來到河西避難，擔任竇融的左護軍。建武中期，他擔任新汲令。他擅長寫文章，所著的詩、賦、銘、書，一共有二十六篇。

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説疾》凡四篇。

起初，在王莽末年，沛國史岑子孝也以文章著名，王莽任命他爲謁者。史岑所著的頌、誄、《復神》、《説疾》一共有四篇。

夏恭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横，攻没郡縣，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縣人。夏恭修習《韓詩》和《孟氏易》，他所教的學生經常達一千多人。王莽末年，寇賊横行，攻陷郡縣，夏恭因恩德信義爲大家所歸附，就統領軍隊堅守，惟獨該郡獲得安全。光武即位以後，嘉獎夏恭的忠誠果決，召他擔任郎中，又升爲太山都尉。夏恭和協安集百姓，很得百姓的歡心。

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

夏恭善於寫文章，他所著的賦、頌、詩、《勵學》一共有二十篇。夏恭四十九歲時在任上去世，儒者共同給他定的謚號爲宣明君。

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贊、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夏恭的兒子夏牙，從小學習家傳的學業，他所著的賦、頌、贊、誄一共有四十篇。他被推薦爲孝廉，但他過早去世，家鄉的人稱他爲文德先生。

傅毅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自小學問廣博。永平年間，傅毅在平陵修習章句之學，就此寫了《迪志詩》，詩説：

咨爾庶士，迨時斯勖。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旅力靡及。在兹弱冠，靡所庶立。

你們這些衆多的士人，要及時地勉勵自己。日月遠逝而去，誰説能够回還！可嘆我致力於仁義之道，却非自己的能力所及。已到了二十歲的年紀，却没能像希望的有所建樹。

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

啊，我那偉大的祖先，顯揚在那殷湯之國。其業績可追比伊尹，能够光大伊尹治國的準則。高宗武丁振興殷商，惟獨靠的是

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纘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

美善之士。我的祖先成爲高宗的得力輔佐，天下井然有序。累世增積道德，傳至我的高祖。守衛朝廷，抵擋外侮，繼承修行祖先的道德，有美善之行迹。大漢中葉，有賢德的人根據次第記功行賞。那從殷朝傳下來的一支也被序録，從而使我祖先的功業得以發揚。

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誰能昭暗，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

可我這個人，濁穢淺陋，無人可及。恐怕我祖先的世代功業，就此敗落。誰能改變我的濁穢，用清泉給我洗濯？誰能使黑暗變成光明，給愚昧的我以啓迪？祖先傳下訓示，給我告誡。教給我美好重要的事情。教誨我要廣泛學習。於是帶領志同道合的友人，遵循這從前的準則。朝夕勤勉，希望不要懈怠有過錯。

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

清明皇美的大道，規範了衆多的準則。要是不勤勉就不能昭明大道；要是不專一就不能深入瞭解。農夫因爲不停歇地勞作，纔有黍稷的收穫，誰能説有所作爲，但憑閑居休息就可以獲得成功？一心二用，衹會毀壞功業，徒然多耗自己的力氣。沿着那樣的道路走下去，就不知道終點在哪裏；照這樣同時聽兩樣東西，那麽所聽到的聲音就會亂成一團。

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税，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嗚呼！有才德的人，休要經常放縱自己。逝去的年月似流水一樣，很少有閑暇的日子。走遠道的人屢次解下車子停止前進，怎麽能够到達終點？朝夕勤勉不懈，遵循始終如一的道理。

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

傅毅認爲顯宗尋求有才德的人不够專心，很多士人隱居，所以寫了《七激》作爲諷諫。

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

建初中期，肅宗廣召能寫文章博學的人，任命傅毅擔任蘭臺令史，授予郎中職位，與班固、賈逵一同負責校理書籍。傅毅回憶贊美孝明皇帝功績道德最爲出色，但宗廟的頌文没有人寫，於是仿照《詩經·清廟》寫了十篇《顯宗頌》上奏朝廷，自此藝文方面被朝廷推重。

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

車騎將軍馬防，因爲是外戚尊崇位重，他請傅毅擔任軍司馬，以師友的禮節相待他。到馬氏

敗，免官歸。

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

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黄香

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内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

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録。遭值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

失勢，傅毅被免官回鄉。

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再次請傅毅擔任主記室，崔駰擔任主簿。等到竇憲升爲大將軍，又以傅毅擔任司馬，班固擔任中護軍。竇憲府中的傑出文人盛多，爲當代第一。

傅毅很早去世，他所寫的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共有二十八篇。

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黄香九歲時，失去母親，由於想念母親，黄香面容憔悴，差點没能服完喪期，鄉人都稱贊他極爲孝順。黄香十二歲時，太守劉護聽説後將他召去，委任他爲門下孝子，對他非常愛護和尊敬。黄香家中貧困，家裏没有僕人和妾，他親自勞作，辛苦勤勞，一心奉養全家。他最終廣泛學習經典，鑽研精通道術，擅長寫文章，京師稱贊他是“天下無雙江夏黄童”。

起初，黄香被任命爲郎中，元和元年，肅宗下詔令要黄香到東觀，讀以前不曾讀過的書。黄香後來告請休假，等他回到京師，正趕上千乘王舉行加冠儀式，皇帝在中山王的館舍聚會，於是下詔令要黄香到殿堂，回頭對衆諸侯王説：“這就是被稱爲‘天下無雙江夏黄童’的人。”皇帝身邊的人無不動容。後來皇上召他到安福殿談論朝政事情，授予他尚書郎一職。黄香多次陳述朝政得失，賞賜不斷增加。他經常一個人住在尚書臺，日夜不離開宫廷，皇上聽説後稱贊他。

永元四年，黄香被授予左丞一職，成績達到要求應當升遷，和帝留他任原職，增加他的俸禄。六年，黄香經多次升遷擔任尚書令。後來被任命爲東郡太守，黄香呈上奏章謙讓説：“臣是江淮一帶的輕賤之人、愚昧書生，經典學問，品行能力，没什麽可以記載的。剛好趕上太平時代，靠了先人留下的福分，得以在二十歲的年齡受到特殊的召用，連着多次被任用，最後當到尚書令職位。到現在没有一點兒能够稱得上報答朝廷恩德獻出生命的地方，但實在没想到，最終能受到不敢期望的任用，特别地被任命爲鄰近京城的郡守，在方圓千里内地位尊崇。臣聽説估量一

爲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

個人的能力授予職位，每個職位就不會出現荒廢事務的情況；根據功勞給予爵位，有才能的人和愚昧的人就都會各得其宜。臣黃香是小人一類，從小當學生，主管一郡理順政事，本來不是自己能够承受的，實在擔心自己愚鈍，辜負皇上恩典。而且考慮尚書令負責機密事情，至爲尊貴重要，又不是臣應該長時間侍奉的職位。臣接到詔書驚慌恐懼，不知道該怎麽辦。臣正處壯年時候，剛好能够被驅使，情願請求皇上用多餘的恩典，留下臣當個散官，賞給一個負責督察責罰方面的小官，讓臣在宮内做些具體事情，以盡臣微小的心願，這實在是臣至死的最大心願，即使化爲土灰也極其光榮。”皇帝也愛惜黃香的才幹，又長期熟悉舊例，又留他擔任尚書令，將他的俸禄增加爲二千石，賜給他三十萬錢。在這以後黃香就主管朝廷機要部門，很受到親近和重用，而黃香也恭敬勤勉於朝廷事務，憂慮國家事情就像憂慮自家事情一樣。

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别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

永元十二年，東平清河上奏製造妖言的卿仲遼等人，所連及的將近一千人。黃香分别具體情況，據實上奏，保全了許多人的性命。郡國每有拿不準的案件，黃香總是一心求得將罪名放到較輕的科條，愛惜人命，每每存了救助的心思。他又瞭解熟悉邊疆事情，均衡考慮軍中政事，都能做到使事情適中。皇帝知道黃香的精心勤勉，多次給予恩典和賞賜。黃香遇到疾病，皇帝給以慰問，派來醫生，賞賜藥品。他在職期間推薦了許多人，受到的恩寵非常多，有人非議譏刺黃香過於受到寵幸。

延平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與百姓争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禄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

延平元年，黃香調任魏郡太守。魏郡從前有内外田園，郡府經常與百姓分開耕種，每年收穫幾千斛糧食。黃香説：“《田令》説‘經商的人不種地’，《王制》説‘做官的人不耕地’，鑿冰吃俸禄的人，不同百姓争奪好處。”於是將田園全部分給百姓，責令他們耕種。當時遭水災年成饑荒，黃香就拿出自己的俸禄和所得的賞賜分給救濟貧窮的人，於是豐盛富有的人家各自捐出義糧，幫助官府供給糧食和借貸，飢餓的百姓得到了保全。黃香後來因犯水災的事情被免職，幾個

所著賦、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月後，在家中去世。

黄香所著的賦、箋、奏、書、令共五篇。他的兒子黄瓊，自有列傳。

劉毅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兑、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劉毅，北海敬王的兒子。起初，他被封爲平望侯，永元年間，因犯事情被罷免爵位。劉毅從小以文章和辯論聞名，元初元年，他上奏《漢德論》和《憲論》十二篇。當時劉珍、鄧耽、尹兑、馬融一同上書稱贊他的美德，安帝誇獎他，賞給三萬錢，授予他議郎。

李尤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争。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縣人。他從小以文章出名。和帝時，侍中賈逵舉薦李尤有司馬相如、楊雄的風格，皇上召李尤到東觀，接受詔令寫賦，被授予蘭臺令史一職。不久升遷，在安帝時李尤擔任諫議大夫，接受詔書而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人一道撰寫《漢記》。後來皇帝將太子廢爲濟陰王，李尤上書勸阻。順帝即位，李尤升任樂安相。八十三歲時去世。李尤所著的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一共有二十八篇。

李尤的同郡人李勝，也有文才，擔任東觀郎，寫的賦、誄、頌、論有幾十篇。

蘇順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閒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在和帝和安帝年間，蘇順以才學爲人稱道。他喜歡養生術，隱居修道。晚年纔做官，被授予郎中一職，在任上去世。他所著的賦、論、誄、哀辭、雜文一共有十六篇。

當時三輔地區有才能的人很多，扶風人曹衆伯師也有才學，寫了誄、書、論共四篇。

又有曹朔，不知是什麽地方人，寫了《漢頌》四篇。

劉珍

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

劉珍，字秋孫，又名劉寶，南陽蔡陽人。從小好學。永初年間，劉珍擔任謁者僕射。鄧太后下詔書要他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和《五經》博士，校理正定東觀中的《五經》、諸子所作的注釋、各家的道藝學説，整理書中脱漏訛誤之處，使之齊一，正定書中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下

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詔書要劉珍同劉騊駼撰寫建武以來的名臣傳，升爲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劉珍被授予宗正一職。第二年，調任衛尉，在任上去世。他所著的誄、頌、連珠共有七篇。劉珍又撰著《釋名》三十篇，用來辨明萬物的名稱。

葛龔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他以擅長寫官府文書知名。葛龔生性慷慨，勇猛而有氣節，勇力超過常人。安帝永初年間，他被薦舉爲孝廉，擔任太官丞，上奏四件對國家有利的事宜，被授予蕩陰令。又被太尉府召用，因病没去。州府推舉他爲茂才，擔任臨汾令。他呆過的兩個縣，都有可以稱道的成績。他所著的文、賦、碑、誄、書記共有十二篇。

王逸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子延壽，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他被推舉爲上計吏，擔任校書郎。順帝時，擔任侍中。王逸所著《楚辭章句》流行於世。他所著的賦、誄、書、論和雜文共二十一篇。他又寫了《漢詩》一百二十三篇。

王逸的兒子王延壽，字文考，有傑出的文才。延壽年輕時候游於魯國，寫了《靈光殿賦》。後來蔡邕也以這個題目作賦，没有寫完，等到見了延壽所寫的賦，對其非常奇異，就停筆作罷。他曾做過一個奇怪的夢，心中很不舒服，於是寫了《夢賦》以告誡自己。後來他溺水淹死，當時纔二十多歲。

崔琦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脱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崔瑗的同宗。崔琦自小在京師游學，以文章博大通達著稱。崔琦起初被舉薦爲孝廉，擔任郎官。河南尹梁冀聽説崔琦的才能，請求同他交往。梁冀的行爲大多不合法度，崔琦多次引用從古到今的成功敗亡的例子來告誡梁冀，但他不能接受。崔琦於是作《外戚箴》。這樣寫道：

地位顯赫的外戚，恩寵輝煌顯耀。從前在帝舜之時，娥皇、女英道德尊崇。周朝由三位母親而興，有莘氏使湯尊高。周宣王早晨晚起，姜后拔下頭上的簪子。齊桓公喜歡

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

鄭衛之音，衛姬堵住耳朵不聽。她們都以禮義輔佐國君，用仁德幫助國君，薦達人才，進説善言，用道義濟助自身。

爰暨末葉，漸已穨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鷄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閒舊，圮剝至親。并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

而到了後世，逐漸就衰敗缺少。進御不按照次序，九御之法出現差失。晉國的禍難，起源於驪姬。母鷄在早晨鳴叫，弄得傾家蕩産。把持政權，專擅寵愛，突出自己，障蔽他人，凌駕於年長的人之上，離開從前的知交，敗亂削弱至親的人。姬妾和王后的地位相并，庶子和嫡子相匹敵，淫蕩的夏姬葬送了陳國。不去尊崇有才德的人，所以番當上了周幽王的司徒。擔任官爵，占居君子的位置，將有名的都邑作爲自己的采邑。所以詩人譏刺朝廷的道德不够盛大。暴虐的紂被婦人迷惑，拒絶意見，自我孤立。心裏像蝮蛇一樣惡毒，對無罪之人肆意毒害。殺害自己的叔叔，將懷孕的婦女開膛。天和地一并憤怒，人和鬼都商量對付他。甲子日的凌晨，紂的腦袋和身體分了家。當初曾爲天子，最後成爲鬼魅。

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絶，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

并非僅是沉湎於女色的國君，王后尤其如此。不以禮義來相互帶領，反而競相奬給權力。先高興後號啕，最終受到侮辱和毀敗。家庭和封國滅絶，宗廟被燒毁。妺喜使夏朝敗亡，褒姒使周朝覆滅，妲己使殷朝滅亡，趙武靈王死於沙丘宫。戚姬變成了人豕，吕氏宗族以此敗滅。陳皇后興作巫蠱的事，最終死在宫外。霍皇后意欲毒殺太子，自己反而遭到廢黜。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杖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所以説：不要認爲自己高貴，上天會將你摧毁；不要依仗平時美麗，容顔總有衰敗的時候；不要憑藉自己經常受到寵幸，恩愛會有頽弱之時，不要誇説自己有能耐，上天人事會違反你的意願。災難源於没有德行，享福同爲謹慎對待微小的迹象。太陽不經常呆在天空正中，滿月也有虧缺的時候。遵守正道的人安固，依憑權勢的人危險。微賤之臣見到國戚如此，所以膽敢將這些話寫在這兒告訴您。

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機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黄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

崔琦由於自己的意見得不到采納，心情不痛快，就又寫了《白鵠賦》作爲諷諫。梁冀見到後，叫來崔琦，問他："朝廷内外百官，各有自己的職掌，天下衆多的議論，難道衹是我們這些人的過錯？您爲什麽過分地激憤諷刺呢?"崔琦回答説："從前管仲擔任齊國相，願意聽到哪怕很細小的意見；蕭何輔佐漢室，就設置專門記録過錯的官吏。現在將軍幾代掌管朝政，職責同伊尹、周公一樣，然而没聽説有什麽德政，百姓艱難困苦，又不能結交任用端正而有能力的人，以挽救災難，反而打算緘禁堵塞士人之口，堵住皇上的聽路，準備使黑和黄改變顔色、馬和鹿改變樣子嗎?"梁冀答不出話，就讓崔琦回家鄉。

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咏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脱走，冀後竟捕殺之。

後來崔琦被任命爲臨濟長，他不敢上任，解下印綬離開了。梁冀於是派刺客暗中尋找殺掉他。刺客見到崔琦在田中耕種，懷中夾着一卷書，休息的時候就躺下來誦讀。刺客哀憐崔琦的志意，將實情告訴崔琦，説："將軍命我邀殺您，現在見到您是位有賢德的人，心裏不忍下手，您可趕緊逃走，我也自此隱去了。"崔琦得以脱身逃走，但梁冀後來竟然將他抓去殺害。

所著賦、頌、銘、誄、箴、吊、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他所著的賦、頌、銘、誄、箴、吊、論、《九咨》、《七言》，一共有十五篇。

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静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他以文章知名，所教的學生有幾百人。邊韶口才敏捷，他曾經在白天和衣而睡，學生私下嘲諷他説："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邊韶暗中聽到，立刻回答説："邊是姓，孝是字。腹便便，《五經》填。但欲眠，想經事。睡着的時候夢中同周公相通，醒着的時候想法同孔子一樣。拜其爲師而嘲諷老師，出自哪一部典籍?"嘲諷他的人大爲慚愧。邊韶的才思敏捷都是這一類。

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桓帝時，邊韶擔任臨潁侯相，被徵召授予太中大夫一職，在東觀寫作。又調任北地太守，後入朝擔任尚書令。以後擔任陳國相，在任上去世。他所著的詩、頌、碑、銘、書、策一共有十五篇。

張升

張升，字彦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

張升，字彦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張放的孫子。張升自小好學，瀏覽了許多書籍，而且任憑性情做事而不受束縛。同他意氣相投合，他就謙卑恭敬地去結交，不論對方貧窮微賤；要是違背他的意志愛好，即使是王公達官，也始終不肯屈服。他經常感嘆説："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如果有人瞭解我，即使他是胡越之人也可以親近；要是不相瞭解，追求功名富貴有什麽益處呢？"

仕郡爲綱紀，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强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

他出任郡府主簿，由於有才能出調代理外黄令。有位佐吏接受賄賂，張升立刻將他判罪處死。有人譏刺張升代理衹是一時，有什麽值得敦促申明威權和殺戮的呢？他回答説："從前孔子臨時擔任國相，殺掉了齊國的侏儒，將侏儒的手和脚從不同的城門丢出去，所以能够威震强大的齊國，將侵占的土地歸還。君子做官不是爲了自己，要考慮其應該考慮的事情，怎麽能够以做官的時間長短而改變法度呢？"趕上黨人被禁錮，張升辭去官職，後來竟然被殺，年齡四十九歲。

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張升所著的賦、誄、頌、碑、書，一共有六十篇。

趙壹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趙壹身材魁梧，身高九尺，鬍鬚漂亮，濃眉，看上去非常高大。但他自恃才學，傲慢不恭，爲同鄉的人所排斥，於是他寫了《解擯》。後來他多次被判罪，差點兒死掉，經朋友相救得以免死。趙壹於是寫信給友人，感謝其恩情。信上寫道：

> 昔原大夫贖桑下絶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脉，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絶之氣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車軨，針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脯，手爪之針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

> 從前原大夫趙盾接濟桑樹下快要斷氣的人，書傳稱贊他的仁愛；秦越人扁鵲救活了脉搏遲緩而有間歇的虢國太子，世代記述他的神奇。設想當時這兩個人没遇到仁愛的趙盾和神奇的扁鵲，他們已經窒息的呼吸就要完全停止了。然而乾糧和肉脯從車上欄木間拿出，石針由人的手指操縱。現在我所依賴的，絶非僅僅是車上横木間的乾糧肉脯和手指上的石針。這是從帝王的手上救回我的性命交還掌管命運的司命神，使乾枯的皮膚

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

重新充含血液、枯死的骨頭重新覆蓋活肉，誠然是上面所説的遇上了仁愛而神奇的人，真正應該得到傳揚和記載。我害怕法禁，不敢明明白白地説出來，私下做了一篇《窮鳥賦》。賦是這樣寫的：

“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阱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摇足恐墮。内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内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有一隻窮困的鳥，在平原曠野間收斂了羽翼。在他的頭上是羅網，在他的下面是裝有機關的陷阱，前面發現凶猛的鶚鳥，後面見到有人追逐。繫有絲繩的石彈像張網似的封住右側，像后羿一樣的神箭手正在左側拉弓。彈丸和箭矢疾飛，從各個方向向我集中射來。想飛不能够，想叫不可得，抬起頭害怕碰上羅網，動一下脚擔心掉下陷阱。心中衹是又怕又急，一會兒像冰，一會兒似火。幸而虧了大賢之人，對我同情又憐憫，從前曾救我向南，現在又救我向西。鳥雖然愚鈍，但也懂得深厚的恩情，暗暗將其記在心中，外表衹是向上天禱告。上天啊降福給大賢的人，送給他長壽，或爲三公，或爲列侯，子子孫孫，永遠如此。”

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趙壹又寫了《刺世疾邪賦》，用來抒發自己内心的憤恨。他寫道：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五帝時的禮樂制度不同，三王時的禮樂制度又有差異，天數到了極限自然變化，并非故意相對立。仁德的政治不能拯救社會的混亂，賞罰又怎能足以勸善懲惡？春秋是風氣敗壞的開始，戰國又加重了毒害。秦和漢拿不出能够超越前代的地方，於是就加重狠毒和殘酷。有誰去考慮百姓的性命，他們衹是爲自己的利益着想，滿足自己。

于兹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㛔名勢，撫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顯進，直士幽藏。

從古到今，真假變化多種多樣。阿諛奉承日益盛行，以剛直取勝的人逐漸消失。爲人舔痔的人并駕四馬，品行正直的人徒步而行。卑躬屈膝的人擁有聲名和權勢，諂媚親昵的人竟成爲豪門强族。清高不俗的人立刻招致災禍。拼命搜刮追逐財物的人一天比一天富足和興旺。善惡渾然不别，一切讓人迷亂，誰知道世情的冷暖是非？奸邪小人顯達升遷，剛直之士隱退埋没。

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絶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揄，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推究這種病態的興起，實在是執掌政權的人不够賢明。後宮中的寵幸遮蔽了他的視聽，親近佞幸的人把持了權力。對所喜愛的人寧可鑽透皮膚讓他長出羽毛，對所厭惡的人就洗掉污垢也要找出瘢痕。雖然想對朝廷竭盡忠誠，但道路艱險而且没有邊際。宮門已經不可能打開啊，群犬又對着你狂吠。面對朝夕之間的安危安然不顧，衹管放縱眼前的嗜好和欲望。這與在海中航行而失去船舵，堆積柴草等待燃燒有什麽不同？受到寵幸重用的是因爲諂媚奉承，有誰知道去辨别醜惡和美好？所以法律禁令屈從於有權勢的豪族，朝廷的恩德到達不了勢力單薄的寒門。寧願在堯舜時代的災荒年份忍受飢寒，也不願意在當今的豐收年份享受飽暖。奉行德理，即使死去，也不算死；違背道義，即使活着，也不算活。

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

有一位秦地來的客人，就寫了一首詩説："黄河的清澈不可能等到，人的生命不可能延續。順着風向吹颳倒伏的草，富貴的人被稱贊爲有才德。滿腹的文章，不如一口袋錢。迎合人意的人升堂做官，高抗耿直的人被摒棄門邊。"

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一位魯國的儒生聽到這首詩，接着題旨作了一首歌："有權勢的人家做什麽都合宜，咳嗽和唾液都自然成爲珍珠。穿着粗布衣服的人身懷金玉，蘭花和蕙草變成了喂牲畜的乾草。有才能的人雖然獨自明悟，但自身困於一般愚蠢的人。暫且各自守着自己的本分，不要再徒然奔走，悲哀啊悲哀，這就是命運啊！"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悦，顧謂坐中

光和元年，趙壹被舉薦爲佐理郡上計事務的官吏到京師。當時，司徒袁逢接受郡國以上的計簿，佐理郡國上計的官吏有幾百人，全都趴在堂下拜見，没有人敢抬頭看，惟獨趙壹拱拱手而已。袁逢看到後感到奇怪，派身邊的人去責備他説："作爲下級郡的負責上計的佐吏對三公作揖，這是爲什麽？"趙壹回答説："從前酈食其對漢王作揖，現在是對三公作揖，爲什麽馬上就感到奇

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强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嘆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

怪呢？"袁逢於是整飭衣襟，拉着趙壹的手，迎請他在上首坐下，順便向他詢問西部的事情，交談後大爲高興，袁逢掉過頭對在座的人說："這是漢陽的趙元叔。朝廷中的大臣没有超過他的，請允許我當着大家另外給他設座。"在座的人全都對他注目。出來以後，趙壹去拜訪河南尹羊陟，但見不到羊陟。趙壹認爲公卿大臣中够得上藉重名聲的衹有羊陟，所以就白天到羊陟府門，羊陟勉强答應見他，但還在睡覺没起床，趙壹徑直進到堂上，接着走到羊陟面前，說："我在西州，敬奉您高尚的名聲很久了，直到現在纔遇上但您突然死去，命運爲什麽這樣啊！"接着高聲哭了起來，羊陟手下人大驚，全都奔進來，把旁邊都站滿了。羊陟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就起了床，迎請他，與他交談，對他大爲奇異。羊陟對他說："您出去吧。"第二天，羊陟帶了大隊的車騎前來拜見趙壹。當時那些負責郡國上計的佐吏們大都將車馬和帷幕裝飾得十分華麗，惟獨趙壹車子簡陋，用草遮蔽，晚上露天在車旁休息。他邀請羊陟上前坐在車旁，羊陟身邊的人無不嗟嘆驚愕。羊陟於是同他談論，一直到黄昏，極盡歡樂而去。羊陟拉着趙壹的手說："好的玉璞没有剖開，一定會有哭出了血來證明它的人！"於是羊陟和袁逢一起稱贊推薦趙壹。趙壹的名聲響動京師，士大夫們都想着目睹他的風采。

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遥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寧當慢慠，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

西還的時候，趙壹途中經過弘農，順道拜訪太守皇甫規，守門人没有立即通報，趙壹就走了。看門人害怕，就禀告皇甫規。皇甫規聽說趙壹的名字大驚，就派人追送書信道歉說："没有見過面，但想望您的品德和風采，一心歸附，爲時很久了。在下聽說您這樣的仁者能够憐憫我的專心一意，能得到您的教誨，以便除去我這個遠方人内心的恐懼。今天早晨外邊的人禀報說有一名尉官和兩名負責上計的佐吏，没料到是您屈辱尊者身份來到門上，再禀告時纔知您已離去。如果印綬可以放棄，我一定連夜去做，您會等到天亮？希望以您的明見睿智，評判我一向的想法。對您這樣尊貴的人，怎麽能够加以傲慢？說這件事出於悖亂糊塗，不足以承擔全部的責任。如果

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玩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説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炙壞潰，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

您能够原諒明察，繼續從前的友好，還有什麽比這更好的福氣呢！我謹派主簿送上書信，下筆的時候呼吸都停止了，汗水一直流到了脚趾上。”趙壹回信説：“您的學問爲人所師法，士大夫們歸往仰慕，仰慕您高尚德行和才識的人，歷年都有增多。人們掉轉車子兼程趕路，渴望在您身邊侍奉。他們沐浴身體，清早起床，從晚上到早上守候在您門前，實在指望您明白他們長期的仰慕之情。以尊貴的身份對微賤的人謙讓，禮賢下士，高可以鋪陳玩味典籍，引發聖上的想法；下可以在當代建立學説，消除眼前的災禍。怎能想到有才德的人，自己生發了怠惰之心，丢棄循循善誘的品德，和亡國的人的驕傲怠惰的想法相同!一見到細微的動向就趕緊行動，而不要等到第二天，所以我自己及早引退，害怕讓您辛苦。從前有的人多次游説但没遇到知己，有的人想得到有才能的人但没有人跟隨，他們都把原因歸結爲天命，不怪罪他人。現在我責備自己罷了，怎敢對您有所猜疑！您輕慢一個平民百姓，於您的品德有什麽妨害呢？竟然親自寫信，從很遠的地方一路趕來相找，誠然足以使人慚愧。像我這樣微不足道的人，没有度量自己的才德，人呼‘嗟來’就可離去，若是請罪方可進食，誠然有些愚頑刻薄，心裏還知道趣向。衹是關節生了疾病，膝蓋灼燒潰爛，請允許我改日接受您的情意。我會經常念誦您所賜的書信，長久地安慰自己。”徑直離去，没有回頭。

州郡争致禮命，十辟公府，并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州和郡争着送去禮品和任命，公府十次召用他，他都不去，在家中去世。起初，袁逢要擅長相面的人給趙壹看相，看相的人説“任職不超過郡的佐吏”。結果和他説的一樣。

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趙壹所著的賦、頌、箴、誄、書、論和雜文有十六篇。

劉梁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

劉梁，字曼山，又叫劉岑，東平寧陽人。劉梁是皇室的後代，但他自小孤苦貧寒，在市場上賣書，以養活自己。

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爲“仲

他平時憎恨世人爲了利益而結交，以不正當的方式結成朋黨，於是寫了《破群論》。當時看

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

過這篇文章的人認爲"孔子寫《春秋》，使製造禍亂的臣下知道害怕，現在這篇論文的寫作，豈不令庸俗的人心中有愧"。但這篇文章没保存下來。

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暗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

他又寫了《辯和同之論》。文章寫道：

事情有時相悖但却符合道德，有時順應反而失去德義，有時因喜愛反而構成禍害，有時因厭惡反而成爲好事。這是什麽原因呢？大概所得是因爲賢明睿智，所失是因爲愚昧虚假。所以有才德的人對於事情，没有厚薄之分，一定用德義的標準來加以衡量。

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

得到是由於和諧造成，失去是因爲等同引起，所以將能够救助不足叫做和諧，將善惡不加分别叫做等同。《春秋傳》説："和諧就好比肉汁，用酸苦來調和它的味道，君子吃了以後心裏就會平和。等同就好比水，如果用水去調濟水，誰能吃得下去？琴和瑟發一個聲音，誰願意聽？"所以有才德的人與人相處，關係親密但不結黨，和諧而不等同，將補救缺點作爲正直，將匡正罪惡作爲忠誠。經書説："順從美善的方面，匡救過惡的方面，那麽就能做到上下和睦相親。"

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殁，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晋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

從前楚恭王有病，召見大夫們説："我没有什麽德行，自小主持國家。有失先代國君的事業，使楚國的軍隊遭到覆敗，這是我的罪過。如果因爲宗廟神靈的緣故，能够使我保全腦袋而死，請給我謚號爲靈或者爲厲。"大夫們答應了。到楚恭王去世時，子囊説："不是這樣。侍奉國君的人，遵從國君正確的意見，不遵從錯誤的意見。君王治理這麽顯赫的楚國，平定了極南地區，馴服了華夏地區，這個榮耀很大了。有這樣大的榮耀，并且知道自己的過錯，能不稱爲'恭'嗎！"大夫們同意了。這是違背了君王的意思但却符合德義的事情。到楚靈王驕傲荒淫，殘暴毒虐而没有止境，芋縣尹申亥順從靈王的欲望，將他葬在乾溪旁邊，將兩個女兒殉葬。這是順從但却失去德義的事情。鄢陵戰役，晋國和楚國交戰，陽穀獻上酒，

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

子反因此送了命。這是因爲喜愛而遭害的事情。臧武仲說：“孟孫不喜歡我，這是給我的藥劑；季孫喜歡我，這是外表好看實際爲一種疾病。疾病使我受毒日益加重，而藥劑却可以救治我。”這是不喜歡但却有益處的事情。孔子說：“人的智識太難了！像臧武仲這樣有智識的人，竟然不能爲魯國相容。或許有原因，所做的事情不合道理并且所給予的又不合仁愛。”這是稱贊他知道義，諷刺他違背了道。

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暗也。暗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兹在兹，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

知道而違背道義，這是虛僞；不知道而失去道義，這是愚昧。愚昧和虛僞，其弊端是一個。弊端的所在，不僅僅在於智識達不到，而且還在於智識雖然達到但却故意違背。所以說“智識能達到但不能用仁愛去守住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要失去”。《夏書》說：“念念不忘，對所有的事情都要推己及人。”這說的是忠和智。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爲成，傅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所以有才德的人做事，一舉一動都想到義，不爲私利而做邪僻的事，不爲義而心中有愧，出仕退隱和交游，一心祇想到道。要是不符合道，即使是弟兄也不附同；要是行爲符合義，即使是仇人也不作罷。所以解狐得到祁奚的推薦，管叔和蔡叔被周公處死，勃鞮因反對晋文公後來助成晋文公，傅瑕因爲順從鄭厲公而敗亡，管蘇因爲被憎恨和違逆得到進用，申侯因爲被寵愛和順從遭到罷免，這是因爲用義加以衡量。所以說：“不在於違逆和順從，而在於用義來判斷；不在於憎恨和喜愛，而在於將道作爲珍貴的東西。”《禮記》說：“寵愛但知道其害處，憎恨但知道其好處。”這說的就是用義來衡量。

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磥。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

桓帝時，劉梁被推薦爲孝廉，朝廷任命他爲北新城長。他諭告縣内的百姓說：“從前文翁在蜀郡時，道德著稱於巴郡和廣漢；庚桑楚是一個卑微的人，但改變了碨磥的風氣。我雖然是個小縣令，但心裏仍然想着國家社稷，如果衹是趕着在規定期限内實施政令，處理法律文書，這難道是我本來的志向嗎！”於是重新建造了很大的講

猶稱其教焉。

經學館，招攬聚集了幾百名學生，早晨和晚上，他親自前往勉勵和訓示，手拿經書，考試出最好和最差的學生，儒學教化大爲流行。這個城邑到後來還稱贊他的教化。

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

朝廷特別召他，任命他爲尚書郎，以後多次升調。後來擔任野王令，但未能成行。光和年間，劉梁病逝。

孫楨，亦以文才知名。

他的孫子劉楨，也以文章才華知名。

邊讓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其辭曰：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邊讓自小善辯博學，擅長寫文章。邊讓寫了《章華賦》，雖然其中有許多浮華艷麗的辭藻，但最終歸結到正道，類似於司馬相如的諷諭。賦是這樣寫的：

楚靈王既游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斯賦以諷之：

楚靈王游完雲夢澤，在荆臺上休息。在他的前方是淮河的水，左面有洞庭湖的波浪，右面可看到彭蠡澤的曲岸，南面可遠眺巫山的山阿。放眼四望，游覽了一天。楚靈王掉轉頭來對左史倚相說："這是多麽快樂啊！能使人忘掉了年老和死！"於是建造了章華臺，又修造了乾谿的館舍，窮盡了各種建築技藝，用完了府庫中的珍寶收藏，積全國的力量去修建，幾年纔造好。整夜擺設越軌逾制的宴會，製作萎靡粗俗的新樂曲。這樣，伍舉知道陳國、蔡國將會生發計謀。於是寫了這一篇賦來諷諭楚靈王：

"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

"本是高陽氏的後代啊，繼承聖明祖先的巨大恩澤。在南方的楚地建立藩國啊，其神威和中原兩個霸主等同。超過了商朝的大彭啊，勝過了周朝興盛時期的虢仲和虢叔。達到輔佐天子的很高功績啊，傳播了顯赫的仁愛名聲。仁慈惠愛像春風一樣普施，英明威武似雷電一樣明斷，華夏被完全平定，王畿以外的五服地區得到治理。早晨集中精力處理各種政務啊，晚上駕車回到宮館。整夜擺酒宴歡樂痛飲啊，表達内心的安樂。囊括天下的奇妙珍寶啊，窮盡人世間罕見的玩物。

"爾乃携窈窕，從好仇，徑肉林，登糟丘，蘭肴山竦，椒酒

"於是手攙着苗條美女，後面跟着漂亮的配偶，穿過懸肉做成的樹林，登上酒糟堆

淵流。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瑶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於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揚《激楚》之清宫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群分。被輕袿，曳華文，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群；振華袂以逶迤，若游龍之登雲。於是歡嬿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緑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群樂既考。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黄軒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

成的丘山，佳肴和山中的野菜製作的美味芳香如蘭，用花椒浸製的酒像淵水一樣流遍。激起清澈的池水啊，小船擦過微風行駛在水面。登上雕飾華麗的樓臺掉頭觀望啊，希望終日以此消除憂煩。於是招來宓妃，叫來湘娥，面前站着齊國的倡人，鄭國的舞女排成隊列。奏起清越的宫調中的《激楚》曲啊，展現新作的樂曲而放聲長歌。變化繁複的手法超過了《北里》，絶妙的舞姿可以和《陽阿》比擬。金石樂器聚合一起，絲竹音聲分别有序。舞女們身披輕飄的長襦，拖着繪有精美花紋的絲裙，柔軟的衣服輕輕飄動，華美的絲帶繁盛繽紛。一挺輕盈的身體突然穿出，好似脱離群鳥的孤鴻，揮動漂亮的衣袖舒展自如，猶如游龍登上雲空。這時宴會充滿歡快和樂，漫長的黑夜已過去一半。琴瑟更换樂調，彈奏者一改繁複手法，奏出清越激昂的旋律，樂曲到細微處流動消散。舞者抖動纖弱的腰肢回環縈繞啊，就像繁茂的緑樹垂下枝幹；迅速飄過又輕盈逝去啊，好似鸞鳥飛上河漢。舞蹈没有相同的舞姿，大鼓没有固定的節奏，隨聲響應，長短跌宕。展袖揮動生出風響，歌聲激越縈繞纏結。接着妍美媚人又進一層，舞姿更加精妙撩撥，前俯後仰，造型不同，出神入化，飄忽迅捷。身體舞動之快，好像鴻雁輕輕飛翔，舞姿繁茂鮮艷，就像春花一樣開放。進如浮雲飄過，退似波瀾涌躍。即使是柳下惠再世，也不能不爲之感嘆驚愕！這時天河已經轉過，荒淫嬉樂還未結束，清麗的籥管吹出徵調，《激楚》的曲調高亢激昂。這時音樂雖出自絲竹的演奏，而樂聲直飛入雲空飄蕩。比目魚應和節奏雙雙跳躍啊，孤獨的雌鳥爲樂聲感動而向雄鳥鳴叫。都贊美彈奏者輕妙的繁複手法啊，誇獎新樂曲的豐厚美好。此時所有的變化都已窮盡，種種歡樂都已結束，歸結於大厦中生發清凉之風啊，修煉黄帝的精要道術。拉着西施細弱的手腕啊，挽着毛嬙潔白的胳膊。體態輕盈美好啊，好像長風吹

過草隨風倒。贊賞儀容節操的美麗啊，使人忘掉了活着和年老。

“爾乃淸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惘焉若酲，撫劍而嘆。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瑶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土階。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叙，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陽之絶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

“這時淸静的夜晚逝去，早晨來臨，精妙的技藝已經窮盡，於是收起樽和俎，撤去鼓和盤。人們就像醉酒般迷迷糊糊，神志不清，一個個按劍而嘆。想到治理國家需要人才，悟到耕種收穫的艱難。贊美呂尚輔佐周天子，推崇管仲幫助齊桓。準備將天下治理得超乎尋常，怎麽能够沉湎於這樣的歡樂！於是撤去歌舞，毁掉雕飾華麗的樓閣。想到夏禹時的宫室簡陋，羡慕虞舜時的以土爲階。從地位卑微的人中舉薦傑出奇異的人才，從草野百姓中選拔秀美的士人中的俊傑。天子賢明睿智并能識别人才，官吏聽從任命并且決斷有能。各種政務莫不承順，所有的功業無不興盛。諸侯仰慕德義，不待徵召而同時朝拜。繼承高陽氏遥遠的業績，崇尚楚成王和楚莊王的偉人基業。即使是齊桓公的一匡天下，又怎能和持守遼闊的天下相比？於是以仁愛去化育百姓，以賢明把天下治理。向鬼神致以虔誠，對朝廷竭盡恭敬。將淳厚的教化傳布到百姓，保持世世代代長久太平。”

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羡其風。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

大將軍何進聽説邊讓的才華和名聲，想召用他，擔心他不來，就假説商議軍中事情徵召邊讓。邊讓來到後，何進讓他暫任令史。何進以禮節召見邊讓。邊讓善於應對，精於辭令，當時滿堂的賓客，没有不羡慕他的風采的。何進府中屬官孔融、王朗都置備名帖拜訪邊讓。

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

議郎蔡邕非常敬重邊讓，認爲邊讓應當擔任很高的職位，就向何進舉薦邊讓説：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淸英，華髮舊德，并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

臣考慮將軍府剛剛設立，需要廣泛選拔傑出有才的人，德高望重的白髮老臣，都是朝廷的謀士。即使是文王的辟雍聚集了操行純潔的賢士，周朝王庭濟濟多士，也不能超過。臣私下見令史陳留人邊讓，上天賜給他超群出衆的才能，明察事理，賢德有智。童年很早失去父親，没有受到完整的家庭教育，等到進了學舍，就接受重要的典籍。剛

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撿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瑰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亨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顔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剛涉獵各經，就能抓住根本，知曉經義，給他傳授經典的人不能回答他的問題，章句之學趕不上他的思想。他心裏靈通，天性博達，口才善辯，長於論説。不合乎禮的他不去做，不合乎法的他不去説。要是處在大家見解猜疑不一，需要判定猜疑和準確分别的時候，邊讓就會多方引證經典，綜合參考法度，使衆人都寂然無聲，没有人能勝過他的看法。要是邊讓生在唐堯、虞舜時候，也就僅次於“八元”和“八凱”，要是趕上仲尼時候，也就在顔回和冉求之後，這豈是一般的平庸之輩！品位名聲，也應當超出一般人。若是隨着一般人往上升，這不能彰明才能卓異者具有的很高價值，昭示有獨特的知人之明。書傳上説：“拿容得下牛的鼎來煮鷄，湯多了就會淡得没法吃，湯少了就會乾焦煮不熟。”這是説有大才的人派了小用場，本來就有不適合的地方。我私下感到憂憤，奇怪這樣的寶鼎没有放進祭祀用的純色牛及不和五味的肉汁，而長期煎煮割下的碎肉。希望賢明的將軍回頭加以留意，稍稍加以采納，進用邊讓掌管機要的職務，讓他施展其能力。如果因爲他的年齡而覺得不合適，那麽，顔回就不可能排列在德行的第一位，子奇最終不會有治理東阿的功績。衹要能勝任事情，古今都是一個道理。

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爲九江太守，不以爲能也。

邊讓後來由於才能傑出被提拔，多次升遷，被派出擔任九江太守，他不認爲自己有才能。

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初平年間，朝廷大亂，邊讓辭去官職回到家鄉。邊讓自恃有才氣，不向曹操屈服，説了很多輕視侮辱曹操的言論。建安中期，邊讓的同鄉有人向曹操構陷邊讓，曹操要郡守前去殺了邊讓。邊讓的文章很多都遺失了。

酈炎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是酈食其的後代。酈炎有文才，懂得樂律，談吐敏捷，很多人佩服他有才能、有條理。靈帝時，州郡召用他，他都不去。他很有志向氣節，他寫了兩首詩，其詩説：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絶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録。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禄。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

寬闊的大道平坦又漫長，逼窄的道路狹小又迫促。有着很長的羽翼不會栖息在卑下的地方，能够走得很遠的雙脚步履不會拘礙。伸展我凌雲的翅膀，放開這一雙千里脚。高超卓異勝過人間的奔馳，飄忽之間有誰能够追趕？賢明與愚蠢豈有固定的種類，因爲人的天性所稟有清有濁。富貴的人自有人記載於典籍，貧賤的人不可能留名於圖書。通達和閉隔要是取决於自己，有志之士就無需問卜。陳平傲然於鄉里，韓信垂釣在河灣。最終成爲治理天下的人，享受這萬鍾的俸禄。美好的聲名流傳千年，成就的功名重於山岳。

靈芝生河洲，動摇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靈芝長在河中的沙洲，隨着巨大的波濤摇動。蘭華爲何這麽晚纔繁榮，凛冽的寒霜又摧毁它的枝葉。可哀這兩種芳草，不能在泰山上面生長。文采質樸爲道所崇奉，遭逢明時纔能施展而被稱道。絳侯與灌嬰把持朝政，認爲賈誼推崇浮華。有賢德才能的人遭貶抑不用，遠遠地被打發到荆南的長沙。懷抱美玉乘跨游龍似的駿馬，却遇不到伯樂與卞和。怎麽能够再得孔仲尼，爲世人條列四科！

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産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爲之誄贊，以昭其懿德。

酈炎後來患瘋病精神失常。他天性孝順，遇到母親去世，瘋病發作非常厲害。妻子剛剛分娩受驚嚇而死，妻子家中的人提起訴訟，酈炎被關進監獄。酈炎發病不能公堂對質，結果在熹平六年死在獄中，當時纔二十八歲。尚書盧植爲他寫了誄文和贊頌，以彰明他的美德。

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然柴以讀書。常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并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切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於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他從小失去父親，家中貧寒，跟着同宗的人生活。他生性酷愛學習，經常靠受雇爲人打工謀生，晚上回到家他總是點燃木柴來讀書。他經常按照禮來自我修養，他一個人住一間房，就好像面對着貴賓。州郡多次召用他，朝廷以他爲有道，用公車徵召他，他都聲稱有病不去。他寫了《矯世論》用來勸諫當世的人。後來他搬進山中，静心思考寫書。由於他不爲世人所知，所以他寫了《應賓難》以寄托

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自己的思想。他又查考《漢記》中所寫的中興以後的事情，寫了三十篇《皇德傳》，流傳於世。其他所寫的幾十篇雜文，大都亡佚。河西一帶的人都敬重他的才華而不敢稱呼他的名字，都稱他爲侯君。

高彪

高彪，字義方，吴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慚，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

高彪，字義方，吴郡無錫人。高彪家中本來寒微，到他成爲儒生，到太學游學。他有不同尋常的才學而言辭笨拙。他曾經想跟着馬融請教經書要旨，馬融生病，没能見着，高彪於是將名帖翻過來寫了一封信給馬融："敬奉佩服您的風雅名聲，到現在有許多年了，所以没有等人介紹就到您的門上拜見，希望能看到您的恩寵榮光，表達自己的至誠心願。没想到您遇到生病，關起門來不見客。從前周公旦父親是周文王，哥哥是周武王，官爵爲九命上公，主宰華夏，但周公仍然禮賢下士，降低身份接待一般百姓，所以周朝的道德昌盛，天下的人都歸附於德政。您現在養病，對士人傲慢，所以自然這麽做。"馬融看到信覺得慚愧，追趕高彪，向他道歉，請他回來，但高彪徑去不理。

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

後來郡府舉薦他爲孝廉，經書考試高彪得了第一名，被朝廷任命爲郎中，在東觀校理書籍。高彪多次上奏詩賦、頌和奇妙文章，藉其他事情諷喻規勸皇上，靈帝對他刮目相看。

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吕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兹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富遺貴，福禄乃

當時京兆人第五永擔任督軍御史，朝廷派他督察幽州，百官在長樂觀舉行盛大宴會，爲他餞行，議郎蔡邕等人都做了詩，惟獨高彪寫了一篇勸誡的文章："文武之道將要墜落的時候，上天就會派來才能出衆的大臣，整頓我朝廷的綱紀，理正這不敬的狀況。古代有才德的人，一旦從戎就忘掉自身。表明其果敢堅毅，崇尚勇猛威武。吕尚年齡七十，勇氣居三軍之首。詩人歌頌吕尚，説他像鷹鸇一樣勇猛。天上有太一帝星，有五將三門；地面存在九種變化，有丘陵山川；人則有計謀，有六奇五間：總括這三方面的事情，而向衆人詢訪計策。不要説自己有能耐，一定要訪求賢明的人，淮陰侯那麽勇武，還尊廣武君爲師。周公是偉大的聖人，石碏是純正的大臣，用

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

威法克制了愛心，用道義處死了親人。不要認爲時事艱險，就不修正自身；不要認爲没有人瞭解自己的真誠。忘却富貴，纔能保存福禄。違背正道，投合時尚，也就没什麽可以觀賞的。您的先人具有高尚的節操，先人的做法可以長期遵守。心中銘記這告誡，終身以此勸勉自己。”蔡邕等人非常贊賞高彪的文章，認爲没有人超過他。

後遷外黄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徒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

後來高彪調任外黄令，皇帝吩咐高彪的同僚們都去送行，在上東門給他餞行，下詔書要東觀畫了高彪的像來鼓勵從學的人。高彪上任以後，用仁德施政，上書舉薦外黄縣人申徒蟠等人。高彪在任上病逝，他寫的文章大都亡佚。

子岱，亦知名。

高彪的兒子高岱，也出名。

張超

張超，字子並，河閒鄚人也，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黄巾，爲别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絶時人，世共傳之。

張超，字子並，河閒鄚縣人，是留侯張良的後代。張超有文才。靈帝時，他跟隨車騎將軍朱儁征討黄巾軍，擔任别部司馬。他寫的賦、頌、碑文、薦、檄、箋、書、謁文、嘲，一共有十九篇。張超又擅長寫草書，與同時代的人相比，精妙絶倫，世人都傳揚他的草書。

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縣人。禰衡從小有才善辯，但他意氣用事，剛强傲岸，喜歡故違時俗，待人接物傲慢不遜。興平年間，禰衡避難到荆州，建安初年，游歷來到許縣。他剛到潁川時，就悄悄帶了一個名帖，到了許縣以後没有什麽人可以去拜訪的，結果名帖上的字都被磨掉了。當時剛在許縣建都，有才德的士大夫們從各地來這裏相會。有人問禰衡説：“您何不去跟着陳長文、司馬伯達呢?”他回答説：“我怎麽能跟着以屠牲沽酒爲業的人呢！”又問他：“荀文若、趙稚長怎麽樣?”禰衡説：“文若可以藉他的容貌給人弔喪，稚長可以讓他掌管做飯招待客人。”禰衡惟獨同魯國人孔融和弘農人楊脩要好。他經常稱贊説：“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其他的人都是庸庸碌碌的人，没有一個能數得上的。”孔融也非常欣賞他的才華。

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

禰衡剛二十歲，而孔融年已四十，竟然與他結爲朋友。孔融上書舉薦禰衡説：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并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楊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臣聽説洪水泛濫的時候，天子想着要治理洪水，四處搜求才德傑出的人。從前孝武帝繼承皇位，準備光大祖先的事業，訪求有誰能够弘揚功業，許多有才德的人應聲而至。陛下聖明超凡，繼承祖先的基業，但遭遇時運艱難，勤勞謙恭而不敢懈怠。那高大的山岳降下神靈，不尋常的人紛紛出現。臣私下見未出仕的平原人禰衡，二十四歲，字正平，品質美善，忠貞誠信，才智絶異。纔涉足六藝群書，就登堂入室，看到精奥之處。眼睛看一次，口中就能朗誦出來；耳朵稍許聽一遍，心中就不會忘掉。天性同道相合，他的頭腦就好像有神助一樣。桑弘羊心中謀算，張安世暗中記誦，拿禰衡去同他們比較，他們就實在不足爲怪了。禰衡忠誠果敢，端正坦直，志向和心懷如霜雪一樣潔净。他見到美善的事情就驚喜，看到壞人壞事就好像仇敵。任座的高尚行爲，史魚的激勵節操，大概都不能超過他。幾百隻凶猛的鳥，不如一隻鶚鳥。如果讓禰衡在朝廷任職，一定有可觀之處。馳騁論辯才思，鋭氣一并涌出；解決疑難問題，面對敵人而才智有餘。過去賈誼請求讓自己試着去負責屬國，要求將單于拘繫；終軍想拿着長長的繩子，綁來强大的南越王。他們在二十歲年紀意氣激昂，前代的人都贊美他們。近來，路粹、嚴象也因有不同尋常的才能被提拔爲尚書郎，禰衡應當與他們相同。如果使龍能够在天上的道路飛躍，在天河鼓動羽翼，在紫微旁高揚音聲，光芒俯射彩虹，是可以表明朝中官署有才德的人很多，使四方的人更加端莊恭敬。天上的仙樂，一定有綺麗的景觀；皇帝生活的地方，一定收藏非同一般的珍寶。像禰衡這樣的人，不可能得到很多。就好似《激楚》和《楊阿》這至極奇妙的樂舞，是從藝的人所貪圖得到的；飛兔和騕褭這馳騁千里的駿馬，是王良、伯樂急於得到的。臣等真心實意，怎敢不禀報皇上。

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

孔融既然欣賞禰衡的才華，就多次向曹操稱

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脱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顔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贊描述。曹操想見禰衡，而禰衡對曹操一向輕視痛恨，自稱患有瘋癲症，不肯前來，并且多次説驕縱的話。曹操心中憤怒，但由於禰衡的才華有名，不想殺掉他。曹操聽説禰衡善於敲鼓，就召他擔任掌鼓的佐吏，接着舉行大規模的賓客聚會，考查敲鼓的音聲節奏。輪到其他鼓吏時，都要他們脱掉原先的衣服，换上鼓吏戴的帽子和一種暗黄色的薄衣。輪到禰衡，禰衡正在用摻撾技法演奏《漁陽曲》，邁着小步走到曹操跟前停住，官吏喝斥禰衡説："掌鼓小吏爲什麽不改换裝束，竟敢輕率上前?"禰衡答應："是。"於是先脱掉近身内衣，而後脱掉其他衣服，裸着身體站着，從容拿過鼓吏戴的帽子和暗黄色的衣服穿在身上，穿完以後，又接着演奏，敲完而去，臉上并無羞慚的樣子。曹操笑着説："原本打算羞辱禰衡，反倒讓他羞辱了我。"

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説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駡。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虚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尸，尸冢之閒，能不悲乎!"

孔融退下來以後責備禰衡説："正平是有大才的人，原該這麽做嗎?"接着説明曹操是真心實意。禰衡答應去見曹操。孔融又去見曹操，説禰衡患瘋癲症，現在請求能够親自道歉。曹操很高興，吩咐看門的人衹要有客人就通報，等他到很晚的時候。禰衡竟然穿着單層的粗布衣服，頭戴粗布頭巾，手中拿着三尺長的木杖，坐在軍營大門前，拿木杖敲擊地面大駡。官吏禀告曹操：外面有個狂妄的書生，坐在軍營門前，説話悖逆不道，請求將他抓起來治罪。曹操發怒，對孔融説："禰衡這小子，我殺他就像殺一隻麻雀老鼠罷了。考慮此人一向有虚名，遠近的人會認爲我不能容他，現在把他送到劉表那裏，看看會怎麽樣。"於是派人騎馬送他走。禰衡臨上路時，大家爲他餞行，預先在城南準備了酒食用具，彼此互相告誡説："禰衡悖逆無禮，現在趁着他最後來到，大家都不站起來，挫挫他的鋭氣。"等到禰衡來時，衆人没有一個肯站起來，禰衡坐在地上就號啕大哭。大家問他原因，他説："坐着的人像墳墓，躺着的是尸體，我在尸體和墳墓之間，能不悲傷嗎!"

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

劉表和荆州的士大夫們原就佩服禰衡的才華名聲，把他當做賓客，對他非常禮敬，文章奏

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并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悦，益重之。

議，一定要禰衡定奪。劉表曾經和許多文人一同起草奏章，而且竭盡各人的才思。當時禰衡外出，回來見到奏章以後，打開來没看完，就撕掉扔在地上。劉表非常驚愕。禰衡於是要來筆和簡牘，一會兒功夫就寫好了，文辭和立論都值得觀賞。劉表大爲高興，更加器重禰衡。

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後來禰衡又對劉表態度傲慢，劉表耻於不能容下禰衡，因江夏太守黄祖性情急躁，所以將禰衡送給黄祖，黄祖也待他不錯。禰衡爲黄祖撰寫公文，輕重疏密，每一様都很得體。黄祖握着他的手説："處士，這正好説出我的想法，就像我腹中想説的話。"

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娱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黄祖的長子黄射擔任章陵太守，尤其同禰衡要好。黄射曾經同禰衡一塊游玩，一道讀蔡邕所寫的碑文，黄射很喜歡這篇碑文，回來時懊恨没有抄寫下來。禰衡説："我雖然瀏覽了一遍，還能記得住，但中間那塊碑缺了兩個字看不清楚。"接着將碑文寫了出來，黄射派人騎馬去將碑文寫下來，回來同禰衡所寫的核對，與禰衡所寫相同，大家没有不嘆服的。黄射有次舉行大規模的賓客聚會，有人獻上鸚鵡，黄射舉起杯子對禰衡説："請先生寫首賦，讓嘉賓們高興高興。"禰衡拿過筆一揮而就，文章未作任何增删改動，文采非常華麗。

後黄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棰，衡方大駡，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後來黄祖在名叫"蒙衝"的戰船上大規模聚會賓客，禰衡出言不遜，黄祖感到慚愧，就呵斥禰衡，禰衡眼睛緊盯着黄祖，又説："死老頭子！你説什麽呢?"黄祖大怒，下令要執杖行刑的人帶他出去，準備用刑杖打他，禰衡反而大駡，黄祖惱恨，就下令殺了他。黄祖的主簿一向痛恨禰衡，立刻就把他殺了。黄射赤着雙脚趕來相救，但没來得及。黄祖對此也很後悔，於是加以厚葬。禰衡當時二十六歲，他的文章大都散佚。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贊曰：感情和心志一旦啓動，所寫的辭章纔可貴。情發於内而流於外，不用雕琢，無需華美。不同的情狀具有相同的事體，相同的聲音又表現不同的特質。讀來華麗而有法度，可以長期照知浮華而又文辭多餘的文章。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七十一

獨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爲否異適矣。

孔子說："如果不能和中庸人做朋友，那一定與志向高遠的人和拘謹自守的人做朋友吧！"又說："志向高遠的人積極進取，拘謹自守的人有些事情不會去做。"這大概是在周全原則上容易有失，因而采取偏頗極端的辦法。然而有些事不去做，就必定要去做另一些事情；既然說積極進取，也就有不去進取的方面。這樣，人本性崇尚不同，我去做或不去做，趨向也就兩樣了。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捍於强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絶，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脱云爾。

中世操守獨立、耿介正直的人，能够成就名聲、樹立德範的人，似乎太多了。有的人志向像金石，却被强暴有勢的人戰勝制服；有的內心像冬霜一樣嚴酷，然而心甘於小小的信用。也有的人結交友朋和諧友好，日夜同心；有的人遵循道義，冒着危險，在生死問題上持同樣操守。雖然事情并非十分圓滿，但他們的高風懿行誠然足以使人懷念。而他們的情况事迹雜亂不同，難以分門别類地評介；簡短的言辭和特别的風采，又不足以將他們區分開來。丢開他們，有些事情就會遺漏，記載下來，又没有統貫的次序。雖然他們的名聲事體不同，但他們的操守行爲都獨一無二，所以合起來作爲《獨行篇》。希望能補充遺漏的文字，記下漏脱的事情。

譙玄

譙玄，字君黄，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説《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譙玄，字君黄，巴郡閬中人。譙玄從小好學，能講解《易經》和《春秋》。他在州郡任職。成帝永始二年，出現日食災異，於是皇帝下詔書要各州舉薦一名敦厚樸實而又謙讓、有品行有道義的人。州府舉薦譙玄，譙玄到公車，策問應對

成績優異，被授任爲議郎。

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子多横夭。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咏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宫皇子産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别。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皇帝開始設置期門，多次微服外出。皇帝立趙飛燕爲皇后，皇后獨占寵愛，心懷忌妒，很多皇子横遭夭折。譙玄上書勸阻説："臣聽説天子稟承上天，繼承祖宗登上皇位，保有大業，延續帝祚，没有比繼承人更爲使人着急的，所以《周易》有子承父志，完成父親未竟事業的原則，《詩經》吟咏子孫衆多的幸福。現在陛下的繼承人没有確立，天下的人都在注目，然而陛下不去考慮社稷之計，一心想着微服外出的事情，恩愛寵幸用在使人惑亂的人身上，一心留意於并非正道的事情。臣私下聽説後宫皇子生下而不能養育。臣得知以後很憂傷，心中十分悲痛，私下片刻不忘憂念國家。萬一警戒保衛没做好，那麽禍難説不定就會發生。忽然出現喝醉酒或放蕩不羈的人，在道路上相争起來，既然皇帝没有尊嚴的威儀，狂夫難道懂得上下的分别？這就是胡狄起兵於京城，賊寇禍亂在身邊發生的情况。希望陛下想着天下極端重要，愛惜自己像金玉般的身體，對後宫中的妃后給予同樣寵愛，保存無窮的幸福，那麽，天下的人都非常欣慰。"

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

當時多次發生異常災害，譙玄經常陳述災異變化。既然得不到皇帝的省察采納，所以譙玄長期滯留郎官職位。後來升任太常丞，因爲爲弟弟服喪辭去官職。

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并舉玄，爲綉衣使者，持節，與太僕王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

平帝元始元年，發生日食，皇帝又下詔書要公卿推薦敦厚樸實能够直言的人。大鴻臚左咸舉薦譙玄到公車應對策問，再次任議郎，升爲中散大夫。四年，朝廷挑選八名通曉政事能够推行教化風俗習慣的人。當時大家都推薦譙玄，擔任綉衣使者，持天子符節，同太僕王惲等人分别巡視全國，觀看瞭解風俗，所到之處自行决定處罰和賞賜。事情尚未結束，而王莽統攝朝政，譙玄於是丢下使者的車子，改名换姓，私下逃回家中，就此隱居起來。

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

以後公孫述在蜀僭稱天子名號，連續聘他去做官，他都不去。公孫述於是派使者準備了禮品召他去；要是譙玄不肯動身，就賜給他毒藥。太守於是自己帶了公孫述的璽書來到譙玄的家中，

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說：“您的高尚的氣節已經出名，朝廷對您留意，您實在不宜再拒絶，自己招致災禍。”譙玄仰頭朝天感嘆説：“唐堯是大聖人，許由以做官爲耻；周武王道德至高，伯夷堅持挨餓。他們是那樣的人，我也是那樣的人。保全自己的志向和高節，死了又有什麼遺憾呢！”於是接受了毒藥。譙玄的兒子譙瑛哭出了血對着太守叩頭説：“現在國家東面有很厲害的敵人，軍隊四面出動，國家和軍隊的費用不是經常充足，情願拿出家中的一千萬錢，來贖父親的死罪。”太守替譙玄請求，公孫述同意了。譙玄於是隱藏在田野，一直到公孫述死。

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還玄家錢。

當時連年打仗，没有人能够修習推崇學業，惟獨譙玄教育所有的兒子用功學習經書。建武十一年，譙玄去世。第二年，天下平定，譙玄的弟弟譙慶自己到朝廷陳述譙玄的情况。光武很贊賞，下詔書要巴郡以中牢祭祀譙玄，吩咐地方政府還給譙玄家中的錢。

時亦有犍爲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當時還有犍爲人費貽，不肯在公孫述朝中任職，就在身上塗上漆像厲鬼一樣，假裝精神失常以躲避公孫述，在山林深密的地方躲了十多年。公孫述被消滅以後，費貽官做到合浦太守。

瑛善説《易》，以授顯宗，爲北宫衛士令。

譙瑛擅長講《周易》，將《周易》傳授給顯宗，擔任北宫衛士令。

李業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李業從小有志氣和操守，不隨流俗。他學習《魯詩》，拜博士許晃爲師。元始年間，被推舉爲明經，任郎官。

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强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托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説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絶匿名迹，終莽之世。

趕上王莽代皇帝處理政事，李業托病辭去官職，關起門來不接受州郡的任命。太守劉咸强行召他任職，李業於是抱病到郡府。劉咸發怒，發出告諭説：“賢明的人不躲避災難，就像張滿弓向人多的地方射去，命薄的人先死。我聽説李業的名聲，所以想同他一起治理政事，他竟然以生病爲由推托嗎？”下令要李業到獄中養病，打算將他殺掉。有位賓客勸説劉咸：“趙簡子殺害鳴犢，孔子到黄河邊而走了。没聽説過誰訪求賢明的人却用監獄加以脅迫的。”劉咸這纔放他出來，推舉他爲方正。王莽任命他爲酒士，因病不去上

任，接着到山谷中隱藏，不露姓名和踪迹，一直到王莽朝代結束。

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吊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

到公孫述僭稱天子名號，公孫述一向聽說李業有才德，就徵召他，想要他擔任博士，李業竭力以生病爲由不動身。這樣有幾年，公孫述羞於不能將他召來，就派大鴻臚尹融帶了毒酒捧着詔書來威脅李業：如果他動身，就授予他公侯的爵位；不肯動身，就賜給他毒藥。尹融根據公孫述的旨意曉諭李業説："現在天下分裂，誰知道誰對誰錯，却以區區身體嘗試難以預測的災禍嗎！朝廷貪求仰慕您的名聲和德行，將官位空着，到現在已有七年了，四季的珍貴用品，没有忘掉您。您應當上爲侍奉瞭解自己的人，下爲子孫考慮，身體名聲都可保全，不也很好嗎！現在多年不肯動身，使仇人心裏起疑，災難立刻降臨，這不是妥善的辦法。"李業嘆了口氣説："有危險的國家不要進去，有禍亂的國家不要居住。自己親身做不善的事情，這是道義所不允許的。君子遇到危險獻出生命，爲什麽要用高官和很多的釣餌來加以引誘呢？"尹融見李業言辭志向不肯屈從，又説："最好叫來您全家商量。"李業説："大丈夫在心中早就决定了，叫妻子兒女做什麽？"於是喝毒藥而死。公孫述得知李業死了，大爲震驚，但又耻於背負殺害賢人之名，就派使者去吊唁祭祀，贈送一百匹助喪用的布匹。李業的兒子李翬避而推辭不受。

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

蜀郡平定以後，光武下詔書在李業家門口建造碑坊，《益部紀》記述了他的高尚節操，畫有他像。

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纂位，并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起初，平帝時，蜀郡人王皓擔任美陽令，王嘉擔任郎官。王莽篡位以後，他們一道拋棄官職西歸。公孫述自稱皇帝以後，派使者徵召王皓、王嘉，擔心他們不來，就事先關押了他們的妻子兒女。使者對王嘉説："趕緊收拾行裝，妻子孩子可以得到保全。"王嘉回答："犬馬還能識别主人，何况人呢！"王皓先行自殺，而將腦袋交付使者。公孫述發怒，就殺害了王皓全家。王嘉得知以後感嘆説："我比他落後了！"於是當着使者的面以劍自殺。

是時犍爲任永及業同郡馮信，并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托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奸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并會病卒。

在這時期，犍爲人任永和李業的同郡人馮信，都好學并博通古代事情。公孫述連續下令徵召他們，給他們留着很高的官位，他們都推托害了青光眼來逃避當時的災難。任永的妻子當着他的面與他人奸淫，任永隱藏自己的感情不説話；看見兒子掉在井裏，忍着不去救。馮信的侍婢也當着他的面與人通奸。聽到公孫述被殺，他們都洗了臉睁開眼睛，説："天下平定，眼睛立刻就看見東西了。"淫亂的人都自殺了。光武得知以後徵召他們，正好趕上兩人一起病逝。

劉茂

劉茂，字子衛，太原晋陽人也。少孤，獨侍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會王莽篡位，茂弃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

劉茂，字子衛，太原晋陽人。他自小失去父親，就自己在家侍奉母親。劉茂家中貧窮，他靠幹體力活奉養母親，以孝順在鄉里非常出名。到他長大後，能修習《禮經》，所教的學生經常有幾百人。哀帝時，劉茂被推舉爲孝廉，又調任五原屬國候，趕上母親去世辭去官職。服喪期滿以後劉茂擔任沮陽令。遇到王莽篡位，劉茂抛掉官職，躲避到弘農的山中教學。

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逾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逾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

建武二年，劉茂回到家鄉，在郡府擔任門下掾。當時赤眉二十多萬人馬進攻郡縣，殺害長吏以及官府佐吏。劉茂背着太守孫福跳墻藏在空洞中，纔幸免於難。晚上，他們一起逃往盂縣。白天就逃跑躲藏，夜間尋找糧食。過了一百多天，賊寇走了，他們纔回到官府。第二年，詔書訪求天下的義士。孫福推薦劉茂説："臣以前被赤眉攻打，官吏百姓混亂，往山中逃去，臣被敵人包圍，性命懸在頭髮絲上，靠劉茂背着臣翻過城墻，出城投歸盂縣。劉茂與弟弟在前面迎着兵鋒，沿山背糧食，臣和妻子兒女得以躲過一死，他的氣節德義尤爲高尚。他應該得到提拔，用以鼓勵忠義之士。"詔書立刻徵召劉茂，授任他爲議郎，升任宗正丞。後來被授任爲侍中，在任上去世。

延平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

延平年間，幾百鮮卑騎兵侵犯漁陽，太守張顯率領官吏士卒追出邊界，遠遠望見敵人軍營中的烟火，拼命衝過去。兵馬掾嚴授擔心有軍隊埋伏，苦苦勸阻，張顯不聽。張顯催促前進，嚴授迫不得已，上前交戰，對方伏兵發起進攻，嚴授

於陣。顯拔刀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嘆，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

身上受了十多處傷，當場戰死。張顯拔出刀追趕逃散的士兵，没法制止，張顯本人被敵人射中，主簿衛福、功曹徐咸即刻趕過來，接着張顯從馬上摔了下來，衛福用身體擋住張顯，一道被敵人殺害。朝廷憫惜嚴授等人的盡節而死，天子下詔書稱贊嘆惜，給他們家中很多賞賜，每家任命一個兒子擔任郎中。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人進入平原地界，縣令劉雄率領官吏士兵乘船追趕畢豪。到厭次河，與賊寇交戰。劉雄打敗被抓，敵人用矛刺劉雄。這時，小吏所輔上前叩頭哀求放過劉雄，自己情願替劉雄一死。畢豪等人放過劉雄來刺所輔，矛從前心洞穿後背，所輔當即死亡。東郡太守抓住了畢豪等人，將情況全部報告朝廷。皇帝下詔書追悼所輔，賜給他家中二十萬錢，任命他父親所奉爲郎中。

温序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縣人。温序在州府出任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率領部隊平定北州，到達太原，逐一拜訪英俊之士和世家大族，向他們詢問計謀。弓里戍見温序非凡，就上書推薦他。於是天子徵召他爲侍御史，調任武陵都尉，因病免去官職。

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别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争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污土。"遂伏劍而死。

六年，温序被拜授爲謁者，升爲護羌校尉。温序巡視所屬地區到襄武，被隗囂的别將苟宇扣留脅迫。苟宇對温序説："您如果同我同心合力，可以謀取天下。"温序説："我受國家的重托，理當盡死效力，决不貪生苟且背棄朝廷恩德。"苟宇還在曉諭温序。温序一向有力氣，大怒，斥責苟宇等人説："你們怎敢脅迫漢將領！"接着用符節打死了幾個人。衆賊人都搶着要殺温序。苟宇制止他們説："這是義士爲守節而死，可以給他劍。"温序接過劍，將鬍鬚含在口中，掉過頭對身邊的人説："既然被賊人脅迫自殺，不要讓我的鬍鬚被泥土弄髒。"最後用劍自殺。

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

温序的主簿韓遵、從事王忠護送温序的尸體回來收殮。光武得知以後很是哀憐，命令王忠將靈柩送到洛陽，賜給靠近城的地方作爲墳地，贈送一千斛糧食、五百匹絲帛作爲助喪用的禮物，

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任命他的三個兒子爲郎中。温序的長子温壽，服喪期滿後擔任鄒平侯相。他夢見温序告訴他："長期在外客居想念家鄉。"温壽拋棄官職，上書請求將温序的骸骨葬於家鄉，皇帝同意了，於是將舊墳遷了回去。

彭脩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他十五歲時，父親在郡府任職，到休假時間，與彭脩一道回家，路上被盜賊劫持，彭脩受到逼迫，就拔出佩刀上前抓住盜賊的首領說："父親受到侮辱，做兒子的去死，您不顧自己的性命嗎？"盜賊相互說："這小孩是個義士，不應該逼迫他。"於是向他道歉而去。鄉里的人都稱道他的名聲。

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吴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

後來彭脩在郡府擔任功曹。當時西部都尉宰鼂代理太守，因爲很小的過失逮捕了吴縣的管監獄的官員，準備殺掉他，主簿鍾離意極力勸阻，言辭激切，宰鼂發怒，要人捆了鍾離意，打算治他的罪，佐吏們没人敢説話。彭脩推開門徑直進去，在庭院中行了拜禮，説："您對主簿發雷霆般的怒火，請您説説他的罪過。"宰鼂説："他接到教令三天，始終不執行，不執行命令，不忠於上司，難道不是罪過嗎？"彭脩接着行拜禮説："從前任座當面斥責魏文侯的過失，朱雲用手拉斷了大殿的欄杆，要不是有賢明的君主，怎麽能夠出現忠臣？現在令人高興的是您是賢明的君主，主簿是忠臣。"宰鼂於是赦免了鍾離意的刑罰，原諒了管監獄的官吏的罪責。

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吴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後來他被州府召爲從事。當時賊寇張子林等幾百人作亂，郡府禀告州府，請彭脩代理吴縣令。彭脩同太守一道外出討伐盜賊，賊人望見車馬，競相向他們射箭，飛箭像雨一樣密集。彭脩用身體掩護太守，被流箭射死，而太守得以保全性命。賊人一向聽説彭脩的恩德信義，立刻殺死了用箭射中彭脩的人，其他人全都投降散去。他們説："本是因爲彭君的緣故投降的，而不是由於太守歸順的。"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他用《尚書》教了一千多學生。起初，索盧放在郡府暫任門下

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掾。更始時，使者督察巡視郡國，太守犯了事，將要被處死。索盧放上前說道："現在天下所以痛恨王氏，心裏歸順大漢的原因，實在是因爲朝政寬厚仁愛的緣故。但使者車馬經過的地方，没聽說有什麽恩澤。太守被殺，誠然不敢說什麽，衹怕天下的人驚慌恐懼，各自猜疑生變。使用有功的人不如使用犯過錯誤的人，我情願以自己的身體來換取太守的性命。"於是上前接受死刑。使者認爲他有義就赦免了他，索盧放自此出名。

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

建武六年，索盧放被徵召擔任洛陽令，治理政事能幹，有名聲。後因病要求辭職，調任諫議大夫，他多次發表忠直的意見，後來因病辭官。

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宫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建武末年，朝廷又徵召他，他不去，光武派人用車子接他，在南宫雲臺召見他，賜給他二千斛糧食，遣送他回家，任命他的兒子爲太子中庶子。索盧放在家中去世。

周嘉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者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橈。當下蠶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周嘉的高祖父高燕，在宣帝時擔任郡决曹掾。太守想妄殺無辜，周燕勸阻，太守不聽，竟然殺死囚犯并且罷退周燕。囚犯家中的人守在宫門前喊冤，天子下詔書派人重新審查，周燕去見太守說："希望您小心審定文書，都寫我的名字，您衹說當時生病就可以了。"他出來對掾史們說："諸位被詢問時，一定將罪責全部推到我身上。要是有一個字涉及到太守，我就用劍親手殺了他。"使者於是將周燕逮捕關在獄中。他多次遭到拷打，但言辭没有屈服。將要接受宫刑時，周燕這纔感嘆說："我是周平王的後代，正公的玄孫，怎麽能够以受過肉刑的身份去見先人呢？"於是不吃東西而死。周燕有五個兒子，都做到刺史、太守。

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捍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

周嘉在郡府擔任主簿。王莽末年，衆賊寇進入汝陽城，周嘉跟隨太守何敞討伐賊人，何敞被流箭射中，郡兵逃跑，賊寇圍了幾十層，鋒利的刀刃交錯密集，周嘉於是護衛何敞，用身體擋着他。接着他斥責賊寇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别人的奴僕。做賊寇已是叛逆了，難道回過頭來殺害自己的主人嗎？我請求以死換取主人的性命。"接着對着上天號哭。衆賊人這時你看看我，我看

送之。

看你，說："這是義士！"給周嘉車馬，將他們送走。

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

後來太守寇恂推薦周嘉爲孝廉，朝廷授任他爲尚書侍郎。光武召見他，向他詢問遭難之事。周嘉回答說："太守受傷，性命懸在賊寇的手上，臣實在愚鈍膽小，没有能戰死。"皇帝說："這是位厚道人。"下詔書要他娶公主爲妻，周嘉聲稱病重，不肯接受。

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

不久周嘉升任零陵太守，在職七年去世，零陵人歌頌他留下的恩德，官吏百姓爲他建了祠堂。

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禄勳。

周嘉的堂弟周暢，字伯持，天性仁慈，擔任河南尹。永初二年，夏天乾旱，禱求了很久都没有結果，周暢於是將洛河一帶和城外一萬多客死他鄉的人的骸骨埋葬，天上立刻下起大雨，莊稼終於豐收，周暢做到光禄勳。

范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别。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又名范氾。他年少時到太學游學，當太學生，同汝南人張劭結成朋友。張劭字元伯。二人一道告辭回家鄉。范式對元伯說："兩年後我將回來，將去拜訪您的父母，看看您的孩子。"於是一起約定了日子。後來快到約定的日子，元伯將事情禀告母親，請母親準備飯菜等候范式。母親說：分開兩年，千里之外約定的話，你爲什麽這麽當真相信?"元伯回答："巨卿是守信用的人，一定不會失約。"母親說："既然如此，我就爲你釀酒。"到約定的那天，巨卿果然來到，到堂上拜見、喝酒，盡情歡樂而别。

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黄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

范式在郡出任功曹。後來元伯病重卧床，同郡人郅君章、殷子徵白天黑夜看望他。元伯臨死時，嘆了口氣說："遺憾的是没見到我的死友！"子徵說："我與君章對您一心一意，這不算死友，你還想找哪一個?"元伯說："像你們二位，是我的生友。山陽范巨卿，纔是我所說的死友。"不久，元伯去世。范式忽然夢見元伯身穿黑色祭服，冠帶下垂，抱着鞋子，喊他說："巨卿，我在某天死了，將在某時安葬，永遠的命歸地府。您要是没忘掉我，還能趕來嗎?"范式忽然醒來，

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悲嘆流淚，將情況告訴太守，請求前去奔喪。太守心裏雖然不相信但難違他們的情分，就同意了。范式便身穿爲朋友服喪的喪服，到元伯下葬的那天，驅車前往。范式還没趕到，但靈柩已經上路了，到了墓穴，準備下棺，但棺柩動不了。元伯的母親摸着棺柩説："元伯，你難道有所期待嗎?"於是停下棺柩，過了一段時間，就見有人乘白車白馬，一路號哭而來。元伯的母親看着車馬説："這一定是范巨卿。"巨卿一到，就向棺木叩頭説："走吧元伯！生死道路不同，從此永别了。"參加葬禮的人上千，都爲他們揮淚。范式抓着靈柩的繩索在前面引路，靈柩這纔向前移動。范式於是留下來住在墳墓旁邊，爲元伯修墳種樹，然後纔離開。

後到京師，受業大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殁後，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并辟，不應。

後來范式到京師，在太學接受教育。當時太學生長沙人陳平子也一同在太學學習，與范式没有見過面，但平子生病快死的時候對妻子説："我聽説山陽范巨卿是位忠義之士，能够托以死後的事情。我死以後，可將我的尸體埋在范巨卿的門前。"接着撕開絲帛寫了一封信留給巨卿。平子死後，他的妻子根據他的話去做了。當時范式剛好回來，看了書信，見到墳墓，悲傷感動，對着墳墓作揖哭泣，將平子視作死友。於是他照料平子的妻子兒子，親自護送平子的靈柩到臨湘。距臨湘還有四五里地時，他將平子在絲帛上寫的信放在靈柩上面，哭着告辭離去。平子的兄弟知道以後，找范式找不着。長沙的佐理上計事務的官吏到京師，上書稱述范式的事迹，三公府同時召他，他不應召。

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嘆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游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

范式被州府舉薦爲茂才，經四次升遷，擔任荆州刺史。他的朋友南陽人孔嵩，家中貧窮，父母年老，就改變姓名，受雇在新野縣阿里當負責街道治安和打掃的差役。范式巡視本州到新野，而縣裏挑選孔嵩當嚮導騎馬去迎接范式。范式一見便認出了他，叫聲孔嵩，抓住他的手臂説："您不是孔仲山嗎?"對着孔嵩嘆息，談及過去的經歷。范式説："從前與您都身拖長長的後襟，在天子太學游學相聚，我受到國家的重用，當上州牧職位，而您身懷道術，隱藏自己，身處

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士卒之中，不也可惜了嗎！”孔嵩說：“侯嬴長期從事低賤的職業，晨門對管城門覺得快意。孔子想住在九夷的地方，不嫌九夷的鄙陋。貧窮是士人自然的事情，難道算鄙賤嗎！”范式吩咐縣府派人换下孔嵩，但孔嵩認爲先前的受雇没有到期，不肯離開。

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孔嵩在阿里，爲人端正，砥礪操行，街中的少年都服從他的訓導德化。他終於被三公府召用。孔嵩到京師，路上在亭中住宿，盜賊們一道偷了他的馬，不久他們打聽到是孔嵩的馬，就相互責備説：“孔仲山是善良之士，難道可以偷他的東西嗎！”於是將馬送還，向他道歉。孔嵩做到南海太守。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范式後來調任廬江太守，有威望，卒於其任。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没，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産。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并爲太子舍人。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原爲同縣人李元家的家奴。建武年間，發生瘟疫，李元家的人相繼死去，衹有孤兒李續剛生下來幾十天，然而家中資財有上千萬錢，所以奴僕婢女們私下商量，想謀殺李續，將財産分掉。李善深深地替李氏憫悼但没有能力制服這些人，就悄悄地背着李續逃走了，藏在山陽瑕丘境内，親自喂養，兩乳因此生出乳汁，他把干燥的地方讓給李續睡，自己睡在潮濕的地方，備嘗艱辛。雖然李續還是幼兒，但李善侍奉他就像侍奉年長的主人一樣，有事情他總是直身而跪，禀告李續，得到同意後再去做。鄉里的人被他的行爲所感動，都相互勉勵遵循德義。李續十歲時，李善同他回到本縣，營治舊業。他向長吏告發奴僕婢女，縣府將他們全部抓去處死。當時鍾離意擔任瑕丘令，上書稱譽李善的事迹。光武下詔書授任李善和李續都爲太子舍人。

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脱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

李善在顯宗時被公府召用，由於他能處理繁難事務，又升爲日南太守。他從京師去上任，路上經過淯陽，他去拜望李元的墳墓。還有一里多地時，他就脱去官服，拿着鋤頭鋤草。到拜祭墳墓時，他哭得非常傷心，親自燒煮，手拿鼎俎祭祀李元。他垂着淚説：“主人和夫人，李善在

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

此。”盡了哀情，過了好幾天纔離開。他上任以後，施政仁愛慈惠，招撫不同習俗的人。調爲九江太守，李善没到九江，在路上病逝。

續至河閒相。

李續做到河閒相。

王忳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絶。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盗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説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説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彦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彦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與俱迎彦喪，餘金俱存。忳由是顯名。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王忳曾經去京師，在一座空屋子裏見到一位書生病重，心中憐憫，就照料他。書生對王忳説：“我準備去洛陽，但生了病，性命衹在須臾之間，腰下有十斤金，願意送給您，我死以後請您將我的尸骨收葬。”還没來得及問他的姓名，書生就咽了氣。王忳立刻賣掉一斤金，籌辦書生的殯葬事宜，其他金全都放在棺材下面，没有人知道。後來他回到家鄉，幾年以後，縣府委任王忳爲大度亭長。他剛到第一天，有匹馬奔到亭中停住了。這天，大風又吹來一床綉花的被子，落在王忳的面前，王忳隨即向縣府禀告，縣官將馬和被子給了王忳。王忳後來騎馬到雒縣，馬竟然飛奔，帶了王忳進了他人的住宅。主人見到後高興地説：“今天可抓到賊了。”詢問王忳怎麽得到馬的。王忳詳細叙述了經過，又説到綉花的被子。主人悵然不樂，好長時間纔説：“被子被旋風颳走，與馬同時失去，您有什麽陰德而得到這兩樣東西?”王忳想自己有埋葬書生的事，就説了出來，并且描述了書生的模樣和埋金的地方。主人大驚，哭着説：“這是我的兒子。姓金名彦。前去京師，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誰知道您竟將他埋葬。您的大恩很長時間没有報答，上天用這種方式表彰您的德行。”王忳將被子和馬還給金彦的父親，金彦的父親不要，又送了很多東西給王忳，王忳謙讓不受而别。當時金彦的父親在州府擔任從事，就告知新都令，給王忳假期，自己同他一道接回金彦的靈柩，剩下的金子都還在。王忳自此出了名。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咒曰：“有何枉狀，

王忳出任郡功曹和州治中從事。他被推薦爲茂才，任命爲郿縣令。王忳去上任，到斄亭。亭長説：“亭中有鬼，多次殺害經過的客人，不能在這裏投宿。”王忳説：“仁義勝過凶暴邪惡，道德除去不吉利的事情，爲什麽要避開鬼！”隨即進亭住宿。半夜聽到有女子喊冤的聲音。王忳邊

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禱告邊說：“有什麽冤枉的事情，能前來要求受理嗎？”女子說：“没有衣服，不敢進去。”王忳就丢件衣服給她。女子這纔向前説道：“我的丈夫是涪縣令，上任時經過這裏，住在亭中，亭長殘暴，殺害我家十多口人，將尸體埋在樓下，財物全部拿走了。”王忳詢問亭長的姓名。女子說：“就是現在的門下游徼。”王忳說：“你爲什麽多次殺害經過的客人？”女子回答説：“我白天不能自己申訴，每天夜間陳述冤情。客人總是睡覺不予理睬，我不勝憤慨，所以殺了他們。”王忳說：“我將爲你受理這件冤情，你不要再殺害好人了。”接着女子將衣服脱在地上，突然就不見了。第二天，王忳召來游徼盤問，他承認了全部罪行，王忳隨即將他逮捕關押，連同謀的十多個人全部處死，又派官員送女子一家的靈柩回老家，自此亭子終於平静。

張武

張武者，吴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尸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毁，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絶命。

張武，吴郡由拳人。他的父親張業，在郡府擔任門下掾，他送太守的妻子孩子回家鄉，到河内亭時，强盗夜間搶劫他們，張業與强盗交戰而死，結果尸體也不知在什麽地方。張武當時年紀幼小，没到記住父親的年齡。後來他到太學接受教育，每逢過節，他經常拿了父親留下的劍，到父親死的地方祭奠，哭一場回來。太守第五倫贊美他的行爲，舉薦他爲孝廉。趕上母親過世，他哀痛過度，又傷悼父親的魂靈不能回來，因此悲痛而死。

陸續

陸續，字智初，會稽吴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續幼孤，仕郡户曹史。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閲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説六百餘人，皆分别姓字，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别駕從事。以病

陸續，字智初，會稽吴縣人。世代爲望族大姓。陸續的祖父陸閎，字子春，建武中期擔任尚書令。陸閎容貌姿態漂亮，喜歡穿越地産的布製成的單衣，光武見到他穿的衣服以後很喜歡，自此經常吩咐會稽郡進獻越地産的布。

陸續自小失去父親，在郡府出任户曹史。當時莊稼歉收，百姓飢餓，太守尹興派陸續在城邑中的傳舍分給百姓稀飯。陸續察看了來這裏的所有百姓，詢問他們的姓名。事情結束後，尹興問他給了多少百姓吃的，陸續隨口就説了六百多人，都説出他們的姓名和字，没有錯的。尹興覺

去，還爲郡門下掾。

得他不同尋常。刺史巡視本州，見到陸續，將他召用爲别駕從事。後因病辭去官職，依舊在郡府擔任門下掾。

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録，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説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這時楚王英謀反，暗中記録天下的善良之士，到楚國的事情被發現，顯宗得到記録本，上面有尹興的名字，就徵召尹興去廷尉監獄。陸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和佐吏們有五百多人到洛陽詔獄接受審問，這些官吏們忍受不了痛苦，死掉的有一大半，衹有陸續、梁宏、駟勳受到各種毒刑拷打，肌肉潰爛，但始終没有改變言辭。陸續的母親遠遠趕到京師，探聽消息，但獄中事情非常緊，没有機會與陸續見面。陸續的母親衹好做了吃的東西，交給守門的士卒送到裏面。陸續雖然被拷打痛苦不堪，但他説話神色慷慨激昂，臉色未曾改變，惟獨面對食物而悲哀哭泣，不能控制。使者覺得奇怪，就問他怎麽回事。陸續説："母親來到但不能見面，所以纔哭。"使者大怒，認爲守門的士卒通報消息，召來守門人準備治他的罪。陸續説："因爲喝了送來的羹湯，知道是母親親自做的，所以知道母親來了，并非有人告訴。"使者問道："怎麽知道是你母親做的呢?"陸續説："母親切肉從來都是方方正正，切葱以一寸爲準，所以知道。"使者向客棧瞭解，陸續的母親果然來了，心中因此贊許陸續，上書述説陸續的事情。皇帝立刻赦免尹興等人的罪狀，讓他們回到家鄉，終身不允許他們做官。陸續後因年老生病而去世。

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陸續的大兒子陸稠，任廣陵太守，治理政事有名聲。第二個兒子陸逢，擔任樂安太守。小兒子陸褒，身體力行，喜歡學習，不羨慕權勢名聲，多次受徵召，他都不去。陸褒的兒子陸康，已經見於前面的列傳。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温病卒，封養視殯斂，以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縣人。十五歲時到太學，以師禮侍奉擔任鄮縣令的東海人申君。申君去世後，戴封送他的靈柩到東海，途中要經過自己的家。戴封的父母以爲他將要回來，就預先替他娶了妻。戴封短時間經過其家拜見父母，没有住宿就走了。他回到京師修完學業。當時一起

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學習的石敬平害熱病去世，戴封照料他并爲他收殮，戴封將自己帶來的糧食賣掉買來小棺，將靈柩送到石敬平的家。敬平家中重新收殮，發現敬平走時所帶的書籍衣服都在棺木裏面，從而大爲驚異。戴封後來遇到强盗，財物全被掠奪，祇留下七匹絲帛，强盗没有發現，戴封就追上去送給他們，説：“知道各位不寬裕，所以送給你們。”强盗震驚説：“這是有才德的人。”將東西全部還給了戴封。

後舉孝廉，光禄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嘆服。

後來戴封被舉薦孝廉，任光禄主事，趕上伯父去世辭去官職。天子下詔徵求賢良方正和敢於直言的人，有特別的品行而能够消除災異的人，要公卿、郡守各推薦一名。郡守和大司農都舉薦戴封。公車徵召他，皇帝召見他，在回答策問中戴封成績第一，被提拔爲議郎。後升爲西華令。當時汝河、潁水一帶發生蝗災，蝗蟲惟獨不進西華境内。當時督郵巡視到縣裏，蝗蟲忽然大量來到，督郵當天就離開了，頓時蝗蟲也消失了。全縣的人都感到驚奇。這一年大旱，戴封祈禱無效，就坐在木柴堆上自焚，火一起來而大雨迅猛而來。因此遠近的人都感嘆信服。

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戴封升任中山相。當時各縣關押了四百多名囚犯，口供和判决書已經定了，將要執行刑罰。戴封憐憫這些人，讓他們全部回家，約定日期返回，無一人違背。天子下詔書誇獎他。

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永元十二年，朝廷徵召他出任太常，後在位去世。

李充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醖酒具會，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宴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李充家中貧困，弟兄六人同在一塊吃飯，交替穿一套衣服。妻子私下對李充説：“現在生活貧困到如此地步，很難長期安定，我個人有些財物，希望你考慮分家。”李充表面應酬説：“如果想分開來過，應當釀酒準備宴會，請來同鄉人和親戚，一同商量此事。”妻子照着他説的話準備酒宴請客人。李充在酒席上跪在母親面前禀告説：“這婦人行爲不端，竟然教我離開母親和兄弟，她的罪够得上休棄了。”接着大聲呵斥妻子，逐出家門，妻子含着淚水走了。酒席上的人全都震驚肅然，因而罷席散去。

之。服闋，立精舍講授。

李充後來遇母親去世，他住在墓旁服喪，有人偷盜他母親墳上的樹，李充親手殺了他。服喪期滿以後，李充建講堂講學。

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嘆服焉。

太守魯平請他暫任功曹，他不去。魯平發怒，就抓來李充把他丢到水溝裏面，接着將他降爲縣裏的都亭長。李充迫不得已，出來理事。後來和帝公車徵召他，他不去。延平年間，天子下詔要公卿和中二千石官員各自舉薦隱士和學問高深的儒者，一定要選取品行高尚的人，用來鼓勵後輩，特地徵召李充擔任博士。這時魯平也任博士，每次與他集會，經常贊賞佩服他。

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内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絶其説，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説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説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

李充升任侍中。大將軍鄧騭身爲貴戚，權傾當代，無需有所憑藉，但因爲李充節操高，總是對他卑下恭敬。鄧騭曾經設酒宴請李充，滿堂都是賓客，酒喝得正興，鄧騭跪着説："有幸憑藉后妃，當上大將軍，將軍府剛剛設置，想用天下奇異傑出的人，用以匡正不到之處，希望各位廣泛尋求這樣的人才。"李充於是爲鄧騭列舉天下隱居而又身懷道術的人，其中不少人不投合鄧騭的口味。鄧騭不想讓他説下去，拿肉給他吃。李充將肉扔到地上，説："游説之士還會滿足於吃肉！"接着走出門，徑直離去。鄧騭對他很怨恨。當時也在座的汝南人張孟舉去責備李充説："昨天聽到足下與鄧將軍談論士人没説完，就當面激烈指責，不遵循中庸平和之道，説出口的話所造成的後果，不能用來爲子孫增輝造福。"李充説："大丈夫活在世上，貴在根據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哪裏能够考慮子孫長遠的事情呢！"自此李充受到貴戚的非議。

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爲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李充調任左中郎將，八十八歲時，爲國三老。安帝經常特意召見他，賜給他几案和手杖。李充在家中去世。

繆肜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鬥争之言。肜深懷憤嘆，乃掩户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他從小失去父親，兄弟四個人，財物産業都合在一起。等到兄弟們各自娶了妻，婦人們就想分家，而且多次出現争執的言論。繆肜心中深深憤恨嘆息，就關起門來自己打自己説："繆肜，你修養身心，行爲謹慎，學習聖人的道術，準備用來整治風氣習

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俗，爲什麽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呢！”弟弟和弟婦們聽説後，都向繆肜磕頭請罪，從此改做厚道和睦的事情。

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换五獄，逾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繆肜在縣府出任主簿。當時縣令被人告發，受到拷問，佐吏們害怕，全都自我誣陷，惟獨繆肜證明這件事情，他被拷問毒打，以至身上長出蛆，接着又被轉换了五個監獄，經過四年時間，縣令終於被免罪。

太守隴西梁湛召爲决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肜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潜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肜不受而歸鄉里。

太守隴西人梁湛召繆肜任决曹史。安帝初年，梁湛在任病逝，繆肜送梁湛的靈柩回隴西。纔下葬，碰上西羌反叛，梁湛的妻子孩子都到其他郡避亂，繆肜獨自留下來没走，爲梁湛造墳，他偷偷地打通井邊挖出一個洞，白天藏起來，夜間就背土，到賊寇被平定的時候墳已經造好了。梁湛的妻子孩子以爲繆肜已經死了，回來後見到他大爲震驚。關西的人都稱贊傳頌繆肜的事迹，向他提供車馬、衣服、財物，繆肜没有接受回到家鄉。

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肜到，誅諸奸吏及托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繆肜被公府召用，因成績尤其突出被推舉，調任中牟令。中牟靠近京師，權貴豪强很多，繆肜一到，殺掉了一百多個奸詐的官吏和打着貴戚賓客招牌的人，威名就此傳開。繆肜在任去世。

陳重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顔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他從小與同郡人雷義結爲朋友，一道學習《魯詩》、《顔氏春秋》。太守張雲舉薦陳重爲孝廉，陳重將孝廉讓給雷義，先後給張雲寫了十多封信，張雲不理。第二年，雷義被推薦爲孝廉，與陳重都在郎署任職。

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説，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

有位同在郎署的郎官欠人家幾十萬錢，債主天天來，没完没了地向他要錢，陳重於是悄悄代他還了錢。那位郎官後來知道了，深深地感謝陳重。陳重説："不是我做的，或許有同名同姓的人。"始終不説自己的恩惠。另外，住在一起的一位郎官因喪事告假回家，錯拿了隔壁一位郎官的褲子走了。褲子的主人懷疑是陳重拿了，陳重没有爲自己解釋，而是買了條褲子給他。後來告喪假的郎官回來了，將褲子還給主人，這件事纔弄清楚。

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

陳重後來同雷義一道被授任爲尚書郎，雷義代同時的人受過，因此免職，陳重見雷義走了，也藉口有病辭去官職。

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爲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後來陳重被舉薦爲茂才，任細陽令。他以政績優異被推舉，應該升爲會稽太守，因姐姐去世辭去官職。後來他被司徒徵用，授任侍御史一職，結果去世。

雷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起初，他在郡府擔任功曹，一直提拔推薦善良的人，而不誇耀自己的功勞。雷義曾經救過一個犯了死罪的人，這個人後來用二斤金感謝雷義，雷義不肯接受，金子的主人等候雷義不在的時候，悄悄將金子放在天花板上。雷義後來修理房屋，纔發現金子，但金子的主人已經死去，没法送還，雷義就將金子交給縣裏有關官員。

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後來他被舉薦爲孝廉，授任爲尚書侍郎，有位同時當郎官的人犯了罪將要被判處服勞役，雷義悄悄上書承擔罪責，由此被判往邊地戍守。同在臺省的郎官發覺了，棄官上書，請求替雷義贖罪。順帝下詔一概免去刑罰。

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

雷義回到家，被舉薦爲茂才，他讓給陳重，刺史不同意，雷義就假裝精神失常披頭散髮在外面跑，不理官府的任命。同鄉裏的人説他們："膠和漆自認爲很堅固，比不上雷義和陳重。"三公府同時召用二人。雷義於是暫任灌謁者。朝廷派他持天子符節督察郡國，巡視風俗，太守、縣令、縣長觸犯法律的共有七十人。不久他被任爲侍御史，又被任命爲南頓令，在任去世。

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雷義的兒子雷授，官做到蒼梧太守。

范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黄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游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黄人。范冉少時擔任縣裏的小吏，十八歲時，捧了文書迎接督郵，范冉覺得耻辱，就逃走了。他到了南陽，跟隨樊英學習。又到三輔游學，跟着馬融讀通經典，過了一年纔回家。

冉好違時絶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内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

范冉喜歡違背世俗常情，與衆不同，做矯情立異的事情。他經常羨慕梁伯鸞、閔仲叔的爲人。他與漢中人李固、河内人王奐關係密切，但

郭林宗焉。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黄，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絶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别。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瞧不起賈偉節、郭林宗。王奐後來擔任考城令，考城和外黄接壤，王奐多次寫信邀請范冉，范冉没去。等王奐升爲漢陽太守，準備上路，范冉纔與弟弟范協步行，帶了麥子做的酒，在路邊設壇等候王奐。范冉看見王奐的車子和僕從絡繹不絶，於是不去招呼王奐，衹同弟弟在路邊相互辯論。王奐聽出范冉的聲音，立刻下車與他對面作揖。王奐説："趕路匆忙，不是暢叙别情的地方，可一起到前面的亭子住下，叙叙别離之情。"范冉説："您以前在考城時，我很想跟着您，但由於我身份低賤，就自己同富貴的朋友中斷了往來。現在您要到千里以外的遠方，相見無期，所以就輕裝疾行等候您，爲的是道别。如果我跟着您走，就會被人譏笑爲羡慕權貴了。"隨即站起身告辭，揮衣而去。王奐看着追不上他，而范冉頭也不回，徑直離去。

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桓帝時，任命范冉擔任萊蕪長，因母親去世，没去上任。後來他被太尉府召用，因爲性情急躁不能從俗，所以他在上朝時經常佩帶韋皮提醒自己。有人提議想讓他擔任侍御史，他因此跑到梁國、沛國一帶隱居起來以逃避任命，他身穿破舊的衣服徒步在人多的地方給人占卜。

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粮粒盡，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趕上黨人被禁止做官，范冉用小車推着妻子孩子，靠撿拾維持生活，有時他住在客店，有時靠在樹蔭下面過夜。這樣過了十多年，這纔搭了一個草屋子住下。他住的地方很簡陋，有時糧食吃光了，生活窘困，但他若無其事，言談和表情依舊，鄉人歌唱他説："鍋裏生塵的是范史雲，鍋裏長魚的又是范萊蕪。"

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黄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到黨禁解除以後，范冉爲三公府同時召用，於是他接受了司空府的任命。這時西羌反叛，黄巾作亂，天子下令各府的佐吏不得隨便離開。范冉首先自我彈劾而辭去官職，天子下詔書特地原諒他不予治罪。他又被太尉府召用，因爲生病没去上任。

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斂，斂

中平二年，范冉七十四歲時在家中逝世。他臨死以前，留下遺言吩咐兒子説："我生在社會混亂的年代，遇到奢侈無度的風氣，活着不能對當世有所匡正補救，死後怎麽忍心和世人一樣！

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我一斷氣就趕緊收殮，收殮時穿我平時的衣服，衣服够遮住身體，棺柩够容納身子就行，收殮完立刻挖墓穴，挖好墓穴立刻埋葬。墓前的祭奠，乾飯涼水，吃的東西，不要放入墓中。墳堆的高低，能够遮掩就可以了。瞭解我内心的是李子堅、王子炳。他們現在都不在人世了，怎麽做在於你們，不要給鄉人和宗族親戚增加負擔。”這時，三公府各自派掌管文書的令史趕來吊唁。大將軍何進移送文書給陳留太守，要他們累積范冉的事迹討論他的謚號，大家都説應當謚爲貞節先生。參加葬禮的有二千多人，刺史和郡守分别爲范冉立碑和在墓地刻石記述他的善行。

戴就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楊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毁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駡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絶！"又復燒地，以大針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捍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呆，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他在郡任主管倉庫的佐吏，楊州刺史歐陽參上書告發太守成公浮貪污受賄，派州府從事薛安查問倉庫的記事簿，將戴就關在錢塘縣的監獄。戴就受到囚禁拷打，五種毒刑交替使用。戴就慷慨激昂，言辭不屈，臉不變色。又燒燙鋘斧，讓戴就挾在胳肢窩下面，戴就對獄中的士卒説："可將鋘斧燒得滚燙，不要讓他冷了。"每次要被拷打，戴就就不肯吃飯，肉被燒焦了掉在地上，他就撿起來吃下去。負責拷問的人窮盡了各種殘酷的方法，再没有其他辦法，於是將戴就躺着放在船下面，用燒馬糞來熏他。熏了兩天一夜，他們都認爲戴就已經死了，掀開船看他，他正睁開眼睛，大駡説："爲什麽不添火而讓火熄掉！"他們又用火燒地面，用大針刺進他的指甲裏，要他用手抓土，指甲全部掉在地上。負責拷問的人將情况禀告薛安，薛安叫來戴就，對他説："太守聲名狼籍，我受上面的指派察問實際情况，您爲什麽要拿自己的身體來抗拒呢？"戴就趴在地上回答説："太守是朝廷分封的大臣，應該以死報答國家。您雖然奉了命令，但您原本應該明斷冤屈，爲什麽要誣陷冤枉忠誠善良的人呢？而且强行拷打，要臣下誹謗君主，兒子控告父親！薛安平庸愚蠢，一貫做不義的事情，我被打死的那天，將禀告上天，與衆鬼將你殺死在亭子裏。要是我能保全性命活下來，一定親手將你分尸！"薛安爲他的英

勇氣概深感驚奇，立刻除去他的枷鎖，重新與他做了一番很投機的談話，將戴就的言辭上告朝廷，替郡守的事情做了解釋。朝廷召成公浮回京師，將他免去官職，讓他回鄉。

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太守劉寵舉薦戴就爲孝廉，任光祿主事，戴就因病去世。

趙苞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忠交通。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趙苞的堂兄趙忠擔任中常侍，趙苞深深爲自己的宗族有宦官的名聲權勢而感到羞耻，不同趙忠來往。

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

最初他在州郡任職，被舉薦爲孝廉，又調任廣陵令。趙苞任縣令三年，政治與教化有法度條理，郡守把他的事迹上報朝廷，趙苞升爲遼西太守。趙苞高尚嚴正，邊境的習俗因爲他的威名而被改變。他上任的第二年，派人去接母親、妻子和孩子，她們快要到郡的時候，中途經過柳城，正撞上一萬多鮮卑人入境劫掠，趙苞的母親、妻子和孩子遭鮮卑人劫持成了人質，用車子拉上她們攻打遼西。趙苞率領兩萬步兵和騎兵，跟敵人對陣。敵人將趙苞的母親推出來給趙苞看，趙苞悲哀哭泣，對母親説："做兒子的不好，想以自己微薄的俸祿早晚奉養母親，没想到給母親帶來災難。我過去是母親的兒子，現在是天子的大臣，根據義我不能再考慮個人恩情，毀掉忠誠操守，就是死一萬次，也没法抵擋做兒子的罪責。"母親遠遠地對他説："威豪，人各有命，哪裹能够相互照看而使忠義受損！過去王陵的母親面對漢的使者以劍自殺，爲的是使王陵堅定志向，希望你努力這麽做。"趙苞立刻進兵交戰，敵人全部被打垮，但他的母親妻子全都遇害。

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吊慰，封鄃侯。

趙苞將母親收殮以後，自己上書要求回去安葬母親。靈帝派人帶了詔書對趙苞吊唁慰問，封他爲鄃侯。

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趙苞葬完母親，對鄉親們説："吃朝廷俸祿而逃避災難，不忠；殺害母親來保義，不孝。像這樣，我有什麽臉面活在世上！"最後吐血而死。

向栩

向栩，字甫興，河内朝歌人，向

向栩，字甫興，河内朝歌人，向長的後代。

長之後也。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常於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并徵，栩不應。

向栩年少時做書生，性情絶異奇詭，不合倫常。他經常讀《老子》，好像在修道一樣。又像狂放的人一樣，喜歡披着頭髮，用絳紅色頭巾束髮。他經常坐在爐竈北邊的木板床上，時間久了，床板上竟然有膝蓋、踝骨和脚趾頭的痕迹。他不愛説話然而喜歡長嘯。賓客到他這裏來，他總是俯卧，看也不看。他給學生取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類。有時他騎着驢到集市上去，向人們行乞。有時他將小乞丐們全都邀請來住宿，爲他們擺設酒飯。當時的人没法測知他的爲人。郡守以禮召他任職，舉薦他爲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徵召他，他都不去。又與彭城人姜肱、京兆人韋著一道被徵召，向栩也不理睬。

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脱素從儉，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後來他受到特别徵召，到京師後，被授任趙國相。上任的時候，當時人以爲向栩一定會簡易樸素行爲節儉，然而向栩改乘華麗的車子，駕着良馬，世人懷疑他開始變得虚假。他上任後，根本不看文書，官府裏面長出了野草。

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内應。收送黄門北寺獄，殺之。

向栩受召任侍中，每次朝廷討論大事情，向栩總顯得剛直、嚴肅，百官都怕他。遇到張角作亂，向栩上書陳述合乎時宜的事情，不少言論譏刺了皇帝身邊的人，他不希望國家動用軍隊，説祇派將領在黄河邊面朝北讀《孝經》，賊寇自然會消失。中常侍張讓誣陷向栩不願意國家任命將領出動軍隊，懷疑他與張角一心，想做張角的内應。結果將他逮捕，送到黄門主管的北寺獄，將他殺害。

諒輔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他在郡出任五官掾。當年夏天大旱，太守親自向山川祈禱，連續幾天但還是無雨。諒輔於是在堂下脱去衣服，慷慨激昂地祝告説："我身爲郡府的輔佐之臣，没能提出建議，采納忠言，舉薦有才德的人，黜退壞人，使陰陽調和，順應上天的意志，造成天地開隔，萬物焦枯，百姓們議論紛紛，没地方訴説，責任都在我諒輔。現在郡太守改换祭服責備自己，爲百姓祈求幸福，心意精誠，懇切周到，但没有使天地受到感動。今天諒輔大膽親

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自祈求，假使到正午還不下雨，我請求以命抵罪。”於是堆積了木柴和茅草環繞自己，在旁邊點上火，打算自焚。還没到正午，黑壓壓的雲布滿天空，一會兒大雨傾盆而下，全郡得到雨水滋潤。世人以此稱贊他的精誠。

劉翊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中世代產業富足，經常能周濟窮人而不願擁有名聲。他曾經在汝南境内旅行，陳國有位叫張季禮的人到遠方趕赴老師的喪禮，遇上寒冰，車子壞了，在路上滯留。劉翊見到以後對他說：“您對喪禮虔誠，前去吊喪，最好能很快到達。”隨即下車，將車給了張季禮，没說自己的姓名，自己打馬離去。張季禮猜想他是子相，後來專程到潁陰，將所乘坐的車子還給劉翊。劉翊關了門，讓人說自己出去了，不與張季禮相見。

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黄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

劉翊堅守志向，藉口卧病，不肯屈從朝廷任命。河南人种拂到潁川當太守，選拔他爲功曹，劉翊因爲种拂是著名三公的兒子，就起來接受任命。种拂因爲劉翊選擇合適的時機做官，對他非常敬重任用。陽翟人黄綱依仗程夫人的權力，希求占有山林川澤來自己經營種植。种拂召見劉翊，問他：“程氏勢力顯赫，在皇上的身邊，不答應黄綱恐怕遭到怨恨，給他又奪走了百姓的利益，你看怎麽辦?”劉翊說：“名山大澤不作爲封地，爲的就是老百姓。您答應他，就背上了諂媚的名聲。如果因爲這件事招來災禍，您的兒子申甫，自然不會成爲孤兒的。”种拂聽取了他的意見，最終没給黄綱。种拂於是舉薦劉翊爲孝廉，他没去。

後黄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絶，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

後來黄巾賊興起，郡縣發生饑荒，劉翊救濟缺糧斷糧的人，靠他的糧食活下來的有幾百人。鄉里宗族中貧困的人死了，劉翊就爲他置辦喪事，寡婦鰥夫，劉翊就幫助他們嫁娶。

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絶，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

獻帝遷都到西京，劉翊被舉薦爲上計掾。這時盗賊興起，道路不通，驛站傳送文書的人很少能到達西京。劉翊夜行晝宿，這纔到達長安。詔書誇獎劉翊的忠心勤勉，特别授任他議郎一職，調任陳留太守。劉翊將自己持有的珍寶分給他

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脱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人，僅留下車馬東歸。出了函谷關有幾百里，他見到有位士大夫病死在路邊，劉翊用馬换了棺材，脱下衣服將死者收殮。又遇到故舊在路上窘困挨餓，不忍心丢下他離開，就將駕車的牛殺了，以解救故舊的困乏。大家都攔阻他，劉翊説："見死不救，并非有志之士。"結果與那些人一塊餓死。

王烈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争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他從小以師禮侍奉陳寔，以行爲合義著稱。鄉里有人偷了牛，被主人抓住，小偷請罪説："我情願受刑被殺，請求不要讓王烈知道。"王烈知道後派人向他表示感謝，送他一端布。有人向他詢問爲什麽這麽做，王烈説："小偷害怕我知道他犯的罪過，説明他心裏耻於做壞事。既然心裏耻於爲惡，一定能够改過行善，所以用這個辦法激勵他。"後來有位老翁將劍遺失在路上，有位行人見到後就守在那裏，到了天黑，老翁回來了，找到了劍，感到奇怪，就問他的姓名，并將此事告訴王烈。王烈派人打聽訪求，就是從前偷牛的人。凡是有争論是非和訴訟方面的事，準備請王烈給評斷的人，有的到途中就回去了，有的看到他的住處就掉頭了。王烈以德感人多像這類事情。

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他被舉薦爲孝廉，三公府同時召用他，他都不去。遇上黄巾、董卓作亂，王烈於是到遼東避難，夷氏對他尊敬擁戴。太守公孫度以兄弟禮節接待他，向他詢訪政事。公孫度想要他擔任長史，王烈就故意經商自貶身價，得以免於做官。曹操聽説王烈的名聲很高，派人召王烈，王烈没來。建安二十四年，王烈在遼東逝世，時年七十八歲。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惟此剛潔，果行育德。

贊曰：奉行方正，没有差錯；面臨道義，不要疑惑。惟有這樣的剛直高潔，纔能以果斷的行爲培育高尚的道德。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

列傳第七十二

方術傳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瑶壇之上者，靡得而窺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虚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奥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説《易》包含君子之道有四方面，其一是“占卜吉凶的人崇尚《易》的占斷”。占卜，是先王用來判定禍福，對疑難的事情作決斷，接受神明的暗中保佑，最終知道事情未來變化的一種手段。至於那推算陰陽和天文曆法的學問，在文獻典籍中經常有記載。然而神秘怪異的書籍譜牒，用金繩編聯的玉簡，被鎖在神靈的府庫，封藏在玉階房屋裏面的那些東西，就無法見到了。至於《河圖》《洛書》上的文字，玄龜黄龍用背馱來的圖文，箕子論述五行陰陽的道術，師曠占卜災異的書，《七經》緯書和《尚書中候》一類，《鈐》《决》講述兵符，這些都是用來探索幽冥精微，考核驗證人世的，經常還能够聽到。其分支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虚等道術，以及占雲望氣，推知吉凶，有時對人事也有功效。然而這方面的道術隱秘深遠，玄妙精奥，難以考究，所以聖人不談怪異鬼神，也很少論述性與命。聖人有時開啓其末端，但抑制其根本，有時用委婉的説法彰明其義，這就是“民衆可以讓他們跟着做，但不可以讓他們知道爲什麽”。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届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争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

漢朝從武帝開始相當喜好方術，天下身懷道藝的人，無不背負簡策擊掌談論，追隨風氣而至。後來王莽假托符命，到光武帝尤其相信讖語，那些追逐時尚的士人，全部馳騁縱横，穿鑿附會，競相談論圖讖。所以王梁、孫咸的姓名合乎圖讖，破格登上宰相的職位，鄭興、賈逵因爲附和贊同圖讖而聲名顯赫，桓譚、尹敏由於抵觸

爲内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奸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

圖讖而遭衰敗，自此以後相沿成爲讖諱之學，推崇奇特文字，看重奇異道術，在各個時期都不乏其人了。所以學識淵博的大儒，痛恨圖讖的奸詐虛妄，不合經典，所呈奏章慷慨激昂，認爲圖讖應當受到摒棄。司馬相如也説："看陰陽方面的書，使人的行爲受到束縛而且忌諱增多。"就是這個緣故。

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硋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事物有所偏重，不可能没有弊端，即使是至高的道，其弊端有時也一樣。至於《詩》的弊端在於愚，《書》的弊端在於妄；那麽，數術的弊端，就在於欺惑世人嗎？假使能做到温柔敦厚又不痴愚，這是真正深通《詩》的人；能做到通達知遠又不虛妄，這是真正深通《書》的人；能做到窮盡數術測知變化而不欺惑世人，這是真正深通數術的人。所以説："如果不是合適的人，道不會無條件地發生作用。"恐怕人們大都對數術的道理感到迷惑，取捨不當，甚至有人認爲數術放縱荒誕，這也是一種過失。

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中期的張衡是陰陽學説的宗師，郎顗推論災異的徵兆最爲精密，其他也有很多成爲名家的。這些人中也有不凡的才能和崇高的品德，未必衹是體察窮究道術。現在將那些特别擅長推知變化、能够對時事大有補益的人合在一起加以記述。

任文公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秘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趣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任文公的父親任文孫，通曉天文、風角秘術的精要。文公自小學習父親的道術，州府徵召他擔任從事。哀帝時，有人説越巂太守謀反，刺史非常害怕，派文公等五位從事到越巂郡内巡視，暗中偵查虛實。他們一同住在驛站裏面，當時突然出現狂風，文公立刻告訴其他從事趕快離開，説將要發生害人的變亂，接着駕車快速奔馳而去。其他從事未能動身，越巂郡果然派軍隊殺了他們，衹有文公得以免禍。

後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

後來他擔任治中從事。當時大旱，任文公禀告刺史説："五月一日將有洪水，其災變已經出現，但無法防止和救護，最好讓官吏百姓預先做好準備。"刺史没有采納，文公獨自備了大船，

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百姓中有人得知後，不少人也做了防備。到了五月一日那天，天氣乾旱暴烈，任文公急着吩咐趕緊裝運東西，又派人禀告刺史，刺史感到好笑。太陽快到正中時，北部天空出現雲層，很快下起大雨，到晚飯時分，湔水漲高十幾丈，洪水冲壞了房屋，有幾千人遇難。任文公自此以占術馳名，被召任司空掾。平帝即位時，他藉口生病回到家鄉。

王莽簒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并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脱，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

王莽篡位以後，文公推演數術，知道將出現大亂，於是督促家人背着百斤重的東西，繞着房屋快走，每天走幾十圈，當時的人不知道他爲什麽這樣。後來到處發生戰亂，逃亡的人很少能够逃脱，惟獨文公一家老小背着糧食走得快，全家得以免禍。他們後來逃到子公山，十多年没受到戰亂影響。

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公孫述時，蜀郡武擔山的石頭折斷。文公説："噫！西州有智慧的人死亡，該應在我身上。"自此以後他經常和子孫聚會，擺酒設宴。三個月後任文公果然去世。所以益州的人談到他説："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也。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國人。他年輕時拜東海人王仲子爲師。當時王莽擔任大司馬，召見王仲子，仲子打算前去。郭憲勸諫説："按照禮，有前來學習的，没有前去施教的。現在您看輕道義，害怕權貴，我私下認爲不值得這麽做。"仲子説："王公是極尊貴的人，不敢違背他的話。"郭憲説："現在正講着課，暫且等課講完。"仲子答應了，到天黑纔去見王莽。王莽問到："您爲什麽來得這麽晚？"仲子將郭憲説的話原原本本告訴了王莽。王莽暗暗感到驚奇。到後來王莽篡位，拜授郭憲爲郎中，賜給他衣服。郭憲接受衣服後將它燒了，逃到東海海邊。王莽深爲憤恨，想抓住他但不知他在什麽地方。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禄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

光武即位以後，訪求天下的有道之士，於是召郭憲授爲博士。二次升遷後，建武七年，代替張堪擔任光禄勳。他跟隨皇帝祭天。郭憲突然回過頭向東北方向，含酒噴了三次。執法官上奏郭憲犯不敬之罪，皇帝下詔書向他詢問原因，郭憲

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回答説：“齊國發生火災，所以用這種辦法壓住火災。”後來齊國果然上書説出現火災，時間與祭天在同一日。

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嘆曰：“恨不用子横之言。”

建武八年，皇帝西征隗囂，郭憲勸阻説：“天下剛剛平定，皇上不可以外出。”郭憲竟然攔住皇上的車子拔出佩刀砍斷了引車的革帶。皇帝没有答應，最終去了隴右。在這之後潁川發生兵亂，皇帝於是掉頭返回。皇帝嘆息説：“祇恨没聽從子横的話。”

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争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當時匈奴多次侵犯邊界，皇帝很擔憂，就召集大臣們在朝堂上商議。郭憲認爲天下疲憊不堪，不應該興師動衆。由於進諫論争不合，他就趴在地上聲稱頭暈眼花，不再説話。皇帝要兩名郎官將他扶下殿堂，郭憲也不跪拜。皇帝説：“經常聽説‘關東有位剛直的郭子横’，果然不假。”郭憲最終藉口生病辭去官職，後在家中去世。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許楊從小愛好數術。王莽輔理朝政，召他擔任郎官，不久升爲酒泉都尉。到王莽篡位時，許楊就改换姓名去做巫醫，逃到其他地方躲藏。王莽失敗以後，許楊纔回到家鄉。

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毁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謡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謡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悦，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

汝南從前有個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上奏將鴻郤陂給毁除了。建武年間，太守鄧晨想修復鴻郤陂，聽説許楊懂得水脉，召他來商量這件事。許楊説：“從前成帝采納了翟方進的意見，不久夢見自己到天上，天帝發怒説：‘爲什麽要毁掉我的濯龍淵？’自此以後百姓失去了它給予的好處，導致許多人飢餓窮困。當時的歌謡説：“毁壞我陂塘的是翟子威，陂塘送給我大豆，給我烹調好芋根。反過來吧，陂塘一定重新修復。”過去夏禹挖開長江、疏通黄河，爲了方便天下的人，您現在振興被廢棄的事業，使國家富裕，百姓安定，兒童的歌謡，將在這裏得到驗證。我誠心誠意拼着性命爲您效力。”鄧晨大爲高興，因此委任許楊爲都水掾，要他負責這件事。許楊根據地形的高下走向，修挖了四百多里的池塘，幾年纔峻工。百姓得到了好處，莊稼連續幾年獲得

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宫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豐收。

當初，豪强大族利用修塘的工程，競相在當地搜刮，許楊一概不予理睬，他們就一同誣陷許楊接受賄賂。鄧晨於是逮捕了許楊關在獄中，但械具總是自己鬆開了。看守監獄的官吏害怕，趕緊禀告了鄧晨。鄧晨大驚，説："果然不當。我聽説忠誠和信義可以感動神靈，現在就是應驗嗎?"隨即連夜放出許楊，讓他回家。當時天空非常黑，路上仿佛有火光替他照着路，當時的人很驚異。後來他因病去世。鄧晨在都宫爲許楊修建了一座廟，畫上了他的像，百姓們思念許楊的功績，都祭祀他。

高獲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游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他頭頂長得四周高，中間低，面孔方正。高獲年輕時在京師游學，同光武有交情。他以師禮侍奉歐陽歙。歐陽歙關在獄中將要判罪，高獲戴上鐵冠刑具，到皇宫門前爲歐陽歙求情。皇帝雖然没赦免歐陽歙，但召見了高獲。皇帝對他説："敬公，朕想任你爲官，你最好改改這脾氣。"高獲回答説："臣的性情來源於父母，不可能因爲陛下改掉你。"隨即告辭而去。

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三公爭着召用他，他不理。後來太守鮑昱來請高獲，高獲已經到府門了，鮑昱要主簿前去迎接，而主簿祇是要騎兵中的小吏迎接高獲，高獲知道後，立刻就走了。鮑昱派人追趕請他，高獲掉頭説："太守儘管被主簿欺騙，但不足與之談話。"最終没留下。當時郡内大旱，高獲一向懂得天文，通曉遁甲，能够使唤鬼神。鮑昱親自前去詢問他怎麼樣能够使天下雨，高獲説："趕緊撤銷三部督郵，您親自向北出城，到三十里外的驛亭，可以使天下雨。"鮑昱照着他的話去做，天果然下了大雨。鮑昱每次巡視各縣，總是在高獲的門前憑軾行禮。高獲後來遠遠遁迹江南，在石城去世。石城的人思念他，一起爲他建了祠堂。

王喬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

王喬，河東人也。顯宗時，王喬擔任葉縣令。王喬有神仙術，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他經常

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從縣裏到宫中朝拜。皇帝奇怪他來得頻繁，而又看不到他的車馬，就秘密吩咐太史暗中觀察他。太史説王喬快來時，總是有一對野鴨子從東南飛來。於是等野鴨子飛來時，舉起羅網綣住了野鴨，衹得到一隻鞋。詔書要尚方看，却是永明四年賜給尚書官員屬吏的鞋子。每次要朝拜天子時，葉縣門下的鼓不敲自響，京師都能聽見。後來從天上降下一隻玉棺在堂前，官吏百姓想推開它，始終推不動。王喬説："天帝惟獨召我去嗎？"於是沐浴并穿戴好衣服飾物，睡到玉棺裏面，棺蓋立刻就合上了。生前友好將他葬在城東面，土自動堆成墳。這一夜，縣内的牛都流着汗，直喘氣，但没有人知道。百姓於是爲他建了廟，稱爲葉君祠。州牧太守每次到任，都先來拜祭王喬。官吏百姓向他祈禱，没有不應驗的。如果有人違背了他的話，也能立刻作祟。皇帝派人將他的鼓拿到京師，放在都亭裏面，就再没有一點聲音了。有人説王喬就是古代的仙人王子喬。

謝夷吾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他年輕時擔任郡府小吏，學習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提拔他爲督郵。當時烏程縣長犯贜罪，第五倫派謝夷吾逮捕烏程長并治他的罪，夷吾到烏程縣以後，并没有按驗，衹是望着閣門趴在地上哭了一場就回來。全縣的人都感到驚奇，不知道他要做什麽。回來以後，他禀告第五倫説："我算來烏程縣長該死了，早在三十天，晚不過六十天。他不過是游魂暫借軀體呼吸，用不着施加刑罰，所以没有抓他。"第五倫相信了他的話，一個多月以後，果然有驛使帶了烏程縣長的印綬，説烏程縣長突然暴死。第五倫因此更加尊敬信賴謝夷吾。

舉孝廉，爲壽張令，稍遷荆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

他被推舉爲孝廉，擔任壽張令，不久升爲荆州刺史，改任鉅鹿太守。謝夷吾所到之處，他都愛護撫育百姓，有很好的政績。第五倫擔任司徒時，吩咐班固寫文表推薦夷吾説：

臣聽説堯提拔稷、契，政治興旺，天下太平；舜任用皋陶，天下和樂。殷商、周代雖然有高宗、姬昌、姬發這樣的天子，仍然

傅説、吕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録，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勖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勛。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續謀，有伊、吕、管、晏之任；闡弘道奥，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遯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采之於今，超然絶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禄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靠了傅説、吕望的謀略，所以能够使事業興旺，協和得當。傳鉅鹿太守會稽人謝夷吾，出生在東部地區，那裏的土地濕潤，然而謝夷吾英姿挺拔，奇偉傑出，兼有四科的才能，品行蘊含多種品德。他的仁愛足以濟助當世，智慧能够遍知萬物。加上他從小懷有儒雅之學，胸中藏有《六經》，能够推求查考星辰的運行度數，總括校理圖籙，探究神聖隱秘的事物，觀察知悉變異和各種徵兆，占知天地的變化，與神明相合，根據他的道德，可以處理國家事務。從前他擔任佐吏，跟着臣做事，他發揚忠誠剛毅的操守，身具史魚的品節，監督臣嚴明法紀，對臣懦弱不足的地方進行勉勵，臣能够免得罪責，實在靠了他的功績。及至他被選拔做了地方長官，恩惠布於百里，給百姓造福愈益奇異，流布教化像神一樣。及至管理荆州，威信行於境内。他奉守法紀，制訂政策，有周公、召公的風範；生活儉樸，行止簡約，繼承公儀休的節操。尋訪有功績有才能的人，是地方長官的表率；聞聽聲名考查實際情況，爲九州牧伯中的第一位。調任鉅鹿太守，和睦太平。品德器度，功績謀略，有伊尹、吕望、管仲、晏嬰的能力；推闡恢弘道術秘奥，能够同史蘇、京房等輩相比。雖然他爲國家勤勉努力，然而他身體力行，内心謙讓，不求名聲而得到榮譽，没到處奔走而受寵幸。心裏想着隱遁，抱負像許由隱居箕山。同古代的賢人相比，實在屬同一類型；而同現在的人相比，超絶塵俗。他的確是國家的謀士，大漢的棟梁。他應當受到提拔，使之位登宰相，上使日月星辰符合天象運行的軌道，下使五種倫常都順應良時，他一定能够召致吉祥的瑞徵和昌明的福慶，并非衹是遵守法紀奉行職責而已。臣愚笨才低，不是宰相的資質，空受俸禄，終日小心謹慎，臣情願辭去官職，以職位給夷吾，上使天上日月五星光明昭著，下可滿足全國百姓的願望，使微臣能够抵償罪責，免去災禍。

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後來謝夷吾在春季巡視所管屬縣時，乘坐簡陋的車子，帶着兩名隨從官吏，冀州刺史上奏説謝夷吾禮儀不當，有損國家的制度，謝夷吾被降職爲下邳令。他預先算好自己的死亡日期，到那一天他果然去世了。他吩咐兒子説："漢朝末年，將會出現動亂，一定會發生挖掘墳墓暴露尸體的災難。"要兒子爲之懸棺下葬，墓上不造墳頭。

時博士渤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説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當時有位博士渤海人郭鳳也喜歡圖籙讖語，擅長論説災異和吉凶占驗。他事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預先讓弟子們買了棺材和殮葬的器具，到那一天就去世了。

楊由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内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黄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他從小修習《易經》以及七政、元氣、風雲方面的占候。他在郡府任文學掾。當時有大雀夜間落在兵庫樓上，太守廉范爲此詢問楊由。楊由回答説："這預示郡内將有小戰亂，然而無大妨礙。"二十多天以後，廣柔縣内的蠻夷反叛，殺害官吏，郡守調守兵庫的部隊去攻打蠻夷。又有一次，風吹削了樹皮，太守向楊由詢問。楊由回答説："將有人獻樹上結的果實，顔色是黄紅色。"一會兒，五官掾獻上幾包橘子。

由嘗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鬥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鬥，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楊由曾經跟着他人喝酒，他吩咐駕車的人説："酒如果喝了三輪，最好趕緊駕車走。"不久他催促趕快離開。後來主人的住處發生打鬥殺人的事，别人問他怎麽知道的，楊由説："最近土地廟裏的樹上有斑鳩在打鬥，這是有兵賊的徵兆。"他的話有很多得到應驗。他寫了十多卷書，書名叫《其平》。後在家中去世。

李南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棱坐盗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棱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棱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棱事。南問其遲留之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他自小專心學習，懂得風角。和帝永元年間，太守馬棱因爲犯盗賊的事情被徵召，將要去見廷尉，官吏百姓心中不安，李南特地拜訪馬棱，向他致賀。馬棱心中有恨意，對他説："太守無德，現在將要被治罪，然而您反而祝賀我嗎?"李南説："早晨有吉祥之風，明天中午時應當有好消息，所以來慶賀。"第二天，馬棱伸長了脖子等到天晚了，認爲不可能應驗了，到晚飯時，就有驛使帶來詔

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䲨，馬踠足，是以不得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

書赦免和停止追究馬稜的事情。李南問驛使來得晚的原因，使者說："前面在渡宛陵浦里䲨時，馬踒了脚跟，所以没法快走。"馬稜這纔服了李南。後來李南被推舉爲有道，被公府召用，因病未能成行，後在家中去世。

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南的女兒也通曉家傳道術，她嫁給由拳縣的一個人爲妻。她早晨到厨房，突然出現暴風，她就上堂向婆婆要求回娘家，辭别父母。婆婆不答應，她就跪在地上哭着説："家中世代遺傳道術，暴風突然出現，先吹竈上烟囱，再吹及水井，這是主做飯的婦女有災難，是妾將死的徵兆。"接着她寫下自己死的日期。婆婆於是讓她回娘家，到那一天她病死了。

李郃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游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他的父親李頡，以儒學知名，官做到博士。李郃繼承父親的學業，在太學游學，通曉《五經》，懂得《河圖》、《洛書》、風角和占星，外貌質樸，没人知道他。縣府召他在縣府當掌管查盜和迎送客人的小吏。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采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和帝即位以後，分派使者，都穿平民服裝隻身巡行，他們各去州縣采集歌謡。有兩個使者該到益州，他們到李郃負責的客官投宿。當時正值夏夜，露天而坐，李郃抬起頭仰望天上，問道："二位從京師出發時，可知道朝廷派兩位使者嗎?"兩位使者默然不語，他們吃驚地互相看了看，說："没聽説。"問他怎麽知道的，李郃指着天上的星給他們看，説："有兩個使者的星移向益州分野，可以知道這件事。"

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户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

三年以後，使者中有一人擔任漢中太守，而李郃仍然做小吏，太守驚奇他德不顯露，召他擔任户曹史。當時大將軍竇憲娶妻，全國的郡國都送禮物去慶賀，郡守也派了使者，李郃進言勸阻説："竇將軍是皇親，他不注意禮儀和品德，却專擅權力，驕傲放縱，他的敗亡之禍很快就到了，希望您一心效忠朝廷，不要與竇憲往來。"太守堅持派使者去，李郃阻止不了，就請求自己去，太守同意了。李郃於是在路上滯留不前，爲的是等候變化。他走到扶風，而竇憲回歸封國自

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

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托事免。

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録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檛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鬥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嘆服，乃還卒業。

殺，他的黨羽全部伏誅，凡是和竇憲往來的人全部被免職，衹有漢中太守没參與往來。

李郃在這一年中被推舉爲孝廉，五次升遷，擔任尚書令，又被授太常。元初四年，他接替袁敞擔任司空，他多次陳述朝廷施政得失，有忠臣品節。他擔任司空四年，因犯受人請托的事情被免職。

安帝崩，北鄉侯即位，李郃又擔任司徒。北鄉侯患病時，李郃暗中與少府河南人陶範、步兵校尉趙直商議立順帝，正好孫程等人成功在先，所以李郃的功績没顯出來。第二年，李郃因爲官吏百姓患病，一再出現災異，被皇帝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書説李郃"暗中謀劃立帝，目的是安定社稷"。於是記下李郃暗中謀劃的功績，封李郃爲涉都侯。他辭讓不肯接受。八十多歲時，他在家中去世。弟子上黨人馮胄獨自爲李郃製喪服，内心哀悼了三年，當時的人對他非常稱異。

馮胄字世威，是奉世的後人。他平時仰慕周伯況、閔仲叔的爲人，隱居在山林水草之地，不接受官府的徵召任用。

李郃的兒子李固，已經記載在前面的傳記中。他的弟弟的兒子李歷，字季子。李歷爲人清白，有操守，學識廣博，善於交際，與鄭玄、陳紀等人相結交。他擔任新城長，治政崇高無爲。他也愛好方術，當時天下大旱，本縣却偏偏下雨。李歷官做到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段翳修習《易經》，懂得風角。當時有來跟他學習的人，雖然人没到，他必定事先知道他們的姓名。他曾經告訴看守渡口的官吏説："某天將有兩名學生，挑着擔子打聽我的住處，希望告訴他們。"後來果然像他説的那樣。又有一位學生前來學習，許多年後，自認爲大致窮究了老師的學術精要，辭别老師回鄉里。段翳爲他配製了一副膏藥，并且寫了一封文牘封在竹筒裏面，告訴學生説："遇到緊急情况時打開來看。"學生到葭萌時，與官吏搶着過河，守渡口的官吏打破了學生從者的頭。學生打開竹筒看到信，信上説到葭萌，與官

翳遂隱居竄迹，終于家。

吏爭鬥腦袋被打破的人，用這副膏藥包頭。學生根據段翳的話做，被打傷的人立刻就好了。學生驚嘆信服，於是回來修完學業。段翳一生隱居，在家中去世。

廖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絶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他修習《韓詩》、《歐陽尚書》，所教的學生經常有幾百人。廖扶的父親擔任北地太守，永初年間，因羌人攻陷北地被下在獄中而死。廖扶感念父親犯法身死，害怕做官。到服喪期滿，廖扶感嘆説："老子有句話：'名聲與身體哪一個更親近？'我難道爲了名聲嗎？"於是斷絶了世俗的念頭。他專心精研經典，尤其明曉天文、讖緯、風角、推算陰陽災異的道術。州郡和公府召用他。他都不答應，他們來問他災異，他也不回答。

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

廖扶事先知道年成饑荒，就收聚了幾千斛糧食，全部用來給宗族親戚，又收葬了瘟疫而死而没人收葬的人。廖扶經常住在祖先的墓邊，未曾到過城市。太守謁煥以前做學生，跟隨廖扶學習，後來他治理汝南，還没到，先派官吏到廖扶住處修弟子之禮，又打算提拔廖扶的學生，廖扶堅決不肯，當時的人因此稱他爲北郭先生。廖扶八十歲時在家中去世。

二子，孟舉、偉舉，并知名。

廖扶兩個兒子，廖孟舉、廖偉舉，都有名。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縣人。折像的祖先張江，封爲折侯。張江的曾孫張國擔任鬱林太守，遷廣漢，因而以封地爲姓。折國生折像。

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産，周施親疏。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産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鬭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户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

折國有兩億財産，家僮有八百人。折像從小心裏仁慈，不殺害昆蟲，不折斷草木的芽。折像通曉《京氏易》，喜歡黄老的言論，到折國去世時，折像想到收藏多失去也多的道理，就將金銀布帛和資産，周濟親戚遠族。有人勸阻折像説："您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面前很多孫輩，應當增多産業，爲什麼自己將財産弄空呢？"折像説："過去鬭子文有句話：'我是爲了逃避災難，并非躲避富貴。'我家中生財有很長時間了，過滿則招禍，是道家之所忌。今世將要衰敗，兒子又没有才能。不仁而富貴，是不幸的事情。墻有

聞之咸服焉。

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

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并不至。

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强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

洞隙并且很高，其崩塌必定很快。"有識之士聽説以後都佩服他。

折像知道自己的死期，他召來賓客和九族的人宴飲，和大家告别，忽然就去世，終年八十四歲。他家中没有多餘的資産，兒子們衰敗低劣跟折像所説的一樣。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樊英從小在三輔接受學業，修習《京氏易》，同時通曉《五經》。他又擅長風角、星算、《河圖》《洛書》、七緯書，推算災異。樊英隱居在壺山的南邊，來向他學習的人從四方而來。州郡先後以禮相請，他都不答應；公卿推薦他爲賢良方正、有道，他都不去。

曾經有暴風從西方而來，樊英對學生們説："成都集市上有非常大的火。"接着口中含水向西噴了口水，要學生們記下日期時辰。後來有位從蜀郡成都來的客人，説"那一天大火，突然從東面出現黑雲，一會兒就下起大雨，火纔得以熄滅"。於是天下的人都稱贊樊英的法術。

安帝初年，徵召樊英爲博士。到建光元年，安帝又下詔書給公車，賜給策書，徵召樊英和同郡人孔喬、李昺、北海人郎宗、陳留人楊倫、東平人王輔六人，衹有郎宗、楊倫到洛陽，樊英等四人都没去。

永建二年，順帝賜給策書，預備禮物，用黑色幣帛徵請樊英，樊英又堅决推辭説病得嚴重。於是詔書嚴厲責備郡縣，要郡縣用車馬送他上路。樊英迫不得已，到京師，推説有病不肯起來。於是强行將他抬入殿中，他仍然不肯以禮相從。皇帝發怒，對樊英説："朕可以讓你活，也可以殺掉你；能使你顯貴，也可使你低賤；能使你富足，也能使你貧困。你爲什麽輕慢朕的命令?"樊英説："臣接受的是天命。活着度完一生，是天命；死了没有度完一生，也是天命。陛下怎麽能够使臣活，又怎麽能够殺掉臣！臣看見殘暴的君主就像見到仇敵，站在暴君的朝堂上還不肯，怎麽能够使臣顯貴呢？臣雖然身爲平民，住在陋室，却怡然自得，無異於皇帝之尊向，又

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

怎麽能够使臣低賤呢？陛下怎麽能够使臣顯貴，使臣低賤！不合乎禮的俸禄，雖是萬鍾俸禄臣也不接受；如果能够伸展自己的志向，就算是一簞食，臣不會厭棄。陛下怎麽能够使臣富足，又如何使臣貧困！”皇帝没法使他屈服，然而皇帝尊重他的名聲，讓他去太醫那裏養病，每月送給他羊和酒。

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禄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四年三月，天子於是爲樊英造壇設席，要公車令做前導，尚書導引，賜給樊英几案手杖，以老師的禮節對待樊英，向他詢問朝廷得失。樊英不敢推辭，被任命爲五官中郎將。幾個月以後，樊英聲稱病重，詔書要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休假。要地方官府送給他一千斛糧食，經常在八月送給他一頭牛、三斛酒；萬一他不幸去世，以中牢之禮祭祀。樊英辭去職位不肯接受，天子下詔衹管曉譬天子旨意，不要聽從樊英的話。

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樊英起初接到詔令，大家都以爲樊英一定不會改變志向，到後來應對皇上，又没有新奇的計謀和深遠的對策，談到他的人感到失望。最初，河南人張楷與樊英一同被徵召，不久張楷對樊英説：“天下有兩條道路：出仕與隱居。我以前認爲您出仕能够輔助當今天子、有助於當代人。然而您開始以貴重無比的身體，激怒萬乘天子，及至享受官爵俸禄，又没聽説什麽匡時救世的主張，您就進退兩難了。”

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

樊英既然擅長道術，朝廷每發生災異，詔書總是向他詢問消除災禍恢復正常的辦法，他的話很多得到應驗。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床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起初，樊英著有《易章句》，世人稱爲“樊氏學”。樊英用圖讖緯書教學生。潁川人陳寔自小跟隨樊英學習。樊英曾經生病，妻子派侍女拜問，樊英從床上下來答拜。陳寔覺得奇怪，就問樊英，樊英説：“妻是齊的意思，妻子與丈夫一同供奉祭祀，據禮没有不答拜的。”樊英的恭敬謹慎都像這樣。享年七十多歲，卒於家。

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爲司徒。

樊英的孫子樊陵，在靈帝時因爲向宦官獻媚而做到司徒。

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陳郡人郤巡學習傳授樊英的學業，官做到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盗虚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焕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疏。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迹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論曰：漢代所謂的名士，他們的風流可以想知了。雖然他們在進退取捨方面，時常有不够精純的地方，但他們潤飾性情儀容，憑藉道術，以獲取名聲，而并非能够通曉事物變化的道理，弘大當世的要事。到樊英、楊厚被徵召時，朝廷把他們像神明一樣對待，而他們却無特别之處。樊英名氣最大，受到的詆毁也最嚴重。李固、朱穆等人認爲隱居不仕的人純屬沽名釣譽，對現實并無益處，所以他們如此行事。然而無名者希望藉助道術出名，皇帝通過禮待他們得到衆心。推其本源，那些没用的東西也可以利用，而那些有用的東西有時變成無用的東西了。爲什麽這麽説呢？文章燦爛華美，有時和現實相違背，照着禮樂去做，趕上末世有時遭到疏遠。至於使士大夫們心性愉悦華美，讓他們跟着做而不知其所以然，這難道不是道術深遠而運用淺近，和數術的做法不同嗎？而有的人忽視未涉足過的領域，輕慢無用化爲有用的作用，甚至吵鬧着要疏遠道術，貶低排斥國家精美，認爲用强力和欺詐就可以救治社會的衰敗和弊端，用文書和法令足可以達到天下的安定和太平，心智全用在疑忌揣測，道術都用來完備法律政令，這即使能够對萬代有益，但也等同於夷狄了。孟軻有句話説："衹有華夏改變夷人，没聽説華夏被夷人改變。"何况還有没成功的呢！

唐檀

唐檀，字子産，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顔氏春秋》，尤好灾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

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墻。至延光四年，中黄門孫程揚兵殿省，

唐檀，字子産，豫章南昌人。小時候就到太學游學，學習《京氏易》、《韓詩》、《顔氏春秋》，尤其喜好災異學説和占星術。後來他回到家鄉，教授的學生常有一百多人。

元初七年，郡内長了棵靈芝，太守劉祇打算上報朝廷，詢問唐檀的意見。唐檀回答説："現在外戚强盛，天子之道微弱，這難道是吉祥的徵兆嗎？"劉祇就没有上報。永寧元年，南昌有位婦女一胎生了四個孩子，劉祇又向唐檀詢問有何災異應驗，唐檀認爲京師將有用兵之氣，禍亂出現在宫廷之内。到延光四年，中黄門孫程在宫内

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

和臺省舉兵，殺了皇后的哥哥車騎將軍閻顯等人，立濟陰王爲天子，果然同唐檀所説的一樣。

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弃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永建五年，唐檀被舉薦爲孝廉，被任命爲郎中。當時白虹穿過太陽，唐檀因此上書陳述三件對國家有利合乎時宜的事情，説明災害的徵兆。奏章呈上以後，他棄官而去。唐檀寫了二十八篇文章，取名爲《唐子》。後在家中去世。

公沙穆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鋭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侣。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公沙穆家中貧賤，他自兒童起就不喜歡玩耍，長大以後學習《韓詩》、《公羊春秋》，尤其專心研究《河圖》、《洛書》和推算陰陽災異的道術。他住在建成山中，傍靠樹林建了房屋，獨自住在裏面。當時風狂雷鳴，屋外有聲音呼喚公沙穆，先後三次，公沙穆没開口，隔了一會兒，喊聲從窗外進入屋中，聲音特别怪，公沙穆誦讀經書，泰然自若，最終也没什麽其他妖異。當時人覺得公沙穆很奇異。他後來在東萊山隱居，求學的人從遠方趕來。

有富人王仲，致産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有位名叫王仲的富翁，治産業價值千金。他對公沙穆説："當今之世，大家都用財貨爲自己疏通關係，我送一百萬給您做費用，怎麽樣？"公沙穆回答説："您的情意够深厚了。但富貴在天，能否得到，在於命數，用財貨求取官位，不忍去做。"

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還繒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吊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

後來公沙穆被推舉爲孝廉，他以優異的成績擔任主事，升爲繒國相。當時的繒侯劉敞，是東海恭王的後代，他所做的多是違法的事情。他廢掉嫡子，立庶子爲繼承人，傲慢凶狠，恣意放縱。公沙穆上任以後，拜見劉敞，説："臣剛被任命的那天，京師的人都對我説'繒國有個凶惡的王侯'，因此向臣憑吊。您因爲什麽原因得了這麽醜惡的名聲呢？您爲傳承先人的身體，繼承封國的重任，不戰戰兢兢，反而違反法度，所以朝廷派臣來輔佐。希望您改掉過去，注意將來，自求多福。"於是上書没收了劉敞所侵占的官吏百姓的田地，廢掉他的庶子，重新立嫡子爲繼承人。劉敞的家奴和門客犯法，公沙穆都將他們逮捕拷問。又苦心苦意勸諫劉敞。劉敞流着眼淚道

歉，大都聽從公沙穆的規勸。

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

調任弘農令。縣内出現螟蟲吃莊稼，百姓恐懼驚慌。公沙穆於是造土壇，謝罪説："百姓有過錯，原因在於我公沙穆，請允許我用身體進行祈禱。"這時候天降暴雨，放晴以後螟蟲自行消失了，百姓稱呼公沙穆爲神明。永壽元年，連續降雨發大水，三輔以東地區全被淹没。公沙穆通曉天象，事先就告訴百姓，要他們搬到高地上居住，所以弘農的人得以免遭災害。

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又調任遼東屬國都尉，很得官吏百姓的歡心。六十六歲時在任上去世。他的六個兒子都出名。

許曼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許曼，汝南平輿人。許曼的祖父許峻，字季山，擅長占卜一類的道術，大多得到顯著的應驗。同時代的人將他比做前代的京房。許峻説自己小時候曾經患重病，三年没有痊愈，就去泰山拜謁，乞求性命，路上遇到道士張巨君，傳授給他方術。許峻所著的《易林》，到現在還流傳於世。

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許曼自小繼承許峻的學問。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剛被任命爲郡守，他打開放印綬的竹匣子，有兩條紅色的蛇分頭向南北游去。馮緄要許曼卜筮。卦成以後，許曼説："三年以後，您將擔任邊關將領，官名中有'東'字，將朝東北方向走三千里。又五年，您擔任大將軍，征討南方。"延熹元年，馮緄出任遼東太守，征討鮮卑。到延熹五年，又被拜授車騎將軍，攻打武陵的蠻夷賊寇，都和許曼占卜的結果一樣。許曼其他事情多像這一類。

趙彦

趙彦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没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彦爲陳《孤虚》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虚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彦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

趙彦，琅邪人。從小有道術。延熹三年，琅邪賊人勞丙與泰山的賊人叔孫無忌殺害都尉，攻陷琅邪所管轄的縣，殘害官吏百姓。朝廷任命南陽人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手持斧鉞率領軍隊，督察州郡聯合進攻叔孫無忌。趙彦爲宗資陳述《孤虚》方法，認爲賊寇軍隊駐扎在莒縣，而莒縣一帶有五個帶"陽"字的地方，應該徵調這五個帶"陽"字的地方的郡兵，從孤的位置進攻虚位，攻打叔孫無忌。宗資將趙彦所説的情況全部上奏

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朝廷，詔書調派五“陽”的部隊到來。趙彦推演遁甲，教部隊按時進兵，一仗就打敗了賊寇，燒毁了敵人的營壘，徐州兗州這兩個州一時間全部平定。

樊志張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游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虚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説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樊志張，漢中南鄭人。樊志張博學多才，隱居不仕。他曾經出游隴西，當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兵征討西羌，請樊志張相見。這天晚上，段熲的軍隊被羌人包圍了好幾層，樊志張因此留在軍中，三天没法離去。夜間他對段熲説：“東南角没有羌人，應該乘虚將部隊帶出去，停在一百里的地方，回師攻打西羌部隊，可以獲全勝。”段熲采納了他的意見，果然打敗了賊寇。段熲因此把情況上奏給朝廷，并且還説樊志張既然有梓慎、焦延壽、董仲舒的才識，應該讓他輔助聖明的朝廷，向他咨詢奇謀異策。這樣，天子下詔書特别徵召他，剛好他病逝。

單颺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

初，熹平末，黄龍見譙，光禄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單颺以方正獨特和清苦自立，他擅長天文和算術。單颺被推舉爲孝廉，不久升爲太史令、侍中。後出京擔任漢中太守，因公事免職。後來被拜授尚書，在任上去世。

起初，熹平末年，在譙縣出現黄龍，光禄大夫橋玄向單颺詢問：“這是什麽徵兆？”單颺説：“譙縣將有天子興起。不到五十年，龍將再次出現，這是應驗。”魏郡人殷登悄悄記下他的話。到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龍再次在譙縣出現。這年冬天，魏接受了禪讓。

韓説

韓説，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灾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説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宫中有灾。至日南宫大火。遷説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韓説，字叔儒，會稽山陰人。韓説博通《五經》，尤其擅長圖籙讖緯之學。他被舉薦爲孝廉，與議郎蔡邕相友善。他多次陳述災異，進獻賦、頌、連珠。不久他升爲侍中。光和元年十月，韓説稟告靈帝，説這個月的最後一天必然出現日食，請百官做好準備。皇帝聽從他的意見，果然像他説的那樣。中平二年二月，韓説又呈上密封的奏章，説某一天宫中出現災害。到那一天南宫發生大火。朝廷調韓説擔任江夏太守，因公

事免官。七十歲時，他在家中去世。

董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游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董扶小時候到太學游學，與同鄉人任安齊名，一同拜同郡人楊厚爲師，學習圖籙讖緯。回到家鄉教學，弟子從遠方趕來學習。相府先後十次召用他，公車三次徵召他，又推舉他爲賢良方正、博士、有道，他都聲稱有病不去就任。

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

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舉董扶，朝廷徵召他擔任侍中，對他十分器重。董扶私下對太常劉焉說："京師將出現動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相信他的話，於是要求外出擔任益州牧，董扶也擔任蜀郡屬國都尉，一同入蜀。離開京師後一年，皇帝崩，天下大亂，於是董扶辭官回家，八十二歲去世。

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後來劉備在蜀稱號天子，都和董扶的話一致。蜀國丞相諸葛亮向廣漢人秦密詢問董扶和任安的長處。秦密說："董扶對別人微小的優點都加以稱贊，也指責別人細小的缺點。任安記別人的好處而忘記別人的過錯。"

郭玉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閒，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息稱善。

郭玉，廣漢雒縣人。起初，有位不知道從哪來的老翁，經常在涪水邊釣魚，因此被稱做涪翁。他經常向世人討飯，見到生病的人，常用石針給人治病，總是立刻痊愈。涪翁於是寫了《針經》、《診脉法》流傳於世。他的弟子程高求了他許多年，涪翁這纔傳給他醫術。程高也隱居没有做官。郭玉自小拜程高爲師，學習診病開方及六微醫道，和陰陽方面的隱秘道術。和帝時，郭玉擔任太醫丞，多有應驗，皇帝感到奇異，就試着要寵幸的近臣中手腕漂亮的人同女子一起呆在帷帳裏面，讓郭玉分别給這兩人的一隻手號脉，問他有什麼病。郭玉說："左手呈現陽脉，右手呈現陰脉，脉象中有男女差異，好像不是同一個人。臣懷疑這件事情。"皇帝嘆息，稱贊他的高明。

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

郭玉性情仁愛而不驕傲，即使是貧賤的人和幹粗活的奴僕，他也一定盡自己的心力治病，但給顯貴的人治療，有時反而不能治愈。皇帝於是

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閒，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讓貴人穿了貧賤者的衣服，改變住處，郭玉一針下去就給治好了。皇帝召見郭玉盤問這是怎麽回事。他回答説："醫的意思是用心意。皮下肌肉之間的空隙和皮膚肌肉的紋理極其細微，隨着氣的運行使用巧術，針灸的時候，一絲一毫的差異就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意念在於心和手之間，能够意會而説不出來。貴人身處尊高的地位在臣面前，臣心懷恐懼接待他們。給他們治療，有四個難處：他們自作主張而不聽從臣的治療，這是第一難；不注意調養身體，這是第二難；筋骨不强壯，没法用藥，這是第三難；他們喜歡安逸，厭惡勞動，這是第四難。針灸有分寸，日期有衝破，加上内心恐懼，再加小心診斷，臣用心尚且不能一心一意，對治病怎麽有好處呢？這是他們没有治愈的原因。"皇帝很贊賞郭玉的回答。郭玉年老而在任上去世。

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閒皆平復。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齏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縣人，一名華旉。他在徐州一帶游學，同時通曉好幾部經書。他懂得修身養性的方法，年近百歲但面容像年輕人，當時的人認爲他是神仙。沛國相陳珪舉薦他爲孝廉，太尉黄琬召用他，他都不去。

華佗精於醫藥，用藥不過幾種，心裏分别重量多少，不用稱量。針灸也不過扎幾處。要是體内生了疾病，針灸藥物都達不到，他就先讓病人用酒服下麻沸散，一旦麻醉，失去知覺，華佗就剖開病人的腹背，抽去割除積聚的病患。如果腸胃生了病，他就剪斷腸胃清洗，除去病患和污穢的東西，然後縫好，貼上神奇的藥膏，四五天傷口就愈合了，一個月内全都恢復正常了。

華佗曾經在路上走，看到有位病人咽喉堵塞，就對病人説："來的路上道邊有個賣餅的人，他做的萍菜末非常酸，可要他的菜汁喝下三升，病自然會好。"病人就照華佗的話去做了，立刻吐出一條蛇，然後將蛇挂在車上等候華佗。當時華佗的小兒子們在門内玩耍，迎面看到後，互相説："客人車邊挂了東西，一定是遇到了我們的父親。"等客人進門，看到北面墻上，懸挂了幾十條蛇，這纔知道華佗的神奇。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弃去，又留書駡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位郡守長期患重病，華佗認爲郡守大怒病就會好，於是收了他很多的財物，但不給他努力治療，不久扔下他走了，而且留了封信辱駡郡守。太守果然大怒，派人追殺華佗，但没趕上，因而又怒又恨，吐了幾升黑血就痊愈了。

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

又有一位病人，找華佗請求治療。華佗説："您的病根很深，應當剖腹。但您的壽命也不會超過十年，疾病不會造成您死亡。"病人受不了痛苦，一定要求除掉病根，華佗就給他治療，立刻就痊愈了，十年後果然死了。

廣陵太守陳登忽患匈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内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

廣陵太守陳登忽然患胸中煩悶，臉色發紅，不吃東西。華佗給他切脉，説："您的胃中有蟲，將要成爲體内的惡瘡，是帶腥氣的食物引起的。"隨即爲陳登做了二升湯藥，服了兩次，一會兒吐出了三升左右的蟲，蟲頭呈紅色，還在動，半個身子還是生魚塊，陳登的疾病立刻痊愈了。華佗説："這種病過三年將復發，遇到良醫可以得救。"陳登三年以後疾病發作，當時華佗不在，結果病死了。

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

曹操知道後就召來華佗，讓他經常在身邊。曹操長期苦於頭部風眩，華佗隨時給他針灸，一治就好。

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脉。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閒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産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絶技，皆此類也。

有位姓李的將軍，妻子生了病，叫華佗給切脉。華佗説："傷了身子，并且胎兒没生下來。"將軍説近來真的是傷了身體，可胎兒已經生下來了。華佗説："根據脉象，胎兒没生下來。"將軍認爲説得不對。將軍的妻子稍微好了些，一百多天以後，疾病復發，再次去叫華佗。華佗説："脉象和以前一樣，是雙胞胎。生第一個胎兒時流血太多，所以後一個胎兒生不下來。胎兒已經死了，血脉流不回去，燥火必然附着在母親的脊骨上。"於是給她針灸，并且要她喝湯藥。這位婦女想生孩子但生不下來。華佗説："死胎已經乾枯，照理不可能自己生出來。"要人去掏，果然掏出死胎，還可以看出人形，但顔色已經變黑。華佗的絶技大多如此。

爲人性惡，難得意，且耻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托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

華佗爲人脾氣粗暴，難以得志，而且他耻於以行醫爲業，加上離開家想家，於是去見曹操要求回去拿藥，接着藉口妻子生病，很長時間不回

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

來。曹操多次寫信要他來，又吩咐郡縣打發他上路，但華佗自恃才能，厭倦世事，仍然不肯來。曹操大怒，派人察看，瞭解到華佗的妻子裝病，就將華佗逮捕，下在獄中審問，經過拷問華佗坦白服罪。荀彧求情說："華佗的醫術實在精湛，他的身上繫着别人的性命，應當給以保全赦免。"曹操不聽，竟然殺了他。華佗臨死前，拿出一卷書給看管監獄的小吏，說："這可以用來救人性命。"小吏害怕違法不敢接受，華佗也不勉强給他，要來火種將書燒了。

初，軍吏李成苦咳，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

起初，有位軍吏李成爲咳嗽所苦，晝夜不能睡覺。華佗認爲是腸子腫瘍，給他兩錢散藥服下，李成立刻吐出兩升膿血，自此慢慢痊愈。華佗告誡他說："十八年以後，疾病將復發，如果得不到這種藥，就不可能好。"又分了些散藥給他。五六年後，同鄉有個人像李成原先那樣發病，急着求這種藥，李成出於同情就把藥給了這個人，因此李成又去譙縣再跟華佗求藥，正趕上華佗被捕，李成不忍開口。十八年後李成舊病復發，無藥而死。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

廣陵人吳普、彭城人樊阿都跟着華佗學醫。吳普依照華佗的療法，救活了許多人。

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摇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華佗對吳普說："人體需要得到活動，祇是不應當使身體過於疲勞。活動就可以將食物消化，使血脉流通，就不會生病，譬如門軸，始終不會腐朽。所以古代的仙人做導引一類的活動，像熊攀援而自懸，像鴟鳥身體不動而回顧，牽拉腰身，活動全身的關節，用以延緩衰老。我有一種辦法，叫做五禽之戲：一叫虎戲，二叫鹿戲，三叫熊戲，四叫猿戲，五叫鳥戲。也可以用來除去疾病，同時對手脚有益處，可以和導引相當。身體不舒服，起來做一禽之戲，身體暢快而且發汗，接着用粉撲在身上，身體感覺輕便而且想吃東西。"吳普照着做，活到九十多歲，耳聰目明，牙齒完整堅硬。

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

樊阿擅長針灸，一般的醫生都説背部和胸部腑臟之間不可隨便針灸，針插入不能超過四分，但樊阿在背上針灸插進去一兩寸，巨闕穴和胸部腑臟插進去五六寸，然而病人的病都治好了。樊

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閒。

阿跟華佗求取可以服食而對人身體有好處的藥方，華佗教給他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用這個作爲標準。説長期服用，可以去掉多種寄生蟲，對五臟有好處，使身體輕便，頭髮不白。樊阿照着他的話去做，活到一百多歲。漆葉到處都有。青黏生長在豐縣、沛縣、彭城和朝歌一帶。

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漢代有奇異道術的人很多，雖然説不合常理，但也有不能説虚妄的，所以選擇其中突出的人列在傳後：

泠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鷮息，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説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泠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都與華佗同時代。泠壽光的年齡大約一百五六十歲，他按照容成公與女人交合的方法做，經常轉曲脖頸，像鷮雉一樣呼吸，鬍子頭髮全白了，但膚色和皮膚的紋理好像三四十歲的人，後死在江陵。唐虞講述赤眉、張步的家庭住所村落，就好像見過赤眉、張步。唐虞死在家鄉不其縣。魯女生多次叙述顯宗時候的事情，十分清楚，談論他的人懷疑他是顯宗時候的人。董卓之亂以後，没人知道他在什麽地方。

徐登

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

徐登，閩中人。他本是女子，變爲男子。徐登擅長巫術。又有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够行禁咒術。當時趕上兵亂，疾疫大規模流行，兩個人在烏傷的溪水上面相遇，於是兩人相約，一同用他們的道術給人治病。兩人談論説："現在既然志向相同，權且各自試試自己的能力。"徐登於是禁溪水，溪水停止了流動，趙炳接着禁枯樹，枯樹立刻長出樹芽，二人相視而笑，就一同施展他們的道術。

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徐登年長，趙炳以師禮侍奉徐登。兩人崇尚清貧省儉，祭神僅以東流水做酒，削桑樹皮做乾肉。他們施行禁術，所治療的疾病都除去了。

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孰，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後來徐登去世，趙炳東行來到章安，百姓不知道他。趙炳於是爬到人家的茅屋頂上，支起鍋做飯。主人看到後驚慌着急，趙炳笑着不理睬，不久飯煮熟了，茅屋没有任何損壞。他又曾經過一條河想過去，船家不理他，趙炳就打開傘坐在上面，長嘯一聲，唤風横渡過河。於是百姓徹底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信服，很多人投奔他。章安令厭惡他惑亂民衆，將他抓去殺了。有人爲他在永康建了祠堂，到現在蚊子不能進入祠堂。

費長房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

費長房，汝南人。曾經做過管理集市的小吏。市場中有位賣藥的老翁，將一隻壺挂在店鋪邊，到集市結束，他總是跳到壺裏面，集市上的人沒人能看見，衹有費長房從樓上看到，他感到奇異，就去拜見老翁，獻上酒和肉脯。老翁知道費長房認爲自己是神，就對他說："您明天可再來。"費長房第二天又去見老翁，老翁就與他一同進入壺中，衹見玉壺華麗，裏面擺滿了美酒佳肴，他們一同喝完酒出來。老翁告誡他不許向別人提起這件事。後來老翁到樓上等候長房說："我是神仙之人，由於過失被降謫，現在事情結束將要離去，您能够跟着我嗎？樓下有點酒，與您道別。"長房派人去拿，拿不動，又要十個人去扛，仍然抬不起來。老翁得知，笑着下樓，用一個指頭提着上了樓。器皿看着好像盛一升左右，但兩個人喝了一整天也沒喝完。

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嚙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

費長房於是想學道術，但又考慮家裏人擔憂。老翁就折斷一根青竹，量着與長房身高相同，要他懸挂在自家房屋後面。家中的人見到就是長房的形體，以爲長房縊死了，全家大大小小驚慌號哭，就將他給殯葬了。長房站在旁邊，但沒人看見他。這樣，費長房就跟隨老翁進了深山，在衆多的老虎中踏着荆棘行走。老翁留下他一個人獨居，長房不感到害怕。又要他睡在一座空房裏面，用朽爛的繩索懸挂萬斤巨石在長房的心口上方，許多蛇紛紛爬來咬繩索，繩索快要斷了，長房也不挪動。老翁回來後，撫摸長房說："你可以教育。"又讓他吃糞便，糞中有許多蟲子，臭氣和污穢特別厲害，長房很惡心。老翁說："你快要得道了，可恨在這兒沒通過，怎麽辦？"

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

費長房辭别老翁回家，老翁給他一根竹杖，說："騎上竹杖隨便你到什麽地方，就會自動到達。到達以後，可將竹杖丢在葛陂裏面。"又爲他製作一道符，說："用這個主管地上的鬼神。"

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

長房騎上竹杖，片刻到家。他自以爲離開家剛十天，然而已經過了十多年了。他隨即將竹杖丢在池塘中，回頭一看是條龍。家裏人認爲他死了很久了，不相信他。長房說：“以前所葬的祇是一根竹杖罷了。”於是挖開墳墓，打開棺木，竹杖還在裏面。費長房自此能够醫治各種疾病，鞭打衆鬼，并且能驅使土地廟裏的神祇。有時他在别的地方坐着，獨自一人發怒，人們問他原因，他說：“吾在訓斥犯法的鬼魅。”

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鱉，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汝南每年經常有一個鬼魅，裝作太守身穿繪有日月星辰的禮服，到太守府門敲鼓，郡内的人感到憂慮。當時正好鬼魅前來，碰上費長房拜見太守，鬼魅驚慌害怕，没法退走，就上前脱下衣冠叩頭，乞求活命。長房呵斥鬼魅説：“就在庭院中現出你的原形！”鬼魅立刻變成了老鱉，有車輪那麽大，脖頸有一丈長。長房又要他向太守服罪，給他一個木札，將他交付葛陂君。鬼魅叩頭流淚，拿着木札立在池塘邊，以脖頸繞木札而死。

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

後來東海君來見葛陂君，乘機和葛陂君的夫人淫亂，於是長房將東海君關押了三年，但東海出現了大旱。長房到海邊，看到那兒的人在求雨，就對他們説：“東海君犯了罪，我以前將他關押在葛陂，現在將他放出來讓他布雨。”於是立刻下了雨。

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黄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閒，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

長房曾經與人同行，看到一個書生頭戴黄巾，身穿皮裘，騎着没有鞍的馬，書生下馬便叩頭。長房説：“還人家的馬，饒了你的死罪。”同行的人問他怎麽回事。長房説：“這是狐狸，盜了土地神的馬。”又曾經讓客人坐着，派人到宛縣買腌製的魚肉，一會兒就回來了，然後吃飯。有時一天之内，有人見到他在千里之外的好幾個地方。

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後來費長房丢失了符，被衆鬼魅殺死了。

薊子訓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

薊子訓，不知道從什麽地方來。建安年間，他在濟陰宛句客居。有着奇異的道術。他曾經抱了鄰居家的嬰兒，故意失手，結果嬰兒摔在地上死了，嬰兒的父母驚慌號哭，又怨恨，又傷

謝以過誤，終無它説，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

心，讓人不忍心聽，然而薊子訓衹是道歉，因爲過失再没有其他話，嬰兒的父母就將嬰兒埋掉了。一個多月以後，薊子訓就抱着嬰兒回來了。嬰兒的父母大爲恐懼，説："死生道路不同，雖然想念我兒，希望不要再見到。"嬰兒認得父母，笑得很開心，想到父母身邊，母親不自覺抱過嬰兒，真的是自己的兒子。雖然十分高興和慶幸，但心裏仍在懷疑，於是偷偷挖開墳墓看死去的嬰兒，衹見到衣服被子，這纔相信。自此薊子訓的名字傳遍京師，士大夫們都承順風氣仰慕薊子訓。

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

後來薊子訓駕着驢車，與學生們一同到許縣。路過滎陽，薊子訓住在一家人家，他所駕的驢忽然倒在地上，身體内流出蛆蟲，主人趕緊告訴薊子訓。子訓説："竟然這樣了嗎？"這時正安坐吃飯，吃完飯，子訓慢慢出門用木棒敲敲驢，驢應聲跳了起來，走路同以前一樣，隨即又上路。追趕觀看他的人經常達上千人。到京師以後，公卿以下等候他的人，在座的經常有幾百人，都爲他擺好酒肉，一天到晚不停。

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説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顔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并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絶。

後來薊子訓隱去，自此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剛離開的時候，衹見白雲升起，從早到晚，像這樣有幾十處。當時有位百歲老翁説自己做童兒時看到薊子訓在會稽集市上賣藥，容顔同現在没有分别。後代又有人在長安東面的霸城看見，他與一位老翁一起撫摸銅人，交談説："從見鑄造銅人到現在，已接近五百年了。"回頭看見有人就離去了，仍然駕着過去乘坐的驢車。見到的人喊道："薊先生停一下。"他們并排駕車答應着，看上去似乎緩慢，但快馬趕不上，就此絶迹。

劉根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

劉根，潁川人。劉根在嵩山隱居。許多愛好道術的人從遠處趕來，跟劉根學道。太守史祈認爲劉根妖妄，就將他抓到郡衙，責備他説："你有什麽道術，竟然欺騙迷惑百姓？如果真的有神術，可以做一件事情來驗證。要不然，立刻處死。"劉根説："實在没其他奇異，衹是能讓人見到鬼罷了。"史祈説："趕緊召來鬼，讓太守目

睹，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睹，纔算你神明。”劉根於是看着左邊長嘯一聲，不一會兒，史祈死去的父親、祖父、近親有幾十個人，都雙手反綁站在面前，他們向劉根叩頭說：“小鬼無道，按理罪該萬死。”回過頭來呵斥史祈說：“你作爲子孫，不能對祖先有好處，反而使死去的魂靈受累受辱！可向劉根叩頭，爲我們謝罪。”史祈驚慌害怕，心中悲哀，向劉根叩頭，叩出了血，請求讓自己受到處罰。劉根默不作聲，忽然同魂靈一道離去，不知道他到什麽地方去了。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吴松江鱸魚耳。”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從小有神仙道術。左慈曾經在司空曹操那裏就座，曹操對賓客們從容説道：“今日舉行盛大宴會，珍貴食品大致都齊備了，可缺的是吴松江的鱸魚。”左慈在下座答道：“這可以弄到。”接着要來銅盤，放上水，用竹竿放上魚餌在盤中垂釣，片刻功夫釣出一條鱸魚。曹操拍掌大笑，在座的人都吃驚。曹操説：“一條魚不够所有在座的人吃，還可以得到嗎?”左慈又换過魚餌魚鉤放入水中，一會兒又拽出一條鱸魚，都是三尺多長，生鮮可愛。曹操要左慈當面將魚肉細切，供給所有在座的人。曹操又對左慈説：“既然已經弄到魚，遺憾的是没有蜀中的生薑。”左慈説：“也可以弄到。”曹操恐怕他從附近弄來，就對他説：“我以前派人到蜀中買錦帛，可去吩咐使者，增買兩端錦帛。”剛説完一會兒，左慈就拿了生薑回來，并且得到了曹操使者的答覆。後來曹操的使者從蜀中返回，曹操驗問增買錦的情况以及時間早晚，就像符契一樣吻合。

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

後來曹操外出近郊，士大夫和隨從有一百人左右，左慈於是帶了一升酒、一斤肉脯，親自斟酒，百官没有不喝醉吃飽的。曹操感到奇怪，派人查找原因，巡視各酒店，都没有了酒和肉脯。曹操心裏不高興，就在席上抓他，想殺掉他。左慈就退到墻壁裏面，突然就不知道他在何處。有人在集市上見到他，又去抓他，但集市上的人全都變成了左慈的模樣，不知道誰是左慈。以後有人在陽城山頂遇到左慈，因此又去陽城山抓他，

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左慈逃到羊群裏去了。曹操知道抓不住他，就派人到羊群中告訴左慈說："不再殺掉您，原是試試您的道術罷了。"忽然有一隻老公羊彎曲兩條前腿的膝蓋，像人一樣站起來說："爲什麼突然這麼做?"曹操派去的人立刻搶着抓那頭公羊，然而羊群中幾百隻羊都變成了公羊，而且彎曲前腿膝蓋像人那樣站立，都說"爲什麼突然這樣做"，結果不知道抓哪一隻。

計子勳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閒。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計子勳，不知道是何郡何縣人，大家都說他有幾百歲了，在人世間往來。一天他忽然說中午將死，主人給他一件粗布衣服，計子勳穿上以後仰面躺着，到中午果然死了。

上成公

上成公者，密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没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上成公，密縣人也。他起初外出很久没有回家，後來回到家，對家裏人說："我已經成仙。"因而向家人辭别而去。家裏人看到他脚步抬得愈來愈高，很長時間纔消失。陳寔、韓韶都見到此事。

解奴辜　張貂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户。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

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

解奴辜、張貂，也不知道是哪個郡國的人。他們都可以隱形，不從門進出。解奴辜能够改變物體的形狀，用幻術騙人。

又河南有個叫麴聖卿的人，能够用丹筆畫符，殺死鬼神并且能驅使鬼神。

又有名叫編盲意的人，也同鬼神來往。

壽光侯

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閒。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起初，章帝時有個叫壽光侯的人，能够用符咒降伏各種鬼魅，令鬼魅捆住自己，現出原形。同鄉有位婦女遇鬼魅害病，壽光侯用符咒爲婦女降伏鬼魅，得到一條幾丈長的大蛇，死在門外。又有一棵神樹，人在樹下歇息必死，鳥在上面經過必然墜落。壽光侯再次用符咒降伏鬼魅，神樹盛夏乾枯葉落，見到一條長七八丈的大蛇，懸挂在樹上死去。皇帝知道後徵召他。皇帝試着問他："我殿堂下面半夜之後，經常有幾個人身穿絳紅色衣服，披着頭髮，拿着火把互相跟隨，這能够制住嗎?"壽光侯說："這種小怪物，容易消滅。"皇帝讓三個人假裝去做，壽光侯用符咒去

降伏，三個人頓時倒在地上斷了氣。皇帝大驚，説："這不是鬼魅，朕試試你的道術罷了。"壽光侯解去法術，三個人就蘇醒了。

甘始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録，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都是方士。他們大致都能够施行容成同婦人交合的法術，有的喝小便，有時將自己倒懸，他們愛惜精氣，不盡目力遠望，不大聲説話。甘始、元放、延年都被曹操録用，向他們詢問道術并照着他們説的去做。封君達號稱"青牛師"。這幾個人，都活到一百多歲到二百歲。

王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絶房室。"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摇，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真、郝孟節，都是上黨人。王真年終將近一百歲，看上去臉上有光澤，似乎不到五十。他自己説："我周行攀登五岳名山，能够施行胎息和胎食的方法，嗽舌下津液咽下，房事不斷。"孟節能够將棗核含在口中，不吃東西可長達五年十年。又能屏住氣不呼吸，身體不動，好像死人一樣，可長達一百天甚至半年。他也有妻室。爲人質樸謹慎，不亂説，像士君子一樣。曹操讓他統率衆方士。

王和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殁，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

北海王和平，天性喜歡道術，自以爲能成爲仙人。濟南人孫邕從小拜他爲師，跟他到京師。正好王和平病逝，孫邕因此將他葬在東陶。王和平有一百多卷書，幾袋子藥，全部送給了孫邕。後來王和平弟弟的兒子夏榮説王和平托尸解化，孫邕這纔後悔没有拿王和平的寶書和仙藥。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奥。

贊曰：冥世的賜與很少得到驗證，人間的命數難以考核。不去探求精微深遠的東西，怎麽能够感知神奇的效驗呢？如果有時出現了變化，實際是有違玄秘深奥的道術。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七十三

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周易》說：“《遯》卦論述以時退隱，其意義是很重大的。”又說：“不去侍奉王侯，認爲自己的事情是高尚的。”所以堯聲稱取法上天，但不能使巢父、許由屈服；周武王可以說够完美了，但最終保全了伯夷、叔齊的高潔。自此以後，這種風尚愈加盛行，長期隱居的事迹没什麽不同，但感化招致的結果却不一樣。有的人通過隱居實現自己的志願，有的人用迴避的方式來保全自己的理想，有的人藉清静來控制自己的暴躁，有的人躲離危險來謀求平安，有的人認爲世俗污穢而激發自己的氣節，有的人非議事物而激勵自己的高潔。然而看他們心甘情願生活在田野裏，在江海之上窮困憔悴，這難道一定是爲了親近魚鳥陶醉於山林草木嗎？這也是天性所至而已。所以蒙受耻辱的客居之人，屢遭貶黜而不離開自己的祖國；有跳海自殺的氣節，即使封給他們千乘之國也不能改變他們的意志。但要其改變選擇，就不可能做到了。雖然他們固執得類似沽名釣譽，但他們超脱喧囂塵世，遠離到人世以外的地方，這同機詐而追逐名利的人還是不一樣的吧！荀卿有句話說：“重思想修養就會輕富貴，重道義就會輕王公。”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岩中矣。

西漢王室中期衰弱，王莽篡位，士人中心懷義憤的人多了。此時，毁裂冠冕絶意仕進的人，相互挽扶離去的人，恐怕没法數清。楊雄說：“鴻雁在高遠天空飛翔，射獵的人怎麽能够抓住他們呢？”這是說鴻雁遠離災難。光武對待隱士側席而坐，求之惟恐不及，用來徵聘隱士的旌旗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録其絶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束帛和車輪包有蒲草的小車，在山路上接連不斷。像薛方、逢萌受聘不肯前來，嚴光、周黨、王霸來了但不能使其屈從。天下順從，有志之士心懷仁義，這難道就是所謂"任用隱逸之士而天下誠心歸附"嗎？肅宗也以禮相待鄭均并且徵召高鳳，用心成全他們的品節。自這以後，天子的道德逐步衰減，邪惡之人把持朝政，隱逸之士剛正不阿，羞與公卿宰相爲伍，發展到激昂憤慨而不顧一切，不少人的行爲失去了中庸之道。這裏收録那些超絶塵世而義無反顧，連同那些隱逸之士，列爲此篇。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并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野王二老，不知道什麽地方的人。起初，光武對更始生有二心，正好關中發生騷亂，光武派前將軍鄧禹西征，送鄧禹上路。光武回來後，順便在野王打獵，路上見到兩位老者追趕鳥獸。光武問他們："鳥獸向什麽地方去了？"兩位老人同時舉手指西邊，説"這地方有許多虎，臣每次追趕鳥獸，虎也追趕臣，大王不要去"。光武説："要是有準備，虎又有什麽可擔憂的呢！"兩位老人説："大王怎麽這樣荒謬！從前湯在鳴條追趕桀，然而在亳大規模築城；周武王也在牧野追趕紂，然而在郟鄏大規模築城。這兩位天子，所做的準備并非不充分。所以追趕别人的人，别人也追趕他，雖然有防備，怎麽可以疏忽呢！"光武領悟到話中的含義，回過頭對身邊的人説："這是隱士。"準備任用他們，他們告辭而去，没人知道他們在什麽地方。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他隱居不做官，生性崇尚中庸和諧，喜愛并通曉《老子》、《周易》。家中貧寒，没有資産糧食，好心的人輪流送給他東西，向長收下够用的東西而將多餘的退還。王莽的大司空王邑召用他，連續幾年向長纔來，王邑想把他推薦給王莽，他堅決推辭，這纔作罷。向長悄悄在家隱居。他讀《周易》讀到"損"卦和"益"卦，喟然嘆息，説："我已經知道富有不如貧困，顯貴不如微賤，但不知道死與生相比怎麽樣。"建武年間，他的兒女婚事已經

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辦完，向長吩咐說家中的事情與他無關，就當我死了。於是他任從自己的心願，與愛好相同的北海人禽慶一同游五岳名山，最後不知他死在什麽地方。

逢萌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中貧寒，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潜藏。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衹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托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家中貧寒，在縣供職，擔任亭長。當時縣尉經過驛亭，逢萌迎候拜見，過後他扔掉盾牌嘆息說："大丈夫怎麽能够給人使唤呢！"於是離去，到長安求學，通曉"春秋經"。當時王莽殺掉了自己的兒子王宇，逢萌對朋友說："三綱已經斷絶了，要是不離開，會趕上災難。"隨即把冠解下來挂在東都城門，回到家，帶領全家渡海，客居遼東。

逢萌素來懂得陰陽之學，他知道王莽將要失敗，不多久，他就頭頂瓦盆，在集市上哭道："新啊新啊！"接着就躲了起來。

到光武即位，逢萌就到琅邪勞山，養心修道，人們都爲他的品德所感化。

北海太守一向知道逢萌高尚，派官吏去拜見送禮，逢萌没有答謝，太守懷恨，就派人去抓他。官吏叩頭說："子康是大賢人，天下人都知道，他所在的地方，人們尊敬他就像對待父親一樣，去了一定抓不着他，衹會自己受到侮辱。"太守發怒，將這位官吏關到獄中，又派别的官吏去。派去的官吏走到勞山，人們果然相繼拿起武器抵禦，官吏受傷流血，逃了回去。後來詔書徵召逢萌，逢萌推托年紀老了，經常迷路分不清東西方向。他對使者說："朝廷所以召我，認爲我對朝政有益處，但我連方向都不知道，怎麽能够匡助時世呢？"立刻駕車回來。朝廷多次召他，他不去，後以長壽終。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并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起初，逢萌與同郡的徐房、平原人李子雲、王君公爲友，都通曉陰陽，身懷道德而行爲放蕩。徐房與李子雲各自養門徒千人。王君公遇到動亂獨自没有走，通過爲人介紹牛的買賣爲生隱蔽自己。當時的人評論他說："在墻東躲避當世的是王君公。"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家産有千金。

家産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游學。

從小成爲孤兒，被同宗撫養，但却待他不好，等他長大以後，又不將財産還給他。周黨向縣訴訟，事主纔還給他。不久，周黨將財産分給同宗，將奴婢全部打發走，隨後到長安游學。

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仇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鬥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

起初，鄉佐曾經當着衆人的面侮辱周黨，周黨長時間記着這件事。後來他讀《春秋》，知道復仇的道理，就停學回鄉，告訴鄉佐，約定日期决鬥。動刀以後，周黨被鄉佐擊傷，生命垂危。鄉佐佩服他的道義，用車子將他拉回去養傷。周黨幾天纔蘇醒，明白道理以後就離開了。自此以後，他修身養性，州和鄉里都稱贊他的高潔。

及王莽竊位，托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横，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

到王莽竊取帝位時，周黨藉口生病閉門不出。自這以後賊寇横行，毁壞覆滅郡縣，惟獨到廣武，從城下經過而不進城。

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建武年間，朝廷召他任議郎，因爲生病離任，於是他帶領妻子兒女在黽池居住。後再次受到徵召，周黨迫不得已，就身穿短布單衣，用穀樹皮做束髮頭巾，在尚書臺等候接見。等到光武召見他，周黨趴在地上但不拜謁，自陳願意保持初衷，皇帝這纔同意了。

博士范升奏毁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竊虚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

博士范升上書詆毁周黨説："臣聽説堯没有等待許由、巢父，但統一了天下；周没有等待伯夷、叔齊、但成就了王道。臣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人，蒙受朝廷厚恩，使者多次聘請，纔肯登車上路。等到朝堂參見天子，周黨不行禮屈從，伏在地上不拜，傲慢驕横，同時離去。周黨等人文不能闡發經義，武不能爲天子死節，祇知釣取美好名聲，希望得到三公的職位。臣願意與他們坐在雲臺下面，考試治理國家的方法。如果不像臣説的這樣，臣接受虚妄的罪名。然而有人膽敢以私竊取虚浮的名聲，對主上誇口，謀求高位，都是大不敬。"奏章呈上以後，天子拿給公卿看。詔書説："自古以來，聖明的天子必定有不肯臣服的人。伯夷、叔齊不吃周的糧食，太原周黨不接受朕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賜給周黨四十匹布帛。"周黨最後隱居在黽池，著書上下兩篇去世。鄉人認爲他有才德而祭祀他。

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雁門

起初，周黨與同郡人譚賢伯升、雁門人殷

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并不到。

謨君長，都堅持節操，不在王莽朝做官。建武年間，朝廷徵召他們都不來。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弃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毁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户。連徵不至，以壽終。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從小有清高的節操。王莽篡位時，他扔掉冠帶，不同做官的人來往。建武年間，朝廷召他到尚書臺，他拜見皇帝衹報自己的名字，而未稱"臣"。有關官員問他原因，王霸説："天子有不肯臣服的人，諸侯有不願做朋友的人。"司徒侯霸讓位給王霸。閻陽詆毁王霸説："太原的習俗是拉幫結派，儒仲很受這種風氣的影響。"於是作罷。王霸因生病回鄉。他隱居而堅守其志，住的是茅草屋，編蓬草當門。朝廷連續徵召，他不去，以長壽去世。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膳。

嚴光，字子陵，又名嚴遵，會稽餘姚人。嚴光年輕時就有很高的名聲，與光武一同游學。到光武即位時，他改换姓名，躲起來不見光武。皇帝想着他有才德，就要人畫了他的形貌訪求他。後來齊國上書説："有一位男子，披着羊皮衣服在沼澤中垂釣。"皇帝怀疑是嚴光，就備了可坐乘的小車、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派使者禮聘嚴光。使者三次往返以後嚴光纔來。讓嚴光住在北軍，供給床褥，由太官朝夕進餐。

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悦，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

司徒侯霸同嚴光素來有交情，派人送去書信。派來的人對嚴光説："侯公聽説先生到來，一心想立刻就來拜訪，但迫於職責，所以没有如願。希望利用天黑的時候，請您受委屈過去説話。"嚴光没有回答，就丢過去一片竹簡給來人，口授回信説："君房足下：職位做到宰相，很好。身懷仁愛，輔佐正義，天下就會喜悦，阿諛奉承，順隨旨意，腦袋就要搬家。"侯霸得到回信，封好呈給皇帝。皇帝笑着説："這是狂奴從前的樣子。"皇帝當天就到嚴光住的客館。嚴光躺着不起來，皇帝到他的卧室，摸着嚴光的腹部説："咳！子陵，不能幫助我治理國家嗎?"嚴光又睡覺不理睬，過了好一會兒，他纔睁開眼睛端詳着光武，説："從前唐堯道德高尚，但巢父洗耳。士各有志，爲什麼相逼呢?"皇帝説："子陵，我

竟然不能使你順從嗎?”於是登車嘆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光武又見嚴光，談論過去的事情，談了許多天。皇帝縱容問嚴光：“朕比起過去怎麽樣?”嚴光回答説：“陛下比過去略强。”接着一同睡覺，嚴光將脚放在皇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上奏説有客星冒犯帝座很緊急。皇帝笑着説：“朕同老友嚴子陵在一起睡覺了。”

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光武授予嚴光諫議大夫一職，嚴光不接受，於是到富春山種田。後人將他釣魚的地方取名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皇帝又特别召他，他不來。八十歲時，嚴光在家中去世。皇帝對此表示悼念惋惜，下詔書要郡縣賜給一百萬錢、一千斛糧食。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縣人。他從小在太學接受教育，通曉《五經》，善於談吐，所以京師談論他時説：“《五經》淵博的是井大春。”井丹天性清高，從不拿名帖拜訪他人。

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宫，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説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建武末年，沛王劉輔等五位諸侯王住在北宫，他們都喜歡賓客，輪流派人去請井丹，不能使他前來。信陽侯陰就，是光烈皇后的弟弟，由於身爲外戚而尊貴勢盛，他於是欺騙五位諸侯王，要一千萬錢，約好説他能够讓井丹來，而另外派人要挾劫持井丹。井丹迫不得已，來了以後，陰就故意爲他擺上麥飯和葱菜之類的食物，井丹將飯推到一邊，説：“以爲您能够供給美味的食物，所以前來拜訪，怎麽如此簡陋呢?”又重新擺上豐盛的飯菜，井丹這纔吃飯。陰就站起時，身邊的人進上人拉的小車。井丹笑着説：“我聽説桀坐人拉的車，難道就是這個嗎?”在座的人全部變了臉色。陰就迫不得已下令撤走輦車。井丹自此隱居在家，不過問世間的事情，以壽終。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梁鴻的父親梁讓，王莽時任城門校尉，被封爲脩遠伯，讓他作爲少昊的後代祭祀少昊，寄居在北地去世。當時梁鴻年紀尚小，又遇亂世，就用席子捲了父親埋葬了。

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

後來梁鴻到太學學習，雖家中貧寒但崇尚節操。他博覽群書，無所不通，但不治章句之學。學業結束後，他就在上林苑中放猪。曾經不小心失火，燒了别人的房屋，梁鴻於是尋訪被燒的人家，尋問損失情況，把猪全部償還了人家。那家主人還嫌不够，梁鴻説："我没有其他財産，願以身做工。"主人答應了。梁鴻就爲這家勞作，從早到晚不懈怠。鄰居家的老者見梁鴻并非一般人，就一同責備這家主人，并且稱贊梁鴻德高望重。主人這纔特别敬重梁鴻，將猪全部還他。梁鴻没有接受就離開了，後回到家鄉。

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并絶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有勢力的人家仰慕梁鴻高尚的操守，大都想把女兒嫁給他，梁鴻一概回絶不娶。同縣的孟氏有個女兒，形體肥胖，又醜又黑，力大能舉起石臼，她挑選過許多人没嫁，年齡到了三十歲。父母問她原因，她説："想嫁給像梁伯鸞那樣有才能的人。"梁鴻知道後就聘娶她。女子要求給粗布衣服、麻鞋，編織籮筐及紡織等器具。到出嫁的時候，纔打扮了一番。梁鴻七天没理她。妻子於是跪在床前請罪説："我聽説您道義很高，拒絶了好幾位女子，妾也很傲氣地拒絶了好幾位男子。現在妾被選中，怎敢不請問妾有何罪?"梁鴻説："我想找的是身穿粗布衣服，能够一同到深山隱居的人。現在你身穿精美的絲織衣服，臉上施粉，這難道是我所希望的嗎?"妻子説："我以此來觀察您的志向罷了。妾自有隱居穿的衣服。"於是重新梳了其形如椎的髮型，身穿布衣，幹着活來到面前。梁鴻大爲高興，説："這真是梁鴻的妻子，能够侍奉我了！"給她取字爲德曜，取名爲孟光。

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 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咏《詩》《書》，彈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過了一段時間，妻子説："經常聽説您打算隱居避禍，現在爲什麽没有動静? 莫非打算低頭屈服接近災禍嗎?"梁鴻説："好吧。"於是一同入霸陵山中，以種田織布爲業，誦讀《詩》、《書》，以彈琴自娱。他們仰慕前代的高潔之士，并且爲四皓以來的二十四個人作頌。

因東出關，過京師，寫下了《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

接着梁鴻出關向東，經過京師，寫下了《五噫之歌》，歌詞云："登上北芒山啊，噫！回首遥望那皇帝住的京城啊，噫！宫殿那高大壯麗啊，

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

噫！百姓那辛勤勞作啊，噫！遥遠漫長那無止盡啊，噫！”肅宗聽到後對他印象不好，尋找梁鴻找不着。梁鴻於是改姓爲運期，取名爲燿，取字爲侯光，與妻兒住在齊魯之間。

有頃，又去適吴。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遥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摇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睹兮我悦，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

不久，梁鴻又離開齊魯到吴國。臨行時，他做詩説“離開故土啊遠行他鄉，將赴東南啊尋求栖身。内心慘痛啊感到憂傷，心情起伏啊翻騰不停。想乘車策馬啊恣縱遠騁，憎恨世俗啊構作讒言。競相任用奸邪啊拋棄正直。都争先恐後啊阿諛進讒。本無慚愧啊獨立於世，希望他州啊崇尚才德。姑且逍遥啊遨游快樂，繼承仲尼啊周游四方。倘若見到啊使我高興的地方，我就拋掉車馬啊登上舟船。前往延陵啊拜訪季札，去到海邊啊尋找魯連。雖不能目睹啊他們的光彩，希望其神靈啊與我同美。想春末時節啊萬花茂盛，麥首吐芽啊剛剛抽穗。悲嘆盛明的時代啊非常遥遠，傷悼芳香啊日益轉臭。悲嘆我心啊不能實現，長期鬱結啊哪有盡頭！讒言衆多啊對我毁謗，感嘆恐懼啊誰人能留?”

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閒，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吴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於是到吴國，投奔豪富之家皋伯通，住在廊下，受雇爲人舂米。梁鴻每次回來，妻子爲他做好飯菜，不敢在梁鴻面前抬頭正視，把托盤舉得和眉毛相齊。皋伯通發覺後對梁鴻很驚異，説：“那爲人做工的能够使妻子這樣尊敬自己，不是一般人。”於是這纔讓他住進家中。梁鴻悄悄閉門著書，寫了十多篇。在他有病生命垂危時，他告訴皋伯通説：“從前延陵季札把兒子葬在嬴博一帶，而不回家鄉埋葬，千萬不要讓我的兒子帶了靈柩回去。”梁鴻去世，皋伯通等人爲他在吴國要離的墓旁尋找墓地。他們都説：“要離是位剛烈之士，而伯鸞清高，可以讓他們挨在一起。”葬完梁鴻，他的妻兒回到扶風。

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起初，梁鴻的朋友京兆人高恢自小喜好《老子》，隱居在華陰山。梁鴻東游時想念高恢，寫詩説：“鳥鳴嚶嚶啊求友之時，想到高子啊我深深思念，思念高子啊在此相會。”二人最終再也没有見面。高恢也高尚剛正，終身没有做官。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縣人。從小就是讀書人，家中以種田爲業，但他專心讀書，晝夜不息。妻子曾經去田間，在庭院中曬了麥子，要高鳳看着，别讓鷄吃。不久天降大暴雨，而高鳳手拿着竹竿誦讀經書，水冲走了麥子他都没發覺。妻子回來後感到奇怪，就問他，高鳳這纔明白過來。後來高鳳終於成了有名的學者，他就在西唐山中傳授學業。

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鬥，鳳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弃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鄰里有人爲爭奪財物拿了器械格鬥，高鳳前去調解，格鬥的人不肯住手，高鳳就摘下頭巾叩頭，一再請求説："仁義謙讓，爲什麽丢掉它呢！"結果格鬥的人受到感動，丢下器械向高鳳謝罪。

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托病逃歸。推其財産，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高鳳直至老年，持志不懈，名聲大震。太守一再召請他，他害怕不能逃脱，就説自己原是行巫之家，不應當做官，又故意與寡嫂爲田地打官司，終於没有做官。建初年間，將作大匠任隗推薦高鳳敢直言，高鳳到公車以後，又托病逃回。他把自己的財産，全部給了侄子。他隱居釣魚，在家中去世。

論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飢，羞食周粟。或高栖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論曰：先大夫宣侯在講學之餘，作《逸士傳》寄托意志。寫到《高鳳傳》，放下筆發感慨，認爲高鳳是位隱士，就記下他的事迹并且評論説："古時候的隱逸之風由來已久了。許由在潁陽洗耳，耻於聽到禪讓；伯夷、叔齊長期挨餓，羞於吃周的糧食。有的人隱遁高潔但行爲乖戾，有的人憎恨外物但有違常情，雖然途徑有所區别，但他們的選擇是一致的。像高鳳這樣，壯志凌青雲之上，人却埋没污泥之中，思想和名聲尚不爲人所知，况怨哪來的憂患呢？這同懷沙石樂自沉於淵水，臨刑顧日影而奏琴相比，不是相距太遠了嗎？"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縣人。他在武安山隱居，鑿山洞作爲住處，以采藥爲業。建初年間，州府召用他，他不去。刺史巡視本州，於是派從事送來拜帖。臺佟抱病前往致謝。刺史於是手持禮品見臺佟説："孝威像這樣立身處事，太

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苦了，怎麽辦？”臺佟説：“我希望能保全性命，存養精神，保養元氣。像您奉命宣明詔書，對各種事情朝夕戒懼，不敢懈怠，反而不感到苦嗎？”於是離去隱居，一直不見刺史。

韓康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遁，以壽終。

韓康，字伯休，又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中世代爲大姓。他經常在名山采藥，到長安的市上出售，言不二價，達三十多年。當時有位女子向韓康買藥，韓康堅持原價不肯還價。女子發怒説：“您是韓伯休哪？竟然言不二價嗎？”韓康感嘆説：“我本想逃避名聲，現在小女子都知道有我這個人，賣藥又有什麽用呢？”於是到霸陵山中隱居。朝廷連着徵召他爲博士、公車連續徵召，他都不去。桓帝於是準備了黑色和淺紅色布帛作爲聘禮，用可以坐着的小車來聘韓康。使者手捧詔書拜訪韓康，韓康迫不得已，就答應了。他辭去小車，自己乘坐簡陋没裝飾的牛車，清晨先於使者上路。到驛站時亭長因不受朝廷徵聘的韓康要經過，正調派人和牛去修道路和橋梁，亭長見到韓康乘坐簡陋無飾的牛車，頭上用帽巾束髮，以爲他是鄉下老頭，就派人搶奪他的牛。韓康立刻解下牛給亭長。不一會兒，使者到了，被奪去牛的老翁乃是朝廷所要徵召的隱士，使者想上奏殺了亭長。韓康説：“這是我老頭自己給他的，亭長有什麽罪！”這纔作罷。韓康在半路逃走了，最後以長壽去世。

矯慎

矯慎，字仲彦，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隱遁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并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

矯慎，字仲彦，扶風茂陵人。他自小愛讀黄老學説，在山谷中隱居，利用洞穴作爲住處，仰慕赤松子、王子喬的導引之術。矯慎與馬融、蘇章同鄉，又同時代，馬融以學問廣博知名，蘇章以清廉正直被稱道，然而大家首先推重矯慎。

汝南吴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彦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嘆！蓋聞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絶迹，神不著其證，人不睹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

汝南的吴蒼非常器重矯慎，因而寫信給矯慎，以此觀察他的志向，信上説：“仲彦足下盡力隱居，生活儉樸，雖然有乘雲而行和泥地上而行的區别，以及居止不同，但每有西風吹過，何嘗不爲您感嘆！似乎聽説過黄老的言論，既有騰空飛行進入青冥，藏身隱居，遠遠躲開，也有説到治理國家，存養百姓，將才能用於施政的

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話。好比攀登高山到了不見形迹的地方，神靈不顯明他的印證，人們看不到神靈的應驗。我想先生采納那正確的選擇，您的意見怎樣？從前伊尹没有身懷道術而等待堯舜那樣的天子。現在天子明察，四境開拓，巢父許由没有做隱居箕山的事，伯夷叔齊後悔去了首陽山。足下果真能够乘龍鳳，飛翔嬉游於雲空之上，那就不是狐狸、兔子和燕雀所敢打主意的了。”矯慎没有答覆。他到七十多歲，竟然不肯娶妻。後來他忽然回到家，説自己哪一天死，到時候果然去世了。後來有人在敦煌見到矯慎。所以前代人覺得他很奇異，有人説他是神仙。

慎同郡馬瑶，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和矯慎同郡的馬瑶，在汧山隱居，以捕兔爲業。他使所住地方的習俗受到感化，百姓贊美他，稱他爲馬牧先生。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簒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戴良的曾祖父戴遵，字子高，平帝時擔任侍御史。王莽簒位，戴遵推托生病回到家鄉。戴遵家中富裕，他喜歡周濟他人，崇尚俠義氣節，家中的食客經常有三四百人。當時的人説他：“關東富豪戴子高。”

良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娱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

戴良自小行爲縱放不拘，母親喜歡聽驢叫，戴良就經常學驢叫讓母親高興。母親去世時，兄伯鸞住帳篷喝粥，不合禮的行爲不去做，而戴良惟獨吃肉喝酒，悲哀時纔哭，但兩人都面容憔悴。有人問戴良説：“您這樣守喪，合乎禮嗎？”戴良説：“合乎禮。禮是用來控制感情放縱的，感情如果不放縱，需要談什麽禮呢！吃美味而感覺不到甜美，所以造成面容憔悴的結果。如果口中吃不出美味，那麽吃這些是可以的。”和他談論的人没法壓倒他。

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戴良既然才高曠達，而且見解崇高新奇，所以大多驚世駭俗。同郡的謝季孝問他：“您自己看天下人誰可以與您相比？”戴良説：“我好比孔子在東魯首推第一，大禹生於西羌，獨步天下，誰能够與之相比！”

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遁辭詣府，悉

他被舉薦爲孝廉，不去。又被司空府召用，滿一年他還没去，州郡强迫他去，戴良於是言辭

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

謙讓，去公府。他把妻子孩子全帶上，走到半路，藉機逃到江夏的山裏。戴良悠閑自得，不去做官，最後長壽而死。

初，良五女并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起初，戴良的五個女兒都有才能，每次有人求婚，戴良總是同意出嫁，用粗布衣服被子、竹箱木鞋嫁女。五個女兒能够遵守父親的訓誡，都有隱者的風範。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内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縣人，南郡太守法雄的兒子。法真喜歡學習并且不守一家，博通經典圖讖，爲關西大儒。弟子從遠方趕來求學的，像陳留的范冉等有幾百人。

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閒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法真天性清心寡欲，不過問人世間的事情。太守請他相見，法真於是頭束幅巾拜謁太守。太守説："從前魯哀公雖然不賢明，但孔子向他稱臣。太守道德淺薄，想委屈您擔任功曹，光大輔佐當今朝廷，怎麽樣？"法真説："我因爲您待人有禮，所以敢將自己等同於賓客。如果想要我做官，我就將在北山的北邊、南山的南邊了。"太守很震驚，不敢再提此事。

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奥，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踪，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弱又薦之。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遁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絶，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法真被公府召用，被推薦爲賢良，他都不去。同郡的田弱薦舉法真説："隱士法真，兼通《詩》、《書》、《禮》、《樂》，學識窮盡典籍深奥，隱居而性情恬淡，快樂而忘記憂愁，準備追踪老子高潔的事迹，不肯屈從於朝廷黑色和淺紅色布帛的聘禮。臣希望聖明的朝廷前去封給他三公職位，他一定能够做到像《清廟》歌辭所唱的那樣，召來鳳凰。"正好順帝巡視西部，田弱又舉薦法真。皇帝真心想召來法真，前後四次召他。法真説："我既然不能隱藏自己遠離人世，難道喝許由洗耳朵的水嗎？"於是深深地隱藏自己，與外界隔絶，最終没有屈從。法真的朋友郭正稱贊他説："法真的名聲能够聽到，但人難以見到。他逃離名聲但名聲跟着他走，他避開名聲但名聲追着他跑，可説是百代師表了！"於是一同刻石歌頌他，稱他爲玄德先生。法真於中平五年，八十九歲時去世。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

漢陰老父，不知道是哪兒的人。桓帝於延熹

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温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温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年間到竟陵，經過雲夢，抵達沔水，百姓没有不看的，惟獨有位老翁没有停下耕種的活。尚書郎南陽張温感到奇異，派人問老翁："别人都來看，惟獨您老耕種不停，爲什麽?"老翁笑笑，没有回答。張温走小路有百步的樣子，自己來同老翁説話。老翁説："我是個草野之人，聽不懂這樣的話。請問是天下動亂纔立天子呢?還是天下大治纔立天子呢?立天子是以天下的人作爲父親呢?還是役使天下的人來侍奉天子呢?從前聖明的天子治理天下，以茅草屋做屋頂，以樹木做屋椽，但天下的人得到安寧。現在您的天子，讓别人辛勞，自己放縱，安逸游玩，無所顧忌。我替您感到害羞，您怎麽忍心讓别人去看他呢!"張温大爲慚愧，問老翁的姓名，老翁没告訴他就離開了。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黄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縣，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陳留老父，不知道是什麽地方的人。桓帝時，發生了黨錮的事情，外黄代理縣令陳留人張升離任回家鄉，路上遇到朋友，就一同拔了些草鋪在地上坐在上面説話。張升説："我聽説趙國殺害竇鳴犢，孔子走到黄河就回去了；傾覆鳥巢，抽空淵水，龍鳳逝去而不會到來。現在宦官愈益製造禍亂，陷害忠良，賢明的人和有才德的人難道離開朝廷嗎?道德不樹立，人就没有援助，將會出現性命危險，怎麽辦?"兩人因此抱在一起哭泣。有位老翁很快走過，他將拐杖插在地上，嘆着氣説："咳!二位大夫爲什麽哭得這麽悲傷?龍如果不隱藏自己的鱗片，鳳如果不藏起自己的羽毛，羅網就會高高張挂，那時想離開又去哪兒呢?即使哭泣還來得及嗎?"二人想同他説話，老翁没有理睬就走了，没人知道老翁到什麽地方去了。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

龐公，是南郡襄陽人。他住在峴山的南邊，没有到過城裏和官府。龐公夫妻倆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多次聘請龐公，不能使他屈從，於是劉表前去看望他，對他説："保全自己一個人，比保全天下的人如何?"龐公笑着説："鴻雁將巢建在很高的樹木上面，晚上能够栖息；黿和鼉在

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深淵下面做洞穴，夜間能够住在裏面。趨向和捨棄、行走和止息，也是人的巢穴。暫且各自得到自己栖息的地方而已，天下不是我所能保全的。”接着把耕具放在田壟上，但他的妻子孩子依然在劉表面前耕田。劉表指着他們問龐公：“先生辛苦地呆在田野裏而不肯做官，將來拿什麽留給子孫呢?”龐公説：“世人都把危險留給子孫，現在惟獨我把平安留給子孫，雖然所留的東西不同，不能説没留下東西。”劉表嘆嘆氣走了。後來龐公携帶妻子和孩子登鹿門山，就采藥没再回來。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疏，逸情雲上。道就虚全，事違塵枉。

贊曰：隱居者在江海之上遠離塵世，到山林裏一去不返。他們避世的本性像和風吹過，他們飄逸的性情直上雲霄。道接近虚無纔能完整，事情違離人世就會失真。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若斯之類，并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詩經》《尚書》論述婦女品德由來已久了。至於賢惠的后妃幫助國君處理政事，聰明的婦女興隆治家之道，高潔之士弘揚清廉淳厚的風氣，貞潔的婦女彰明清白的操守，那麼他們的美德没什麼不同，然而歷代的典籍都遺漏這方面的記載。所以自中興以來，婦女們的現成事迹綜合到一起，撰成《列女篇》。像馬皇后、鄧皇后、梁皇后另外記載在前面的《皇后記》，梁嫕、李姬各自附在家傳中，像這種情况一并不再叙述。其他人僅搜求排比其中文才品行尤其出類拔萃的人，不一定着眼於操守一方面而已。

桓少君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悦，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瓮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勃海人鮑宣的妻子，是桓氏的女兒，字少君。鮑宣曾經到少君家向少君的父親求學，少君的父親驚奇鮑宣的清貧艱苦，所以將女兒嫁給他，陪嫁贈送的財物非常多。鮑宣不高興，對妻子説："少君生來富貴驕傲，習慣打扮得漂漂亮亮，然而我實在貧寒微賤，禮數上不敢接受。"妻子説："父親因爲先生修養品德，堅守簡約，所以要我來侍奉您，給拿洗沐用具，既然我侍奉您，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做。"鮑宣笑着説："能像這樣，符合我的心意。"妻子於是將侍女、衣服和飾物全部退回，重新换上短布衣服，和鮑宣一同拉着小車回家鄉。給婆婆行完禮，少君就提着瓦瓮出去提水。少君注意修養德行，行爲合於婦道，鄉里都稱贊她。

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

鮑宣在哀帝時做到司隸校尉。鮑宣的兒子鮑永在中興初年擔任魯郡太守。鮑永的兒子鮑昱空

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閑時問少君："奶奶是否還記得拉小車的時候嗎？"少君回答説："去世的婆婆有句話：'活着的時候不要忘記死，平安的時候不要忘記危險。'我怎敢忘記呢？"鮑永、鮑昱已經記載在前面的傳記。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禄。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太原人王霸的妻子，不知是誰的女兒。王霸從小樹立高尚的節操，光武時連續受到徵召，王霸都没有接受官職。王霸已記載在《逸人傳》。他的妻子也有很美的志向和品行。起初，王霸與同郡的令孤子伯結爲朋友，後來子伯擔任楚國相，而且子伯的兒子擔任郡功曹。子伯於是要兒子送信給王霸，兒子的車馬、衣服和隨從，顯得儀態温文大方。王霸的兒子當時正在田野耕種，聽説來了客人，放下耒耜就回家，見到令孤子伯的兒子，感到沮喪和羞愧，不敢抬頭仰視。王霸看着兒子，面有愧色，客人走了以後王霸長時間躺着不起床，妻子感到奇怪，就問他怎麽回事，王霸起先不肯説，妻子自認有錯，王霸這纔説："我與子伯素來不同，前面見他的兒子儀容服飾很有風采，舉止得體，而我的兒子們頭髮蓬亂，牙齒稀疏不齊，不知道禮節規矩，見到客人而露出羞愧的神色。父子情深，不知不覺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妻子説："您從小修持清正的節操，不顧富貴利禄。現在子伯的顯貴怎麽比得上您的高尚？爲什麽忘記自己的志向反而因爲兒女感到慚愧呢？"王霸一躍而起，笑着説："有這樣的事情！"於是一同終身隱居。

龐氏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托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

廣漢人姜詩的妻子，是同郡人龐盛的女兒。姜詩侍奉母親十分孝順，妻子侍奉孝順婆婆尤其專心。母親喜歡喝江裏的水，而江水距住處有六七里，妻子經常逆流取水。後來遇上大風，妻子没能及時回來，母親口渴，姜詩責備妻子，打發她回娘家。妻子於是寄住在鄰居家中，日夜紡織，買來精美的食物，讓鄰家的大娘以自己的名義送給婆婆。像這樣時間長了，婆婆感到奇怪，就詢問鄰家大娘，鄰家大娘將經過全都説了。婆婆又感動，又慚愧，將她喊回家去。她對婆婆的

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供養更加恭謹。她的兒子後來因爲到遠處打水淹死了，妻子恐怕婆婆哀痛，不敢説，就藉口説兒子外出求學不在家。婆婆嗜好切得很細的魚肉，還不能一人單獨吃飯，姜詩夫婦經常拼命幹活以滿足魚肉供應，叫來鄰家大娘一塊吃。屋子旁邊忽然涌出泉水，味道和江水一樣，每天早晨總是生出一對鯉魚，經常供兩位老人吃。赤眉軍有小股賊寇經過姜詩的村莊，放下武器經過，説：“驚動大孝的人必然冒犯鬼神。”當時年成出現災荒，賊寇就送來米和肉給姜詩，姜詩收下以後將米肉埋了，附近的村莊也賴他得以保全。

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永平三年，姜詩被推薦爲孝廉，顯宗下詔書説：“讓大孝的人進入朝廷，凡是被推薦的人一概同等對待。”由此他們全被拜授郎中。不久姜詩被任命爲江陽令，在任上去世。他所在的地方治理得很好，那裏的人爲他立了牌位祭祀他。

趙阿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沛郡人周郁的妻子，是同郡人趙孝的女兒，字阿。周郁妻子從小修習禮節準則，熟悉爲婦之道。然而周郁驕横放縱，輕浮暴躁，經常做不合禮法的事情。周郁的父親周偉對趙阿説：“新媳婦是有賢德人家的女兒，應當用道來匡正丈夫。周郁没有變好，是你的責任。”趙阿跪拜接受了公公的教訓，退下來後她對身邊的人説：“我没有樊姬和衛姬二人的品行，所以公公責備我。我説的話丈夫不采納，公公必定認爲我不奉行其教訓，那麽責任在我身上。要是我説的話被丈夫采納，是做兒子的違背父親的話而聽從妻子的話，責任就在丈夫身上了。像這樣活着，又有什麽意思呢！”就自殺了。所有的人都爲她傷悼。

班昭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宫，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

扶風人曹世叔的妻子，是同郡班彪的女兒，名昭，字惠班，一名姬。班昭學問廣博，才華很高。曹世叔很早去世，班昭有節操，行爲合乎規矩。兄班固撰寫《漢書》，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没有來得及寫完就去世了，和帝下詔書要班昭到東觀藏書閣將《漢書》繼續寫完。皇帝多次召她進宫，要皇后和貴人們以師禮侍奉班昭，稱她爲大家。每次有奇異的東西進貢，皇帝總是下詔要

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大家寫詩賦和頌贊。鄧太后掌管朝政時，班昭參與朝廷政務。由於班昭出入宮廷的功勞，鄧太后特地封班昭的兒子曹成爲關內侯，曹成官做到齊國相。當時《漢書》剛出來，許多人讀不下來，同郡的馬融趴在藏書閣下跟隨班昭誦讀《漢書》，後來朝廷下詔書要馬融的哥哥馬續繼承班昭完成《漢書》。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

永初年間，太后的哥哥大將軍鄧騭因爲母親去世，上書請求辭職，太后不想答應，就詢問班昭。班昭因此呈上奏章，説："臣妾考慮皇太后陛下具有盛美的道德，興隆唐堯、虞舜時代的政治，打開四方之門，廣開四方視聽，采納無知之人的不明事理的言論，接受草野之人的意見。妾班昭能够以愚昧衰朽的資質，生長在興隆賢明的時代，怎敢不披肝瀝膽，竭盡忠誠，對朝廷作微不足道的效力。妾聽説没有比具有謙讓品德更爲重要的了，所以典籍記述謙讓的美德，神靈給謙讓的人降福。過去伯夷、叔齊離開封國，天下的人信服他們的廉正和高尚；太伯離開，孔子稱贊他具有三讓的品德。這都是美德光輝昭著、聲名傳揚於後代的人。《論語》説：'能够用禮讓治理國家，施政還有什麽困難呢？'由此説來，真誠的謙讓所造成的影響是很深遠的。現在四位皇舅堅持忠孝之道，自己請求辭職，但因爲四方邊境不安定，所以拒絶不肯答應；如果將來出現細小的過失，實在擔心謙讓的名聲就不可能再得到了。因見現在還來得及，所以膽敢冒着死罪竭盡自己的衷情。妾知道自己的言論不足以采納，謹以表達自己微小的忠心。"太后采納班昭的意見，同意鄧騭辭職，這樣鄧騭等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

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

班昭寫了《女誡》，有七篇，對教育婦女有幫助。內容是：

我很愚昧，天生資質不聰慧，受到先父過多的寵愛，靠着傅母女師的準則性的訓示。十四歲時，嫁給曹氏，到現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戰戰兢兢，時常害怕受到黜退和羞辱，給父母添加羞愧，給家庭裏外增加煩惱。我起早摸黑，勞心費神，辛勤而不敢説

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道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横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勞苦，自此以後，纔知道免於過錯。我本性粗疏冥頑，一向缺少教誨開導，經常擔心像子穀有負清明的朝廷，使朝廷受辱。天子意外給予恩寵，賜給金印紫綬實在不是我所敢指望的。兒子能够自己謀生了，我用不着再爲其擔憂。然而擔心女兒們正處嫁人的年齡，一旦不對她們逐步加以訓導教誨，不讓她們知道做婦女的規矩，恐怕在他人家中有失儀容，給宗族造成耻辱。我現在病已沉重，性命没有保證，想到你們這樣，每次都感到惆悵。近來我寫了《女誡》七篇，希望女兒們每人抄寫一遍，希望能有所補益，對你們立身有好處。從今以後，你們要勉勵自己！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第一，卑下柔弱。古代生下女兒三天以後，就將女兒放在床下面睡，讓她玩紡織用的瓦磚，并且齋戒祭告祖宗。放在床下面睡，是表明婦女的卑下和柔弱，顯示在人之下。讓她玩紡織用的瓦磚，是表明她要長期辛勞，顯示她從事勞作。祭祀禀告祖先，是表明她將來要負責繼承祭祀的職責。這三項大概是婦女恒定不變之道，禮法規定的準則和訓導了。謙讓恭敬，先人後己，做了好事不説出來，有不好的事情不要推開，能够忍受耻辱，經常像害怕的樣子，這就是卑下柔弱在人之下。晚睡早起，不要害怕起早摸黑，一心堅持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不管是困難的還是容易的，做什麽事情一定要成功，親手料理，這就是從事勞作。神色莊重，操守端正，以此侍奉丈夫，性情安静，自我持守，不要喜歡嘻嘻哈哈，要乾乾净净地齋戒，準備清潔的酒飯，用來供奉祖宗，這就是繼承祭祀的職責。三者如果都具備了，反而擔心名聲不爲人知道，自身遭到黜退和羞辱，没有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三者如果没做到，名聲怎麽可能爲人所知，黜退和羞辱怎麽可能遠離呢！

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

第二，夫妻之間。夫妻的道理，配合陰陽，與神明相通，實在是包含了天地相合的

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大義，是人倫中最重要的操守。所以《禮》推崇男女的婚配，《詩經》彰明《關雎》的道義。由此說來，夫妻之間的事情，不可不重視。丈夫没有才德，就無法駕馭妻子；妻子無才德，就無法侍奉丈夫。丈夫不駕馭妻子，尊嚴和禮儀就會廢棄殘缺；妻子不侍奉丈夫，道義和規矩就會丢棄和漏缺。比較這兩方面，他們的作用是一樣的。觀察現在做丈夫的，僅僅知道不可不駕馭妻子，不能不整治儀容舉止，所以教育兒子時，查考書傳，却不知道不可不侍奉丈夫，不可不保存禮義的道理。衹教育兒子而不教育女兒，不也爲其中一方面障蔽嗎？《禮》書說，小孩子八歲開始教他讀書，十五歲就達到照着書上說的做了。難道不可以依據《禮》，將《禮》作爲標準嗎？

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强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訟。訟争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第三，恭敬謹慎。陰陽本性不同，男女行爲相異。陽以剛直作爲德性，陰以柔順作爲功用。男人推崇强悍，女人贊美纖弱。所以民間的諺語說："生下兒子像狼一樣凶狠，還擔心他弱小；生下女兒像老鼠一樣膽小，猶擔心她成爲老虎。"既然如此，那麼修養身心什麼也比不上恭敬，避開强悍什麼也比不上柔順。所以說恭敬和柔順的道理，是婦女最重要的準則。恭敬不是别的，說的是長期堅持；柔順不是别的，指的是胸懷寬廣。長期堅持，就要知道哪些不該做和知足；胸懷寬廣，就要崇尚恭敬卑下。夫妻和好，終身不會分離；房間之内周旋往來，於是會生出褻瀆的事情。褻瀆的事情一旦出現，言語就會過分。言語一旦過分，必定出現放縱恣意。放縱恣意一旦出現，侮辱丈夫的想法就産生了。這都是不知道哪些不該做和不知足的緣故。事情有理虧也有理直，言語有對也有錯。理直的不可能不争執，理虧的不可能不申訴，争執和申訴一旦産生，就會發生憤恨動怒的事情了。這是因爲没有推崇恭敬和卑下的緣故。侮辱丈夫的事情不加以克制，丈夫就會跟着責怪呵斥，一旦控制不住憤

怒，跟着就會棍棒相加。作爲夫妻，應當用道義和睦至親，以恩愛和好雙方，一旦做出棍棒相加的事情，哪裏還存有道義？一旦出現責怪呵斥，哪裏還存有夫妻恩情？恩情和道義都被廢棄，夫妻之心就遠離了。

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静，守節整齊，行己有耻，動静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説，不道悪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第四，婦女行爲。婦女有四方面的行爲規範，一是婦德，二是婦言，三是婦容，四是婦功。説婦德，不一定才學高明超群出衆；説婦言，不一定伶牙俐齒善於辯論；説婦容，不一定容貌長得漂亮；説婦功，不一定技藝精巧超過别人。性情嫻静貞潔，守節端正，做事情知道羞耻，一舉一動合乎法度，這就是婦德。説出來的話要經過選擇，不説無禮傷人的話，見到合適的時候再説，不要讓人反感，這就是婦言。清洗塵土和污穢，衣服和裝飾潔净無瑕，定期沐浴，身上没有污垢，這就是婦容。專心紡織，不喜歡説笑，做好祭祀用的潔净的酒飯，用以侍奉賓客，這就是婦功。這四方面，是女人的重要德行而不能缺少的，然而做起來很容易，衹是需要留心罷了。古人有句話："仁愛遥遠嗎？我想要做仁愛的事情，仁愛馬上就來了。"説的就是這個意思。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户，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静輕脱，視聽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説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第五，專心一意。根據《禮》，丈夫有二次娶妻的道理，婦女没有兩次嫁人的記載，所以説丈夫就是天。天原本不可逃避，丈夫原本不可離開。行爲違背了神祇的意願，上天就會懲罰她；禮義方面有過錯，丈夫就會看輕她。所以《女憲》説："得到一個人的滿意，一輩子都可以幸福；失去一個人的歡心，一輩子就算完了。"由此説來，不能不尋求丈夫的歡心。然而所説的尋求，也不是説通過諂媚苟且相親，這本不如專心一意，態度莊重。禮義方面平時注意清白，不要聽没有根據的話，不要斜着眼睛看東西，出門不要打扮得容貌妖冶，進門不要廢棄修飾，不要和許多人在一起聚會，不要老望着門口，這就是專心一意，神色莊重。如果行爲輕佻，視聽飄忽不定，進門就頭髮蓬

亂様子不整，出門就做出妖冶之態，説不應該説的話，看不應該看的東西，這就是不能做到專心一意、神色莊重了。

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第六，委屈順從。得到一個人的滿意，一輩子都可以幸福；失去一個人的歡心，一輩子没有好的結局。這是要人們志向堅定、專心一意的意思。公婆的歡心，難道能够失去嗎？事情有因爲恩愛而自己遭離異的，也有因爲道義而自己遭毁敗的。丈夫雖然説恩愛，但公婆非議，這就是因爲道義而自己被毁敗的。那麽，怎麽得到公婆的歡心呢？本就没有一個比委屈順從更好的辦法了。婆婆認爲錯了但事實上是對的，一定要順從命令；婆婆認爲對的但實際是錯的，最好還是順從命令。不可以違背公婆所認爲的是非，争着甄别對錯。這就是委屈順從了。所以《女憲》説："婦女如果像影子和回音一樣，怎麽可能不得到回報呢？"

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顔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内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

第七，和洽叔妹。婦人能够得到丈夫的歡心，是由於公婆疼愛自己；公婆疼愛自己，是由於叔叔和妹妹贊美自己。由此説來，對我的褒貶、贊美和詆毁，完全取決於叔叔和妹妹，叔叔妹妹的歡心，也不可失去。大家没有一個人不知道叔叔妹妹的歡心不可失去，但不能做到和洽叔妹以求得他們的親近，這是錯了啊！本非聖人，很少有人能够不犯過錯。所以顔回可貴之處在於能够改正錯誤，仲尼稱贊他不犯同様的錯誤，何况婦女呢！即使以有賢德的女子的行爲、聰明睿智的資質，難道能够完備嗎？所以家庭和睦，壞話就被遮掩；裏外離心，惡語就會張揚。這是必然發生的情形。《易經》説："兩個人同心一意，其力量可以砍斷金屬。同心一意的言論，其氣味像蘭草一様芬芳。"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嫂子和妹妹，身份相等而尊貴，恩情疏遠但道義親近。如果是賢淑美好、謙讓順從的人，就能够和妹妹根據道義非常親善，注重恩情來結爲幫手，使美德彰明，并且過錯被掩蓋，公婆誇獎好處，丈

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於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夫又贊美自己，聲譽爲鄉邑鄰里所知，美好的光華一直延伸到父母那裏。如果是愚蠢的人，在嫂子這邊則假藉名聲而自我抬高，在妹妹一邊則依憑寵愛而驕傲自滿。驕傲自滿一旦形成，哪裏有什麽和洽！恩情道義一旦離異，還會有什麽贊譽！所以造成優點被掩蓋而過錯被張揚，婆婆憤怒，丈夫生氣，壞話傳遍家庭内外，耻辱集中在自己身上，進則給父母增添羞辱，退則給丈夫增添煩惱。這是榮耀與耻辱的根本、褒美與毁貶的基礎，能不謹慎嗎！既然如此，那麽尋求叔叔和妹妹的歡心，一定没有比謙讓順從更好的了。謙讓是德行的根本，順從是婦女具體的做法。具有這兩個方面，是可以和洽叔妹了。《詩》説："在那裏没有惡言，在這裏也不會被厭棄。"説的就是這個意思。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

馬融對《女誡》很欣賞，要妻子和女兒誦習。

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班昭的妹妹曹豐生，也有文才，很賢惠，寫文章反駁班昭，文辭也有可觀之處。

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班昭七十多歲去世，皇太后身穿白色喪服舉行哀悼，派使者負責治喪的事情。班昭所著的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一共有十六篇。兒媳婦丁氏爲班昭合爲一集，又寫了《大家讚》。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

河南人樂羊子的妻子，不知是誰的女兒。羊子曾經走在路上，拾到别人掉下的一塊金餅，回來交給妻子。妻子説："我聽説有志向的人不喝名叫盜泉的水，廉潔的人不接受嗟來之食，何況拾到别人掉下來的東西求得好處，從而使自己的品行受到污損呢?"羊子大爲慚愧，將金餅扔到野外，并且到遠方尋師求學。一年以後羊子回來了，妻子跪着問他爲什麽回來。羊子説："長期在外面想家，没有别的原因。"妻子拿了刀快步走到織布機前，説："這布出自蠶繭，通過織布機織成，一根絲一根絲累積，達到一寸，一寸一寸累積不止，最後織成一丈、一匹布。現在要是割斷這正在織的布，就會前功盡棄，耽擱荒廢時

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間。您積累學問，應當每天知道自己所欠缺的東西，從而朝美德接近。如果中途跑回來，與割斷這正在織的布有什麽分别呢?”羊子爲妻子的話所感動，又回去完成學業，於是七年没有回來。妻子經常辛勤勞動，奉養婆婆，又到很遠的地方送東西給羊子。

嘗有它舍鷄謬入園中，姑盗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

曾經有别人家的鷄錯進了她家的菜園，婆婆將鷄偷殺了做了吃，妻子對着鷄肉没吃飯而哭了。婆婆感到奇怪，問她原因。她説：“自己感傷生活貧困，致使飯桌上有别人家的鷄肉。”婆婆最後將鷄肉倒了。

後盗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盗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盗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盗，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後來有强盗想打羊子妻子的主意，就先劫迫婆婆。妻子得知，拿了刀出來。强盗説：“放下你的刀順從我，可以保全你婆婆；不順從，我就殺了你的婆婆。”羊子的妻子仰天嘆了口氣，舉起刀刎頸而死。强盗也没有殺害她的婆婆。太守知道後，立刻逮捕并處死了强盗，又賞給她家絲帛，以禮節埋葬了羊子的妻子，稱號“貞義”。

李穆姜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别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并爲良士。

漢中人程文矩的妻子，是同郡人李法的姐姐，字穆姜。穆姜生有兩個兒子，但前妻生有四個兒子。程文矩擔任安衆令，在任去世。四個兒子由於穆姜不是生母，對穆姜憎惡詆毁日積月累，然而穆姜慈愛，温和仁惠，撫養前妻的四子更加敦厚，給他們的衣服食物和用品都雙倍於自己生的兒子。有的人對穆姜説：“這四個兒子的不孝順太過分了，爲什麽不分開住而遠離他們呢?”穆姜説：“我正在用道義加以引導，使他們自己改好。”等到前妻生的長子程興患病病重，母親憂傷同情出於天性，她親自熬藥，調理飲食，恩情深厚細緻。程興病了好長時間纔痊愈，於是他把三個弟弟叫來，對他們説：“繼母仁慈，出自天性。我們兄弟没有認識到繼母的養育恩情，我們的心如同禽獸。雖然母親的仁愛愈益深厚，但我輩的罪惡也已經很深了!”於是程興帶了三個弟弟到南鄭的監獄，講述母親的恩德，叙述自己的罪過，要求受到法律懲處。縣府稟告郡府，郡守上書稱贊程興的母親，免除她家的徭後，打發四個兒子回去，要他們改正錯誤。自此

以後母親的教育引導愈加賢明，四個兒子後來都成了善良之士。

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穆姜八十多歲時去世。臨死前，她吩咐兒子們說：“我弟弟李伯度，是個見識通達的人。他對薄葬的論述，道理很精深了。他臨死前的遺言，合於賢聖之法。你們必須遵守禀承，不要與世俗混同，增加我的負擔。”兒子們都照着她的話去做。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溯濤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絶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孝女曹娥，是會稽上虞人。父親曹盱，能歌善彈，當巫師。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曹盱在縣内沿江頂着波濤跳着舞蹈迎接神祇，淹死了，尸體没有找到。曹娥十四歲，就沿江哭喊，晝夜不停地哭，哭了十七天，最後投江而死。元嘉元年時，縣長度尚將曹娥改葬在江水南岸道邊，爲她立碑。

吕榮

吴許升妻者，吕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盗所害。刺史尹耀捕盗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仇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逾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吴郡人許升的妻子，是吕氏的女兒，字榮。吴升從小就是賭徒，不修節操品行。吕榮經常親自操勞家中生計，來奉養婆婆。她多次規勸許升從事學習，每當許升做了不好的事情，她總是流着眼淚規勸丈夫。吕榮的父親憤怒日積，憎恨許升，就叫來吕榮打算將她改嫁。吕榮嘆息説：“命中注定碰上，按道義决不離異！”始終不肯回去。許升受到感動，激勵不已，於是到遠處尋師求學，終於成了名。不久，他被本州召用，走到壽春時，在路上被强盗殺害。刺史尹耀捉住了强盗。吕榮在途中迎接靈柩，知道强盗抓住後就趕到州府，請求讓她滿足心願處死仇人。尹耀同意了。吕榮於是親手割下仇人的腦袋，用來祭奠許升的魂靈。後來郡内遭到寇賊入侵，賊人想强奸她，吕榮跳墻頭逃走，賊人拔出刀追趕她。賊人説：“順從我就可以活命，不順從就殺死。”吕榮説：“我堅决不讓身體受到賊寇的侮辱！”賊人就殺了她，這一天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天空一片漆黑，賊人驚慌恐懼，叩頭謝罪，於是將吕榮殯葬。

馬倫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

汝南人袁隗的妻子，是扶風馬融的女兒，

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奥，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訴。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慚。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

字倫。袁隗已經見於前面的列傳。馬倫從小有才學，善於辯論。馬融家中世代富裕豪貴，給女兒的嫁妝非常豐盛。婚禮剛剛結束，袁隗問馬倫："婦女做家中灑掃的事情而已，爲什麽置辦得過於華麗呢?"馬倫回答説："父親對我慈愛，我不敢違背父親的意思。您要是想仰慕鮑宣、梁鴻的高潔，也請允許我跟着做少君、孟光的事兒。"袁隗又説："弟弟比哥哥先被舉薦做官，世人作爲笑話。現在你的姐姐没有嫁人，你先結婚可以嗎?"馬倫回答説："我的姐姐品行高潔，遠不同一般人，她没有遇到好的配偶，不像我鄙陋淺薄，隨便湊合而已。"袁隗又問她説："南郡君學問窮極深奥。文章爲寫辭賦之人的宗師，但他在哪兒做官，總是因爲聚斂財物損害自己名聲，爲什麽呢?"馬倫回答説："孔子是大聖人，不能免去武叔的詆毁；子路有大才德，仍然有伯寮説他壞話。父親被别人詆毁，本來就正常。"袁隗默然，没法使她屈服。在帳外聽的人都感到慚愧。袁隗在當時已經顯貴受寵，馬倫在當時也很有名。馬倫六十多歲時去世。

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馬倫的妹妹馬芝，也有才學德義，馬芝從小失去父母，她追念父母有感，於是寫了《申情賦》。

趙娥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己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仇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禄福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奂嘉嘆，以束帛禮之。

酒泉人龐淯的母親，是趙氏的女兒，字娥。趙娥的父親被同縣的人殺死，而趙娥的哥哥和弟弟三個人一時全都病死，仇人於是高興得慶賀，以爲没人向自己報仇。趙娥心中暗暗感慨激憤，於是悄悄準備了兵器，經常坐在用布幔圍着的車裏等候仇人。十多年没有找到仇人。後來趙娥在都亭遇到仇人，刺死了仇人。趙娥因此到縣府自首。她説："父親的仇已經報了，請求接受刑罰處死。"禄福長尹嘉認爲趙娥的行爲合乎義，解下印綬想同她一起逃走。趙娥不肯離去，她説："仇怨已報，自身被殺，這是我的分内之事；判决有罪，審理案件，是您正常的職責，我怎麽敢苟且偷生，從而違背國家法律!"後來趕上大赦得以免罪。州郡在她家里巷門前予以表彰。太常張奂贊美感嘆，送來束帛向趙娥致禮。

桓氏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釐”，縣邑有祀必膰焉。

沛國人劉長卿的妻子，是同郡人桓鸞的女兒。桓鸞已經見於前面的列傳。劉長卿生有一個兒子，在兒子五歲時長卿去世，妻子爲了預防和遠離嫌疑，不肯回娘家看望父母。兒子到十五歲時又夭折了。妻子考慮難以逃過被改嫁的命運，就先割掉自己的耳朵作爲發誓。同宗族的婦女彼此都同情她，都對她説：“你家并没有其他意思；如果有其他意思，還可以通過姑母和姊妹表達自己的忠誠，爲什麽看重道義看輕身體而做得這麽過分呢?”她回答説：“從前我的祖先做過五更，學問爲儒者所宗，被皇帝尊爲老師。五更以後，歷代没有廢過，男子都以忠孝顯揚，女子都以貞節順從被人稱道。《詩》説：‘不要讓你的祖先受到羞辱，要注意修養自己的品德。’所以我預先自己割去耳朵，用以表明我的心願。”沛國相王吉上書陳述她的高尚行爲，在她家閭巷門口予以表彰，號稱“行道義的桓家寡婦”，縣里鄉邑衹要有祭祀必定給她送來祭祀剩下的膰肉。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娉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駡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縣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安定人皇甫規的妻子，不知道是誰的女兒。皇甫規起初死了妻子，後來重新娶的妻。妻子擅長寫文章，善於草書，她經常替皇甫規寫來往書牘，大家見文字工整都感到奇怪。皇甫規去世時，妻子年齡尚輕，而且容貌漂亮。後來董卓擔任相國，敬奉她的名聲，用一百乘有帷蓋的車子、二十匹馬聘娶她，送來的奴婢和錢幣、布帛充塞道路。皇甫規的妻子於是身穿便服到董卓府上，跪着向董卓陳述理由，請求放過自己，説的話非常酸楚悲愴。董卓要身邊的奴僕侍者都拔出刀圍住皇甫規的妻子，并且對她説：“我的聲威命令，能够使天下的人望風披靡，還不能施行於一個婦人嗎?”皇甫規的妻子知道逃不過去，於是站起身來駡董卓説：“你是羌胡的種，毒害天下還不够嗎？我的祖先，累世有高潔的德行。皇甫氏文武都是上等之才，是漢的忠臣。你難道不是在他手下供奔走驅使的小吏嗎？竟膽敢對你主人的夫人行非禮之事嗎!”董卓於是將車子拉到庭院中，將皇甫規妻子的頭吊在車轅前脚横木

上，棍棒齊下。皇甫規的妻子對手拿棍棒的人説："爲什麼不打重些？快點讓我死就是你們的恩惠。"她最終被打死在車下。後代的人爲她畫像，號稱她"禮宗"。

荀采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悦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户，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玩之不爲意，比視，已絶，時人傷焉。

南陽人陰瑜的妻子，是潁川人荀爽的女兒，名采，字女荀。荀采聰慧敏捷而有才學技藝。十七歲時，荀采嫁給陰瑜。十九歲時生下一個女兒，然而陰瑜去世。荀采當時年紀尚輕，經常擔心被家中逼迫改嫁，所以自我防範非常緊。後來同郡人郭奕死了妻子，荀爽答應把荀采嫁給他，於是荀爽假裝説自己病重，召荀采回家。荀采迫不得已回到家，身上藏了把刀發下誓言。荀爽要身邊侍女搶過荀采的刀，將她攙扶抱上車。荀采仍然憂悶憤激，所以荀爽吩咐對她的防範很嚴。荀采已經到了郭奕家，就裝出高興的樣子，對身邊的人説："我原立下志向與陰氏同一個墳墓埋葬，然而没有逃脱逼迫，結果弄到這種地步，一向的心願不能實現，怎麼辦？"於是要人點起四盞燈，裝扮得非常華麗，請郭奕進來相見，一同談論，一直談個不停。郭奕對她很敬畏，因而不敢逼她，到天亮就出來了。荀采於是吩咐身邊的人給她準備洗澡的東西。她進了房間關上房門，要服侍的人暫且迴避。然後用粉在門上寫下："尸還陰。""陰"字没來得及寫好，她害怕有人來，就用衣帶自己縊死了。身邊的人玩味她寫的字没有介意，等到看她時，荀采已經停止呼吸，當時的人都爲之傷悼。

趙媛姜

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户，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齎粮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

犍爲人盛道的妻子，是同郡人趙氏的女兒，字媛姜。建安五年，益州戰亂，盛道聚集人馬起兵，事情失敗後，夫妻被關押，將要處死。媛姜半夜告訴盛道説："法律有規定的刑罰，一定没有活着的希望，您可趕緊悄悄逃走，撑起門户，我自己留在獄中，代替您抵償罪責。"盛道猶豫不定，没有答應。媛姜就解開盛道的枷鎖，爲他準備帶的糧食用品。兒子盛翔當時纔五歲，媛姜要他帶了兒子逃走。媛姜代替盛道當夜，回答没有差錯，她估計盛道已經走遠，就將實情告訴獄

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吏，立刻就被處死。盛道父子正好趕上大赦得以回鄉。盛道感念妻子的道義，終生不再娶妻。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墯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并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别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墯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孝女叔先雄，犍爲人。父親叔泥和，永建初年擔任縣功曹。縣長派叔泥和帶了文書拜謁巴郡太守，坐船時掉在急流中喪生，尸體没有歸葬。叔先雄感念悲痛，晝夜哭泣，心裏不想活下去，經常抱有跳水自殺的想法。她所生的一對兒女都有幾歲了，叔先雄於是爲兒女各自做了一個袋子，放上珠環繫在兒女身上，多次寫下訣别的話。家裏人時常防備着她，過了一百多天以後逐漸鬆懈，叔先雄趁此機會乘着小船，在父親落水的地方痛哭，最後投江自殺。叔先雄的弟弟叔賢這天夜裏夢見叔先雄告訴自己："六天以後，我將同父親一同現身。"到那天叔賢等候，果然見到她同父親相互攙扶，顯現在江面上。郡縣上書啓奏此事，爲叔先雄立碑，又畫了她的遺像。

蔡文姬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没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陳留人董祀的妻子，是同郡蔡邕的女兒，名叫蔡琰，字文姬。蔡琰博學多才而且善辯，又精於音樂。蔡琰嫁給河東人衛仲道。丈夫死後没有子女，蔡琰回到父母家中。興平年間，天下發生禍亂，文姬被胡人騎兵俘獲，爲南匈奴左賢王所得，在胡人那裏生活了十二年，生有兩個兒子。曹操一向與蔡邕要好，悲痛蔡邕没有後代，就派使者用金璧將蔡文姬贖回，而且將她再嫁給董祀。

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厩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

董祀擔任屯田都尉，犯法應該被處死，文姬去向曹操求情。當時公卿大臣、名士以及遠方的驛使在座的濟濟一堂，曹操對賓客説："蔡伯喈的女兒在外面，現在讓她跟諸位見見面。"等文姬進來時，頭髮蓬亂，光着脚走路，文姬向曹操叩頭請罪，聲音清亮，言辭流暢，内容非常酸楚悲哀，大家都爲之動容。曹操説："實在對你同情，但判定文書已經送走了，怎麽辦?"文姬説："您的馬棚中有上萬匹馬，像虎一樣的戰士多如林木，爲什麽捨不得一個能快走的人和一匹馬，而不去救將要死的人的性命呢?"曹操被文姬的話感動，於是追令赦免董祀的罪責。當時天氣接

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近寒冷，曹操賜給她頭巾和鞋襪。曹操藉此機會問文姬：“聽説夫人的父親有許多典籍，您還能記得嗎?”文姬説：“從前父親賜給我四千來卷書，遭戰亂流離失所，没有一卷留下來。現在能够記得的，僅有四百多篇罷了。”曹操説：“現在將派十名吏人到夫人那裏寫出來。”文姬説：“我聽説男女有別，按照禮不能親自傳授。請給我紙和筆，楷書或草書隨便您吩咐。”文姬於是抄寫好送給曹操，字句没有遺漏和錯誤的。

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强。海内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牚拒。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閒，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

後來蔡文姬感傷以前的戰亂和流離生活，心懷悲憤，寫下兩首詩。詩寫道：

漢末朝廷失去政權，董卓悖亂天理。一心想篡位殺帝，先向許多賢良下手。逼迫漢帝離開舊都，挾持天子擴充實力。天下興起正義的軍隊，打算聯合討伐惡人。董卓的人馬向東撲來。金色的鎧甲在太陽照耀下閃閃發光。平原上的人生性脆弱，而前來的都是羌胡的士兵。他們馳騁田野包圍城邑，所到之處全都摧毁殺害。羌胡屠殺不留活口，尸體成堆雜亂叠起。士兵們的馬邊懸挂着男人的頭顱，馬後帶着被擄掠來的婦女。他們長驅向西入關，遥遠的道路艱險阻隔。回顧來路一片渺遠迷茫，内心的傷痛使肝脾腐爛。被擄掠的人成千上萬，不允許他們聚在一起。有的是親骨肉一同被擄，想交談可不敢開口。微小的事情士兵們就不如意，經常辱駡“死囚犯，應當向你們動刀，我們不讓你們活着”。難道還愛惜自己的性命?無法忍受士兵們的辱駡。他們隨意棍棒相加痛楚和心中的悲痛交結在一起。白天一邊號哭一邊走，夜間悲嘆而坐。想死不可能，要活没生路。蒼天哪我犯了什麽罪，竟然遭到這樣的災禍！邊遠之地同華夏相異，人和習俗缺少禮義道理。所住的地方多有霜雪，胡地的寒風在春夏吹過。風兒將我的衣服吹得翩翩飄起，强勁的風聲在我的耳邊呼嘯。感慨時節的更替而想念父母，心中衹有無窮無盡的哀嘆。聽説有外地來的客人，心裏

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别。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横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强視息，雖生何聊賴！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總是感到歡喜。迎着客人打聽消息，可總不是家鄉的人。不期自己的心願意外得以實現，親人前來迎接自己。自己得以脱離苦難，可又要拋下自己的兒子。天然的親人心相繫聯，想到分别就再無會期。生死永遠地相隔，心中不忍與兒子告别。兒子上前抱住我的脖頸，詢問母親要到哪裏去？“聽人説母親就要離去，難道還有回來的時候？母親平時非常仁慈，現在怎麽不仁慈了？我現在還没有長大成人，母親爲什麽不好好考慮！”見此情景五内俱焚，精神恍惚快要發瘋。一邊哭一邊撫摸着兒子，將要上路又生遲疑。加上同時來的人，前來告别相送。他們羨慕我獨自得歸，悲哀的叫聲令人心碎。馬被感動得踟躕不前，車輪也因此停止了轉動。觀看的人都悲泣抽噎，路上的行人也低聲哭泣，越走越遠割斷戀情，行程疾速日益走遠。悠悠三千里，何時再相會？想到親生的兒子，胸中悲痛欲絶。到家後方知家人死盡，又没有中表近親。城郭變成了山林，庭院裏長出荆棘和艾草。到處是不知誰人的白骨，横躺竪卧全都没有掩埋覆蓋。出門聽不到人的聲息，衹聽到豺狼的嚎叫。對着孤影煢煢孑立，震驚悲痛心碎欲裂。站在高處向遠方眺望，魂靈飄忽離開軀體飛逝。似乎生命走到盡頭，旁人勸慰自己放寬胸懷。爲此再次勉强活命，雖然活着又有什麽意思！將自己托付給新嫁的丈夫，盡心竭力勉勵自己。經過流離已成卑賤之人，時常害怕再被新人拋棄。人的一生有多少時間，竟心懷憂懼度完一生！

其二章曰：

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户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嘆。冥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眦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

第二首寫道：

感嘆命薄啊遭遇時難，宗族遭殺戮啊一個不剩。身被擄掠啊向西入關，歷盡艱險啊來到羌蠻。山谷遥遠啊路漫漫，回首東望戀戀不捨啊惟有悲嘆。日暮應當就寢啊無法安睡，腹中飢餓應該吃飯啊不能就餐。總在流淚啊眼不曾乾，志節不是啊想死畏難，雖然

活兮無形顔。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毁顔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絶兮死復生。

勉强存活啊已無人形。那地方啊遠離太陽，寒氣凝聚啊盛夏落雪。沙漠覆蓋啊塵土昏暗，雖有草木啊春不開花。人同禽獸啊吃腥臭的食物，説話聽不明白啊長得深目高鼻。一年結束啊時光飛速遠逝，黑夜漫長啊門户緊閉。没法入睡啊起惶恐，登上胡人的宫殿啊立於寬廣的庭院。黑雲會合啊遮蔽了月亮星辰，北風凄厲啊肅殺清冷。胡笳吹起啊邊馬嘶鳴，孤雁歸去啊其聲嚶嚶。樂工興起啊奏響了琴箏，音聲相和啊悲哀而又凄凉。心中思潮奔涌啊胸中積憤，想抒發情緒啊害怕驚動樂工，心含悲哀啊淚濕脖頸。家中已來迎接啊就要回歸故鄉，遥望漫長的道路啊丢下親生骨肉。兒子呼喊母親啊哭不出聲，我掩住兩耳啊不忍聽見。兒追趕我啊孤單單地追趕，摔倒後爬起來啊形容憔悴。回頭望見此景啊感情爲之破碎，心中悲絶啊死去活來。

贊曰：端操有踪，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贊曰：操守端正有踪迹可尋，文静嫻雅有風采可睹。區分彰明其遺風餘烈，光大我史筆所記。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第七十五

東夷傳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王制》說："東方稱爲夷。"夷是根的意思，是説上天仁愛并且愛惜生靈，萬物頂着泥土長出地面。所以東方的人生性柔順，容易用道義駕馭，以至於有君子國、不死國出現。夷分爲九支，他們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所以孔子想住在九夷地區。

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内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從前堯命令羲仲住在嵎夷，那兒有個地方叫做暘谷，是太陽出來的地方。夏朝的皇帝太康失去德政，夷人開始背叛。自少康以後，夷人世代欽服朝廷的教化，於是到天子門前歸順，進獻他們的音樂舞蹈。桀統治暴虐，各部落的夷人侵犯内地，殷朝的成湯變革天命，攻打并平定了夏。到仲丁時，藍夷進犯内地。自這以後的三百多年，夷人有時歸順，有時背叛。武乙衰敗時，東夷逐漸强盛，於是他們分别遷移到淮河、泰山一帶，漸漸在中原地區生活。

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鬥其人，故致於

到周武王滅紂時，肅慎國前來貢獻石製箭鏃和楛木製作的箭矢。管叔、蔡叔背叛周朝廷，於是招攬引誘夷狄，周公征討管叔、蔡叔，終於平定了東夷。周康王的時候，肅慎再次前來。後來徐夷僭稱天子名號，竟然率領九夷攻打宗周，向西攻到黄河岸邊。周穆王害怕徐夷正處强盛，就將東方的諸侯分出來，要徐偃王統領。徐偃王住在潢池東面，土地方圓五百里，偃王推行仁義，陸地上前來朝拜的就有三十六個國家。周穆王後來得到駿馬赤驥、騄耳，於是派造父駕駿馬告知楚國，命令楚國攻打徐國，一天就到了。於是楚

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却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

文王大規模興兵攻打徐國并且滅掉了徐國。徐偃王仁慈但不知權術，不忍心讓國人打仗，所以導致失敗。徐偃王最後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脚下，跟隨他的百姓數以萬計，因而稱東山爲徐山。周厲王殘暴無道，淮夷進犯，天子派虢仲攻打淮夷，不能獲勝，周宣王又命令召公前去征討，平定了淮夷。到周幽王荒淫暴亂，四面的夷人交替入侵，直到齊桓公修霸業，纔打退了夷人。到楚靈王在申國會盟時，淮夷也來參加盟會。後來越國搬到琅邪，與淮夷一同征戰，自此侵凌爲害中原各國，侵犯滅掉小國家。

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户。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簒位，貊人寇邊。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

秦國吞并六國，淮夷、泗夷都分散爲普通民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國人衛滿在朝鮮避難，因此統治了朝鮮國。一百多年後，漢武帝滅掉了朝鮮，自此東夷纔和京都來往。王莽簒位時，貊人侵犯邊境，建武初年，貊人又來朝貢。當時遼東太守祭肜威震北方，聲望在海外很大，於是濊、貊、倭、韓從萬里之外入朝貢獻，所以章帝、和帝以後，使者互相往來。到永初多難之時，東夷開始入侵抄掠；桓帝、靈帝朝政混亂，東夷逐步蔓延開來。

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絶，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自中興以後，四境的夷人前來歸順，雖然時常出現反叛，但使者没有中斷，所以這些國家的風俗人情及地理環境，能够粗略地記述。東夷一般都在一地世代定居，喜歡喝酒、唱歌和跳舞，有時頭戴冠弁，身穿絲帛衣服，器物用俎、豆。這就是華夏喪失禮儀而在四夷那裏可以找到的原因。蠻、夷、戎、狄總稱爲四夷，就好像公、侯、伯、子、男都稱爲諸侯一樣。

夫餘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

夫餘國，在玄菟以北有一千里地。南面同高句驪，東面同挹婁，西面同鮮卑接壤，北面有弱水。地域方圓二千里，本是濊人的地盤。

起初，北夷索離國國王外出巡行，他的侍女在這之後懷孕，國王回來以後，打算殺了她。侍女說："之前見到天上有個氣團，有鷄蛋那麼大，降到我的身上，就這樣有了身孕。"國王將她囚禁，後來生下一個男孩。國王下令將這男孩丢到猪圈裏，猪用嘴對他呵氣，不死。又將他丢

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㴲水，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棗。以員栅爲城，有宫室、倉庫、牢獄。其人粗大强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矢刀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蹄占其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絶。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没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

到馬棚裏面，馬也像猪那樣對他呵氣。國王認爲他是神，就聽任孩子的母親收養他，取名叫東明。東明長大以後善於射箭，國王憎惡他的勇猛，又想殺掉他。東明逃走，向南到掩㴲水，用弓拍打水面，結果魚鱉都聚集起來浮到水面上，東明乘魚鱉得以過河，就這樣到夫餘當了那兒的國王。夫餘國在東夷地域中，土地最爲平坦開闊，土壤適合種植五穀。那裏出産名馬、紅色的玉、貂豽，玉珠大如酸棗。他們用栅欄圍成城墻，城内有宫室、倉庫和監獄。那兒的人生得粗大勇猛但謹慎敦厚，不做入侵抄掠的事情。他們用弓箭和刀矛作爲武器。他們用六畜作爲官名，有馬加、牛加、狗加，城邑村落都歸各加官管轄。他們吃飯喝水都使用俎、豆，朝會時實行拜爵洗爵和揖讓升降的禮儀。他們在臘月祭天，連續許多天舉行盛大聚會，在一起吃喝、唱歌跳舞，稱爲“迎鼓”。在這時候要停止用刑和抓人入獄，釋放囚犯。發生戰争，他們也祭天，把牛殺掉，用牛蹄占卜其吉凶。路上行人不管白天黑夜，喜歡唱歌叫喊，歌聲不間斷。那裏的習俗是用刑嚴刻，凡被處死的人其家人全都被收爲奴婢。偷一件東西被處罰出十二倍的東西。男女通奸都被處死，尤其對凶惡妒忌的婦女治罪，殺掉以後，還將尸體陳放在山上。兄死則弟娶嫂爲妻。死後有外棺而没有内棺。他們殺活人殉葬，殉葬人數多的數以百計。國王下葬用玉匣，漢朝廷經常預先將玉匣交給玄菟郡，國王死時就派人來迎取玉匣埋葬國王。

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黄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

建武年間，東夷各國都來貢獻和朝見。二十五年，夫餘王派使者奉獻貢品，光武給他們的回報很豐厚，自此使者每年互相往來。到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第一次率領七八千人的步兵和騎兵進犯抄掠樂浪，殺死殺傷官吏百姓，後來重又歸順。永寧元年，夫餘王派王儲尉仇台到朝廷進貢，天子賜給尉仇台印綬、黄金及絲織品。順帝永和元年，夫餘王來京師朝拜，天子爲夫餘王演出黄門鼓吹和角抵戲爲他送行。桓帝延熹四年，夫餘王派使者來朝賀和進貢。永康元年，國王夫台率領兩萬多人侵犯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打敗

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了夫台，殺死夫台一千多人。到靈帝熹平三年，夫餘王再次奉上奏章，貢獻物品。夫餘原先隸屬玄菟，獻帝時，夫餘王要求歸屬遼東。

挹婁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閒，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厠於中，圜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挹婁，就是古代的肅慎國。挹婁在夫餘東北方向有一千多里遠，東面靠着大海，南面與北沃沮接壤，不知道挹婁北面邊界到什麽地方。那地方有許多山嶺和險要之處。人的長相像夫餘人，但語言各不相同。那裏有五穀、麻布，出産紅色的玉和上等的貂。他們没有國君長吏，每個部落各有頭領。他們生活在山林裏面，當地氣候極爲寒冷，他們一般住在洞穴裏面，以洞穴深爲尊貴，大户人家有深到需要用九部梯子相接的地步。他們喜歡養猪，吃猪肉，穿猪皮製成的衣服。冬天用猪油塗在身上，有幾分厚，用來抵禦風寒。夏天他們就裸體，用一尺布遮住前後。那兒的人臭穢不乾净，厠所建在正中，圍着厠所居住。自漢朝興起以後，挹婁歸屬夫餘國。挹婁部族人口雖少，但人勇猛有力，他們生活在險要山地，而且擅長射箭，射則中人眼睛。弓長四尺，力量和機弩相當。箭用楛木製作，長一尺八寸，箭鏃用青石製作，箭鏃上都抹上毒藥，人被射中立刻就死。他們善於弄船，喜好掠奪，相鄰的國家都很害怕憂慮，但始終不能制服他們。東夷夫餘的飲食器具一般都用俎豆，惟獨挹婁不用俎豆，這是法律習俗最没有秩序綱常的國家。

高句驪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宫室。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别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

高句驪，在遼東的東面有一千里遠，南面與朝鮮、濊貊，東面與沃沮，北面與夫餘接壤。地域方圓二千里，有許多大山和深谷，人們就依隨山谷生活。高句驪缺少田地農業，努力勞作不能滿足自己需要，所以那裏的習俗是在飲食方面節省，但喜歡修建宫室。在東夷相傳高句驪是夫餘的另一支，所以他的語言和法度很多都相同，但跪拜時拖着一隻脚，走路總是奔跑。高句驪總共有五個部族，有消奴部，絶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原先消奴部稱王，後來漸漸衰弱，後來桂婁部取代爲王。高句驪設置的官職，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

鮮，以高句驪爲縣，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净自憙，暮夜輒男女群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禭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綉，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者、帛衣先人。漢武帝滅掉朝鮮，將高句驪作爲縣，屬玄菟管轄，賜給高句驪鼓吹樂工。那裏的習俗淫蕩，都喜歡潔净，一到夜晚就男女聚在一起歌舞。高句驪人喜歡祭祀鬼神、社稷和零星，在十月祭天并大規模聚會，稱爲“東盟”。高句驪東部有一個大洞穴，稱做禭神，他們也在十月迎接祭祀禭神。參加聚會的人都身穿色彩花紋精美鮮艷的絲織衣服，用金銀飾品打扮自己。大加、主簿都頭戴幅巾，像冠和頭巾但没有後邊；小加則頭戴折風冠，形狀像弁。他們没有監獄，但有罪罰，衆加官商量後就殺掉有罪的人，將罪犯的妻子兒女收爲奴婢。他們的婚姻都是男人到婦女家中，生下孩子，待孩子長大，然後帶回去，接着就漸漸準備送終用的器具。金銀財物錢幣全花在厚葬上面，他們用石頭堆積成墳，墳上也種植松柏。那裏的人性情凶猛急躁，有力氣，善於打仗格鬥，喜歡爲寇抄掠，沃沮、東濊都屬於高句驪統治。

句驪一名貊，有别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

句驪又稱爲貊，另外有一支種族，他們傍靠小河生活，因此被稱爲“小水貊”。句驪出産良弓，就是所謂的“貊弓”。

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説，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内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

王莽初年，徵調句驪的軍隊攻打匈奴，那裏的人不肯出征，王莽强迫他們上路，這些人都逃出邊關當了强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句驪人，戰死了。王莽命令部將嚴尤攻打句驪，嚴尤誘騙句驪侯騶進入邊關，殺了他，將他的首級送到長安。王莽大爲高興，將高句驪王改名爲下句驪侯，結果貊人入侵邊境愈益嚴重。建武八年，高句驪派使者來朝拜進貢，光武恢復了高句驪的王號。二十三年冬天，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一萬多人到樂浪歸屬國内。二十五年春，句驪侵犯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但遼東太守祭彤用恩德信義招引句驪人，他們又都開塞通好。

後句驪王宫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

後來句驪王宫生下來睁開眼睛就能看東西，國人歸附他。等到他長大後非常勇猛壯健，多次侵犯邊界。和帝元興元年春天，句驪王宫又入侵遼東，抄掠六縣，太守耿夔擊敗了句驪軍，殺了他們的主帥。安帝永初五年，句驪王宫派使者進貢，要求歸玄菟管轄。元初五年，句驪又與

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焕、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厄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殺略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捍諷，俱没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宫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

濊貊入侵玄菟，攻打華麗城。建光元年春天，幽州刺史馮焕、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人率領軍隊出邊關攻打句驪和濊貊，捕殺了濊貊主帥，獲得許多武器、馬匹和財物。宫於是派王儲遂成率領二千多人迎接姚光等人，派使者假裝投降；姚光等人相信了句驪王宫，遂成趁機占據險要地形攔阻大軍，同時悄悄派了三千人攻打玄菟、遼東，焚毁城郭，殺死殺傷了兩千多人。朝廷於是徵調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的三千多騎兵一同援救，但貊人已經撤離。夏天，貊人又與在遼東的鮮卑八千多人進攻遼隊，殺害抄掠官吏百姓。蔡諷等人追擊敵人到新昌，蔡諷戰死，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用身體保護蔡諷，一同死於戰陣，戰死的有一百多人。秋天，宫就率領馬韓、濊貊幾千騎兵包圍玄菟。夫餘王派兒子尉仇台率領二萬多人，與州郡一道合力攻打，打敗了句驪王，殺死敵人五百多。

是歲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吊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葅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這一年宫死了，他的兒子遂成繼位。姚光上書説想趁句驪喪事攻打句驪，參加商議的人都認爲可以。尚書陳忠説：“宫以前凶猛狡詐，姚光不能討伐，趁宫死而去攻打句驪，不合道義。應當派使者去吊唁慰問，順便責備句驪以前的罪行，赦免前罪而不加誅伐，争取將來得到好處。”安帝采納了他的意見。第二年，遂成將擄掠去的漢人歸還漢，到玄菟歸降。天子下詔書説：“遂成等人凶暴悖逆，不可言狀，應當殺掉截斷肢體剁成肉醬，以告示百姓，幸而遇到赦免的詔令，請罪歸降。鮮卑、濊貊連年入侵抄掠，驅趕擄掠的百姓，動輒以千計算，然而送回的人數纔幾十人、幾百人，不是向往德化的作法。自今以後，不同朝廷打仗并且自己歸順朝廷，送還被擄掠去的人口的，都給他們贖金，送給每人四十匹細絹，送回小孩給一半。”

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閒，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

遂成死後，他的兒子伯固繼位。自此以後濊貊歸順，東部邊境很少發生戰事。順帝陽嘉元年，在玄菟郡設立六部屯田。質帝、桓帝年間，濊貊再次侵犯遼東西安平，殺害了帶方令，擄掠去樂浪太守的妻子孩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

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耿臨攻打濊貊，殺了幾百人，伯固歸降，請求屬玄菟管轄。

東沃沮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强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焉。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的東面，東邊靠着大海；北面同挹婁、夫餘接壤，南部同濊貊接壤。東沃沮東西方向狹窄，南北方向長，可折合千里見方。那裏土地肥美，背靠山嶺面向大海，適合五穀生長，人們擅長農業耕作，有村落頭領。那裏的人天性質樸剛直，勇猛頑强，長於手拿長矛步行作戰。言語、飲食、住所、衣服和句驪有相似之處。他們的葬禮，造一個大木棺，長十幾丈，把木棺的一頭挖開作爲門，剛死的人先暫且埋掉，讓皮肉爛盡，然後取出骨頭放進棺内。一家人都放進一個棺子裏。他們用木頭刻成死者生前的形象，所刻人像的數目隨着死去人的數目增加。

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閒，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税，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

武帝滅掉朝鮮，以沃沮地域爲玄菟郡。後來遭夷貊侵犯，將玄菟郡遷到高句驪的西北方向，而將沃沮改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管轄。到光武時撤去都尉官，後來將這些地方都封沃沮的大頭領沃沮侯。沃沮土地狹小，夾在大國之間，所以臣屬句驪。句驪又任命其中首領爲使者，用來監管沃沮，要沃沮上交租税，貂、布、魚、鹽，以及海中的食物，徵調沃沮的美女作爲婢女和妾。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憙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臧於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説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輒生子云。

又有北沃沮，又名置溝婁，距南沃沮有八百多里。北沃沮的習俗與南沃沮都相同。邊界南部與挹婁相接。挹婁人喜歡乘船隻入侵抄掠，北沃沮的人害怕，每到夏天他們經常藏在山岩洞穴裏面，到冬天船水路不通，這纔下山住進村落。那裏的老人説，曾經在海中得到一件粗布衣服，衣服的形狀像中等個頭的人穿的，但兩隻袖子有三丈長。又在岸邊見到一人乘一隻破船，頭頂上還長有面孔，跟他説話互相言語不通，他不吃東西而死。又説海中有個女兒國，没有男人。有的傳説女兒國有個神井，在神井上看一下就能生下孩子。

濊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

濊北面與高句驪、沃沮，南面與辰韓接壤，

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盗，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内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内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

東面直通大海，西面到樂浪。濊和沃沮、句驪，原先都是朝鮮的地方。從前周武王將朝鮮封給箕子，箕子教給百姓禮制和種田養蠶的技術，又制訂八條禁令。那裏的人始終不相互偷盜，用不着關門閉户。婦女貞節守信。吃飯喝酒用禮器籩、豆。四十多代以後，到朝鮮侯準，自稱王號。漢初大亂，燕國、齊國、趙國的人到朝鮮避難的有幾萬人，燕國人衛滿打敗了準而自己統治朝鮮，傳國到孫子右渠。元朔元年，濊的頭領南閭等人背叛右渠，率領二十八萬人到遼東歸屬内地，武帝將濊的地盤設立爲蒼海郡，幾年以後纔撤銷。到元封三年，武帝滅掉朝鮮，分别設立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個郡。到昭帝始元五年，撤銷臨屯、真番，合并給樂浪、玄菟。玄菟郡治又移到句驪。從單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都屬於樂浪。後來由於境内土地廣闊遼遠，又將嶺東的七個縣分出來，設置樂浪東部都尉。濊自屬於國内以後，風俗逐漸衰退，法律禁令也逐漸增加，多達六十多條。建武六年，减去都尉官，因而放棄了嶺東的地方，將這些地方全部封給濊的大頭領并封他們爲縣侯，每年四季他們都來朝拜慶賀。

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丐。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盗。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濊人没有國君長吏，他們的官職有侯、邑君、三老。那裏的老人説自己同句驪是同一種族，語言、法度、習俗大體相似。那裏的人生性愚昧樸實，没什麽欲望，不向别人乞求。男女都穿衣領彎曲的衣服。他們的習俗是看重山川，對山川各自劃有地域邊界，相互不得妄自干涉。同姓的人不通婚。他們有很多忌諱，有人生病死亡，他們經常拋棄原先的住宅，重新建造新居。他們知道種麻，養蠶，做絲綿布。他們懂得觀測星宿，事先知道年成是豐收還是歉收。他們一般在十月份祭天，晝夜喝酒、唱歌、跳舞，稱之爲“舞天”。又把虎作爲神來祭祀。村落之間發生互相侵犯，總是罰對方用人口和牛馬償還，稱之爲“責禍”。殺人的人償命。他們很少入侵别國和偷盜。濊人能够步行作戰，他們製造的矛有三丈長，有時幾個人一起拿一根矛。樂浪的檀弓就出産於濊。那裏有許多身有花紋的豹子，有一種矮

小的乘之可在果樹下走的馬，海裏出産班魚。使者來的時候都要貢獻這些東西。

三韓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户，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

韓分三個種族：一叫馬韓，二叫辰韓，三叫弁辰。馬韓在西面，有五十四個國家，馬韓的北面同樂浪，南面同倭相鄰。辰韓在東面，有十二個國家，辰韓的北邊同濊貊接境。弁辰在辰韓的南面，也有十二個國家，弁辰的南部也同倭相鄰。韓總共有七十八個國家，伯濟是其中的一國。大國有一萬多户，小國有的幾千户，各自生活在山嶺和海之間，土地折合四千多里見方。東西方向以大海爲邊境，都是古代的辰國。馬韓最大，大家一同立馬韓的人爲辰王，在目支國建都，統治三韓的全部地盤。各國的國王原先都是馬韓種族的人。

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鷄，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户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别。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馬韓人懂得種田養蠶，製作絲綿布。那裏出産栗子，有梨那麽大。有一種長尾鷄，尾巴有五尺長。馬韓的村落都混雜在一塊居住，也没有城郭。他們用土造房屋，形狀像墳冢，他們在土屋的頂上開門。他們不知道跪拜，没有男女老少的分别。他們不看重金銀珍寶和錦帛毛織品，不知道乘牛騎馬，惟獨看重玉珠，把玉珠聯綴在衣服上作爲裝飾品，以及做項鏈耳墜。他們一般不戴冠帽，露出髮髻，身穿布袍，脚穿草鞋。那裏的人强壯勇猛，年輕人在建築房屋時有賣弄力氣的，經常用繩子將後背光溜溜地穿連起來，吊上大木頭，歡呼跳躍，以爲强壯。他們經常在五月份耕種完畢祭祀鬼神，晝夜喝酒聚會，大家聚到一起唱歌跳舞，跳舞時經常是幾十個人跟着用脚踏地拍打節奏。十月份農事結束，也是如此。各國的村落各有一個人負責祭祀天神，稱之爲“天君”。又造蘇塗塔，竪起大木頭，在上面懸挂鈴和鼓，用來事奉鬼神。馬韓的南部邊界靠近倭，也有文身的人。

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栅屋室。諸小别邑，

辰韓，那裏的老人説自己原是秦朝時逃亡的人，爲躲避苦役，來到韓國，馬韓割出東部地區給他們居住。他們稱“國”爲“邦”，稱“弓”爲“弧”，稱“賊”爲“寇”，稱“行酒”爲“行觴”，彼此稱對方叫“徒”，有點像秦朝的語言，

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并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爲貨。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所以有人稱他們爲秦韓。辰韓有圍墻、栅欄和房屋。一些小的城邑，各自有首領，大的首領叫臣智，其次叫儉側，又其次叫樊秖，又其次叫殺奚，再次叫邑借。辰韓土地肥美，適合種植五穀。他們懂得養蠶種桑，織絲帛。他們知道駕車騎牛馬，嫁娶按照禮規去做。在路上人們相互讓道。辰韓出産鐵，濊、倭、馬韓都向他們買鐵。他們的所有貿易，都用鐵作爲貨幣。那裏的習俗喜歡唱歌跳舞、喝酒敲鼓彈瑟。生出孩子希望孩子頭扁，都用石頭壓在孩子腦袋上。

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

弁辰同辰韓混雜居住，城郭和衣服都一樣，語言和風俗有差異。人的長相都很高大，頭髮漂亮，衣服清潔。但刑法嚴峻。弁辰的國家靠近倭國，所以有不少人文身。

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絶，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并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

起初，朝鮮王準被衛滿打敗，就率領剩下的幾千人逃到海上，攻打馬韓，打敗了馬韓，自立爲韓王。準的後代滅絶，馬韓人又立自己人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國廉斯人蘇馬諟等人到樂浪進貢。光武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要他歸樂浪郡管轄，四季朝見。靈帝末年，韓、濊一并强盛，郡縣没能力制服他們，百姓苦於禍亂，不少人流亡到韓國。

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馬韓的西面，有一個海島，上面有州胡國。那裏的人生得矮小，剃去頭髮，身穿皮革製成的衣服，僅有上衣而没有下衣。他們喜歡養牛、養猪，乘船往來到韓國做生意。

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倭在韓東南方向的大海中，依海島居住，共有一百多個國家。自從武帝滅掉朝鮮，倭人派使者和翻譯和漢來往的有三十個左右的國家，每個國家都自稱國王，世代相傳。大倭王住在邪馬臺國。樂浪郡的邊界，距邪馬臺國有一萬二千里，距倭的西北邊界拘邪韓國有七千多里。倭地大致在會稽東冶的東面，與朱崖、儋耳相近，所以他們的法度習俗大多相同。

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温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

那裏的土壤適合種植稻穀、麻，適合養蠶種桑，倭人懂得將絲麻織爲布帛。那裏出産白玉珠和青玉。山上有紅土。氣候温暖，冬夏都生長蔬

豹羊鵲。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并以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别。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菜。没有牛、馬、虎、豹、羊、鵲。他們的兵器有矛、盾、木弓，箭用竹製作或用骨頭製成箭鏃。男人都在臉上刺字和文身，以身上花紋的左右、大小分别尊卑貴賤。那裏男子穿的衣服都是用整幅布帛横過來，結扎相連。女人披着頭髮，髮髻盤曲，衣服像薄被，從頭向下套在身上；而且用朱砂粉敷在身上，類似中原人用粉。他們有圍墻、柵欄和房屋。父母和兄弟都分開居住，惟獨聚會時没有男女分别。吃喝用手，并且使用禮器籩、豆。他們習慣上都赤脚，認爲蹲着和坐着是對人恭敬。人們生性嗜酒。很多人長壽，活到一百多歲的人非常多。國内女性較多，首領們都有四五個妻子，其他人有的有兩個妻子，有的有三個妻子。女人不淫亂，不妒忌。并且那裏的習俗不偷盜，很少有争執訴訟的事情。犯法人的妻子兒女要被没收，嚴重的要殺掉滿門全族。人死了要停尸十多天，家裏人哭泣，不吃飯不喝酒，但别的人到死者家中唱歌跳舞，以此爲樂。他們燒烤骨頭進行占卜，用來判斷吉凶。他們渡海往來，讓一個人不梳妝，不洗沐，不吃肉，不近女色，稱之爲“持衰”。如果在途中吉利，就給持衰的人財物；如果在外生病或是遇害，就認爲是持衰的人不嚴謹，就一同將他殺掉。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派人帶了貢品前來朝拜慶賀，使者自稱大夫，倭奴國在倭國的最南端。光武賜給倭奴國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人獻來一百六十個人，希望能够朝見。

桓、靈閒，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宫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

桓帝、靈帝年間，倭國大亂，互相攻打，許多年没有國君。有一個叫卑彌呼的女子，年長以後不出嫁，從事鬼神之術，能够用妖術迷惑大家，於是大家一同立她爲國王。她的侍者婢女上千人，很少有人見到她，衹有一個男子供給她飲食，傳她的話。她居住的宫室樓觀和柵欄城墻，都有人手拿兵器守衛。法律習俗非常嚴峻。

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

從女王國向東渡海一千多里，到達拘奴國，雖然都是倭人，但不屬於女王管轄。從女王國向南四千多里到達侏儒國，人有三四尺高。從侏儒國向東南方向乘船走一年，可到裸國、黑齒國，

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使者能到的地方，就到此爲止了。

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絶遠，不可往來。

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多個國家。又有夷洲和澶洲。傳説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帶領幾千童男童女渡海，尋找蓬萊神仙，没找到神仙，徐福害怕被殺頭不敢回來，就居住在夷洲上，世代相繼，有幾萬家。百姓經常到會稽買賣。會稽東冶縣有人在海上航行遭遇大風，被漂流到澶洲。澶洲所在的地方非常遥遠，没辦法往來。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論曰：從前箕子遠離衰敗的殷商的命運，到朝鮮避難。朝鮮最初的習俗没有聽説過，到箕子實行八條禁令以後，使人們知道法禁，因而城邑没有奸淫和偷盜，夜不閉户，改變了愚昧淺薄的習俗，接近寬大簡略的法律，實行了幾百幾千年，所以東夷普遍形成温和謹慎的風氣，和另外三方的夷人不同。衹要政治通達，那麽就會存有道義。仲尼心懷感憤，認爲九夷可以居住。有人懷疑九夷鄙陋。孔子説："有才德的人在那裏居住，有什麽鄙陋的呢！"也僅有這種想法罷了。自這以後朝鮮商賈往來做生意，逐漸和中原來往。然而燕國人衛滿擾亂了朝鮮的風尚，自此風氣變得淺薄不同了。《老子》説："法令愈益昭明，盜賊就有很多。"像箕子這樣省簡法律條文而用信義治理的，這是得到聖賢制訂法律的根本了！

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嬴末紛亂，燕人違難。雜華澆本，遂通有漢。眇眇偏譯，或從或畔。

贊曰：居住在嵎夷，被稱作暘谷的地方。入山裏栖息，藏海上生活，由此和中原的宗族相區别。秦朝末年發生禍亂，燕國人逃離災難。糅雜進華夏人的習俗，原有的風尚澆薄，於是同漢國往來。地處遥遠通過翻譯，有時歸順有時背叛。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第七十六

南蠻西南夷傳

南蠻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迹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痴内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從前高辛氏時發生犬戎入侵，天子因爲犬戎的侵凌殘暴感到憂慮，但攻打犬戎又不能取勝。於是向天下的人尋訪招募，凡是能得到犬戎的將領吳將軍腦袋的人，賞給一千鎰黃金、一萬户的采邑，而且將小女兒嫁給他。當時天子養了一隻狗，身上的毛呈五彩色，名叫槃瓠。天子下令以後，槃瓠就口銜人頭來到宫闕下，群臣感到奇怪，一察看，竟然是吳將軍的腦袋。天子大爲高興，但考慮没法將女兒嫁給槃瓠，又没有將官爵封給狗的道理，商議想報答狗但不知道怎麽做合適。女兒知道後，認爲皇帝下了命令，不可違背信義，因而請求嫁給槃瓠。天子迫不得已，於是將女兒嫁給槃瓠。槃瓠得到天子的女兒後，背起她跑到南山，住在石洞裏。槃瓠所在的地方艱險隔絶，人迹不到。於是天子的女兒脱去衣裙，梳成僕鑒那樣的髮髻，穿上獨力的衣服。天子想念女兒，很悲傷，派使者去尋找，總是遇到颳風下雨，響雷和天空昏黑，使者没法前進。過了三年，她生下十二個孩子，六個男孩，六個女孩。槃瓠死後，孩子們互相結成夫妻。他們用樹皮織成衣服，用草木果實給衣服染上顔色，喜歡穿五彩的衣服，衣服式樣上都有尾巴的形狀。他們的母親後來回來了，將情況告知天子，於是天子派使者將孩子們都接來。他們的衣服顔色錯雜鮮明，説話語音難辨，喜歡到高山深谷裏去，不喜歡在平整空曠地帶生活。天子順應他們的心意，將名山大澤賜給他們。自此以後，他們種族繁衍

開來，稱爲蠻夷。他們外表愚鈍，内裏聰慧，安居本土，看重舊有的習俗。他們由於先父有功績，母親是天子的女兒，所以他們種田做生意，不需要符信就可以出入關門橋梁，不需要上交租稅。凡是城邑的首領，朝廷都賜給他們印綬，冠用獺皮製成。他們稱大首領爲“精夫”，彼此稱呼對方叫“姎徒”。現在的長沙武陵蠻就是他們的後代。

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

在唐堯、虞舜的時代，與蠻夷立盟，所以稱蠻夷爲“要服”。夏、商時代，蠻夷逐漸成爲邊境的災患。到周朝，蠻夷的種族逐漸强盛。周宣王中興，於是命令方叔向南征伐蠻夷地區，就是詩人稱作“蠻荆畏服前來”的。又説：“愚蠢不遜的蠻荆，竟然與大國爲仇敵。”這説明蠻夷的種族繁盛，所以同華夏對敵抗衡。

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晋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晋。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雖時爲寇盗，而不足爲郡國患。

周平王東遷，蠻夷於是入侵殘害中原。晋文侯輔助朝政，於是率領蔡共侯打敗了蠻夷。到楚武王時，蠻人同羅子一道打敗了楚國的軍隊，殺了楚軍將領屈瑕。楚莊王剛繼位，百姓飢餓，軍隊弱小，再次遭到蠻人入侵。楚國軍隊强大以後，蠻夷這纔順服，自此蠻夷就歸屬楚國。鄢陵戰後，蠻人同楚恭王聯合攻打晋國。到吴起輔佐楚悼王，向南吞并了蠻越，因而占據了洞庭、蒼梧。秦昭王派白起攻打楚國，攻占了蠻夷，開始設立黔中郡。漢興盛以後，將黔中郡改爲武陵郡。每年要蠻夷成人交納一匹布，小孩子交二丈布，這稱爲“賨布”。蠻夷雖然時常入侵，但不足以給郡國造成災難。

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爲所没。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

光武中興以後，武陵的蠻夷特别强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人憑藉蠻夷的地形險要，大肆進攻郡縣。光武派武威將軍劉尚徵調南郡、長沙、武陵的部隊有一萬多人，乘船由沅水逆流而上到武谿攻打相單程。劉尚輕敵進入險地，山地深遠，水流湍急，船隻没法前進。蠻人知道劉尚糧食不够，道路遥遠，而且不知道路徑，於是聚集兵力把守險要地形。劉尚糧盡以後撤軍，蠻人沿途攔截，劉尚的軍隊大敗，全軍覆没。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人向下游攻打臨沅，朝廷派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攻打相單程，不能

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群蠻遂平。

取勝。第二年春天，朝廷派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人，率軍隊到臨沅，打敗了相單程。相單程等人飢餓窮困，請求投降，恰好馬援病逝，謁者宗均接受了他們全部人馬的投降。朝廷在蠻夷設了官府官員，衆蠻由此平定。

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爲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漊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發荆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弃營走還漊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

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人反叛，進入零陽蠻地界。這年冬天，零陽蠻五里精夫爲郡打敗了陳從，陳從等人全部投降。三年冬天，漊中蠻覃兒健等人再次反叛，攻打焚燒零陽、作唐、孱陵地界。第二年春天，朝廷徵調荆州七個郡和汝南、潁川被解除枷鎖的刑徒和官吏士兵合起來有五千多人，在零陽抵抗防守，招募充中的五里蠻精夫和没反叛的蠻人有四千人，攻打澧中的賊寇。五年春天，覃兒健等人請求投降，没有被同意。郡守趁此機會進兵與覃兒健在宏下交戰，大敗覃兒健，斬了他的首級，其餘的人都放棄軍營逃回漊中，又派人請求投降，這纔接受他們的投降。於是撤去武陵的駐守部隊，給官兵們不同數目的賞賜。

和帝永元四年冬，漊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傜税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漊中、澧中蠻四千人并爲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

和帝永元四年冬天，漊中蠻、澧中蠻潭戎等人反叛，燒毁驛館，殺害擄掠官吏百姓，郡屬部隊打敗了潭戎，迫其投降。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因爲郡縣的傜役賦税有失公平，心懷怨恨，就聯合充中各部蠻人有兩千多人，攻打城池，殺害州縣官吏。州郡招募五里蠻和六亭的人馬追擊，打敗了澧中蠻等，他們全都潰散投降。朝廷賞給五里蠻和六亭的首領們不同數量的金帛。第二年秋天，漊中蠻、澧中蠻四千人一同做了寇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一千多人，頭束紅色幅巾，自稱將軍，燒毁官府，抄掠百姓。州郡招募順從的蠻人攻打平定了反叛的蠻人。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弃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税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認爲蠻夷歸服，可以比照漢人，增加他們的租税。參加商議的人都認爲可行。惟獨尚書令虞詡進言説："自古以來，聖明的天子不讓習俗不同的民族要求一樣，并非道德不能影響到他們，武力不能用於他們，而是知道他們心裏像野獸一樣貪婪，很難用禮義引導。可以對他們加以籠絡安撫，他們歸順了就接受下來但不去迎接，反叛了就放棄而

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

不去追趕。先帝舊有的制度，上交租税數量多少，已經沿襲很久了。現在突然增加租税，必定招來埋怨和反叛。計算所得到的，抵不上所失去的，將來一定後悔。”皇帝没采納。這年冬天，澧中蠻、漊中蠻果然争布帛的進貢不是從前的約定，於是殺害鄉邑的官吏，整個部族反叛。第二年春天，有兩萬蠻人包圍了充城，八千蠻人侵犯夷道。朝廷派武陵太守李進征討，打敗了蠻人，殺死了幾百人，剩下的全部投降歸順。李進於是挑選清廉能幹的官吏，使蠻夷民心悦服。李進在武陵九年，梁太后行使皇帝權力，下詔書增進李進的俸禄爲二千石，賞給二十萬錢。桓帝元嘉元年秋天，武陵蠻詹山等四千多人反叛，關押縣令，在深山屯兵集結。到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德誠信招引誘降，這些蠻人全部投降散去。

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弃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於是以右校令度尚爲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并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

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兵益陽。延熹三年秋天，長沙蠻就在郡内抄掠，部衆達一萬多人，他們殺死殺傷郡縣官吏。又零陵蠻攻入長沙。冬天，武陵蠻六千多人入侵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全部逃走。李肅的主簿胡爽攔住馬規諫説：“蠻夷見到郡内没有防備，所以敢於趁虚而入。您是國家的大臣，城邑相連有千里，舉起戰旗，敲響戰鼓，應聲響應的就有十萬兵力，爲什麽放棄太守的重責，反而做逃跑的人呢！”李肅拔出刀指着胡爽説：“你趕緊讓開！我現在危急，哪有功夫考慮這些事。”胡爽抱住馬一再勸阻，李肅竟然殺害了胡爽逃走。皇帝知道後，徵召李肅，將他處死，陳尸街頭，劉度、馬睦判處減死一等，免除胡爽一家的徭役賦税，授他家一人爲郎。於是任命右校令度尚爲荆州刺史，征討長沙寇賊，平定了蠻人。又派車騎將軍馮緄攻打武陵蠻，使他們全部投降潰散。軍隊班師後，賊寇又侵犯桂陽，太守廖析逃走。武陵蠻也重新攻打武陵郡，太守陳奉率領官吏百姓打敗了蠻人，殺死三千多人，投降的有二千多人。到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再次反叛，侵犯郡界，州郡擊敗了武陵蠻。

《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

《禮記》説“南方稱爲蠻，那裏的人在額頭雕刻花紋，男女雜處”。那裏的習俗是男女在河

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是也。

裏洗沐，所以稱爲交阯。在交阯的西面有噉人國，生下第一個孩子總是將其肢解後吃掉，説對後面生的孩子有好處。吃的味道甘美，就給國君送去，國君高興了就賞賜孩子的父親。娶了漂亮的妻子，就讓給哥哥。今天的烏滸人就是其後裔。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黄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絶。

交阯的南面有個越裳國。周公攝政六年，訂立禮儀，制作音樂，天下太平，越裳國使者騎着三隻象經輾轉翻譯前來進獻白色的野鷄，説："道路遥遠，山川阻隔，音訊使者不通，所以輾轉翻譯前來朝見。"周成王將白野鷄給周公。周公説："没有給他人施加恩德，那麽有賢德的人就不享用他人的禮品；政令没有在那裏推行，有賢德的人就不將那裏的人作爲臣民。我憑什麽得到這樣的賞賜呢！"越裳國的使者請求説："我接受了我國年長者的命令，他們説：'天上没有暴風和雷雨已經很久了，大概中原出現了聖人嗎？要是中原有聖人，何不去朝見呢。'"周公將白野鷄送給天子，稱贊先王的神明感致，將白野鷄用來祭祀宗廟。周朝的德運衰弱以後，越裳國自此逐漸斷絶了往來。

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爲南越王，傳國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爲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

楚國稱霸時，使百越朝拜進貢。秦朝吞并天下，用武力使蠻夷歸順，這纔開拓嶺外的土地，設置南海、桂林、象郡。漢朝興起後，尉佗立自己爲南越王，傳國傳了五代。到武帝元鼎五年，終於滅掉了南越，將其分開設立了九個郡，由交阯刺史管轄。其中珠崖、儋耳兩個郡在海島上，東西長一千里，南北長五百里。那裏的蠻人酋長以耳朵長爲高貴，他們都穿了耳朵吊上東西，使耳朵垂到肩上，達三寸長。武帝末年，珠崖太守會稽人孫幸徵收寬幅布匹獻給朝廷，蠻人受不了勞役，就攻打郡府，殺了孫幸。孫幸的兒子孫豹聯合率善人又回頭打敗了蠻人，自己負責郡内政事，征討其餘的叛黨，連續幾年纔平定珠崖。孫豹派使者封好印綬，歸還朝廷，上書説明情況，天子下詔書隨即任命孫豹爲珠崖太守。聲威政令得以普遍推行，貢品和使者每年都有。中原貪得他們的珍寶財物，逐漸對他們加以欺侮，所以珠崖每隔幾年就有一次反叛。元帝初元三年，終

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閒，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

光武中興，錫光爲交阯，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䳒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

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

於撤銷了珠崖郡。珠崖設立郡一共有六十五年。

到王莽輔佐朝政，元始二年，日南郡南邊的黃支國前來貢獻犀牛。凡是交阯所統轄的地區，雖然設置了郡縣，但語言各不相同，需輾轉翻譯纔可交往。那裏的人像禽獸一樣，沒有長幼的分別。他們把髮髻梳在脖頸的位置，赤着雙脚，用布從頭向下套在身上。後來遷徙了中原不少罪犯到那裏，讓他們和當地人混雜居住，這纔慢慢懂得他們的語言，他們也逐漸被開化，懂得禮儀。

光武中興，錫光擔任交阯太守，任延擔任九真太守，於是教當地人耕田種莊稼，爲他們製作冠和鞋，開始設立媒人和聘娶的禮儀，他們這纔知道婚姻嫁娶，又爲他們建造學校，用禮義引導他們。

建武十二年，九真邊界外的蠻里張游，率領同部族的人仰慕教化而歸順中原，被封爲歸漢里君。第二年，南越邊界外的蠻夷進獻白野鷄和白兔。到十六年，交阯的女子徵側和妹妹徵貳反叛，攻打交阯。徵側是麊泠縣雒將的女兒。嫁給朱䳒人詩索做妻子，非常勇猛。交阯太守蘇定將他繩之以法，徵側惱怒，所以反叛。這樣九真、日南、合浦的蠻里都響應徵側，他們一共攻占了六十五座城邑，徵側立自己爲王。交阯刺史和各郡太守僅僅能够自守。光武於是下詔書要長沙、合浦、交阯準備車船，修築道路橋梁，打通道路障礙和溪谷，儲備糧食。十八年，派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調集長沙、桂陽、零陵、蒼梧的部隊一萬多人征討徵側。第二年夏天四月，馬援攻占了交阯，殺了徵側、徵貳等人，其餘的人全部投降潰散。馬援進兵攻打九真的賊寇都陽等人，打敗了都陽，使都陽投降。馬援將賊寇中的三百多個首領遷到零陵居住。這樣嶺外全部被平定。

肅宗元和元年，日南邊界外的蠻夷究不事人的部族酋豪獻來活犀牛、白野鷄。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的蠻夷有兩千多人侵犯抄掠百姓，焚燒官府，郡縣派兵攻打，殺了他們的首領，剩下的人馬就投降了。於是朝廷在象林設立將兵長史，以防備蠻夷爲害。安帝永初

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内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逴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内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内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鬥。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禀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

元年，九真邊界外的夜郎蠻夷以全部地盤歸順，使漢朝境域開拓一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的蠻夷反叛，第二年，他們就召唤引誘鬱林、合浦的蠻人、漢人有幾千人攻打蒼梧郡。鄧太后派侍御史任逴奉了詔書赦免反叛的人，賊寇全部投降散去。延光元年，九真邊界外的蠻人獻來貢品并歸順。三年，日南邊界外的蠻人再次前來歸順。順帝永建六年，日南邊界外的葉調王便派使者來進貢，皇帝賜給葉調王便金印紫綬。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邊境外的蠻夷區憐等幾千人攻打象林縣，燒毁城邑官府，殺害郡縣官吏。交阯刺史樊演徵調交阯、九真兩個郡的兵力一萬多人援救象林。士兵們畏懼打仗路遠，於是反叛，攻打郡府。二郡雖然打敗了反叛者，但賊寇的勢力變得更加强盛。正好侍御史賈昌出使在日南，他隨即與州郡合力征討賊寇，戰况不利，接着被蠻夷攻打。他們被包圍了一年多并且兵員糧食跟不上，皇帝爲此感到憂慮。第二年，召集公卿大臣以及四府的佐吏，向他們詢問謀略，大臣們都説派大將，徵調荆州、楊州、兖州、豫州四萬兵力趕赴那裏。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反駁説："如果荆州、楊州没發生事情，徵調兵力是可以的。現在這兩個州的賊寇盤踞不散，武陵、南郡的蠻夷未能安和，長沙、桂陽多次被徵調，如果再次騷擾動用，必定又生出禍亂。這是不可調兵的第一條理由。又兖州、豫州的人突然被徵調，遠赴萬里之外，没有歸期，詔書催促急迫，必定導致反叛逃亡的出現。這是不可調兵的第二條理由。南方的州水土潮濕炎熱，加上有瘴氣，必定導致十分之四五的人死亡。這是不可調兵的第三條理由。長途跋涉萬里，士兵們疲憊勞苦，等到了嶺南，再没有能力承受打仗的事。這是不可調兵的第四條理由。軍隊走三十里作爲一程，但距日南有九千多里，三百天纔能到達，按每人五升糧食計算，需要六十萬斛的糧食，不算將領官吏們所騎驢馬吃的糧食，僅身背鎧甲自己到那兒，花費就這樣了。這是不可調兵的第五條理由。假使軍隊到了那兒，死亡的人一定很多，雖然不足以抵禦敵人，那就將重新徵調人

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後，又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馬，這是切割心腹來彌補四肢。這是不可調兵的第六條理由。九真和日南相距一千里，徵調那裏的官吏百姓，他們尚且承受不了，何況使四個州的士卒勞苦，去奔赴萬里以外的艱險呢！這是不可調兵的第七條理由。從前中郎將尹就征討益州反叛的羌人，益州的諺語説：'敵人前來尚可承受，尹就前來我被殺死。'後來尹就被徵還，將軍隊交給刺史張喬。張喬沿用尹就的將領官吏，一個月之内，消滅了敵寇。這是調派將領没有益處而州郡官員可以任用的明證。應該選派有勇有謀而且仁惠的人擔任將帥，任命他們爲刺史、太守，讓他們一同住在交阯。現在日南兵力單薄，没有糧食，防守已經不够，作戰又没有能力。可將日南的官吏百姓一概向北遷徙靠着交阯，等事情平定以後，再讓他們回到原地。回過頭來招募蠻夷，讓他們自相攻打，給他們運送金銀布帛，作爲他們的資助。誰能離間敵方獲得敵人首領的，答應封爲列侯，賞給土地。原并州刺史長沙人祝良，生性非常勇猛果决，又南陽人張喬，以前在益州有打敗敵人的功績，都可以任用。從前太宗恢復魏尚的雲中太守職位，哀帝派人到龔舍家拜授他爲太山太守。應當立刻授予祝良等人職位，讓他們從近道上任。"四府都贊成李固的意見，朝廷隨即拜授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張喬一到，公開告示，用安撫招誘的方法，使敵寇全部投降散去。祝良到九真，輕車簡從來到敵人那裏，運用謀略，以武力和誠信招引蠻夷，投降的有幾萬人，這些人都爲祝良建造官府。自此嶺外再次平定。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

建康元年，日南的蠻夷一千多人再次攻打并燒毁縣邑，接着煽動九真的蠻夷，與他們互相聯合。交阯刺史九江人夏方展示恩信，招誘蠻夷，賊寇全部投降歸順。當時梁太后掌管朝政，贊美夏方的功勞，將他調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婪殘暴毫無節制，居風縣人朱達等人同蠻夷聚在一起，攻殺了縣令，部衆達四五千人，他們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書賜給兒式家中六十萬錢，授他的兩個兒子爲郎。朝廷派九真都尉魏朗打敗了朱達，殺死兩千人，但

日南，衆轉强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内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没郡縣。四年，刺史朱儁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賊寇的主帥仍然占據日南，部衆變得更加强盛。延熹三年，詔書再次拜授夏方爲交阯刺史。夏方聲威仁惠一向聞名，日南的舊賊知道後，兩萬多人互相率領向夏方投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德信義招降了十多萬烏滸人歸順，他們都接受了冠和革帶，由此開拓增設了七個縣。熹平二年冬天十二月，日南邊境外的國家輾轉翻譯前來進貢。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的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的蠻人，合起來有幾萬人，攻陷郡縣。四年，刺史朱儁打敗了蠻人。六年，日南邊界外的國家又來進貢。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巴郡南郡蠻，原有五支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他們都發源於武落鍾離山。鍾離山有一個紅穴和一個黑穴，巴氏的孩子生在紅穴中，另外四支姓的孩子都出生在黑穴裏面。他們没有首領，都事奉鬼神，於是一同向一個石洞投擲劍，約定誰能投中，就擁戴他爲國君。惟獨巴氏的兒子務相投中，大家都驚嘆。他們又讓各人乘用泥土做成的船隻，約定誰能在水面上漂浮，將以他爲國君。其他姓氏的孩子乘的船都沉了，惟獨務相的船浮在水面上。因而大家一同立他爲國君，就是廩君。廩君於是乘坐泥土製作的船，從夷水坐到鹽陽。鹽水有位神女，對廩君説："這地方廣闊，是出產魚和鹽的地方，希望你留下來一同生活。"廩君不答應。鹽神晚上總是來和他同宿，天明就變成蟲子，與許多蟲子一起飛，把陽光遮蔽了，天地一片昏暗。過了十多天，廩君窺見機會，就用箭射殺了鹽神，天空這纔光明。廩君於是在夷城當國君，其他四姓都向他臣服。廩君死後，他的魂魄世代變爲白虎。巴氏因爲虎喝人血，就用活人來祭祀廩君。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鷄羽三十鍭。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

到秦惠王吞并巴中，以巴氏作爲蠻夷的首領，世代娶秦國的女子爲妻，蠻夷百姓的爵位相當於不更，犯了罪可以用爵位抵銷。蠻夷的首領每年出租税兩千零一十六錢，三年出一次義務租税一千八百錢。巴氏的百姓出幏布八丈二尺，出鷄毛三十鍭。漢朝興起以後，南郡太守靳彊請求一概依從秦國時候的舊例。

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

到建武二十三年，南郡的潳山蠻雷遷等人

雷遷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并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黄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没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開始反叛，侵犯掠奪百姓，朝廷派武威將軍劉尚率領一萬多人打敗了雷遷，將溜山蠻種族的七千多人遷移安置在江夏郡内，就是現在的沔中蠻。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人認爲郡守收稅不均，心懷怨恨，就聚集起來反叛。第二年夏天，朝廷派使者督察荆州各郡的部隊有一萬多人征討許聖。由於許聖等人憑藉險要地形，很長時間攻不下來。於是各路部隊分道推進，有的從巴郡、魚復幾路攻打，蠻人這纔潰散逃走，漢軍殺了蠻人的首領，又乘勝追擊，大敗許聖等人。許聖等人乞求投降，於是再次將他們全部遷徙安置在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反叛，被州郡征討平定。光和三年，江夏蠻再次反叛，與廬江賊人黄穰互相聯合，有十多萬人，攻陷了四個縣，入侵爲害長達幾年。廬江太守陸康征討并打敗了江夏蠻和黄穰，其他人全部投降潰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游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黄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板楯蠻夷，秦昭襄王時有一隻白虎，經常跟着其他虎多次來到秦、蜀、巴、漢境内活動，傷害了一千多人。昭王於是以重賞向國内招募有誰能够將虎殺死，賜給一萬户的封邑、一百鎰金。當時巴郡閬中有位夷人，能够用白竹製成强弓，他登上高樓用箭射死了白虎。昭王嘉獎他，但因他是夷人，不想給他加封，就刻石約盟，優待夷人，封户一頃田不出租稅，即使有十個妻子都不交納口算錢，傷了人判罪，殺了人可以出錢贖回死罪。雙方約盟説："秦國侵犯夷人，給夷人一雙黄銅製作的龍；夷人入侵秦國，送給一鍾清淳的酒。"夷人平安守盟約。

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户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

到高祖當漢王，徵調夷人回頭攻打三秦。三秦地區已經平定，於是打發夷人回到巴中，免除他們的首領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個姓氏的租稅，其他户每年繳納賨錢，每口四十錢。世代稱之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條渝水，那裏的人大都生活在渝水的兩岸。他們天性勇猛有力，起初作爲漢軍的前鋒，多次衝入敵陣。他們的習俗喜歡歌舞，高祖觀看後，説："這是周武王伐紂時唱的歌。"於是要善歌舞的藝人學習，這就是《巴渝舞》。自此以後他們世代歸順。

至于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

到光武中興，郡守經常率領板楯蠻夷去作

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温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二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鋭，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棰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因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别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戰。桓帝時，板楯蠻夷多次反叛，太守蜀郡人趙温用恩德信義使他們投降信服。靈帝光和二年，巴郡的板楯蠻夷再次反叛，入侵抄掠三蜀和漢中各郡。靈帝派御史中丞蕭瑗督察益州的部隊征討板楯蠻夷，連續幾年不能攻克。皇帝想大規模派兵，就問益州計吏，研究征討的方略。漢中的上計程包回答説："板楯七個姓氏，由於射死白虎立了功，他們的先人世代是講信義的人。他們很勇猛，善於打仗。從前永初年間，羌人進入漢川，郡縣遭到破壞，靠板楯援救，羌人死亡毁敗幾乎滅絶了，所以被稱爲神兵。羌人心中畏懼，傳話給自己的部族，要他們不要到南方去。到建和二年，羌人再次大舉入侵，實在是依靠了板楯連續摧毁打敗羌人。前任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然接受了丹陽的精鋭部隊，也靠了板楯獲得成功。近來益州各郡戰亂，太守李顒也憑藉板楯征討平定了戰亂。板楯像這樣忠心有功，原没有作惡的想法。郡縣官吏和鄉亭小吏，以錢代替兵役的賦税非常繁重，對板楯的蠻人役使鞭打，超過了對待奴僕和敵虜，有的蠻人將妻子、兒子賣給他人，甚至有人到自殺的地步。雖然他們向州郡陳訴冤情，但州牧郡守不替他們上達并作處理。皇帝遥遠，他們没法把自己的情況反映給天子。他們含着怨恨，呼天喊地，在荒僻的山谷中捶打心胸。既爲租税徭役憂愁悲苦，又迫於受到酷刑。所以城邑村落的蠻人相互聚集在一起，因而導致了反叛。并非他們有主謀的人想僭稱天子名號，企圖做非分的事情。現在衹要遴派賢明有才能的州牧郡守，他們自然安定，不需要征討。"皇帝采納了程包的意見，派太守曹謙宣明詔書，赦免板楯蠻夷，反叛者立刻全部投降歸順。到中平五年，巴郡的黄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再次反叛，入侵掠奪城邑，朝廷派西園上軍别部司馬趙瑾征討平定了板楯蠻夷。

西南夷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

西南夷，在蜀郡的邊界之外。有個夜郎國，東面和交阯接壤，西面有滇國，北面有邛都國，他們各自都立了首領。那裏的人都把髮髻梳成椎

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巂、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自巂東北有莋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狀，衣襟向左，聚成村落居住，能够耕田種地。在這幾個國家的外面，還有巂、昆明各個部落，西面一直到同師，東北到葉榆，地域有幾千里方圓。巂、昆明這些部落没有首領，人們將頭髮梳成辮子，隨着牲畜而遷徙，没有固定住所。在巂的東北有莋都國，莋都國的東北有冉駹國，他們有的在一個地方定居，有的隨牲畜遷徙。在冉駹國的東北有白馬國，是氐人部族。這三個國家也有首領。

夜郎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吴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夜郎國，起初有一位女子在遯水邊洗滌，有一根三節大竹子流到她的雙脚中間，她聽到竹子裏面有哭聲，女子剖開竹子一看，是一個男嬰，就帶回家中撫養。他長大後，能文能武，他立自己爲夜郎侯，以竹作爲自己的姓氏。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夷，設立牂柯郡，夜郎侯迎接歸順，天子賜給他國王的印綬。後來最終殺了夜郎侯。夷獠都覺得竹王不是人的血氣所生，非常看重他，要求立他的後代。牂柯太守吴霸將情況禀告朝廷，天子於是封竹王的三個兒子爲侯。兒子死後，和他們的父親一同被祭祀。現在夜郎縣内的竹王三郎神，就是竹王三個兒子的傳説。

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桹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并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起初，楚頃襄王時，派將領莊豪從沅水攻打夜郎，軍隊到且蘭，釘木樁將船拴在岸邊而後步行作戰。滅掉夜郎以後，就將夜郎王留在滇池。由於且蘭有拴繫船隻的地方，於是將地名改爲牂柯。牂柯地方雨水很多，習俗喜歡巫術、神鬼和禁忌，很少飼養牲畜，又没有養蠶種桑，所以這個郡最貧窮。句町縣有一種桄榔樹，可以做麪粉，百姓靠此維持生計。公孫述時，大族龍、傅、尹、董氏，同郡功曹謝暹爲漢守衛邊境，又派人從番禺江來進貢。光武很贊賞他們，一并加以誇獎賞賜。桓帝時，郡人尹珍認爲自己生在邊遠荒僻的地方，不懂得禮義，於是跟隨汝南人許慎、應奉學習經書和圖讖，學成以後回到家鄉教學，這樣南部地區纔開始出現學問一事。尹珍官做到荆州刺史。

滇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

滇王是莊蹻的後代。元封二年，武帝平定滇

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産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國，將滇國地方改爲益州郡，從牂柯、越巂各分出幾個縣給益州郡。幾年以後，又吞并了昆明的地域，都劃給益州郡管轄。有個水塘，繞一圈有二百多里，池水源頭處又深又寬，而池尾又淺又窄，像倒過來流似的，所以稱之爲滇池。那裏河流土地平坦開闊，生很多鸚鵡、孔雀，有鹽池、農桑和漁業之利，有衆多的金銀和畜牧産品。那裏的人和習俗都很奢侈。做官的人都富裕，够好幾代用。

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到王莽朝政混亂，益州郡夷内的人棟蠶、若豆等人起兵殺害了郡守，越巂的姑復夷人大牟也全部反叛，殺害掠奪官吏百姓。王莽派寧始將軍廉丹，徵調巴蜀的官吏百姓和運送糧食的士卒有十多萬人，攻打夷人。官兵們飢餓疾疫，歷年攻不下來，結果撤還。王莽任命廣漢人文齊擔任太守，文齊修建池塘，疏通灌溉，開墾土地二千多頃。他帶領兵馬操練，在邊塞險要處修建城堡，招降聚集夷人，很能使其民心和順。到公孫述占領益州地盤，文齊堅守，憑藉險要地形抵禦公孫述，公孫述關押了他的妻子孩子，答應封他爲侯，文齊始終不投降。他聽説光武即位，就派使者從小道告知光武。蜀地平定以後，光武徵召他爲鎮遠將軍，封爲成義侯。文齊在路上去世，天子下詔書爲他建造祠堂，郡内的人爲他造了廟祭祀他。

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群夷聞大兵至，皆弃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

建武十八年，夷人首領棟蠶同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各部族反叛，殺害郡縣官吏。益州太守繁勝與夷人交戰失敗，退守朱提。十九年，朝廷派武威將軍劉尚等人徵調廣漢、犍爲、蜀郡的人和朱提夷，合起來有一萬三千人攻打夷人。劉尚的軍隊渡過瀘水，進入益州境内。各部族的夷人聽説大軍來到，都放棄堡壘逃走了，劉尚俘獲老弱夷人，得到糧食、牲畜。二十年，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續交戰幾個月，將他們全部擊敗。第二年正月，劉尚追到不韋縣，殺了棟蠶首領，殺死夷人七千多，獲得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多頭，各夷人部族全部被平定。

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

肅宗元和年間，蜀郡人王追擔任太守，政

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朝議以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弃之。太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顒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閒，米至數十云。

績教化尤其突出，有四匹神馬從滇池水中出現，天降甘露，出現白烏，王追開始興辦學校，逐漸改變了那裏的習俗。靈帝熹平五年，各夷族反叛，抓去了太守雍陟。朝廷派御史中丞朱龜征討，不能取勝。朝廷商議認爲益州郡在邊界外面，蠻夷習慣反叛，讓軍隊勞頓到遠方打仗，不如放棄益州。太尉掾巴郡人李顒定計征討，於是拜授李顒爲益州太守，他同益州刺史龐芝徵調板楯蠻打敗平定了各夷族，奪回雍陟。李顒去世以後，夷人再次反叛，朝廷任命廣漢人景毅擔任益州郡太守，他征討平定了夷人。景毅剛到益州，一斛米賣一萬錢，景毅以仁惠恩義逐步引導，没有幾年功夫，一斛米降到幾十錢。

哀牢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産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絶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

哀牢夷，其祖先有位名叫沙壹的婦女，住在牢山。她曾經在水中捕魚，碰到沉在水中的樹木，好像有感應，結果懷了身孕，十個月以後，生下十個兒子。後來沉在水中的樹木變爲龍，在水面上出現。沙壹忽然聽到龍對她説：“你爲我生了兒子，現在他們都在哪兒呢?”九個兒子見到龍都驚慌逃走，惟獨最小的兒子不會走，離不開，他背對着龍坐着，龍就舔了他。孩子的母親説話像鳥的聲音，稱“背”爲“九”，稱“坐”爲“隆”，因此給兒子取名叫九隆。後來九隆長大成人，哥哥們認爲九隆被父親舔過并且聰明，於是一起推舉他做國王。後來牢山脚下有一對夫妻，又生下十個女孩，九隆兄弟都娶她們爲妻。以後他們的人口漸漸滋生增長。部族裏的人都紋身，圖案像龍的花紋，衣服上都做了一個尾巴。九隆死後，世代相傳。於是分别設立小侯王。他們常常聚在一起生活，城邑分布在溪水山谷地帶。他們居住的地方极其遥遠，在八荒之外，山川阻隔幽深，他們自從有人出生以來，未曾和中原有來往。

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沈没，哀牢之衆，溺死數

建武二十三年，哀牢王賢栗派軍隊乘竹木筏，南下長江、漢水，攻打靠近邊界的夷人鹿茤。鹿茤人弱小，被哀牢人俘獲。這時雷聲震動，天降暴雨，颳起南風，江水倒流，二百多里長的江面大浪翻涌，竹木筏沉入水中，哀牢的人

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内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

馬有幾千人淹死。賢栗又派六位侯王率領一萬人攻打鹿茤，鹿茤王與哀牢交戰，殺死了六位侯王。哀牢的老人們一起埋葬了六位侯王，夜間老虎又將六位侯王的尸體翻出來吃了，哀牢剩下的人馬驚恐退走了。賢栗很惶恐，對國中的老人們說："我們進入邊界要塞，自古就有，現在攻打鹿茤，總是受到上天的責罰，中原難道有聖明的帝王嗎？上天保佑幫助中原，怎麽這樣顯明呢！"二十七年，賢栗等人率領種族二千七百七十户，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九口人，向越巂太守鄭鴻投降，要求歸順，光武封賢栗等人爲首領。自此以後哀牢每年都來朝拜進貢。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内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派兒子率種族歸順，他們稱做邑王的有七十七人，有五萬一千八百九十户，人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哀牢位於西南，距洛陽有七千里，顯宗在那裏設立哀牢、博南兩個縣，將益州郡西部都尉所管轄的六個縣劃出來，合爲永昌郡。當時剛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行旅爲其所苦。歌謡説："漢恩德博大，收服没有臣服的地方。翻越博南山，渡過蘭倉津。等到渡過蘭倉水，成了他鄉之人。"

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綉，罽毲帛叠，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哀牢人都穿透鼻孔，下垂耳朵，首領當中自稱王的人，耳到肩以下三寸的地方，庶民百姓僅僅到肩部而已。哀牢土地肥沃，適合種植五穀和種桑養蠶。他們懂得將布帛染成彩色，給衣服和絲織品刺綉，知道編織毛氈和用棉紗織布，知道編織蘭干和細軟的織品，所織成的花紋就像薄細精美的絲織品。當地有一種梧桐樹的絲，可以紡織成布，幅寬五尺，潔白不會污染。先是將它給死人覆蓋，而後做成衣服穿上。那裏的竹子，竹節相距達一丈，名叫濮竹。那裏出産銅、鐵、鉛、錫、金、銀、光珠、琥珀、水晶、琉璃、海貝、珍珠、孔雀、翡翠、犀牛、象、猩猩、貊獸。雲南縣有兩頭神鹿，能够吃有毒的草。

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

在此以前，西部都尉廣漢人鄭純做官清廉高潔，教化在夷貊當中得到推行，夷人的首領受到感動，敬慕鄭純，都來貢獻土産和珍寶，歌頌他的美德。天子贊許鄭純，隨即任命他擔任永昌太守。鄭純同哀牢夷人約定，部族酋豪每年送交兩

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争，遂殺守令而反叛，攻嶲唐城。太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

件從頭套在身上的衣服、一斛鹽，將這作爲正常的租税，夷人安心。鄭純擔任都尉、太守十年，在任去世。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縣令因忿怒相争，就殺死了縣令反叛，攻打嶲唐城。太守王尋逃到楪榆。三千多哀牢人攻打博南，燒毁百姓的房屋。肅宗招募調派越嶲、益州、永昌的夷人、漢人，有九千人，征討類牢。第二年春天，邪龍縣的昆明夷鹵承等人響應招募，率領同部族的人同守郡部隊攻打在博南的類牢，大敗并殺死了類牢。將類牢的首級傳送洛陽，天子賞給鹵承一萬匹布帛，封他爲破虜傍邑侯。

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

永元六年，永昌郡邊界外的敦忍乙王莫延仰慕德義，派譯使進獻犀牛和大象。九年，邊界外的蠻人和撣國王雍由調派人通過輾轉翻譯送來國内的珍寶，和帝賜給他們金印紫綬，小首領也都給了印綬和錢帛。

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内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永初元年，邊界外的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多人以整個部族歸順，獻來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又派使者到朝廷朝拜慶賀，獻上音樂和表演幻術的人，他們能够通過變化口中噴火，將自己肢解，將牛馬的腦袋互换。他們還擅長兩手快速拋接若干個圓球，拋接次數能達上千。他們自稱是海西人。海西就是大秦，撣國西南通往大秦。第二年元旦朝見群臣，安帝在殿庭中讓表演音樂，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給他印綬和不同數目的金銀及彩色絲帛。

邛都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污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邛都夷，武帝所開拓，武帝將這裏作爲邛都縣。没多長時間那裏地面下陷成爲污澤，因此稱之爲邛池，南方的人稱爲邛河。後來邛都夷又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越過嶲水征討邛都夷，就將其作爲越嶲郡。這裏土地平坦，有稻田。青蛉縣的禺同山上有金馬社和碧鷄神，光影經常出現。那裏的習俗是人們大多游樂放蕩，但喜歡唱歌，大致與牂柯的人相似。邛都夷的酋豪首領很放縱，很難控制駕馭他們。

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

王莽時，郡守枚根徵調邛都人長貴，讓他擔任軍候。更始二年，長貴率領部族進攻殺害了枚根，立自己爲邛穀王，行使太守職權。後又投降

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巂。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

公孫述。公孫述失敗後，光武封長貴擔任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派使者向朝廷呈上三年的計簿，光武立刻授給長貴越巂太守的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攻打益州夷，經過越巂。長貴知道後，他懷疑劉尚一旦平定南部，威權法令必定推行，自己不可能隨意放縱，於是聚集人馬修築營壘土臺，招呼各部首領，釀製了大量毒酒，想先用毒酒慰勞軍隊，趁機襲擊劉尚。劉尚知道長貴的計謀，隨即分派兵力先占領了邛都，然後突然襲擊長貴，殺了他，將他的家人遷到成都。

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

永平元年，姑復夷又反叛，益州刺史派軍隊征討，打敗了姑復夷，殺了他們的首領，將首級傳送京師。後來太守巴郡人張翕，政事與教化清和公正，使夷人和睦。張翕做太守十七年，去世時，夷人對他愛戴敬慕，好像失去父母一樣。蘇祈縣的二百多位老人帶來牛羊送喪，到張翕的出生地安漢縣，修墳墓祭祀他。天子下詔書贊美張翕，爲他修建了祠堂。

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户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内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奸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

安帝元初三年，越巂邊境外的夷人大羊等八個部族，共三萬一千户，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人，仰慕德義而歸順。當時郡縣的賦稅繁多，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人反叛，殺害了遂久令。第二年，永昌、益州和蜀郡的夷人全都反叛，響應封離，部衆竟達十多萬，他們破壞了二十多個縣，殺害郡縣官吏，焚燒城邑，掠奪百姓，造成尸骨堆積，千里以内没有人迹。天子下詔書要益州刺史張喬挑選能够勝任的從事征討夷人。張喬於是派從事楊竦率領人馬到楪榆進攻賊寇，但賊寇强盛，楊竦没敢前進，先將詔書傳告三郡，秘密徵求武士，懸重賞。然後進兵同封離等人交戰，大敗封離，殺死三萬多人，活捉一千五百人，得錢財四千多萬，全部用來賞給士卒。封離等人驚慌恐怖，殺了同謀的首領，到楊竦處乞求投降，楊竦加以特别的安慰和接納。其他的三十六個部族都前來投降歸順。楊竦因此上奏長吏中奸猾并且侵犯蠻夷的九十個人，都被减死。州内評功還没來得及上報朝廷，恰好楊竦傷勢發作而去世，張喬非常悲痛惋惜，於是給他刻石記

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閒，廣漢馮顥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功，畫了楊竦的遺像。天子因爲張翕在夷人中留下仁愛，就任命他的兒子張湍擔任太守。夷人很高興，在路上迎接他，說：“您的相貌很像我們的太守。”後來張湍有失人心，有的夷人想反叛，夷人中的老者曉諭他們說：“就當看在從前太守的份上吧。”這樣得以安寧。後來在順帝、桓帝年間，廣漢人馮顥擔任太守，政績和教化尤其有突出的成績。

莋都

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莋都夷，武帝所開拓，武帝將這裏作爲莋都縣。那裏的人都披着頭髮，衣襟向左開，説話多喜歡用比喻，生活環境大致同汶山夷相同。那裏生長一種能延年益壽的神藥，是仙人山圖所住的地方。元鼎六年，在這裏設沈黎郡。到天漢四年，并入蜀郡作爲西部，設兩名都尉，一個住在旄牛，管轄邊境外的夷人，一個住在青衣，管轄漢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户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咏，以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襁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録其歌焉。

永平年間，益州刺史梁國人朱輔，喜歡建立功名，他爲人慷慨，很有謀略。在益州幾年，他宣明漢朝恩德，其聲威感化遠方的夷人。從汶山向西，前代没有人去過，中原的曆法没在那裏推行過。白狼、槃木、唐菆等一百多個國家，有一百三十多萬户，人口六百萬以上，以整個種族向朝廷進貢，稱自己爲臣僕。朱輔上奏疏説：“臣聞知《詩》説：‘那些百姓啊投奔周岐，是因爲周岐有清明的政治。’傳説：‘去周岐的道路雖然偏遠，但人們不認爲道遠。’詩人的吟誦，可作爲驗證。現在白狼王、唐菆等仰慕教化，歸服德義，做詩三首。路上經過邛來大山、零高坂，艱險峻峭，超過去周岐的道路百倍。他們用襁褓背負嬰兒，攙扶老人，就好像孩子回到慈母身邊一樣。遠方夷人的語言，意思不容易弄正確。草木不是一個品種，鳥獸也不是一類。犍爲郡有位名叫田恭的掾吏跟他們很熟，懂得他們的很多話，臣經常讓他瞭解那裏的風俗，翻譯他們的語言。現在派從事史李陵同田恭護送他們到朝廷，并獻上他們的音樂詩歌。過去在聖明的帝王時代，表演四方夷人的樂舞；現在所獻上的，希望能算上其中之一。”皇帝很贊賞，將事情交給史官，記

録下他們的歌詩。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遠夷樂德歌詩》説：

大漢治理太平，與天意合一。官吏譯使公平端正，不隨意打攪。聞知風尚向往德化，觸目所見令人奇異。賜給我們許多布帛，外加甜美的酒食。興盛的音樂和舞者飛動的身體，屈伸自如各種舞姿應有盡有。蠻夷貧窮困薄，拿不出像樣的東西回報。願天子長壽，子孫興旺繁多。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温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遠夷慕德歌詩》説：

蠻夷生活的地方，是太陽落入之處。仰慕道義歸順德化，投奔太陽升起地方的明主。仁德聖明恩情深厚，給予别人豐富優厚。冬天多霜雪，夏時多潤雨。寒暑正合時節，部族人可興旺。長途跋涉歷經艱險，不遠萬里來到中原。改變習俗歸順德化，心裏就像回到慈母身邊。

《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携負歸仁，觸冒險陜。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遠夷懷德歌》説：

荒服以外的地方，土地非常貧瘠。吃野獸的肉穿野獸的皮，就是看不到鹽和五穀。官吏翻譯傳播風化，大漢太平和樂。扶老携幼投奔仁德，經歷了許多艱難險峻。高山崎嶇陡峻，懸崖上石頭峭立。深秋葉落的時候從家出發，一百多天纔到達洛陽。父子一道接受賞賜，懷裏抱着許多布帛。傳話告知同部族的人，願意長久地做大漢的臣僕。

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内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

肅宗初年，朱輔因事獲罪被免官。當時郡尉的官府都有裝飾，畫上山神海怪、奇禽異獸，爲的是向夷人炫耀，夷人愈加害怕。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邊界外的白狼、樓薄蠻夷國王唐繒等人，率領部族十七萬人，向往德義而歸順。詔書賜給唐繒金印紫綬，小首領賜給不同數額的錢帛。

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黄金、旄牛毦，舉土内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爲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

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同邊境外的汙衍部族合兵三千多人反叛，攻打蠶陵城，殺害官吏。二年，青衣道夷的首領令田，與邊境外的三個部族的夷人共三十一萬人，携帶黄金、旄牛毛製做的飾物，并將全部地界歸屬中原。安帝將令田的爵位增爲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天，旄牛

旄牛夷叛，攻零關，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

夷反叛，攻打零關，殺害官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打敗了旄牛夷。於是分設蜀郡屬國都尉，管轄四縣，職權如同太守一樣。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反叛，殺害掠奪官吏百姓。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入侵蠶陵，殺害郡縣官吏。四年，犍爲屬國夷入侵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打敗了他們，殺死一千四百人，其餘的人都瓦解潰散。靈帝時，將蜀郡屬國改爲漢嘉郡。

冉駹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鷄、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爲鹽，麡羊牛馬食之皆肥。

冉駹夷，武帝所開拓。元鼎六年，將這裏作爲汶山郡。到地節三年，夷人覺得該郡租税太重，宣帝於是省去汶山郡并入蜀郡爲北部都尉。那裏的山區有六個部族的夷人、七個部族的羌人、九個部族的氐人，各自有自己的部落。他們的王侯懂得不少文字，但法禁嚴峻。他們尊崇婦女，母系氏族。人死後就將尸體燒掉。那裏的氣候大都寒冷，在盛夏的時候結的冰仍然不融化，所以夷人在冬天爲了避寒，就到蜀郡給人當傭工，夏天就避暑，回到自己的村落。他們都靠山居住，用石頭壘成房屋，房屋高的達十多丈，稱之爲“邛籠”。那裏土地堅硬含鹽鹹，不生穀、粟、麻、豆類，僅靠麥子生活，但却適合飼養牲畜和放牧。有一種旄牛，没有角，又叫童牛，體重達千斤，毛可以做成飾物。那裏出産名馬。有羚羊，可以治療中毒。又有一種食藥鹿，懷了孕的幼鹿，腸中的糞便也可治療中毒。又有五角羊、麝香、毛羽很輕的毼鷄、牲牲。那裏的人能够製作旄氈、斑罽、青頓、毞毲、羊羧之類的毛織品。那裏有種類特别多的藥材。地裏有鹹土，煮後可以製鹽，那裏的麡、羊、牛、馬都長得很肥壯。

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黄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

在冉駹西邊還有三河、槃于虜，北面有黄石、北地、盧水胡，在這外面就是邊境外了。靈帝時，又將蜀郡北部分出來設立汶山郡。

白馬氐

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

白馬氐，武帝在元鼎六年所開拓，分出廣漢郡西部，合起來設武都郡。這裏地勢險要隔絶，有麻田，出産名馬、牛、羊、漆、蜂蜜。氐人勇

蠻。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絶。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雒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

猛愚直，無所顧忌，貪圖財物，爲利而死。他們生活在河池，又叫仇池，方圓有一百頃，四面陡峭險絶。氐人多次入侵邊境，郡縣征討他們，他們就憑藉險要地形把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朝廷派軍隊打敗了氐人，將氐人分别遷移到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再次反叛，朝廷派執金吾馬適建、龍雒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率領三輔和太常所管的罪徒打敗了氐人。

及王莽簒亂，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爲寇盜，郡縣討破之。

到王莽簒位作亂時，氐人也反叛。建武初年，氐人全部歸順隴和蜀。到隗囂滅後，氐人的首領這纔背叛公孫述投降漢朝。隴西太守馬援上書恢復氐人的王侯首領，朝廷賜給他們印綬。後來隗囂的同族人隗茂反叛，殺害了武都太守。氐人大首領齊鍾留爲部族裏的人尊敬信任，他的聲威使許多首領信服，他同郡丞孔奮一道攻打隗茂，打敗并殺死了隗茂。後來氐人也時常入侵，爲郡縣征討擊敗。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没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内屬焉。故其録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栖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宫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内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岩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狡筭，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

論曰：劉漢征伐戎狄，對邊遠地區用兵，大致也同帝王的業績一同終始。有時弄到邊境失陷、軍隊覆滅將領大敗的境地，但不出一年功夫，最終能够開拓四方夷人的土地，使習俗不同的種族歸順。至於文書和盟約所潤澤到的，風化聲威所影響到的地方，幾乎擴及到了太陽升起到太陽落入的全部地區。典籍從山經、水志起，也都粗略地提及這方面的情況。四方夷人雖然歸順反叛反覆無常，朝廷的聲威和恩澤經常中斷，但衹要教化推行的地方，不論是垂耳雕足的部族，還是像野獸般生活像鳥一樣説話的種族，無一不是以整個種族部落歸順，請派官吏，并且渡過大海，翻越高山，通過輾轉翻譯要求歸屬中原。所以他們的名字在中郎將和校尉的官府中有記載，他們的人口數被都護府、部都尉府、太守府下面的功曹編入簡册，人口經常用幾百萬計算。至於藏在深山、潛在海底的神物，埋在沙石裏面、栖息在陸地上的珍寶，無不呈現出奇異華麗，被裝飾在宫廷帷幄中。并且賨幏、火浣令、馴養的飛禽和高大的野獸之類的貢賦，聚集在朝廷府庫；夷人的樂歌、巴渝的舞蹈這樣的聲響節奏完全不

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同的藝術，陳列在宫廷門外。難道柔服之道到此就一定完備了嗎？然而也可以説招致遠方的種族歸順了。蠻夷雖然靠着山岩溪谷生活，但大多有一定的居住地域，連通荆州、交州地區，分布守護在巴郡、庸的外面，没法算出他們的數量。但蠻夷凶猛狡詐，比起羌狄來要稍弱一些，所以他們侵掠殘暴造成的危害，不可能深入。西南邊境外的蠻夷尤其弱小。所以在永昌設關駐守，起始於防備遠方的夷人，後來開拓土地，使百姓自立，到現在那裏就成了都市。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亦有别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贊曰：各種蠻夷居住的地區很小，但遍布那四方邊界。雕刻身體，身穿草衣，憑藉深險峻峭的高山生活。也有一些夷人，居住在蜀郡的邊境地區。四散分布的部族村落，輾轉投奔周岐那樣的德義之道。前去教化一旦得到信任，夷人就改變衣襟送來珍寶，使得朝廷設立永昌郡，將蠻夷人與内地億萬人一同編入户册。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第七十七

西羌傳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産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强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産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西羌原先出自三苗，是姜姓的另外一支。西羌國靠近南岳。到舜流放四位凶頑之人的時候，將他們放逐到三危，就是河關西南的羌人地區，這裏在賜支河邊，一直到賜支河首，綿延千里。賜支就是《禹貢》所説的析支。這裏南部和蜀、漢邊界外面的蠻夷接壤，西北和鄯善、車師等國接壤。西羌人没有固定的住所，他們跟着水草遷徙。這裏的土地很少種有五穀，他們主要以畜牧爲業。西羌的習俗是氏族不固定，有的氏族用父親的名字和母親的姓作爲自己部族的稱號。十二代以後，氏族相互通婚，父親死後就娶後母作爲妻子，哥哥死後就娶寡嫂爲妻，所以西羌國内没有鰥夫和寡婦，人口多繁殖快。西羌不立國君和大臣，没有誰做首領。勢力强大就分出種族，成爲酋豪，勢力弱小就淪爲他人的附屬部落。他們互相掠奪侵暴，以暴力稱雄。殺人償命，再没有别的禁令。西羌的士兵善於在山谷地帶作戰，不擅長在平地打仗；他們不能長時間交戰，但敢於衝鋒陷陣；他們把戰死視做吉祥，而病死認爲不吉利。西羌人能忍受寒冷和艱苦，完全同禽獸一樣。即使是婦女生孩子，也不躲避風雪。西羌人生性剛强勇猛，接受了五行中西方金行之氣。

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

天子朝政清明，四夷就臣服；天子失去德政和教化，四夷就入侵作亂。從前夏朝的國君太康失去天下，四夷全都背叛。到后相即位，於是征討畎夷，七年以後畎夷前來歸順。到了后泄，纔加封畎夷爵位，畎夷自此服從夏朝。后桀動亂時，畎夷進入邠岐一帶居住。成湯興起以後，

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征討畎夷，使其退却。到殷朝中期衰弱時，四夷全都背叛。到武丁時，征討西戎、鬼方，用了三年時間纔攻克下來。所以詩歌說：“自氐羌開始，誰也不敢不來朝拜天子。”

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

到武乙凶暴毒虐，犬戎侵犯邊境，周古公亶父翻過梁山到岐山脚下避難。到兒子季歷時，於是征討西落鬼戎。太丁的時候，季歷又攻打燕京的戎族，戎人大敗周的軍隊。兩年以後，周的部隊打敗余無的戎族，這時候太丁任命季歷爲牧師。自此以後，季歷又攻打始呼、翳徒的戎族，都獲得了勝利。到文王擔任西伯時，周的西面有昆夷爲害，北面有獫狁構成危險，於是文王打退了戎狄并且在那裏駐守軍隊，戎狄没有不臣服的。文王於是統率西戎，征討背叛殷商的國家來事奉紂王。

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晋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

到武王攻打商時，羌人、髳人率領軍隊在牧野會師。到穆王時，戎狄不向周朝進貢，穆王於是西征犬戎，俘虜了犬戎的五位王，又獲得四隻白鹿、四隻白狼，穆王於是將戎人遷徙到太原。夷王時周朝衰弱，邊遠的戎人不來朝拜，天子就命令虢公率領六軍之師攻打太原的戎人，一直打到俞泉，獲得一千匹馬。厲王殘暴，戎狄入侵掠奪，竟然進入犬丘，殺害了秦仲一族，天子下令征討戎人，不能取勝。到宣王繼位的第四年，派秦仲攻打戎人，秦仲被戎人殺死。天子接着召來秦仲的兒子莊公，給他七千兵力，讓他征討戎人，打敗了戎人，戎人由此稍稍退却。二十七年後，天子派軍隊攻打太原的戎人，不能取勝。五年之後，天子征討條戎、奔戎，天子的軍隊被戎人打敗。兩年以後，晋人在汾水邊下隰的地方打敗了北戎，戎人也滅掉了姜侯的封邑。第二年，天子征討申戎，打敗了申戎。十年以後，幽王命令伯士征討六濟的戎人，結果軍隊戰敗，伯士死在那裏。這一年，戎人包圍了犬丘，俘虜了秦襄公的哥哥伯父。當時幽王昏庸殘暴，四方夷人交替入侵，結果幽王廢掉申后而立褒姒爲王后。申侯發怒，就同戎人侵犯周朝，在酈山殺死了幽王。周於是向東遷到洛邑，秦襄公進攻戎人，救援周朝。兩年以後，邢侯大敗北戎。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閒有楊拒、泉皋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强，東侵曹、魯，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允姓戎遷于渭汭，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是時楚、晉强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吴滅之。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到平王末年，周朝最終衰弱。戎人迫近華夏，從隴山向東直到伊水、洛水，處處都有戎人。這時候，渭水上游有狄、豲、邽、冀之戎，涇水北邊有義渠之戎，洛水有大荔之戎，渭水南岸有驪戎，伊水、洛水之間有楊拒、泉皋之戎，潁水上游西面有蠻氏之戎。在春秋時代，戎人偶爾進入中原，參與華夏各國的盟會。魯莊公攻打秦國，攻取邽、冀之戎。十多年以後，晉國滅掉了驪戎，這時候，伊、洛之戎强大，向東侵犯曹國、魯國，十九年以後，終於進入天子的國都，於是秦國、晉國攻打戎人以援救周天子。兩年以後，戎人又進犯京城，齊桓公徵調諸侯國軍隊在周駐守。九年以後，陸渾戎從瓜州遷居伊川，允姓戎遷居渭水、汭水一帶，東面到達轘轅。在黄河以南，大山以北的稱爲陰戎，陰戎的種族繁衍日益增多。晉文公想建立霸主的基業，就賄賂戎狄，要他們打開道路，用來輔助周天子。秦穆公得到戎人由余，終於稱霸西戎，開拓了上千里的土地。到晉悼公時，又派魏絳與諸戎和好，再次建立霸業。這時候，楚國、晉國非常强盛，以威力使諸戎服從，陸渾、伊、洛、陰戎事奉晉國，但蠻氏跟隨楚國。後來陸渾背叛晉國，晉國派荀吴滅掉了陸渾。四十四年以後，楚國抓了蠻氏，將他們全部關押。這時候，義渠、大荔最爲强大，修築了幾十座城邑，都自稱王。

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

到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掉大荔，占領了大荔的地盤。趙國也滅掉了代戎，就是北戎。韓、魏又一道漸漸吞并伊、洛之戎和陰戎，將他們消滅。這些戎族中漏網的人都向西翻過汧山、隴山逃走了。自此以後中原再没有戎人入侵，僅留下義渠戎族。到貞王二十五年，秦國攻打義渠，俘虜了義渠王。十四年後，義渠入侵秦國，到達渭水南岸。一百多年後，義渠在洛水打敗了秦國的軍隊。四年以後，義渠國内發生戰亂，秦惠王派庶長操率領軍隊平定了義渠，義渠自此向秦國稱臣。八年以後，秦國攻打義渠，占領了郁郅。兩年以後，義渠在李伯打敗了秦國的軍隊。第二年，秦國攻打義渠，攻占徒涇二十五座城邑。到秦昭王繼位時，義渠王朝見秦王，就與昭王的母

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

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爲酋豪云。

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劒何戎之别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閒。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劒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劒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

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别，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并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

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强，威

親宣太后私通，生下兩個兒子。到周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在甘泉宮誘殺了義渠王，接着發兵滅掉了義渠，開始在那裏設置隴西、北地、上郡。

戎人原先没有國君首領，夏朝末年到商、周之交，有的戎族跟隨諸侯牧伯征戰，有功勞，天子封給他們爵位，成爲藩國。春秋時代，陸渾戎、蠻氏戎稱子，戰國時代，大荔、義渠稱王，到戎族衰敗滅亡時，剩下來的戎人全都恢復過去的酋豪稱呼。

羌人無弋爰劒，在秦厲公時被秦國抓住，當了奴隸。不知道爰劒屬於哪一支戎族。後來爰劒得以逃回，但秦國人追得很緊，他藏在岩洞中得以逃脱。羌人説爰劒起初藏在岩洞裏面，秦國人用火燒他，有個像虎一樣的東西，爲爰劒擋住了火，爰劒纔得以活下來。逃出來以後，又在野外和被割掉鼻子的女子相遇，於是結成夫妻。女子對自己的模樣感到羞慚，就披下頭髮蓋住臉部，羌人因此將披髮作爲習俗。爰劒夫婦一同逃到三條大河之間。羌人們見到爰劒没有被火燒死，感到驚奇，以爲爰劒是神，都對他敬畏，事奉他，推舉他作爲酋豪。黄河、湟水一帶缺少五穀，禽獸很多，羌人以打獵爲業。爰劒教羌人種田養牲畜，終於爲羌人敬重和信任，部落裏的羌人投奔他的日益增多。羌人稱“奴”爲“無弋”，由於爰劒曾做過奴隸，所以用“無弋”稱呼他。自此以後，爰劒的後代世世做羌人的首領。

到爰劒的曾孫忍時，秦獻公剛剛繼位，獻公想恢復秦穆公時的業績，發兵抵達渭水上游，消滅了狄豲戎。忍的叔父卬害怕秦國的威力，帶領自己的種族和附屬部落向南，走出賜支河曲，再向西行有幾千里遠，跟其他羌人部族相距極遠，不再往來。他們的後代子孫分開，各自成爲部族，他們隨意遷到什麽地方。有的成爲氂牛種，越嶲羌就是；有的成爲白馬種，廣漢羌就是；有的成爲參狼種，武都羌就是。忍和弟弟舞獨自留在湟中，并且娶了很多妻子。忍生的九個兒子成爲九支種族，舞生的十七個兒子成爲十七支種族。羌人的興盛，就從這時開始的。

到忍的兒子研繼位，這時秦孝公强大稱雄，

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却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

以武力使羌戎服從。秦孝公派太子駟率領九十二個戎狄國朝拜周顯王。研非常强健，所以羌人稱羌的後代爲研種。到秦始皇時，秦國一心吞并六國，忙着對付諸侯，軍隊没有西征，所以羌人能够繁衍生息。秦國兼并天下以後，派蒙恬率領軍隊攻占土地，向西驅逐各戎族，向北打退衆狄族，修築長城用來擋住羌狄，羌人再没有南渡。

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强，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却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絶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

到漢興起，匈奴冒頓兵力强大，打敗了東胡，趕跑了月氏，威震衆蠻，使衆羌族臣服。景帝時，研種留何率領部族要求把守隴西邊塞，於是將留何等人遷到狄道、安故，有些遷到臨洮、氐道、羌道各縣。到武帝征討四夷，開闢國土，擴大國境，向北擊退匈奴，向西驅逐衆羌，接着渡過黄河、湟水，修築令居塞；開始打通河西走廊，設置四個郡，使道路通到玉門關，隔斷了羌人和胡人，使羌胡南北不能勾結。這時候，邊塞的城堡和烽火臺伸出長城以外達幾千里。當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化解冤仇，結成聯盟，與匈奴勾結，會合了十多萬人馬，一同攻打令居、安故，接着包圍了枹罕。漢朝派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率領十萬人馬進攻并平定了入侵者。朝廷開始設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羌人。羌人這纔離開湟中，到西海、鹽池附近居住。漢朝於是憑藉山嶺作爲屏障，河西地區空曠無人，朝廷逐步遷徙人口來充實河西。

至宣帝時，遣光禄大夫義渠安國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彡姐等七種羌寇隴西，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

到宣帝時，派光禄大夫義渠安國巡視各羌人部落，先零羌的酋豪説："希望能够渡過湟水，到人們不種田的地方去放牧。"安國將事情上奏朝廷，後將軍趙充國認爲不能答應。以後因爲前面的話，羌人就渡過湟水，郡縣没法制止。到元康三年，先零羌於是同各羌人部族一起大規模結盟起誓，準備入侵邊境。皇帝知道後，又派安國率領軍隊觀察羌人動静。安國一到，就召集先零羌的四十多個酋豪，將他們殺了，接着放任部隊進攻先零羌，殺了一千多人。這樣，所有的羌人都怨恨憤怒，於是侵犯金城。朝廷就派趙充國與其他將領率領六萬兵力進攻羌人，擊敗平定了羌人。到研十三世孫燒當繼位。元帝時，彡姐等七支羌人部族入侵隴西，朝廷派右將軍馮奉世擊敗

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彡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爲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

了羌人，使他們投降。從爰劒種五代到研，研最强健，自此以後，羌人以研作爲部族稱號。又十三代傳到燒當，燒當又强健，燒當的子孫又以燒當作爲部族稱號。自彡姐羌歸降以後的幾十年，四方夷人歸順，邊境没發生戰事。到王莽輔佐朝政，想炫耀武力和德政，以安撫邊遠地區爲藉口，就讓翻譯將意思諷諭各羌族，要他們一道獻出西海的土地，從而開始將西海地區開闢爲郡，修築了五座縣城，邊境及西海的烽火臺互相能够看到。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静，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

滇良，是燒當的玄孫。時處王莽末年，四方的夷人侵犯内地，王莽失敗後，各支羌人部落就回返占領西海做寇賊。更始和赤眉之際，羌人於是放縱自己，侵犯金城和隴西。隗囂雖然擁有軍隊但没有能力討伐羌人，於是派人前去安慰，加以接納，藉機徵調羌人同漢相抗。建武九年，隗囂死去，司徒掾班彪上奏説："現在涼州刺史部多有羌人投降，羌胡之人披着頭髮，衣襟向左，并且與漢人混雜居住，習俗既不同，語言又不通，他們多次被小吏和狡猾之人欺凌搶奪，困窮憤恨，没有依靠，所以造成反叛。蠻夷的入侵和作亂，都是因爲這個原因。過去的制度是益州部設立蠻夷騎都尉，幽州部設立領烏桓校尉，涼州部設立護羌校尉，都持天子符節統領保護蠻夷，處理他們的怨恨鬱結，每年四季巡視，向他們詢問疾苦。并且多次派譯使通情況，讓邊塞外的羌夷之人做官吏的耳目，州郡由此能够警戒防備。現在應當恢復從前的制度，以顯示震懾和防範。"光武采納了班彪的意見，隨即任命牛邯爲護羌校尉，像從前一樣持天子符節。到牛邯去世而省去護羌校尉一職。十年，先零的酋豪與其他部族的羌人相勾結，再次入侵金城、隴西，朝廷派中郎將來歙等人攻打來犯的羌人，大敗羌人，事情已記載在《來歙傳》。十一年夏天，先零種又入侵臨洮，隴西太守馬援擊敗先零種，使他們投降。後來羌人全都歸順，朝廷將羌人遷到天水、隴西、扶風三郡。第二年，武都的參狼羌反叛，馬援又打敗了參狼羌，使其投降。事情已記載在《馬援傳》。

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并皆强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

從燒當到滇良，世代住在黄河北面的大允谷，部族小，人貧窮。但先零、卑湳一并强大富足，多次侵犯滇良。滇良父子長期受到侵凌輕慢，很憤怒，而且平時在部族内有恩德信義，於是滇良會合附屬部族和其他混雜的部族，從大榆谷進兵，突然襲擊先零、卑湳，大敗先零、卑湳，殺了三千人，掠奪到財物牲畜，奪得大榆谷中部地區作爲居住地，自此開始强盛。

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略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爲其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爲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爲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没。又天水兵爲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

滇良的兒子滇吾繼位。中元元年，武都的參狼羌反叛，殺害和掠奪官吏百姓，太守與參狼羌交戰，未能取勝，隴西太守劉盱派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率領五千人趕到武都，與羌人作戰，殺了羌人的頭領，殺死并俘虜羌人共一千多。這時武都的軍隊也打敗了羌人，殺死一千多人，其餘的羌人全部投降。當時滇吾的附屬部族變得强盛，經常在各羌人部族中稱雄，凡是誰想侵犯邊境，滇吾就教給他們謀略，做他們的大首領。二年秋天，燒當羌滇吾與弟弟滇岸率領五千步兵和騎兵侵犯隴西邊關要塞，劉盱派兵在枹罕攻打滇吾，不能取勝，又在允街交戰，被羌人打敗，五百多人遇害。這時候守保要塞的各部族羌人都跟着相繼侵犯邊界。朝廷派謁者張鴻統領各郡的軍隊攻打羌人，在允吾、唐谷交戰，結果戰敗，張鴻和隴西長史田颯都犧牲了。又天水的軍隊在白石被牢姐種打敗，死者達一千多人。

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爲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爲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

當時燒何首領中有位叫比銅鉗的婦女，年齡一百多歲，很有智謀，爲部族内的人信任和歸除，大家都從她那裏聽取計策。比銅鉗當時被盧水胡攻打，她就率領部衆前來投奔郡縣。部族内有很多人犯法，臨羌長就逮捕關押了比銅鉗，并且殺了比銅鉗部族六七百人。顯宗對她很同情，就下詔書説："從前齊桓公征討戎人而没有仁愛和恩惠，所以《春秋》將齊桓公貶稱'齊人'。當今國家缺乏仁德，恩惠達不到遠方，老弱之人有什麼罪過，反而一道送掉性命！長平活埋趙國軍隊的殘暴，不是做皇帝的功績。過錯是因爲太守和郡縣官吏妄自加以殘酷殺害。比銅鉗如果還活着，她所在的郡縣給她看病吃藥，贍養照料，要她招來同部族的人。如果他們想回到原先所住

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

的地方，用厚禮遣送他們。那些小部族如果停止抵抗，自己到郡，願意效力立功的，一律免除他們的罪責。如果參與謀反而被官吏逮捕，但罪狀未判決的，將他們全部賞給有功的人。"

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為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為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為大豪，承制封為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乃偽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

永平元年，朝廷又派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人攻打在西邯的滇吾，大敗滇吾，事情已經記載在馬武等人的傳中。滇吾遠遠地退走了，剩下的人全部散去或投降，朝廷將七千羌人遷到三輔安置。任命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住在狄道。竇林爲各部族的羌人所信賴，滇岸於是向竇林投降。竇林爲手下官吏所騙，向朝廷上奏誤將滇岸當做大頭領，秉承皇帝旨意封滇岸爲歸義侯，加封號爲漢大都尉。第二年，滇吾又投降，竇林又上奏説滇吾是第一首領，與他一道到朝廷進貢朝見。皇帝對一個部族有兩個首領感到奇怪，懷疑其不是真的，就這件事情向竇林盤問。竇林理屈詞窮，於是撒謊回答説："滇岸就是滇吾，隴西語發音不純罷了。"皇帝窮根究底地查問，瞭解到真實情況，皇帝發怒并且罷免了竇林的官職。正好涼州刺史又告發竇林貪污受賄的罪行，結果竇林被關入獄中而死。謁者郭襄代理領校尉一職，他到隴西，聽説涼州的羌人强大，就回到朝廷，應當判罪，於是再次撤去校尉官職。滇吾的兒子東吾繼位，因爲父親投降了漢，他就到邊塞裏面居住，誠實而能自我持守，但他的弟弟迷吾等人多次做入侵掠奪的事情。

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湳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脱，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為校尉，移居臨

肅宗建初元年，安夷有位縣吏搶了卑湳種羌人婦女爲妻，這位婦女的丈夫殺死了縣吏，安夷長宗延追趕他們追出邊塞，同一部族的羌人害怕被殺，就一同殺死了宗延，并且與勒姐和吾良兩個部族聯合進犯邊界。隴西太守孫純派從事李睦和金城的部隊在和羅谷相會，與卑湳等部族交戰，殺死和俘虜幾百人。朝廷又拜授原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住在安夷。二年夏天，迷吾最終與部衆聚集人馬，打算出邊塞反叛。金城太守郝崇追趕迷吾，在荔谷交戰，郝崇的部隊大敗，郝崇隻身騎馬得以逃脱，死者達兩千多。這時候各羌人部族以及附屬國盧水胡全都與迷吾相呼應，吳棠不能控制局面，被徵召免官。武威太守

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鬥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

傅育代替吴棠擔任校尉，他搬到臨羌居住。迷吾又同封養部族首領布橋等五萬多人一同侵犯隴西、漢陽，朝廷於是派行車騎將軍馬防爲主帥，長水校尉耿恭爲副帥，征討擊敗了迷吾。這樣，臨洮、索西、迷吾等全部投降。馬防於是修築索西城，將隴西南部都尉遷到索西城駐守，將監視敵情用的崗亭和土堡全部恢復。到元和三年，迷吾再次與弟弟號吾以及各雜居的部族反叛。秋天，號吾率輕兵入侵隴西邊界，隴西郡負責烽火的佐吏李章追趕號吾，活捉了號吾，帶着他到郡府。號吾説："衹是殺了我，對羌人没什麽損害。假使能够將我活着放回去，羌人必定全部撤兵，不再侵犯邊塞。"隴西太守張紆以權宜之計將號吾放了回去，羌人立刻就解散了，各自回到原先生活的地方，迷吾撤退到黄河北邊的歸義城居住。傅育不願意討伐迷吾而失去信義，就招募人使羌胡各部族互相攻打，羌胡不肯，結果再次背叛出塞，重新投靠迷吾。

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并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禄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户。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章和元年，傅育上書請求徵調隴西、張掖、酒泉郡各五千人，由各郡的太守率領，自己率領漢陽、金城的五千人，合起來有兩萬兵力，與各郡約定日期攻打迷吾，命令隴西部隊占據黄河南邊，張掖、酒泉的部隊在迷吾的西邊攔截。各路軍隊尚未會合，傅育的軍隊單獨推進。迷吾知道後，將部族、帳篷搬遷離去。傅育挑選了三千精鋭騎兵窮追迷吾，夜間抵達建威南邊的三兜谷，距敵人幾里遠，準備等天亮進攻迷吾，没有作防備。迷吾於是埋伏了三百人，夜間衝擊傅育的軍營，營中士兵全都驚慌潰散，戰敗逃走，傅育下馬親手交戰，殺了十多個敵人而死，死的人達八百八十人。等到各郡的部隊趕到，羌人已經退走了。傅育是北地人，顯宗初年擔任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人攻打羌人滇吾，戰功居各部隊之首；及至在武威時，他的聲威在匈奴很有影響。做官幾十年，他把俸禄全都用來救濟知己朋友，妻子兒女不免要自己操持家務。肅宗下詔書追念贊美傅育，封他的兒子傅毅爲明進侯，食采邑七百户。任命隴西太守張紆接替校尉，率領一萬人駐守臨羌。

迷吾既殺傅育，狃忕邊利。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閒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爲校尉，稍以賞賂離閒之，由是諸種少解。

迷吾已經殺了傅育，習慣在邊境獲取好處。章和元年，迷吾又與各部族的七千步兵騎兵進入金城邊塞。張紆派從事司馬防率領一千多騎兵和金城的部隊在木乘谷和迷吾會戰，迷吾的軍隊戰敗逃走，迷吾通過譯使打算投降，張紆同意了。迷吾於是帶領同部族的人來到臨羌縣，張紆部署兵力，舉行大會，將毒藥放在酒中，羌人喝醉以後，張紆趁此機會親自動手，伏兵四起，殺了羌人頭目八百多人。張紆割下迷吾等五人的腦袋，用來祭奠傅育的墳墓。又聽任部隊攻打在山谷間的羌人，殺死四百多人，活捉了二千多人。迷吾的兒子迷唐以及同部族的人朝着邊塞哭喊，他們與燒何、當煎、當闐等部族相互勾結，用子女和金銀聘問接納各部族的羌人，化解仇恨，交換人質。迷唐帶領五千人馬侵犯隴西邊塞，太守寇盱與迷唐在白石交戰，迷唐形勢不利，率領人馬退回大、小榆谷，召集北方的各胡人附屬國，會合附屬部族，種族和部衆非常强盛，張紆没能力征討迷唐。永元元年，張紆因犯法被徵還，朝廷任命張掖太守鄧訓接任校尉，鄧訓逐步用賞賜賄賂的辦法離間羌人，這些部族由此而逐漸瓦解。

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驛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驛使構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

東吾的兒子東號繼位。這時號吾率領本部族的人投降。校尉鄧訓派兵攻打迷唐，迷唐離開大、小榆谷，搬到頗巖谷居住。和帝永元四年，鄧訓病逝，蜀郡太守聶尚接任校尉。聶尚看到前面的人多次征討不能攻克，想用文德使他們歸服，就派傳譯的信使招呼迷唐，讓他回到大、小榆谷居住。迷唐回來以後，派他的祖母卑缺到聶尚這兒，聶尚親自將卑缺送到邊關下，爲她祭祀路神并設宴送行，派翻譯田汜等五個人護送她到部落。迷唐藉此機會反叛，竟然與其他部族一道將田汜等人活活肢解，用他們的血盟誓，再次侵入金城邊塞。五年，聶尚被徵還免職，居延都尉貫友接任校尉。貫友因爲迷唐很難用道德感化，最終叛亂，就派傳譯的信使挑撥離間各羌人部落，用財物引誘他們，自此羌人分裂潰散。貫友這纔派兵出塞，攻打在大、小榆谷的迷唐，殺死及俘虜羌人八百多，收得麥子幾萬斛，接着在逢留大河兩岸夾河修築城堡，製造大船，在黄河上面造

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内諸種羌共爲寇盗，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并會。迷唐懼，弃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强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并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内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

橋，打算讓軍隊過河攻打迷唐。迷唐於是帶領部落遠去，依傍賜支河曲居住。到八年，貫友病逝，漢陽太守史充接任校尉。史充上任後，就調派湟中的羌胡出邊關攻打迷唐，然而羌人迎戰，打敗了史充的部隊，殺了幾百人。第二年，史充獲罪被徵召，代郡太守吳祉接任校尉。這年秋天，迷唐率領八千人入侵隴西，殺死幾百人，又乘勝深入，脅迫境内各羌人部族一同入侵，各羌人部族又全部與迷唐相呼應，合起來三萬步兵和騎兵，打敗了隴西的部隊，殺害了大夏長。朝廷派行征西將軍劉尚爲主帥，越騎校尉趙代爲副帥，率領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能够尋迹而射的士兵以及邊境部隊、羌人胡人，有三萬人，征討迷唐。劉尚駐守狄道，趙代駐守枹罕。劉尚派司馬寇盱督察各郡的部隊，四面同時會合。迷唐害怕，抛下年老體弱的人逃到臨洮南面。劉尚等人一直追到高山。迷唐困窮窘迫，率領精良强悍的人馬與漢軍隊大戰，寇盱殺死敵虜一千多人，獲得牛、馬、羊有一萬多頭。迷唐退走。漢的軍隊也多有傷亡，没有能力再追，就回到邊關内。第二年，劉尚、趙代一并犯怯懦罪被徵召下獄，免去官職。謁者王信統領劉尚的軍營駐守枹罕，謁者耿譚統領趙代的軍營駐守白石。耿譚於是懸賞，羌人各部落中有不少人前來歸順。迷唐恐懼，就請求投降。王信、耿譚於是接受了迷唐的投降，撤去軍隊，派迷唐到朝廷。其他不滿二千人的部族，飢餓窘困，不能自立，就進入金城境内居住。和帝要迷唐率領本部族回到大小榆谷。迷唐覺得漢在黄河上面造了橋，軍隊隨時可以來，原先的地方不能再住，就以部族的人飢餓爲藉口，不肯遠出邊界。吳祉等人就賞給迷唐很多金帛，讓他買穀物牲口，催促迷唐出邊界，部族内的人更加猜疑恐懼。十二年，他們終於再次反叛，還脅迫湟中的各部胡人，搶掠而去。王信、耿譚、吳祉都獲罪被徵召，朝廷以酒泉太守周鮪接任校尉。第二年，迷唐又回到賜支河曲。

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仇，黨援

起初，累姐種投靠漢，迷唐怨恨累姐種，就攻打殺死了他們的首領，這樣就與其他部族結下

益疏。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逾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没入弱口爲奴婢。

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栖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户不滿數十。

仇恨，相助的黨羽越來越少。這年秋天，迷唐又率領軍隊進攻邊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以及各郡的部隊、附屬國湟中的月氏各部胡人、隴西的牢姐羌，合在一塊有三萬人，出塞到允川，與迷唐作戰。周鮪回到軍營把守，衹有侯霸的部隊衝入敵陣，斬殺敵人四百多，羌人部衆死傷，部族瓦解，投降的有六千多人，將他們分别遷到漢陽、安定和隴西居住。迷唐自此衰弱，他的部衆不到一千人，遠渡賜支河首，傍靠發羌居住。第二年，周鮪犯怯懦的罪被徵召，侯霸接任校尉。安定投降的羌人部族燒何種脅迫其他部族的幾百個羌人反叛，郡兵將他們消滅，將弱小的羌人全没收爲奴婢。

當時西海以及大小榆谷附近再没有羌人入侵。隃麋相曹鳳上書説："西戎爲害，前代對此憂慮，臣没法叙述古代的事情，姑且用眼前的事情説吧。自建武以來，羌人觸犯法律的人，經常從燒當種開始。所以這樣，因爲他們住在大小榆谷，土地肥沃，又靠近塞内，各部族容易做非法的事情，不容易攻打他們。向南占據鍾存藉以擴大力量，北面憑藉黄河作爲險要，又有西海魚鹽方面的有利條件，依山傍水，可以擴大田地和積蓄，所以能够强大，經常在各部族中稱雄，他們依仗勢力和勇猛，引誘招攬羌胡之人。現在燒當羌衰敗窘困，相援的同夥失敗沮喪，親信附屬叛離，剩下能够打仗的不過幾百人，他們逃亡流竄，遠去投靠發羌。臣認爲應當趁着現在，恢復設立西海的郡縣，謀劃鞏固大小榆谷，廣泛設立屯田，切斷羌胡聯絡的道路，遏制斷絶那些狂妄狡猾之徒窺伺覬覦的念頭。并且種植穀物，使邊境富裕，減省運輸方面的勞役，國家可以不用爲西部擔憂。"朝廷於是拜授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率領被流放的人組成的士卒駐守龍耆。後來金城長史上官鴻上書請求在歸義、建威設立二十七部屯田，侯霸又上書要求在邯水東西兩岸設立五部屯田，增加留、逢二部屯田，皇帝都聽從了。在黄河兩岸布列屯田，合起來有三十四部，其功業即將建立，到永初年間，羌人各部族背叛，這纔作罷。迷唐失去部衆，病死了。他的一

個兒子前來投降，都不到幾十户。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儌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

東號的兒子麻奴繼位。最初他跟隨父親投降，住在安定，當時所有投降的羌人分布在各郡縣，都被官吏和豪强役使，積累下憂愁和怨恨。安帝永初元年夏天，朝廷派騎都尉王弘徵調金城、隴西、漢陽成百上千的羌人騎兵征討西域，王弘催促進發，羌人們害怕駐守遠方不回來，走到酒泉，很多人散去背叛。各郡都派部隊攔截，有的滅掉了羌人的村落。這樣，勒姐、當煎的大頭領東岸等人更加驚慌，就一同潰逃了。麻奴兄弟也因此與同部族的人一道向西出邊塞。

先零别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騭爲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户。

先零的另一支部族滇零與鍾羌各部族大肆侵掠，切斷了隴中道路。當時羌人已經歸順好長時間了，再没有武器鎧甲，有的人拿了竹竿木棍代替戈矛，有的人背着木板幾案當作盾牌，有的人手拿銅鏡象徵武器，郡縣膽小害怕不能制服。冬天，朝廷派車騎將軍鄧騭爲主帥，征西校尉任尚爲副帥，率領五營以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的部隊總共有五萬人駐守漢陽。第二年春天，各郡的部隊没來得及趕到，幾千鍾羌人先在冀縣西邊打敗了鄧騭的軍隊，殺了一千多人。校尉侯霸由於羌人都反叛被徵召免職，朝廷以西域都護段禧接任校尉。這年冬天，鄧騭派任尚和從事中郎司馬鈞率領各郡的部隊與滇零等幾萬人在平襄交戰，任尚的軍隊大敗，犧牲的有八千多人。這時候滇零等部族在北地自稱"天子"，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各混雜居住的部族，於是人馬大爲强盛，向東侵犯趙、魏，向南進入益州，殺害了漢中太守董炳，接着入侵抄掠三輔，切斷隴中道路。湟中各縣一石糧食賣到一萬錢，死亡的百姓無法計算。朝廷没有能力制止，而且運輸非常困難，於是下詔書要鄧騭班師，留下任尚駐守漢陽，節制調度各軍。天子因爲鄧太后的緣故，迎接并拜授鄧騭爲大將軍，封任尚爲樂亭侯，食采邑三百户。

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没破羌縣，鍾羌又没臨洮縣，生得隴西南

三年春天，朝廷又派騎都尉任仁督察各郡的屯兵援救三輔。任仁每次作戰都不利，羌人乘勝推進，漢軍多次受挫。當煎、勒姐種攻陷破羌縣，鍾羌又攻陷臨洮縣，活捉了隴西南部都尉。

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捍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

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并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

第二年春天，滇零派人侵犯褒中，燒毁驛站，大肆掠奪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兵駐守褒中。軍隊長期在外，未有功績，耽誤了農業生產，於是詔書要任尚率領官吏士兵回到長安駐守，撤去解散南陽、潁川、汝南的將士，在長安設立京兆虎牙都尉，在雍縣設立扶風都尉，如同西京時三輔都尉的舊例。當時羌人再次進攻褒中，鄭勤想攻打羌人。主簿段崇勸阻，認爲敵人乘勝而來，兵鋒難以抵擋，應該堅守，等敵人進攻。鄭勤不答應，出城交戰，結果大敗，三千多人被殺，段崇和門下史王宗、原展用身體擋住兵刃，與鄭勤一同犧牲。朝廷於是將金城郡遷到襄武。任仁作戰多次失敗，并且士兵放縱不守法，被朝廷用囚車徵召送往廷尉詔獄，在獄中死去。段禧病逝，朝廷再次以前任校尉侯霸接任校尉，侯霸遷到張掖駐守。五年春天，任尚因爲未能建功被徵還免官。羌人接着入侵河東，攻到河內，百姓驚慌，許多人向南渡過黄河逃亡。朝廷要北軍中候朱寵率領五營的士兵把守孟津，下詔書要魏郡、趙國、常山、中山修建六百一十六處土堡亭障。

羌人既然變得强盛，二千石、縣令、縣長又大多是內地人，并沒有防守和作戰的想法，都忙着上書要求遷徙郡縣躲避敵人入侵和危險。朝廷同意了，於是將隴西遷到襄武，安定遷到美陽，北地遷到池陽，上郡遷到衙縣。百姓留戀故土，不願意離開，於是就割掉他們的莊稼，拆掉他們的房屋，平掉軍營土障，毁掉積聚的財物。當時連續乾旱，又有蝗災，發生饑荒，加上驅趕迫促，搶劫掠奪，百姓顛沛流離，四下分散，路上不斷有人死亡，有的人丢下老人小孩，有的人給人當僕人和妾，損失有一大半。朝廷再次任命任尚爲侍御史，進攻在上黨羊頭山的羌人，打敗了羌人，誘騙殺死了投降的二百多人，因此撤去孟津的駐守部隊。這年秋天，漢陽人杜琦和弟弟季貢、同郡人王信等與羌人合謀，聚集人馬進入上邽城，杜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書懸賞，凡能得到杜琦腦袋的人封爲列侯，賞給一百萬錢，羌胡人殺掉杜琦的，賞給一百斤金，二百斤銀。漢陽太守趙博派刺客杜習刺殺了杜琦，朝廷

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没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杜季貢爲將軍，别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别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

封杜習爲討姦侯，賞給一百萬錢。但杜季貢、王信等人率領部衆占據了樗泉營。侍御史唐喜帶領各郡的部隊打敗了他們，殺了王信等六百多人。没收他們的妻子兒女五百多人入宫，獲得金銀綵帛一億以上。杜季貢逃走，投奔滇零。六年，任尚再次被徵召免職。滇零死後，兒子零昌繼位，零昌年紀還幼小，同部族的人狼莫爲零昌出謀劃策，任命杜季貢爲將軍，另外住在丁奚城。七年夏天，騎都尉馬賢與侯霸襲擊在安定的零昌另外一支牢羌，殺了一千多人，獲得驢、騾、駱駝、馬、牛、羊等兩萬多頭，送給獲得的兵士。

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凉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吕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横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并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

元初元年春天，朝廷派軍隊駐守河内，打通山谷衝要之地有三十三處，都修建土障，設置鐘鼓。零昌派兵入侵雍城，另外，號多與當煎、勒姐的大頭領一道脅迫其他部族，分兵抄掠武都、漢中。巴郡的板楯蠻率領兵力援救武都、漢中，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領壯士與蠻人一道擊敗了羌人，號多退走，但回頭切斷隴西道路，與零昌合謀。侯霸、馬賢率領湟中的官吏百姓以及投降的羌胡人在枹罕進攻號多，殺了二百多人。凉州刺史皮楊在狄道攻打羌人，結果大敗，犧牲八百多人。皮楊因此被徵召免官。侯霸病逝，漢陽太守龐參接任校尉。龐參以恩德和信義招攬引誘羌人。二年春天，號多等率領七千多部衆到龐參那裏投降。龐參打發號多到朝廷，皇帝賜給號多列侯印綬，讓他回去。龐參這纔回到令居居住，打通河西的道路。但零昌種部衆又分兵進攻益州，朝廷派中郎將尹就率領南陽的部隊，接着徵調益州各郡的屯兵攻打零昌的同夥吕叔都等。到秋天，蜀郡人陳省、羅横響應招募，刺殺了吕叔都，他們都被封爲列侯、賞給金錢。朝廷又派屯騎校尉班雄駐守三輔，派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統領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人，共計八千多人，另外，龐參率領七千多羌胡兵，與司馬鈞分道并進，向北攻打零昌。龐參的軍隊到勇士東面，被杜季貢打敗，因而率兵撤退。惟獨司馬鈞等人進兵，攻占了丁奚城，大獲勝利并得到很多東西。杜季貢率領人馬假裝逃

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并没，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説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胄，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

走，司馬鈞命令仲光、杜恢、盛包等人收割羌人的莊稼，仲光等人違背司馬鈞的節制調度，部隊分散深入，羌人因此設埋伏攔腰攻打他們。司馬鈞在城裏，生氣而不去援救，仲光等人全部戰死，三千多人被殺。司馬鈞於是逃了回來，因犯罪被徵召，司馬鈞自殺。龐參因誤了期限軍隊戰敗應當治罪，朝廷任命馬賢代理校尉。後來派任尚擔任中郎將，率領羽林軍、緹騎、五營的士兵有三千五百人，接替班雄駐守三輔。任尚臨出發時，懷縣令虞詡勸説任尚："您多次接受國家命令征討驅逐敵寇。三個州的駐守部隊有二十多萬人，拋棄了農業耕作，被徭役弄得疲憊勞苦，却没有功績成效，耗費的人力和財物日益增多。如果這次出兵不能獲勝，實在替您感到危險。"任尚説："我已經擔憂恐懼好久了，不知道怎麼辦。"虞詡説："根據兵法，弱者不進攻强者，地上走的不追趕天上飛的，這是自然形勢决定的。現在敵虜都騎馬，一天能走幾百里，來的時候像風雨一樣迅猛，離開的時候像箭離弦一樣飛逝，用步行追趕敵虜，自然趕不上，所以長期没有功績。爲您考慮，不如撤去各郡的部隊，要每人拿出幾千錢，二十個人合起來買一匹馬，這樣，可以不用鎧甲，馳騁輕裝部隊，用上萬騎兵部隊，追逐幾千敵虜，尾追攔截，敵虜自然無計可施。對人有利，對事情有利，大功就成了。"任尚大喜，立刻上書説明采納虞詡的計策。於是派輕裝騎兵包抄襲擊在丁奚城的杜季貢，殺死敵虜四百多人，獲得的牛、馬、羊有幾千頭。

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没諸將印綬。

第二年夏天，度遼將軍鄧遵率領南單于和左鹿蠡王須沈，有一萬騎兵，攻打在靈州的零昌，殺死八百多人，朝廷封須沈爲破虜侯，賜給金印紫綬，每人賞給不同數目的金銀幣帛。任尚派兵打敗了在丁奚城的先零羌。秋天，在馮翊北部邊界修建了五百處的亭障土堡。任尚又派代理司馬招募能够衝鋒陷陣的士兵，進攻在北地的零昌，殺了零昌的妻子兒女，獲得牛、馬、羊兩萬頭，燒毁了他們的帳篷村落，斬殺七百多人，收得羌人僭稱名號的文書以及被他們殺害的將領們的印綬。

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效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并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上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還得所略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

四年春天，任尚派當闐種羌人榆鬼等五人刺殺了杜季貢，榆鬼被封爲破羌侯。這年夏天，尹就因爲没能平定益州，被徵召治罪，朝廷要益州刺史張喬統領尹就的駐守部隊。張喬召喚勸導反叛的羌人，羌人逐漸投降散去。秋天，任尚再次招募效功種號封刺殺了零昌，號封被封爲羌王。冬天，任尚率領各郡的部隊與馬賢一同進兵北地攻打狼莫，馬賢先到安定青石岸，狼莫迎戰，打敗了馬賢。恰好任尚的部隊到達高平，因此兩軍聯合并進，狼莫等人退走，於是移動軍營迫近狼莫，到北地，雙方相持六十多天，在富平上河交戰，大敗狼莫，斬殺敵人五千人，使得被羌人擄掠去的一千多男男女女得以歸還，獲得十多萬頭牛、馬、驢、羊、駱駝，狼莫逃走了，這時西河虔人種羌有一萬一千人到鄧遵這裏投降。

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户。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争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臧千萬已上，檻車徵弃市，没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

五年，鄧遵招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人刺殺狼莫，朝廷賜封雕何爲羌侯，封鄧遵爲武陽侯，食采邑三千户。鄧遵因爲是太后堂弟的緣故，爵位封賞多而優厚。任尚同鄧遵争功勞，而且虚報羌人的首級數目，接受賄賂，違背法律，貪臟達一千萬錢以上，被朝廷用囚車徵召到京師，在鬧市處死，田地房屋奴婢財物都被没收。自從零昌、狼莫死後，羌人各部族瓦解，三輔、益州再没有敵人入侵的警報。

自羌叛十餘年閒，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内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虚耗。

從羌人反叛以後十多年間，戰争連續不斷，軍隊疲憊不堪，没有短暫的休息時間。軍隊的耗費，加上輾轉運輸，用掉二百四十多億，府庫完全空虚，而且影響到内地各郡。邊境地區死亡的百姓無法計算，并州、涼州這兩個州已到耗空的境地。

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

六年春天，勒姐種同隴西種羌號良等人勾結想謀反，馬賢在安故迎戰號良，殺死了號良及其羌人幾百人，其他人都投降散去。

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

永寧元年春天，上郡的沈氏種羌五千多人又侵犯張掖。這年夏天，馬賢率領一萬人攻打沈氏種羌，第一次交戰，馬賢失利，犧牲了幾百人。第二天又交戰，打敗了沈氏種羌，殺死一千八百人，俘虜一千多人，獲得的馬、牛、羊用萬計算，其他的敵虜全部投降。這時當煎種大酋豪飢

掖，乃乘虚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户别留允街，而首施兩端。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户。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户，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户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

五等人，趁馬賢的軍隊在張掖，就乘虚侵犯金城，馬賢回師追趕飢五，追出邊界，殺死了幾千人回師。燒當、燒何種聽説馬賢軍隊撤走，率領三千多人再次侵犯張掖，殺害郡縣官吏。起初，和飢五同部族的大酋豪盧忽、忍良等一千多户另外留在允街，并且采取遲緩觀望的態度。建光元年春天，馬賢帶領軍隊招來盧忽，殺了他，趁此機會聽任士兵攻打盧忽部族，殺了兩千多人，掠奪的馬、牛、羊有十萬頭，忍良等人都逃出邊關。璽書封馬賢爲安亭侯，食采邑一千户。忍良等人因爲麻奴兄弟原是燒當世代嫡傳，但馬賢對他們不安撫救濟，内心時常有埋怨。秋天，忍良等人同麻奴兄弟聯合，共同脅迫并率領各部族的三千步兵和騎兵侵犯湟中，進攻金城各縣。馬賢率領先零種趕去攻打忍良，在牧馬場交戰，被打敗，死亡四百多人。麻奴等人又在令居打敗了武威、張掖的部隊，趁機脅迫并帶領先零、沈氐各部族的四千多户，沿山脉向西進發，入侵武威。馬賢追到鸞鳥，招引羌人，各部族投降的有幾千人。麻奴向南回到湟中。延光元年春天，馬賢追到湟中，麻奴出邊塞渡過黄河，馬賢又追擊麻奴，打敗了麻奴，麻奴的部衆潰散逃走，許多人到涼州刺史宗漢那兒投降。麻奴等人孤立弱小，飢餓窘迫，這年冬天，率領部衆三千多户到漢陽太守耿种那裏投降。安帝授給麻奴金印紫綬，賞給每人一定數目的金銀和彩色絲帛。這一年，虔人種羌與上郡的胡人反叛，攻打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率領各郡的部隊和烏桓騎兵趕去，打敗了他們。三年秋天，隴西郡郡府重新回到狄道。麻奴的弟弟犀苦即位。

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

順帝永建元年，隴西的鍾羌反叛，校尉馬賢率領七千多人攻打鍾羌，在臨洮交戰，殺死一千多人，那些羌人都帶了同部族的人投降。馬賢被進封爲都鄉侯。自此涼州再没發生戰事。

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兹

到四年，尚書僕射虞詡呈上奏章説："臣聽説子孫祭奉祖先作爲孝順，國君把安定百姓作爲賢明，這是殷高宗、周宣王所以能够配祭商湯、周武王的原因。《禹貢》所説的雍州地區，土地屬於上等，而且幾千里都是肥沃的田野，糧食莊

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産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灾，衆羌内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内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

稼豐盛積餘，又有龜兹的鹽池給百姓好處。這裏水草茂盛肥美，土地適合生産和放牧，牛馬成群，首尾相接，羊群充塞道路。北部有高山和黄河作屏障，占據着險要地形。利用水渠灌溉農田，用水碓舂米，用水路漕運，用功不多，但軍糧豐足。所以孝武皇帝和光武修建朔方城，開闢西河，設立上郡，都是爲了這一點。然而百姓遭遇不可避免的災難，羌人各部族衝亂境内，郡縣遭遇戰争饑荒二十多年。放棄土地肥沃富饒的地區，耗損天然的資財，不能稱爲利；離開黄河和高山的險阻，在没有險要地形的地方防守，實在難以堅守。現在有三個郡没有恢復，園陵孤露在外，但公卿大臣們柔弱怯懦，得過且過，誇大其詞作爲辯解，羅列衆多理由進行詰難，衹考慮所花費的，不考慮國家的安全。應當開啓聖明的恩德，考察推行最好的辦法。”奏章呈上以後，皇帝於是恢復三郡，派謁者郭璜督促遷徙的郡縣，各自回到原來的郡縣，修理城墻，設置偵察敵情用的驛亭。不久又攔截河水疏通渠道搞屯田，每年内地各郡省下的費用達一億。因而命令安定、北地、上郡和隴西、金城經常儲備糧食，能够周濟幾年之用。

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爲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群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

馬賢因犀苦兄弟多次背叛，就將犀苦兄弟關在令居作人質。這年冬天，馬賢被徵召免官，右扶風韓皓接任校尉。第二年，犀苦去見韓皓請求讓自己回到原來的地方，韓皓又不讓他走。接着韓皓將湟中的屯田移到兩河之間，用以壓迫羌人各部族。韓皓又被朝廷召回，張掖太守馬續接任校尉。兩河之間的羌人因爲屯田逼近他們，害怕必定遭到算計，於是化解仇恨，結盟發誓，各自做戒備。馬續想先顯示恩義和誠信，就上書將屯田移回湟中，羌人心裏這纔放心。到陽嘉元年，因湟中土地遼闊，又增設五部屯田，合起來有十部。二年夏天，又設立隴西南部都尉，和從前的制度一樣。

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

三年，鍾羌良封等人又進犯隴西、漢陽，詔書拜授前任校尉馬賢爲謁者，安撫羌人各部族。馬續派軍隊攻打良封，斬殺幾百人。四年，馬賢也調派隴西的將士和羌胡的部隊進攻并殺死

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并詣賢降。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爲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

了良封，斬殺一千八百人，獲得的馬、牛、羊有五萬多頭，良封的親戚部屬都向馬賢投降。馬賢又進兵攻打鍾羌的且昌，且昌等人率領各部族的十多萬人向涼州刺史投降。永和元年，馬續調任度遼將軍，朝廷又以馬賢接任校尉。起初，武都邊關上的白馬羌進攻并打敗了屯田將領。連續多年反叛。二年春天，廣漢屬國都尉擊敗了白馬羌，斬殺六百多人，馬賢又進攻白馬羌，殺了他們的大首領飢指累祖等三百人，自此隴右再次被平定。第二年冬天，燒當種那離等三千多騎兵進犯金城邊塞，馬賢率領軍隊趕赴金城，進攻那離，殺死四百多人，獲得一千四百匹馬。那離等人又招引西方的羌胡，殺死殺傷官吏百姓。

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并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

四年，馬賢率領湟中的志願從軍的士兵和一萬多羌胡騎兵出其不意，進攻那離等人，殺了那離，殺死羌人一千二百多，獲得馬、騾、羊有十萬多頭。朝廷徵召馬賢擔任弘農太守，任命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將要一同上任。大將軍梁商對來機等人説：“戎狄屬於荒服，蠻夷屬於要服，是説他們反覆多變，没有規律，而統治他們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舉措，遇到具體事情采取相應的辦法，大致依據他們的習俗。現在你們三位性情一向嫉惡如仇，總想黑白分明。孔子説：‘一個人如果不仁愛，對其憎惡太過，也會使其作亂。’何況戎狄之人呢！一定要使羌胡安心，提防他們出現重大變故，容忍他們小的過錯。”來機等人天生暴虐苛刻，最終没有聽從梁商的話。到州以後，經常騷擾和徵調羌胡的百姓。

五年夏，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并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

五年夏天，且凍、傅難種羌等部族終於反叛，攻打金城，同西塞和湟中混雜居住的羌胡部族大肆進攻三輔，殺害郡縣官吏。來機、劉秉一同犯罪被徵召。朝廷於是徵調京城附近的郡和各州的部隊攻打敵寇，拜授馬賢爲征西將軍，任命騎都尉耿叔爲副帥，率領左右羽林軍、五校士兵和各州郡的部隊有十萬人，駐守漢陽。又在扶風、漢陽、隴道修建了三百處的防禦土堡，派士兵駐守，用以保護和收聚百姓。且凍分派本部族人馬侵犯武都，燒毀隴關，掠奪皇苑中的馬匹。

之，到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史督録征西營兵，存恤死傷。

六年春天，馬賢率領五六千騎兵攻打且凍，到射姑山，馬賢的軍隊被打敗，馬賢和兩個兒子都戰死。順帝很悼惜，賜給馬賢家中三千匹布、一千斛糧食，封馬賢的孫子馬光爲舞陽亭侯，每年租税的收入達一百萬。朝廷派侍御史督察收録征西的各營士兵，對死傷者的家人進行慰問救濟。

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頵追擊，戰死。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户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䜌北界。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户詣涼州刺史降。

這時候東西羌出現了大聯合。鞏唐種有三千多騎兵侵犯隴西，并且燒毁了園陵，在關中地區掠奪，殺死殺傷郡縣官吏。郃陽令任頵追擊羌人，結果戰死。朝廷派中郎將龐浚招募一千五百名勇士駐守美陽，作爲涼州的後援。武威太守趙冲追趕攻打鞏唐羌，殺死羌人四百多，獲得的馬、牛、羊、驢有一萬八千多頭，有二千多羌人投降。詔書要趙冲督察統領四個郡的部隊。罕種羌一千多人進犯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攻打罕種羌，結果不利。秋天，羌人各部族有八九千騎兵侵犯武威，涼州地區人心震動恐慌。朝廷於是再次將安定郡府遷到扶風，將北地郡府遷到馮翊，派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率領左右羽林軍、五校士兵和河内、南陽、汝南的部隊有一萬五千人駐守三輔。漢安元年，任命趙冲爲護羌校尉。趙冲招引安撫叛變的羌人，罕種這纔率領本部落的五千多户向趙冲投降。於是就撤去張喬的駐守部隊。衹有燒何種的三千多村落占據參䜌北部邊界。三年夏天，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趁其不備攻打燒何種，殺了一千五百人，獲得的牛、羊、驢有十八萬頭。冬天，趙冲進攻羌人各部族，殺死四千多人。詔書任命趙冲的一個兒子爲郎。趙冲又追擊羌人到阿陽，殺死八百名羌人。這時候，羌人各部族先後有三萬多户向涼州刺史投降。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瑶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軍度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

建康元年春天，護羌從事馬玄最終被羌人引誘，帶領許多羌人逃出邊塞，領護羌校尉衛瑶追擊馬玄等人，殺死八百多人，獲得的牛、馬、羊有二十多萬頭。趙冲又追趕反叛的羌人，追到建威鸇陰河，部隊還没有完全渡過河去，趙冲所率領的六百多投降的胡人叛變逃走，趙冲帶領幾百人追趕，遇到羌人的伏兵，趙冲與他們交戰犧牲。趙冲雖然犧牲，但他先後殺死了許多羌人，

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户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鄠侯，邑二千户。

收獲很多，羌人自此衰敗耗盡。永嘉元年，皇帝封趙冲的兒子趙愷爲義陽亭侯。任命漢陽太守張貢接任校尉。左馮翊梁並慢慢用恩義誠信招集勸導羌人，結果離湳、狐奴等五萬多户羌人向梁並投降，隴右再次平定。梁並是大將軍梁冀的同宗，被封爲鄠侯，食采邑二千户。

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閒，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

自從永和年間羌人叛變到這一年，十多年間，花費八十多億。將領們有許多人從中貪污糧餉，中飽私囊，都用珍寶賄賂皇帝身邊的人，因而上下放縱不法，不處理軍務，士兵們有死於非命的，他們的白骨在原野上到處可見。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入侵廣漢屬國，殺害郡縣官吏。這時西羌和湟中的胡人再次叛變入侵，益州刺史率領板楯蠻征討打敗了他們，殺死和投降的羌人有二十萬。

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諸種并力寇并、凉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没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氐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鳥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閎疾，復以段熲爲校尉。

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去世，朝廷以原南陽太守第五訪接任校尉，第五訪很有威信和恩德，西部邊境没發生什麽事。延熹二年，第五訪去世，朝廷任命中郎將段熲接任校尉。當時燒當八個部族侵犯隴右，段熲攻打擊敗了入侵的羌人。四年，零吾又與先零以及上郡的沈氐、牢姐各部族合力侵犯并州、凉州和三輔地區。正好段熲犯事被徵召，朝廷以濟南相胡閎接任校尉。胡閎毫無威信和謀略，羌人因此横行無阻，攻陷軍營和堡壘，羌人入侵和造成的災難愈益嚴重，中郎將皇甫規擊敗了羌人。五年，沈氐各部族又入侵張掖、酒泉，皇甫規招聚沈氐種，他們全部投降。事情已經記載在《皇甫規傳》。鳥吾種又入侵漢陽，隴西、金城各郡的部隊一同攻打擊敗了鳥吾種，他們各自回來投降歸順。到冬天，滇那等五六千人又進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毁百姓的村落房屋。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敗了滇那，羌人被殺死和淹死的有三千多人。胡閎生病，朝廷又任命段熲爲校尉。

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奂追破斬之，事已具《奂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

永康元年，東羌的岸尾等人脅迫同部族的人連續進攻三輔地區，中郎將張奂追趕打敗并殺了岸尾，事情已經記載在《張奂傳》。當煎羌入侵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又擊敗消滅了入侵的羌人，剩下的全部投降散去。事情已經記載在《段熲

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黄巾大亂，乃與湟中羌、義從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

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絶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强，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盗，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絶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别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邊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户内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内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内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内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逾葱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勢强弱。

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派使者前來進貢。中平元年，北地投降的羌人先零種趁着黄巾大亂，於是同湟中羌、義從胡北宫伯玉等反叛，入侵隴右。事情記載在《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歸降的羌人反叛，侵犯各縣，郭汜、樊稠擊敗了他們，殺死幾千羌人。

自爰劒以後，他的子孫總共分化爲一百五十個部族。其中有九個部族在賜支河首以西以及蜀、漢邊界以北，以前的史書没有記載他們的人口數。衹有參狼羌在武都，能作戰的有幾千人。有五十二個部族衰弱人少，不能獨立，分散爲附屬部落，有的絶滅而没有後代，有的遠離而去。其八十九個部族，衹有鍾羌最强大，能打仗的有十多萬人。其他部族大的有幾萬人，小的幾千人，他們互相抄掠侵犯，强盛和衰敗變化無常。順帝時羌人能打仗的人合起來大約有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部族非常遥遠，未曾和他們來往。氂牛、白馬羌在蜀、漢的，他們的部族名稱，都没法知道和記載了。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的白馬羌首領樓登等人率領本部族五千多户羌人歸附朝廷，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到和帝永元六年，蜀郡邊界外的大牂夷種羌首領造頭等人率領同部族五十多萬人口歸附朝廷，和帝任命造頭爲邑君長，賜給印綬。到安帝永初元年，蜀郡邊界外的羌人龍橋等六個部族有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人歸附朝廷。第二年，蜀郡邊界外的羌人薄申等八個部族有三萬六千九百人又將整個地區歸附朝廷。冬天，廣漢邊關外的參狼種羌有二千四百人又前來歸附朝廷。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一千多人入侵廣漢屬國，殺害郡縣官吏，益州刺史率領板楯蠻打敗了入侵的白馬羌。

湟中的月氏胡，原先是大月氏的另外一支，過去在張掖、酒泉地區居住。月氏王被匈奴冒頓殺死，剩下的部族分散開，向西越過葱嶺。其中體弱的人向南進入山地，投靠羌人各部族生活，就同羌人通婚。到驃騎將軍霍去病打敗匈奴，收取西河地區，開闢湟中，月氏於是前來歸降，與漢人混雜居住。他們雖然依附朝廷，但遲疑觀望，他們跟隨漢軍打仗，作戰的賣力程度也

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户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宫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内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故永初之閒，群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凉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爲虜，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弃；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奂之徒，争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摇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

隨着漢軍形勢的强弱而變化。他們的服飾、飲食、語言大致與羌人相同，也用父親的名字和母親的姓氏作爲部族稱號。他們大的部族有七個，能打仗的合起來有九千多人，分布在湟中和令居。還有幾百户在張掖，稱做“義從胡”。中平元年，他們同北宫伯玉等人反叛，殺害了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接着入侵作亂於隴右。

論曰：羌戎爲害，從三代起由來已久了。漢時他們同匈奴相比，顯得相當弱小，但在光武中興以後，爲害邊境逐漸嚴重。朝廷决策在安撫治理羌戎并使其和睦上出現失誤，軍隊將帥也違背許諾和信義。歸附朝廷的羌人，有的落在豪强手中困苦窘迫，有的被迫屈身給人當奴僕幹體力活。邊境偵候有時太平無事，他們就心懷憤怒企圖作亂；一旦桴鼓和兵革突然興起，他們就身挂箭袋像鳥一樣驚慌。所以在永初年間，羌人各部族像蜂群一樣突起。於是化解仇恨，結盟起誓，招引山裏豪强，轉而互相招呼聚集起來，舉起樹木作武器，身背柴薪當盾甲。兵車和戰馬揚起塵土，在三輔地區横行猖獗；僭稱天子名號，在北地恣意凌虐。他們向東入侵趙、魏的城郊，向南進入漢、蜀的邊界，阻塞湟中，切斷隴西道路，焚燒陵園，劫掠城市，傷亡和戰敗的消息連續不斷，向朝廷告急的文書天天都有。并州、凉州的士人，格外受到摧殘殺害，身體强壯的男人則委身沙場，婦女則被捆起來做了俘虜。冢墓被挖開，尸體被暴露，死去的和活着的都受到塗炭。自從西戎反叛以來，没有侵凌欺侮大國像這樣慘烈的。和熹皇后以女主執掌朝政，不和境外交往，朝堂上的意見害怕耗損兵力，心裏想着苟且偷安。有的人認爲邊疆各州難以援助，應該將他們放棄；有的人擔心禍患的蔓延日益嚴重，不知道哪是盡頭。出謀劃策的人猶豫徘徊，勇猛之士也心存疑慮，結果將西河四個郡的人，遷到關右各縣混雜居住。拆毁房屋，砍倒大樹，斷絶百姓留戀故土的念頭；焚燒積蓄，破壞財物，爲的是防止他們想着回來。這時候，許多將領像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奂等人，争着謀劃雄偉的計策，又接受了朝廷征討西羌的命令，調集軍

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颷鋭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没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能穿竄草石，自脱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污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疴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内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嘆於伊川也。

隊，會聚人馬，企圖等待時機鑽空子。他們東西馳騁，忙着首尾相救，大軍震動了幾個州的範圍，每天消耗千金的費用。發展到增加人口賦税，向王侯借用俸禄，收納金錢和珍貴的彩色絲帛，徵收糧食、鹽鐵作爲積蓄。所用來賄賂羌人和懸賞的、用於運輸和慰問前來投奔者的費用，前後花費幾十幾萬。有時雖殺死打敗了羌人酋豪，摧毁破壞了他們的附屬部落，投降的羌人和俘虜滿路都是，獲得的牛羊漫山遍野，但軍隊的文書還没有上報勝利和損失的情況，而羌人反叛的情況已經先報了。所以得不償失，功績抵不上所耗費的一半。軍隊在外，連續多年而未獲勝，官吏智屈力竭，壯士悲憤而死。段熲接受任命，專掌軍事，憑藉其山西人的勇猛個性，熟悉西戎的習俗和情態，想盡計謀，傾盡精鋭兵力對付羌戎。段熲身背弓箭，在前衝鋒，親冒上百次生命危險，迎着冰雪，走過了無數百迴千折的山道，纔消滅了西部羌人，最終平定東犯的敵寇。至於衝鋒陷陣中被殺死殺傷的，追擊和逃跑中潰散踐踏的，腦袋被砍落在萬丈深的山底的，肢體在萬重懸崖上面分離的，無法統計。那些能够在草石裏面穿過逃出，使自己免於刀砍箭射的，一百個人當中超不出一兩個。然而張奐極力主張"戎狄和我們是同一種氣所生，不應當全部殺盡，流血弄髒了原野，會破壞陰陽的協調，導致變怪"。這是多麽迂腐的言論啊！羌人雖然屬於外患，但實在是很深的體内疾患，如果不從根上醫治，就是將疾病留在心腹裏面。可惜敵寇大致被平定了，而漢的帝運也衰敗了。嗚呼！從前，先王治理九州，分别王畿和邊遠地區，知道夷貊性情不同，難以用道德駕馭，所以將他們遠遠地排斥在華夏之外，減少他們的貢賦，僅僅同他們約盟而已。像前漢和後漢駕馭西戎的方法，在根本上就錯了。爲什麽呢？先零侵犯邊境，趙充國將先零羌遷到内地；煎當入侵，馬文淵將煎當遷到三輔。他們貪圖暫時能够獲得安定，相信羌人能够被馴服，計算着每天花費的權宜之計，忘記了治理世事的長遠謀略，這難道是察知精微的人所做的事情嗎？所以微子見到象牙筷子流下眼淚，辛

有在伊川發出長嘆。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氐豪分種，遂用殷强。虔劉隴北，假僭涇陽。朝劳内謀，兵憊外攘。

贊曰：金行之氣剛猛，傳布産生了西羌。氐羌的酋豪分别部族，因而最終强盛。他們在隴西北部殺掠爲害，在涇陽僭稱王號。朝廷勞苦，忙於出謀劃策；軍隊疲憊，窮於在外退敵。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七十八

西域傳

武帝時，西域内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絶，并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税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絶、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窴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并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絶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

武帝時，西域内附爲屬地，有三十六個國家，漢朝爲西域設置使者、校尉來統領保護西域，宣帝改叫都護。元帝又設置戊己二校尉，在車師前王庭墾種荒地。哀帝、平帝時期，西域自己互相分裂爲五十五個國家。王莽篡位後，貶抑和改换侯王，自此西域埋怨反叛，與中原大國斷絶關係，而且再次從屬匈奴，爲其服役。匈奴賦税繁重嚴刻，各國没法忍受，到建武年間，他們都派使者要求歸屬漢朝，情願請派都護。光武因爲天下剛剛平定，没時間處理境外的事情，最終没有答應。正好匈奴衰敗，莎車王賢討伐滅掉各國，莎車王賢死後，他們就互相進攻，小宛、精絶、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吞并。渠勒、皮山被于窴統管，土地全部被于窴占有。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以後這些國家又都恢復。永平年間，北部敵虜於是脅迫各國一同侵犯河西各郡縣，大白天城門關閉。十六年，明帝於是任命將帥，北征匈奴，占領了伊吾盧地，設立宜禾都尉來墾種荒地，終於打通了西域。于窴各國都派兒子到朝中侍奉皇帝。西域自己同中央大國中斷往來有六十五年，這纔重新來往。第二年，開始設立都護和戊己校尉。

及明帝崩，焉耆、龜兹攻没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

到明帝去世，焉耆、龜兹進攻殺害了都護陳睦，陳睦的人馬全部覆滅，匈奴、車師包圍了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天，酒泉太守段彭在交河城大敗車師軍隊，章帝不願意爲了對付夷狄而使中原困苦窮乏，就接回戊己校尉，不再派都護。二年，又撤銷在伊吾的屯田，匈奴趁機派兵把守伊

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窴，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兹。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

吾的地盤。當時軍司馬班超留在于窴，安撫集聚西域各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敗匈奴。二年，竇憲因此派副校尉閻槃率領兩千多騎兵襲擊伊吾，打敗了伊吾。三年，班超終於平定西域，朝廷因此任命班超爲都護，駐龜兹。又設置戊己校尉，帶領五百士兵，住在車師前部高昌壁，又設置戊部候吏，位於車師後部候城，兩地相距五百里。六年，班超又擊敗焉耆，這時候五十多個國家都送來人質，歸屬漢朝。條支、安息各國一直到四萬里以外的海邊國家，都通過輾轉翻譯前來進貢物品。九年，班超派佐吏甘英一直到達最西邊的大海纔回來。這些都是前代人没有到過，《山經》没有詳細記載的地方，他們詳細瞭解了那裏的風俗習慣和地理環境，運來當地的珍奇物品。這樣，相距很遠的國家蒙奇、兜勒都派人前來歸順，派來使者貢獻物品。

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弃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没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

到孝和帝逝世時，西域背叛。安帝永初元年，西域多次包圍都護任尚、段禧等人，朝廷因爲西域艱險遥遠，難以接應和趕赴那裏，下詔書撤去都護。自此就放棄了西域。北匈奴立刻又收復統管西域各國，聯合侵犯邊境有十多年。敦煌太守曹宗擔心他們的凶暴禍害，在元初六年，就上書請求派行長史索班率領一千多人駐守伊吾來招降安撫西域，這樣，車師前王和鄯善王前來投降。幾個月後，北匈奴又率領車師後部王一起進攻殺害了索班等人，接着打跑了車師前王。鄯善被逼急了，向曹宗求救，曹宗因此請求出兵攻打匈奴，替索班報仇，又想進兵奪取西域。鄧太后不同意，衹是下令設置護西域副校尉，住在敦煌，另外部署了三百士兵，牽制西域而已。在這之後北部敵虜同車師連續入侵河西，朝廷没法制止。有人提議想關閉玉門關、陽關，以切斷匈奴的爲害。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提出三條計策，認爲“北部敵虜呼衍王經常在蒲類和秦海之間輾轉活動，一心控制西域，一起入侵和抄掠邊境。現在將酒泉屬國的二千多將士在昆侖塞集結，先進攻呼衍王，從根上斬斷，接着徵調鄯善的五千兵力威脅車師後部，這是上策。如果不能

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絶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虚，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絶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内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内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絶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兹、疏勒、于窴、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已西遂絶。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

出兵，可以設置軍司馬和派五百將士，由四個郡供給他們耕牛、糧食，讓他們出兵占領柳中，這是中策。如果還不能做到，那麽最好放棄交河城，收聚鄯善等國的人，讓他們全部進入邊關，這是下策。”朝廷將他的意見交給大臣討論。尚書陳忠上書説：“臣聽説八方的蠻人入侵，没有比北部的敵虜更厲害的。漢興起以後，高祖在平城受窘被圍，太宗有屈身供奉匈奴的耻辱。所以孝武帝心懷憤怒，深刻考慮長久的計策，下令派威武的大臣，渡過黄河，穿過沙漠，一直打到敵人的王庭。面臨這樣的戰役，很多百姓死在狼望山的北面，財富金錢都填進了盧山的溝壑，府庫裏空虚罄盡，織布機上也空無一物，算賦算到了船隻和車子，抽税抽到了六畜。難道武帝没有考慮？原因是他作長遠的考慮。終於開闢了河西的四個郡，隔開了南邊的羌人，收服了三十六個國家，斬斷了匈奴的右胳膊。所以單于被孤立，抱頭鼠竄，逃往遠方躲藏。到了宣帝、元帝時期，西域終於成爲藩國臣下，邊關不用關閉，不用再傳送緊急的軍事文書。由此來看，戎狄可以用武力制服，很難通過教化使其親近。西域歸順朝廷時間已久，真心向東企望扣敲邊關請求歸附有許多次了，這是他們不喜歡匈奴而仰慕漢的明證。現在北部的敵虜已經擊敗車師，勢必向南進攻鄯善，丢下鄯善而不去援救，那麽這些國家都順從匈奴了。要是這樣的話，敵虜的財貨就會愈益增多，膽量和實力也愈益增大，他們用武力抵臨南羌，同南羌勾結聯合，這樣的話，河西的四郡就危險了。河西一旦危險，不得不援救，那麽就會興動比現在多一百倍的勞役，就會出現没法計算的耗費。商議的人祇考慮西域極其遥遠，救助西域花費很大，没有想到前代的人苦心勤勞的用意。現在守衛邊境的器具不够精良，内地各郡的防衛没有準備，敦煌孤立危險，遠遠趕來告急，現在還不去幫助，對内没法慰勞吏民，對外不能向百蠻展示威力。造成國家窘迫，土地減少，經典上對此有明確的告誡。臣認爲應當在敦煌設置校尉，根據舊制增加河西四郡的駐守兵力，用來安撫西域各國。這樣足以在萬里以外制敵取勝，

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没。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使匈奴恐懼。”皇帝采納了陳忠的意見，於是任命班勇爲西域長史，率領五百名被解除枷鎖的刑徒，西行駐守柳中。班勇於是打敗并平定了車師。從建武到延光，西域三次和中原中斷往來，又三次恢復往來。順帝永建二年，班勇又擊敗降服焉耆。這時候，龜兹、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個國家都來歸順，但烏孫、葱嶺以西的國家自此斷絶往來。六年，皇帝因爲伊吾以前是肥沃的地方，靠近西域，匈奴憑藉伊吾進行抄掠侵暴，又下令在伊吾開設屯田，如同永元時的做法，設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廷威信逐步下降，西域各國驕傲放縱，轉而相互欺凌攻打。元嘉二年，長史王敬被于寘人殺害。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又反過來攻打屯田部隊。雖然也有降服的國家，但他們并没有懲戒改變，從此逐漸對中原疏遠而輕慢了。班固記載了這些國家的風俗習慣和地理環境，這都已在《前漢書》中詳細記述。現在將建武以後不同於前代的事情寫成《西域傳》，這都是安帝末年班勇記述的。

西域内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領。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領東流，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領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

西域歸屬漢的各個國家，東西長六千多里，南北長一千多里，東到玉門關、陽關，西到葱嶺。西域的東北部與匈奴、烏孫接壤。南部和北部都有大山，中央有河流。西域的南山向東延伸到金城，與漢的南山相連。西域的河有兩個源頭：一個發源於葱嶺，向東流去，一個發源於于寘南山脚下，向北流去，同葱嶺河匯合，向東注入蒲昌海。蒲昌海又叫鹽澤，距玉門關有三百多里。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争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

從敦煌向西出玉門關、陽關，經過鄯善，北邊通往伊吾有一千多里，從伊吾向北通往車師前部的高昌壁有一千二百里，從高昌壁向北通往後部的金滿城有五百里。這是西域的門户，所以戊己校尉交替駐守這些地方。伊吾的土地適合種植五穀、桑、麻和葡萄。伊吾的北面又有柳中，全是肥沃的土地。所以漢經常與匈奴争奪車師、伊吾，爲的是控制西域。

自鄯善逾葱領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逾葱領，則出大月氏、

從鄯善翻過葱嶺出西域各國，有兩條道路。貼近南山北邊，沿着河往西走，到達莎車，這是南道。南道向西翻過葱嶺，就可以到達大月氏、

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逾葱領，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絶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户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

順帝永建四年，于窴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窴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窴，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

于窴

于窴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户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建武末，莎車王賢强盛，攻并于窴，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絶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領以東，唯此二國爲大。

順帝永建六年，于窴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素有隙，

安息等國。從車師前王庭沿着北山，順河向西走到疏勒，這是北道。北道向西翻過葱嶺，到達大宛、康居、奄蔡這些國家。

出玉門關，經過鄯善、且末、精絶，有三千多里，到達拘彌。

拘彌國地處寧彌城，距長史所在的柳中有四千九百里，距洛陽有一萬二千八百里，管轄二千一百七十三户，七千二百五十一人，能當兵打仗的有一千七百六十人。

順帝永建四年，于窴王放前殺死了拘彌王興，立他自己的兒子爲拘彌王，并且派使者向漢朝貢獻物品。敦煌太守徐由上書要求征討放前，皇帝赦免于窴的罪責，要于窴還復拘彌國，放前不答應。陽嘉元年，徐由派疏勒王臣槃發兵兩萬人攻打于窴，打敗了于窴，殺了數百人，縱放部隊大肆抄掠，重新立興的同宗成國爲拘彌王後班師。到靈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國攻打拘彌，大敗拘彌人，殺死了拘彌王，被殺的人非常多，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自發兵幫助立拘彌王入侍的兒子定興爲國王。當時拘彌的人口一千。拘彌國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

于窴國地處西城，距長史所在的地方有五千三百里，距洛陽有一萬一千七百里，管轄三萬二千户；人口八萬三千人，能當兵打仗的有三萬多人。

建武末年，莎車王賢强盛，攻打并吞并了于窴，將于窴王俞林遷到别處爲驪歸王。明帝永平年間，于窴的將領休莫霸反叛莎車，立自己爲于窴王。休莫霸死後，他的哥哥的兒子廣德立爲國王，後來終於滅掉莎車，于窴國轉而强盛。從精絶西北到疏勒的十三個國家都服從于窴，但鄯善王也開始强盛。自此南道在葱嶺以東，僅此二國强大。

順帝永建六年，于窴王放前派兒子入侍，來向朝廷進貢。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窴出惡瘡病死，趙評的兒子迎接趙評的靈柩，途中經過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一向有仇隙，就

乃語評子云："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核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説云："于窴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窴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説，前到于窴，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并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窴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窴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窴，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窴，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窴恃此遂驕。

對趙評的兒子説："于窴王要胡人醫生拿毒藥貼在瘡上，所以造成死亡。"趙評的兒子相信了他的話，回到塞内，將這些話告訴了敦煌太守馬達。第二年，朝廷任命王敬接任長史，馬達要王敬暗中查實這件事。王敬先經過拘彌，成國又説道："于窴國的人希望我當國王，現在可藉這件罪名殺掉建，于窴必然歸順。"王敬貪圖建立功名，而且接受了成國的説法，到達于窴後，設酒食請于窴王建，但暗中打他的主意。有人將王敬的密謀告訴建，他不相信，説："我没有罪，王長史爲什麽要殺我？"第二天早晨，于窴王建帶領幾十名手下官員來見王敬。坐定以後，建起來依次斟酒，王敬喝令身邊的人將建拿下，官吏士兵們并没有殺建的意思，所以建手下的官吏得以全都衝了出去。當時成國的主簿秦牧跟隨王敬在宴會上，他拔出刀站出來説："大事已經决定，爲什麽又要遲疑？"隨即上前殺了建。于窴的諸侯和將領輸僰等人於是會合人馬進攻王敬，王敬拿着建的頭顱宣告説："天子要我殺了建。"于窴的諸侯將領接着焚燒了軍營房屋，燒死殺害官吏士兵，并上樓殺了王敬，將王敬的腦袋懸挂在集市。輸僰想立自己爲國王，國人殺了他，立建的兒子安國爲王。馬達知道後，想率領各郡的部隊出邊關攻打于窴，桓帝不答應，將馬達召了回來，任命宋亮接任敦煌太守。宋亮一到，懸賞招募于窴人，要于窴人自己殺掉輸僰。當時輸僰已死有一個月了，于窴人砍下死人的腦袋送到敦煌，并且不説明實際情况。宋亮後來知道其中有假，但最終没能出兵。于窴仗着這一點因而越來越驕縱。

自于窴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從于窴經過皮山，到達西夜、子合、德若等國。

西夜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户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西夜國又名漂沙國，距洛陽有一萬四千四百里。西夜國有二千五百户，一萬多人口，能當兵打仗的有三千人。當地生長一種白色的草，有毒，西夜國的人將它煎成藥，塗在箭頭上，被箭射中立刻就死。《漢書》中誤以爲西夜、子合是一個國家，現在他們各有自己的國王。

子合

子合國居呼犍谷。去疏勒千里。領户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子合國地處呼犍谷，距疏勒有一千里。管轄三百五十户，人口四千人，能打仗的有一千人。

德若

德若國領户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德若國管轄一百多户，人口六百七十人，能當兵打仗的有三百五十人。德若國東部距長史所在的地方有三千五百三十里，距洛陽有一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國相接。風俗都相同。

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

從皮山向西南經過烏秅，越過懸度、罽賓，走六十多天以後可到達烏弋山離國，地域方圓幾千里，當時改名叫排持。

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再向西南騎馬走一百多天到達條支國。

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

條支國城建在山上，方圓有四十多里。旁靠西海，海水環繞條支的南面東面和北面。條支三面没有道路，衹有西北角有陸路相通。條支土地高温潮濕，出産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下的卵像瓦瓮一樣大。

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由條支轉而向北再向東，騎馬再走六十多天到安息。安息後來隸屬條支，爲其役使，條支在安息設立大將，監督掌管各座小城邑。

安息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户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

安息國地處和櫝城，距洛陽有二萬五千里。安息的北面與康居接壤，南面與烏弋山離接壤。安息地域有幾千里見方，小城邑有幾百個。安息的户數、人口數和能當兵打仗的人數最多。安息的東部邊界上有個木鹿城，號稱小安息，距洛陽有二萬里。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

章帝章和元年，安息派使者貢獻獅子、符拔。符拔的樣子像麒麟但没有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到達條支。甘英到了大海邊想渡海，但安息西部邊境的船工對甘英説："海水遼闊，來往的人遇上順風需三個月纔能過去，如果遇到緩慢的風，也有需兩年時間的，所以航海的人都帶了三年的糧食。在海上常使人想念家鄉，經常有人死亡。"甘英聽説以後這纔作罷。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再次獻來獅子和條支的大鳥，當時的人稱爲"安息雀"。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

從安息向西走三千四百里到達阿蠻國。從阿

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蠻國向西走三千六百里到斯賓國。從斯賓向南過河，再往西南走九百六十里，就到于羅國，安息的西邊就到頭了。由此向南乘船渡海，就通往大秦。那裏有很多大海西部特有的珍奇物產。

大秦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綉，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大秦國又叫犂鞬，因爲地處大海的西面，所以也叫海西國。大秦範圍有幾千里，有四百多座城市。爲其役使附屬的小國有幾十個。城墻用石頭壘成，國内設有郵亭，全都用白色泥土塗飾。長有松柏、各種各樣的樹和百草。那裏的風俗是人們致力於農業耕作，很多人種桑樹養蠶。他們都剃去頭髮，身穿綉有彩色花紋的衣服，乘坐白色車蓋的、用馬拉的輕車，進出敲鼓，樹有各種旗幟。

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聽事五日而後遍。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宫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他們所住的城邑，方圓有一百多里。城内有五座宫殿，每個相距十里。宫室裏面都用水晶做成柱子，吃飯的器具也這樣。大秦的國王每天住在其中的一宫，治理政事每隔五天五個王宫輪住一遍。國王經常要一個人拿了袋子跟着國王的車子，誰有事情要説，就將文書放到袋子裏面，國王回到宫裏打開來看，審理他們的是非曲直。國王有分管各方面的文書官員。國家設有三十六位將領，都參與商議國家事務。國王没有固定的人，都挑選有才德的人擔任國王。國内發生災異或者風雨不合時節，便將國王廢掉重新立國王，被罷免的人心甘情願而不埋怨。那兒的人都長得又高又大，長相端正，和中原人差不多，所以稱爲大秦。

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綉，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黄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當地有很多的金銀和珍奇寶物，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砂、碧玉。他們用金絲綉成彩色花紋，織成金絲織品和各種顏色的綾帛。他們用黄金鍍物，製作石棉布另外有一種很細軟的織品，有人説是用水羊的細毛和野蠶繭製作而成。他們把許多香料合在一起，將香料的汁煎煮做成蘇合。凡是國外的許多珍奇物品都出自這兒。

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他們用金銀作爲錢幣，十個銀錢相當於一個金錢。他們與安息、天竺的人在海上互相買賣，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并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賺的錢有十倍。那兒的人質樸正直，市場上没有兩樣價格。糧食價格一般很低，國内的用品豐富充足。相鄰國家的使者到了大秦境内，乘驛馬到國都，到國都以後大秦就給他們金錢。大秦的國王經常想和漢互通使者，但安息的人想拿漢的彩色絲帛跟他們做生意，所以攔阻大秦的使者，使他們不能自己到漢。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者從日南邊界外獻來象牙、犀牛角、玳瑁，纔第一次通使者。所上表進貢的東西，并没有什麼珍寶異物，懷疑是人們傳聞誇張。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有人說大秦國的西南有弱水、流沙，靠近西王母住的地方，接近太陽落山之處，《漢書》說：“從條支向西走二百多天，接近太陽落山的地方”。這就與現在的書不同了。前代漢的使者都是到烏弋就回來了，没有人到過條支。又說：“從安息由陸路繞海邊向北走，出海西到大秦，人口衆多，城邑相連，每十里有一個亭子，隔三十里有一個驛館，始終没有盜賊和兵寇入侵的警報。但路上有許多猛虎、獅子，攔阻爲害路上行人，如果不是一百多人，拿了兵器，就經常被野獸吃掉。”又說“有幾百里長的浮橋可以渡過大海到達北岸”。各國所產的珍奇玉石及各種物品，大多奇詭怪異，荒誕不經，所以没有記述。

大月氏

大月氏國居藍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

大月氏國地處藍氏城，西部和安息接壤，到安息要走四十九天。東部距長史所在的地方有六千五百三十七里，距洛陽有一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大月氏國有十萬户，人口四十萬人，能當兵打仗的人有十多萬人。

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起初，月氏爲匈奴所滅，於是遷到大夏，將國家分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一共是五部翖侯。一百多年以後，貴霜翖侯丘就卻進攻滅掉了另外四個翖侯，立自己爲國王，國號爲貴霜。貴霜王入侵安息，占領了高附地區。又滅掉濮達、罽賓，占領了它們的全部國土。丘就卻八十多歲時死亡，他的兒子閻膏珍繼承王位。又滅掉了天竺，設置一名將領監管天竺。自此以後，月氏最爲富足强盛，各國都稱之爲貴霜王。漢朝根據它原先的名稱，稱之爲大月氏。

高附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内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强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高附國位於大月氏的西南方向，也是大國。高附的習俗和天竺相近，但人的性情柔弱，容易制服。高附國的人擅長經商販賣，家中財富豐足。高附歸屬哪個國家不固定，天竺、罽賓、安息這三個國家誰强大誰就得到高附，誰弱小誰就失去高附，但它從未歸屬月氏。《漢書》將它算入五翖侯，不符合事實。後來高附歸屬安息，到月氏打敗安息，纔得到高附。

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數百，城置長。别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

天竺國又叫身毒，在月氏的東南，距月氏有幾千里遠。天竺的習俗與月氏相同，但地勢低而潮濕，氣候炎熱。天竺國靠近大河，人們騎着象去打仗。天竺人比月氏人生性柔弱，信奉佛教，不殺人，不征伐，由此成爲習俗。從月氏、高附國向西，南到西海，東到磐起國，都是身毒的地盤。身毒另外有幾百座城邑，每座城邑設有長官。另有幾十個小國，每個國家都設有國王。雖然這些國家各有些差異，但都打着身毒的名稱，這時候他們都屬於月氏管轄。月氏殺了他們的國王而設置將領，要將領來統管這些國家的人。天竺出產象、犀牛、玳瑁、金、銀、銅、鐵、鉛、錫，西部與大秦相通，擁有大秦的珍奇物品。還出産細軟的布、上等毛席、各種香料、白砂糖、胡椒、薑、黑色的鹽。

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

和帝時，天竺多次派使者前來進貢物品。後來西域反叛，這纔中斷往來。到桓帝延熹二年和延熹四年，天竺多次從日南邊界外來進貢物品。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原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原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世間傳説明帝夢見金人，身材高大，頭頂放光，就向大臣們詢問。有人説："西方有位神仙，名叫佛，佛的形像高一丈六尺，而且是金黄色的。"皇帝於是派使者到天竺瞭解佛教教義，自此在中原畫了佛的形像。楚王英首先相信佛教，中原因此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以後桓帝對神仙有興趣，多次祭祀佛和老子，老百姓也逐漸有人信奉，以後信佛的人就越來越多。

東離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

東離國地處沙奇城，位於天竺東南方向三千

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多里遠的地方，是個大國。那裏的土地氣候、物種與天竺相同。有幾十座城邑，每座城邑都稱國王。大月氏攻打東離，他們就向月氏臣服。東離的男人女人都身高八尺，但性情懦弱。他們騎象和駱駝，來往於相鄰的國家。有敵人入侵，他們就騎着象去打仗。

栗弋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栗弋國隸屬於康居，出產名馬和牛羊，以及葡萄等各種水果。當地的水質非常好，所以葡萄酒特別有名。

嚴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嚴國位於奄蔡的北面，隸屬於康居，出產老鼠皮運往康居。

奄蔡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温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奄蔡國改名爲阿蘭聊國，地處地城，隸屬於康居。那裏的地理氣候温和，有很多楨木、松樹和白草。民間風俗和人們所穿的衣服與康居相同。

莎車

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

莎車國向西經過蒲犂、無雷到大月氏。莎車距洛陽有一萬零九百五十里。

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

匈奴單于趁着王莽之亂，占據西域，惟獨莎車王延最爲强大，不肯附屬。元帝時，延曾經當過侍子，在京師長大，他仰慕喜愛中央大國，因此也參考漢的制度法律。他經常吩咐兒子們，應當世代尊奉漢，不可有負漢。天鳳五年，延死後，謚號爲忠武王，他的兒子康繼承王位。

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静，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光武初年，康率領相鄰的國家抵禦匈奴，護衛原都護將士們的妻子孩子有一千多人，發文書給河西，詢問中央大國的情況，叙述自己對漢的想念和仰慕。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於是以天子的名義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和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個國家都屬莎車王統管。

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并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領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

建武九年，康去世，謚號爲宣成王。其弟賢繼承王位，他進攻并打敗了拘彌國、西夜國，殺了這兩個國家的國王，并且立其兄康的兩個兒子爲拘彌王、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一道派使者到朝廷進貢物品，自此西域纔和漢朝往來。葱嶺以東的國家都服從賢管轄。十七年，賢

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黄金錦綉。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横，重求賦税，數攻龜兹諸國，諸國愁懼。

再次派使者進貢，請求朝廷派都護。天子就這件事向大司空竇融詢問，竇融認爲賢父子兄弟相互約定侍奉漢朝，又十分誠懇，最好給他加上官位使其安心。皇帝於是就藉賢派來的使者，賜給賢西域都護的印綬，以及車子、旗幟、黄金和彩色絲帛。敦煌太守裴遵上書説："夷狄之人不可給予他們很大權力，而且造成其他國家失望。"天子下詔書收回都護印綬，重新賜給賢漢大將軍印綬。賢的使者不肯换，裴遵强行奪過印綬，賢自此懷恨在心。但他仍然謊稱自己是大都護，向各國發送文書，西域各國全都服從他的管轄，稱賢爲單于。賢逐漸變得驕傲横暴，索求很重的賦税，多次攻打龜兹等許多國家，各國都憂愁害怕。

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强，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絶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兹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横。

二十一年冬天，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個國家都派王子入朝侍奉皇帝，進獻國内的珍寶。等見到天子，他們都流着眼淚叩頭，希望能派都護。天子因爲國家剛剛平定，北方邊境没有歸順，將他們的侍子全部送還，賞賜他們很多東西。這時賢仗着自己軍隊强盛，想吞并西域，加緊進攻其他國家。各國聽説没派都護，而且侍子都回來了，十分憂愁恐懼，就給敦煌太守發去文書，情願留下侍子，目的是給莎車看，説侍子被留下，朝廷不久就會派出都護，希望暫且制止賢的入侵。裴遵將情况報告朝廷，皇帝同意了。二十二年，賢知道都護不來，於是送信給鄯善王安，要他切斷通往漢的道路。安没有聽從，并且殺掉了賢的使者。賢大怒，發兵攻打鄯善。安迎戰失敗，逃進山中。賢殺害擄掠了一千多人而去。這年冬天，賢又攻打并殺害了龜兹王，接着吞并了龜兹國。鄯善、焉耆等各國的侍子長期留在敦煌，憂愁想家，都跑了回去。鄯善王上書，願意再派兒子入朝侍奉，重新請求派都護，説不派出都護，他們仍要受匈奴壓迫。天子回信説："現在使者和大軍没法派出，假如各國力不從心的話，東西南北隨你們自己投靠哪方。"於是鄯善、車師再次依附匈奴，而賢更加横暴。

嬀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嬀塞

嬀塞王自以爲國家較遠，就殺掉了賢的使者，賢攻打滅掉了嬀塞國，立嬀塞國的貴族駟鞬

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兹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兹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嫣塞王。數歲，龜兹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兹貴人身毒爲龜兹王，龜兹由是屬匈奴。

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窴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窴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

莎車將君得在于窴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窴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脱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

于窴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兹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

爲嫣塞王。賢又立自己的兒子則羅爲龜兹王。賢因爲則羅年紀輕，就從龜兹國分出烏壘國，將駟鞬改任爲烏壘王，另外重新任命另一位貴族爲嫣塞王。幾年以後，龜兹國的人一起殺了則羅、駟鞬，并且派人出使匈奴，請求重新立國王。匈奴立龜兹的貴族身毒爲龜兹王，龜兹自此歸附匈奴。

賢因爲大宛進貢的賦稅減少，親自統領各國的軍隊有幾萬人，進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接賢并投降。賢就此帶了延留回國，將拘彌王橋塞提改任爲大宛王。但康居多次進攻橋塞提，橋塞提在大宛一年多，逃了回去，賢又讓他當拘彌王，并且打發延留回到大宛，要他像往常一樣進貢。賢又將于窴王俞林改爲驪歸王，立俞林的弟弟位侍爲于窴王。過了一年多，賢懷疑各國想反叛，召來位侍和拘彌王、姑墨王、子合王，將他們全都殺死，不再設國王，祇派將領鎮守這些國家。位侍的兒子戎逃走，投降了漢朝，被封爲守節侯。

莎車的將領君得在于窴殘暴毒虐，百姓痛恨君得。明帝永平三年，于實的部族首領都末到城外去，看見一隻野猪，想用箭射野猪。野猪說："不要射我，我就爲你殺死君得。"都末因此就與弟兄一道殺掉了君得。但部族首領休莫霸又同漢人韓融等人殺掉了都末兄弟，立自己爲于窴王。他又與拘彌國的人攻打并殺死了莎車在皮山駐守的將領，而後率兵回國。這時賢派太子、國相率領幾個國家的軍隊有二萬人，攻打休莫霸，休莫霸迎戰，莎車軍隊戰敗逃走，一萬多人被殺。賢再次徵調各國的軍隊，有幾萬人，親自統率，攻打休莫霸，休莫霸又一次打敗了賢，殺死賢的軍隊一多半。賢脱身逃回莎車。休莫霸進兵包圍莎車，但身中流箭而死，于窴兵這纔退走。

于窴國相蘇榆勒等人一同立休莫霸哥哥的兒子廣德爲國王。匈奴與龜兹各國的軍隊共同進攻莎車，但攻不下來。廣德趁着莎車衰敗，派弟弟輔國侯仁率領人馬進攻賢。賢連續遭受戰爭，於是派使者同廣德講和。在這以前廣德的父親在莎車被關押了幾年，這時賢將廣德的父親放了回

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窴。于窴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窴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

去，而且把女兒嫁給廣德，同他結爲兄弟，廣德率兵退走。第二年，莎車相且運等人擔心賢驕傲横暴，秘密謀反，想將城邑投降于窴。于窴王廣德於是率領各國人馬有三萬人，進攻莎車。賢據城防守，派使者對廣德説："我放回了你父親，給你妻子，你爲什麽還要來攻打我？"廣德説："您是我妻子的父親，很長時間没見面了，希望各帶兩個人在城外相會結盟。"賢就此事問且運的意見，且運説："廣德身爲女婿，是最親的人，應該出城見他。"賢於是輕率出城，廣德於是抓了賢。且運等人又趁機放于窴軍隊進城，廣德俘虜了賢的妻子孩子并且吞并了莎車國。廣德用鐵鏈鎖了賢，將他帶回國，一年多以後殺了他。

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兹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窴，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也。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

匈奴聽説廣德滅掉莎車，派了五位將領，徵調焉耆，尉黎、龜兹等十五個國家的軍隊共三萬多人，包圍了于窴，廣德乞求投降，將太子作爲人質，約定每年向匈奴提供毛絮。冬天，匈奴又派軍隊送賢在匈奴作人質的兒子不居徵回國，立他爲莎車王，廣德再次進攻殺死了不居徵，重新立自己的弟弟齊黎爲莎車王，這時正當章帝元和三年。當時長史班超徵調各國的軍隊攻打莎車，大敗莎車軍隊，莎車自此終於歸降漢，其事已記載在《班超傳》。

莎車東北至疏勒。

由莎車向東北到達疏勒。

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户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

疏勒國距長史所在的地方有五千里，距洛陽有一萬零三百里。管轄二萬一千户，能够當兵打仗的有三萬多人。

明帝永平十六年，龜兹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兹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

明帝永平十六年，龜兹王建進攻殺死了疏勒王成，自己任命龜兹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天，漢派遣軍司馬班超劫持綁架了兜題，而且立成的哥哥的兒子忠爲疏勒王。忠後來反叛，班超進攻忠并殺了他。事情已記載在《班超傳》。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産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

安帝元初年間，疏勒王安國因爲舅舅臣磐有罪，將他流放到月氏，月氏王對他很是親近喜歡。以後安國去世，没有兒子，安國的母親主持國家政務，與國人一同立臣磐同母弟弟的兒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得知後，向月氏王請求説："安國没有兒子，種族衰弱，如果立娘家人，我

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稾城侯。後莎車連畔于窴，屬疏勒，疏勒以强，故得與龜兹、于窴爲敵國焉。

是遺腹的叔父，我應該當國王。”月氏王於是派軍隊送臣磐回疏勒。國内的人一向敬重喜歡臣磐，而且害怕月氏，隨即一道奪過遺腹的印綬，迎接臣磐，立他爲國王，重新任命遺腹爲磐稾城侯。以後莎車連續背叛于窴，歸順疏勒，疏勒因此强大，所以能够成爲與龜兹、于窴匹敵的國家。

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兹、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

順帝永建二年，臣磐派使者進貢，皇帝授臣磐爲漢大都尉，授臣磐哥哥的兒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派侍子與大宛、莎車的使者一道到朝廷進貢。陽嘉二年，臣磐又進獻獅子、封牛。到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漢大都尉在打獵時被他的季父和得射死，和得立自己爲國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派從事任涉率領敦煌的五百士兵，與戊部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統領了焉耆、龜兹、車師前部和後部的人馬，共有三萬多人，征討疏勒，進攻楨中城，四十多天未能攻克，祇好率兵退去。在這之後疏勒王連續相互攻殺，朝廷也没有能力禁止。

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兹至焉耆。

由疏勒向東北經過尉頭、温宿、姑墨、龜兹可到達焉耆。

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户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兹相連，道險厄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

焉耆國國王住在南河城，北部距長史所在的地方有八百里，東部距洛陽有八千二百里。焉耆國有一萬五千户、人口五萬二千，能當兵打仗的有兩萬多人。焉耆國四面都有大山，山嶺與龜兹山嶺相連，道路艱險，容易防守。有湖水彎彎曲曲流入四周的山裏，環繞南河城長達三十多里。

永平末，焉耆與龜兹共攻没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

永平末年，焉耆與龜兹一道進攻并殺害了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被他們殺害的佐吏和士兵有二千多人。到永元六年，都護班超徵調各國的軍隊征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終於砍下焉耆國國王和尉黎國國王的腦袋，將首級送往京師，懸挂在蠻夷的客館。接着，班超立焉耆的左侯元孟爲國王，尉黎、危須、山國都重新立了國王。到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年間，班超的兒子班勇擔任西域長史，再次征討平定了西域各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肯投降。永建二年，班

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打敗了他們，元孟這纔派兒子到朝廷進貢。

蒲類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户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國位於天山西面的疏榆谷，東南邊距長史所在的地方有一千二百九十里，距洛陽有一萬零四百九十里。蒲類國有八百多户、二千多人，能當兵打仗的有七百多人。他們住在帳篷裏，逐水草而居，懂得不少種田的知識。蒲類國有牛、馬、駱駝、羊和其他牲畜。蒲類人能够製作弓箭。國中出産良馬。

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閒，故留爲國云。

蒲類原是大國，過去西域附屬於匈奴，蒲類國國王得罪了單于，單于發怒，將蒲類的六千多口人遷到匈奴右部名叫阿惡的地方，所以稱之爲阿惡國。它的南邊距車師後部騎馬要走九十多天。蒲類人貧困羸弱，逃亡到山谷裏面，所以留下來成爲一個國家。

移支

移支國居蒲類地。户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移支國人生活在蒲類境内。有一千多户，三千多人口，能當兵打仗的有一千多人。那裏的人很勇猛，敢打仗，專做入侵抄掠的事情。他們都披着頭髮，跟着牲畜逐水草而居，不懂得農田耕作。出産的東西全與蒲類相同。

東且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户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東且彌國東部距長史所在的地方有八百里，距洛陽有九千二百五十里。東且彌國有三千多户，五千多人口，能當兵打仗的有二千多人。他們住在帳篷裏，逐水草而居，能從事農田耕作。出産的東西也與蒲類相同。他們没有固定的住處。

車師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户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車師前王住在交河城。河水分成兩條環城流過，所以叫做交河。這裏距長史所住的柳中有八十里，東部距洛陽有九千一百二十里。車師前部管轄一千五百多户，四千多人口，能當兵打仗的有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户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

車師後王住在務塗谷，距長史所在的地方有五百里，距洛陽有九千六百二十里。車師後部管轄四千多户、一萬五千多人口，能當兵打仗的有三千多人。

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

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内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懾，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并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

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捍，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

車師前部和後部、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這是車師六國，車師的北面與匈奴接壤。車師前部向西通往焉耆北道，後部向西通往烏孫。

建武二十一年，車師與鄯善、焉耆派王子入朝侍奉，光武讓他們回國，於是車師附屬於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朝軍隊占領了伊吾盧，打通了西域，車師纔又歸屬漢。匈奴派軍隊攻打車師，車師再次投降了北匈奴。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打敗了北匈奴，車師震動畏懼，前王和後王各自派兒子携帶貢品入朝侍奉，他們一并被賜給印綬、金和絲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頵想廢除後部國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爲國王。涿鞮痛恨前王尉卑大出賣自己，因此反叛，攻打尉卑大，俘獲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第二年，漢派將兵長史王林，徵調了涼州六個郡的部隊和羌胡軍隊，有二萬多人，征討涿鞮，殺死和俘虜一千多人。涿鞮跑到北匈奴，漢軍追擊，殺了涿鞮，立涿鞮的弟弟農奇爲王。到永寧元年，車師後王軍就和母親沙麻反叛，殺害了後部司馬和敦煌行事。到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攻打軍就，大敗軍就，并殺了他。

順帝永建元年，班勇率領車師後王農奇的兒子加特奴和八滑等人，徵調精鋭部隊攻打北方的敵虜呼衍王，打敗了呼衍王。班勇於是上書奏立加特奴爲後王，封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天，車師後部司馬率領加特奴等一千五百人，襲擊了在閶吾陸谷的北匈奴人，毁壞了他們的廬帳，殺了幾百人，俘虜了單于的母親、叔母和幾百名婦女，得到十多萬頭牛羊、一千多輛車，還有非常多的兵器和雜品。四年春天，北匈奴呼衍王率領人馬入侵後部，皇帝因爲車師六國接近北方的敵虜，是西域的屏障，就下令要敦煌太守徵調各國軍隊，連同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起來有六千三百騎兵，援救車師，襲擊在勒山的北部敵虜，漢軍不利。秋天，呼衍王又率領二千人進攻後部，打敗了後部。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率領三千多騎兵入侵伊吾，伊吾司馬毛愷派五百官兵在蒲類海東面與呼衍王交戰，全軍覆没，呼衍王接着攻打伊吾軍隊駐守的城邑。

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

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户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絶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産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凉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

夏天，朝廷派敦煌太守司馬達率領敦煌、酒泉、張掖屬國的四千多官兵援救伊吾，出邊關趕到蒲類海，呼衍王知道後率兵退走，漢軍無功而返。

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投合，因而忿恨反叛，攻打包圍了漢軍的屯田且固城，殺死殺傷官兵。後部候炭遮帶領其他人背叛阿羅多向漢朝官吏投降。阿羅多急迫無奈，帶領他的母親、妻子、孩子和一百多騎兵逃往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書奏立原後部國王軍就做人質的兒子卑君爲後部王。後來阿羅多又從匈奴回來，與卑君争奪國家，聚集了不少國民。戊部校尉閻詳擔心阿羅多招引北方的敵虜，將會禍亂西域，於是公開告示，答應恢復阿羅多的國王地位，阿羅多這纔向閻詳投降。於是强行收回賜給卑君的印綬，重新立阿羅多爲國王，仍舊帶卑君回到敦煌，另外將後部三百帳的人給卑君支配役使，用他們的賦税作爲俸禄。一帳相當於漢的一户。

論曰：有關西域風俗人情和地理環境的記載，前古没聽説過。漢代張騫身懷招致遠方國家歸順的謀略，班超奮發封侯的志向，而最終能够在遥遠的西域建立功業，控制了境外地區，使其臣服。凡是被武力肅然臣服、財貨所安撫引誘的國家，無不獻來當地珍奇物品，送納愛子作人質，摘下冠帽，用肘前行，面朝東站立朝拜天子。所以朝廷設置戊己官員，分别負責西域事務；委派都護這樣的一方主帥，總攬西域最高職權。先歸順的就被賞給金銀財寶和印綬，後臣服的就繫繩於頸而向朝廷請罪。漢朝在肥沃的原野上設立屯田，在衝要的道路上分布驛站。爲傳送命令騎馬飛奔的驛使，一年四季連續不斷；來做生意販運東西的胡人和客商，每天都有人叩關。在這以後甘英到達條支，歷經安息，來到西海，遥望大秦，距玉門關、陽關四萬多里以内的地方，甘英全都走遍了。至於境内習俗和人的性情才智的優劣，出産生長的各種物類，河流和山嶺的發源，氣候節令和凉熱方面的暢達和閉隔，攀

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説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絶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説，則大道通矣。

越高山，在山谷間架設棧道，用繩索懸縋而行，穿越沙漠中的道路，使人渾身發熱頭腦疼痛，有暴風和惡鬼出現的地區，各種情形無不詳細記述，仔細推求它們的來龍去脉。至於佛教的神靈變化，起源於身毒，但兩漢記述四方情況的書没有一本提到佛教。張騫衹記録了那裏土地多，炎熱潮濕，人們騎象去打仗。班勇雖然條列了身毒人信奉佛教，不殺戮，不征伐，但對他們精於用文德和善於用法令加以引導疏通的功效没有記述。我聽到的是後人所説。身毒比中原富饒，四時之氣和暢，是神仙和聖人降生聚集、有才德的人生長的地方。神的事迹怪異奇特，其事理和人世全然不同；神的感化應驗顯明昭著，其事情超出於人世以外。然而張騫、班超没有聽説過，難道這是天道閉隔運數逝去，天數預示衰亂時代的開始嗎？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怎會出現這麽嚴重的虚妄和差異呢？漢代自楚王劉英開始舉行佛教隆重的齋戒祭祀，桓帝又注重車上傘蓋的裝飾。那時佛教精微的教義尚未翻譯，難道是神人明示給他們嗎？審察佛教無思無慮，忘掉一切煩惱的訓誡，空和有俱各兩忘的宗旨，屬於道家者流。而且佛教喜好仁愛，厭惡殺戮，革除弊政，崇尚善行，所以賢明通達的君子大都喜愛佛法。但佛教喜歡誇大，不合常理，奇特怪誕，没完没了，即使是鄒衍講述天數的辯術，莊周關於蝸牛觸角的論述，尚不足以涵蓋佛教於萬一。另外，生命的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的相互接續，似乎説得很明白，實際模糊不清，所以才智淵博的人大都感到疑惑。大概引導世俗没有定式，順應事物殊途同歸，取其相同的主旨，拋棄可疑的學説，那麽最高的道都可以相通了。

贊曰：逷矣西胡，天之外區。土物琛麗，人性淫虚。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贊曰：遥遠的西域，天外的地方。那裏的物産珍美瑰麗，人的稟性放縱虚浮。不遵循中華的禮制，也没有典章文書。要不是有佛教的教義，他們怎會有所憂懼有所拘忌呢？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傳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

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名叫比，是呼韓邪單于的孫子，烏珠留若鞮單于的兒子。自呼韓邪以後，他的兒子們按照次序擔任單于，到比的最小的叔父孝單于輿時，任命比擔任石薁鞬日逐王，統領南部邊境和烏桓。

建武初年，彭寵在漁陽反叛，單于同彭寵聯合兵力，接着又權且立盧芳爲天子，要他進入五原居住，光武初年正忙着平定中原，没時間處理境外的事情。到建武六年，纔命令歸德侯劉颯出使匈奴，匈奴也派使者前來進貢，漢又派中郎將韓統回訪匈奴，贈給匈奴黄金錢幣，用來接續從前的友好。然而單于驕傲自大，將自己比作冒頓，對漢使者説話狂妄輕慢，但天子仍像往常一樣對待匈奴。起初，雙方使者經常往來，可匈奴多次與盧芳一道侵犯北部邊境。九年，皇帝派大司馬吳漢等人攻打匈奴，歷時一年未建功績，匈奴反而變得更加强盛，抄掠殘暴日益增多。十三年，匈奴就入侵河東，州郡無力制止。於是將幽州、并州邊境的人口逐步遷徙到常山關、居庸關以東，但匈奴左部接着又遷入塞内。朝廷對此很憂慮，給邊區各郡每郡增加幾千士兵，大量修建用於監視敵情的崗亭，設置烽火。匈奴聽説漢懸賞捉拿盧芳，貪圖獲得財物布帛，於是打發盧芳回來投降，指望得到賞賜。但盧芳祇説自己歸來的功勞，不説是匈奴所派，單于又耻於説出自己的計謀，所以朝廷就没給匈奴賞賜。因此匈奴大爲惱火，入侵向縱深推進。二十年，匈奴就侵掠到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天，匈奴又入

侵上谷、中山，被他們殺害擄掠的人口和抄掠去的東西非常多，北方邊境再没有安定的年月。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

當初，單于的弟弟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按順序應該爲左賢王。左賢王就是單于的繼承人。單于想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就將知牙師殺了。知牙師是王昭君的兒子。昭君字嬙，是南郡人。當初在元帝時昭君以良家女子身份被選入後宮。當時呼韓邪前來朝見，皇帝吩咐以五名宮女賜給呼韓邪。昭君進宮幾年，没有被皇帝御幸，悲憤鬱積，就通過掖庭令請求去匈奴。呼韓邪臨行時朝廷舉行盛大聚會，皇帝宣召五名宮女給呼韓邪看。昭君容貌豐美，妝扮靚麗，她的美貌輝映了整個皇宮。昭君顧盼徘徊，驚動了皇帝身邊所有的人。皇帝一見大驚，心中想留下昭君，但又没法失信，衹好把昭君給了匈奴。昭君生有兩個兒子。呼韓邪死後，前一位閼氏的兒子繼位，想娶昭君爲妻，昭君上書給朝廷請求回來，成帝要昭君順從胡人的習俗，於是昭君又成了後單于閼氏。

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言薁鞬日逐夙來欲爲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

比見到知牙師被殺，埋怨說：“按照兄弟次序來說，右谷蠡王應當繼位；按照兒子的身份來說，我是前任單于的長子，我應當繼位。”因而心裏猜忌害怕，很少參預王庭聚會。單于對他產生懷疑，就派去兩名骨都侯監視比統領的軍隊。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去，輿的兒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當上單于。烏達鞮侯又死了，他的弟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未能當上單于，已經心懷憤恨。而且匈奴國內連續幾年出現乾旱和蝗蟲，幾千里的土地變得光秃秃的，草木全都枯死，人口和牲畜没有吃的，加上瘟疫，人口死亡和損耗過半。單于害怕漢利用自己的衰弱，就派遣使者到漁陽請求和親。於是朝廷派中郎將李茂回訪匈奴。但比秘密派漢人郭衡拿了匈奴地圖，在建武二十三年到西河太守處要求歸順漢。兩位骨都侯漸漸察覺出比的意圖，正好五月份在龍城舉行祭祀，就向單于禀告，說薁鞬日逐王一向想做對單于不利的事情，如果不將他殺掉，就會使國家發生禍亂。此時比的弟弟漸將王在單于身邊，聽到以後，立刻快馬向比報告。比很害怕，於是聚集

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自己統管的南部邊境八部人馬，有四五萬人，打算等兩位骨都侯回來，殺了他們。骨都侯快要到時，發現了比的計謀，都隻身騎馬逃走，將情況報告單于。單于派一萬騎兵攻打比，見到比人多勢衆，未敢進兵就退回去了。

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捍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

建武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一道商量立比爲呼韓邪單于，由於比的祖父曾經歸順漢得以安寧，所以打算襲用呼韓邪單于的名號。於是比來到五原塞，表示願意做漢的屏障，抵禦北部的敵虜。皇帝采納五官中郎將耿國的意見，就同意了。這年冬天，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

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二十五年春，單于派弟弟左賢王莫率領一萬多兵力攻打北單于的弟弟薁鞬左賢王，活捉了薁鞬左賢王；又打敗了北單于帳下的軍隊，合并了北單于部衆一萬多人，獲得七千匹馬、一萬頭牛羊。北單于很驚恐，後退了一千里。起初，皇帝製造戰車，可以用幾頭牛駕車，車上造有望樓，放在塞上，用以抵擋匈奴。當時見到戰車的人相互談論說："讖語説漢第九代時將會使北狄退却千里，難道説的就是這件事情嗎?"到這時候，果然開拓了疆域。北部的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領三萬多部衆前來投奔南單于，南單于再次派使者到朝廷，以藩國之禮稱臣，獻上國内的珍寶，請求派使者督察保護，派兒子到朝廷侍奉，締結從前的盟約。

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慚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

二十六年，皇帝派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單于，立於南單于庭，這裏距五原西部邊塞八十里遠。單于於是延請迎接漢使者。使者説："單于應當趴在地上拜接詔書。"單于來回看看，好一會兒，纔趴在地上稱臣。拜完以後，單于要翻譯曉諭使者説："單于剛剛即位，在手下人面前實在感到羞慚，希望使者不要當着衆人的面讓單于屈尊。"骨都侯等人見此情形，都流下眼淚。段郴等人回來覆命，皇帝下詔書聽隨南單于住進雲中。單于派使者上書，獻來兩頭駱駝、十匹毛色有紋彩的馬。夏天，南單于所俘獲的北部敵虜薁鞬左賢王率領部衆和南部的五位骨都侯合起來三萬多人，叛變北歸，在距北單于庭三百多里的地方，一同立薁鞬左賢王爲單于。一個多

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緺綬，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黄金、錦綉、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静。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

月以後，他們互相攻打，五位骨都侯都死了，左賢王接着自殺，這些骨都侯的兒子們各自擁兵自守。秋天，南單于派兒子入朝侍奉，到朝廷奉上奏章。皇帝下詔書賜給單于冠帶、衣服、黄金製作的印璽、青緑色的綬帶、可以乘坐的小車及用翠羽裝飾的車蓋，用四匹馬駕的華麗馬車，寶劍和弓箭，三副黑色符節，兩輛副車，又有黄金、精美的絲帛、一萬匹綢帛、一萬斤絲綿，還有樂器、鼓車、棨戟、鎧甲、武器、飲食以及各種雜物。又從河東轉運了二萬五千斛米面，三萬六千頭牛羊，用來救濟南匈奴。命令中郎將下面設立安集掾史，由安集掾史率領五十名被解除枷鎖的刑徒，拿着兵器弓箭跟隨單于，參預處理訴訟案件，偵察動静。單于年終總是派人呈送奏章，送兒子入朝侍奉，由中郎將手下一名從事帶到朝廷。朝廷也派謁者護送前一名入朝侍奉的兒子回單于庭，雙方在路上相遇。正月初一朝廷舉行朝拜慶賀，在拜祭陵墓和宗廟以後，漢就打發單于使者回去，命令謁者護送，賜給單于一千匹彩色絲帛，四端錦帛，十斤金，還有太官爲皇帝製作的醬以及橙子、橘子、龍眼和荔枝；賜給單于的母親和各位閼氏、單于的兒子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中有功德的人各種彩色絲帛，合起來有一萬匹。每年作爲常例。

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内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爲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爲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户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虚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主斷

匈奴習俗，每年有三次龍祠，一般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祭祀天神。南單于既然歸順漢，就同時祭祀漢皇帝，藉此機會召集各部，商量國家事務，舉行賽馬和賽駱駝，以此爲樂。匈奴大臣中尊貴的是左賢王，其次是左谷蠡王，其次是右賢王，其次是右谷蠡王，這稱爲“四角”；其次是左右日逐王，其次是左右温禺鞮王，其次是左右漸將王，這稱爲“六角”：他們都是單于的兒子兄弟，按照順序將要當單于的人。異姓大臣有左右骨都侯，其次是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他又有日逐、且渠、當户各種官號，各以權力的大小、部衆的多少確定職位高低和次序。單于姓虚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個姓，他們是匈奴國内名族，經常與單于通婚。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他們負責判决

獄聽訟，當决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

案件，受理訴訟，他們將判决的輕重，口頭告訴單于，那裏没有文書和記事的簿册。

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二十六年冬，以前叛變的五位骨都侯的兒子又率部衆三千人投奔南部，北單于派騎兵追擊，將他們全部俘獲。南單于派軍隊抵禦，迎戰不利。朝廷於是又下詔書要單于遷到西河美稷居住，并派中郎將段郴和副校尉王郁留在西河保護單于，爲單于設置官府、從事、掾史。又命令西河長史每年率領二千騎兵，五百被解除枷鎖的刑徒，幫助中郎將護衛單于，冬天駐守，夏天撤銷，自此以後作爲常例。又免去沿邊八個郡的全部租税和勞役。

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雁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

南單于住進西河以後，也設置各部侯王，幫助漢抵禦戍邊。南單于派韓氏骨都侯駐守北地，右賢王駐守朔方，當于骨都侯駐守五原，呼衍骨都侯駐守雲中，郎氏骨都侯駐守定襄，左南將軍駐守雁門，栗籍骨都侯駐守代郡，他們都統領部衆替郡縣當耳目偵察動静。北單于很惶恐，送還了被擄掠去的許多漢人，以表示友好。他們出來抄掠的軍隊每次經過南部附近，或回頭經過漢兵偵察敵情的崗亭，總是道歉説："我們打的是逃亡的薁鞬日逐王，并非膽敢侵犯漢人。"

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争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二十七年，北單于於是派使者到武威請求和親，天子召集公卿大臣在殿庭商議，决定不下來。皇太子説："南單于剛剛歸順，北部的敵虜害怕被攻打，所以側耳而聽，争着想歸附正義。現在朝廷不能出兵，却反而和北部敵虜往來，臣恐怕南單于將會生出二心，願意投降的北部敵虜將不會再來投降了。"皇帝認爲有道理，就告知武威太守不要接納北單于的使者。

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二十八年，北匈奴又一次派使者到朝廷，進獻馬匹和皮裘，重新乞求和親，并想求得漢的音樂，又請求率領西域各國的胡人一道前來進貢朝拜，皇帝將此事交給三公府去討論應酬答覆的事宜。司徒掾班彪上書説：

> 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

> 臣聽説孝宣皇帝吩咐守衛邊境的將尉説："匈奴是大國，多變化和欺詐。交往合情得體，就可以談判取勝；應答中了他們的計謀，就反過來被他們輕視欺侮。"現在北

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

匈奴見南單于前來歸順，害怕我們設謀對付他們，所以多次乞求和親，又從遠方趕來牛馬與漢做生意，重複派遣有名的王侯，進貢很多東西，這都是用來向外顯示富强，爲的是欺騙我們。臣看到匈奴貢獻的東西越多，就知道匈奴國内越空虛，要求歸附親近越急迫，他們的恐懼就越厲害。然而現在既然未能幫助南部，那麽也不宜和北部斷絶聯係，按照懷柔籠絡的原則，於禮數不能没有回覆。臣以爲可以給他們一些賞賜，大致與他們所獻來的東西價值相當，公開將前代的呼韓邪和郅支行事的結果曉諭告知他們。

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稿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仇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

答覆的言辭，一定要得體。現在將起草的文稿一并呈上，説："單于不忘漢的恩德，追懷念及先祖從前的盟約，打算和漢建立和親，爲的是輔助自身，安定國家，計策非常高明，我們對單于表示贊賞。過去，匈奴多次反叛作亂，呼韓邪、郅支互相仇視，一同蒙孝宣皇帝垂降恩德，救援保護，所以各派兒子入朝侍奉，并以藩國名義守保邊關。在這以後，郅支懷恨悖逆，自己割斷朝廷對他的恩澤，但呼韓歸附親近，忠孝愈加顯著。到漢消滅郅支，呼韓氏最終保全國家，傳位後代，子孫相互繼承大位。現在南單于率領部衆歸順南方，叩關歸漢。他自以爲呼韓氏是正嫡長子，按次序應當立爲單于，反而被剥奪職位，遭猜疑以相背棄，他曾多次請求漢派兵遣將，回頭掃除北單于王庭，各種各樣的計策，全都提了出來。朝廷考慮不可聽信一面之辭，又因爲北單于連年進貢，想建立和親，所以拒絶了南單于的要求而未同意，目的是成全單于的忠孝想法。漢憑藉威武和信義，統率萬國，祇要是日月照到的地方，那裏的人都是漢的臣妾。衆多習俗不同的蠻族，在道義上没有親疏分别，服從歸順者給以稱贊賞賜，背叛違逆者給予消滅處罰，行善和作惡得到的結果，呼韓邪和郅支就是例子。現在單于想和親，已經表達了誠意，爲什麽又猜疑而想率領西域各國都來進

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貢朝見呢？西域的國家屬於匈奴，與屬於漢有何分别呢？單于連續多次發生兵亂，國内空虚耗盡，貢品僅够用來通禮節，何必進獻馬匹皮裘呢？現在派人帶去五百匹彩色絲帛，一副收藏弓箭的器具，四支箭，送給單于。并賜給獻馬的左骨都侯和右谷蠡王每人各四百匹彩色絲帛，一柄斬馬劍。單于前面説到先帝賜給呼韓邪的竽、瑟、箜篌都已損壞，希望再得到賞賜。考慮到單于國内尚未安定，正砥礪爲武之道，以攻戰作爲當務之急，竽瑟的用途不如良弓利劍，所以没有帶去。朕不是對單于吝惜小物品，而是考慮所要的東西合乎時用，使者將情況告知單于。”

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

皇帝采納了班彪的全部意見。二十九年，賜給南單于幾萬頭羊。三十一年，北匈奴像前面一樣再次派來使者，皇帝以璽書回覆單于，賜給他彩色絲帛，不派使者。

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吊祭慰賜，以此爲常。

比立爲單于九年以後逝世，中郎將段郴率領部隊前往吊唁，用酒和米祭奠，分派兵力護衛南匈奴。比的弟弟左賢王莫立爲單于，皇帝派使者帶璽書前去鎮撫慰問，授給他印綬，贈給冠和頭巾，三套深紅色的單衣，一把小孩子佩帶的刀和一根織帶，又賜給四千匹彩色絲帛，讓賞給王和骨都侯以下的各位官員。自此以後每當單于去世，漢去吊唁祭奠，慰問賞賜，以此作爲常例。

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

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繼位，一年後逝世，他的弟弟汗立爲單于。

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

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爲單于。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領部衆一千多人前來投降。南部單于汗在位兩年逝世，單于比的兒子適繼位。

醢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

醢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爲單于。五年冬天，北匈奴六七千騎兵進入五原塞，接着入侵雲中，攻到原陽，被南單于擊退，西河長史馬襄趕去援救，敵虜這纔退走。

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

單于適在位四年去世，單于莫的兒子蘇立爲單于，就是丘除車林鞮單于。幾個月以後蘇又去世，單于適的弟弟長立爲單于。

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

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吴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

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吴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

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皋林温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禀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

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爲單于。當時北匈奴仍然强大，多次入侵邊境，朝廷對此感到憂慮。正好北單于想通貿易，派使者請求和親，顯宗希望與他們來往，不再入侵，就同意了和親。

八年，顯宗派越騎司馬鄭衆出使北部作爲回訪，但南部的須卜骨都侯等人知道漢同北部敵虜互派使者，必懷猜疑和怨恨，打算反叛，秘密通過北匈奴的使者，要北匈奴派軍隊迎接自己。鄭衆出塞，懷疑情況有變，暗中偵察果然抓住了須卜的使者，於是上書説最好重新設置大將，以防止南北二虜勾結。自此開始設立度遼軍營，以中郎將吴棠兼管度遼將軍的事情，任命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率領黎陽的虎牙營的士兵在五原曼柏駐守。又派騎都尉秦彭率領部隊在美稷駐守。這年秋天，北部敵虜果然派出二千騎兵到朔方偵察，用馬皮做成船隻，想接渡南部反叛的人，因爲漢有防備，就引兵退走了。他們又多次入侵抄掠邊疆郡縣，放火燒毁城邑，被他們殺害擄去的人非常多，河西一帶城門白天緊閉。皇帝很憂慮。

十六年，天子於是大規模徵調沿邊各郡的兵力，派衆將分四路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派左賢王信跟隨太僕祭肜和吴棠由朔方高闕出境，攻打在涿邪山的皋林温禺犢王。敵虜得知漢軍打來，全都越過沙漠逃走了，祭肜和吴棠因爲未到涿邪山被坐罪免官，朝廷任命騎都尉來苗兼攝度遼將軍。這一年，北匈奴進入雲中，接着到達漁陽，太守廉范擊退了敵人。天子下詔書派使者高弘徵調三郡的軍隊追趕，但一無所獲。

建初元年，來苗調任濟陰太守，朝廷任命征西將軍耿秉兼攝度遼將軍。當時皋林温禺犢王又率領部衆回到涿邪山居住，南單于得知後，派輕裝騎兵和沿邊各郡以及烏桓的軍隊出塞攻打來苗，殺死了幾百人，投降的有三四千人。這一年，匈奴南部爲蝗蟲所苦，出現嚴重饑荒，肅宗給南部三萬多貧困的人救濟糧食。七年，耿秉調任執金吾，朝廷任命張掖太守鄧鴻兼攝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首領稽留斯等人率

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

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

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墝埆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

領三萬八千人、帶了兩萬匹馬、十多萬頭牛羊，和五原邊關投降。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說北單于又想與官吏百姓聚集貿易，天子下詔書聽任孟雲派遣驛使迎接招呼、慰問接納北單于的人。於是北單于派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人趕着一萬多頭牛馬前來同漢的商人互相交易。衆王侯首領有時前來，他們所到的郡縣爲他們準備官舍，給他們賞賜和優待。南單于得知後，就派出輕裝騎兵由上郡出發，攔截掠奪人口，抄掠牛馬，驅趕入塞。

二年正月，北匈奴首領車利、涿兵等人逃亡入塞，總共有七十三起。當時北部敵虜衰弱耗損，部衆叛離，南部匈奴在前方攻打，丁零入侵他們的後方，鮮卑在左側進攻，西域在右側侵犯，北匈奴無法自立，衹好遠遠地退走了。

單于長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單于汗的兒子宣繼位。

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繼位。這一年，單于派一千多士兵打獵，到了涿邪山，突然與北部温禺犢王相遇，因此雙方交戰，獲得温禺犢王的首級回來。冬天，孟雲上書說："北部敵虜以前已經和親，但南部又去抄掠，北單于認爲漢欺騙他們，商量想攻打邊塞，臣認爲最好將南部所抄掠去的人口歸還北部，以便在心理上給他們安慰。"肅宗采納太僕袁安的意見，同意了孟雲的上書。於是天子下詔書說："從前獫狁、獯粥同中原大國敵對，從那以來很久了。從前雖然有和親的名義，最終没有絲毫的功效。生活在險要之處的百姓，多次遭受艱難困苦，父親在前面作戰，兒子在後面死去。柔弱的女子登上了邊塞的崗亭堡壘，失去父母的孩子在路邊號哭。年老的母親和寡居的妻子虛設祭祀，咽下淚水，想念盼望在沙漠之外的魂魄歸來，難道不令人哀痛嗎！書傳說：'長江、大海所以能够成爲百川的領袖，是因爲長江、大海比其他河流都低下的緣故。'稍許受屈卑下，有什麼值得認爲是耻辱呢？何况現在與匈奴的君臣名分已經確定，匈奴言辭順從，誓約明確，多次送來貢品，我們怎麼能够違背信義，自己充當理虧的一面呢？敕令度遼將

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

軍和領中郎將龐奮將南部所獲得的俘虜加倍償還北部。南部的人殺死北虜、獲得俘虜，仍像往常的規定根據功勞給予獎賞。”於是南單于又命令薁鞮日逐王師子率領幾千輕裝騎兵出塞襲擊北部敵虜，又殺死并俘獲一千人。北部的敵衆認爲南部被漢厚待，又聽説每年都有幾千人被俘獲投降。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章和元年，鮮卑進入左部地區進攻北匈奴，大敗北匈奴，殺了優留單于，剥下單于的皮帶了回去。北單于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二十萬人口，其中能當兵作戰的有八千人，到雲中、五原、朔方、北地投降。

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

單于宣在位三年去世，單于長的弟弟屯屠何立爲單于。

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

> 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虚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争，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内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

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繼位。當時北部敵虜大亂，加上蝗蟲和飢餓，前來投降的人不斷。南單于準備吞并北單于庭，正趕上肅宗去世，竇太后行使皇帝權力。這年七月，單于上書説：

> 臣世代蒙受朝廷恩德，無法計算。孝章皇帝謀慮深遠，想建立功業，所以命令烏桓、鮮卑攻打北部敵虜，砍下單于的腦袋，進攻破壞他們的國家。現在剛剛投降的虚渠等人自己到臣這裏説：“去年三月中旬攻打北虜王庭，北單于被南部軍隊重創，又害怕丁令、鮮卑，就遠遠逃走，依傍安侯河西岸。今年正月，骨都侯等人又一同立單于的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北部的人因爲兄弟争奪單于職位，都各自離心潰散。”臣同諸王、骨都侯以及剛剛投降來的首領一起商議謀略，都説應該趁着北部敵虜分裂争奪，出兵討伐，擊敗北部，成全南部，合并爲一個國家，使漢家永遠不再爲北方擔憂。又這個月的初八，剛投降的右須日逐鮮堂輕裝從北單于庭遠道前來投奔臣，説北部敵虜各部大多想歸順朝廷，但耻於自己主動投奔，所以没有人前來。如果派兵急馳攻打，必然有人響應。今年不派軍隊去，恐怕他們又合爲一個

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内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

整體。臣考慮先父投奔漢以來，蒙受朝廷恩德，爲我們嚴守邊關，設立偵候，派大軍護持，長達四十年。臣等在漢地方長大，張口就吃到糧食，一年四季得到的賞賜，動輒用億萬計算，雖然垂衣拱手，安然入睡，但慚愧的是，没有根據義報答并效力於朝廷。臣願意徵調國内以及各部原屬胡人的剛投降的精兵，派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率領一萬多騎兵由朔方出發，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率領一萬騎兵由居延出發，約定在十二月份一起在北匈奴會合。臣率領剩下的一萬兵力駐守五原、朔方邊關，作爲抵禦和防守。臣素來愚昧淺薄，加上兵力缺乏，不足以防守内外。希望朝廷派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以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合力北征，使北地太守和安定太守各自駐守要害地方，希望能憑藉聖明皇帝的神威，一舉平定北部。臣之國家的勝敗，基本就在今年。臣已經吩咐各部整肅兵馬，到九月祭祀天神的時候，全部在黄河岸邊集結。希望陛下體察哀情予以裁斷！

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争，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

太后將單于的奏章給耿秉看。耿秉進言説："從前武帝窮極天下的力量，想使匈奴臣服，没有趕上好的時機，事情最終没有成功。宣帝時代，正好呼韓邪前來投降，所以邊境的百姓得到安寧，内外成爲一家，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六十多年。到王莽篡位，改變匈奴的稱號，無休止地消耗騷擾他們，單于這纔背叛。光武禀受天命，又對匈奴安撫接納，沿邊被破壞的各郡纔得以恢復。烏桓、鮮卑都想歸順德義，威震四方的夷人，其功效達到如此境地。現在幸運的是趕上天賜良機，北部的敵虜分裂相争，以夷攻夷，對國家有利，應該答應。"耿秉接着自己説受到恩遇，按理應該爲國家獻身出力。太后同意了他的請求。

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

永元元年，任命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領八千騎兵，加上度遼將軍的部隊以及南單于的部衆有三萬騎兵，出朔方進攻北部敵虜，大敗北匈奴。北單于逃走，被俘獲的有二十

人。事已具《竇憲傳》。

二年春，鄧鴻還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脱。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户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

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

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

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

多萬人。事情已經詳細記載在《竇憲傳》。

二年春天，鄧鴻升爲大鴻臚，朝廷任命定襄太守皇甫棱兼攝度遼將軍。南單于又上書請求消滅北單于庭，於是派左谷蠡王師子等人率領左部和右部的八千騎兵由鷄鹿塞出境，中郎將耿譚派從事衛護南匈奴的軍隊。到涿邪山，他們就留下輜重，分爲兩部，各自帶輕裝部隊分兩路襲擊。左部向北經過西海到達河雲北面，右部從匈奴河的西面繞過天山，向南渡過甘微河，兩軍相會，夜間包圍了北單于。北單于大驚，率領一千多精兵會戰。單于受傷落馬，但又上馬，率領幾十名騎兵輕裝逃走，僅能脱逃而已。獲得單于的玉璽，抓住了閼氏及其五個兒女，殺死八千人，俘虜了幾千人回來。當時南部連續獲勝，得到俘虜，接納投降的人，所以部衆最爲强盛，統管着三萬四千户，人口達二十三萬七千三百人，能够當兵作戰的有五萬零一百七十人。舊例中郎將下面設兩名從事，耿譚因爲新投降的人很多，上書要求增加從事到十二人。

三年，北單于再次被右校尉耿夔打敗，不知逃到什麽地方去了。他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率領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的部衆有幾千人，住在蒲類海，派使者叩關歸附。大將軍竇憲上書，要求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采納了這個意見。四年，派耿夔前去授給單于璽綬，賞給他四把玉劍，一輛四馬駕的馬車，上有翠羽作裝飾的車蓋，并且像南單于時的舊例一樣，派中郎將任尚持符節駐守伊吾，保護北單于。正想幫助單于回到北單于庭，趕上竇憲被殺。五年，於除鞬自己反叛回到北部，皇帝派將兵長史王輔率一千多騎兵和任尚一同追趕，將於除鞬引誘帶回，殺了他，消滅了他的部衆。

單于屯屠何在位六年去世，單于宣的弟弟安國繼位。

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爲單于。安國起初擔任左賢王但不被人贊譽。左谷蠡王師子一向勇猛聰慧，多智謀，前任單于宣和屯屠何都喜愛他的果敢有魄力，所以多次派他率兵出塞襲擊北單于庭，他回來後就受到賞賜，天子也對他另眼看

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皇甫棱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静。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横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

待。所以國内的人都敬重師子，而不歸附安國。安國因此忌恨師子，想殺掉他。那些剛投降的胡人當初在塞外，多次受到師子的驅趕抄掠，大多也怨恨師子。安國因此委用投降來的人，和他們一同密謀計議。安國已經立爲單于，師子按順序改爲左賢王，他發覺單于和剛投降的人有陰謀，於是另外住到五原邊境。單于每次龍庭聚會商量事情，師子總是藉口生病不去。皇甫棱知道後，也保護他，不派他去，單于更加懷恨。

六年春天，皇甫棱被免去職位，朝廷任命執金吾朱徽兼攝度遼將軍。當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和，就上書告杜崇，杜崇暗示西河太守，要他扣下單于的奏章，使他没辦法讓朝廷聽到他的意見。杜崇却趁機與朱徽上書説："南單于安國疏遠原有的胡人，同剛投降的人親近，想殺掉左賢王師子以及左臺且渠劉利等人。而且右部投降的人謀劃一同脅迫安國起兵背叛，請西河、上郡、安定作好防備。"和帝將奏章交給公卿大臣商議，大家都認爲"蠻夷反覆無常，雖然難於推測知悉，但大軍聚集，他們必定不敢亂動。現在最好派有謀略的使者到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合力察看其動静。如果没有其他變故，可以命令杜崇等人到安國處，召集單于身邊的大臣，責備單于部衆中爲害邊境的殘暴之徒，共同評議他們的罪行。如果他們不肯聽從，要杜崇他們采用權變的方法，等事情結束以後，以主客的禮節考慮給以賞賜，這也可以向百蠻展示聲威"。皇帝采納了這個意見。於是朱徽、杜崇就發兵抵達單于庭。安國夜裏聽説漢軍到達，大爲震驚，丢下帳篷離去，接着率領軍隊和剛投降的胡人想去殺掉師子。師子事先得知，就率領整個部落進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城門關閉，没法進城。朱徽派官吏曉諭安國，爲他們和解，安國不理。既然攻不下曼柏城，安國就率兵駐守五原。杜崇、朱徽因此徵調各郡的騎兵追趕安國，追得很緊，安國的部衆都非常恐慌，安國的舅舅骨都侯喜爲等人擔心一道被殺，就將安國給格殺了。

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

安國在位一年，單于適的兒子師子繼位。

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

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爲單于。投降來的五六百胡人夜間偷襲師子，安集掾王恬率領護衛單于的士兵與他們交戰，打敗了他們。這時新投降的胡人就互相驚動，十五部二十多萬人全都反叛，强迫立前任單于屯屠何的兒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接着就殺害掠奪官吏百姓，燒毀驛館和帳篷，帶了輜重向朔方方向進發，打算北越沙漠。朝廷於是派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率領左右羽林軍、北軍五校的士兵和郡國的尋迹追捕兵、沿邊各郡的部隊，烏桓校尉任尚率領烏桓、鮮卑的部隊，合起來有四萬人，攻打叛軍。當時南單于和中郎將杜崇駐守牧師城，逢侯率領一萬多騎兵進攻包圍牧師城，攻不下來。冬天，鄧鴻等人到達美稷，逢侯於是由冰上越過險要處，向滿夷谷退去。南單于派兒子率領一萬騎兵以及杜崇所統領的四千騎兵，與鄧鴻等人追擊在大城塞的逢侯，殺死三千多人，擄獲的以及投降的有一萬多人。馮柱又分兵追擊逢侯的其他部，又殺死四千多人。任尚率領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首領勿柯的八千騎兵，攔截在滿夷谷的逢侯，又一次大敗敵人。前後一共殺敵一萬七千多人。逢侯於是率領部衆出塞，漢軍没法追趕。七年正月，大軍班師。

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閒，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

馮柱率領虎牙營留在五原駐守，遣散鮮卑、烏桓、羌胡的部隊，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賞賜給他金帛。鄧鴻回到京師，由於逗留而失去戰機，被下在獄中而死，後來皇帝得知朱徽、杜崇和胡人不和，又阻止單于上書，造成單于反叛，將他們都徵召到京，下在獄中而死，朝廷任命雁門太守龐奮兼攝度遼將軍。逢侯在境外分爲兩部，他自己統領右部駐守涿邪山下，左部駐扎在朔方的西北，兩部相距幾百里。八年冬天，左部的胡人相互猜疑而背叛，回到朔方塞，龐奮迎接他們并對他們慰問接納。其中能够作戰的有四千人，體弱年幼的有一萬多口，全都投降，朝廷將他們分别安置在北部邊境的各個郡。南單于因爲右溫禺犢王烏居戰起初與安國同謀，想拷問烏居戰，烏居戰因此率領幾千人再次反叛，到塞外的

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絶。

山谷間，爲害官吏百姓。秋天，龐奮、馮柱與各郡的部隊攻打烏居戰，烏居戰的部衆投降，於是將烏居戰的部衆以及其他回來投降的二萬多人遷移到安定、北地居住。馮柱回來後，升任將作大匠。逢侯的部衆飢餓窮困，又遭到鮮卑攻打，走投無路，逃進塞内的人駱驛不絶。

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

單于師子在位四年去世，單于長的兒子檀繼位。

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

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爲單于。十二年，龐奮調任河南尹，朝廷任命朔方太守王彪兼攝度遼將軍。南單于連續幾年派兵攻打逢侯，獲得很多俘虜和其他東西，前後收回來的人口用千計算，逢侯變得越發窘迫。十六年，北單于派使者到朝廷進獻貢品，想和親，締結呼韓邪從前的盟約。和帝因爲從前的禮數不具備，没有答應，但給北單于很多賞賜，不派使者作爲答禮。元興元年，北單于隆重派使者到敦煌進獻物品，説國家貧窮，不能準備豐足的禮物，希望朝廷派出大使，他將派兒子入朝侍奉。當時鄧太后掌管朝廷權力，也没有應答北單于的使者，衹給予賞賜而已。

永初三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説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并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脱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

永初三年夏天，漢人韓琮跟隨南單于入朝，回去以後，他游説南單于道："關東發生大水災，老百姓全都餓死了，可以趁機進攻。"單于相信了他的話，就發兵反叛，攻打在美稷的中郎將耿种。秋天，王彪去世。冬天，朝廷派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攻打單于。四年春天，檀派一千多騎兵入侵常山、中山，朝廷以西域校尉梁慬兼攝度遼將軍，與遼東太守耿夔打敗了敵人。事情已經詳細記載在《梁慬傳》和《耿夔傳》。單于看到漢軍隊各路同時推進，非常恐怖，回頭責問韓琮説："你説漢人都死光了，現在都是從哪來的人?"於是派使者乞求投降，漢軍同意了。單于脱去帽子，光着雙脚，對着龐雄等人跪拜，説自己犯了死罪。朝廷於是赦免了單于，仍像當初一樣對待他，單于將擄掠去的漢男女百姓和被羌人擄掠去而輾轉賣到匈奴的漢人合起來有一萬多人歸還漢。五年，梁慬被免去官職，朝廷任命雲中太守耿夔兼攝度遼將軍。

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真將軍焉。

元初元年，耿夔被免去職務，朝廷任命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鄧遵是皇太后的堂弟，所以纔成爲真正的度遼將軍。

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

四年，逢侯被鮮卑打敗，部衆分散，都投奔北部。五年春天，逢侯率領一百多騎兵逃了回來，到朔方邊關投降，鄭遵上書將逢侯遷到潁川郡居住。

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

建光元年，鄧遵被免去職位，朝廷再次以耿夔接任度遼將軍。當時鮮卑入侵邊境，耿夔同溫禺犢王呼尤徽率領剛投降的人連年出邊關征討鮮卑。班師以後，又命令各部把守險要的地方。但耿夔頻繁徵調這些人，所以新投降的人都心懷怨恨，商量反叛。

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

單于檀在位二十七年去世，他的弟弟拔立爲單于。耿夔再次被免職，朝廷任命太原太守法度接任度遼將軍。

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爲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將軍。

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爲單于。夏天，剛投降的一部首領阿族等人反叛，脅迫呼尤徽，想要他一道離開，呼尤徽說："我已經老了，蒙受漢的恩德，我寧願死也不能跟你們走！"那些人想殺掉他，有人相救，呼尤徽得以免死。阿族等人於是率領妻子兒女和輜重逃走，中郎將馬翼派部隊和胡人的騎兵追擊阿族，打敗了阿族，阿族的人馬差不多全部被殺或者自己投河而死。獲得的馬、牛、羊有一萬多頭。冬天，法度去世。四年，漢陽太守傅衆接任將軍。這年冬天，傅衆又去世。永建元年，朝廷任命遼東太守龐參接任將軍。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在此以前朔方以西的堡壘要塞大多沒有修復，因此鮮卑多次入侵南部，殺害了漸將王。單于擔憂恐懼，上書要求恢復堡壘要塞，順帝同意了。於是朝廷派黎陽營的部隊外出駐守中山北部邊界，給邊境各郡增設部隊，在邊塞布列屯兵，教士兵們練習打仗射箭。

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

單于拔在位四年去世，他的弟弟休利繼位。

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爲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爲度遼

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爲單于。四年，龐參升爲大鴻臚，朝廷任命東平相宋漢接任度遼將軍。陽嘉二年，宋漢升爲太僕，朝廷任命烏桓校尉耿曄接任度遼將軍。永和元年，

將軍。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爲度遼將軍。

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并、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没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脱帽避帳，詣并謝罪。并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虚内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决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并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

耿曄因病被朝廷徵召，護羌校尉馬續接任度遼將軍。

五年夏天，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人反叛，率領三千多騎兵入侵西河，接着又招引右賢王，合起來有七八千騎兵包圍美稷，殺害了朔方和代郡的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并、烏桓校尉王元徵調邊境的部隊以及烏桓、鮮卑、羌胡的兵力合起來有二萬多人，出其不意，襲擊并打敗了敵人。吾斯等人接着重新聚集，攻陷城邑。天子派使者責備單于，宣明恩德和信義，要單于招叛軍投降。單于并未參加謀劃，他脱去帽子，讓出帳篷，到梁并處請罪。梁并因爲被徵召，五原太守陳龜接任中郎將。陳龜認爲單于未能管好部下，就逼迫單于，單于和弟弟左賢王都自殺了。單于休利在位十三年。陳龜又想將單于的近親遷到内地郡縣，因而投降的人就更加起疑。陳龜因此被下在獄中，免去職位。大將軍梁商認爲羌胡新近反叛，徒衆剛剛聚合，很難用武力制服，最好用招降的辦法，於是呈上奏章説："匈奴入侵反叛，知道自己犯了死罪，鳥獸走投無路的時候，都知道救自己的性命，何况匈奴種族繁衍興旺，不可能全部被消滅。現在糧食轉運日益增多，三軍疲憊勞苦，使國内空虚而用在境外，這對中原没有好處。臣看度遼將軍馬續一向有謀略，而且長期負責邊境，深通用兵的精要，每次接到馬續的信，他都與臣的計策相合。最好命令馬續挖深壕溝，增高壁壘，用恩德和信義招降匈奴，公開懸賞，講明共同信守的事項。這樣，就能使這些種族歸服，國家就可平安無事了。"天子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下詔書要馬續招降反叛的匈奴人。梁商又致信給馬續等人説："中原安定，忘記打仗已經很長時間了。精良的騎兵在野外會合，兵刃格鬥，箭矢相接，當下决定勝負，這是戎狄的擅長但却是中原士卒的短處。使用强勁的弓弩，登越城墻，憑藉牢固的營壘進行堅守，等待敵人衰弱，這是中原士卒的擅長但却是戎狄的短處。應該先盡力發揮自己的長處，以觀察對方的變化，設立懸賞并公開賞賜，向匈奴人宣明展示他們可以悔改，不要貪圖小的功績，而

破壞了大的謀略。”馬續和各郡都按照梁商的話去做。這樣，右賢王的部屬抑鞮等一萬三千人前來向馬續投降。

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鋭，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吴武代爲將軍。

秋天，句龍吾斯等人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吾斯向東招引烏桓，向西收聚羌戎和各部胡人，總共有幾萬人，打敗了京兆的虎牙營，殺害了上郡的都尉和軍司馬，接着入侵抄掠并州、凉州、幽州、冀州四個州。於是朝廷將西河的郡府移到離石，上郡的郡府移到夏陽，朔方的郡府移到五原。冬天，派中郎將張耽率領幽州烏桓的部隊和各郡兵營的部隊，攻打叛敵車紐等人，在馬邑交戰，殺敵三千人，俘獲的人口、武器和牛羊非常多。車紐等人率領各部首領、骨都侯乞求投降，但吾斯仍然率領部衆與烏桓人馬入侵邊境，進行抄掠。六年春天，馬續率領五千鮮卑騎兵到穀城攻打吾斯，殺了幾百人。張耽生性勇猛果敢，又善於撫恤士兵，所以軍中士兵都願意爲他賣命。他們用繩索連結，彼此懸吊上去，直通翻過天山，大敗烏桓，將他們的主要首領全部殺死，奪回漢朝的百姓，獲得很多牲畜財物。夏天，馬續再次被免職，朝廷任命城門校尉吴武接任將軍。

漢安元年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

漢安元年秋天，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人又一次抄掠并州地區。

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順帝幸胡桃宫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

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以前在京師，漢安二年被立爲單于。天子親臨殿堂，大鴻臚持符節拜授單于璽綬，引他上殿。天子賜給單于有青色車篷四馬駕馭的馬車、鼓車、可以坐着的小車、副車馬匹、柄身和用白玉製成的刀劍以及各種雜物，給予二千匹綵帛。賜給單于閼氏以下的人金、彩色絲帛和各種器具，還有兩輛供婦女乘坐四周有屏蔽的車子及馬匹。又派行中郎將持符節護送南單于回到南單于庭。天子下詔書要太常、大鴻臚與各國的侍子在廣陽城門外面聚會送行，舉行宴會賞賜，演出歌舞，和角抵百戲。順帝親臨胡桃宫觀看。冬天，中郎將馬寔招募人刺殺了句龍吾斯，將他的首級送到洛陽。建康元年，馬寔進兵攻打吾斯的其他同夥，殺敵一千二百人。烏桓七十多萬人口都來向馬寔投降，帶來

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至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

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并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

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

單于呼徵，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

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

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

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内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

的輜重和牛羊無法計算。

單于兜樓儲在位五年去世。

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爲單于。到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人又一次反叛，入侵抄掠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敗了臺耆、伯德，迫其投降。事情已記載在《張奐傳》。

延熹元年，南單于各部全都反叛，接着與烏桓、鮮卑入侵沿邊的九個郡。朝廷任命張奐爲北中郎將征討敵人，單于各部全部投降。張奐以爲單于没有能力統管治理國家事務，就把他關了起來，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桓帝下詔書説："《春秋》推崇遵循正道，居車兒一心歸服，有什麽罪而遭廢黜！希望將他送還單于庭。"

單于居車兒在位二十五年去世，他的兒子繼位。

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爲單于。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由雁門出關攻打鮮卑的檀石槐，結果大敗而歸。這一年，單于去世，他的兒子呼徵繼位。

單于呼徵，光和元年立爲單于。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合不來，擅自殺掉了呼徵，改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張脩因爲不事先請示而擅自殺死單于，朝廷用囚車召他到廷尉那裏接受治罪。

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爲單于。中平四年，前任中山太守張純反叛，接着率領鮮卑人馬入侵邊郡。靈帝下詔書徵調南匈奴的兵力，調給幽州牧劉虞率領，攻打張純。單于派左賢王率騎兵前往幽州。國内的人害怕單于没完没了的發兵，在中平五年，右郡醢落和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多萬人反叛，進攻殺害了單于。

單于羌渠在位十年，他的兒子右賢王於扶羅繼位。

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爲單于。國内的人反叛，殺害了他的父親，一同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自己到朝廷上訴。正趕上靈帝去世，天下大亂，單于率幾千騎兵與白波賊寇進犯河内各郡。當時百姓都聚衆防守，須卜抄掠未得到好處，兵力反而受到挫傷。須卜又想

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强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耻。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内，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踪，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捍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外捍。天子總攬群策，和而

回國，但國内的人不接受，他衹好住在河東。須卜骨都侯當了一年單于就死了，南單于庭因此單于位置空缺，由年老的王侯掌管國内事務。

單于於扶羅在位七年死去，他的弟弟呼厨泉繼位。

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立爲單于。由於其兄於扶羅被驅逐，無法回國，因而多次受到鮮卑的抄掠。建安元年，獻帝從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人護衛天子，抵抗攻打李傕、郭汜。等天子回到洛陽，又遷都到許縣，去卑這纔回國。二十一年，單于前來朝拜，曹操趁機將他留在鄴縣，而派去卑回國管理南匈奴。

論曰：漢初，趕上冒頓凶殘狡猾，種族强盛興旺。高祖威震天下，然而在平城被圍受窘。太宗政治清平，刑罰得當，没有去雪洗耻辱，發泄憤怒。到孝武皇帝屢次開拓邊疆，立志攻打匈奴，奮然任命將帥，戰旗像群星羅列，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内，烽火直通甘泉宫，然而匈奴軍隊仍然響箭穿空，塵土飛揚，出入邊境，以至於武帝窮盡國家的軍事實力，耗盡天下的財物，歷經十多年時間擊退匈奴。敵寇雖然損失慘重，但漢的疲憊損耗和匈奴也大體相當了。宣帝趕上敵虜王庭内部分裂相爭，呼韓邪前來臣服，於是權且接納匈奴，對其實行懷柔，就此用他們守衛邊境，撤去邊關的警衛，讓勞苦的軍隊和百姓得以休養。駿馬拉着皇帝的車駕，在清澈的渭水岸邊鳴鐘擊鼓，天子面向南方，接受單于的朝拜，朔方、易水再没有匈奴騎兵的踪迹，達六十多年。後來王莽犯上篡位，攪擾戎夷，接着又是更始之亂，華夏猶如綢帛一樣撕裂。匈奴自此得志，再次萌生貪婪狠毒之心，他們趁機入侵襲擊，爲害邊境。到中興初期，匈奴又繼續從前的友好，使者回訪連續不斷，路上常有滿載金帛的車馬。然而單于驕傲自大，更加蠻横，對内地的侵暴日益嚴重。世祖因爲忙着平定中原，没時間顧及沙漠和塞外的敵人，所以忍着羞愧，慮及危難，衹是寫信向其謝罪而已。接着遷徙幽州、并州的百姓，增加駐守邊境的兵力。等到關東逐漸平定，

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并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閼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内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并恩兩護，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玩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隴、蜀已經太平，那些勇猛强悍的將領，無不以脚踩地，捋袖伸臂，争着進言衛青、霍去病的事情。皇帝正厭倦打仗，抓緊時間整治文德，没有同意。以後匈奴争奪單于之位，日逐王前來歸順，願意像呼韓邪一樣結成友好，擋住北狄的要道，并以藩國名義稱臣，答應永遠成爲漢境的屏障。天子綜合各種計策，友好接納了日逐王。於是天子下詔書給有關官員，開放北部邊境，挑選肥沃的土地和有水草的地方給他們居住。迅即派遣中郎將作爲使者，用嚴整的法度治理匈奴。爲他們製作衣服，完備禮樂典章制度，賜給單于印綬，確立單于的名分。於是匈奴分裂，開始有南北兩個王庭。南北之間仇恨已深，就相互窺伺對方的空隙，引弓舉戈，偵察對方動静，像雲一樣聚集，又像鳥一樣四散，相互進兵迅速攻擊，弄到攻陷潰散重創死傷的地步，没有一年能够安定，但漢的邊境地區都安然無事了。以後也經常出兵，聯合兵力窮追征討匈奴，命令竇憲、耿夔等人，前後同時并進，都采用果敢多變的計策，制訂出其不意的戰術，分幾路會師，盡一切可能襲擊敵人的巢穴，追趕戰敗逃跑的敵人，追趕三千多里，終於打敗了舉行龍祠的匈奴，燒毁了他們用毛織品製作的帳篷，埋葬了匈奴的“十角”，拘繫了閼氏，刻石記功，唱着歌歡呼班師。單于震驚恐懼，不敢喘息，蒙着毛氈逃到烏孫境内，從而沙漠以北再無匈奴踪迹了。如果趁此機會和形勢，趁着匈奴空虚，將南部敵虜放回陰山，將黄河以西收歸國内，上可以申用光武的權宜謀略，下可以防範戎羯給中原帶來變亂，使得耿國的計策在當世不至虚妄，袁安的意見能够被後代的天子采納，其計淺近簡易公正剛直，要是做到這些，功業就宏大了。然而竇憲自負於多次獲得的勝利，不顧治理天下的謀略，凶狠不正，一味專擅威權恩惠，於是重新立北部單于，讓他回到從前的王庭，同時給予南北兩部恩惠和保護，用來謀取個人好處，不顧蔑視天子，結果坐樹大敵。論及從前的事情，還有這麽深的憤恨啊！自此以後謀劃不當，匈奴時而背叛，時而歸順，所造成的毒害，哪裏能够説得完呢！延續到後代，

沿襲成爲經常的習慣，終於使神州遭到吞滅，帝都成爲廢墟。嗚呼！千里之差，發端於毫厘；得失的根源，百代不能磨滅啊！

贊曰：匈奴既分，羽書稀聞。野心難悔，終亦紛紜。

贊曰：匈奴既然分裂，告急的文書很少奏聞。但其野心難以改變，最終回到混亂的狀態。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八十

烏桓鮮卑傳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娉幣。婿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閒，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鬥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婦人能刺韋作文綉，織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

烏桓，原是東胡。漢朝初期，匈奴冒頓滅掉了東胡，剩下的人守保烏桓山，就以烏桓作爲部族稱號。烏桓習俗是擅長騎馬射箭，烏桓人主要從事射獵飛禽走獸。烏桓人逐水草放牧，没有固定的住處。他們用氈帳作爲房屋，門向東開朝着太陽。他們吃肉食，喝奶酪，用鳥獸的毛製作衣服。他們重視年輕人，輕視年老的人，性情强悍而不豁達。發怒時就殺死父親兄弟，然而始終不殺害母親，因爲母親有自己的部族，而父親兄弟没有人報仇的緣故。誰勇猛强健，能够處理決斷格鬥争訟事情的人，就被推選爲部族首領，首領没有世代繼承的。每個邑落各有自己的小首領，幾百幾千個邑落各自結成一個部落。部落首領有事情呼喚，就刻木作爲符信，雖然没有文字，但部衆不敢違犯。烏桓人没有固定的姓氏，以首領中强健的人的名字作爲姓氏。自首領以下的人，各自放養牲畜，經營産業，彼此之間不相互役使。在婚嫁方面他們先搶來女子同居，有時過了半年上百天，而後給女方送去牛、馬、羊等牲畜，作爲聘禮。女婿跟着妻子回娘家，對妻子家中的人不管尊長卑下，天天向他們行拜禮，但不拜妻子的父母。在妻子家做僕人做的事情，過上一兩年，妻子家中這纔送給他們很多東西打發女兒走，日常生活用品和財物全部爲他們置辦齊備。烏桓人的習俗是娶後母爲妻，與守寡的嫂子私通，但後母和嫂子死後則和原來的丈夫合葬。在計謀方面他們聽從婦女的意見，衹有格鬥打仗

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

的時候纔自己作决斷。父子之間、男女之間面對面蹲坐。他們認爲剃去頭髮簡便。婦女到出嫁的時候纔蓄髮，分開盤在頭頂兩邊，以句決做頭飾，上面用金玉作裝飾，就好像中原的簂步摇。婦女能够在皮革上刺綉，編織毛織品。男的能够製作弓箭、馬鞍和馬絡頭，冶煉銅鐵做成兵器。烏桓的土地適合種植穄子和東蘠。東蘠像蓬草，果實像穄米，過十個月就成熟。烏桓人見到飛鳥走獸懷孕生育，就以此區分四季。

俗貴兵死，斂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

烏桓的習俗是推崇戰死，他們用棺木收殮尸體，有悲哀哭泣的儀式，但到下葬的時候用歌舞相送。他們養一隻肥肥的狗，用彩色的繩子牽着，而且取來死者所騎的馬和衣服物品，都用火焚燒，用以送走死者，意思是托付狗，要狗護送死者的魂靈返回赤山。赤山在遼東的西北方向，有幾千里遠，就像中原的人死去以後魂靈返回泰山一樣。他們尊敬神鬼，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和先代首領中有强健名聲的人。他們用牛羊祭祀，祭祀結束將牛羊全部燒死。烏桓人規定：違背部落首領的話，其罪處死；要是互相侵犯殺害的人，讓部落自己互相報仇，如果報仇没完没了，就去禀告部落首領，聽任仇家拿出馬、牛、羊來贖性命；如果自己殺死父親兄弟，没有罪；如果逃走背叛而被部落首領追捕的人，任何村落不得收留，將這些人一概放逐到閉塞荒遠的地方，或者沙漠中。烏桓地多蝮蛇，位於丁令的西南和烏孫的東北方向。

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静。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烏桓自從被冒頓打敗，部衆就孤單弱小，經常向匈奴臣服，每年送去牛、馬、羊的皮，超過期限没準備好，妻子孩子經常被抓走。到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攻取匈奴左部地區，就將烏桓人遷徙到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個郡的塞外，爲漢偵察匈奴的動静。烏桓部族首領每年向天子朝拜一次，這時候開始設置護烏桓校尉，俸禄爲二千石，持天子符節監察統管烏桓，不讓烏桓與匈奴往來。

昭帝時，烏桓漸强，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

昭帝時，烏桓逐漸强盛，就掘開了匈奴單于的墳墓，以報復對冒頓的仇恨。匈奴人大怒，於是向東擊敗了烏桓。大將軍霍光得知後，就派度

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

遼將軍范明友率領兩萬騎兵從遼東出發攔截匈奴，但敵虜已經退去。范明友趁着烏桓剛剛戰敗，就進兵攻打烏桓，殺了六千多烏桓人，獲得烏桓三位侯王的首級回來。自此以後烏桓又進攻幽州，總是被明友打敗。宣帝的時候，烏桓人纔漸漸投降歸順，守保邊關。

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

到王莽篡位時，王莽想進攻匈奴，徵調十二部的軍隊，派東域將嚴尤統領烏桓、丁令的部隊駐守代郡，將他們的妻子孩子全部留在郡縣做人質。烏桓人不服水土，害怕長期駐守没有盡頭，多次請求讓他們走。王莽不肯讓他們走，烏桓人就自己逃走反叛，而且反過來抄掠財物，各郡又將烏桓的人質全部殺死，由此烏桓同王莽結下仇恨。匈奴趁機引誘烏桓的酋豪首領擔任官員，對其他人都加以籠絡使其歸附。

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强富。

光武初期，烏桓與匈奴聯合出兵入侵邊界，代郡以東的地區受害尤其嚴重。烏桓人住的地方靠近邊界，早晨從氈帳出發，天黑就到了城下。五個郡的老百姓，家家全都受到侵害。造成郡縣被毁壞，百姓流離失所。在上谷邊塞外的白山烏桓，最爲强盛富有。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

建武二十一年，朝廷派伏波將軍馬援率領三千騎兵從五阮關出境襲擊烏桓。烏桓事先得知消息，全部相繼逃走了，馬援追趕，殺了一百多烏桓人回軍。烏桓人又尾隨馬援的後面進攻，結果馬援晝夜兼程逃回，等到進入邊塞，已死了一千多馬匹。

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

二十二年，匈奴國内動亂，烏桓趁着匈奴衰弱，擊敗了匈奴，匈奴向北遷移了幾千里，沙漠以南的地區全空了，皇帝於是用錢和布帛賄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的烏桓首領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領部衆歸服漢，到朝廷朝拜進貢，獻上奴婢、牛馬、弓箭和虎、豹、貂的皮。

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

這時，四方的少數民族都來朝拜慶賀，絡繹不絶，天子於是下令舉行盛大宴會慰問他們，賞給他們珍寶。有的烏桓人願意留下來做警衛，皇帝於是封了八十一個烏桓的首領爲侯王君長，讓他們住在塞内，分布在邊境的各郡，要他們招來自己部族的人，給他們衣服糧食，烏桓人於是替

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漢偵察敵人動静，幫助漢進攻匈奴、鮮卑。當時司徒掾班彪上奏説："烏桓人天性輕佻狡猾，喜歡做賊寇，若是長期放縱他們而没有人管轄使其歸附聚集，他們必定還會入侵抄掠住在那兒的百姓，僅是交給接受投降者的佐吏負責，恐怕不能控制他們。臣愚意認爲最好重新設置烏桓校尉，這對於使烏桓人歸附聚集誠然有益處，減少國家對邊境的憂慮。"皇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於是在上谷的甯城開始再次設立烏桓校尉，開設武將府，同時統領鮮卑。又賞賜當人質的烏桓人的兒子，每年四季和他們互通貿易。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率衆王無何，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爲親漢都尉。

到明帝、章帝、和帝三代，烏桓人都守保邊塞，没發生什麽事情。安帝永初三年夏天，漁陽的烏桓人和右北平的胡人有一千多人，進犯代郡、上谷。這年秋天，雁門的烏桓率衆王無何，與鮮卑首領丘倫等人以及南匈奴的骨都侯，合起來有七千多騎兵進犯五原，與五原太守在九原的高渠谷交戰，漢軍大敗，郡縣官吏遭到殺害。朝廷於是派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人攻打無何，大敗無何。無何乞求投降，鮮卑人逃還邊塞以外。自此以後烏桓人又逐漸親近歸附漢，朝廷授烏桓的部族首領戎朱廆爲親漢都尉。

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并畔，中郎將張奂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奂討之，皆出塞去。

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入侵雲中，攔截路上商人的牛車達一千多輛，度遼將軍耿曄率領二千多人追擊烏桓人，戰况不利，又在沙南交戰，消滅了五百人。烏桓人接着在蘭池城包圍了耿曄，朝廷於是徵調二千尋迹而射的士兵和度遼軍營的一千士兵，配合上郡的駐守部隊，征討烏桓，烏桓人這纔撤退。永和五年，烏桓的部族首領阿堅、羌渠等人和南匈奴左部的句龍吾斯反叛，中部將張耽擊敗并殺死了他們，其餘的人全部投降。桓帝永壽年間，朔方的烏桓人與休著屠各一同反叛，中郎將張奂攻打并平定了敵人。延熹九年的夏天，烏桓又同鮮卑以及南匈奴侵犯沿邊的九個郡，他們同時反叛，張奂征討敵人，他們都出邊塞離去。

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

靈帝初年，上谷有個叫難樓的部族首領，擁有九千多個邑落的部衆，遼西有個叫丘力居的首領，擁有五千多個邑落的部衆，他們都自稱爲

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并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

王。另外，遼東的蘇僕延，擁有一千多個邑落的部衆，自稱爲峭王；右北平的烏延，擁有八百多個邑落的部衆，自稱爲汗魯王：他們都勇猛强健，又有很多的計謀。中平四年，原中山太守張純反叛，他進了丘力居的部族，自稱爲彌天安定王，接着當上各郡烏桓人的元帥，入侵抄掠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四個州。五年，朝廷任命劉虞爲幽州牧，劉虞懸賞招募人割下了張純的腦袋，北方各州這纔平定。

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决，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没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户，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并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獻帝初平年間，丘力居死了，他的兒子樓班年紀小，侄子蹋頓會用兵有謀略，取代樓班繼位，總管三個郡的烏桓人，部衆都聽從他的號令。建安初年，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下，蹋頓派使者來見袁紹，請求和親，接着派軍隊幫助袁紹攻打公孫瓚，打敗了公孫瓚。袁紹假托朝廷名義，賜給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人全是單于印綬。後來難樓、蘇僕延率領部衆擁戴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而蹋頓仍然負責出謀劃策。廣陽人閻柔，自小失陷在烏桓、鮮卑，爲烏桓人、鮮卑人所歸附和信任，閻柔於是利用鮮卑部衆，殺死了烏桓校尉邢舉，取而代之。袁紹因此寵信安慰閻柔，藉以安定北部邊境。到袁紹的兒子袁尚失敗時，投奔蹋頓。這時幽州、冀州的官吏百姓投奔烏桓的有十多萬户，袁尚想憑藉蹋頓的兵力，重新圖謀奪取中原。趕上曹操平定黄河以北，閻柔率領鮮卑、烏桓人歸附，曹操隨即任命閻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親自征討烏桓，在柳城大敗蹋頓，殺了蹋頓，殺死俘獲的敵虜有二十多萬。袁尚與樓班、烏延等人都逃往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一并殺了他們，將他們的首級送給曹操。其他剩下的一萬多邑落，全都遷入中原居住。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别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宴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又

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鮮卑人另外依憑鮮卑山，所以就以此作爲族號。鮮卑人的語言和習俗與烏桓相同。祇有結婚，他們先剃去頭髮，在春季最後一個月在饒樂水邊大規模相會，吃喝結束後就男女交合。那裏的飛禽走獸與中原不同，有野馬、羱羊、角端牛。用這種牛的角可以製作

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

成弓，民間稱之爲角端弓。還有貂、豽、鼲子，它們的皮和毛很柔軟，所以天下的人都用它們做成名貴的皮裘。

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

漢初，鮮卑也被冒頓打敗，遠遠逃到遼東的邊塞外，與烏桓相鄰，但未嘗同漢有來往。光武初年，匈奴强盛，率領鮮卑和烏桓入侵抄掠北部邊境，殺害和擄掠官吏百姓，没有一年安定。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進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敗了敵人，幾乎將他們全都殺死或者俘虜，事情已經記載在《祭肜傳》。鮮卑人自此震動恐懼。到南單于歸順漢，北部的敵虜孤立衰弱。二十五年，鮮卑這纔和漢互通使者。

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内屬。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并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

自此以後，都護偏何等人來見祭肜，請求讓自己出力建功，祭肜就要他們攻打北匈奴的左伊育訾部，殺了二千多人。以後偏何連年出兵進攻北方的敵虜，回軍時總是拿了敵人的首級到遼東接受賞賜。三十年，鮮卑部族首領於仇賁、滿頭等人率領部族到京城朝拜慶賀，仰慕漢之德義，歸順朝廷。皇帝封於仇賁爲王，封滿頭爲侯。當時，漁陽境内的赤山烏桓歆志賁等人多次入侵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再次賄賂偏何，進攻歆志賁，打敗并殺死了歆志賁，這樣，鮮卑的部族首領都來歸順，一起到遼東接受賞賜，青州、徐州兩個州每年給他們錢二億七千萬，以此作爲常例。明帝、章帝兩代，鮮卑人守保邊關，没發生什麽事。

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邊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鋭，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

和帝永元年間，大將軍竇憲派右校尉耿夔擊敗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人因此搬遷占據了匈奴人居住的地盤。匈奴留下來的部族還有十多萬個邑落，他們都自稱鮮卑人，鮮卑由此逐漸强盛。九年，遼東的鮮卑人進攻肥如縣，太守祭參因遭受挫敗獲罪，下在獄中而死。十三年，遼東的鮮卑人入侵右北平，接着進入漁陽，被漁陽太守打敗。延平元年，鮮卑再次入侵漁陽，太守張顯率領幾百人出邊塞追趕敵人，兵馬掾嚴授勸阻説："前面的道路艱險阻隔，敵人的力量很難估計，最好暫且構築軍營，先派輕裝騎兵偵察敵人動静。"張顯的意氣非常强盛，他很惱怒，想殺掉嚴授。因此就進兵，結果遇到敵人的伏兵出

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嘆，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

擊，士兵們全都逃走，衹有嚴授拼力死戰，他身上受了十多處傷，親手殺了好幾個敵人而死。張顯被流箭射中，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都趕去救張顯，一起犧牲在戰場上。鄧太后下策書稱贊張顯等人，賞給張顯家中六十萬錢，任命他家兩個人擔任郎；賞賜嚴授、衛福、徐咸每家各十萬錢，每家任命一個兒子爲郎。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

安帝永初年間，鮮卑部族首領燕荔陽到朝廷朝拜慶賀，鄧太后賜給燕荔陽侯王印綬，三匹馬拉的紅色馬車，要他住在烏桓校尉所住的甯城城邊，和胡人通貿易，并因此建造了南北兩座接受投降者和送來的人質的館舍。鮮卑的一百二十個部落，各自派人來做人質。在此以後，鮮卑人有時投降，有時反叛，與匈奴、烏桓互相攻打。

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復攻扶黎營，殺長吏。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

元初二年秋天，遼東的鮮卑人包圍了無慮縣，州郡聯合兵力堅守并轉移人口、牲畜、糧食、財物，鮮卑人什麼也没得到。他們又進攻扶黎營，殺害郡縣官吏。四年，遼西的鮮卑連休等人竟燒毁塞關門，侵掠百姓。烏桓部族首領於秩居等人與連休一向有仇，就聯合遼西郡的部隊趕去進攻連休，大敗連休，殺死一千三百人，活着的人口和牛馬財物全部爲漢軍所獲。五年秋天，代郡的一萬多鮮卑騎兵於是穿過邊塞入侵，分兵攻打城邑，燒毁官府，殺害郡縣官吏而去。於是朝廷徵調沿邊的部隊、黎陽營的士兵，駐守上谷防備鮮卑。冬天，鮮卑進入上谷，進攻居庸關，朝廷再次徵調邊境各郡的部隊、黎陽營的士兵、尋迹而射的士兵、步兵和騎兵共有二萬人，把守各個要害地方。六年秋天，鮮卑人馬進入馬城邊塞，殺害郡縣官吏，度遼將軍鄧遵派出三千尋迹而射的士兵，和中郎將馬續率領南單于的軍隊，與遼西、右北平的兵馬會合，出邊塞追擊鮮卑人，大敗鮮卑，獲得了很多人口和牛羊、財物。朝廷又徵調三千尋迹而射的士兵、三千匹馬，派到度遼將軍的軍營駐守。

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

永寧元年，遼西的鮮卑部族首領烏倫、其至鞬率領部衆來向鄧遵投降，獻上貢品。天子下詔書封烏倫爲率衆王，封其至鞬爲率衆侯，賞給他們不同數目的彩色絲帛。

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并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

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曄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

陽嘉元年冬，耿曄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曄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

建光元年秋天，其至鞬又反叛，入侵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攻打其至鞬，結果戰敗，功曹楊穆用身體保衛成嚴，與成嚴一同戰死。鮮卑人馬因此包圍了在馬城的烏桓校尉徐常。度遼將軍耿夔同幽州刺史龐參徵調廣陽、漁陽、涿郡的士兵，分兩路救援；徐常在夜間悄悄出城，與耿夔等人合力進攻，攻打敵人的包圍部隊，解了圍。鮮卑既然多次殺害郡守，膽量和志意變得更大，能作戰的騎兵有幾萬人。延光元年冬天，鮮卑又入侵雁門、定襄，接着進攻太原，抄掠殺害百姓。二年冬天，其至鞬親自率領一萬多騎兵進入東領邊境哨所，兵分幾路，進攻在曼柏的南匈奴，薁鞬日逐王戰死，被殺的有一千多人。三年秋天，其至鞬又入侵高柳，打敗了南匈奴，殺害了漸將王。

順帝永建元年秋天，鮮卑其至鞬入侵代郡，太守李超戰死。第二年春天，中郎將張國派從事率領南單于的一萬多步兵和騎兵出邊塞，擊敗了其至鞬，獲得他們的輜重有二千多種。當時遼東的鮮卑有六千多騎兵也入侵遼東和玄菟，烏桓校尉耿曄徵調沿邊各郡的部隊和烏桓率衆王出邊塞進攻鮮卑，殺了幾百人，獲得大量的人口、牛、馬和各種器物。鮮卑首領這纔率領三萬部衆到遼東乞求投降。永建三年和永建四年，鮮卑人多次入侵漁陽、朔方。六年秋天，耿曄派司馬率領幾千胡人士兵，出邊塞打敗了鮮卑人。冬天，漁陽太守又派烏桓軍隊進攻鮮卑，殺了八百人，獲得牛、馬和人口。烏桓的豪傑扶漱官英勇强健，每次同鮮卑作戰，他總是深入敵陣，皇帝下詔書賜給他“率衆君”的稱號。

陽嘉元年冬天，耿曄派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領咄歸等衆位王侯，出邊塞包抄進攻鮮卑，殺了很多敵人并獲得很多東西回來。朝廷賜給咄歸等以下的人爲率衆王、侯、長，賞給他們不同數目的彩色絲帛。鮮卑後來入侵遼東屬國，於是耿曄就將駐營搬到遼東的無慮城以抵禦鮮卑。二年春天，匈奴中郎將趙稠派從事率領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人，出邊塞進攻鮮卑，打敗了鮮卑人，殺了很多鮮卑人，獲得的東西很多，天子下詔書賜

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

給夫沈金印紫綬和不同數量的絲織品。秋天，鮮卑人穿過邊塞進入馬城，代郡太守攻打鮮卑人，未能取勝。後來其至鞬死了，鮮卑人的抄掠入侵逐漸減少。

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

桓帝時，鮮卑有個叫檀石槐的人，他的父親叫投鹿侯，起初在匈奴從軍三年，他的妻子在家中生了孩子。投鹿侯回來後，感到奇怪，想殺掉孩子。妻子説她曾經在大白天走路，聽到雷響，就抬頭朝天上看，剛好有冰雹掉進嘴裏，她就吞了下去，接着就懷了孕，十個月後生下孩子，這個孩子必定有過人的地方，最好暫且撫養他長大。投鹿侯不聽，就將孩子丢掉了。妻子私下告訴娘家人，要他們收養，取名爲檀石槐。檀石槐十四五歲時，英勇强健而有智謀。另外一個部族的首領掠奪走他外公家的牛羊，檀石槐隻身騎馬追去和他們交戰，所向無敵，將被搶去的牛馬全部追了回來。自此以後部落中的人對他都害怕服從。於是檀石槐頒布法律禁令，評判是非，没有人敢違犯，終於被推爲部族首領。檀石槐於是在彈汗山歠仇水邊建立了王庭，距高柳北邊有三百多里。檀石槐的人馬非常强盛，東部和西部的部族首領都歸順檀石槐。檀石槐趁此機會向南抄掠漢邊境地區，北面抵禦丁零，東面擊退夫餘，西面進攻烏孫，占領了匈奴原先的全部地盤，東西長達一萬四千多里，南北寬七千多里，山川水澤和鹽池都在其管轄範圍。

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奂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雁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并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奂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

永壽二年秋天，檀石槐於是率領三四千騎兵入侵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入侵北部邊境。冬天，朝廷派匈奴中郎將張奂率領南單于出邊界攻打鮮卑，殺了二百人。二年，鮮卑人又闖入雁門，殺死了幾百個人，大肆搶掠而去。六年夏天，一千多鮮卑騎兵入侵遼東屬國。九年夏天，鮮卑竟然分派幾萬騎兵進入沿邊的九個郡，并且殺害擄掠官吏百姓，於是朝廷又派張奂進攻鮮卑入侵者，敵人這纔出邊塞離去。朝廷長期對鮮卑感到憂慮，但又没法制止，就派使者拿了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想同他和親。檀石槐不肯接受，而且入侵掠奪越來越嚴重。接着，檀石槐自己將地盤分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到遼東，和夫餘、濊

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

貊相連的二十多個城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到上谷的十多個城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到敦煌、烏孫的二十多個城邑爲西部，各設一名首領管轄，他們都臣屬於檀石槐。

靈帝立，幽、并、凉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

靈帝即位以後，幽州、并州、凉州三個州沿邊各郡没有一年不遭到鮮卑的入侵抄掠，被殺害和擄掠的人没法計算。熹平三年冬天，鮮卑進入北地，太守夏育率領休著屠各追趕擊敗了鮮卑軍隊。朝廷將李育調任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入侵幽州。六年夏天，鮮卑侵犯三州邊境。秋天，夏育上書説："鮮卑入侵邊境，自春天以來，發生三十多起，請徵調幽州各郡的部隊出邊塞攻打鮮卑，用一個冬天和兩個春天的時間，一定能够消滅敵人。"朝廷没有同意。在這以前護羌校尉田晏因事被判罪但被赦免，他想通過立功效力，就請求中常侍王甫幫忙而得以當上將領，王甫因此商議派兵與夏育合力征討敵人，皇帝於是授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中很多人不同意。皇帝於是召集大臣們在朝堂上商討這件事情。議郎蔡邕發表意見説：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顔、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

《尚書》告誡警惕蠻夷擾亂華夏，《周易》記載高宗征討鬼方。周朝派軍隊攻打獫狁、蠻荆，漢有到闐顔山和瀚海的事情。征討其他族類，由來已久了。然而時代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形勢有可以做的條件也有不可以做的條件，所以謀劃有得有失，事情有成有敗，不可一樣看待。

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綉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并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相良

武帝心懷深遠的謀略，立志要開拓四方的邊境，南方征討百越，北方討伐强大的胡人，西方攻打大宛，東方吞并朝鮮。武帝憑藉文帝、景帝時候的積蓄，依靠全國的富足，幾十年時間，官府百姓全都匱乏。於是實行國家專有賣鹽、鑄鐵和賣酒的利益，頒布奬勵告發富户隱瞞財産的人和增加税款的法令，老百姓没法承受，就起來反叛當盜賊，關東地區動蕩不安，道路已經中斷。身穿綉花衣服的直指使者，舉着鈇鉞同時出京。不久皇帝醒悟，這纔停止戰争，罷免勞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所以主父偃説："一

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并乏，事劣昔時乎！

心想着打勝仗，一味忙於戰事，沒有人不後悔。”憑着世宗神明英武，將相賢良勇猛，財物貢賦充實富足，所開拓的土地遼闊遥遠，仍然感到後悔。何况現在人力財物兩方面都不足，事情要比從前差遠了呢？

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虚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盗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

自從匈奴逃走以後，鮮卑强大興盛，占領了匈奴原先的地方，號稱有十萬軍隊，財力强勁，越加生發心計。加上邊關把守不嚴，法網禁令多有疏漏，精良的銅鐵，都爲敵人所擁有；逃脱追捕的漢人，爲他們當主要謀劃人。鮮卑的武器鋒利，馬又速度快，這都超過匈奴。以前段熲是優秀的將領，他熟悉軍事，善於作戰，對西方羌人用兵，尚且打了十多年。現在夏育、田晏的才能謀略，未必超過段熲，鮮卑種族部衆，不比以往弱小。而他們憑空打算用兩年時間，自以爲能够成功，如果雙方軍隊交戰，結下災難，怎麽能够得到中止呢？一定又要徵調許多人，無休無止地運送東西，這是耗盡中原的力量，給蠻夷增加實力。邊境的災難，好比手脚上的疥瘡；中原的困乏，好比胸前和後背的毒瘡。眼下郡縣的盗賊尚且不能制止，何况這樣的敵人難道能够制服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

從前高祖忍着在平城所受的耻辱，吕后拋開匈奴的輕慢書信所給予的污辱，這同現在相比，哪一個更嚴重呢？

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蛭狡寇計争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

上天創設的山河，秦修築長城，漢建造邊關城墻，都是用來分開國内國外，區别不同的習俗。衹要是不出現使國家面臨窘迫、受到侮辱的災難就可以了，難道需要同蟻蟲和狡猾的敵寇計較相争長短嗎？雖然有時打敗鮮卑，難道能將他們全部消滅嗎？而且現在皇上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没有呢？

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

一心想獲勝的人未必勝利，持懷疑態度的人未必失敗。衆人都認爲危險，聖明的人不予采用；朝堂上的意見覺得有猜疑的地方，賢明的君主不予實施。從前淮南王劉安勸阻征伐越國時説："天子的軍隊，衹有征討而没有交戰，意思是説没有人敢對抗。

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如果越國人不顧生死來同天子對抗，那些出身微賤的士卒們萬一没有防備戰敗而歸，即使得到了越國王的腦袋，臣仍然爲大漢感到耻辱。”而且打算以平民百姓去换取衆多的敵虜，拿皇上的聲威去蒙受外夷的侮辱，就算像他們所説的那樣，就已經危險了，何况成敗没法估計呢？從前珠崖郡反叛，孝元皇帝采納賈捐的意見，而且下詔書説：“珠崖背叛，現在大家的意見有的主張可以征討，有的認爲放棄算了。朕日夜考慮，耻於威權不能推行，就想去征討珠崖；根據時世變化作變通處理，又擔心成千上萬的百姓。天下百姓的飢餓同不去征討遠方的蠻夷相比，哪個重要？宗廟的祭祀，在災荒年份尚且不能充分備列，何况迴避算不上仇恨的侮辱呢？現在關東非常窮困，拿不出東西救濟他們，又準備興起戰争，就不僅僅是勞動百姓了。所以撤銷珠崖郡。”這是元帝發布的仁德之音。體恤百姓，救濟急需，即使是完整的郡和許多縣尚且放棄，何况邊關外面從未成爲百姓居住的地方呢！守衛邊境的辦法，李牧擅長這方面的謀略；守保邊關的見解，嚴尤説出了其中關鍵。他們留下的業績還在，文章都在，依照他們倆所説的策略，遵守先代皇帝的謀劃，臣認爲可以了。

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皇帝不予采納，於是派夏育由高柳出發，田晏由雲中出發，匈奴中郎將臧旻率領南單于由雁門出發，各自率領一萬騎兵，分三路出邊塞二千多里。檀石槐命令三部首領各自統率部衆迎戰，夏育等人大敗，喪失了符節和輜重，各自帶了幾十個騎兵逃了回來，死的人達十之七八。三位將領被朝廷用囚車徵召下獄，他們用錢將自己贖爲一般百姓。冬天，鮮卑入侵遼西。光和元年冬天，鮮卑又進犯酒泉，沿邊各地没有不遭受毒害的。鮮卑人口日益增多，農業、畜牧和射獵滿足不了吃飯，檀石槐於是親自巡視，他見到烏侯秦水有幾百里寬闊，水不流動，水中有魚，但没辦法得到魚。檀石槐聽説倭國人善於用網捕魚，於是向東進攻倭國，獲得一千多家的倭國人，將他

們遷到秦水邊居住，要他們捕魚，以彌補糧食不足。

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光和年間，檀石槐死了，時年四十五歲，他的兒子和連繼承職位。和連的能力比不上他父親，他也多次入侵抄掠漢之邊境，和連本性貪婪荒淫，判決訴訟不公正，背叛他的人有一半。後來他外出攻打北地，廉縣有個擅長射箭的人射中了和連，當即被射死。和連的兒子騫曼年齡小，和連的侄子魁頭繼位。後來騫曼長大成人，與魁頭爭奪國家，部衆因此分裂潰散。魁頭死後，他的弟弟步度根繼位。自檀石槐以後，各部首領就世代繼承。

論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强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閒，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論曰：四方夷人横暴，在力量上交互强盛。匈奴在漢興旺時期强盛，西羌在中興時期凶猛。但在靈帝、獻帝之間，烏桓、鮮卑先後强大，檀石槐驍勇凶猛，占領了單于的全部地盤，蹋頓凶悍非常，公然占領遼西的土地。他們侵凌横跨中原，給人民造成災禍，没有一個時期能够安寧。然而制服駕馭外族的上等策略，歷代都没聽説；周朝、漢朝的謀略，僅僅够得上中策和下策。難道是冥冥天數，造成這樣的結果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贊曰：烏桓、鮮卑窺伺觀望，爲害我北部邊境。朝廷道德暢達，他們就馴服；時世衰微，他們就背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后汉书　第三册
作者＝ＢＥＸＰ
页数＝５９３
ＳＳ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０／０５／！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８１１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０８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４－１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ｈ
【原书定价】　３７０．００（全三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东汉时代　纪传体　后汉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后汉书　第三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